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全译本）

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巴西] 若热·亚马多 著 孙成敖 范维信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

〔巴西〕 若热·亚马多 著
孙成敖 范维信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 刘存沛

封面设计 ● 英西里

（滇）新登字01号

Jorge Amado

DONA FLOR E SEUS DOIS MARIDOS

根据巴西里约热内卢 RECORD 出版社 1978 年第三十版译出

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孙成敖　范维信译

责任编辑：刘存沛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湖南湘潭彩色印刷厂印装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8.5　字数：445,000

1994年8月第2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222-01642-2/I·422　　定价：15.80元

译者前言

若热·亚马多是巴西当代最负盛名的作家。其著作之丰，不仅在巴西，而且在拉丁美洲也堪称首屈一指。他的小说每出一部即风行一时，争相传阅，作品印数高达五百余万册之多——这在一万册即被称为“畅销书”的国度里不能不算是个惊人的数字——，成为巴西当代拥有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小说家。他的五部作品已先后被搬上银幕，二部作品正计划拍成电影，在举世闻名的巴西狂欢节中还出现了以某作品中的某些人物形象（如加布里埃拉①和弗洛尔②等）改编而成的音乐舞蹈节目，因此，这位有“百万书翁”之称的小说家的名字在巴西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与被誉为“世界球王”的巴西足球运动员贝利相提并论，深受巴西人民的推崇和爱戴。

若热·亚马多在世界文坛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截今为止，他的作品已被译成 49 种文字，在近 60 个国家出版发行，印数高达二千万册之多，竟至大大超过了其国内的发行总量，成为用葡萄牙语从事写作的作家中作品被译成其它文字为数最多的作家。巴西国内外均有人对他的作品进行专门研究，仅在美国就已出版了二十余篇有关其作品的专论。1986 年，巴西成立了“若热·亚马多文化之家”，以期使其成为国内外研

① 《加布里埃拉》（1958）一书中一个女人的名字。该书已译成中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 1985 年 7 月出版。

② 本书中女主人公的名字。

究若热·亚马多文学作品的一个中心。

对中国读者来说，若热·亚马多的名字也是并不陌生的。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最早被介绍到我国的极少数拉丁美洲作家之一，并曾于1952年和1957年两次来华访问。其四十年代创作的著名三部曲《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地》①和《饥饿的道路》②，早在五十年代就通过其它语种转译成中文出版，受到当时我国文学界极高的评价和读者的热烈欢迎。1981年《世界文学》率先翻译介绍了他于1959年出版的《金卡斯之死》，这是我国第一次直接从葡萄牙语译介的若热·亚马多的文学作品。此后，我国又先后译介了他的《浪女回归》③、《拳王的觉醒》④、《加布里埃拉》、《可可》和《死海》等五部小说，连同本书一起，若热·亚马多的作品共计已有十部被译介给了我国读者。一位外国作家，尤其是一位用葡萄牙语从事创作的巴西作家，竟能有如此之多的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实属罕见，令人钦佩。

若热·亚马多于1912年出生在巴西盛产可可的巴伊亚州伊列乌斯市的比朗吉镇。少年时代曾在可可种植园生活过，从小对于大庄园主盘剥压榨庄园工人的残暴统治和底层人民群众的悲惨境遇就有所了解。1924年，巴西共产党领导的圣保罗起义遭到镇压，起义部队因战略转移，路经若热·亚马多的家乡，这对年仅十二岁的若热·亚马多后来的生活道路起了很大的影响。1930年在当地中学毕业后，入里约热内卢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在那里接触到进步思想，不久便加入了共产党所领

---

① 葡萄牙语原书名为《圣若热·多斯·伊列乌斯》。

② 葡萄牙语原书名为《红色的种植地》。

③ 由俄文转译，原书名为《乡姑蒂埃塔》。

④ 由法文转译，原书名为《儒比亚巴》。

导的群众组织民族解放同盟，1932年又加入了巴西共产党。若热·亚马多的文学生涯和他的政治生涯几乎是同时开始的。由于参加进步的政治活动，他深感到必须拿起笔来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批判不平等的社会制度。1931年他的处女作《狂欢节之国》问世，显露出了作家的进步倾向和文学才华。他受苏联新文学和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并深入到巴伊亚州和塞尔希培州内地收集创作素材，于1933年创作出版了他的成名作《可可》。这是一部以巴伊亚州可可种植园为背景写成的小说，它打破了把巴西农村写成田园诗的理想主义传统，相当真实地揭示了巴西农民的悲惨生活，被认为是巴西文学三十年代的代表作之一。此后他又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每年一部连续写出了反映城市贫民生活的《汗珠》(1934)、叙述一个黑人拳术师生活及其遭遇的《拳王的觉醒》(1935)、描写渔民生活的《死海》(1936)和以流海儿童为主人公的《沙滩上的船长们》(1937)等四部长篇小说，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批判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从1936年起，若热·亚马多因参加政治活动曾数度被捕入狱或被迫流亡国外，其作品也多次被当局查禁和大量焚毁。但他一直没有停笔，四十年代又发表了以农村为背景的《无边的土地》(1943)、《黄金果的土地》(1944)和《饥饿的道路》(1946)三部曲。1945年巴西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若热·亚马多担任了该党主办的《圣保罗报》主编，并当选为国会议员。1948年初，巴西共产党再度被迫转入地下，若热·亚马多同年被国会开除，被迫流亡欧洲。1950年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他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翌年，荣获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1952年结束流亡生活回国，继续从事小说创作，1954年出版了由《苦难的岁月》、《黎明前的黑夜》和《地下的曙光》组成的《自由在地下》三

部曲，描写了圣保罗城市无产阶级在巴西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1955年，若热·亚马多退出巴西共产党，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从1958年起，先后出版了《加布里埃拉》(1958)、《金卡斯之死》(1959)、《老海员们》(1961)、《夜间牧民》(1964)、《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1966)、《奇迹的店铺》(1969)、《厌倦了妓女生涯的特雷莎·巴蒂斯塔》(1973)、《乡姑蒂埃塔》(1977)、《制服，巴西文学院院士服，女人睡衣》(1979)和《大埋伏》(1984)等十部长篇小说。1959年，若热·亚马多因在文学创作上的卓著成就，被选为巴西文学院终身院士。除小说外，他还著有诗集《海洋之路》(1938)、传记《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简传》①(1941)和《希望的骑士》②(1947)、剧本《士兵的爱情》(1958)、旅行观感《和平的世界》(1951)以及儿童故事《落网的猫和燕子茜娜》(1977)等。

《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出版于1966年，问世后立刻风靡全国，至1978年，12年间已由巴西雷科尔德出版社印行了三十版之多。小说很快被改编成电影，巴西著名电影女明星索妮娅·布拉加扮演了弗洛尔太太这一角色，在狂欢节中也出现了以这部作品为主题的音乐舞蹈节目。可以说，这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在巴西国内已经是家喻户晓。不仅如此，《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还被译成英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等多种主要外国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引起了世界各国读者对巴西文学的浓厚兴趣。

《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以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市为

---

①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1847-1871)，巴西著名诗人。

② 该书是为当时巴西共产党的领袖普列斯特斯所写的传记。

背景，从书名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和她的两个丈夫这样一个有关伦理与爱情的故事。小说的情节大致是这样的：少女弗洛尔与不务正业的流浪汉瓦迪尼奥偶然相识，彼此一见钟情。弗洛尔不顾母亲的坚决反对，与瓦迪尼奥结了婚。瓦迪尼奥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给弗洛尔带来了种种气恼与不安，但他那男性的狂热又使弗洛尔饱尝到了夫妻生活的乐趣与甜美。七年后，瓦迪尼奥猝然死去，弗洛尔无法忍受寡居的孤寂，守寡一年又嫁给了特奥多罗博士。特奥多罗与瓦迪尼奥处处都迥然不同，给弗洛尔带来了宁静与舒适。然而，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却使弗洛尔产生了一种厌倦之感。就在与第二个丈夫结婚周年之日，听到弗洛尔的召唤，已经死去的瓦迪尼奥前来与她会面了。同时和两个丈夫相处（只有弗洛尔一人能看到瓦迪尼奥）不禁使弗洛尔陷入矛盾之中：她依然爱恋着第一个丈夫，同时又不肯伤害她所敬重的第二个丈夫，只有和两个迥然不同又互为补充的丈夫同时一起生活她才能感到完全的幸福和满足。后由于巫师布施法术，瓦迪尼奥销声匿迹，弗洛尔与第二个丈夫手挽着手悠然散着步，同时又感到第一个丈夫如阵阵轻风在她身边拂动。她心满意足，为有两个爱情而暗自欢喜，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全书自始至终均以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为主线，故事完整，层次清楚，情节波澜起伏，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又扣人心弦。作家坚持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同时又不为其所束缚，而是有所创新。小说以弗洛尔的第一个丈夫瓦迪尼奥的猝然死去为开端，通过回忆倒叙的手法，追述了弗洛尔和瓦迪尼奥婚前、相恋和婚后的生活，然后又依时间顺序讲述了弗洛尔寡居和与第二个丈夫结婚以后的生活。至此，故事仿佛已难以继续下去，然而却又显得意犹未尽。不料，作家却匠心独具，出人意料地安排了瓦迪尼奥死而还生的情节，不仅使弗洛尔经历了

一场爱情与伦理之间的激烈斗争，而且还在城里掀起一次次轩然大波，带出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和新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现实与虚幻交织，直至弗洛尔同时从两个迥然不同又互为补充的丈夫身上得到的两种爱情合为一体从而感到完全的幸福和满足之时，小说才达到了高潮，体现了作家所要表达的主题，即一个人的婚姻是否美满固然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占据首位的乃是夫妻之间的深挚的爱情。高潮一过，作家便马上安排瓦迪尼奥形影全无销声匿迹，随即骤然停笔，结束了全文，既使读者仍不忍释手，又觉得小说至此结束实在是恰到好处。掩卷深思，不能不为作家匠心独具的精巧构思所叹服。在这部作品中，若热·亚马多在谋篇布局方面令人拍案叫绝，在编织故事方面同样也堪称一位大师。作家不仅能开合自如地把各种人物巧妙地编织在一起，而且情节合情合理，真实可信，娓娓动听如行云流水，无突兀之感，无斧凿之痕。即使当瓦迪尼奥死又还生，所发生的一切不免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而显得真假难辨扑朔迷离的时候，由于作家极为巧妙地把现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读者明知种种情节纯属虚构，却又不由自主地以假当真，仿佛这一切又都是顺理成章真实可信的了。这正是若热·亚马多在小说创作上的高明所在，也是其作品充满艺术魅力的原因之一。

若热·亚马多一向善于通过生动具体的情节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又栩栩如生。我们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到，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一幅幅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外表娴静稳重而内心却充满激情的弗洛尔，豁朗豪侠、放荡不羁、不知苦恼为何物的瓦迪尼奥，正派严谨、对任何事物都一丝不苟、尽职尽责的特奥多罗博士，恶毒尖刻、一心想跻身上层社会的罗济尔达太太，心地善良、助人为乐、处处以保护人身分出现的诺尔玛太太以及米兰当、吉萨太太等等。他

们各自有着鲜明的个性，仿佛呼之欲出，能给人以闻其声、睹其面、晤其人的感觉。除主要人物之外，书中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其他人物，从百万富翁、银行家、政界人物、赌场老板、妓院老鸨、律师、记者、歌星、商人到汽车司机、普通市民、家庭主妇、职业赌徒、妓女，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据研究巴西文学的美国学者马尔科姆·西尔维曼统计，《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一书中总计有三百零四个不同的人物出场。固然作家在有些人物身上花费的笔墨不多，还有些是为了把他的友人写入本书而一笔带过，但是能把如此众多的人物巧妙而适时地融于一部小说之中而又不使读者有生硬和突兀之感也确非一件易事，显示了作家深厚的文学功底。正是因为有如此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出现在这部作品之中，作者在讲述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的故事事的同时，还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幅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纷呈并存的社会画面。针贬时弊，对"大人物"予以抨击，对"小人物"寄以同情，这是若热·亚马多在其文学创作中所坚持的一贯立场，即使在这部以伦理和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中也同样如此。且看如下两例：

1.在介绍为所欲为的"赌博王国的国君"贝朗西·莫拉斯这一人物时作家这样写道：

"他略施小计，养肥了包括警察局长在内的政界、文化界和治安界的头面人物。""在整个巴伊亚州，无论是军政要员，也无论是主教还是神社首领，没有任何人的权力在他之上。""在他面前，州长、市长、海陆空三军将领以及头戴冠冕手戴戒脂的大主教又算得了什么？"

短短百余字，便把政府、教会与赌博业的巨头相互勾结沆瀣一气的丑恶行径暴露得一清二楚，可谓一针见血。

2.在谈到大批发商阿德里安诺·皮雷斯参加每周一次的周末业余管弦乐团排练时，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此时此刻，干瘪的百万富翁、教皇册封的骑士手扶着大提琴，忘记了世界，忘记了世界上的亿万生灵，忘记了一切，心中只有欢乐与善良，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具有人性的‘人’”。

廖廖数语，一个“突然间”，这位百万富翁毫无人性的狰狞面孔便一目了然，真乃入木三分。

类似这种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潮讽在这部作品中时有出现，作家的憎爱贬褒一清二楚，泾渭分明。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若热·亚马多则不愧为一位语言大师。作家对语言有着非凡的驾驭能力，文笔生动准确、通俗流畅，书中人物的语言与他们的身分、地位、教养和性格相吻合。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全书自始至终有一种浓重的幽默感力透纸背，充满了艺术魅力，不时让读者忍俊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作家的文字水平达到了令人叹服的地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部小说既然讲的是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的故事，既然想要说明弗洛尔只有从两个性格和气质迥然不同的丈夫身上同时获得两种互为补充的爱情才能感到完全的幸福与满足这样一个主题，那么书中出现的夫妻日常起居生活场面的描写就不足为奇，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了。若热·亚马多不愧为大家，对这种夫妻爱情生活的描写很有分寸，并未给人以庸俗之感，他在1980年回答巴西《新女性》杂志记者提问时说过：“健康的两性关系就是健康的两性关系，是很正常的事。您看，在我的作品中，它总是崇高的，更是愉快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与我毫不相干。”可以相信，聪明的读者在读完本书以后，一定会认为亚马多是言之确凿的。

译　者

1987年4月于北京

献给泽莉娅[1]，在这满含温情的四月，在这花园和猫儿都安安静静的午后；献给若昂[2]和帕洛玛[3]，在这刚刚开始阅读和编织幻想的清晨。

献给我的干亲家诺尔玛·多斯·吉马朗埃斯·桑帕伊奥，她成为本书中的一个人物纯属偶然，她的露面为这篇平淡无奇的文字增添了荣耀与光彩。献给贝阿特里兹·科斯塔，她是瓦迪尼奥曾真诚地崇拜过的一位女士。献给埃内达，她曾得天独厚地欣赏过特奥多罗·马杜雷拉用巴松管演奏国歌。献吉奥万娜·博妮诺，她拥有出自画家若

---

① 作家的妻儿。

② 作家的儿女。

③ 作家的女儿。

泽·德·多梅之手的一幅油画——用赭色和黄色绘成的弗洛尔太太年轻时的肖像。作者对上述四位女友满怀着深情厚谊。

献给迪奥拉斯·列德尔和卢伊斯·蒙特罗。

“上帝是个胖子！”

（据瓦迪尼奥重返人间时透露）

“地球是蓝色的！”

（加加林在第一次太空飞行之后宣布）

“物归其位，位放其物。”

（特奥多罗·马杜雷拉博士药房的墙上写着的座右铭）

“啊！”

（弗洛尔太太发出的一声叹息）

亲爱的朋友若热·亚马多，确切地说，我做木薯糕没有配方。博物馆的雷纳托先生的妻子阿尔达太太向我讲解了制作的方法，我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学会的，颇费了一番脑筋才掌握了其要领（我不是在爱中学会了爱，在生活中学会了生活的吗?”)

根据您想要做的大小，可以做二十个或者更多一些。我劝泽莉娅太太干脆就做大个的，因为这是最受欢迎的食品，人人都爱吃。他们两位口味如此不同，在这一点上却完全一致：对木薯糕或木薯干糕都喜欢得要命。在其它事情上也是否如此？若热先生，请让我安静一会儿吧，别搞得我心神不定，不要提这件事了。糖、盐、碾碎的干酪、黄油和椰肉乳汁——浓淡两种都需要（先生常给报纸撰写文章，请您告诉我，为什么人一定需要两种爱情呢？为什么仅仅一种不足以满足我们的心愿呢?）配料用量的多少要根据不同的爱好而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有人喜欢甜的，有人喜欢咸的，难道不是这样吗？一定要搅拌得十分均匀，然后用[illegible]火蒸熟。

我希望这么一讲便能满足了您的要求。若热先生，这其实不能算是配方，只不过是写给您的一个便条罢了。请您尝一尝带去的点心，假如您喜欢的话，就请让人转告我一声。家里的人都好吗？我这里全家人都很好。我们又买下了一部分药房股份，在伊塔帕里卡租了避暑住房，可漂亮了。另一件事先生是

知道的，在那个方面谁若是陷了进去就无法自拔。至于午夜以后的情景，我是不肯对您讲的，否则会有失体面。不过说实在的，那个在大海上空点燃起白昼晨光的人正是您的这位奴仆弗洛尔丽佩德斯·派娃·马杜雷拉或者叫弗洛尔·多斯·吉马朗埃斯太太。

（弗洛尔太太新近写给小说作者的一张便条）

第一章

弗洛尔太太的第一个丈夫瓦迪尼奥之死，对他尸体的守灵与安葬。

（演技超群的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斯弹奏着四弦琴）

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

为守灵人什么时候供应和供应什么食品

（弗洛尔太太对一名女学员提问的回答）

不能因为这一天杂乱无章，不能因为这一天悲痛、难过和眼泪汪汪，不能因此就可以使守灵变得徒有虚名。假如家庭主妇泣不成声，精神恍惚，神志不清，肠断魂消，或者棺材里死去的人就是家庭主妇，假如她已经不能出头露面，那么她的一位亲戚或是一位朋友就要来负责招待参加守灵的人，因为不能怠慢他们，不能没有吃的和喝的东西。这些热心的人深更半夜来守灵很辛苦，有时候赶上冬天是很冷的。

为了使守灵不死气沉沉，为了真正使死者体面荣耀，使他

死后的第一个惶惑不安之夜能够轻松愉快，就必须热心地招待好守灵的人，既要使他们精神愉快，又要使他们的食欲得到满足。

什么时候供应和供应什么食品呢？

一整夜自始至终都要供应。咖啡是必不可少的，一直不能断，当然是用小杯喝的那种。至于咖啡再加牛奶、面包、黄油、干酪、少许的小块饼干、木薯粉制成的点心或木薯干糕、蒸饼夹整炸鸡蛋，这些只在清晨给后半夜守灵的人吃。

壶里最好总是有开水，以便随时可以冲咖啡，因为总有人陆续前来。要准备些家常小甜饼和饼干就着咖啡喝。间或端上一盘咸食，可以是面包夹干酪、火腿或香肠之类的简单食品，因为是办丧事，这就足够而且绰绰有余了。

如果是有身份的人家，能够拿出一大笔钱来，那么午夜时分就该准备一杯又浓又热的巧克力饮料，或是油汪汪的鸡汤大米粥。同时，还要准备些鳕鱼丸子、油煎饼、普通的干炸丸子以及各种甜食和干果。

在喝的方面，如果是有钱的人家，除了咖啡之外还可以准备些啤酒或果酒，但只是在上鸡汤大米粥和油煎饼时喝上一杯。绝对不能喝香槟酒，否则有失体面。

有钱人家也好，无钱人家也罢，都必须随时有上等白酒。什么都可以不准备，包括咖啡在内，但白酒必不可少。没有白酒就显得不够隆重。守灵而不准备白酒是对死者缺乏尊敬，意味着对死者无动于衷或缺乏爱心。

1

狂欢节中的一个星期日上午，弗洛尔太太的第一个丈夫瓦

迪尼奥突然在离家不远的七月二日广场①上死去了。当时，他化装成一名巴伊亚州妇女，正随着一支狂欢队伍忘情地跳着桑巴舞。他并不属于这支队伍，而是和四位也都化装成巴伊亚州妇女的朋友一起参加进去的。他们五个人刚刚还在卡贝萨街的一个酒店里大喝威士忌酒，一位名叫莫伊泽斯·阿尔维斯的可可庄园主在那里慷慨做东，此人极其富有，挥金如土。

这支狂欢队伍拥有一个由大提琴和横笛组成的人数不多但非常精干的乐队，演奏四弦琴的名叫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斯，他长得瘦骨嶙峋，是位在妓院里颇享盛名的人物。啊，一位多么神妙的四弦琴手！小伙子们化装成吉卜赛人，姑娘们则打扮成匈牙利或罗马尼亚的农村妇女。然而，不论是匈牙利还是罗马尼亚，也不论是保加利亚还是捷克斯洛伐克，那里的农村妇女从不像这些姑娘们那样扭动自己的身躯。这些混血姑娘们正值芳龄，一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

瓦迪尼奥比任何人跳得都更加欢畅。刚一看到这支狂欢队伍在拐角处露面，刚一听到骨瘦如柴的马斯卡伦尼亚斯演奏出的美妙的四弦琴声，他便飞快地奔上前去，来到一位化装成罗马尼亚妇女的姑娘面前。这位姑娘穿红戴绿，身材高大，就像是一座高高耸立着的教堂——圣弗朗西斯科教堂，因为她的衣服上装饰着许多金色的箔片——瓦迪尼奥高声喊道：

"我来了，我的俄国美人托罗罗……"

化装成吉卜赛人的马斯卡伦尼亚斯身上佩戴着大大小小的玻璃串珠，耳朵上悬挂着一串串节日用的装饰环。他的四弦琴演奏得越来越出色，横笛和大提琴也随之更加动听。瓦迪尼奥以其特有的热情——除了工作之外，无论干什么事他都是如此

① 1823年，巴伊亚州爆发了一场独立战争，同年7月2日将葡萄牙军队驱逐出该州，该广场即以此得名。

——跳起桑巴舞来。他在狂欢队伍中间来回地旋转，在那位身材高大的混血姑娘面前使劲地跺着脚，扭动着身子向她靠近，准备跟她跳蹭肚皮舞 ①。就在此时，他突然发出了一种低沉而痛苦的声音，两腿摇晃得难以站立，身子向一侧倒去，在地上滚动了几下，嘴里流出了黄色的液体，脸因为临死时的抽搐而歪斜，心满意足的微笑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消失。他至死还在开心地欢度着狂欢节。

瓦迪尼奥的朋友们还以为他是因为喝酒太多而醉倒的。他们指的不是庄园主请他们喝的威士忌，四五杯威士忌是不可能使瓦迪尼奥这种人醉倒的。从狂欢节的前夜开始，直到市中心广场的胜利酒店正式宣布狂欢节开始的那个中午为止，瓦迪尼奥一直在喝白酒，此时这些酒一下子全部涌上了来，把他打倒在地，使他昏睡过去了。但是那位身材高大的女人却没有受骗：她是一名职业护士，已经习惯于跟死神打交道了，每天在医院里都经常见到有人死去。就是她也不敢完全肯定，因为瓦迪尼奥正准备去蹭她的肚皮，眨巴着一只眼睛，要跟她跳桑巴舞。她弯下身去，把手放在瓦迪尼奥的脖子上，接着便浑身发抖，腹部和脊柱不由得直冒冷气：

“他死了，我的上帝！”

其他人摸了摸年轻人的身体，把了把他的脉搏，扶起他那长着一头金发的脑袋，听听他的心脏是否还在跳动。可什么也没听到，已经不可救药了。瓦迪尼奥就这样永远地离别了巴伊亚市的狂欢节。

---

①巴西狂欢节中的一种舞蹈。

2

狂欢队伍和整个一条街沸反盈天。周围有人在乱跑，正在狂欢的人们一下子乱了套。更有甚者，声名狼藉的阿内特——一个浪漫而又歇斯底里年轻妓女——竟利用这样一个大好机会犯起精神病来。只见她低声尖叫了几下，看样子马上就要昏迷过去。她的这一切表演都是做给一副娇态的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斯看的。这位性格狂躁、动不动就犯精神病的女人对马斯卡伦尼亚斯一往情深——她自己说她过于敏感，每当马斯卡伦尼亚斯弹奏起四弦琴时，她就犹如一只母猫似的浑身战栗。现在四弦琴不响了，毫无用处地倒悬在这位艺术家的手里，仿佛是瓦迪尼奥把它最后弹出的乐曲声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消息很快便在附近流传开了，接着又扩散到了圣佩德罗、塞特大街和坎波格兰德，招来了一大批好奇的人。尸体周围踮着一小圈人，你推我搡，议论纷纷。一位住在索德雷街的大夫被请来了。一名交通警察掏出哨子，一个劲地吹个不停，仿佛是向全城和整个狂欢队伍宣告，瓦迪尼奥死了。

“真的，的确是瓦迪尼奥，可怜的家伙！”一个戴着用袜子做成的假面具、模样十分古怪的人证实说，狂欢的兴头随之消失了　所有的人都认出了瓦迪尼奥：他的那副兴高采烈的神情，参差不齐的髭须，游手好闲的高傲劲头，早已为众多的人们所熟识，尤其是在那些喝酒、赌博和开心取乐的场所，他更是一个备受欢迎的人物，何况这里离他的家又是这么近，没有谁认不出他来。

另一个戴着很大的熊头假面具、身穿粗布衣服的人挤过水泄不通的人群，来到了尸体的跟前。他摘下假面具，露出一张悲伤的面孔、无精打采的髭须和光秃秃的头顶，低声说道：

“瓦迪尼奥，我的好兄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出了什么事？是怎么死的？”人们在互相询问着。有人回答说：“是喝酒喝的。”对如此意想不到的死亡做出了一种过于简单的解释。一位背都驼了的老太婆停了下来，瞥了死人一眼，问：

“他还完全是个小伙子，怎么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呢？”

就在提问声和回答声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医生把耳朵贴在瓦迪尼奥的胸前，明知无用，还是最后又听了一次。

“他当时正在跳桑巴舞，可欢快了，没有对任何人讲一句话，身子一歪，倒在地上就真的死了。”他的四个朋友中的一个解释说，此时他的醉意已经完全消失，头脑突然变得清醒，而且万分激动。他的身上胡乱地穿着巴伊亚州女人的服装，脸上涂着大红的颜色，眼底下用烧焦的软木描上了深深的黑眼圈。

人们不应对这五个小伙子化装成巴伊亚州女人一事疑神疑鬼，他们个个都是十足的男子汉。他们所以化装成巴伊亚州女人，乃是为了更好地嬉戏、逗笑和恶作剧，而不是因为他们偏爱于女性化，有什么令人怀疑的怪癖。瓦迪尼奥穿着一条浆洗过的白色裙子，裤裆处系着一块粗大的木薯，每走一步他都要撩开裙子，把那个奇特而猥亵的东西显露出来，使得女人们不得不捂着脸暗自发笑，为想入非非而感到害羞。现在，木薯被甩在一边，悬在瓦迪尼奥露出来的大腿上，已经不能再使任何人发笑了。他的四位朋友中的一个走过来，从瓦迪尼奥的腰上解下了木薯。即使如此，死者的模样也依然很不体面，很不庄重。他是正在参加狂欢节时死去的，胸前没有被子弹击中或被刀砍开而流出来的鲜血，从而使他化装过的容貌有所改观。

弗洛尔太太几乎是和警察同时赶到的，诺尔玛太太理所当然地走在她的前面，嘴里不停地喊叫着为她开路。她由热心的女伴们搀扶着，刚在街角一露面，所有的人立刻便猜到了她就是死者的遗孀，因为她边走边喘着长气，痛苦地呻吟着，丝毫不想抑制住自己的泪水，最后失声大哭起来。此外，她身着一件相当旧的、只有在家里打扫卫生时才穿的便服，脚下是一双拖鞋，而且还没有梳头。尽管如此，她也是漂亮的，看着令人心情舒畅：小巧玲珑，丰盈而不显得肥胖，皮肤微黑，光滑的头发黑得发青，双眸脉脉传情，厚厚的嘴唇微启，牙齿整齐而洁白。“令人馋涎欲滴”，瓦迪尼奥在充满柔情的日子里常常这样夸奖弗洛尔。这种时日也许极少，然而却是令人无法忘怀的。谁知道呢，也许因为弗洛尔太太是烹调教师，所以瓦迪尼奥就在这些田园诗般的日子里把她称做是“我的玉米蜜饼，我的香喷喷的夹馅炸糕，我的油炸肥笋鸡。”把弗洛尔太太比喻成这些美味食品，恰好使人正确地认识到她的迷人之处：弗洛尔太太生性娴静而温顺，然而身上却隐藏着某种令人动情的魅力。瓦迪尼奥十分了解自己的妻子：那种因胆怯而受到抑制的渴望，那种深藏在心底里的情欲，一上床瓦迪尼奥就会把它们激发出来，使其变得十分强烈直至无法抑制。当瓦迪尼奥兴致勃勃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比他更加令人陶醉，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够不为之动心。弗洛尔太太从来不能抗拒他的魅力，即使在她最近满怀愤慨和暴怒的时候也依然如此。她曾多次怨恨过瓦迪尼奥，后悔当初不该把自己的命运与这样一个放荡不羁的人连在一起。

然而，在痛不欲生地向死得很不是时候的瓦迪尼奥走去的时候，弗洛尔太太已经昏昏沉沉，脑子里空空荡荡，什么也回想不起来了。她既想不起那些充满柔情的合欢时刻，更想不起那些可怕的、万分痛苦和异常孤独的日子，仿佛丈夫一死，他

身上的所有缺点便已全部消失，或是在“他匆匆地路经这个愁泉泪谷①时”本来就不存在着这些缺点。

“他路经这个愁泉泪谷的时间太短暂了。”还在弗洛尔太太尚未走近丈夫尸体之前，令人起敬的埃帕米农达斯·索扎·平托老师便矫揉造作地匆忙说着，企图以此来向这位遗孀致以问候并表示哀悼。吉萨太太也是一位老师，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位颇受尊敬的老师。她不让她的同事匆忙行事，也忍住了自己的笑声。瓦迪尼奥刚满三十一岁，如果说其人生道路的确是短暂的，可对他来说——吉萨太太十分了解此人——尘世却不是什么愁泉泪谷，而是他摇唇鼓舌、诱人上当、欺诈蒙哄和作孽犯罪的舞台。当然，他也有难过和慌乱的时候，也会身陷困境、极度苦恼和承受突然的打击：需要偿还所欠的债务，需要说服为自己的借据做保的证人，必须兑现的许诺，无法推迟的期限，起诉书和律师事务所，银行和高利贷者，阴沉的面孔，朋友们的规避，更不用说弗洛尔太太的心身所承受的痛苦了。吉萨太太用蹩脚的葡萄牙语——她是个加入了巴西籍的美国人，并且自以为就是巴西人，可这该死的语言，啊，她至今还没有掌握好——表示，如果瓦迪尼奥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有过眼泪的话，那么也是经过弗洛尔太太的眼睛流出来的，而且流得很多，对一对夫妻来说简直是太过分了。

瓦迪尼奥竟如此突然地死去了，吉萨太太回想起他的时候有的只是怀念：不管怎么说，瓦迪尼奥对她是十分友好的，况且也有其可爱和迷人的一面。然而不能因此，也不能因为瓦迪尼奥穿着巴伊亚州女人的服装，躺倒在地，死在了七月二日广场上，吉萨太太就突然转而把他奉若神明，歪曲事实真相，臆造出另一个白璧无瑕的瓦迪尼奥来。她是这样向她的邻居和挚

① 此处指苦难重重的尘世。

友诺尔玛太太解释的，然而却没有从同伴那里得到预期的支持。以往，诺尔玛太太曾多次把瓦迪尼奥骂得狗血喷头，跟他大吵大闹或者苦口婆心地规劝。有一天，甚至威胁说要把警察找来。可是在这最后的悲痛时刻，她却不希望去谈论死者主要的、令人可憎的一面，而只想赞扬他好的一面：天生的殷勤，随时准备同情和帮助他人，对朋友们一片忠诚，无可争议的慷慨大方（尤其是借花献佛的时候），无穷无尽的生活乐趣。此外，诺尔玛太太正忙于陪伴和照料弗洛尔太太，根本就没有心思去听吉萨太太的铁面无情的真理。吉萨太太就是这样一个人：真理高于一切，有些时候几乎显得过于尖刻和执拗。她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也许是为了防止自己过于忠厚，因为她常听信一些无稽之谈，对所有的人都给予信任。不，她回忆瓦迪尼奥的种种劣迹不是为了批评或是指摘他，吉萨太太喜欢瓦迪尼奥，两个人经常在一起促膝长谈，她很想了解与瓦迪尼奥为伍的那些为社会所不耻的人的心理活动，瓦迪尼奥则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吉萨太太听，同时偷看她领口处袒露出来的长有斑点的发达的乳房。也许吉萨太太比诺尔玛太太更加了解瓦迪尼奥，但是与后者相反，她决不放过瓦迪尼奥的任何一个缺点，不会仅仅因为瓦迪尼奥已经死了就胡说八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吉萨太太是不会自欺欺人的，现在显然不是这种情况。

弗洛尔太太紧跟在诺尔玛太太的后面挤过人群。很多人都认识诺尔玛太太，她走在前面用胳膊肘推开众人为弗洛尔太太开路：

“让开点，让开点，让这位怪可怜的女人过去……”

瓦迪尼奥躺在用平行六面体的砖铺成的地面上，嘴微微地笑着，面色苍白，头发金黄，显得异常安静和纯真。弗洛尔太太呆立了片刻，打量着瓦迪尼奥，仿佛迟迟才认出了自己的丈夫，或许——这种可能性很大——迟迟才接受了这一事实：瓦

迪尼奥的的确确已经死去了。但她只是呆立了片刻，接着就出自肺腑地喊叫，扑向瓦迪尼奥的尸体，紧紧地抱住他那一动不动的身子，吻他的头发，吻他那涂着大红颜色的面颊，吻他那睁着的眼睛，吻他那迷人的髭胡，吻他那张失去了生机、永远失去了生机的嘴巴。

3

时值狂欢节中的一个星期天。那天夜里，谁不想去参加节日的乘车游行，谁没有地方参加狂欢舞会，谁不把节日活动一直安排到凌晨呢？尽管如此，为瓦迪尼奥守灵一事依然取得了成功，并且正如诺尔玛太太所证实和所宣称的那样，是“一次真正的成功”。

运尸车上的人把瓦迪尼奥的尸体放在了卧室的床上，只是后来才由邻居们把它移至到了客厅。殡仪馆的职工们忙得不可开交，这些人的工作因为狂欢节的缘故而大大增加了。正当其他的人尽情地狂欢之时，他们却要跟死人，跟那些灾祸和斗殴的受害者们打交道。运尸车上的人撤去了包尸体用的肮脏不堪的床单，把死亡证明交给了弗洛尔太太。

像上帝刚把他降生到尘世时一样，瓦迪尼奥全身赤裸地躺在铁制的双人床上。铁床的床头和床腿都经过精心雕琢，是六年前结婚时弗洛尔太太在家俱拍卖市上买来的转手货。房间里只有弗洛尔太太一个人，她打开信封，取出医生开的死亡证明，仔细地琢磨起来。她摇了摇头，无法相信证明上所写的死因。谁能相信呢？看上去他是多么结实，多么健康，又是多么年轻啊！

瓦迪尼奥总是夸耀自己从未生过病，可以一连八天八夜不

睡觉地赌博、喝酒或是跟女人们一起寻欢作乐。难道他不是真的有几次八天没有回家，把弗洛尔太太一个人丢在家里，使她绝望得都快发疯了吗？可是医学院的大夫们开具的证明却写得明明白白：此人肝脏功能丧失，肾脏受到严重损害，心力衰竭，已无法医治，随时可能像这次一样突然死去。纵酒，整夜地泡在游艺场里，无节制地寻欢作乐，为了赌博而不要命地四处奔波去弄钱，这一切已彻底地摧毁了他那漂亮而健壮的身体，只是表面上还看不出来罢了。是的，只看他的外表，谁能想象得到他已经被如此无情地宣判了死刑呢？

在把热心而性急的邻居们叫进房间为瓦迪尼奥穿上衣服之前，弗洛尔太太凝神专注地打量着丈夫的遗体。瓦迪尼奥像平日所喜欢的那样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胳膊和腿上长着一层金黄色的细软汗毛，胸前是一片金黄色的浓密的汗毛，左肩上有一块被刀砍过的伤疤。她的丈夫是何等地漂亮，何等地富有男人的特征，对上床以后的事又是何等地精通呀！年轻寡妇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她努力不使自己去想正在想着的事情，这不是守灵之日应该想的东西。

看到瓦迪尼奥这样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弗洛尔太太尽管竭尽全力，依然不能不继续回忆他在求欢时的那副模样：瓦迪尼奥不能容忍两个人身上穿任何衣服，甚至不能盖遮羞的被单。他是不理会什么叫羞涩的。每当他招呼弗洛尔太太同房的时候，就这样对她说："我的宝贝儿，咱们来交欢一回。"对瓦迪尼奥来说，同房就像过节一样无限欢乐和无限自由。婚后最初一段时间，弗洛尔太太感到极为害羞可又毫无办法，因为瓦迪尼奥一定要她脱得一丝不挂：

"哪儿见过穿着衣服交欢的？为什么你要把身子遮盖起来呢？这是圣洁的事情，是上帝在天堂里发明的，难道你不知道吗？"

不仅把衣服脱个净光，而且觉得这还不够，还要在她那富有曲线和充满弹性的肉体上到处乱摸。弗洛尔太太想把身子遮盖起来，瓦迪尼奥则笑着把被单拽走，把她那坚实的乳房、动人的臀部和几乎没有汗毛的腹部暴露得一清二楚。他把弗洛尔太太当作一个玩偶，或是一朵含苞欲放的玫瑰花，每一次交欢都能使它绽开吐艳。弗洛尔太太渐渐地不那么胆怯了，开始变得越来越狂热和无所顾忌。但是她一直没有完全失去端庄和羞涩，瓦迪尼奥每次都需要重新征服她，因为她刚从疯狂、大胆和忘情的呻吟中清醒过来之后，就立刻又变成一位羞怯和庄重的妻子了。

房间里，只有弗洛尔太太一个人守在瓦迪尼奥的尸体旁边。直到此时她才完全明白，自己已经成了寡妇，再也得不到瓦迪尼奥，再也不能在他的怀抱里欣喜若狂了，因为从这个悲痛的消息在众人中流传开来时起，直到傍晚时分殡仪馆的人把瓦迪尼奥的尸体运回家中时为止，这位烹调学校的女教师一直像是生活在恶梦之中，同时还有一点兴奋：听到这一消息时所受到的冲击，一路上痛哭流弟地来到七月二日广场，看到了瓦迪尼奥的尸体，人群把她围起来，对她表示关心，向她表示同情和给予劝慰，然后又几乎是由诺尔玛太太和吉萨太太以及埃帕米农达斯老师和酒店老板西班牙人门德兹搀着回到家里。这一切都如此匆忙和如此纷乱，以致她没有时间去思考和完全接受瓦迪尼奥已经死去的现实。

尸体从广场运往殡仪馆去了，可即使这样她也没有得到片刻安宁。突然间，她不仅成为她所居住的这条街道的而且还成为毗邻的几条大街的中心人物，而这又是发生在狂欢节中的一个星期天里。在人们把裹着一条被单的瓦迪尼奥和卷成一个小包的那身鲜艳的巴伊亚女人衣服送回家中之前，殷勤友好的邻居、熟人和朋友们一直不断前来向弗洛尔太太表示哀悼。诺尔

玛太太和吉萨太太几乎完全不顾她们自己的家务——由于狂欢节的缘故已经多少有些顾不上了，——把做午饭和晚饭的事完全交给手忙脚乱的女佣人，一直陪伴着弗洛尔太太，一个比一个更殷勤，一个比一个更善于劝慰。

外面，人们正欢度着狂欢节：一支支的狂欢队伍，一拨拨随行的人群，参加狂欢的人带着假面具，穿着珍贵华丽或滑稽可笑的化装服饰，无数个乐队演奏着乐曲，无数的人跳着泽佩雷拉舞①和扎木巴斯舞②。又一支狂欢队伍过来了，又一拨随行的人群跟在后面，一支黑人狂欢队伍用力地敲击着手鼓。诺尔玛太太无法克制住自己，不时地跑到窗前，趴在窗台上，跟某个带着假面具的熟人挤挤眼，开上几句玩笑，把瓦迪尼奥的死讯告诉他，看到有人穿着新奇独特的服饰或是一支美不胜收的狂欢队伍时就鼓掌叫好。如果街角出现一支特别热闹的狂欢人群，有时她还要叫上吉萨太太。傍晚时分，一支号称"大海之子"的黑人狂欢队伍走进了这条大街，一大群人跟在后面跳着桑巴舞，场面实在令人难以忘怀。这时，就连泪水盈眶的弗洛尔太太也走近窗边，偷偷地观看着这支为报纸大肆宣扬过的巴伊亚市最精采的黑人狂欢队伍。她虽然在观看，可是却没有露面，而是躲在吉萨太太宽宽的肩膀后面。诺尔玛太太此刻早已忘记了死去了的瓦迪尼奥，忘记了自己应有的举止，竟然热烈地鼓起掌来。

从得知瓦迪尼奥死去的消息之后，整个白天都是这样度过的。这种情况一直到沉默寡言的南希太太一扫往日的骄矜，走下那富丽堂皇的小楼前来向弗洛尔太太表示哀悼时才告结束。南希太太是位阿根廷人，与令人生厌的瓷器厂老板贝尔纳博结

---

① 狂欢节中所跳舞蹈的名称。

② 狂欢节中所跳舞蹈的名称。

了婚，不久前刚刚搬到这条街上来。她表示愿为弗洛尔太太效劳，显得和蔼可亲和颇有教养。她还和吉萨太太就人生的短暂和难以预料进行了富有哲理性的交谈。

正和诸位所看到的那样，弗洛尔太太一直没有时间考虑她的新的处境以及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只在瓦迪尼奥的尸体运送回家，一丝不挂地放在双人床上——他们在这张床上不知曾有过多少次的交欢——这时，也只有这时，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守在丈夫的尸体旁边，才察觉到自己已成了寡女。瓦迪尼奥永远也不会再把她按倒在铁床上，脱去她的外衣、内衣和最贴身的背心和裤衩，把被单扔在床头上面，抚摸着她身上的每一个部位，使她神魂颠倒了。

啊！再也不可能了。想到这里，弗洛尔太太不由得喉咙发哽，两腿颤抖。此时她才终于明白，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她呆立在那里，不说话，也不流泪，完全不再有任何兴奋之感，一切与死亡有关的表象都从她的脑海里消失了，只有她和全身赤裸的尸体，只有她和永远消失了的瓦迪尼奥。她再也用不着深更半夜等他回家了，用不着再背着他收藏起烹调学校的女学员们交来的学费了，用不着再监视他和最漂亮的女人之间的来往了，不会再在他酗酒或是大发雷霆的时候挨打了，不会再听到邻居们尖酸刻薄的议论了，同时也不可能再与他一起在床上翻滚，尽情地交欢，脱光衣服，拿走被单，抛开羞涩，一起欢度令人无法忘怀的爱的节日了。她喉咙发哽，憋得喘不过气来，胸口一阵剧疼，仿佛是一把匕首狠狠地刺进了心脏。

“弗洛尔，难道还不该给他穿上衣服吗？”诺尔玛太太急不可待的声音从客厅传进卧室，“很快就会有人前来吊唁的……”

年轻的寡妇打开房门。她神情严肃，一言不发，没有泣不成声，也没有欷歔叹息，全然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模样。她已经孑然一身，孤苦伶仃。邻居们前来帮忙，殡仪馆的维瓦尔多先

生亲自送来了一具便宜的棺木——在价钱上打了相当可观的折扣，因为他是瓦迪尼奥赌桌上的伙伴，棺木和墓碑便是他的赌注——熟练而巧妙地使死者遗容从放荡不羁变成了一副可以令人瞻仰的模样。弗洛尔太太自始至终在一旁注目，没有说一句话，没有掉一滴泪，她已经是孑一身，孤苦伶仃了。

4

瓦迪尼奥的尸体被放进棺木，移至客厅，抬到临时用椅子搭起的台子上。维瓦尔多先生带来了殡仪馆免费赠送的鲜花，吉萨太太取下一朵紫色的，放在瓦迪尼奥交叉着的手指中间。维瓦尔多先生暗自认为此举十分荒谬：应该在死者的手指间放上一个赌博用的筹码，这才是正确的做法。放上一个筹码而不是一朵紫花，除此之外，如果附近响起的不是狂欢节的音乐声和欢笑声，而是赌桌上的喧嚷声，是赌场里财金收付人嘶哑的喊声，是筹码发出的响声，是赌徒们神经质的狂叫声，那么就完全有可能看到瓦迪尼奥从棺木中站立起来，用一种特有的姿势，就像往日把纠缠着他的厄运用力甩掉一样，也把死神从肩膀上抖落下来，然后走过去把筹码放在他所偏爱的 17 号上。他要一朵紫花干什么？花儿很快就会枯萎凋谢，并且任何一个赌盘也不会接受它做为筹码的。

维瓦尔多先生没有久留。他是个狂欢节迷，狂欢节里的星期天，只有像瓦迪尼奥这样的一位朋友死去他才肯打开殡仪馆的大门。如果死者是另外一个人，无论如何，他维瓦尔多也是不会打乱自己的狂欢计划的。

很多人打乱了自己的狂欢计划，夤夜里前来为放荡的瓦迪尼奥守灵的人川流不息。有些人所以前来是因为瓦迪尼奥出身

可怜，是一个显要的吉马朗埃斯家族的私生子。他的一位先辈曾担任过州参议员，在政界可谓举足轻重。他的一位绰号为欣博的叔父当过几个月的警察署长助理，此人是吉马朗埃斯家族承认瓦迪尼奥为其合法亲属的极少数成员之一，是他给瓦迪尼奥在市政府里找到了一个差事：公园巡查员。这个职务地位极低，薪水甚少，连瓦迪尼奥在塔巴里斯游艺场痛痛快快地玩上一夜的钱都不够。至于这位年轻的市政府公职人员对工作的完全不负责任这里就无须加以强调了：他从来没有巡查过任何一个公园，只是每月要领取那点微不足道的工资时才到市政府去一次，不然就是毫无希望地请上司为他在借据上作保或是去找同事们借上二十或五十米尔雷伊①的时候才在那里露上一面。他对公园毫无兴趣，没有时间花费在植物花卉上。市里的所有公园都可以化为乌有，他不需要它们。瓦迪尼奥是个夜游神，正如维瓦尔多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的花坛乃是赌桌，他的鲜花乃是筹码和纸牌。

因为与吉马朗埃斯家族沾亲带故而前来吊唁的人屈指可数，他们与瓦迪尼奥只是葭莩之亲，随便说上几句便匆匆离去了。其他所有的人——这些人川流不息，多得数不胜数——则是来向瓦迪尼奥告别的，是来再看一次他的面容，怀着令人愉快的回忆朝他微笑，向他说一句道别的话，因为这些人喜欢他。他们原谅了他生前的种种疯狂之举，高度评价了他好的一面。

入夜以后，最早到达的一批人中有荣获骑士团长称号的塞莱斯蒂诺。这位葡萄牙出生的银行家和出口商衣着严整，因为随后还要带着三位出类拔萃的年轻女儿到一个大俱乐部去参加舞会。他没有像那些只是应卯划到、仿佛是应付一项苦差的人

① 巴西1942年以前使用的货币名称。

一样匆匆离去，而是在客厅里停留了许久，拥抱了弗洛尔太太并向她表示了哀悼之后，还回忆起瓦迪尼奥的种种往事来。这位市政府的小职员、三等酒吧间里的常客、总是债台高筑的赌徒何以赢得了银行家的敬重呢？

瓦迪尼奥能言善辩，口才好极了！有一次，他竟然使这位财运亨通的葡萄牙人在一张数额达几康托①的借据上为他签字作保。他没有忘记这笔债务，因为他从不会忘记由他签字画押、分散在各个银行和高利贷者手中的各种不同借据到期的时间。他是无力偿还，这与忘记偿还是两码事。一般地说他从来都是无力偿还的，所以也就不予偿还。然而各种借据的数目却与日俱增，为他作保的人数也与日俱增。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

塞莱斯蒂诺再也没有为瓦迪尼奥作过保，没有两次都同样地受骗上当。然而，每当瓦迪尼奥绝望地前来找他，身无分文可又确信那一天是他能赢庄家的日子，塞莱斯蒂诺总是要递给他一张一百、二百甚至五百米尔雷伊的票子。不过其他的人则两次、三次地为瓦迪尼奥作过保，仿佛瓦迪尼奥是最能及时还清债务的人，是银行最守信用的债户。在他的手段及其生动感人又富有说服力的表白面前，所有的人都是会被征服的。

泽·桑帕伊奥——诺尔玛太太的丈夫——在下城区开了一家鞋店，此人少言寡语，秉性倔强，和诺尔玛太太相反，不愿和邻居们交往，不想把与邻里的关系搞得十分密切。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也被瓦迪尼奥骗过多次，而且尽管如此，泽·桑帕伊奥依然尊重他，依然允许他在商店里赊购。

一天上午，瓦迪尼奥在泽·桑帕伊奥的商店里赊购了几双加工最精致、价格最昂贵的皮鞋，一转身，几乎就在鞋店伙计

---

① 巴西货币名称，一康托等于一千米尔雷伊。

们惊诧的目光之下，以极低的价格转卖给了该店的竞争对手、一家刚在附近开业不久的商店。显然他急需现钱，以便去玩动物赌①。泽·桑帕伊奥发现了瓦迪尼奥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行骗手法，可依然没有改变对瓦迪尼奥的态度。

在考虑瓦迪尼奥行骗的责任时，这位商人肯定想到了某些可以用来解释和原谅其所犯过失的因素。

瓦迪尼奥是个无忧无虑、快快活活的人。就在那天下午，他对桑帕伊奥说，他整夜都梦见了吉萨太太，这个女人变成了一只鸵鸟，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上追逐他。他无法确定这女人是想与他在绿色的草地上交欢呢——雌性鸵鸟的睛眼里闪现出一种猥亵的目光——还是企图一口口地把他啄食掉，因为雌鸵鸟在追逐他时张开了吓人的大嘴巴。他从梦中惊醒，浑身感到极度不适。他要把这个恶梦赶走，企图想想更为轻松愉快的事情进入睡乡，结果这位执拗的女教师又闯进了他的梦境，睁着放荡的眼睛，张着逼人的尖嘴，跟在他的后面紧追不舍。假如吉萨太太还是平日的那副模样，瓦迪尼奥是不会逃开的，而是会停下脚步，以他的全部本能和他的心理学知识，在灌木丛中使这位美国女人怀上身孕。可是吉萨太太身披羽毛，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鸵鸟。他别无选择，只能含羞退却。这个恶梦一夜之间重复了四五次。清晨醒来时，他因为在梦中跑了那么多的路而感到浑身疲软，遍体生津。瓦迪尼奥更加准确无误地感到心悸，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已身无分文。他把家里翻了个遍，弗洛尔太太也是两手空空，因为前一天瓦迪尼奥连她身上的硬币全部搜罗去了。他出门离开了家，希望能从几个熟人那里借

①巴西的一种赌博方式，参加赌博的人购买有奖彩票，然后开奖，彩票最后两位数字分成25组，每组以一个动物的名称命名，所以称作动物赌。

到一些钱，然而却一无所获。最后他便滥用了他的有限的信用：当他从泽·桑帕伊奥货色十分齐全的斯特拉商店门前经过时，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绝妙而又开心的主意来。他要迅速地做一笔诚实的转卖鞋子的生意，这是能马上弄到几个钱的唯一办法。

如果瓦迪尼奥不做这笔生意的话——从表面上看是不正当而且是蚀本的，实际上却是精明和盈利的——他将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因为他在动物赌中押中了鸵鸟——吉萨太太在梦中都没有骗人。瓦迪尼奥赢了一大笔钱，他感恩不尽又认为得之无愧。他立刻去商店找到泽·桑帕伊奥，当着目瞪口呆的伙计们的面，付清了上午赊购的鞋钱。他笑逐颜开地讲着他押得如何准确，并邀请泽·桑帕伊奥去喝杯酒以示庆贺。泽·桑帕伊奥拒绝了他的邀请，但并未生他的气，并且继续与他交往，继续打折扣和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卖鞋给他：折扣为百分之十，但每次只能赊购一双，而且要把上一次的欠款付清。

还有更加感人的证据可以说明瓦迪尼奥的声望：泽·桑帕伊奥也参加了守灵。当然，他只呆了短短的几分钟，然而这却是近十年来这位商人第一次参加守灵。他厌恶一切社会交往，尤其是与丧事有关的守灵、送葬和七日祭弥撒等等。一天，他不肯陪同诺尔玛太太去参加一位朋友的葬礼——他这位妻子每周都要参加几次葬礼——惹得诺尔玛太太朝他喊叫起来：

“桑帕伊奥，等你死的时候，休想有人来给你抬棺材……你会把脸丢尽的。”

泽·桑帕伊奥恶狠狠地瞪了妻子一眼，用牙齿紧咬着右手的大姆指，没有吭声。诺尔玛太太感情容易激动，每当她大发雷霆的时候，泽·桑帕伊奥便做出这种姿势，以示让步。

前来为瓦迪尼奥守灵的大人物有塞莱斯蒂诺、泽·桑帕伊奥、曾做过警察署长助理的那位叔父、建筑师沙维斯、至高无

上的法院律师巴雷罗斯和诗人戈多弗雷多·菲略。市政机关里的同事们也都来了——瓦迪尼奥无一例外地欠着他们每个人一笔数额不大的钱——为首的是以能言善辩著名的公园管理处处长，只见他身着一身黑色套服，态度十分庄亚。邻居们——富有的、贫穷的以及家道小康的——全来了。巴伊亚市当时所有经常光顾赌场、酒吧间和妓院的人也全都来了：米兰当、尔韦洛、佩·德·热格、瓦尔多米罗·林斯以及其年轻的兄弟维尔松、阿纳克雷翁、卡尔多佐·佩雷帕·阿里戈弗和皮耶雷·维尔热尔。有些人，例如医生兼记者吉奥万尼·吉马朗埃斯博士，则同时属于人们常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大人物和小人物，令人起敬的人物和令人不齿的人物。

那些大人物们在笑声中回忆着瓦迪尼奥：他那充满淫秽和狡诈的故事，他那令人开心的举止，他那大胆的欺骗行为，他那狼狈不堪和慌乱不安的窘态，还有他那善良的心地，他那殷勤礼貌，他那不求报答的慷慨大方。邻居们也在这样回忆着他：生活毫无规律可言，放荡起来简直没有限度。有些人则夸大事实，虚构情节，编造起他的种种趣闻和冒险故事来。有关瓦迪尼奥的神话几乎在他死去的同时便在他的尸体旁边开始产生了。上面提到过的那位吉奥万尼·吉马朗埃斯博士想象出的故事情节完整，讲得活灵活现，有确切的时间和地点，把谎言编造得有根有据，天衣无缝：

“三月份的一天，那是四年前的事情了，我在三公爵赌场碰到了瓦迪尼奥，他正把筹码压在 17 号上。他穿着一件胶皮雨衣，里面一件衣服也没有，脱得光光的。为了赌钱，他把所有的衣服都抵押出去了：上衣和裤子，衬衣和裤衩。拉米罗，就是那位已经七十七岁的干瘪的西班牙老头儿，只肯收下上衣和裤子。他要领子已经磨破的衬衣、旧裤衩、质量低劣的领带有什么用呢？可是瓦迪尼奥连哄带骗硬是把一双袜子也抵押给

了他，只留下了一双鞋。你们都了解拉米罗，他凶得像头野兽，可瓦迪尼奥的嘴就像涂了蜜似的那样甜，竟然使拉米罗借给了他一件几乎还是全新的雨衣，因为他不能光着身子出去，不能光着身子穿过大街到三公爵赌场去……”

“他赢了吗？”张大嘴巴听这位记者讲述的阿尔图尔很想知道下文。这个小伙子是桑帕伊奥和诺尔玛太太的儿子，眼下正在一所中学里读书，对瓦迪尼奥十分崇拜。

吉奥万尼博士看了阿尔图尔一眼，停顿了一下，然后满脸微笑地说：

“怎么可能呢……到了后半夜，因为他押在了 17 号上，连西班牙人借给他的雨衣也输掉了，他是光着身子，裹着一张报纸回家去了……”讲到这里，本来是微笑着的吉奥万尼不禁转而哈哈大笑起来，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谁都不能像吉奥万尼博士那样使守灵变得这般活跃。

刚好这个时候，不可思议的人物罗巴托走了进来，还在笑个不停的吉奥万尼终于找到了一个见证人：

“他可以证明我没有说谎……罗巴托，你还记得那天夜里，瓦迪尼奥一丝不挂，裹着一张报纸回家的事吗？”

罗巴托并不是个迟疑不决的人。他环视了一下四周，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坐在餐室一角的那群人。他担心他的话被冒失的女人们听去，不想让这样的回忆传到极度伤心的弗洛尔太太的耳中。然而迟疑须臾即止，他不是那种回避挑战的人，而且善于随机应变，于是接过了吉奥万尼的话头：

“一丝不挂，裹着一张报纸？啊，我想起来了……”他咳嗽了一声，为了清清嗓子，也为了发挥一下想象力。“那张报纸是我的……是在埃乌尼塞的‘一颗牙’妓院，除了我们俩和瓦迪尼奥之外，我记得还有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斯、任内尔和维里亚托·塔纳儒拉……我们喝了整整一夜的酒，个个都喝

得过了头……”

和瓦迪尼奥一样，这位罗巴托也是个劲头十足的夜游神，然而他却属于另一种类型。他不赌博，也不逃避工作。相反，他多才多艺，以勤奋和能干著称。他制造假牙，修理收音机和留声机，为人拍照各种证件用的免冠照片，无论什么机器都会摆弄，喜欢钻研又心灵手巧。他的爱好不是赌博而是作诗，作品形式严谨且富有韵律。他不是去游艺场、酒吧间和夜总会，而是与另外的勤于笔耕的诗人和喜欢诗歌、崇拜诗神的姑娘们一起度过午夜，朗诵的颂诗、自由体诗、抒情诗、情诗和十四行情诗全部出自他的笔下。他自称是“世界十四行诗之王”，到那一天为止，共写出各种形式的十四行诗二千八百七十五首，打破了已知的所有记录。长着黝黑头发的诗人已经开始秃顶，但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创作热情。

罗巴托接着讲下去，好像瓦迪尼奥又裹着报纸穿过房间。年轻的阿尔图尔是不会忘记瓦迪尼奥的，将永远把他铭记在心：身上裹着《午报》的瓦迪尼奥是被禁止的、充满神奇色彩的世界里的英雄。

有关瓦迪尼奥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与此同时，诺尔玛太太、吉萨太太、已值婚龄的雷吉娜和其他的姑娘、太太们端来了咖啡、点心、白酒和各种果酒。为了使守灵什么食品也不缺，邻居们做好了一切准备。

那些大人物们有的坐在餐室里，有的坐在走廊上，有的坐在邻街的门口边，笑着回忆瓦迪尼奥的种种趣闻轶事。另外一些人，那些不务正业的瓦迪尼奥的赌友们则沉默不语，久久停留在客厅里，站在瓦迪尼奥的尸体旁，个个表情严肃，感情激动。他们一走进客厅，便停在弗洛尔太太的面前，紧紧地与她握手，脸上流露出一种羞愧的神情，仿佛他们应该为瓦迪尼奥种种不光彩的事情承担责任似的。他们之中很多人并不认识弗

洛尔太太，从来没有与她见过面，但是早就听说过她，知道瓦迪尼奥有时甚至把她过日子的钱拿走，好去豪华饭店、塔巴里斯、阿拜沙迪尼奥游艺场和泽泽·梅宁吉特、阿比利奥、莫克卡以及城里许多的地下赌场去赌博，甚至还去过黑人帕拉纳瓜·文图拉设在家里的声名狼藉的地下赌场。在那里，原则上讲只有庄家才能赢钱。

黑人帕拉纳瓜·文图拉容貌吓人，是个令人生畏的人物。他曾无数次地被抓进过警察局，对他提出过一系列一直没有完全得到证实的指控：盗窃犯、强奸犯和杀人犯。他曾因杀人罪而出庭受审，后来所以被无罪释放，与其说是缺乏证据，毋宁说是法官们缺乏勇气。人们传说他还是另外两次谋杀案的凶手，且不算光天化日之下以圣米格尔斜坡地遭到袭击的那名妇女，因为后者竟奇迹般地逃脱掉了。常到帕拉纳瓜那里去的都是些无赖的职业赌棍、惯偷、摸线包的扒手、骗子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丢失的人。请注意：瓦迪尼奥甚至带着他的数额不多的几个钱及其快活的笑声到这样的地方去，而且也许还是在帕拉纳瓜安排的骗局中可以自诩赢过一次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位。据说，这位黑人不时地让他所喜欢的伙伴赌赢一次。

弗洛尔太太的女学员们——现在的和过去的——也几乎全来了，她们都希望能给这位可敬而高明的老师以安慰。多么好的一个人，真让人同情！烹调学校每三个月为一期，普通风味班上午开课，巴伊亚风味班下午开课，课堂就设在炉灶边。从奥斯卡尔林达太太所在的那个班开始，结业时学员便可领到一张铅印的毕业证书——式样和塞特大街商店橱窗里展出的那种一模一样。奥斯卡尔林达太太长得亭亭玉立，是波尔图格斯医院里的一名高级护士。是她提出了结业时颁发毕业证书的要求，并发动同班同学大造声势，征集捐款，还免费请到了一位图案设计师——奥斯卡林达太太的一个熟人。这位好事的女人

干得真是太漂亮了。在这种压力之下，弗洛尔太太同意了由这位图案设计师设计毕业证书。还值得一提的是，弗洛尔太太的哥哥埃托尔写得一手好字，他为学校设计了一幅招贴广告，上面写着学校的名称。当时弗洛尔还住在阿尔沃斜地，可惜这块招牌现在被带到纳扎雷特去了。不管怎么说，一看到毕业证书上用粗大的印刷字体印出的下列字样时，弗洛尔太太是颇有几分得意的：

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

下面紧接着用花体字写道：

女校长——弗洛尔丽佩德斯·派娃·吉马朗埃斯

瓦迪尼奥难得有醒得较早又留在家里的时候。每这种日子，他便围着女学员们转来转去，在教室里胡搅蛮缠，把课堂正常秩序搞乱。兴高采烈又妩媚动人的女学员们围在老师身边，用笔记下各种菜肴的配方，记下所需的虾仁、登德油①和磨碎的椰肉的精确数量，记下什么菜肴中还要加上一小撮辣椒粉，学习如何收拾鱼，如何准备好肉以及如何搅拌鸡蛋等。瓦迪尼奥突然打断了教学，说了句有关鸡蛋的俏皮话，把那些不知羞涩的女学员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这些女学员几乎全都不知羞涩，她们对弗洛尔太太十分友好和敬佩，然而一双眼睛却又颇感兴趣地围着这个无赖转。瓦迪尼奥的脸上流露出一种狡诈而又高傲的神情，他或是疲惫不堪地歪坐在一张椅子上，或是躺在厨房门口的台阶上，从头到

---

① 巴西特有的一种食用植物油。

脚地打量着这些女学员，放肆地久久注视着她们的大腿、膝盖、臀部和高耸的乳房。女学生们低下了头，可魔鬼瓦迪尼奥却没有低下他的头。

在实践课上，弗洛尔太太制作着各种咸甜点心和面饼，瓦迪尼奥则在一旁评头品足，一会儿开个玩笑，一会儿吃块点心，围着女学员们转来转去，跟那些长得最漂亮的聊上几句，如果有个显得比较轻浮的女学生离他很近的时候，他就会放肆地对她动手动脚。

弗洛尔太太精神紧张，又气又恨，差一点把该放入极难制作的玉米蜜饼中的黄油数量搞错。他恳求上帝让瓦迪奥离家外出，去四处游荡，去赌博，不要把女学员搞得心神不宁。

现在，女学员们来到了灵堂。她们围着弗洛尔太太，极力地安慰她。然而，其中长得小巧玲珑的耶达的神色却令人起疑，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目光一直停在瓦迪尼奥的脸上。弗洛尔太太立刻觉察到耶达的感情与众不同，心里不由得怦怦乱跳起来：难道他们之间曾发生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吗？她从未发现过任何可疑之处，但谁能保证他们俩没有在课堂之外幽会过，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呢？自从与不安分的少女诺埃米娅私通一事败露之后，瓦迪尼奥表面上不再追逐女学员了，可这家伙鬼得很，完全有可能到街角去等一个不知羞耻的女学员，跟人家胡扯一通。有哪个女人能经得起瓦迪尼奥的甜言蜜语呢？弗洛尔太太一直看着耶达，发现这个姑娘的小嘴唇正在一个劲地抖动。她完全明白了，啊，瓦迪尼奥，你简直让人毫无办法……

在丈夫给她所造成的痛苦之中，哪一件也无法与瓦迪尼奥与少女诺埃米娅私通一事相比。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出身于一个令人尊敬的家庭，而且已经订了婚。真是太可怕了！但是在这守灵之夜，在这最后一次凝视瓦迪尼奥面容的时刻，弗洛尔

太太不想回忆那件已经过去了很久的伤心之事。一切全都过去了，已成为遥远的往事，诺埃米娅已经结婚，已经和丈夫一起走了。她的丈夫名叫阿尔贝尔托，是位十分傲慢的记者和一位早熟的天才，如此年轻头上就长出了犄角①。除此之外，这个喜欢卖弄风骚的姑娘结婚以后一下子就变丑了，活象一个丑八怪……

当那一次风波奇迹般顺利平息之后，瓦迪尼奥在床上亲亲热热地与弗洛尔太太重归于好，并对她说："对我来说，只有你才是永远不会让我厌倦的女人，跟其他女人都是为了一时开开心。"在灵堂里，有这么多的人围着她，对她是这样友好，弗洛尔太太不愿意回忆起那件已经忘却了的往事，也不想再去监视耶达的神情和目光——耶达无法控制自己的哭泣，她的隐私已经通过泪水暴露无遗。瓦迪尼奥已经死了，一切都已经无关紧要，为什么非要弄得一清二楚，搞个水落石出，去指责，去抱怨呢？他已经死了，已经付清了全部债务，甚至付出了利息，因为他还这么年轻就离开了人世。弗洛尔太太想到丈夫时心情是平静的，没有什么帐要跟他清算。

她低下了头，不再监视耶达的举动了。她低下了头，仿佛只看到了瓦迪尼奥正在铁床上用手抚摸着自己的肉体，贴着耳朵对她说："跟其他女人都是为了一时开开心，只有跟你，弗洛尔，我的一朵鲜花，那才是永久的，别的女人哪一个也不行。"什么是开开心？弗洛尔太太突然想弄明白这件事。十分遗憾，她从未问过瓦迪尼奥，但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事。她微微笑了：跟别的女人都是为了一时开开心，只有她，弗洛尔，瓦迪尼奥手上一朵脱掉了叶子的鲜花，那才是永久的。

---

① 长犄角，喻指妻子有外遇的男人，类似中文里的"王八"或"忘八"。

5

葬礼于第二天的上午十点钟开始举行，送葬队伍声势浩大。在狂欢节中的星期一上午，就其重要意义和热闹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支狂欢队伍和随行人群能够与瓦迪尼奥的送葬仪式一比高低了，简直无法相比。

“你来看……至少你从窗口看看……”诺尔玛太太对泽·桑帕伊奥说，她已经放弃了拖着丈夫去参加葬礼的打算。“……你来看看，一个会交际的人的葬礼是个什么样子，他可不像你那样是个孤癖古怪的动物……他是个骗子，是个赌徒，是个沾染上恶习的人，不名一钱，可是你看看……有多少人，有多少好人参加他的葬礼……况且这不是在狂欢节里……你，桑帕伊奥先生，等你死的时候，连个扶棺材的人也没有……”

泽·桑帕伊奥没有吭声，也没有从窗口往外看。他身上裹着一件旧睡衣，手里拿着昨天的报纸躺在床上，只是把大拇指塞进嘴里，轻轻地呻吟了一声。他总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病，特别怕死，厌恶去医院看望病人、去参加守灵和葬礼。此时他正感到胸口发闷。自从前一天妻子告诉他瓦迪尼奥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死去的消息之后，他就开始感到心脏不舒服。整整一夜，他在床上滚来滚去，出了一身冷汗，用手紧按着左胸，等待着冠状动脉破裂。

诺尔玛太太用一条适于参加葬礼用的黑色头巾把漂亮的栗色头发包好，恶狠狠地说完了她想要讲的话：

“我，如果没有五百人参加我的葬礼，那我就认为我的一生是个失败。五百人以上……”

根据这一原则，瓦迪尼奥的一生应该称得上是彻底胜利

的，因为半个巴伊亚市的人都来参加他的葬礼，甚至黑人帕拉纳瓜·文图拉也离开了他那阴暗的老窝，前来为瓦迪尼奥送葬。他穿着一身油光光的白色套服，系着黑色领带，左臂的衣袖上扎着一个黑箍儿，手里拿着一束红色玫瑰花。他准备前去扶灵，向弗洛尔太太表示自己的哀悼，并把众人的想法归纳成为最简短和最精采的一句话，作为给瓦迪尼奥的悼词：

“他是个出色的美男子！”

章外章

围绕谁是一首匿名诗歌的作者展开了一场论战。这首在酒店里广为流传的诗作对瓦迪尼奥之死深表哀悼，这里将对这场论战进行简要介绍（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必要），并最终依据具体证据披露出这位匿名诗人的真正身份。

（难以置信的罗马托·菲略在朗诵）

不，这件事肯定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成文学界无法揭开的奥秘，变成世界文化界又一个难解之谜，以至几个世纪之后成为向大学教授和贤哲、学者和传记作家、哲学家和批评家提出的一个挑战，成为大学生、奖学金获得者、讲师、历史学家和形形色色希望不花气力便能过上舒适生活的庸人进行科研和撰写论文的资料。它不会像莎士比亚那样变成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它不过将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疑点罢了，正如为该诗作者提供题材和激发起其创作激情的那个事件本身一样微不足道：瓦迪尼奥之死。

然而，这一问题却引起了萨尔瓦多市①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围绕它展开了一场论战：《痛悼瓦尔多米罗·多斯·桑托斯·吉马朗埃斯——为妓女和朋友而生的瓦迪尼奥》这首哀

① 巴伊亚州首府，当地人又称为巴伊亚市。

歌是本市哪位诗人创作并使之广为流传的呢？争论很快扩展开来，不久就变得异常激烈，成为反目为仇、以怨报怨、冷嘲热讽直至动武挥拳的导火线。然而，这种争论与结仇、怀疑与坚信、肯定与否定、对骂与对打只限于酒吧间的餐桌上。夜阑人静之时，那些不为人们所理解的年轻的天才（这些人自诩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新一代，决心要摧毁与荡平在他们幸运地诞生之前的一切文化和一切艺术）和那些头脑僵化、用双关语、警句和激昂的词汇去抵制一切革新的文人骚客便聚集在这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年轻的天才们和胡子拉茬十分注重作品美学价值的文学家们，——都同样争先恐所地朗读他们最新创作的散文与诗歌作品。据他们说，所有这些作品都是致力于彻底改变巴西文学的。

这场奇特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尖刻的论战仅限于巴伊亚州范围之内（是整个全州，而不仅仅是首府萨尔瓦多市，因为这一论战在可可产区的一些城市中也引起了反响，在伊列乌斯市文学院编撰的年鉴中曾提到了为探讨这一问题而举行的一次文学晚会的情况），只在口头的争论中便已化为乌有而没有发表在报纸的文学副刊和杂志上，但它并不因此就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兴趣，因为讲述弗洛尔太太和她的两个丈夫的故事时，瓦迪尼奥是一位关键人物，一位首要的英雄。

英雄？他究竟是英雄还是一个无赖、一个要为年轻的弗洛尔太太——专诚和忠实的妻室——所遭受的苦难承担责任的恶棍呢？这业已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与诗人和散文作家们所关心的文学问题毫无关系。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更加困难和更加严肃，但是假如您有足够的耐心能一直把这部平庸之作读完的话，我们将为您作出回答。

毫无疑问，瓦迪尼奥确实是这首哀歌中可争辩的英雄，“任何另外一个人都不可能与群星、骰子和妓女的关系如此亲密，

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神奇的滑稽大师”，这些诗句对瓦迪尼奥赞扬不已。如果说这首诗如同这场论战一样没有能够刊登在报纸的文学副刊上，那也决非是因为它缺乏发表价值。有一个名叫奥多里科·塔瓦雷斯的全国闻名的诗人，其地位远远要高于那些州一级的诗人之上——所有这些诗人都对他阿谀奉承，唯命是从，因为这位暴君把持着两份报纸和一个电台，——他在读过用打字机打出的这首哀诗的抄本之后，曾不无遗憾地说道：

“可惜不能发表……”

“假如不是匿名的话·……”另一位诗人卡尔洛斯·埃杜瓦尔多发表见解说。

这位名叫卡尔洛斯·埃杜瓦尔多的小伙子长得十分英俊，是位鉴别古董的行家，与塔瓦雷斯合伙多少有点背着人在搞古代圣像的交易。那些毫无希望在塔瓦雷斯主办的周末副刊上留下自己大名的人——受挫折最甚的那些蹩脚的文人骚客和态度最为激进的年轻的天才——指责奥多里科·塔瓦雷斯和卡尔洛斯·埃杜瓦尔多从一位盗贼手中购他们从教堂里偷来的古代圣像。这伙训练有素的盗贼以马里奥·克拉沃为首，此人名声不佳，常被人背后议论，是瓦迪尼奥的一个伙伴和朋友。他身材瘦小，留着浓密的髭胡，圆滑狡诈，整天跟汽车零件、铁片和已经报废的机器打交道，把这些破旧玩意儿曲曲弯弯，然后修补一番，结果就成了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受到上面提及的两位诗人和其他行家们的热烈赞扬，一致把这些废旧的铁制品冠以现代雕塑的美称，一致把这样一位庸人说成是富有革命精神的杰出艺术家。克拉沃大师的真正价值是一个不在本小说讨论范畴之内的问题，这里我们将不对其艺术作品进行分析。作为材料介绍，我们只谈及这样一个事实：他的作品后来受到批评界的盛赞，甚至国外一些蹩脚的艺术家也进行了研究。然而当时他还刚刚开始起步，还不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艺术大师。如果

说他已经有点引人注目的话，那也主要因为他在教堂圣器室和祭坛的那些令人可疑的行为造成的。

据说，在手头最拮据的时候，瓦迪尼奥也参加过对古老的雷孔卡沃教堂的夜间秘密朝圣，这一活动的组织者便是异教徒马里奥·克拉沃。这次对教堂的偷窃引起了一场风波，因为其中一件圣贝内迪托的圣像属于阿戈斯蒂尼奥·达·皮耶达德神父私人所有，教堂里的修道士们向外界公开了这次失窃事件。如今，这尊极有价值的圣像保存在南方的一个博物馆里，专爱诽谤他人的那些末流的文学家认为，这是那两个当时还颇为贫寒的从事抒情诗歌创作和热心生意的人合伙干出来的好事。

那一天上午的午饭之前，他们俩正在编辑部里聊天，谈论着有关圣像和绘画的事。这时，卡尔洛斯·埃杜瓦尔多从口袋里掏出了这首哀歌的抄本，递给了诗人奥多里科。

可惜不能发表。“这倒不因为它是首匿名诗歌，我们可以随便安上一个假名字……而是因为它里面有脏话。”塔瓦雷斯一再重复说：“真是可惜……，”接着他又高声朗诵了一句：

“巴伊亚市的赌徒和黑人妇女们深感哀伤”

他问自己的朋友：

“你马上发现了是谁写的，对不对？”

“你认为是他吗？我也这么想，不过……”

“明摆着是他……你听这两句：*所有的赌具此刻都悄然无声，妓院下半旗以示致哀。*”

“可能是他……”

“不是可能，而是肯定。”奥多里科笑了起来，“一个不知羞耻的老家伙……”

文学界人士并没有这种把握，有好几位知名诗人或初登诗坛的年轻人被认为是这首哀歌的作者，诸如索西耶热内斯·科斯塔、卡尔瓦略·菲略、阿尔维斯·里贝罗、埃利奥·西莫埃

斯和埃乌里科·阿尔维斯。很多人指出罗巴托最有可能是该诗的作者，他不是充满激情用他那富于变化的嗓音朗诵过这首诗吗？

“午夜骑着月亮和他一起出发”

人们无法理解罗巴托怎么可能朗诵别人写的诗句，在这圈人当中这种做法是很罕见的。他们忘记了这位十四行诗作者的高尚品质，他是能够接受和赞美他人的作品的。

以卡尔拉开办的妓院里那个快乐的夜晚为发端，这首哀歌开始取得成功，并由此引起了一场论战。“胖子卡尔拉”来自意大利，是个经验丰富的老鸨，她的文化修养要远远超出其职业范畴（据内斯托尔·杜瓦尔特这位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的公民讲，卡尔拉在其职业范畴之内也是出类拔萃的）。她经常阅读《广告报》，对某些诗歌简直是如醉如痴。“浪漫得像一头母牛”，这是留着浓密髭胡的克拉沃对她的评价，他曾和卡尔拉亲热过一段时间。卡尔拉长着一双大得出奇的蓝色眼睛，乳房高耸，臀部肥大，没有了男人的炽热爱情就无法度日，而且需要不断地更换着对象，与一个又一个放荡不羁的男人搞得火热，喘息着，呻吟着，备受着醋意的折磨。瓦迪尼奥同样也受到她的青睐，值得她去破费一些钱财，虽然她更偏爱诗人，而且像罗巴托所奉承的那样，她自己本人也“极富灵感，使用但丁式的甜美语言”从事诗歌创作。

每逢星期三夜晚，卡尔拉便在她宽敞的房间里组织一次类似文学沙龙性质的聚会，前来参加聚会的有诗人和艺术家，放荡不羁的浪子，几位诸如法院院长艾罗扎这样的大人物，此外还有妓院里的年轻姑娘。这些姑娘不断端上饮料和点心，听到朗诵诗歌便热烈鼓掌，听到讲逗乐的趣闻轶事就开怀大笑。

卡尔拉主持聚会。她斜依在铺着垫枕的无背沙发上，身穿一件希腊式长袍或镶珠带玉的雅典式服装。诗人们纷纷朗诵自

己的作品，竞相使用着谐词、警句和双关语，法官负责对这些诗作的优劣作出公正的评价（这可是个艰苦的任务，为此他要用一周的时间进行准备）。当一身肥肉的女主人卡尔拉从垫枕中坐起身来，开始用与她的大块头极不相称的尖细嗓门朗诵意大利诗句，以此向她最新选中的情人表达爱情时，聚会的气氛便达到了高潮。每逢这种时刻，艺术家克拉沃和其他一些粗俗的实利主义者就利用笼罩着房间的昏暗——灯光若明若暗，这样可以使人更好地欣赏和体会出诗歌的情趣——，竟然不知羞耻地跟那些妓女动手动脚，企图不花分文就能占到她们的便宜，从而使妓院的收入蒙受损失。真是些无耻之徒。

天将破晓的时候，与会者不再朗诵诗歌，转而讲起充满色情的趣闻轶事来，于是瓦迪尼奥、吉奥万尼、米兰当、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斯和莱弗等人便大显神通，出尽风头，其中尤以莱弗最为活跃。此人是位移民的后裔，一位刚刚开业的建筑师。他个子高高，仿佛一只长颈鹿，肚子里总装着说不完的故事，而且讲起来绘声绘色，很有口才。他有一个很拗口的俄国姓，妓女们都叫他“银舌头莱弗”，所以这样称呼他也许恰是因为他善于讲这种趣闻轶事的缘故。

在一次这种“充满才智和情感的聚会”中，罗巴托用他颤抖的声音朗诵了那首为瓦迪尼奥之死而写出的哀歌。朗诵之前，他对瓦迪尼奥——所有常到这一“令人愉快的爱情与诗歌之家”来的人的朋友——之死讲了几句充满感情的话，顺便谈到了该诗作者“宁愿隐姓埋名而不肯披露自己身份”一事。他，罗巴托，是从军事警察军官克里索斯托莫手中得到这首诗的抄本的，此人也是瓦迪尼奥的一位亲如手足的朋友，可是他同样也未能确切地告诉罗巴托谁是该诗的作者。

很多人都说这首诗是罗巴托自己写的，但罗巴托本人一直坚决予以否认，于是该市所有的诗人，尤其是那些放荡不羁以

夜游神著称的诗人，便纷纷被指作是该诗的作者。但也有人从未相信过罗巴托的否认，认为他所以这样做乃是出于谦虚，一直坚信他就是该诗的作者。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认为这首哀歌出自罗巴托之手。

这场论战愈演愈烈，几乎超越了文学与文明的界限，变成为一场拳打脚踢的冲突。一次，诗人克洛维斯·阿莫林——此人总噙着一支从模范市场买来的味道很难闻的雪茄——冒出了一句恶毒而尖刻的讽刺话，他否认诗人埃尔梅斯·克利马科是这首引起争议的哀诗的作者，断言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因为克利马科缺乏这种天才和语法知识。

“克利马科写的？你别胡说八道了……这个人就是用尽吃奶的力气，也只能写出七音节的四行短诗。一个乳臭未干的诗人……”

无巧不成书，总穿着一身黑色衣服、随身带着雨衣和雨伞和克利马科刚好此时走进酒吧间。只见他举起雨伞，愤怒已极地向克洛维斯·阿莫林发起了攻击：

“生你的妓女才乳臭未干呢……”

两个人随即边骂边动手打了起来。阿莫林显然占了上风，因为他不仅是位颇为出色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更为健壮的运动员。

还有件有趣的事情也很值得一提：一位出版过两本薄薄诗集的诗人被一些更为缺乏理智的人说成是该诗的作者。最初此人坚决不肯承认，但由于这些人坚持这一说法，他也随即不再像开始时那样断然地否认了，最后的回答竟是如此含糊不清，仿佛不是在否认，倒是像在羞答答地予以默认了。

“就是他，一点不错。”人们确信不疑，而他却搓着手，低下头，面带微笑，小声地嘀咕道：

“像我的作品，是像，但并不是……”

他一直在否认，但同时又永远不肯承认这首有争议的诗作是别的什么人写的。如果有人这样说，他就列举理由，证明这种假设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坚持这种假设，他就会断然而神秘地喃喃说道：

“你想跟我辩论？……我自有理由……”

当有人朗诵这首诗时，他便认真地倾听。如果有哪个词读错了，他则立刻予以纠正，看来对这首诗作十分关注，热心得仿佛就是他自己的作品。只是到了后来，当该诗的真正作者把自己的姓名公诸于众的时候，他才被剥夺了本不应享有的光荣。这时，他立刻转而攻击起这首歌来，否认它有任何优点或动人之处，把它贬低得一钱不值。

这场论战越演越烈，这首哀歌也不胫而走。午夜之后，当醇酒激发出最为高尚的情感之际，酒吧间的餐桌上便有人朗读和背诵起这首哀歌来。朗诵者常把形容词和动词读错，有时候甚至把整节都搞得面目全非或是完全遗漏掉。但是不管读得正确与否，这首带着酒味的哀歌毕竟是对瓦迪尼奥的赞扬。

无论这首诗的作者是谁，它都反映了那些为世人所不齿的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的情感。瓦迪尼奥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并最终成为他们的某种象征。这首哀歌对年轻赌徒的赞扬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能听到对他如此赞美和怀念的诗句，瓦迪尼奥是绝不可能相信的，因为他活着的时候从来不是人们赞扬的对象，恰恰相反，他听到的全是责备，是对他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所进行的指摘。

然而，对他种种恶劣行为和公开暴露出来的恶劣品质的宽恕，把他变成诗歌里的英雄和一位近似传奇式的人物，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在他死去一周之后，事情便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为伦理和廉耻负责的保守派人士的意见开始通过饶舌的女人以及女邻居的嘴得到了表达，企图压倒对瓦迪尼奥的

那种无政府主义和有伤风化的赞扬。这种赞扬是妓院和赌场里的那些不法贱民所给予的，其罪恶目的是要败坏社会的风俗和习惯。

这样就生产了一个令人激动的新问题，似乎只搞清谁是这首哀歌的作者已然远远不够了。关于后一个问题，已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明确作者的真正身份，现在终于能够公诸于世，并将永记载在我国文学界的名人录上。

在瓦迪尼奥死去若干年之后，诗人奥多里科收到一册《并非圣洁的哀歌集》，这是作者仅免费赠送的三册诗集之一。这本精致的诗集装帧极其考究，只印了一百册，上面有作者的亲笔签名，克拉桑斯·内托为该书设计了木刻插图。奥多里科转向卡尔洛斯·埃杜瓦尔多，把这本珍贵的诗集递给了他。

很久以前的一天，这两位朋友也是坐在编辑部的这个房间里，一起阅读和讨论过这首哀歌。不同的是，现在他们都已发福，都颇受人们的尊敬，都成了阔佬，都拥有大量的古董和不动产，可称得上是腰缠万贯。

奥多里科回忆说：

"当时我不就对你讲过吗？准是他。"接着，他又像当初一样地微笑着，重复着当时讲过的一话："一个不知羞耻的老家伙……"

卡尔洛斯·埃杜瓦尔多，俨然一位名成功遂和端庄安详之士，也亲切地笑了起来，对这本印制精良的诗集颇为赞赏。封面上印有木刻的作者姓名：戈多弗雷多·菲略。他慢慢地一页页地翻着，同时带着某种嫉妒心情暗中自问："这位杰出的诗人和这位可怜的流浪汉——在他们之间几乎盛开着一朵罕见的友谊之花——共同发现并共同爱上了哪些隐秘的街道和斜坡地、哪些朦胧的夜间小路和洋溢着芳香的黑暗岩洞呢？"卡尔洛斯·埃杜瓦尔多慢慢地思考着这些难解之谜，宛如抚摸女人柔软皮

肤一样抚摸着书中的每一页纸。这本诗集由五首哀歌组成，其中的第四首是为瓦迪尼奥之死而作的，题目为《被遗忘在地毯上的一个蓝色筹码》。

正如我们已经许诺过的那样，这一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然而又出现了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谁知道是否也能找出答案来呢？这个问题——瓦迪尼奥的奥秘——将交由目光如炬的读者们做出回答。

瓦迪尼奥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他的真实面貌究竟是副什么样子？应该如何准确地评价他？他那张男人的脸上究竟是沐浴着阳光还是覆盖着黑暗？他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像哀诗中所赞扬的那样是个令人愉快的人物，或如同黑人帕拉纳瓜·文图拉所讲的那样是个出色的美男子，还是像弗洛尔太太的邻居和朋友们所说的那样是个人所不齿的流浪汉、不可救药的借债者和一个坏丈夫呢？是谁过去对他了解得更加清楚并且现在能够更好地评价他呢？是那些总去参加圣塔特雷扎教堂六点钟弥撒的虔诚的女教徒，还是那些总去塔巴里斯游艺场的不肯改邪归正的赌徒？

第二章

守寡初期，这是个黯然神伤和身服重孝的时期，对追求与受骗、热恋与结婚、瓦迪尼奥和弗洛尔太太夫妻生活的回忆，筹码、骰子和现在毫无希望的痛苦等待。

（罗济尔达太太的到达更令人心烦意乱）

（埃德加尔德·科科演奏小理琴，卡因米演奏大提琴，瓦尔特尔·达·西尔维拉吹奏着他那迷人的横笛。）

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

弗洛尔太太的配方：风味螃蟹

理论课：

配料（供八人食用）：一小杯不加水的纯椰肉乳汁，一小杯登德油，一公斤螃蟹。

调料：大蒜三头，盐适量，一个柠檬果汁，香菜，芹菜，青葱，洋葱头两个，甜油半杯，柿子椒一个，西红柿一斤。另外准备西红柿四个，洋葱头一个，柿子椒一个。

实践课：

把两个洋葱头切碎，把大蒜捣成蒜泥；
洋葱头和大蒜没有臭味，没有，太太们，
它们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是香的。
把香菜剁碎，要剁得很碎，还有芹菜和几个西红柿，
再加上青葱和半个柿子椒。
把所有这些调料放上甜油搅拌好，
然后把这香喷喷的汁儿放在一边待用。
（这些愚蠢的女人以为洋葱头有臭味，
她们知道什么是纯正的香味吗？
瓦迪尼奥喜欢吃生洋葱头，
他的吻辣辣的。）

把所有的螃蟹放进柠檬水里清洗，
要洗相当长的时间，还要再洗一会儿，
把脏东西洗掉，但别把海味去掉。
现在加上调料：把它们一个一个地
投进调好的汁儿里，然后带着汁儿
一个一个地摆到锅里面。
把剩下的汁儿撒在螃蟹上面，
要慢慢来，因为这是一种很精致的菜。
（啊，这是瓦迪尼奥喜欢吃的菜！）

取四个挑好的西红柿，一个柿子椒，一个洋葱头，
摆放在上面和四周，使菜显得很好看。
泡上两个小时让它入味儿。
然后把锅放在火上。
（他亲自到市场去，
总是在一个商贩摊上购买螃蟹……）

当马上就要熟的时候，而且只能在这个时候再加入椰肉乳汁，出锅之前
加入登德油。
（他随时都要尝尝调好的汁儿，
谁也比不上他更会品味。）

这个菜就算做好了，味道鲜美又十分精致，需要很高的手艺，
谁能做这个菜，谁就有理由夸耀自己是一位优秀的厨娘。
但是，假如你没有手艺，最好就不要去做，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烹调的天分。
（这是瓦迪尼奥喜欢吃的菜，
我永远不会再把它端上餐桌。
他用牙齿咬螃蟹，
嘴唇上满是黄色的登德油，
啊，再也不能看到他的嘴唇，
他的舌头，再也不能看到
他因为吃了生洋葱头而火辣辣的嘴巴！）

1

圣塔特雷扎教堂面对着大海，在来自海面蓝色而透明的晨光照耀之下，仿佛一只正要启航离去的轮船。克莱门特·尼格拉神父正在这里主持瓦居奥的周祭弥撒。弗洛尔太太跪在祭坛前的第一排，一身黑装，手指间转动着一串念球，诺尔玛太太借给她的带有花边的头巾遮住了她的头发，也遮住了她的眼泪。人们低声地议论着，对弗洛尔太太深表同情和关切。然而，这些人所以窃窃乱语为她感到难过并不是因为她失去了丈夫，却是因为她曾有过这样一位丈夫。跪在祈祷台上的弗洛尔太太什么也没有听到，仿佛圣堂里空无一人，只有她、神父和已经离去的瓦迪尼奥。

虔诚的女教徒们，总呆在圣器室里的老太婆们，面目可憎、对美与欢乐充满敌意的女人们，她们交头接耳，呶呶不休，尖刻的话语随着缭绕的香烟一起袅袅上升：

“祈祷根本没用，他并不信上帝。”

“假如弗洛尔太太不是个圣洁的女人，她就不会举行弥撒，而是要举办一个晚会，跳舞和……”

“对她来说，就像是一个奴隶获得了解放证书……”

祭坛上，克莱门特神父正为瓦迪尼奥的亡灵祈祷，他的脸色因为彻夜阅读读古书而显得苍白。曙光初照，教堂笼罩着一层神奇的色彩，神父感到了某种嘈杂声。晨风宛如一个魔鬼——撒旦或是埃舒①，更有可能是埃舒，——正在教堂自由

① 非洲黑人信奉的与人类作对的一个神明。在巴西巴伊亚州，黑人把他视为类似天主教中的魔鬼人物，对他又敬又怕。

地行走。为什么不让瓦迪尼奥得以安宁？为什么不准他安息呢？克莱门特神父十分熟悉瓦迪尼奥：瓦迪尼奥喜欢在教堂院子里与神父聊天，他坐在围墙上面，讲述着并不总是与这令人肃然起敬的围墙相适宜的故事。然而神父却听得很认真，他好奇，对人类的全部生活极感兴趣。

在中殿与圣器室之间有一条走廊，走廊中有一个祭坛，上面是一位天使的木雕像。这尊出于无名氏之手的雕像可能在十七世纪就已广为人知，而这位艺术家却仿佛是以瓦迪尼奥为模特完成了这一作品：一张同样纯真和不知羞涩的面孔，同样的大胆与放肆，同样的脉脉温情。这位天使跪倒在圣女圣塔克拉拉的雕像面前——圣女的雕像是在天使的雕像很久以后塑成的，更具有巴罗克的浮饰风格，——向她伸着两只手。一次，克莱门特神父把瓦迪尼奥领来观看这个祭坛和这尊天使雕像，他想知道这位放荡不羁的浪子能否发现他的模样与天使的雕像十分相像。瓦迪尼奥刚一看到这两尊雕像，就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你为什么笑成这个样子？”神父问他。

“恕我直言，神父……可这位天使难道不像是正在勾引这位圣女吗？”

“正在干什么？瓦迪尼奥，你在说些什么！”

“请您原谅，克莱门特先生，不过这位天使的面容真像是个拿女人倒贴的人……根本不像一位天使……你看他那双眼睛……一双勾引女人的眼睛……”

神父在祭坛上转过身来，举起两只手准备祝福。此时，他看到了那些女教徒们正在喃喃低语：啊，嘈杂声原来是从这里发出来的，魔鬼原来是在这里！这些龌龊和邪恶的嘴巴，这些恶臭与尖酸的高贵女人，这些卑鄙和令人唾弃的老处女，其中为首的便是罗济尔达太太。“愿上帝原谅她们，上帝是无限仁慈的。”

“这个可怜的女人在他的手里受够了罪，日子过得太苦了……”

“因为她愿意，并不是我没有规劝过她……如果当初她不是那样地感情冲动，本来是会听我的话的……我已经是尽力而为了……”

弗洛尔的母亲罗济尔达太太这样说道。这个女人是个天生的毒舌妇，讲起话来尖酸刻薄，毫无顾忌：

“可她当初太不安分，让魔鬼迷住了心窍，一点也听不进我的话，反倒跟我对着干……但是有人支持她，使她找到了庇护所……”

她边说边看了一眼正跪在她身祈祷的莉塔太太，然后便结束了她的话：

“请人给这个恶棍做弥撒简直是白扔钱，只是肥了神父的肚皮……”

克莱门特从香炉里取出香来，用它来对抗魔鬼从这些女教徒的口中散发出来的臭气。他走下祭坛，停在弗洛尔太太面前，亲切地把手放在她的肩头，有意让所有那些恶毒的长舌妇听到他的话：

“即使是迷了路的天使也能进入天堂，在上帝的身边有一个席位。”

“天使……我敢发誓……他是地狱中的一个魔鬼……”罗济尔太太喃喃自语道。

克莱门特神父略微有些驼背。他穿过中殿，向圣器室走去。经过走廊时他停下了脚步，仔细打量着那尊奇怪的天使雕像。那位没有留下姓名的艺术家把仁爱慈悲与寡廉鲜耻同时溶于一身，是什么感情促使他这样做的呢？他希望传达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呢？为世间凡人的情感所左右，这位天使的一双淫荡的眼睛仿佛要把那位可怜的圣女吞噬下去，正如瓦迪尼奥讲的

那样，这是一双勾女人的眼睛。不怀好意的微笑，厚颜无耻的面孔，没有一点正派相，和瓦迪奥不差丝毫。两个人的模样竟如此相像，真是从未见到过。克莱门特没有夸张，没有匆忙地断言瓦迪尼奥将升入天堂，在上帝身边占有一个席位吧？

他走近在石壁上凿开的窗口，疑视着教堂的院子。瓦迪尼奥习惯于坐在院墙上，脚下便是帆船点点的大海。一次瓦迪尼奥对神父说：

“神父，如果上帝真想显示一下他的威力，那就让十七号筹码连赢十二次。这才是个真正的奇迹，到那时候我就会到这里来，把整个教堂都装饰上鲜花……”

“孩子，上帝是不管赌博这种事的。”

“神父，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快活，什么叫伤心。看着赌注在轮盘里转动，人们把最后一个筹码冒险地押上去，心一个劲地蹦蹦乱跳……”

接着，他用一种极为信赖的语气，仿佛这只能让他和神父两个人知道似地问：

“上帝怎么会不知道呢，神父？”

院子里，罗济尔达太太提高了嗓门：

“这是白扔钱……什么弥撒也救不了这个讨厌的无赖，上帝是公正的！”

弗洛尔太太用手巾遮着她那张充满痛苦的脸，在吉萨太太和诺尔玛太太的搀扶下出现在教堂的尽头。教堂沐浴着黎明的蓝色晨曦，宛如一只正在航行中的石船。

2

直到星期二的晚上，瓦迪尼奥死去的消息才传到了纳扎雷

特，罗济尔达太太和在铁路上工作的儿子就住在这里。她的儿子已经结婚，罗济尔太太专横刻薄，儿媳仿佛是她的一个奴隶，日子很不好过。一得到瓦迪尼奥的死讯，罗济尔达太太立刻就在圣灰星期三这天前往巴伊亚市去了。她的另一个女婿安托尼奥·莫赖斯认为，这个日子很像罗济尔达太太，“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圣灰星期三，要把所有人的快乐都扼杀掉。”几年前，莫赖斯迁往里约热内卢市郊区去了，毫无疑问，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他的家离这位岳母的家越远越好。莫赖斯是位技术纯熟的机械师，接受一位朋友的邀请，到南方谋生去了，并在那里发了迹。只要“那个泼妇还在毒化空气”，他就拒绝再回到巴伊亚州来，哪怕是旅游也不行。

罗济尔达太太并不厌恶安托尼奥·莫赖斯，同样也不讨厌儿媳，只是厌恶瓦迪尼奥，并且永远不会原谅弗洛尔与他结婚。这桩婚事乃是一个卑鄙阴谋的产物，冒犯了她的权威，违背了她的决定。她对大女儿罗萨莉娅与莫赖斯结婚一事虽说也不满意，但却没有对他们的恋爱制造困难，没有反对他们订婚。罗济尔达太太所以和女婿或者儿媳相处不好是因为她天生专爱与人作对，当她不跟什么人为乱的时候就会感到空虚和不快。

但是瓦迪尼奥的情况不同。从瓦迪尼奥与弗洛尔相恋时起，当罗济尔达太太发现了这位不受欢迎的求婚者所策划的一系列用来对他她的骗局和诱饵之后，就开始憎恶瓦迪尼奥了。她一直仇视瓦迪尼奥，甚至讨厌听到他的名字。“这个地方要是有警察局的话，那个恶棍必定要去坐牢。”每当有人对罗济尔达太太谈起她的这位女婿，向她打听瓦迪尼奥的情况或是请她向瓦迪尼奥问好时，她总是要重复这句话。

她偶尔也去看望弗洛尔，目的是为了让她的日子不好过。她大讲瓦迪尼奥如何行骗、如何放荡、如何丢人现眼，历数他

每日的无休无止的种种丑闻，除此之外便无话可说。

受弗洛尔之托，诺尔玛太太在巴伊亚纳码头迎接罗济尔达太太。就在轮船的栏杆旁，罗济尔达太太那张尖酸刻薄的嘴巴便朝诺尔玛太太喊了起来：

“这个不敬上帝的家伙终于死了！”

客船正在靠岸，上面挤满了急于下船的旅客，提包、篮子、网兜和各种各样的包袱堵住了过道，里面装着水果、木薯、木薯粉、芋头、干肉、西葫芦和南瓜。罗济尔达太太一边下船一边喊：

“他死了，他早就该死了！”

诺尔玛太太大失所望，罗济乐达太太总是把她弄得无所措手足。这位热心肠的女邻居一大早就来到这小小的码头，准备慰藉身穿丧服和泪流满面的岳母，和她一起叹息人世间的事情如此难以预料：一个人今天还又蹦又跳活得好好的，明天就可能猝然死去，躺进棺材里。她将倾听罗济尔达太太向她诉说内心的悲痛，将劝说罗济尔达太太要注意节哀，要服从上帝的意志，上帝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她们俩——一个是弗洛尔的母亲，一个弗洛尔的好友——将一起讨论弗洛尔所面临的新的处境：守了寡，孑然一身，而且还那么年轻。诺尔玛太太是为此而来的，并且做好了准备：表情、话语、姿态，一切都十分真诚又充满了感——其言谈举止从来没有过丝毫的矫揉造作。诺尔玛太太是个热心肠的人，觉得自己对所有的人都应该承担责任，扮演着这一街区的保护人的角色，随时为周围的人提供某种应急的方便。邻居们有事都找到她的家里来——这条街上一所最好的住宅，只有开瓷器厂的那对阿根廷夫妇的家，即贝尔纳博先生的家可以和她的家相比，也许比她的家更加豪华，——从盐和辣椒直到午餐和晚餐用的碗和盘子以及过节穿的衣服，样样都找她借：

"诺尔玛太太，我妈让我来问问，您能不能借给我们一碗面粉用，她正在烙饼，面不够了，很快就会还给您的……"

这是阿妮妮娅，邻居伊维斯大夫最小的女儿，伊维斯大夫的妻子埃米娜太太可以在钢琴的伴奏下演唱阿拉伯歌曲。

"孩子，你妈妈昨天不是去过市场吗？对了，这个女人最爱忘事……一碗够吗？你对你妈妈说，如果她还想多要一点，就让你再来拿……"

在阿梅莉娅太太家里干活的黑人小孩来找她，扯着大嗓门对她说：

"诺尔玛太太，女主人让我来跟您借用桑帕伊奥先生的那条领带，就是那条蝴蝶结的，鲁瓦斯先生的领带让蛀虫咬了……"

里佐莱塔太太慌慌张张地找上门来，焦急地对她说：

"诺尔米妮娅①，看在上帝的分上，快来帮帮我的忙……"

"你这是怎么啦？"

"一个醉鬼现在在我们家的门口，我没有办法让他走开，这可怎么办呢？"

诺尔玛太太跟她去了，她认识这个喝醉了酒的人，笑眯眯地对他说：

"啊，是巴斯蒂昂·卡沙萨，我的朋友……巴斯蒂昂，走吧，离开这儿，到我们家的车库里去睡个小觉……"

诺尔玛太太整天就是这样忙忙碌碌：一会儿有人来借钱，一会儿被急急忙忙地叫去抢救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去照看一个病人，或是给一个患者打针——诺尔玛太太免费帮助医生和药房给人打针，而且还充当兽医的角色，因为附近所有的母猫都到她家背静的地方来产崽儿，在这儿它们永远不会没人照料或

① 诺尔玛的昵称。

缺乏吃食，——她向大家分发伊维斯大夫提供的药物样品，给人裁剪衣服和纸样——她有裁剪和缝纫的执照，——替那些当仆人的人代写书信，给有了难处的人出主意，听心里有委曲的人抱怨，帮助别人安排结婚事宜；给男女青年牵线搭桥，各种各样的事她都要帮人解决，而且永远是那样地热心，以至泽·桑帕伊奥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整天忙忙碌碌，连坐在马桶上大便时心里都不消停……"说完便无可奈何地把大拇指塞进嘴里。

现在，这位好心肠的邻居正准备接待满腹悲伤的罗济尔达太太，这个女人将扑进她的怀里寻求安慰。她绝没有想到，罗济尔达太太竟然对她喊出这种荒谬绝伦的话来，仿佛女婿的死是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罗济尔达太太走下船梯，一只手提着装有香喷喷炒面的小口袋和一只篮子——里面是用绳拴着的一串从船上买来的螃蟹，正在乱爬乱动拚命挣扎，——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遮阳伞和一只小木箱。还算不错，诺尔玛太太心想，罗济尔达太太没带那只表明她要久住的大箱子来，随身只带着一只小木箱，这说明她住不长久，过几天就会回去的。诺尔玛太太向前跨上一步，想帮她拿拿东西，同时也要礼节性地与她拥抱以表示哀悼。

"谨向您表示我的哀悼……"

"哀悼？向我？亲爱的朋友，你用不着对我这样。他早就该死了，我一点也不想他。现在我可以拍着胸脯理直气壮地重新对人说，我们家没有一个没皮没脸的人了。他有多么不知羞耻。嗯？专选在狂欢节中的一天死去，身上穿着巴伊亚州女人的服装……这是故意要……"

她停在诺尔玛太太面前，把箱子、篮子和小口袋放在地上，然后便仔细要打量起诺尔玛太太来。在从头到脚地看过一遍之后，夸奖地说：

“噢，诺尔玛太太……我不是故意让您高兴，您又发福了一点……年轻，漂亮，胖得让人看着舒服。”

她收拾了一下篮子——螃蟹正企图从里面逃出来，——接着说：

“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女人不要去赶什么时髦……那些节食减肥的女人最后都会得痨病的……可您……”

“罗济尔达太太，您可别这么说。我也是想更瘦一点……您要知道，我也在节食……我把晚餐免了，一个月没有尝过杂碎烩红豆饭的滋味儿子……”

罗济尔达太太用责备的目光重新上下打量了一下诺尔玛太太，然后说：

“可您并不像……”

诺尔玛太太帮助罗济尔达太太把东西整理好，然后两人便朝埃莱瓦多尔方向走。罗济尔太太又开口伤人了：

“桑帕伊奥先生好吗？还总爱躺在床上吗？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死性的男人，活像一只看家的老狗……”

诺尔玛太太不高兴她这样比较，微笑着表示了异议：

“他就是这么一种性格……总提不起精神来……”

罗济尔达太太可不是那种宽容别人弱点的女人：

“我向你发誓……嫁给一个像你丈夫那么傲慢的男人准是一种惩罚。我的丈夫……已经过世的吉尔……我不会说他有多大本事，他也不是什么圣人……可是跟你的丈夫相比……我老实对你说吧，假如我是你的话，我是肯定无法容忍他的……一个男人不出门，哪儿也不去，像个笨蛋似的光守在家里……”

诺尔玛太太力图使谈话回到正题上来，罗济尔达太太毕竟失去了一个女婿，她正是因此才赶到首府来的。她们应该谈谈这件令人震惊和悲痛的事，诺尔玛太太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

“弗洛尔心烦意乱，精神不好，心里太难过……”

“因为她软弱无能，心眼儿太痴。她一直是这样，根本不像是我的女儿。她像她爸爸，你不认识已经死去的吉尔。我不是要抬高自己，不是，不过在我们家确实是由我来当家作主。他不吵也不闹，一切都是我说了算。弗洛尔像他，天生一个逆来顺受的软骨头，不然的话，怎么这么长的时间都能容得下她自己找的这么一位丈夫呢？”

诺尔玛太太心中暗想，死去的吉尔肯定也是个无用之人，一个逆来顺受的软骨头，不然的话，肯定也不会这么长的时间都能容得下这么一位妻子。她对弗洛尔父亲的命运深感同情。现在弗洛尔的命运也受到了威胁，她的母亲会常来看她，甚至可能——谁知道呢？——搬到守寡的女儿这里来住。假如真是这样，索德雷街及其附近地区居民间的那种亲切友好的气氛就会被她破坏掉。

瓦迪尼奥活着的时候，罗济尔达太太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呆不长久。她必定要说一通女婿的坏话，在这位可诅咒的女婿恶意地拿她开心取笑之前就赶忙离去，因为在瓦迪尼奥面前罗济尔达太太从未能占过上风，从未能使他服服贴贴，甚至不能把他惹得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瓦迪尼奥一见到她嘀嘀咕咕就笑个不停，显得特别开心——仿佛这位岳母是他最喜欢的一位客人，——嘻皮笑脸地对她说：

“让我看看是谁来了：啊，是我的圣洁的岳母大人，我的第二个妈妈，您是多么仁慈、多么纯真，您的那条多嘴的舌头近来可好？请坐，我的圣人，坐在您亲爱的女婿的身边，咱们一起来扫除巴伊亚的垃圾……”

然后就狡诈而又心满意足地哈哈大笑起来。那么多到期的借据要清还，欠了那么多人的债，手头总是如此拮据，经常缺少现钱去赌博。既然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悲伤与暴怒，那么罗济尔达太太又能抱什么希望呢？正因为如此，罗济尔达太太很

他，此外还因为他在与弗洛尔恋爱初期对罗济尔达所干下的事恨他。

罗济尔达太怒气冲冲地离开了战场，瓦迪尼奥的笑声把她击败了。她要在弗洛尔身上报仇雪恨，一出门，走到街上，就气势汹汹地责怪起女儿来：

“我永远也不会再登这个家的门了，一个该诅咒的女儿！你留下来跟你丈夫这条狗呆在一块儿吧，你让他去侮辱你的妈妈吧，你忘掉你喝过的奶水吧……在他动手打我之前我就离开这里，我跟你不一样，不愿意挨打……”

瓦迪尼奥的笑声一直伴随着她到拐弯处，在大街小巷里回响着。罗济尔太太简直气昏了头。一次，她完全失去了理智，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一位稳重端庄的寡妇，——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望着在窗口笑得前仰后合的女婿，气急败坏地用一只赤裸着的胳膊把香蕉皮——如果不是一串也是一只——朝瓦迪尼奥扔去，与此同时又声嘶力竭地大声骂道：

“接着，你这个无赖，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行人们都大吃一惊，其中包括庄重严肃的埃帕米农达斯教师和优雅动人的吉萨老师：

“这个女人真是不成体统……”男老师说，

“完全是歇斯底里……”女老师说。

尽管诺尔玛太太对罗济达太太十分了解，多次目睹过她狂怒撒泼的场面，知道这个女人天生的尖酸刻薄和极难相处，然而在前往埃莱瓦多尔的路上，罗济尔达太太的表现依然出乎她的意料，使她大吃一惊。她不曾想到，在瓦迪尼奥死后，这位岳母对女婿的恶感依然如故，罗济尔达太太对他的死没有讲一句表示悲伤的话，哪怕是一句毫无感情和纯粹出于形式的话也没有。

“这个讨厌的家伙一死，连这里的气氛都显得轻松了……”

诺尔玛太太实在忍不住了：

“怎么，太太到现在还生瓦迪尼奥的气，嗯？”

“当然啦！难道不该生他的气吗？一个穷得一文不名的浪荡汉，酒鬼，赌棍，一点好的地方都没有……他闯进了我们的家，把我的女儿弄昏了头，让不幸的女人离开了我跟他住在一起，靠我女儿挣钱来养活……”

赌徒，酒鬼，浪荡汉，坏丈夫，这都是事实，诺尔玛太太沉思着。但是现在他已经死了，怎么还能恨他呢？人一死，难道还不应该把对他的恶感一扫而光，彻底埋葬吗？然而这不是罗济尔达太太的看法：

“他把我叫做搬弄是非的老太婆，对我从来没有尊重过，当面嘲笑我……当初他认识我的时候就欺骗了我，把我变成了一个小丑，败坏了我的名声……难道仅仅因为他死了我就必须把这些都忘掉不可吗？难道仅仅就因为这一点？”

3

逆来顺受的软骨头吉尔离开这里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了，罗济尔达太太一家由此陷入了捉襟见肘的艰难境地。就吉尔而言，“离开这里到一个更好的世界去了”不仅仅是用来表示死亡的一种习惯说法，而且还真正体现了这句话的本来意义。在另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里，不管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充满光明、音乐和天使的天堂，摆着装满了沸水大锅的阴暗地狱，或是未受洗礼的儿童死后聚居的潮湿住地，——无论哪种情况都比他与罗济尔达太太一起生活要好。

一天比一天更加瘦骨伶仃和沉默寡言，吉尔靠推销商品的

微薄收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推销的商品很不受欢迎，不多的收入刚刚够一家人的开支：一日三餐，住在阿尔沃斜地的房租，孩子们的衣服，还有罗济尔达太太为了炫耀他们乃是个富贵人家的花费。罗济尔达太太一心想与地位显赫的家庭交往，千方百计要钻进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去。她厌恶没有得到命运之神保护的大多数邻居——商店里站柜头的店员、事务所里的职员以及出纳员和裁缝，——看不起这些无法掩饰自己家境穷苦的贱民。她趾高气扬，妄自尊大，只跟几户邻居热心交往，正如她当场抓住吉尔与卡祖扎·富尼尔一起喝啤酒时怒气冲冲地所讲的那样，她只跟"体面的人家"来往。卡祖扎·富尼尔是个彩票推销员，专靠别人施舍或是借债度日，举止颇为古怪，是阿尔沃斜地最可疑的房客之一，跟这种人混在一起是没有好处的。富尼尔[1]并不是他的真名，难道这还有必要加以澄清吗？这只是人们给他起的一个含有贬意的绰号，意思是说他的嘴总是张开着的，永远无法满足他的欲望。

卡尔洛斯·帕索斯大夫的诊所总挤满了病人，瓦莱工程师是交通局里数一数二的人物，年事已高行将退休的电报员佩肖托一直晋升至邮局行业中最高的级别，记者纳西费年纪轻轻就靠办《现代商业》报挣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大钱（据他自己说，这份报纸的宗旨是"坚定不移地维护巴伊亚州市场的利益"），所有这些人都住在阿尔沃斜地，都是些"体面人物"，吉尔为什么不经常跟他们交往呢？他愚蠢到不知该选择什么样的人来交朋友，不是在下鞋匠街的蓬托非诺酒店与富尼尔一起喝酒，就是钻进安特诺尔·利马的家里去玩十五子棋[2]或西洋跳棋——这也许是吉尔生活中唯一的真正乐趣所在。安特诺尔·利马在

---

[1] 葡萄牙语中意为漏斗。

[2] 一种双方各有十五枚棋子，通过掷骰子决定行棋格数的游戏。

塔博昂街开了一家商店，是吉尔推销商品最重要的对象之一。假如此公不是尽人皆知地与黑女人儒文蒂娜公开姘居的话，本来也是可以把他列入体面邻居的名单的。儒文蒂娜原是他的厨娘，现在则神气活现地守在这位商人的家里，专有一名女佣人负责清扫和收拾房间。这位女人骄横傲慢，常与人发生口角，她和罗济尔太太之间吵架斗气的事一时成了阿尔沃斜地的头号新闻。可吉尔这个废物却常到他们家去，坐在那里，对儒文蒂娜彬彬有礼，仿佛这个下贱货真是一位经过神父与法官作证而结过婚的太太。

阿尔沃斜地还居住着一些颇有声望的人物：在马塔图拥有大量庄园的科斯塔家族，他的一位先祖是著名的政治家，有一条街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位政治家的孙子尼尔松则是位银行家和企业家；来自费拉德桑塔纳市的马里尼奥·法尔康家族，吉尔年轻的时候曾在他们的店铺里做过学徒，是若昂·马里尼奥先生借给他一笔钱，让他在首府开始自谋生路的；政府机关中的一个头面人物卢伊斯·恩里克·迪亚斯·塔瓦雷斯博士，此人学识渊博，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罗济尔达太太经常提起这个响当当的名字，把他看成是自己的一位亲戚：“他是我儿子的教父，埃托尔的名字就是他给起的。”罗济尔达太太千方百计地让吉尔与这些有影响的人物交成朋友，然而她的种种努力全都落了空。

每当罗济尔达太太列举她的这些身份显赫的朋友和讥讽吉尔的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时，便不禁感情异常激动地对与她谈话的人乃至邻里、阿尔沃斜地、全城和全世界的人发出提问：她究竟对上帝做了哪些坏事，以至会受到要嫁给这么一位丈夫的惩罚呢？这位丈夫没有能力使她过上与她的家族及其社会地位相称的日子，所有的商业推销员都财运亨通，生意越做越大，推销额每月都在增加，不断拿到新的数额可观的佣金。很

多人买了房子，或是买下地皮准备自己盖房，有些人甚至买了汽车，比如他们所熟悉的罗萨尔沃·梅德罗斯。罗萨尔沃·梅德罗斯是阿拉戈斯州人，几年前才从马塞约市来到此地，原来是前后摆动着两只手步行，现以却双手紧握着一辆汽车的驾驶盘。这个罗萨尔沃变得如此目中无人，一天，当他开车经过智利大街时，竟然没有认出罗济尔达太太，还险些把她撞倒。当时，罗济尔达太太正这里步行，一认出丈夫的这位财运亨通的同事，便立刻笑容可掬地向车的前方扑去，急切地要与罗萨尔沃打个招呼。罗萨尔沃不仅猛按喇叭着实把罗济尔达太太吓了一跳，而且还蛮不讲理地高喊起来：

"你这个泼妇，是想找死吗？"

这个粗野无礼的家伙，凭着一张巧嘴和一张笑脸，仅用三四年的时间就靠推销医药用品买上了汽车，加入了巴亚诺网球俱乐部，成了政界人士和富翁们的亲密朋友。我的天哪，他是那样地傲气十足，俨然一位贵族，俨然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罗济尔达太太不禁把牙咬得咯咯作响：吉尔那个大笨蛋又怎么样呢？

唉，吉尔或是步行，或是乘坐有有轨电车，带着他的货样——包装绳、吊带、硬挺的衣领和袖口——去四处推销，专门经营过时的商品。这些商品只有为数不多的郊区商店或是老式的小店铺才肯购进。他一直推销这类产品，一辈子都在原地踏步不前。没有人相信他的能力，连他自己也不相信。

一天，吉尔终于对罗济尔达太太无休无止的抱怨和各种各样的要求感到了厌倦，对自己毫无结果又毫无乐趣的努力也感到了厌倦。波尔托——罗济尔达的妹妹莉塔的丈夫——同样也为生活紧张地奔波忙碌，他在很远的帕里佩市一所州立工艺学校担任绘图和数学教师，每天太阳刚一露面就坐上了火车，直到傍晚时分才能回到家里来。但是每逢星期天，他都带着一盒

颜料和画笔，离家外出去写生作画。绘画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人们从未见过他有心情不好或是愁眉不展的时候。他同样也结了婚，但却是跟莉塔而不是跟罗济尔达。和姐姐正好相反，莉塔是位贤慧的女人，从来不会恶语伤人。

即使是下西洋跳棋或玩十五子棋，吉尔也没有什么长进，安特诺尔只是在没有更强的对手时才肯跟他对阵，而这一地区的冠军泽卡·塞拉先生，哪怕是如此，哪怕是为了消磨时间，也绝不肯与他交锋——跟这么一个棋艺不高又心不在焉和马马虎虎的棋手一争高低没有意思，更何况正当卡祖扎·富尼尔在最需要同情与援助的时候（作为犯人受到迫害与起诉，刚刚从拘留所被放出来，处境极为困难），罗济尔达太太却要求吉尔与这位朋友彻底绝交。而他，吉尔，一个十足的小人，对老婆唯命是从，为了免得碰上卡祖扎·富尼尔，竟不敢出门了。

拼死拼活地劳碌却一事无成。在得出这结论之后，吉尔在冬季最潮湿的几天得了一场单叶肺炎——“甚至都不是双叶肺炎”，卡尔洛斯·帕索斯大夫不无嘲讽地说，——于是，在小心而胆怯地悄悄咳嗽了一声之后，便移居到另一个世界中去了。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肯定能够战胜这种疾病，逃离死神，因为这只是比普通感冒稍重一点的一种疾病罢了。然而吉尔已经疲惫不堪，太疲惫不堪了！他不准备等候一场更为重要和更为严重的疾病。此外他也不抱幻想：高级的病、显赫的病、时髦的病、贵重的病以及报纸上所讲的病是轮不到他头上的，能得上一场微不足道的肺炎就心满意足了。他正是这样做的，没有跟任何人道别，就离开尘世休息去了。

4

很早以来，罗济尔达太太就用铁碗控制着少得可怜的佣金收入，每周只交给吉尔这位商业推销员少许零钱，用来乘坐电车和购买“阿罗马蒂克斯”牌香烟——每两天一包。即便如此，节省下来的钱也勉强够安葬吉尔和购买服丧期间的孝服。最后推销的几批商品手续费微乎其微，几乎等于零，而罗济尔达太太有一个正上中学的儿子和两个年纪轻轻的女儿——弗洛尔当时还是个少女，——却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不能因为罗济尔达太太尖酸刻薄和粗暴蛮横，不能因为她难以相处和令人不悦，不能因为这些就应该否认或是掩盖她的可取的一面：办事果断，意志坚强。为把子女抚养成人，为了至少也要维持住丈夫去世时的社会地位，为了不离开阿尔沃斜地而搬到其它背静的角落或是佩洛里尼奥一带的肮脏住房中去，罗济尔达太太竭尽了一切努力。

无论如何她也要在这座楼房里继续住下去，因为如果从这里搬到房租更便宜些的住处去，就意味着她要使自己社会地位上升的全部希望从此宣告破灭。她必须供埃托尔继续读书直至中学毕业，然后再找工作。她还要把两个女儿嫁出去，而且要给她们找到好丈夫。为此，她就必须不使家庭社会地位下降，不能毫不掩饰地、不知羞耻地、满不在乎地公开露出一副家道很难的窘境。罗济尔达太太把贫穷视为羞耻，啊，极大的羞耻，仿佛这是一种罪过，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无论需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她都一定要在阿尔沃斜地继续住下去，当妹夫前来把莉塔太太的积蓄借给她的时候（罗济尔达太太后来一点一点地还清了这笔借款，她是个讲信用的

人），她是这样对波尔托说的。她不会搬到房租适中但地处偏远的帕拉塔福尔马那种地方去，不会搬到拉皮尼亚地区供人居住的底层大厅里去，也不会去住波尔塔斯多卡尔莫一带的转租房。她要继续留在阿尔沃斜地的这所楼房里，虽然这里的房租比较贵，特别是对罗济尔达太太这种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她没有财产，不要说很多，就是很少的财产也没有。

站在二层宽敞的阳台上，她可以满怀信心地憧憬未来。她并未完全陷入绝境。她将修改原来的计划，但并不放弃既定的目标。假如她马上退缩，马上离开这位置极好、家具齐备、铺有地毯和挂着窗帘的房间搬到随便一个大杂院里去住，那她就甚至不能对生活抱有任何希望和幻想，她就将看到，维托尔一辈子只能站在杂货店的柜台后面，至多是在一家商店里当个小会计，而两个女儿的前途也会同样如此。如果她们最终不是在酒店或咖啡店里充当女招待，任凭老板和顾客们肆意调戏，那就将会直接沦落到妓院区，沦落到妓女们居住的那些可怕的街道里去。留在这里不动，她就有可能抵御所有这些威胁；离开这里，则意味着不战而降。

因此，罗济尔达太太谢绝了安特诺尔·利马的好意，不肯让埃托尔去当站柜台的店员。同样，当罗萨莉娅准备到华丽照相馆去做类似接待员和秘书的工作而找她商量时，罗济尔达太太也是一口回绝，没有丝毫讨论的余地。华丽照机馆位于下鞋匠街，生意十分兴隆，老板安德雷斯·古铁雷斯是位西班牙人，皮肤微黑，留着整齐的髭胡，经营各种照相业务：从为身份证和工作证拍照快相（二十四小时之内交活）直至“堪称奇迹的无以伦比的彩色放大”，同时还拍摄各种不同尺寸的洗礼命名、结婚、第一次领圣餐和各种喜庆佳节时的即席照片，这些照片可以当之无愧地收集在家庭相册中做为永久性留念。哪里有人需要拍照，安德雷斯·古铁雷斯便带着相机出现在哪

里。安德雷斯的生意在不断扩大，有关他及其华丽照相馆流传着不少风言风语——它们都传到了罗济尔达太太的耳朵里，她对各种流言蜚语都极为敏感。据说，某些用封着口的信封出售的明信片就是他印制的，把自然主义派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是极为成功的“艺术裸体照”。专爱叽叽喳喳背后议论的那些女人讲，为了拍摄这些照片，一些贫穷的少女（她们是否贞洁颇令人怀疑）摆出各种姿态，以换取几张可怜的纸币。安德雷斯肯定会乘机占她们的便宜，这谁能知道呢？虔诚的女教徒们还讲到了发生在照相馆暗室里的种种可怕的事情。因此，当纯真而又热情的罗萨莉娅对母亲提起这位西班牙人答应要雇用她时，罗济尔达太太对女儿大发雷霆是毫不奇怪的：

“你如果再跟我提起这件事，我就剥了你的皮，狠狠地揍你一顿……”

对安德雷斯，罗济尔达太太则当面抬出所有与她有交往的大人物的姓名，威胁说要把他送进监狱：如果安德雷斯再敢跟她的女儿纠缠不休的话，这个婊子养的肮脏而又放荡的加利西亚①人则必将自食其果，她，罗济尔达太太，要去警察局……

安德雷斯同样不是个好惹的人物，这位脾气暴躁的西班牙人也不甘示弱。他首先说罗济尔达太太的父亲才是个当了乌龟的加利西亚人。吉尔先生是个很有教养的好人，完全应该有个更好的妻子。吉尔死后，其家庭陷入了困境，他是出于同情之心才想给罗萨莉娅安排个工作。他几乎不认识这位姑娘，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帮助她，可他所得到的报答，难道就是这头歇斯底里的母牛跑到他的照相馆门前大喊大叫，对他进行威胁，编造种种无稽之谈，对他进行无耻的诽谤吗？如果罗济尔达太太不闭上那厕所一般的臭嘴，不赶快从这里滚开，那么去

① 西班牙一个地区的名称。

叫警察的将是他，安德雷斯，一个在此地定居的公民，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一个按时交纳税款的人，一个门第不错的安达卢西亚[1]人，可那个巫婆却骂他是什么外国佬……

不管这些令人兴奋的故事是真是假，罗济尔达太太抚养和教育两个天禀聪颖又温文尔雅的女儿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一个安德雷斯·古铁雷斯的胃口的，至于此人是安达卢西亚人还是加利西亚人她倒并不在乎……女儿现在已成为她改变命运方向的杠杆，是她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台阶，罗济尔达太太是这样想的。让女儿们去站柜台，去电影院售票，去医生或牙科大夫的候诊室里听差打杂，无疑这是自暴自弃，是承认自己贫穷——最讨厌和最臭恶的脓疮！——并把它公诸于众。她是要让女儿们干活的，但是要留在家里，渐渐地精通家务，目的在于能找到一个好的未婚夫和丈夫。如果说让两个女儿精通家务和结婚过去是罗济尔达太太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那么现在则已变成其设想中的关键所在了。

吉尔在世的时候，罗济尔达太太曾打算让儿子读到大学毕业，将来能成为一名医生、律师或工程师，靠儿子的大学毕业证书挤进上流社会，在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们中间大放异彩。埃托尔手指上标志大学毕业的闪光戒指将成为她打开维托利亚、卡纳拉和格拉萨等豪华住宅区上流社会大门的钥匙，使她能迈步走进那个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远不可及和大门紧闭的世界。与此同时，两个女儿的婚事自然也会十分美满，埃托尔的那些门第高贵又前途无量的同事将与她们结为终身伴侣。

吉尔的去世使罗济尔达太太的这一长远计划成为泡影。埃托尔还在中学读书，差两年才能毕业——因为考试不及格而留过级，——大学学习时间又长而且花费极大，怎么供他去上五

① 西班牙一个地区的名称。

年或是六年之久的大学呢？即使竭尽全力和做出最大的牺牲，也只能让他继续留在中学——埃托尔在免费的州立巴伊亚中学学习——，一直念到中学毕业。中学毕业以后，他便有可能不去当可怜的商店店员，不用一辈子手里拿着量尺在柜台里原地踏步。也许他能在一家银行或是在政府机关里——为什么不可能呢？——找到工作，成为国家公职人员，这样工作就有了保证，可以提薪提级，享受额外补贴和其它种种附加福利。罗济尔达太太是可以依靠与她关系密切的那些有影响的人物做到这一点的。

然而他却不能指望凭借博士①头衔——大学毕业生所佩戴的闪闪发光的祖母绿、红宝石或蓝宝石的戒指——上升到梦寐以求的那个高度了。这实在是一大遗憾，可又毫无办法。粪土不如的丈夫像个白痴似地死去了，再次使她的计划落了空。

但现在吉尔再也不能使她重新修订的计划落空了，在服丧的那些日子里，这一计划便已制定完毕。在这一新的计划中，打开安逸舒适和荣华富贵大门的钥匙是罗萨莉娅和弗洛尔能找到称心的丈夫，要尽可能地把她们嫁给声名显赫的翘楚青年，名门望族的后生，大庄园主的爱子，或是在银行开户并有存款的商店老板——最好是批发商。如果这便是罗济尔达太太所追求的目标，她怎么能让两个女儿抛头露面去从事那些低贱的工作，怎么能让她们当众露出一副贫穷相呢？她们无法掩饰自己的妩媚动人和青春妙龄，这必将引起阔佬和大人物们仅仅是出于本能的冲动而产生的罪恶欲望。他们肯定要打姑娘们的主意，会向她们做出种种许诺，但绝不是真正想与她们订婚和结

---

① 在巴西，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统称之为"博士"，如医生、律师、法官、工程师都被称为"博士"，这种称呼与他们的学位无关。

婚。

罗济尔达太太希望女儿们谨慎地守在家里，用她们的劳动所得和举止表现来帮助她维持那种殷实人家的门面，装成即使不是极其富有至少也是小康人家颇有教养的闺秀。每当两个女儿外出去熟人家做客，去观看星期天下午的电影或是去朋友家参加节日庆祝活动时，总是衣着华丽，打扮得光彩夺目，一眼看上去俨然是大户人家的小姐。罗济罗达太太十分节俭，为了维持生计并使家境有所好转，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然而却不允许女儿们在衣着打扮上有任何疏忽之处，哪怕是呆在家里的时候也要如此。在这方面她对两个女儿的要求十分严格，即使有哪位迷人的王子突然来访的话，她们也随时都能体面地予以接待。罗济尔达太太为此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一次，罗萨莉娅应邀参加若昂·法尔康博士大女儿的生日舞会。这可是个富贵人家：宫殿般的住宅，水晶吊灯，银制餐具，衣着一丝不苟的侍者。其他客人全是上流社会里的显贵人物，个个都极其富有，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身分。然而罗萨莉娅成为舞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她的仪容最为俊秀，衣着最为华丽，以至善良的女主人德蒂妮娅太太禁不住地赞美道：

"所有人当中属你最漂亮……罗萨莉娅，你真迷人，活像个洋娃娃……"

是的，罗萨莉娅的确像是一位最富有和最高尚的少女，尽管参加舞会的其她姑娘个个都是当地最阔绰最高贵的名门闺秀，是律师、医生、政府官员、银行家、店铺老板和富商们的千金小姐。罗萨莉娅的肤色属于混血人中颜色最浅的一种，呈淡褐色，几乎接近白色，在所有参加舞会的巴伊亚白人姑娘中——她们皮肤程度不同地带有混血人的黑色，——是最白皙的一位。在这里，在我们之间，没有一个人会讲混血姑娘长得最漂亮！

看到她的衣着如此华丽，谁也料想不到这身在舞会上最受赞扬的衣服竟出自她自己和罗济尔达太太之手。不仅是衣服，其它一切也都是如此，包括那双精致的缎面鞋，也是由一双旧鞋改制的。罗萨莉娅多才多艺，其中最拿手的是剪裁缝纫，绣花编织。

是的，正是这两位女儿，在罗济尔达太太的严格管教之下，以她们天赋的才能，奇迹般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埃托尔继续读书直至中学毕业，每月按时交付房租，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收音机和新的灶具，而且还另存一些钱准备添置嫁妆、结婚礼服、面纱和花冠，因为被子、枕头、衣服都已经一件件地准备好，收进了箱子里。

两个女儿是这一奇迹的创造者。罗萨莉娅伏身在缝纫机前，替人裁剪和缝制衣服，在精致的衬衣上刺绣。弗洛尔开始时是为人制作一盘盘家庭晚会以及诸如生日、第一次领圣餐等小型庆祝活动中吃的咸甜点心。如果说罗萨莉娅的天赋是缝纫，那么妹妹弗洛尔的天赋则表现在烹调上。她天生就会恰到好处地掌握火候，会使用各种调味品。从小时候起，弗洛尔便开始学做各种面饼和夹心饼，总是在炉灶旁转来转去，从要求极为严厉的莉塔姨妈那里学会了烹调这门高超艺术。姨夫波尔托喜欢星期天外出绘画，除此之外，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吃点味道鲜美的饭菜。他经常要吃烧苋菜和烩杂碎，尤其爱吃费诺阿达①或是有很多青菜的炖肉。弗洛尔从制作一盘盘咸甜点心和夹心饼开始，继而为人准备午餐，随后又向人提供食品配方和讲解制作方法，最后在家里办起了烹调学校。

一个女儿守在缝纫机旁剪裁和制作衣服，另一个女儿在厨

---

① 用红小豆和肥肉、腊肠作成的杂烩，是巴西一种典型的传统食品。

房里围着炉灶烹调忙碌，罗济达太太坐镇指挥，她们就这样安身立命，含辛茹苦又稳重端庄地期待着，盼望在一次舞会上或是在一次郊游中能遇到两位骑士，他们腰缠万贯，功名显赫，第一位迷恋上罗萨莉娅，第二位爱上弗洛尔，在婚礼进行曲中，把她们带往教堂成亲，带往大人物们居住的那个快乐的世界中去。首先是罗萨莉娅，因为她是姐姐。

罗济尔达太太固执地注视着街角的拐弯处，等待着这样一位堆金积玉、珠宝无数的女婿露面。有时她也曾感到过灰心丧气。假如这位迷人的王子不来呢？已经到了该来的时候了，总不能让两个女儿等上一辈子，她们已经到怀春不安的年龄。二十岁出头的罗萨莉娅倚窗叹息，开始对缝纫机的踏板感到厌倦，急切地需要这样一位公爵、伯爵或是男爵的到来。他什么时候打算把我接去呢？拖延得这么久，把人都等烦了。“但愿罗萨莉娅不要突然间变得嫁不出去，成为一位尖嘴薄舌的老处女。”好心的波尔托姨夫微笑着谈起这件事，对大姨子罗济尔达太太一心想爬上贵族地位给予嘲讽。

罗萨莉娅不时预想着她急切盼望着的求婚人：在难得参加的节日舞会上，在前往红河区姨妈家的路上，在下午放映电影的电影院里，或是在某个星期天的船赛中，此人身着白色服装，他或是一位喜欢娱乐的大学生，或是一位腋下夹着厚厚的大部头科学书籍的学者，或是一位熟练地跳着阿根廷探戈舞的小伙子，或是在夜间露天演唱会上一位充满浪漫色彩的歌手。

罗济尔达太太同样也在等待，而且越来越焦急不安：什么时候那位女婿，那位百万富翁，那位勋爵，那位贵族，那位头戴博士帽取得博士证书的医生，那位住在下城的批发商，那位可可或烟草庄园的主人，那位商场甚至是杂货店的老板，哪怕是被她排在最后一位的干鲜食品货栈汗水涔涔的经营人才能露面呢？什么时候？

5

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等待了这么久的时间，做好了如此充分的准备，然而却没有一位贵族露面：巴拉区或格拉萨区豪门大户的小伙子没有露面，被称为上校①的可可庄园主的公子哥没有露面，富有的商人没有露面，甚至连在货栈或食品店里靠艰辛劳动而致富的人也没有露面。最终前来求婚的是安托尼奥·莫赖斯。此人穿着一身沾满油垢的黑色工作服，他靠自学成了一名优秀的机械修理师，并且拥有自己的作坊。因为他来的正是时候，所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其时，罗萨莉娅已经开始伤心落泪，哀叹自己注定将要成为一个孤苦零仃、对宗教十分虔诚的老处女，而罗济尔达太太对此也无力做出强烈的反击。在漫长的不眠之夜里，当罗济尔达太太在缝纫机旁或是在炉灶旁忙碌的时候，她所设想中的女婿并非这样一个人。然而，考虑到罗萨莉娅的想法和道理，或是说考虑到那那咄咄逼人的愤怒和激动和情绪，罗济尔达太太无法再把她禁锢在家中，因为一个二十岁已经出头的健壮姑娘急切需要有一个丈夫。

此外，如果说安托尼奥·莫赖斯不是一个阔佬，不是个大人物，但他至少不受雇于任何一位老板，他有自己小小的作坊，而且生意不错，挣的钱足以养活老婆和孩子。罗济尔达太太在命运面前屈服了，尽管有点迫不得已，但还是屈服了，有什么办法呢？

那时候，埃托尔已通过他的教父卢伊斯·恩里克博士在纳

① 巴西对大种植园主的尊称，这些人并非真正具有这一军衔。

扎雷特铁路局找到了工作，搬到雷孔卡沃市去了，很少回到首府来。他的工作前程远大，罗济尔达太太用不着替他操心。弗洛尔也开始给小姐和太太们讲授烹调课，收入颇丰，而且小有名气，被认为是一位能干的女教师。现在是她负担着一家人的大部分开支，因为罗萨莉娅对岁月的流逝感到恐慌，把所挣的钱多用于自己化妆打扮，购买衣服、鞋子、香水和花边上了。

一天，奥林皮亚电影院下午放映电影，在演完两部电影和新闻系列片之后，电影院老板莫塔先生开始向观众介绍路经巴伊亚市的几位艺术家，就在这时，安托尼奥·莫赖斯注意到了罗萨莉娅。这些饥肠辘辘的艺术家全是失去了光泽的女明星，她们所在的剧团在到内地进行巡回演出时宣布解散了。正当"米拉贝尔，一位充满性感的华沙美人"——一位可尊敬的厌倦了舞台演出和妓女生涯的波兰女郎——扭动着干瘪的臀部，使在这里接受教育的儿童们如醉如痴的时候，安托尼奥·莫赖斯发现了坐在附近椅子上的罗济尔达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罗萨莉娅急切地期待着异性的爱慕，弗洛尔的乳房和臀部正在发育之中。

这位机械修理师不再注视那位在正在舞台上扭动的"华沙美人"了，罗萨莉娅迫不急待的目光与安托尼奥·莫赖斯充满恳求的目光碰在了一起。散场之后，这位年轻的机械修理师小心翼翼地尾随在罗济尔达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后面，与她们保持着一定距离，直到她们走进了位于阿尔沃斜地的住所。罗萨莉娅在阳台上露了一面，向小伙子飞去一个微笑。

第二天晚饭之后，安托尼奥·莫赖斯不安地沿着阿尔沃斜地走上走下，不时地在罗济尔达太太小楼前对面的人行道上停下脚步。罗萨莉娅站在窗边，偷偷地朝外张望，兴奋异常。这位机械修理师两眼望着高高的阳台，嘴里吹着民歌小曲，不停地在小楼前走来走去。片刻之后，在弗洛尔的陪同下，罗萨莉

娅来到了阳台底下，莫赖斯立刻快步迎了过去。

罗济尔达太太一直监视着女儿们的一举一动，早在电影院时就已注意到了这两个人彼此有意。看到罗萨莉娅一副心急火燎和桀骜不驯的样子，她便离家外出去打听有关这位年轻人的情况。安特诺尔·利马认识此人，讲了他不少好话，向罗济尔达太太提供了这个小伙子的一些具体情况：安托尼奥·莫赖斯是位极优秀的机械修理师，在加莱斯有自己的作坊，干起活来简直不惜命。在他九岁的时候，父母亲在一次车祸中不幸双双丧生，于是他便沦为一个无人管教的孤儿。然而，他没有加入流浪儿童的行列，没有去到处冒险，没有堕落成一个小流氓，而是一头钻进了黑人佩·德·皮隆——一个身材出奇魁梧、技术极为精湛的机械修理师——的作坊里。在作坊里，九岁的安托尼奥·莫赖斯什么活都干，而且聪明过人，什么活都一学就会。他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但是可以住在那里，当然还能得到小费，有时还是很丰厚的。通过自学，他达到了能读会写的程度，加上从佩·德·皮隆那里学到了手艺，所以还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自立门户，揽到了活计。他不但手巧，而且脑子也很灵，通过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各种汽车发动机的修理技术。当然，他不是博士，也不是什么阔少，但是没有几个机械修理师可以和他一比高低上下。他有可靠的收入，能成为一位头等的好丈夫。既然罗萨莉娅不是什么公主，也不拥有可可庄园，那么她还奢望嫁给什么样的男人呢？——缺乏教养的安特诺尔·利马向这位自视高贵又喜欢唠叨抱怨的女邻居问道。

其他一些熟人也证实了这位商人所介绍的情况。征求了埃托尔的教父卢伊斯·恩里克博士——这是位极富学识的人物，他的话句句都是至理名言——的意见，而后又仔细地权衡了各种利弊，罗济尔达太太终于决定对这位机械师持欢迎态度。

罗济尔达太太一再重复说，这不是她梦寐以求的女婿，不

是一位血缘高贵和堆金积玉的王子。说到血缘高贵，安托尼奥·莫赖斯只是从一位名叫奥比蒂科的年代久远的先辈那里继承到了高贵血缘，此人是非洲部落中的一位王子，被当做奴隶贩卖到了巴伊亚州。这种高贵血缘与贫穷潦倒的葡萄牙人和充当雇佣军的荷兰人的平民血缘融合为一体，于是便产生了一种混血种人，这些人肤色浅黑，亲切和蔼，脸上很容易露出微笑。至于堆金积玉，这位机械修理师钱箱里的积蓄甚至都不能立刻盖起一间住房来。然而罗萨莉娅正处于热恋之中，她不肯与母亲就这小伙子的出身、职业以及积蓄甚少等问题进行争论。面对着这样一位罗萨莉娅——浑身是刺，蛮不讲理，而且动不动就大发脾气，——罗济尔达太太只好低下了头。就这样，在安托尼奥·莫赖斯——身穿笔挺的白色套服，头戴一顶鸭舌帽，皮鞋是两种颜色的，简直令人无法抗拒！——第五次或是第六次夜里前来与罗萨莉娅幽会时，罗济尔达太太露面了。

正当两位年轻的情侣四目传情，两双手紧紧相握，互相倾吐着爱恋之情的时候，罗济尔达太太出人意料地从楼梯暗处转了出来，用令人生畏的严厉声音问道：

“罗萨莉娅，我的孩子，你能把这位先生向我介绍一下吗？”

做过介绍之后，罗萨莉娅嘴里还在嘟囔着什么。安托尼奥·莫赖斯显得有些发窘，不知如何是好。罗济尔达太太则立刻来了个下马威，丝毫不讲任何礼节和不留一点面子：

“我的女儿不能在阳台底下或是在街上背静的角落里与人谈情说爱，不能单独地与她的男朋友一起散步，我养女儿不是为了给哪个小伙子开心取乐的……”

“可我……”

“谁要是想跟我的女儿交往，那他必须首先讲明他的意

图。”

安托尼奥·莫赖斯把内心的想法合盘托出，肯定自己是真心实意地要与罗萨莉娅结婚，表示自己绝不是那种只想占别人女儿便宜的无赖。接着，他便迅速流利又毕恭毕敬地详尽回答了罗济尔达太太提出的一系列问题。罗济尔达太太证实了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尤其是有关作坊收入的情况。

机械修理师终于取得了合格证书，并正式被允许晚上到这所住宅的门口来。从这次谈话以后，罗萨莉娅便搬出一把椅子，坐在门口等候着安托尼奥·莫赖斯的到来。罗济尔达太太则站在窗边，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以免家庭尊严受到损害。要知道，她的女儿绝不是供任何一个轻浮的男人开心的。因此，当安托尼奥·莫赖斯刚把他那充满温情的手向罗萨莉娅那双柔软的手伸去的时候，就听到罗济尔达太太在上面不满一咳嗽一声，然后喊道：

“罗萨莉娅！”

罗济尔达的这种做法促使这对恋人很快就订了婚，因为安托尼奥·莫赖斯急切希望得到更大自由，在他们表示亲热的时候能受到较少的监视。做为未婚夫，他开始经常到罗萨莉娅的家里来，星期天便与罗萨莉娅一起去看下午的电影，但是必须要带上弗洛尔。罗济尔达太太要弗洛尔监视和控制这对情侣的举动，不让他们接吻和亲热。然而，弗洛尔天生不适宜充当密探。她理解并同情自己所要监视的对象，所以总是背对着姐姐和未来的姐夫，嘴里吃着糖果，一双眼睛专心致志地望着银幕，好让这对年轻人感到心情坦然，可以放心地让嘴和手忙个不停。

在安托尼奥·莫赖斯和罗萨莉娅相恋和订婚期间，罗济尔达太太尽力显得和蔼可亲，把自己粗暴的本性掩盖起来。她需要把女儿们嫁出去，罗萨莉娅的年龄已经到了极限，想要出嫁

的姑娘很多，而打算结婚的小伙子却为数寥寥。罗济尔达太太很明白，要把女儿嫁出去简直如同一场艰苦的战斗。她所认识的太太几乎一致认为，这个机械修理师是位极好的人选。她们之中的埃尔维拉太太有三个女儿，个个其貌不扬，人又邋遢，注定永远也嫁不出去。这位太太甚至鼓动自己长相难看的女儿们去与安托尼奥·莫赖斯纠缠，朝他送去笑脸，脉脉含情地望着他，媚态百出，无所顾忌，只差没有把他硬拉到床上去了。此外，安托尼奥·莫赖斯勤劳肯干，老老实实，结婚以后，罗济达太太不难控制住他，让他唯自己的意志是从。在这一点上，罗济尔达太太没有看准，这位女婿后来的表现使她大吃一惊。

就这样，安托尼奥·莫赖斯直到结婚以后才看清了罗济尔达太太的真实面目。结婚前，岳母和女婿商定，婚后全家都住在阿尔沃斜地的两层小楼里，这样不仅可以少花钱，而且一家人又能继续住在一起，不但经济上合算，还能促进一家人之间的感情。当时，安托尼奥·莫赖斯和罗济尔达太一心只想着要永远生活在一起。罗萨莉娅反对这一毫无道理的计划，她想起了"结婚就意味着自立门户"这句话，但是她怎么能与母亲和未婚夫结成的亲密同盟相抗衡呢？

这种亲密同盟不到六个月就宣告结束，女婿碰到熟人便说："也许只有基督才能耐着性子和罗济尔达太太住在一起，但也不能肯定如此，还需要实践一下，看看他有没有足够的本事，因为也许连他都无法忍受。"

于是，这对年轻的夫妻搬到遥远的卡布拉地区去了，几乎已接近农村。安托尼奥·莫赖斯宁肯乘坐慢腾腾的似乎永远走不到头的长途电车——随时都会发生故障，总是不能正点到达，——宁肯一大早就离家而去，以便能按时赶到位于加莱斯科地附近的作坊，宁肯穿过斜坡地一带响尾蛇嘡嘡作响的灌木

从，也不愿继续忍受每天和岳母在一起的那种生活。

这样，阿尔沃斜地的小楼上，只剩下了少女弗洛尔和罗济尔达太太两个人。弗洛尔越长越漂亮，已经出落成一位眉目清秀、乳房高高隆起、臀部十分发达的大姑娘。罗济尔达太太则变得更加尖酸刻薄，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妩媚能干的小女儿身上，这是她为跻身上流社会而进行的战斗中最后的一张王牌了。在这场战斗中，她已失败了无数次。

然而她依然在顽强在奋战，跻身上流社会、登上通往富贵世界阶梯的坚定意志丝毫没有动摇。入夜之后，每当她感到疲惫不堪难以入睡的时候（她睡得很少，总在反复考虑自己的计划），一再下定决心不把这位最小的女儿交给任何另外一个莫赖斯之辈。他要给弗洛尔找一个最好的丈夫，一个出类拔萃的小伙子，一个温文尔雅的人，一个大学毕业生或是一位能干的商人，她要用指甲和牙齿坚守这最后一道战壕。弗洛尔将不会步罗萨莉娅的后尘，这不仅仅因为她更加温顺听话、谨言慎行，而且不害怕自己将成为一位老处女。她从不提起结婚的事，当罗济尔达太太不准她与事务所的小职员、商店里的小店员和食品店柜台后面国籍不明的外国人开心取笑的时候，弗洛尔并没有不满的表示。与罗萨莉娅不同，她没有任何怨言地服从着母亲，没有撅起嘴巴大喊大叫地反抗，也没有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以自杀相要挟。罗济尔达太太对罗萨莉娅的前程曾深为关切，不准她与任何男人有任何非分的谈情说爱之举，然而罗萨莉娅不肯听她的话，结果嫁给了安托尼奥·莫赖斯这个社会等级最为低贱的人，连个商店店员都不如，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手艺人，一个工人，真是太可怕了！从社会地位上看，甚至还不如她们自己重要。他可以很能干活，可以挣钱，可以成为一个好丈夫，可以成为一个快乐的伴侣，然而事实是她女儿的社会地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罗济尔达太太至少也会

为这一点而感到痛苦，因为她一心想向上爬。弗洛尔的情况则不同，罗萨莉娅的悲剧不会在她的身上重演。

正当罗济尔达太太拟定着种种计划之时，弗洛尔已经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烹调教师，尤其是对巴伊亚风味菜肴极为精通。弗洛尔具有烹调天赋，从小就学习制作夹心饼，精通了食品配方和调味品的使用。她早已开始承制巴伊亚风味菜肴，不时被人请去帮助制作瓦塔帕风味辣菜、辣炒牛舌菜、巴伊亚烤鸡乃至著名的烧苋菜。弗洛尔的名气与日俱增，经常有人登门前来向她求教某种菜肴的制作方法，一些有钱的大户则派人把她接到家里，请她教授如何制作这种或那种烹法极难的菜肴。德蒂妮娅·法尔康太太、莉吉娅·奥利瓦太太、拉乌里塔·塔瓦雷斯太太、伊万妮·西尔维拉太太以及其他一些“很有身份”的太太——罗济尔达太太常趾高气扬地炫耀她与这些贵夫人之间的友谊——又把弗洛尔推荐给她们各自的朋友，弗洛尔则有求必应，忙得不亦乐乎。正是她们之中的一位阔绰而高雅的太太使弗洛尔产生了要办一所烹调学校的想法。一次，这位太太请弗洛尔讲解烹调方法并进行实际操作，在付给弗洛尔酬金时，一再声明她是在酬谢一位顶呱呱的教师和一位好友，而不是赏钱给一个女厨娘。你看，这位来自塞尔希培州的高傲而圆滑的贵夫人卢伊萨·西尔维拉讲起话来是何等乖巧。

但是，直到罗萨莉娅和莫赖斯搬往里约热内卢市之后，弗洛尔才认认真真地办起了学校，开设了烹调课程。机械修理师莫赖斯得出了如下结论：卡布拉地区和阿尔沃斜地之间的距离还远远不够，他要用太平洋把他的家和岳母的家横隔开。他对罗济尔达太太极其反感，宣称“这位泼妇无异于瘟疫、饥饿和战争”。

烹调学校很快便红火起来，住在卡纳拉、加尔西亚乃至巴拉区的贵夫人们都纷纷前来求学，希望能掌握甜油和登德油的

使用妙诀，马加·帕特尔诺斯特罗太太便是其中的一位。这位极为阔绰的太太有着不少朋友，成了弗洛尔烹调艺术的热心宣传者。

光阴荏苒，春去秋来，几年时间一晃便过去了。弗洛尔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一点也不着急，倒是罗济尔达太太开始感到蹴蹴不安，沉不住气了，因为这个小女儿终究已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弗洛尔听到这话只是耸耸肩膀，她唯一关心的就是烹调学校。一次，哥哥埃托尔从纳扎雷特顺到首府来，为她画一张颇受众人赞赏的彩色招贴广告牌，挂在了阳台下面：

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

埃托尔从报纸上阅读到不少有关一所“智慧与艺术”学校的报道，讲的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名叫阿尼西奥·特谢拉的人的事迹。他把这所学校的名称改动了一个词，使它变成“美味与艺术”，以适用于妹妹所办的烹调学校。这几个字的字体十分奇特，旁边放着一把羹匙，一把叉子和一把餐刀，这三件餐具巧妙地交叉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三角架，和学校名称一起构成了这幅艺术作品（倘若是今天，埃托尔很可能想到要举办一次个人画展，高价出售其中的几幅作品。但在当时，这位铁路局的职员能听到妹妹、母亲和弗洛尔的一位女学员的赞扬也就心满意足了。这位女学员名叫塞莱斯特，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教授烹调课的收入足以维持母女二人的生活——她们花费不大，——而且还能节余下一些钱，以备弗洛尔将来结婚时使用。更重要的是，弗洛尔整天要忙于教学，这样一来，她就免得总要听罗济尔达太太的唠叨了：为了抚养和教育子女她做出了多少牺牲，为了抚养和教育这个最小的女儿她吃了多少苦，现在弗洛尔无论如何也要嫁给一位有钱的丈夫，她使她们母女俩不再围着锅台转，离开阿尔沃斜地，搬到巴拉、格拉萨或维

托里亚等阔佬们居住的地区去。

可弗洛尔似乎并不关心恋爱和结婚的事。在小型舞会上，她和不少小伙子一起跳舞，对他们所献的殷勤只是微笑着表示感谢，仅此而已。有位正在医学院读书的小伙子，是个生性快活的帕拉州人，衣着考究，喜欢娱乐，爱上了弗洛尔。弗洛尔对他的亲热无动于衷，根本不予理睬，可罗济尔达太太却显得十分兴奋：终于有一位很快就能成为博士的大学生向她的女儿求爱了。

“我不喜欢他……”弗洛尔断然说道，“难看得像一条狗……”

罗济尔达太太大为恼怒。然而，苦口婆心地劝说也好，怒气冲冲地责骂也罢，都未能使弗洛尔改变想法。这位母亲不禁感到不寒而栗：弗洛尔的表现和她的姐姐一模一样，固执己见，非要自己决定婚姻大事不可，难道罗萨莉娅的悲剧又要在弗洛尔的身上重演吗？就在她自以为小女儿的性格和已故的吉尔没有什么两样，完全会屈从于自己的意志之时，弗洛尔却声称她不喜欢这位即将拿到博士证书的大学生。此人的父亲是帕拉州的一位大庄园主，拥有船只和岛屿、橡胶园和栗树林、印第安部落和宽阔的河流，真可谓家财万贯。罗济尔达太太曾外出打听过，回来时又听到一些熟人说，这位庄园主已经在亚马孙地区占有大片土地，对那里的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迷人的王子终于露面了，她总算没有白等一场，没有做出无谓的牺牲。她将乘坐行驶在亚马孙河上的一条轮船，走进巴拉区的豪华住宅，走进格拉萨区大门紧闭的宫殿，那里的主人们将向她行额头礼，会对她毕恭毕敬，百般殷勤。

弗洛尔浅褐色的俊俏的圆脸露出了微笑，两个美丽的酒靥露出了微笑，眼睛闪着惊奇的目光，用疲惫、冷淡和羞涩的声

音重复道：

“我不喜欢他……难看得像个丑八怪……”

“她是怎么想的呢？”罗济尔达太太不由得大动肝火。弗洛尔竟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仿佛结婚是个喜欢不喜欢的事，仿佛还有难看和好看的男人之分，仿佛像佩德罗·博尔热斯这样的求婚人在阿尔沃斜地多如牛毛一样。

“生活在一起就会产生爱情，我的伯爵夫人，有了共同的利益就会产生爱情，有了孩子就会产生爱情。只要你不厌恶对方就行了，难道你厌恶他吗？”

“我？不，我不厌恶他，他是个很好的人。但是我要跟我爱的男人结婚……这个佩德罗长得太丑……”弗洛尔读过不少专写给姑娘们看的小说，她心目中的恋人是个贫穷、漂亮、大胆和满头金发的小伙子。

罗济尔达太太勃然大怒，激动异常，吼叫声一直传到大街上，周围所有的邻居都听到了这场争吵：

“难看！一个男人怎么才算难看或是好看？一个男人美还是不美不在于他的长相，而在于他的人品，在于他的社会地位，在于他的财产。哪儿见过一个阔佬是不美的呢？”

罗济尔达太太宁肯把女儿嫁给长得有点丑陋的博尔热斯（远非丑得令人可怕：高高的个子，人很健壮。当然，脸上确实长着一些疙瘩），也不要红河区里的任何一个无赖汉做自己的女婿（这些人胆大妄为，傲慢无礼，身无分文，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死在什么地方，纯粹是一群二流子）。博尔热斯博士——她提前使用了博士这个头衔——是位好小伙子，从他的言谈举止中一眼就能看出，他是来自帕拉州一个不同凡响的家庭，不同凡响和极其富有。她，罗济尔达，已经打听过了：他们在贝伦市的住宅简直如同一座宫殿，光是佣人就不止十二个。十二个，你要听好，我的不懂事的女儿，你真是怪僻而愚

蠢，自负而荒唐。地面全是大理石的，楼梯也是大理石的。罗济尔达太太伸出双臂，像演戏似地说道：

“哪儿见过一个阔佬是不美的呢？”

并不急于结婚的弗洛尔莞尔一笑，脸上的两个酒靥好看极了，她堵住了母亲的嘴巴：

“你简直把我看成一个妓女了，只知道用钱去衡量一个男人……我不喜欢他，没有什么好说的……”

罗济尔达太太又气又恼，活像是犯了精神病一样；弗洛尔异常平静，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场由佩德罗·博尔热斯引起的母女争执在那一年的毕业庆典上达到了顶点——马上就要成为博士的大学生邀请她们母女二人参加庄严的毕业典礼和舞会。

毕业典礼在医学院壮观的大厅里举行。罗济尔达太太俨然象岳母一样，穿着一身华丽的绸缎衣服，发髻上别着一把西班牙舞女使用的梳子，威武得活像一只翘起尾巴的火鸡。在舞会上，穿着带有花边衣服的弗洛尔光彩照人，许多小伙子请她跳舞，每次跳对舞时都落不下她，使她一直无法得到休息。然而，即使如此，她也没给这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以丝毫成功的希望。

在动身去遥远的亚马孙地区的前几天，博尔热斯拜访了罗济尔达太太和弗洛尔。为了更好地赢得她们的欢心，他把父亲也请来了。这位帕拉州的大人物名叫里卡尔多，身材魁梧，声如洪钟，手指上带满了镶有宝石的戒指。一看到这么多的宝石，罗济尔达太太险些晕了过去。有一颗黑的钻石大极了，至少也要值五十康托，啊，我的上帝！

这位老庄园主谈起了他的土地，讲述了那里的印第安人是如何温顺，还介绍了橡胶园的情况以及有关亚马孙河的种种故事。他说，看到儿子拿到了医学院的毕业文凭十分高兴，现在

就差再看到他与一位正派、谦恭和诚实的姑娘结婚了。他不在乎对方是否有钱，他已经积蓄了不少的钱，说着便活动了一下手指，只见戒指上的宝石闪闪发光，把整个房间都照亮了。他希望儿媳给他生下孙子和孙女，使他在贝伦市的那所用大理石盖成的冷清的住宅变得热热闹闹，笑语欢声。他是个鳏夫，佩德罗·博尔热斯在医学院求学的这几年只有他一个人住在那里。他边说边看着弗洛尔，仿佛是在等着她的一句话，一个表情，或是一个微笑。这无疑是求婚前的开场白，如果连这都听不出来，那罗济尔达太太简直就是个大傻瓜了。她激动和急切得浑身颤抖，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来到了，罗济尔达太太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她的目标。她紧紧盯着女儿的嘴巴，期待着女儿羞涩却又坚定地做出同意的表示。然而，弗洛尔只是用冷漠的声音说道：

"不愁没有漂亮和正派的姑娘与佩德罗结婚，他完全应该得到这样一位妻子。至于我，我只想在这里，在巴伊亚市，准备我的结婚宴席。"

佩德罗·博尔热斯并无反感地收起了已经买好的金订婚戒指。老里卡尔多咳嗽了一声，改变了话题。罗济尔达太太突然感到心慌气急，浑身不适，因为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便愤愤离开了客厅。弗洛尔忘恩负义，愚蠢透顶，简直是个白痴，竟然跟亲生母亲作对，真是该死！罗济尔达太太恨不得弗洛尔马上死去，马上被一埋了事。她怎么胆敢拒绝一位博士——现在真的是位博士了——一位阔少、一位岛屿、河流、印第安人、大理石的宅第和无数闪闪发光的珠宝的继承人向她求婚呢？这个不幸的和该死的女儿怎么胆敢这样做呢？

啊，在博尔热斯走后的那一年的年初，假如不是冒出一个瓦迪尼奥来，在这母女二人之间——虽然一直生活在一起，但相互却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样的仇恨、对立以及无法消除的

愤怒不会产生呢？啊，与瓦迪尼奥的头衔、地位和财富（罗济尔达太太是从瓦迪尼奥本人和他的一些朋友那里了解到的）相比较，那位拥有大理石宫殿、十二名佣人以及土地与河流的帕拉州人不过是个穷光蛋罢了。

6

米兰当彬彬有礼地略一弯身，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征得罗济尔达太太的同意之后，便在她的身边坐了下来。大厅四周，沿墙摆放着一圈皮椅。这位一再留级的大学生（是“坚持不懈”，每当有人提到他在农学院读书已经七年之久时，他总要这样予以纠正）把腿伸直，小心翼翼地正了正裤线，然后便审视起一对对正在翩翩起舞的舞伴来。人们正在跳着一种探戈舞，这种舞蹈的动作很难掌握好，舞步的移动几乎和杂技演员相差无几。他满意地莞尔一笑：瓦迪尼奥跳得比任何人都更加潇洒自如。愿上帝保佑你，使你免遭别人的白眼，我来为你驱魔祛邪！颇讲迷信的米兰当暗自祷告道。此人衣着考究，今年二十八岁，是个肤色较白的混血人，在巴伊亚市的妓院和赌场中，能算得上一位知名度最高的人物。

米兰当察觉到罗济尔达太太的目光在随着他的一起移动，便把脸转向她，露出了更加迷人的微笑，用鉴赏的目光打量了一下罗济尔达太太。“太丑，一钱不值。”米兰当不无遗憾地得出了结论。这倒不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很早以前，米兰当就在其如何与女人交往的法典上断言说，永远不应该轻视一位中年或老年妇女，否则就可能犯下极大的错误。五十岁以上的女人有时依然保持着令人赞赏和甚为难得的体形，具有令人惊讶的青春活力，可以创造出难以预料的奇迹来。米兰当对此有着切身

的体会。甚至现在，当他打量着罗济尔达太太时，还在回忆着塞莉娅·玛丽娅那恰似黄昏时刻的光彩。这位身材瘦小和很不安分的女人是上流社会的一位太太，六十多岁了，性欲尚极为强烈，照旧能使她的丈夫和她的情夫们的头上长出犄角来。她的孙女们三十多岁了，重孙女们也已到了订婚的年龄，而她对贫穷的大学生们依然乐善好施——何等地乐善好施！那是女人的激情和慷慨。米兰当眯起双眼，一则是为了不看坐在身边的那位又老又丑的女人，二则也是为了更好地回忆塞莉娅·玛丽娅的那种令人难忘的女性淫狂和她所送的五十或一百米尔雷伊的票子。塞莉娅·玛丽娅不仅富有，而且挥金如土，每次都要悄悄地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钱。啊，那段岁月有多么美好，米兰当开始进入大学学习，也开始了解生活的奥秘。白天，在农学院他是名新生；夜里，在塞莉娅·玛丽娅——长有皱纹的脖子上洒有真正的法国香水——面前他也是名新手。

米兰当重新睁开双眼打量着大厅，鼻孔里似乎还能闻到无法忘怀的塞莉娅·玛丽娅身上的那种香水味。坐在他身边的这位一钱不值的女人长得活像个巫婆，面部肌肉松驰，发髻高盘在头顶，睁着一双小眼睛正继续注视着他。一个稻草人，白裙子里面散发出臭气。米兰当迅速地吸了一口气，仿佛嗅到了遥远记忆中法国香水的余香。啊，高贵的塞莉娅·玛丽娅，你这位年已七旬的女人现在何方？坐在身边皮椅上的这个老太婆不但丑陋，而且一脸凶相。

然而，这位迟迟未能毕业的农学院大学生理所当然地极有教养，对罗济尔达太太他一直没有停止过微笑。一个丑八怪，一个末等妓女，一条干咸鱼，根本不能激发起任何欲望来。即使如此，她也应该受到尊重和得到关心。一位疲惫不堪的母亲，显然是个寡妇。米兰当毕竟是个道德家，只是在赌场里迷失了方向而已。另外，他此刻的心情无比舒畅。

“晚会很热烈，您不这么认为吗？”他问罗济尔达太太，一场历史性的对话就这样开始了。

米兰当每次微感醉意之时总是这副样子。开始阶段他会感到十分快活，觉得世界尽如人意，无限美好，生活安逸舒适，充满了欢乐。这时候的米兰当对一切都能理解并予以尊重，能和所有的人建立起极为融恰的关系，包括坐在他身边的这位散发着臭气的平庸女人。他变得温文尔雅，十分健谈，充满了想象力。那个“永远难以毕业和永远满怀情欲”的穷大学生——这是他为自己创造出的形象，也是他生活的真实写照，——此时此刻则让位于一位举足轻重、名成功遂的有为青年，即使当不成大学教师，也会晋升为一位农业工程师，收入颇丰，平步青云，博得一个又一个女人的青睐和狂爱。他谈笑风生地讲述故事，而且极为动听，堪称一位故事大师。他塑造了许多人物，又善于设置悬念，简直是一位经典的散文作家。

但是，倘若他的醉意久久持续不止，这种乐观和快活劲儿在天将破晓之时便会烟消云散，化为乌有，待晚会结束，米兰当则唉声叹气，痛苦异常，想到因自己堕落而受苦难的妻子，想到四个缺吃少喝的孩子，想到一家人面临着将要被赶出家门而流落街头的威胁，而他却泡在赌场和妓院里鬼混开心，就不由得大骂自己，无情地进行自我批判，痛心疾首地指责自己“是一个混蛋，一个色鬼，一个无赖”，诚心实意地感到无限悔恨，俨然一位正人君子。但是这种痛心悔恨的第二阶段只有在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才会发生，是极为罕见的。

二十三点三十分，在退役的州军事警官佩尔仁蒂诺·皮门特尔少校举办的家庭舞会上，米兰当显得兴高采烈，心情十分舒畅，准备要与罗济尔达太太进行一场亲切而有益的交谈。他刚刚在餐室里足吃足喝了一顿，尝遍了所有的菜肴，有几种还反复吃过多次。为客人们准备的美味佳肴极为丰盛：各式巴伊

亚风味点心、辣味酥鱼、辣炒牛舌菜、蕉叶蒸饼、海味苋菜、螃蟹、大虾、夹馅炸糕、白玉米糖糕以及大量的炸笋鸡、烤火鸡和酱猪肉，此外还有啤酒、葡萄酒、白酒和其它冷饮。自从奥里沙神①把因患肾结石病而受到死神威胁的妻子拯救出来之后，十余年来少校一直严格履行着自己许下的诺言，每年都要举办一次盛大的晚会。他从不计较晚会的花费，高高兴兴地把一年积攒下来的钱全都用在这一天的夜里。米兰当不仅吃得很满意，而且喝得更痛快，真是快活极了。现在他饭饱酒足，只有好好聊聊天才能有助于消化。

大厅里，一对对舞伴正在跳着阿根廷探戈舞，担任钢琴伴奏的是若昂济尼奥·纳瓦罗。只要一提若昂济尼奥·纳瓦罗的名字，对内行的人来说就已讲明了一切。在巴伊亚市，他的钢琴演奏首屈一指，有些人，比如对音乐很在行的科克若法官，只有当电台在民歌节目中播放这位钢琴家演奏时方肯打开收音机。午夜之后，在塔巴里斯游艺场，不正是他的钢琴才使那里变得热烈异常吗？私人举办舞会很难请到他因为他抽不出时间从事这种业余演出。然而，每逢少校家举办盛大晚会时他则必到无疑，少校曾有恩于他，他不能回绝少校的邀请。

米兰当心旷神怡地打量着翩翩起舞的人们，不时点点头对若昂济尼奥的演奏表示赞许——弹得太好了！——朝坐在身边的罗济尔达太太莞尔而笑，确信除了他和瓦迪尼奥之外，没有任何另一个未收到请贴而能参加舞会的人，绝对没有这样的一位英雄！未收到请帖而能混进野猪少校（这是红河区的痞子们给凶暴的佩尔任蒂诺起的绰号）家的舞会简直是不可能实现的奇迹，以至这竟成为人们彼此打赌和相互挑战的缘由。米兰当不禁自鸣得意起来：他和瓦迪尼奥终于突破了少校设置的障

① 巴伊亚州黑人信奉的神明。

碍，跨进了那扇沉重的槲木大门。所有应邀前来的客人都要从这扇门走进，少校及其妻子守在门口，对那些多年来的老朋友的面孔都十分熟悉。这一次，他和瓦迪尼奥终于使这扇大门为他们而开，不仅走了进去，少校及其妻子奥罗拉太太还与他们热烈拥抱以示欢迎。门外挤满了前来看热闹的人。当看到他们俩和野猪少校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便在奥罗拉太太的热烈欢迎声中跨过了那个不可逾越的门槛时，那些挤在门外的同伙不禁饱尝了失败的苦味。他们俩是怎么混进去的呢？

米兰当假作虔诚地莞尔一笑，轻轻地打了个饱嗝儿。大厅里，瓦迪尼奥正搂着一位漂亮的小姐翩翩起舞。这位年轻的姑娘身段匀称，肌肉丰满——只有狗才喜欢骨头，——双眸明亮，皮肤呈浅褐色，臀部和乳房均十分迷人。

“长得多漂亮，真让人垂涎欲滴！”米兰当指着正与他的朋友跳舞的姑娘赞叹说。

身边的那位丑老太婆立刻警觉起来，只见她移动了一下干瘪的上身，以监护人的口吻厉声说道：

“她是我的女儿……”

米兰当纹丝不动，泰然自若地说：

“太太，请接受我的祝福。一眼就能看出她是位正派的姑娘，是大户人家的闺秀。我的朋友……”

“跟她一起跳舞的是你的朋友？”

“当然是我的朋友，太太，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

“可以告诉我他是谁吗？”

坐在皮椅上的米兰当挺直了上身，从衣袋里掏出一块洒过香水的手帕，擦了擦宽宽的前额上的少许汗水，越发显得笑容可掬和心花怒放：最使他感到高兴的事莫过于编造一个谎言，一个极为开心的故事了。

“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若泽·罗德里格斯·米兰当博

士，农业工程师，应聘在警察署长助理办公室任职……”边说边极为亲切地伸出了手。

罗济尔达太太用一种敌视的目光打量着这位年轻人，满腹狐疑，感到难以置信。然而，米兰当矜持的神情和坦然的微笑能够打消任何疑虑和摧垮任何抵抗，可以解除任何一位对手的武装并将其征服，即使像罗济尔达太太这样的恶毒和无礼之辈也是如此。

7

一段有关欣博和里塔·德·欣博的插曲

那一天黄昏时分，天气闷热，憋得人喘不过气来。瓦迪尼奥和米兰当坐在圣佩德罗区阿拉梅达酒吧间里，一边喝着这一天最初的几杯白酒，一边商量着去红河区参加节日之夜的计划。就在这时，他们看到满脸通红的欣博在酒吧间门口露面了。瓦迪尼奥的这位重要亲戚当时担任着警察署长助理一职，是警察署里的第二号人物。

欣博负责结婚登记，他的父亲是位德高望重的政界人士，属于执政党。瓦迪尼奥的这位远亲是富有的吉马朗埃斯家族的合法子孙，他一反父亲历来的克己苦行，无视通常的伦理道德，轻佻，挥霍，一心想的是如何寻欢作乐，能喝酒，会赌博，跟妓女们打得火热。一言以蔽之，放荡不羁，缺乏责任感。最近一个时期，他略微有些收敛，强行压制自己的本性，尽力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公务，但正因为如此，他不会干得长久，因为他更偏爱自由而不追求什么地位，不肯为得到更高的官职和爵位而丧失掉自由。

他已经放弃过一次所担任的官职了。在一次虚伪的选举之后，身为参议员和封建主的父亲曾使他当上了贝尔门特市的市长（他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后来他放弃了这一职务和荣誉，放弃了应该履行的责任和种种特权，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贝尔门特市的市民们不满足于他的实际管理才能，还要求他们的这位市长讲究廉耻，不能有伤风化。

欣博思想开化又胆大妄为，为了打破小城生活单调和孤寂和局面，他从巴伊亚市弄来了几位令人愉快的妓女。仅仅因此，人们便议论纷纷，把这件事视为极大的丑闻·欣博把里塔·德·欣博接到了贝尔门特市，塔巴里斯游艺场的这位大名鼎鼎的舞女所以使用德·欣博这个姓，因为很久以来她便一直与欣博相爱，一些放荡不羁的文人曾用散文与诗歌讴歌过他们之间的这一爱情。两个人经常吵架、生气、分手，但是几天之后又总是相好如初，情投意合，难分难舍。因此，如同新娘结婚时在自己名字上加上新郎的姓氏一样，里塔也把她的情人的姓加在了自己的名字上。得知欣博做了市长，当政理事，执掌着手无寸铁的居民的生死大权，里塔便拍来一封电报，要求与他共享权柄。世界上什么样的快乐能与掌权当政的快乐相比呢？贪恋淫逸的里塔很想品尝一下这种快乐。在贝尔门特市，一到夜晚欣博便形影相吊，没有任何事情可干，心里总是空荡荡的，所以在收到里塔的热切请求之后，便派人把她接来了。

欣博身为市长，乃是该市的国王，里塔·德·欣博作为他的宠妃，不能像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那样来到这一王国。有鉴于此，她邀请了三位佳人作为她的侍从。三位佳人各具特色，但个个都妙不可言：祖莱卡·玛龙，一个古怪而放浪的混血姑娘，扭动起臀部来可以使街道堵塞，行人无法通过；阿玛莉娅·富恩特斯，一个嗲声嗲气的秘鲁女人，身世如谜，富有神秘色彩；济济·库柳迪妮娅，满头金发，宛如玉米穗一般，比

任何一个女人都更加娇媚妖艳。这支由极少几位丽人组成的队伍——说起来令人痛心！——，竟然没有在贝尔门特市受到应有的热烈欢迎，反倒成了女士们乃至先生们仇视的目标。可以断言，除了某些社会阶层——年轻的大学生、屈指可数的夜游神和一般的酒鬼——和少数个人之外，全市居民均对她们疑心重重，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后来，半夜时分有人看到里塔·德·欣博站在市政府的阳台上，喝得酩酊大醉，正用她极为丰富的骂人脏话向全市的居民致以问候。市里流传着种种令人惊恐不安的消息：身为商人和已经做了祖父的老阿布拉昂，丑态百出地跪倒在祖莱卡·玛龙的脚边，爬行着向她求爱，为了与这个姘妇寻欢作乐，把应该留给孙子们的财产挥霍掉了。贝雷科一直是个正经和纯真的小伙子，这位在邮局工作和职员爱上了阿玛莉娅·富恩特斯，发现她原本也是个十分纯洁和虔诚的姑娘，把订婚戒指送给了她，使带有偏见的一家人深感绝望。更有甚者，济济·库柳迪妮娅受到所有中学生的爱慕，成了他们的梦想和女皇，战斗的旗帜和理想的佳丽。入夜之后，这位满头金发的女人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围着一群孩子，诗人索西热内斯·科斯塔还为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啊，真是寡廉鲜耻！

甚至连骄矜并且讲话刺耳的神父也反对起欣博来。他发表长篇演说，猛烈攻击市长令人吃惊的放荡行为，把几位可爱的姑娘说成是“大都市妓院里的垃圾”和“魔鬼的同党”。这些可怜的少女！星期天，教堂里挤满了望弥撒的人，神父煽风点火，在布道词中指责欣博正在把宁静的贝尔门特市变成所多玛城①。家庭解体，灾难横生，贝尔门特成了一座不幸的城市，

① 据《圣经》记载，所多玛原为约旦河谷地一座古城，由于居民作恶、淫乱，被神毁灭。

而这一切都是因市长的腐化堕落造成的，他是个“穿裤衩的尼禄①”。欣博脾气温顺，对神父的恶毒攻击只是报之一笑。几位少女却哭天抹泪，里塔·德·欣博则高喊着要报仇雪耻。市政府秘书米格尔·图尔科是位易动感情的阿拉伯人，对吉马朗埃斯家族忠心耿耿，极为盲从，而且善于阿谀奉承。他请来两个打手，建议市长派他们把这位图谋不轨的神父好好教训一顿。

欣博替里塔擦干了眼泪，对秘书的诚意表示感谢，还付给了两位打手——从伊列乌斯市逃出的杀人犯——一笔酬金。表面上看欣博显得轻率愚陋，其实是谨慎精明，而且不乏政治头脑。可以设想，假如他向教会开战，为了取悦几个妓女而把神父痛打一顿，老参议员将会作何反应！况且，神父如此大发雷霆也是有道理的。一天夜里，正当欣博与纯真的玛里科塔——一个可尊敬的女佣人，不但为神父做饭，还陪神父睡觉，是神父宠爱的一只小绵羊——寻欢作乐达到高潮之际，神父突然闯进来，于是这位出类拔萃的市长不得不只穿着一条条纹裤衩横穿小城。神父把他称作“穿裤衩的尼禄”，指的正是这件事。

欣博别无它路可走，只能把受到伤害的女贵宾们召集来，挽起里塔·德·欣博的胳臂，和她们一起登上巴亚纳公司的一艘客轮，离开了贝尔门特市。他就这样放弃了官职和荣耀，放弃了代办动物赌的丰厚收入。贝尔门特市失去了具有管理能力为欣博，也失去了从首府来的几位满怀诚意的佳丽。欣博担任市长期间，修好了码头上下船只的桥板，扩建了小学，整修了墓地的围墙，从而证明了他的管理是行之有效的。至于几位佳丽，在她们离开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身影依然使贝尔门特市的居民们难以入睡。

---

① 尼禄（37–68）：古罗马帝国五世皇帝，以残暴闻名。

欣博安心于在司法部门当了一名雇员，收入颇丰，无拘无束，在这里谁也不会去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又恢复了夜生活，从塔巴里斯游艺场（里塔·德·欣博又重新开始在这里大放异彩）到豪华饭店，从阿拜沙迪尼奥赌场到三公爵赌场，从卡尔拉的妓院到埃莱娜·贝雅·弗洛尔的妓院，入夜之后便寻欢作乐，白天则负责结婚登记工作——一个工资很高又无关紧要的职务。有时候，为了某些政治目的，父亲也强迫他离开荒唐的夜生活，或是提高他的职位，或是给他以荣誉。而欣博只想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生活，对于别人求之若渴的地位与荣誉视如粪土。

欣博敬重瓦迪尼奥，这不仅因为后者是他的远亲——吉马朗埃斯家族的私生子。——而且也因为他的这位赌场和酒吧间的年轻伙伴品质优秀。正因为如此，一次，当欣博听到有人嘲笑瓦迪尼奥是个浪荡汉，没有职业，也没有谋生手段时，便安排他当上了市政府公园巡查员，因为“一个吉马朗埃斯家族的人应该确立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

“任何一个吉马朗埃斯家族的人都不是浪荡汉……”

和蔼可亲的欣博是位具有双重性格的人物：他很少为时尚和礼俗所束缚，但同时家庭观念又极强，对吉马朗埃斯这一强大家族满怀深情。

那一天下午，当瓦迪尼奥和米兰当在圣佩德罗碰见欣博时，这位警察署长助理正要到警察总署去。其时正值盛夏二月[1]。那一天暑气薰蒸，闷热异常，几乎使人喘不过气来，而欣博却衣着整齐，身穿只有参加葬礼或婚礼时才穿的那种深色套服，领带、护胸、西装马甲、皮鞋一应俱全，手里是一把顶头包金的手杖。见只他闷闷不乐，急地切想喝上一杯冰镇啤酒。

---

① 巴西位于南半球，季节与我国正好相反。

"只有喝上一杯凉凉的冰镇啤酒才觉得舒服……"瓦迪尼奥一面说，一面与他的这位亲戚和保护人亲切地拥抱。

欣博抱怨自己命运不济，气恼地骂起街来："这种生活太无聊了，这种差事简直不是人干的，非得陪着州长到处乱转不可，参加各种仪式，什么乌七八糟的活动都要到场……"那天晚上，由于职务关系，他不得不去医学院，参加一次科学讨论会庄严的开幕式——全国产科专家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要发表演说和宣读论文，就分娩与流产问题交换看法和进行辩论，简直太讨厌了。欣博很快把一杯啤酒喝光，想压压浑身的躁热和满肚子的火气。他的父亲总是要他参与政治……

更可气的是，这个会议恰恰决定在佩尔任蒂诺少校举办节日舞会的同一个晚上进行，就是红河区的那位野猪少校，瓦迪尼奥和米兰当肯定知道他说的是谁。欣博曾帮过少校的忙，应他之求释放了一名骚乱分子，所以少校直到现在仍很感激他，总想好好款待欣博一次以示报答。据说少校家的晚会办得极好，很值得一去，在那里可以足吃足喝一顿。他，欣博，已经荣幸地受到邀请。想想看，那该有多么开心！

"可我不能参加晚会，却要去听医生们讲生孩子的事……这就是我父亲给我的美差……"

这位老参议员乃是一位暴君，连州长在他面前都要发抖，怎么能说服这位老头子不要难为欣博，让欣博心地坦然地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去呢？瓦迪尼奥的眼睛一亮，米兰当莞尔一笑，欣博刚刚为他们打开了少校家的那扇荣耀的大门。

8

入夜之后，在举办晚会的少校家的门口，这两个骗子正和

其他一些无赖打赌：他们将混进舞会，并将像贵客一样受到接待。他们果然混了进去，并且真的如同贵客一样受到了极好的接待，因为瓦迪尼奥使少校和奥罗拉太太把他认作是不能前来的警察署长助理的侄子，而米兰当则冒充为欣博的并不存在的私人秘书。

"我的叔父艾尔通·吉马朗埃斯博士不得不陪同州长参加全国产科专家代表大会。为了不辜负您的盛情邀请，他派我和他的秘书米兰当博士代表他前来参加您的晚会。我是瓦尔多米罗·吉马朗埃斯博士……"

少校深为感动，警察署长助理竟是如此礼貌谦恭，不仅请求对他的不能光临予以谅解，而且还派出他的代表前来参加。少校对欣博的不能光临深表遗憾，他本来希望能好好款待一下这位朋友。但是他和他的妻子将热烈欢迎他的这位可敬的朋友派来的代表。正当少校把手伸向瓦迪尼奥的时候，异常兴奋和胆大包天的米兰当却对瓦迪尼奥的话进行了更正：

"少校，请愿谅我予以更正：署长助理博士的代表是鄙人，若泽·罗德里格斯·德·米兰当博士，农学院的教师，应聘担任艾尔通博士的私人秘书。我的朋友瓦尔多米罗博士是署长助理的侄子，他并不代表署长助理，而是代表州长先生……"

"代表州长？"少校惊讶得喊了起来，对这样的殊荣感到不知所措。

"是的。"瓦迪尼奥立刻帮腔说，"当州长听到署长助理要他的秘书和他的侄子前来参加少校的晚会时，便要我（因为我在州长阁下办公室任职）代他拥抱'他的好友佩尔任蒂诺并向其可敬的夫人致以问候'。"

少校和奥罗拉太太得意洋洋，立刻请他们进来，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客人，吩咐为他们斟酒和准备吃的东西，仿佛无论怎

样招待瓦迪尼奥和米兰当都仍嫌不够尽意似的。

外面，瓦迪尼奥和米兰当的同伴们大吃一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两个家伙想出了什么高招，竟会受到如此隆重的接待呢？在他们的记忆中，还没有任何一个未受邀请的人得以跨过少校家的门槛。对少校来说，参加晚会的人只能局限于他所邀请的客人，他的朋友，从而保证晚会的体面和名声，这乃是一个事关家庭荣誉的大问题。他曾自矜地以光荣的军人绶带发誓："没有请帖休想混进我的晚会，除非从我的尸体上面跨过去?"本市那些最精明的没有请帖便想混进晚会的人可以混进——确实也曾混进过——由警察把守防范十分严密的庄重的晚会，包括在市政府大厅和克莱门特·马里亚尼博士家里举办的晚会。和这些晚会相比，少校家的晚会则黯然失色，不过是在一个区的范围内举办的小型家庭舞会罢了。然而，所有这些著名的没有请帖又想混进晚会的行家都未能混进少校家的晚会。尽管每年他们都花样翻新，却依然是屡遭失败。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跨进少校家的门槛。

说没有一个人未免有些夸大其词。狡诈的大学生埃迪奥·甘托伊斯曾串通另一位绝不比他逊色的骗子，即我们前面已提及过的那位"银舌头莱弗"——当时他还在大学读书，——施展阴谋诡计混进去过一次，并在里面呆了有半小时左右，随后便被一顿乱拳赶了出来。肌肉发达的埃迪奥与应邀前来的客人们大打出手，又高又瘦的莱弗则和少校本人相互对踢。

两个人是怎么混进去的，混进去之后又是怎么令人遗憾地被轰出来的呢？这虽说是另一桩故事了，但为了更好地评价瓦迪尼奥和米兰当的此次壮举，依然有必要讲述一番。当时，一位奇特的音乐家来到了巴伊亚市，而他使用的乐器还要更加奇特：一把手锯，用它演奏乐曲可以与最精致的钢琴相媲美，当地报纸对此事做了大量的宣传。这位音乐家是个俄国人，名字

十分古怪，张帖的海报上称他是“俄国魔锯大师”，只在音乐学院进行两场演出。埃迪奥有一把木工用的旧锯，莱弗是俄国人的后裔，名字也古怪得很，两个人策划了一个绝妙的骗局。他们把那把旧锯用一张灰纸包好，又喝了一点酒壮子壮胆量，然后来到少校家的门口，莱弗佯装成“俄国魔锯大师”，埃迪奥作为他的演出承办人。

对付那些没有请贴而想混进晚会的人，野猪少校仿佛生有第六感官，老远就能把他们识别出来。他打量着莱弗和埃迪奥，内心立刻有所警觉。但是客人们已经得知“俄国魔锯大师”光临的消息，热情地向他表示敬意，希望能听到他的演奏。少校满腹狐疑，默默无言地打开了大门，把这两个骗子放了进去，但是却在暗中进行着监视。莱弗和埃迪奥把锯放在一件家具后面，少校看出了他们急于去餐室大吃大喝的那副贪婪相。他和奥罗拉太太交换了一下眼色。奥罗拉太太也已察觉出，这两个人的那副贪吃样不像是正人君子。于是，少校在急于听到演奏的全体客人的支持下，要求他们立刻进行表演。首先表演，然后再就餐。埃迪尼绞尽脑汁，千方百计要推迟这一灾难时刻的到来，然而却没有成功。既没有争取到时间，也没有想出脱身之计。

另外，出于奇怪的心理状态，莱弗突然间产生了演奏激情。他如此逼真地扮演着这一角色，竟至感到自己真的就是这位俄国魔锯大师。所以，他不再推迟，而是在掌声和欢呼声中拿起了那把旧锯。只见他弯下又瘦又高的身子，头发披散，目不转睛，动作完美无缺，俨然一位真正的演奏大师。在他用一只咖啡匙敲击旧锯之前，所有的人都被他蒙骗住了，连少校和奥罗拉太太的心里也打起鼓来。但是，正如埃迪奥事后讲述的那样，莱弗刚敲击了第一下，在场的人无一例外地全都看清了他是个骗子。莱弗继续用咖啡匙在旧锯上敲击，而且越发当真

和陶醉。然而，对他的演奏热忱和技艺，少校、奥罗拉太太及其客人们却全然不予理睬。

少校跨步向前，几位对这种恶作剧最为愤慨的朋友紧紧相随，一阵拳打脚踢，把他们赶了出去。走廊和通往大门口的这段路很长，他们英勇地反击着，谱写了一首壮丽的史诗，实在令人难以忘怀，埃迪奥和莱弗必将永远记忆犹新。奥罗拉太太恨不得把这两个年轻人的眼睛挖出来，少校则满足于把他们扔到大街上，扔到围在外面看热闹的人群中去（两个人跌倒在地，那把锯也被扔了出来，砸在了他们的身上）。

瓦迪尼奥和米兰当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少校和奥罗拉太太对他们没有产生丝毫的怀疑。两个人足吃足喝一顿之后，瓦迪尼奥在大厅里跳起了华尔兹舞，米兰当则暗自琢磨着是否应该以欣博的名义向少校和奥罗拉太太敬酒致意。此刻，米兰当而含微笑坐在椅子上，罗济尔达太太正在向他打听与她女儿跳舞的那个小伙子是谁。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米兰当以问为答：

"少校没给您介绍吗？"

"没有。我当时在房间里，他来的时候我没有看见。"

"尊敬的太太，我十分高兴地告诉您，他是瓦尔多米罗·吉马朗埃斯博士，警察署长助理艾尔通·吉马朗埃斯博士的侄子，他的祖父是参议员……"

"就是人们常提到的吉马朗埃斯参议员？"

"正是这位参议员，尊贵的太太。他可是个大人物，很有权势，在政界说一不二，是我的教父……"

"你的教父？"

"一点不错。瓦迪尼奥的祖父……"

"瓦迪尼奥？"

"这是他的昵称，从小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他是参议员最喜欢的孙子。"

"他是大学生吗?"

"我不是对你讲过他是位博士吗? 已经大学毕业, 我的太太, 是个律师, 眼下在州长办公室任职, 是政府高级官员, 负责税收……"

"消费品的税收?"罗济尔达太太大喜过望, 米兰当介绍的情况超过了她最为大胆的梦想。

"赌场的税收, 尊敬的太太。"米兰当接着小声地说道,"这可是个肥缺, 每月都有一大笔收入, 何况还总有人送礼……现在他更是春风得意, 被调到了州长办公室……"

他又十分慷慨地说道:

"太太有没有什么穷亲戚想找工作? 如果有的话, 只要对他说一声, 把名字给他就行了……"米兰当深深吸了一口气, 对自己编造的谎言感到十分满意, 并且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他正在跳舞, 您看到了吧? 假如下次大选他当选为议员的话, 请您不必大惊小怪……"

"他还这么年轻……"

"您希望什么样的议员呢? 他出生在一个金制的摇篮里, 生下来便尽享人间富贵, 他的人生道路上开满了玫瑰花。"在那个荣耀的夜晚, 米兰当感到自己仿佛成了一位诗人。他还将即席发表一通长篇演说, 要使奥罗拉太太这头红河区的野兽感动得热泪盈眶。

罗济尔达太太紧眯起那双小眼睛, 开始想入非非, 若昂济尼奥·纳瓦罗弹奏起探戈舞曲, 瓦迪尼奥和弗洛尔正在彼此会心地微笑呢。罗济尔达太激动得浑身发抖: 她从未见过弗洛尔的脸上露出过这样的笑容, 她十分了解自己的女儿。还有那个小伙子——罗济尔达太太心中自问——, 难道他真的已身居高位, 并且永远都将是位大人物吗? 瓦迪尼奥的脸上洋溢着无邪、炽热和真诚的神情, 罗济尔达太太不禁百感交集。啊, 仁

慈的上帝，难道这位就是天主为她安排的富有而显贵的女婿吗？与家里拥有土地、河流和十二个佣人的那位帕拉州的佩德罗·博尔热斯相比，这一位更加富有和显贵。这位女婿是参议员的孙子，与政府关系密切，他自己就代表政府。“上帝啊，请您保佑我！博芬神①啊，请帮助我实现这一奇迹吧。我将打着赤脚，手拿鲜花，提上满满一桶纯净无比的水参加清洗节圣像游行②。”

少校走过来了，罗济尔达太太谢过米兰当，起身迎向前去。瓦迪尼奥、弗洛尔、莉塔太太和波尔托正在大厅的一角交谈。米兰当看到罗济尔达太太用手指着瓦迪尼奥，他也站起身来，要去喝一杯啤酒。罗济尔达太太向少校请求说：

“少校，请把我介绍给那位年轻人……”

“你不认识他？他是警察署长助理艾尔通·吉马朗埃斯博士的一位亲戚，警察署长助理和我是莫逆之交……”少校十分得意地莞尔一笑，接着说：“朋友们都叫他欣博……有一次，他对我说：‘佩尔任蒂诺，你叫我欣博好了，我们是不是朋友？’他为人正直，帮过我一个大忙。”少校面对众人，极为炫耀自己与这位警察署长助理的友谊。

罗济尔达太太紧握着这位年轻人的手，弗洛尔介绍说：

“瓦尔多米罗博士，这是我的母亲……”

“叫我瓦迪尼奥好了，朋友们都这样称呼我……”

“瓦尔多米罗博士深受州长的器重，就在他的办公室里任职……”

“少校，州长非常喜欢您。今天他还对我说：‘替我拥抱一下我的朋友佩尔任蒂诺，我们是知交’……”

---

① 巴西巴伊亚州居民信奉的一位神明。

② 当地的一个宗教节日。

少校感到无比得意：

"谢谢，博士……"

波尔托还未曾见过像瓦迪尼奥这样的政界要人，他有些不安地说：

"责任重大……举足轻得……"

瓦迪尼奥故作谦虚地说：

"哪里的话……我不知道是否还要继续干下去……"

"为什么？"莉塔太太很想知道个究竟。

"我的祖父，"瓦迪尼奥透露说，"参议员……"

"参议员吉马朗埃斯……"罗济尔达太太低声祈祷道。

瓦迪尼奥朝罗济尔达太太微微一笑，脸上流露出坦诚的神情；接着又不无忧伤地对如此漂亮的弗洛尔微微一笑：

"我的祖父想要我去里约①，在那里给我安排了一个职务……"

"先生准备去吗？"弗洛尔赶忙问道。

"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我好留恋的……没有一个人……我太孤苦零仃了……"

弗洛尔叹了一口气：

"我也太孤苦零仃了……"

餐室里有人叫少校。为了招待好客人，少校没有片刻休息时间，真是一位无可挑剔的东道主。过了一会儿，一个人走进大厅，拍着手请众人安静下来，因为米兰当博士要向晚会的主人敬酒致。只听砰的一声，一瓶香槟酒打开了，泡沫一直冲向了天花板。

瓦迪尼奥和弗洛尔笑吟吟地一起走了过来，准备听米兰当

---

①里约热内卢市的简称。

的致词:“米兰当的演说是不能不听的。”瓦迪尼奥提醒说。罗济尔达太太的心怦怦直跳，看到瓦迪尼奥和弗洛尔两人一见钟情，便对莉塔太太和塔莱斯·波尔托说:

“这不是尽如人意的一对吗？这难道不像是天赐的良缘吗？但愿……”

“你这个人哪，今天他们俩才认识，你就已经想到结婚的事啦?”莉塔一个劲地摇着头。她的姐姐真是中了邪，一心想给女儿找个有钱的丈夫。

罗济尔达太太挺直了干瘪的上身，傲气十足地望着这位悲观主义者。从餐室里传来了米兰当圆润和啤酒味十足的演说声，他正在向东道主敬酒致意。罗济尔达太太朝那里走去，心里满怀着希望。米兰当的一句十分精采的话赢得了人们的掌声，他毫不胆怯地继续讲道:

“在不朽的历史篇章中，女士们和先生们，必将用金光闪闪的字母，刻上佩尔任蒂诺少校这位有口皆碑的公民的名字(每当他讲出漂亮的词句时就会声音颤抖)，刻上其高贵的妻子、上流社会美德的化身、天使奥罗拉太太的英名……是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天性圣洁的天使（他声音颤抖地重复了一遍圣洁这个词)，令人敬佩的妻子……”

餐室中央，米兰当这个混进晚会的骗子，高举着一杯香摈酒，以其三寸不烂之舌征服一来客，征服了东道主，所有的人都在倾听他滔滔不绝的演讲。少校脸上露出了微笑，令人敬佩的妻子低下了头，心情无比激动。佩尔仁蒂诺少校家举办的晚会从未取得过这样的成功。

“……奥罗拉太太可敬可爱，是位圣洁、极其圣洁的女性……”

圣洁的女性感动得热泪盈眶。

9

弗洛尔和瓦迪尼奥一反常态，打破了所有体面人家所遵循的惯例，相恋之后，没有经过订婚便直接结婚了。在以后的章节中，读者将能了解到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缘由。此外，他们的恋爱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第一阶段恬静而充满微笑，有如碧空蓝天和盛开的玫瑰，洋溢着节日的欢乐，赢得了所有人的赞同。第二阶段则惶惑不安，转入地下，受到了刁难，有如地狱一般，怨愤、憎恶和仇恨交织，演变成了一场公开的战争。在第一阶段，罗济尔达太太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谦恭礼貌和通情达理，积极而热忱地予以合作，力图促成他们的婚事。但随后罗济尔达太太便对这桩婚事感到深恶痛绝，暴跳如雷，决心要报仇雪耻——她的表演也许十分绝妙，但却并不令人愉快，——准备不惜一切手段来阻止女儿和那个肮脏的家伙——“蛆虫、烂疮、脓包”——结婚。所有这些令人恶心之物——“蛆虫、烂疮、脓包”——都是用来比喻瓦迪尼奥的，而在此之前，瓦迪尼奥却被罗济尔达太太看作是巴伊亚市最为完美无缺的未婚青年、理想的求婚者、英俊而热情的小伙子，他慷慨大方，天真无邪，像珍珠一样闪光，像宝石一样珍贵。

在野猪少校家举办的晚会上，罗济尔达太太首先被米兰当编造的天花乱坠的故事所蒙骗，随后发生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又使这虚构的故事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使蒙在鼓中的罗济尔达太太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多么难忘的两个月啊，罗济尔达太太走遍了整个阿尔沃斜地和邻近地区，从俨然以明媒正娶的太太自居的黑女人儒文蒂娜，到诊所

里求医者甚多的卡尔洛斯·帕索斯大夫，罗济尔达太太逢人便炫耀瓦迪尼奥的权势和影响，炫耀他与政界人士和高级官员的亲密关系，特别要炫耀他正与自己的女儿谈情说爱。赞扬他气宇不凡，风度翩翩，谈笑风生，极有口才。对罗济尔达太太来说，瓦迪尼奥乃是一位圣子，乃是她的一切。她想方设法讨好瓦迪尼奥，千方百计地紧紧抓住他，不让他从自己手中逃走。

一个极为有趣的误会更使罗济尔达太太完全处于盲信之中。弗洛尔有个名叫塞莉娅的女友，是弗洛尔的小学同学。不但一贫如洗，而且一条腿还有毛病，是个跛子。塞莉娅毕业于一所师范学校，取得了担任老师的资格。她想进入一所州立小学任教，为此已经奔走数月，然而教育局长根本不肯见她。和这位如此不幸和一贫如洗的姑娘相比，罗济尔达太太和弗洛尔简直就像是大富翁了。也许因为这个缘故，罗济尔达太太对她颇为关心，经常帮忙。塞莉娅向罗济尔达太太抱怨生活的艰难和大人物们的办事不公，罗济尔达太太听得十分认真。塞莉娅咬牙切齿地（她的牙齿暗无光泽，残缺不齐）诉说着政府公职人员种种骇人听闻的劣迹，揭露了“教育界的吸血鬼们”的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据她说，只有那些准备接受邀请，答应深夜去阿马拉利纳、皮图巴和伊塔波阿那种鬼地方散步和参加淫乱舞会的轻佻女人才有可能受到推荐和任用，一伙妓女！而像她这种正派的姑娘却没有机会，只能坐在接待室的皮椅上长期地等待。塞莉娅在那里等了那么长的时间，听到了不少有关普通公职人员、各部门的头头乃至教育局长的种种丑闻。虽然塞莉娅总未能见到教育局长，然而这位被拒之门外的跛腿姑娘却对他了如指掌：他的习惯、财产和爱好，他的妻子、儿女和情妇，一切她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然而却一直未受到这位局长的接见，无法向他陈述自己的不幸遭遇。

就在瓦迪尼奥和弗洛尔相恋的最初几天的一个晚上，已经

感到绝望的塞莉娅——任命新教师的期限截至到那一周的周末——在弗洛尔家里遇见并认识的瓦迪尼奥。罗济尔达太太希望看到这位姑娘能被任用，更希望在邻里前证实一下将要成为她的女婿的这位小伙子的权势。瓦迪尼奥在州政府据有大权，可以为人安排工作，而她，罗济尔达太太，则可以随意使用这一权势。

毫无疑问，这位寡妇全然被蒙在鼓里，并不知道追求她女儿的这位小伙子究竟是怎样的人。但是当她向熟人们称瓦迪尼奥本性完美无缺和赞美他心地善良时，罗济尔达太太并没有说错：对瓦迪尼奥来说，人间的一切苦难都是不公正的。所以，罗济尔达太太刚一说完有关塞莉娅的事——细节讲述得十分生动，认为她的腿跛是件好事（“即使她愿意，也不能接受到那些无赖的办事人员不怀好意的邀请，因为她无法赴约”），夸大了她所遭到的不公正的对待，竭力渲染塞莉娅的家境如何贫苦：母亲患有风湿病，父亲是个守夜人，除塞莉娅之外还有五个孩子需要吃饭，——瓦迪尼奥深表同情，愿意充当她的保护人。他确实决定和他的赌友们谈谈，这些人当中有几位还是颇有影响的。瓦迪尼奥向罗济尔达太太和弗洛尔发誓说，第二天上午，等州长一上班，他马上要求教育局长立刻任用塞莉娅为教师。这件事翌日便可办妥，塞莉娅下午再去一次教育局，把聘书取回来，保证没有问题。

“这件事包在我的身上。”瓦迪尼奥说。

“这件事可以包在他的身上。”罗济尔达太太重复说。

弗洛尔一言不发，只是莞尔一笑。对她来说，瓦迪尼奥是否真有这么大的权势无关紧要，她甚至宁愿瓦迪尼奥的官职小一点，这样就可以少忙一些。瓦迪尼奥有时一连几天不露面，不到阳台下面来跟她幽会；即使来了也显得十分疲惫和困倦，因为连夜里还总要处理公务，不得休息。

瓦迪尼奥记下了塞莉娅的全名和必要的情况。塞莉娅再次把自己的情况写在一张纸上，但并不抱什么希望。她已经写过很多次了，然而她的要求统统石沉大海，毫无结果。这位花花公子一副无赖和放荡相，肯定是个穷光蛋。他主动来帮忙，可凭借什么能替她找到工作呢？巴尔博扎神父曾为她给局长写过一封信，如果连神父都无能为力，弗洛尔的这位恋人则更不中用了，谁会理睬他呢？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从他那张游神似的脸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塞莉娅已经心灰意懒，失去了信心，因为她饱尝了拖着一条跛腿到局长那间可憎的接待室去空等的痛苦。别人的幸福，那怕是那些极少数对她的命运表示同情并希望能对她有所帮助的人的幸福，都无法激起她的温情，她的心已然变得冷若冰霜了。当她胡乱写上父母亲的姓名以及自己出生日期和毕业年份时，自信这纯粹是白费时间和空耗精力。这个无赖不会为她帮忙而出力，对这种无能却又自命不凡的人她已经感到厌倦。这号人只会轻易地许诺，但不过是说说而已。可她有什么办法呢？罗济尔达太太张口闭口全是瓦尔多米罗博士，完全相信了他的胡吹，而她，塞莉娅，一会儿还要在罗济尔达太太家里吃晚饭。其实，只要打量一下小伙子的那张脸，马上就能看出他的用心：占有弗烙尔，使她失身，然后对她说句再见，就再也不露面了。

塞莉娅对瓦迪尼奥的态度是不公正的，因为为了给她帮忙，瓦迪尼奥那一夜跑遍了所有的赌场，结果在两个方面都大失所望：一是输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二是没有能碰到一个他所认识的重要人物，以便讲述塞莉娅的小小悲剧，请其为塞莉娅帮忙。吉奥万尼·吉马朗埃斯、米拉尔奥·桑帕伊奥以及和自己同名的瓦尔多米罗·林斯，那天夜里一个都没有露面，好像他的那些有点权势的朋友都暂时停止了赌博，不再参加轮盘赌和二十一点等纸牌赌的游戏了。午夜时分，瓦迪尼奥遇到的

最大人物只是米兰当，随后便与米兰当一起到黑女人安德雷扎家里去吃夜餐——味道极好的烩杂碎。安德雷扎乃是司水女神奥顺[1]的化身，是这位农学院大学生的教母。

"那个姑娘确实可怜……"在前往黑女人安德雷扎木棚的路上，瓦迪尼奥向米兰当讲起了塞莉娅的事。"她是个跛子，长得干干瘦瘦，现在又碰上了这么一件不幸的事……"

米兰当劝瓦迪尼奥不要烦恼，有些人就是这样，魔鬼缠身，你就是想帮忙也无济于事。另外，心情一烦恼，胃口就没有了，而安德雷扎做的烩杂碎堪称一绝，连戈多弗雷多·菲略博士这样的权威人物都极为赞赏。瓦迪尼奥第二天想个办法糊弄过去就是了，那位不讨人喜欢的姑娘已经等了这么久了，早一天或晚一天对她都无所谓，而他的教母安德雷扎的烩杂碎，戈多弗雷多大师的那句话，不，不是一句话，而是一句诗，他的那句诗是怎么形容来着？

巧得很，诗人戈多弗雷多正坐在这里的餐桌旁，一边吃着安德雷扎做的美味，一边竭力赞扬她的烹调技艺和安德雷扎本人：亭亭玉立，闭月羞花，宛如高傲的棕榈，清晨的微风，骄矜的船首。安德雷扎把捣碎的辣椒加入汤内，满脸微笑，显得高贵而威严。

"让我看看是谁在这里！"米兰当招呼道："我的不朽的诗人，我的文学大师，对您的才学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大家都对这绝妙的烩杂碎佩服得五体投地。"诗人笑着与两位小伙子紧紧握手。

他们一起坐了下来，安德雷扎马上发现瓦迪尼奥有什么心事。瓦迪尼奥一向快快活活，狡诈而不安分，究竟是什么事使他脸色阴沉、郁郁不乐呢？讲出来吧，我的圣人，洗净灵魂，

---

① 巴伊亚州黑人信奉的一个神明。

驱走烦恼。安德雷扎手臂和脖子上佩带着金色的链圈，显得美丽而妩媚。她便是司水女神奥顺。讲出来吧，我的白种人，你不要伤心难过，你的黑人女仆准备洗耳恭听并给你以安慰。

饭桌上，餐巾发出霍香叶的浓郁气味；地面上，樱桃叶散出阵阵芬香。几个人一边吃着烩杂碎，一边喝着圣阿马罗牌纯正的白酒。瓦迪尼奥讲述了塞莉娅的厄运，一个不幸的女人。黑女人安德雷扎坐在床头，异常激动。她用手紧紧捂着激烈起伏的心房——跛腿吃不饱饭，想工作又找不到职业。多么可怜的姑娘，戈多①，你的大名经常出现在报纸上，而且又是政府高级官员，难道你就不能讲句话，为这位可怜的姑娘帮帮忙吗？安德雷扎恳求说，嘴唇一个劲地发抖。瓦迪尼奥是有道理的，知道有人在忍受着如此巨大的痛苦，过着如此艰难的生活，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难道你能无动于衷吗？这位可怜的姑娘一天当不上教师，安德雷扎的脸上就不可能再露出笑容。诗人戈多弗雷多答应替塞莉娅求求情，说不定能管点用，她什么时候到教育局去呢？第二天……不，就在今天正午，因为天都快亮了，瓦迪尼奥是这么吩咐她的。好吧，让她去吧，戈多弗雷多会想办法的……诗人没有透露教育局长是他的近亲和挚友，对他有求必应。他不愿意显示自己，就连他的诗歌也极少公开发表。他只是想让安德雷扎的脸上重新露出微笑，没有她的微笑，夜晚就会变得凄苦，世界就会变得落寞和悲冷。

就这样，第二天正午，塞莉娅虽然不抱希望，但还是拖着跛腿登上了台阶，走进了教育局长的接待室。当她看到局长秘书急切而热情地招呼她的时候——过去一直是冷淡而粗暴的，——不由得大吃一惊。

“塞莉娅女士，我一直在等您。向您祝贺，您的聘书已经

① 戈多弗雷多的昵称。

发下来了，局长已经签了字……”

“嗯？”塞莉娅浑身一阵战栗，“真有此事？”

秘书更加殷勤谦恭了，他小声地对塞莉娅透露说：

“千真万确……局长来了之后，这是他办的第一件事……肯定有位很大的人物向他下达了命令……您想听我一句话吗？您马上就去报到，要快。”

塞莉娅报了到，办好了手续，然后带着一家人，前往阿尔沃斜地罗济尔达太太家去表示谢意。“有位很大的人物下达了命令”，她解释说。罗济尔达太太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不禁心花怒放。她没有想到会办得这么快，这么顺利。事情所以能办得这样迅速，只有州长直接下达命令才有可能。“孩子，这是州长下达的命令，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瓦迪尼奥在州政府说一不二。”

这一消息很快传遍了阿尔沃斜地。晚上，当瓦迪尼奥来到这里，希望能与弗洛尔单独在阳台底下幽会时，邻居们纷纷向他表示敬意。感谢，拥抱，赞扬，罗济尔达太太更是有如歇斯底里发作，使瓦迪尼奥大吃一惊。白天他一直在睡觉，几乎早已把塞莉娅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噢，”他说，“小事一桩，用不着向我道谢。”

诗人履行了他的诺言，而他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黑女人安德雷扎，而不是为了他瓦迪尼奥。但是，怎能去说明事情的真相、暴露其中的奥秘呢？罗济尔达及其邻居，当上了教师的塞莉娅及其又脏又瘦的一家人——都已来到这里向他表示谢意——，永远无法理解世界和人们所走的复杂而曲折的道路永远不会相信塞莉娅所以能当上教师要归功于一位黑人厨娘，而这位黑人厨娘比塞莉娅还要贫穷，就住在的一间木棚里，靠向船夫和搬运工出售午饭为生，她就是生性快活的安德雷扎，司水女神奥顺。

瓦迪尼奥的名望不胫而走，请他帮助找工作的人顿时多了起来。一周之内，就又有八个人找上门来请求被聘为教师。从想当电车司机直到税收监督员，人们纷纷敲响阿尔沃斜地小楼的大门，对罗济尔达太太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恳求她使他们能如愿以偿。据说孔塞桑教堂还空着一个低级职务，这个消息虽还尚未证实，但却已有人登门，希望能得到。即使是瓦迪尼奥同时担任州长和主教，也无法满足这么多人的请求。

10

罗济尔达太太触到了权力的顶峰，体会到了声誉给她带来的无可比拟的乐趣。躲在楼梯的暗处，瓦迪尼奥则触到了弗洛尔那坚实的乳房，体会到了姑娘那张胆怯而又充满渴望的嘴巴给他带来的无可比拟的乐趣。他轻轻咬着弗洛尔的嘴唇，向姑娘揭开了一个她过去只是半信半疑的快乐的世界。每一次幽会之夜，瓦迪尼奥都要攻破弗洛尔的部分防线，赢得她的部分肉体，克服她的部分羞怯，激发出她隐藏起来的部分情感。瓦迪尼奥的欲望像烈焰一样点燃了弗洛尔，使她感到欲火中烧。弗洛尔竭力克制，然而却日益感到身不由己。她的回绝是脆弱的，抵制是无力的，变成了这位大胆的小伙子的顺从的奴隶。瓦迪尼奥几乎占有了她的全身，她的全身几乎都燃烧着无法扑灭的烈焰，啊，无法扑灭。

好一个骄横无理的瓦迪尼奥！他并没有向弗洛尔正式求爱，没有对她海誓山盟，甚至不征得她的同意就与她动手亲热。弗洛尔听到的不是如诗一般的语言，不是温柔绵缠的情话，而是一些令人情疑的观念和别有用心的暗示。佩尔任蒂诺少校家的晚会之后没过几天，弗洛尔前往红河区的莉塔姨妈家

里。回来的时候，正遇上瓦迪尼奥到阿尔沃斜地来。这个胆大妄为了小伙子看了一眼烹调学校的招贴广告牌，然后就贴近弗洛尔的耳边，情意缠绵地悄声挑逗说：

“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美味与艺术……”他用胡子蹭着弗洛尔的耳阿，放低声音说：“阿，我真想尝尝你的味道……”

通过这样一个蹩脚的双关语，瓦迪尼奥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的意图，大胆地公布了他的恋爱纲领。

弗洛尔从未遇到过像瓦迪尼奥这样的恋人，与其他的人竟是如此不同，也从未想到过他会用这种方式与她谈情说爱。可她为什么没有马上把瓦迪尼奥赶走呢？

弗洛尔不是那种卖弄风情的放浪姑娘，不会在大街的角落里、楼梯暗处或门口背静的地方去干那种让人反感的非分之事。不管哪个小伙子，至多也只能是小习翼翼地与她接接吻。佩德罗只是戏轻地抚摸过她的脸，她不允许有更为亲昵的举动。无论哪个大胆的小伙子，只要伸出手来想去碰她，弗洛尔立刻就会怒气冲冲地把他赶走，仿佛她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留给她将真正爱上的那个人，只有对那个人她才会毫无保留地百依百顺，而那个人正是瓦迪尼奥。这就是为什么弗洛尔没有像赶走其他的人那样——不粗暴也不怒气冲冲，但又坚决果断和毫不动摇——把瓦迪尼奥赶走。

甚至第一次弗洛尔就没有予以拒绝，虽然那时他们相识才仅仅几个小时。野猪少校家晚会的第二天是个星期日，恰逢圣母领报节，弗洛尔和几位女友一起前往观看节日演出。瓦迪尼奥也来了，一看到弗洛尔就马上朝她们走了过去。几位女友笑着离开了，断定瓦迪尼奥该向弗洛尔求爱了，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求婚人的性格的气质不同，求爱的方式也不同，但差不多都是言辞热烈又温文尔雅。那些胆量最小的人则喜欢通过书信求爱，必要的时候还求助于“中间人”）。女友们纷纷议论着

小伙子对弗洛尔的一片真情：在少校家的晚会上，他一直陪伴着弗洛尔，与她形影不离。现在他该向弗洛尔求爱了，这是个关键时刻。姑娘或是马上同意，或是请求给她一段时间认真考虑一番，通常都是二十四个小时之后答复。弗洛尔向她的女友们表示，她要让瓦迪尼奥难受几天，可女友们却不肯相信，弗洛尔有勇气这么做吗？

瓦迪尼奥根本没有开口向她求爱，而是谈笑风生地与她东拉西扯起来。好一个愚蠢的瓦迪尼奥！两支热闹非凡的狂欢队伍在圣塔纳教堂的墙边相遇，相互比赛着表演起节目来。人们纷纷赶来观看，你推我搡，乱成一团。趁着人群乱挤之机，瓦迪尼奥从身后把弗洛尔紧紧抱在怀里，两只手按住了她的两个乳房，贪婪地在她脖梗上吻了起来。弗洛尔只是浑身战栗不止，她半闭着眼睛，对瓦迪尼奥听之任之，既吓得要死，又快活得要命。

与瓦迪尼奥初恋——既没有正式求爱，也没有正式征得她的同意——的日子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每年夏季，每逢江河区有节日庆祝活动的时候，弗洛尔都要到姨妈家住上几天，姨妈和姨父对她十分亲热。一到三月份，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就停课了。

二月二日，弗洛尔总是要前来参加向大海女神耶曼娅敬献礼品的仪式，无数只小船乘风破浪，载着鲜花和礼品——把梳子，一瓶香水，一只廉价戒指，——向大海驶去。耶曼娅掌管着大海和暴风雨，主宰着捕鱼的多少和出海渔民的生死安危。她住在红河区，她的圣堂耸立在大海之中的一个小岛上。

在当地姑娘们的伴下，弗洛尔玩得非常开心，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紧张而充满乐趣：上午洗海水浴。下午到巴拉灯塔台附近和阿巴拉利纳散步，有时甚至远至皮图巴；快乐而又辛苦地组装狂节彩车和进行排演；带上六弦琴和歌声，前往伊塔波

昂（姨父波尔托的朋友纳塔尔大夫的家就住在那里）或是阿贝埃小湖边效游野餐；玩互相抛撒彩色纸屑的游戏。晚上，当朋友家里没有举办舞会而她们自己也不想在客厅里临时举办小型舞会时，就到圣塔纳广场去闲转，或是在马里基塔一带的彩色帐棚中间绕来绕去。

姨父波尔托的家位于帕帕加伊奥斜地，常春藤缘墙而上，刺槐树阵阵飘香。每逢星期天，姨父必然要和一个名叫若泽·德·多梅的人一起外出写生作画。若泽·德·多梅先生是塞尔希培州人，住在圣塔纳广场附近，也喜欢绘画，特别胆小怕羞。大约两年之前，在罗萨莉娅和安托尼奥·莫赖前往里约热内卢之后，弗洛尔寂寂一身，郁郁不乐，曾对若泽·德·多梅产生过朦胧的好感。这个业余画家是个混血儿，严肃拘谨，沉默寡言，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虽然看上去并不显得那么老。一天，他终于战胜了极度的胆怯，表示想要为弗洛尔画一张像。以刺眼的黄色和赭色作为底色，他开始在画布上为弗洛尔作像。弗洛尔褐色的皮肤被画得显然有所变形。“这像是疯子画的，简直是胡来，此人定是个笨蛋。”只见过年历上的彩色装饰画的罗济尔达太太看过之后说道。若泽·德·多梅将永远无法完成这幅画像，因为时间不够，弗洛尔已经返回阿尔沃斜地了，虽然她曾答应再来让他继续作画，然而却永远没有回来过。弗洛尔确实对他有过好感，但这种情感还达不到恋情的地步，因为不能把良久的沉默和做模特时的短暂微笑称为恋情。这只不过是她在避暑的日子里产生的一种短促的好感，甚至都未能打消这位艺术家的羞涩。弗洛尔再次回到红河区时曾又遇到过姨父的这位朋友，他依然彬彬有礼，然而，从前那个暑期时的魅力已经荡然无存，仿佛他们之间未曾发生过任何事情。至于那张画像，至今也没有完成，仍挂在画家画室的墙上——圣塔纳广场一角的一座旧楼的三层。谁要是想看看这幅画像，

只要鼓起勇气，爬上破损不堪的楼梯就行了。

和瓦迪尼奥在一起就大不相同了……仿佛是一场雪崩正以不可抗拒之势推着她前进。瓦迪尼奥完全支配了她，决定了她的命运。在红河区的这段尽如人意的日子虽然短暂，但是弗洛尔已经明白，失去了瓦迪尼奥的风趣、欢乐和疯狂的陪伴，她将无法再生活下去。弗洛尔满足了他的所有要求：在舞会上从未与任何其他男人跳过舞；与他手挽着手在圣塔纳广场的露天集市上闲逛；听从他的话，在漆黑的夜里，下到海边的沙滩上，以便与他更好地亲吻；当瓦迪尼奥把手伸进她的裙子里面，抚摸着她的大腿和臀部时，弗洛尔不禁感到毛发悚然。又有谁能想象得到，罗济尔达太太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连思想并不十分守旧的莉塔姨妈都感到有些吃惊并提醒她说：

“罗济尔达，你不认为弗洛尔对这位小伙子太过分了吗？他们俩形影不离，就像是已经订过婚似的，根本不像是刚认识不久……”

罗济尔达太太像吵架一样，粗暴地反击道：

“我真不明白，你和你的丈夫为什么要反对瓦迪尼奥……仅仅因为小伙子富有和身居要职，你们就唠唠叨叨地反对他……可你们对那位佯装画家的穷光蛋却热心得过了头，如果任凭你们做主的话，当时他们俩就结婚了，就像我肯把我的女儿嫁给这么一个可怜虫似的。可对瓦迪尼奥，你们总是往坏处想。我看不出他对弗洛尔有任何过分的地方，弗洛尔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上帝听到了我的祈祷之后，就把瓦迪尼奥派遣到这里来了，而你和波尔托却唠叨个没完没了，乱发议论……莉塔，你用不着庸人自扰……”

“我没有乱发议论，我的女圣人，你放心好了。我刚才只是说……因为你这个人最爱吹毛求疵，最讲究礼义廉耻。只要看到一位姑娘单独和一个小伙子走在一起，马上就说她是个放

荡的女人……可现在你却正好相反，让弗洛尔手拉着手……”

“你认为弗洛尔是个放荡的女人？这就是你的看法？请你马上说个清楚……”

“罗济尔达，你不要歪曲我的意思，你明白我并没有这么说……”

罗济尔达太太停止了争论：

“我对我正在做的事情一清二楚，女儿是我的，如果上帝肯帮忙的话，他们今年就结婚……”

“当然可能……”

“可能？不是可能，而是一定……你不必跟我拐弯抹角，你们对瓦迪尼奥怀有反感……”

不，谁对瓦迪尼奥都没有反感，他的一张如簧的巧嘴和丰富的想象力博得了所有人的好感，首先是红河区的，尔后是阿尔沃斜地的，莉塔太太和波尔托已经把他当成了朋友，真心希望他能成为弗洛尔的丈夫。至于罗济尔达太太，仿佛她一心只想着满足瓦迪尼奥的心愿，揣摩出他的古怪癖好。

瓦迪尼奥的古怪癖好只有一个：单独和弗洛尔呆在一起，把她搂在怀里，战胜她的抵制和羞涩，渐次把她占有。在使弗洛尔堕入情网而身不由己的同时，瓦迪尼奥自己同样也不能自拔了。弗洛尔的那双充满柔情又显得有些惊恐的眼睛，她那战栗不止和难以接近、满怀渴望又因羞涩而竭力自制的整个身子，尤其是她的温存驯良，紧紧攫住了瓦迪尼奥的心。弗洛尔漂亮、朴实、安分；从她的身上可以感到一种浓郁的家庭气息，正是这种气息对瓦迪尼奥产生了一种神奇的吸引力。

瓦迪尼奥从未有过家庭生活。他没有见过分娩时便已死去的母亲，父亲又很早就离开了他。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康人家的长子，母亲在这个家里当佣人，他就是这样两个人偶然结合的产物。父亲是吉马朗埃斯家族的一位远亲，结婚之前还一直照

料着瓦迪尼奥，可在与一位很富有的女人成亲之后就开始想摆脱掉瓦迪尼奥了，因为他的那位对宗教十分虔诚的妻子认为，私生了仍是“罪恶的产物”。瓦迪尼奥于是被送进一所神父办的寄宿中学，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升入了毕业班，但却因为迷恋上了一位女人而未能毕业。这个女人已经四十岁了，是下城区一位商人的妻子，被看作是该市上流社会中最轻佻的一位妓女式人物。她的儿子也在这所寄宿学校读书，是瓦迪尼奥的同学。一个星期天，她来探望儿子，瓦迪尼奥迷恋上了她，而这一痴情又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这是一种极富浪漫色彩的恋情。在供家人探望学生的小院里，这个女人含情脉脉地望着瓦迪尼奥，叹息不止，瓦迪尼奥则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寄宿学校凄凄凉凉，犹如一所囚禁儿童的监狱。她从带给儿子的包裹里取出巧克力和饼干送给瓦迪尼奥，瓦迪尼奥则把从神父花房中偷来的兰花暗中送给了她。在学生可以离校回家的一个星期天（每月第一个星期天，但瓦迪尼奥从未离开过学校，因为他无处可去，没有人前来接他），这个女人把瓦迪尼奥带回自己位于格拉萨广场的豪华住宅，把他介绍给了丈夫：

“泽济托的同学，一个孤儿，没有家……”

泽济托有些呆痴，他养了一群豚鼠，每次回到家里总呆在楼下的厅堂里，把所有时间都用来照料这些啮齿小动物。商人睡着午觉，鼾声如雷。瓦迪尼奥被拖进一个缝纫间，这个女人开始吻他，对他百般爱抚。“我的孩子，我的学生，我的弟子，我是你的老师，啊，我的童子！”她十分清楚身为“老师”的责任。耐心地教着他，教得又是何等地出色啊！瓦迪尼奥的欲望被激发得强烈起来，变得难以满足和粗鲁莽撞。而这个女人也神魂颠倒，欣喜若狂，喘息着，不知羞耻地向瓦迪尼奥反复发誓说：她从未爱过任何其他男人，瓦迪尼奥是她的第一个恋

人。在这个世界上，她的最大渴望莫过于和瓦迪尼奥一起出走，两个人随便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隐居，去尽享这一伟大的爱情。可惜瓦迪尼奥在学校里寄宿……

“要是我离开学校，你果真跟我一起生活吗？”

瓦迪尼奥逃出了寄宿学校，天刚一擦黑，她便来找这个女人，要把她接走，要把她从那个粗暴地占有她、使她忍受着巨大痛苦和耻辱的“兽性十足的资产者”手里解放出来。瓦迪尼奥已经在一个最末等的公寓里租下一间小屋，买来了面包、大腊肠（他喜欢大腊肠）、劣质酒和一束鲜花。他手头还剩下一些钱，因为在得知他与这个女人的恋情之后，几个最要好的同学为他凑了一笔钱，资助他逃离学校和得到爱情。在这些同学的眼里，瓦迪尼奥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当瓦迪尼奥闯进这个女人家里时，她的丈夫正在另一个房间一边剔牙一边看报纸。这位尊贵的太太几乎吓得要死，瓦迪尼奥准是疯了——她怒气冲冲地说道。她是一个轻率行事的女人，不会抛弃自己的家、丈夫和儿子，不会抛弃舒适安逸的生活和社会地位而去跟一个半大的孩子姘居，搞得自己贫苦交加，身败名裂。瓦迪尼奥准是昏了头，快返回学校去，也许人们还没有发现你逃了出来，等下一可以探望的星期天，啊，她向他许诺……

瓦迪尼奥不想听她的许诺，他怒不可遏又羞愧难当，明白自己被愚弄了。他根本没有考虑到头上长着犄角的商人就在隔壁，一把抓住了这位太太染过的长发，一面高声怒骂，一面猛打她的耳光，结果不仅是她的丈夫和家里的佣人闻声而至，连周围的邻居们也纷纷赶来，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据瓦迪尼奥后来证实说，那一天他突然变成了一个男子汉，一个头脑永远保持清醒的男子汉。

自此以后，十七岁的瓦迪尼奥就成了一名夜游神。大名鼎

鼎的赌场好手和玩牌行家阿纳克雷翁十分喜欢这个小伙子，由他向毫无经验的瓦迪尼奥传授轮盘赌和二十一点纸牌赌的奥妙和技巧真是再好不过了，因为阿纳克雷翁不仅赌技高超，而且待人赤诚，心胸开阔，颇有一点唐吉诃德的味道。在这期间，瓦迪尼奥曾和父亲匆匆见过一面。他拒绝再回寄宿学校去读书，而那位可鄙的吉马朗埃家族的远亲则拒绝为他祝福和提供任何经济资助，“我没有钱去供养一个惹事生非的人”。由于妻子十分富有，他已变成一个吝啬鬼和道德家。此外，由于当时他的大名已出现在报纸的社会专栏中，所以便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是瓦迪尼奥的生父。难道瓦迪尼奥果真是他的儿子吗？已经死去的女佣人瓦尔德尔当时一边吻着他，一边诉说是他使她失了身并怀了孕。但是，一个女佣人的话难道真的那么可信吗？她的那些女友哭哭啼啼地守在她的尸体旁。据她们说，除了他之外，瓦尔德尔没接触过其他男人。但是，这些一无所有的女佣人的话难道能作为凭证吗？这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对青年时代的回忆已经模糊不清，那时候他尚是一个缺乏责任感和理智的小伙子。瓦迪尼奥也许是他的孩子，也许不是，谁能公开证明这一点？确定无疑的凭据又何在呢？能够确定无疑的是，瓦迪尼奥是个无赖，一个坏透了的无赖：小小年纪，就想“破坏一位正直的太太、他的同学的母亲的贞操，而正是这位太太，在家里待他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欣博认为，瓦迪尼奥的这位父亲是吉马朗埃斯家族的“一个败类”，不具备这一家族的人应有的胆量和侠义心肠。

从此以后，瓦迪尼奥再也没有体验过家庭的温暖。他和许多年龄、社会地位和肤色各不相同的女人相好过，除少数已婚的之外，大部分都是在妓院和夜总会里结识的。但是，他与这些女人的关系都缺乏一种爱情的力量，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使他感到生活是充实和美好的，与任何一个女人的争吵、分手都

不会使他感到心灰意懒、空虚和痛不欲生。他可以另换一个女人，就像在赌场里当十七号筹码使他感到失意时便另换一张赌桌一样。

在少校家的晚会上他与弗洛尔不期而遇。弗洛尔的出现使他突然间重新产生了对家庭生活的渴望：餐桌上有准备好的饭菜，床上是整齐干净的床单。瓦迪尼奥甚至没有稳定的住处。他住在低级的公寓里，由于付不出房租，每月都要换一个地方。他只能剩下很少的钱去赌博，又怎么能把钱花在房租上呢？

弗洛尔使他对生活有了一种新的感受：恬静，安宁，体验到了一种家人的温存。

"我喜欢你，因为你温顺得像只小羊……"

罗济尔达是个面目可憎的老太婆，令人可笑生厌和难以忍受。瓦迪尼奥所以可以忍受这一切，因为他完全被弗洛尔迷住了。他爱弗洛尔的真诚和温顺，爱她喜悦时依然十分恬静，爱她的举止总是十分得体。每天他都竭力要摧垮弗洛尔的抵抗，使其失去少女的纯贞，但同时又因为弗洛尔如此谨慎和严肃而感到高兴和骄傲，因为只有他才能征服弗洛尔的谨慎，攻破她的纯贞防线。瓦迪尼奥的朋友们发现了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某种光彩。有时候他呆立在轮盘赌的转盘前，却忘记了把筹码押上去，仿佛是进入了梦境。

狂欢节的时候，红河区的一些人家组织起一支"快乐的卖报人"的狂欢队伍，波尔托为彩车做了精心的装饰，姑娘和小伙子们化装成卖报人，叫卖着《巴伊亚日报》、《午报》、《消息报》和《公正报》。当见到瓦迪尼奥也加入了这支狂欢队伍时，他的那些最要好的朋友，比如米兰当，已经不再感到吃惊了。这样的狂欢队伍滴酒不进，只是大抛彩色纸屑，唱歌跳舞。瓦迪尼奥过去可不是这样过狂欢节的，从星期六直至星期

二，他一直喝得醉醺醺的，加入带着假面具的狂欢队伍，围着姑娘们乱转，在大街的中央跳桑巴舞，喝起酒来毫无节制，天快破晓时，不知道会醉倒什么地方，四天之中一直如此。

“你看，那支狂欢队伍里敲手鼓的是谁，是瓦迪尼奥，真让人无法相信!”熟悉瓦迪尼奥过去的人们无不感到惊讶：历年的狂欢节，瓦迪尼奥都是放浪形骸，为所欲为。而今，他却站在弗洛尔的身边，满怀温情地往她的身上抛撒着彩色纸屑。

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瓦迪尼奥改变其放荡的生活方式。午夜时分，在与弗洛尔分手之后，使便径直前往塔巴里斯或其它的游艺场去喝酒赌博。每逢星期二，他都借口有紧急公务需要处理，夜里十点钟就离开弗洛尔，因为他要准时去参加在加菲埃拉举办的大型舞会：安德雷扎和其他真正的当地黑人姑娘们化装成皇宫里的贵夫人，身穿绫罗绸缎，头戴棉花制成的雪白的假发。

即使在他对弗洛尔情意最深、对家庭的温暖想得最多的，瓦迪尼奥也从未考虑过要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并不准备弃旧图新，重新做人。米兰当不时地有过这种表示：

“我的好兄弟，我要改邪归正……从明天开始……”

瓦迪尼奥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他爱上了弗洛尔，并准备与她结婚，但即使如此，他也并不想背离他的那些昔日的朋友，不再去酗酒赌博，不再去放荡和行乐，不再前往游艺场和妓院。

11

大海风平浪静，大地辽阔宽广，天空清澈湛蓝，世界宁静而甜美，弗洛尔和瓦迪尼奥心心相印，如胶似漆。突然间，乌

云遮日，暴风雨骤起，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开始了，弗洛尔和瓦迪尼奥之间的恋情被横遭禁止。

米兰当不禁感到有些惭愧，因为他觉得其中也有自己的过失，那座轻轻一吹便倒的用纸牌垒起的高楼难道不正是由他首先动手兴建的吗？这位以精通哲学自居的伦理家感叹道：

“唉……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保证？一点保证也没有……连卡车的发动机修理过后都有六个月的保修期……而当我们自以为已经立稳脚跟，事情终于走上了正轨的时候，却一下子砸了锅，就像一尊圣像从舁架上摔倒在地，变成了一堆垃圾……”

米兰当认为，瓦迪尼奥如同是从舁架上掉下来的一尊圣像，被摔得粉身碎骨，变成了一堆垃圾，全然无法修复。罗济尔达太太不可能再把他当作政府高级官员，弗洛尔也将同样如此。这么一来，姑娘怎么还能接受一个骗子的勾引呢？米兰当认识不少这种温顺柔和的女人，一旦明白她们自己上当受骗之后，就会变得傲气十足，决不肯再和你相好下去。

“一旦她们生起气来，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米兰当得出了悲观的结论。

卑鄙，无赖，恶棍，可耻！罗济尔达太太深感自己的词汇贫乏，找不出更加富有男子汉气味和更加尖刻有力的话来痛骂一顿这么一个无耻下流的家伙，而头一天晚上他还是一个理想的求婚人，如同舁架上的圣徒一样受到热烈的赞扬。她的女儿可以嫁给一个普通警察，甚至可以嫁给一个正在狱中服刑的杀人犯，但却永远也不会嫁给这么一个无赖。米兰当在阿尔沃斜地一带听到了罗济求达太太这些恶言恶语之后，不由得伤心而又现实地摇了摇头：瓦迪尼奥所以还想继续和弗洛尔相好下去，因为他一点也不了解女人。他一直是个极为聪明的人，现在却被爱情迷住了眼睛，看不清现实，完全丧失理智。在“胜利”酒吧间，为了压制住自己的激动心情愁眉不展的米兰当又

要了一杯酒喝。

瓦迪尼奥并不在乎罗济尔达太太的态度，并不想去平息她的愤怒——一个魔鬼似的老太婆，丑得出奇，讨厌得要死。但是他不能中断与弗洛尔的恋情，不能失去那那温顺的笑脸，不能没有她那恬静的柔情。相反，现在他下定决心要与弗洛尔结婚。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乃是他与弗洛尔之间的体贴、理解和真挚的爱情，其余的统统不过是一场愚蠢的玩笑。弗洛尔爱的是什么？是他瓦迪尼奥这个人呢，还是他臆造出来的那些并不存在的职务、地位和金钱呢？

在这场风波中，只有一件事使瓦迪尼奥感到不悦：揭发他的人意是他曾经予以保护、由于他的干预现在终于当上了公立小学老师的跛子塞莉娅。正是此人揭开了骗局，向罗济尔达太太告发了他，引起了这场轩然大波。塞莉娅气喘吁吁地来到阿尔沃斜地的小楼上，兴奋得几乎说不出话来，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某个很大的人物"？这个骗子从来都没有登过州政府的台阶，他唯一熟悉的地方是赌场和妓院……威望？只有在最低一等的妓女街，在妓女和骗子们中间他才享有威望……州长办公室官员？如果这个骗子胆敢闯进州长办公室，他则必然要被逮捕和关进监狱。她是怎么当上教师的？最好别去想这件事了，谁知道这个无赖耍了些什么手段和搞了些什么骗局呢？

塞莉娅只是一个微足道的小学教师，她是怎么揭开全部骗局，把所有的细节讲得一清二楚，没有给人留下丝毫可以怀疑之处，彻底打消了仿佛是掉进了污水池的罗济尔达太太任何的侥幸心理呢？为什么塞莉娅一定非要揭露和告发瓦迪尼奥的欺骗行径呢？

瓦迪尼奥大为惊讶，他不无伤感地说道：

"是她……我对这位姑娘没做过任何坏事，相反……"

也许恰恰因为如此。当瓦迪尼奥为她找到工作之时，塞莉娅在感激的同时又觉得受到了伤害。这位跛足女人尖酸而恶毒，她已经预感到瓦迪尼奥是个拿女人倒贴的家伙，所以从心底里无法原谅瓦迪尼奥对她的欺骗。艰辛的生活使塞莉娅变成了一个忌嫉心极强和心术不正的女人。她对瓦迪尼奥的感激之情日益减弱，而受到伤害的心情却日渐增强——这个家伙根本没有本事帮她的忙……纯属偶然，一次，有人无意中向她透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而她则坚持刨根问底，说尽了好话，终于把这场由米兰当在少校家开始的、随后又由瓦迪尼奥进一步发展的（生活本身应该比瓦迪尼奥承担更大的责任）骗局的全部细节搞得一清二楚。在完成了这部想象之中的文学作品的全部章节之后，塞莉娅感到十分得意。她不是一个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女人，她长着眼睛和耳朵，仅仅是当上了小学教师还远远不足以封住她的嘴巴。塞莉娅眉飞色舞，兴高采烈，以致在爬小楼的楼梯时那跛腿也都不再感到沉重吃力了。罗济尔达太太和弗洛尔当时正在缝制嫁妆。“那个浪荡家伙不过是个拿女人倒贴的一钱不值的男人，我塞莉娅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塞莉娅那张脏乎乎的脸上放出了异彩，她还很少感到如此高兴过。这一天会有不少的人要伤心落泪，要诅咒骂街，要恨得把牙齿咬得咯各作响。难道世界上还有比知道他人也在忍受痛苦更加使人感到兴奋和开心的事情吗？对塞莉娅来说是没有这种事情的。从来没有一个男人用充满欲望的目光打量过她的身体，从来没有一个人对她亲亲热热地微笑过，连学校里的孩子们也都怕她，见到她就赶快躲避起来。

罗济尔达太太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恨不得要去杀人或一死了事，呻吟着要人给她倒一杯水喝。弗洛尔没有理睬罗济尔达太太，没有听到她的呻吟声。她对塞莉娅说：

“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一条母狗，今后再也别登我们家

的门……”

“弗洛尔，你这是在说我？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为什么要这样呢？”

“即使他真是像你说的那样，你也不该跑来讲他的坏话，是他给你找到了工作……你应该把你知道的这些事掩盖起来，在你快要饿死的时候，是他让你当上了老师……”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帮的忙……谁见到他帮忙了？在我看来，是巴尔博扎神父的那封信起了作用……”

弗洛尔几乎没有提高嗓门，但是从她的话里却能听出对塞莉娅的厌恶和蔑视：

“你马上给我滚出来，不然的话，我要好好教训你一顿，让你懂得以后要少管闲事，一条母狗……”

“你跟他在一起好了，让他从你身上多捞点好处，一个天生不知羞耻的女人……”

塞莉娅一面下楼梯，一面埋怨世人知恩不报的行径。

战争，一场战争，还能使用其它什么词汇呢？一场你死我活的无情战争——罗济尔达太太和弗洛尔之间的战争正是从这一时刻开始的。砰的一声响，塞莉娅刚一走出房间，弗洛尔便把门猛地关上了。罗济尔达太太已经恢复了常态，不再感到头晕目眩，她高声喊着塞莉娅，想继续跟她谈谈有关瓦迪尼奥的事情：

“塞莉娅！塞莉娅！你别走……”

弗洛尔粗声大气地说道：

“我把她赶走了……”

“她是为了我们好才来的，你非但不感谢她，反倒把她赶走。”

“这个多嘴的长舌妇永远也别想再登这个家的门……”

“这个家从什么时候开始是由你说了算的？”

“要是她再进这个门，我就离开这个家……”

米兰当的话只说对了一半：罗济尔达太太的态度确实与他所描绘的一模一样，然而弗洛尔却与他所预料的完全不同。当然，弗洛尔并不高兴，而是感到极为失望。瓦迪尼奥太不像话，为什么要编造谎言呢？但是她却从未想过要与他断绝来往，中止恋爱关系。她爱瓦迪尼奥，至于瓦迪尼奥从事什么职业，社会地位如何是否是位政界要人，对她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当天夜里，弗洛尔不顾母亲的禁令，毅然到附近的一个街角与她所爱的人见了面，对他讲了上述这番话。听过瓦迪尼奥解释之后，她落下了几滴伤心的眼泪，称瓦迪尼奥是“我的糊涂的疯子，我的漂亮的疯子”。瓦迪尼奥第一次向弗洛尔表白了爱情，讲到了他是如何地爱她和如饥似渴地想占有她——像对待妻子一样地爱她和占有她。瓦迪尼奥的这番话使弗洛尔因为他毫无必要地编造谎言而产生的烦恼全都烟消云散了。

弗洛尔对他说，他们还必须要耐心地等待，至少也要再等十个月，到那时她就年满二十一岁了。现在她还未到法定的成人年龄，还必须要听从母亲的话，而瓦迪尼奥甭想罗济达太太会同意他们的婚事，她从未见到母亲如此冲动和震怒过，就连他们今后的会面也绝非易事，必须想出一个最好的方法，不使老太太产生任何怀疑。他们的恋爱——过去是那么方便，受到了罗济尔达太太极为热切的欢迎和庇护——已经转入地下，成为非法，被彻底禁止了。在阿尔沃斜地，瓦迪尼奥的身价已经变得如同大街上的尘土，一钱不值。瓦迪尼奥在街角吻去了弗洛尔的眼泪，毫不在乎是否会被过往的行人看见。

罗济尔达太太手握着皮鞭，怒气冲冲地等着弗洛尔回家。这条用生牛皮制成的皮鞭是为了驯服牲畜和惩治不听话的子女而制造的，已经很久没有派上用场了。不好好读书的埃托尔挨

的鞭子最多，罗联莉娅也挨过，弗洛尔只在小的时候挨过几次打。如今，这条皮鞭挂在餐室的墙上，只是作为母亲权威的一种可怕的象征罢了。弗洛尔刚一进门，罗济尔达太太便举起了皮鞭。第一鞭抽在弗洛尔的脖梗上，立刻留下了一道血印，为这场持续一个多星期的战争打上了标记。

弗洛尔一声也没有哭，只是用手护着脸，重申了自己对瓦迪尼奥的爱情。“只要你跟我住在一起，就不准跟他结婚！”罗济尔达怒吼道。第二天，弗洛尔感到浑身疼痛，脖梗上带着紫红色的鞭痕，几乎难以起床。整个阿尔沃斜地都在议论着这件事。妄自尊大的黑女人儒文蒂娜站在窗边，向人们传播着详情细节。卡尔洛斯·帕索斯大夫对罗济尔达太太的教育方法持批评态度，虽然并不否认她大发雷霆是有道理的。

瓦迪尼奥按照往常的时间来到了阿尔沃斜地。罗济尔达太太家的小楼二层关得严严实实，阳台上空无一人，通往楼梯的门插上了门栓。弗洛尔房间的百叶窗面对着大街，从中透露出少许光亮。很快就有人把弗洛尔头天夜里挨打的情景告诉了瓦迪尼奥。据这些多嘴的女人们说，弗洛尔被关在房间里，外面上了锁。

安特诺尔·利马的姘妇、黑女人儒文蒂娜正确而又富有文学色彩地给罗济尔达太太下了这样的定义：“瓦迪尼奥先生，罗济尔达太太全然是一只穷凶极恶的狼犬。”瓦迪尼奥同意她的看法，一声不吭地听儒文蒂娜讲述了事情的始末，说了句再见，然后就离去了。

午夜时分他还要回来，他要用一场最精采的夜间露天演出来唤醒阿尔沃斜地和邻近街道的居民，打开这一地区住户们的所有窗子。这场露天演出是如此精采和如此充满激情，时至今日，在本市和其它任何一个城市都是极为罕见的。无论谁听过这次演出，他的耳朵和心里都会留下永远无法忘却的回忆。

瓦迪尼奥确实神通广大！他为弗洛尔请来了最优秀的乐师和歌手。四弦琴手是演技高超的瘦子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斯。瓦迪尼奥是从卡尔拉的妓院把他找来的，当时他已经睡在马里娅妮妮娅·彭特柳达舒适的床上。小提琴手是人们所熟知的埃德加尔德·科科，他的演技超群绝伦，只有里约热内卢市或外国能有人与他相媲美。吹横笛的——何等装严和熟巧！——是法学学士瓦尔特尔·达·西尔维拉，瓦迪尼奥是从书堆中把他拉来的，因为他刚刚大学毕业，正在全力以赴地准备参加挑选法官的考试，不久便将成为一名杰出的法官，不再当众演奏著名的横笛，听众将再也无法欣赏到他那出神入化的笛声了。大提琴手是位深受人们喜爱的小伙子，名叫多里瓦尔·卡因米。此人生性快活又极富教养，谦逊又不乏贵族的气质，很能喝酒，待人彬彬有礼。他不仅琴艺出类拔萃，盖世无双，而且还有一副不可思议的好嗓子。最近他在电台自弹自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下子出了名。他的朋友们对他尚未发表的音乐作品极为赞赏，一旦这些作品流传开来，这位皮肤黝黑的年轻人必将名满天下。他与瓦迪尼奥是莫逆之交，两个人一起共饮最初的几口酒，一起迎来最初的曙光。瓦迪尼奥把任内尔·奥古斯特也请来了，作为候补成员，这是一位在酒吧间里演唱的二流歌手。此外还有米兰当，当时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

这伙人在临近阿尔沃斜地时停了脚步，几分钟之后，埃德加尔德·科科的小提琴首先如泣如诉地响了起来，奏出了最初的令人心碎的乐曲。四弦琴、横笛和大提琴随即也加入进来，卡因米放开喉咙，和瓦迪尼奥一起开始了二重唱。他们的歌声并不动人，动人的是他们演出的动机，是瓦迪尼奥那横遭禁止的炽热爱情。他们希望以此报偿受到凌辱的恋人，医治好她心灵的创伤，使她平静地进入梦境，让她从音乐中得到安慰，向

她证明自己的爱情：

"深夜，天空露出了笑容
恬静如梦
月光撒向丛林
婉如银色之雨
闪烁着奇异的光辉……
只是你已进入梦乡，听不到
你的心上人为你歌唱

歌声先于他们这伙人爬上了阿尔沃斜地，好奇的人们纷纷把头伸出了窗口，久久地停留在窗边，被神奇的乐曲声和卡因米的歌声吸引住了。黑女人儒文蒂娜热烈地鼓掌表示欢迎，她是站在弗洛和瓦迪尼奥一边的，这场夜间露天演出使她如痴如狂。有些人被吵醒后火冒三丈，想要提出抗议，但是却被甜美的歌声所征报，听着这呼唤爱情的音乐，又渐渐进入了梦乡，卡尔洛斯·帕索斯大夫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勃然大怒地跳下了床：白天的工作十分劳累，清晨六点钟他便要开始在医院里为患者看病，有时候一直忙到晚上九点钟才能回家。然而，就在从卧室走向窗边的途中，他的怒火渐渐地熄灭了，并且随着节拍跟着哼唱起来随后便趴伏在窗台上，以便更加舒适地倾听欣赏。

"月亮派出银色的光芒
把我的心上人唤出了梦乡……

现在，这伙人停在街角的一根电线杆子的灯光下面，正对着罗济尔达太太的小楼。瓦迪尼奥的位置十分醒目，他稍微远

离开了他的伙伴，站在灯光的正中央，以便使弗洛尔一眼便能认出来。西尔维拉博士的笛声爬上了院墙，卡尔利尼奥斯的四弦琴声透进了阳台，埃德加尔德·科科的小提琴声打开了姑娘房间的窗户，弗洛尔浑身战抖地从床上跳了下来。“我的上帝，是瓦迪尼奥！”她跑向窗口，打开了百叶窗。瓦迪尼奥正站在路灯下面，满头金发，两臂高举着伸向前方：

“我要使我的欲望得到满足，
用我的吻拨动你的春心……

几位夜游神聚在一起静听着，卡祖扎·富尼尔身穿一件旧的睡衣走了过来，他被音乐所吸引，同时还希望能从这些人的手中弄到一点酒喝。

二层的阳台上，罗济尔达太太从暗处转了出来，她要用愤怒的叫骂打断乐曲声和歌声：

“一伙无赖！一伙混蛋！”

然而，卡米因提高了嗓门，他的歌声一直冲向了星空：

“我放声高歌……
而我如此爱恋的女人却正在梦乡
听不到我在为她歌唱……

弗洛尔是从哪里找到的这朵紫红得近乎发黑的玫瑰花呢？瓦迪尼奥在空中把它接在手里。真是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爱情之夜。天上悬挂着一轮金色的明月，空气里散发出马缨花的阵阵芳香，整个阿尔沃斜地都在为被锁在房间里的弗洛尔齐声歌唱：

“高高的月亮落落寡合
在天际中凝神思索
群星是如此地宁静……

罗济尔达太太朝临街的大门走去，猛地把它打开。只见她头发散乱，身穿一件宽松的长衣，怒容满面，像是发了疯：

“滚，给我滚！”她声嘶力竭地吼道，“我要把警察叫来，我要去警察局告你们，你们这群恶狗！”

罗济尔达太太出现得如此突然，态度又是如此地粗暴，这伙人一下子推动了他们的狂热劲头，停止了演奏和歌唱。罗济尔达太太傲然挺立在哑然无声的大街上，俨然一位胜利女神：

“滚，你们这群恶狗，给我滚！”

然而，这沉寂只持续了片刻，西尔维拉博士随即吹响了他的横笛，发出了一阵类似嘲弄的笑声，一阵类似黑人小孩的口哨声，曲调更加放荡轻狂了：

“姑娘啊，请你让我
爬上这斜坡……”

此时，众人看到瓦迪尼奥朝他未来的岳母走去，停在她的面前，在笛声的伴奏下，优雅地扭动起身躯，熟练地移动起脚步，跳起一种难度很大的著名的舞蹈来。罗济尔达太太气得面色煞白，呼吸困难，说不出一句话。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又跑上了楼梯。

露天演出重新征服了黑夜和街道，继续向黎明挺进。或多或少都已有些醉意的夜游神们增加了合唱的声势。守夜人巡查至此也停下了脚步，边听边热烈鼓掌。卡祖扎·富尼尔预料中的酒瓶出现了。演出的节目丰富多采。瓦迪尼奥和卡因米唱了

歌，任内尔·奥古斯特唱了歌，瓦尔特尔用深厚的低音唱了歌，守夜人也唱了，他的梦想是能在电台演唱。整个街道都在为弗洛尔举办的露天演出中唱了歌。弗洛尔俯身在高高的窗台上，穿着一件带有花边的百褶裙，身上披着银色的月光。下边，瓦迪尼奥温文尔雅，神态潇洒，手里拿着那支紫红得近乎发黑的玫瑰花，他的心上人送给他的玫瑰花。

12

为了与瓦迪尼奥结婚，受到监视的弗洛尔从家里逃了出来，寻求并且得到了住在红河区的莉塔姨妈和塔莱斯·波尔托姨父的庇护，在他们的家里住下来，受到了极好的接待。

波尔托还有些犹豫不决。他不想与罗济尔达太太发生冲突，这个女人凶狠粗暴，蛮横大胆。他是个安分守己的男人，只想平平静静地生活在他的那个角落里，从事他那微不足道的职业，保持他那喜欢绘画的习惯。暑假期间，罗济尔达太太曾经指责过他和莉塔，抱怨他们两人反对侄女与瓦迪尼奥相恋。那时候，在罗济尔达太太眼里，瓦迪尼奥人品出众，白璧无瑕，是一位救世主，是圣子耶稣，和教堂里的圣徒相比，只是头部没有灵光而已。明明是个蠢妇，却又佯装成智者，傲气十足，固执己见，脾气暴躁，这是罗济尔达太太。波尔托不想与这么一位胡搅蛮缠和傲慢无礼的女人发生纠葛。但是，既然弗洛尔披头散发哭哭啼啼地来了，后面还跟着神情严肃和态度庄重的瓦迪尼奥——他已充分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波尔托又能怎么办呢？弗洛尔已经失身于瓦迪尼奥，他们必须结婚。不管罗济尔达太太是否同意不管弗洛尔是否已经到了法定成人年龄，他们都不得不结婚。弗洛尔已经不再是处女，现在只有

和瓦迪尼奥结婚才能挽回名声。

弗洛尔痛哭流涕，恳求姨妈和姨父予以原谅。弗洛尔所以走到这种地步，无视严格的家规，战胜了胆怯和羞涩，把自己的童贞交给了这位执拗的公园巡查员，唯一和真正应该受到指责的乃是罗济尔达太太，因为她用尽手段，毫不妥协，坚决不准弗洛尔与自己的恋人有任何接触，把她关在家里，仿佛已经长大、马上就到法定成人年龄的弗洛尔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罗济尔达太太甚至痛打了她一顿。谁能忍受这样的监护呢？说到底，瓦迪尼奥不是暴徒，不是凶手，不是光犯，不是土匪。弗洛尔也不是个十五岁的孩子，什么都不懂，对生活一无所知。家庭的开支难道不是靠弗洛尔的收入才得以保证吗？房租和饭费难道不是靠她来支付吗？罗济尔达太太身为母亲却收入很少，自从罗萨莉娅走后，难得有人上门来做衣服。相反，弗洛尔的烹调学校却越办越红火，母女二人正是靠此为生的。既然如此，罗济尔太太为什么要大权独揽，专断横行，一个人说了算呢？她对莉塔太太，安特诺尔·利马先生等人的明智劝告充耳不闻，甚至对卢伊斯·恩里克博士的劝告也不肯听从。过去她对埃托尔的这位教父的意见一直是十分尊重的，但这一次却强烈地予以拒绝。塔莱斯·波尔托摇了摇头：他的这位大姨子完全失去了理智。

无论是弗洛尔还是瓦迪尼奥，都无法忍受这种局面。对瓦迪尼奥来说，这犹如赌场上的孤注一掷，后果如何则全然听天由命了。他一心只想着占有弗洛尔，以致变得头脑发昏，仿佛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另外的女人，仿佛身段丰满、面颊圆润的弗洛尔是巴伊亚市最漂亮和最令人垂涎的女性，只有她才能满足他那如饥似渴的欲望，才能使他免受孤独之苦。“不，决不，只要我还活着一天，就决不会同意这门婚事。”罗济尔达太太一再断然拒绝亲戚和朋友们转达的瓦迪尼奥的各种新建议。

弗洛尔记得，几天前莉塔姨妈曾亲自登门调解，罗济尔达太太气势汹汹，话语刻薄：

“只要上帝还让我健康地活在世上，这个无赖就休想跟我的女儿结婚。虽然我的女儿并不值得我去关心，因为她心口不一，忘恩负义，是个天生任人摆布的下贱货，但是，只要她还在我的监护之下，我就不会同意这门婚事。我宁肯看到她死了，也不愿看到她与这个游手好闲的家伙结婚……”

莉塔本想列举理由，说服姐姐，推倒这堵仇恨之墙。爱情是会产生奇迹的，为什么不允许瓦迪尼奥重新做人呢？罗济济尔达太太喃喃地责备说：

“你和波尔托的婚事给家里带来的苦恼就已经够呛了。后来波尔托改弦更张了，但是，假如他不肯改弦更张呢？假如他一辈子都要继续丢人现眼呢？”她一字一顿地强调了“丢人现眼”这个字眼。

罗济尔达太太指的是波尔托的过去。波尔托的青年时代是在里约热内卢市度过的，当时他在一个剧团里工作。曾经随团在内地参加巡回演出，到过不少城市，担任过布景设计和舞蹈编导，急需的时候也做过演员、提词人、导演和化妆师。结婚以后，他离开了剧团，在巴伊亚市找到了工作。这段舞台生涯只给他留下了一册剪报和许多趣闻轶事，一有机会，他总是要给人看看这册剪报和讲讲那些趣闻轶事。

“他不是走上正路了吗？”莉塔太太反驳道，而在内心深处，她对丈夫过去的这段浪漫生活是颇感骄傲的。“你懂得什么是最美满的婚姻吗？况且，我对他曾在剧团工作过丝毫也不感到羞愧。他没有偷过任何人，没有骗过任何人，也没有使任何姑娘失过身……”

“他接触的全都是些妓女，个个都早已经失了身，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到哪儿去找黄花姑娘呢？这不是因为他没有这

种欲望，他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莉塔太太和蔼可亲又心地善良，在某些方面与她的这位姐姐恰成鲜明的对比。然而，她不能容忍别人这样侮辱她的丈夫，一旦把她惹恼了，她也是要火冒三丈的：

“请你讲话不要太放肆，不准你说我丈夫的坏话，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听你胡说八道……”

罗济尔达太太果然不再放肆，不再乱言乱语，并低声表示了歉意。在这个世界上，罗济尔达太太唯一敬重的人便是莉塔太太，她从来不愿与莉塔太太争吵。

“我是为了弗洛尔好才来找你的，她就如同我的女儿一样……她喜欢那个小伙子，小伙子也很爱她，你为什么不让他们结婚呢？你原来把那个小伙子想象成是个大人物，结果却不是，难道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吗？”

“我什么也没想过，你知道，是他们骗了我，两个无赖。”一想起那场可怕的骗局，罗济尔达太太就不禁火冒三丈。“最好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只要弗洛尔还受到我的监护，她就休想与那个流氓结婚。等她二十一岁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她可以离开这个家，跟瓦迪尼奥一块受罪去。在这之前，我绝不会同意她结婚，这事就这么定了。”

“你这是自讨没趣……走着瞧好了……”

事实果然如此。看到这最后一位女大使的调解也宣告失败之后，弗洛尔决定响应一个合理的呼唤，即同意瓦迪尼奥在她耳边悄声提出的恳求。瓦迪尼奥列举理由，竭力使弗洛尔信服，这不仅是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也是对他们爱情和信任的一种考验——充满乐趣和十分甜蜜的考验。弗洛尔被说服了，并迫不急待地作出了回答，她满足了瓦迪尼奥早已提出的请求或是央告，与他发生了两性关系。假如要揭开全部过程的真相而不隐藏任何细节（即使是出于在公众面前完整地维护我

们女主人公的纯洁和庄重，让人们认为她乃是瓦迪尼奥——一个无法抗拒的唐璜式人物——的无辜的牺牲品这样一种真诚的用心，也不该隐瞒这些细节），那么就应该承认，弗洛尔在一心想满足瓦迪尼奥的同时，自己也想得到满足。在毫无保留地献身给瓦迪尼奥的同时，自己也被欲火烧得如醉如狂，羞涩已在熊熊的烈焰中化成了灰烬。

瓦迪尼奥有位名叫马里奥·波尔图加尔的朋友，此人是个单身汉，十分富有且挥金如土，是他借给了瓦迪尼奥一间位于伊塔波昂的僻静小屋。柔风吹散了弗洛尔乌黑而光滑的秀发，太阳为她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在阵阵的海涛声中，瓦迪尼奥一件一件地把弗洛尔的衣服脱掉，每脱下一件都要亲吻她一次。当把弗洛尔脱得一丝不挂，就要占有她的时候，瓦迪尼奥笑着说：

"我不会盖着被单干那种事，更不用说穿着衣服了。我的小宝贝儿，你害什么羞呢？我们不是要结婚，而结婚不正是要干这种事吗？交欢同样是上帝的主张，是他下令让人们交欢的。'你们去交欢吧，我的孩子们，你们去生儿育女。'他正是这么说的。这是他所干的最正确的事情之一。"

"别胡说八道，瓦迪尼奥，要尊重上帝……"弗洛尔用红色的被单裹上了身子。房间里的一切都极富刺激性：墙上挂着裸体女人的照片，仿制的名画所描绘的农牧之神正在山林水泽中追逐和用暴力占有仙女们的场面，床的正前方是一面很大的镜子。这个马里奥真是个花花公子，竟把房间布置得如此诲淫诲盗。梳妆台上摆着香水，冰箱里放着饮料，弗洛尔的肚皮感到一阵发凉。

"要是上帝不想要人们交欢，他就会让所有的男子都成为阉人。……你别傻了，把被单拿走……"

红色的被单被拿走了，弗洛尔宛如一朵鲜花，在白色的床

单上绽开了。瓦迪尼奥高兴而惊奇地喊道：

“你没有毛，我的宝贝儿，几乎没有毛……多么迷人，多么漂亮……”

“瓦迪尼奥……”

两个赤裸着的身躯紧贴在一起，弗洛尔闭上了眼睛。伊塔波昂的海面上响起了赞美上帝的颂歌，柔风前来倾听着爱情时刻发出的喘息声，弗洛尔心花怒放，如醉如狂。大海和陆地齐声赞美上帝，天堂和地狱齐声赞美上帝！

那一天上午，弗洛尔离家外出，到马加·帕特尔诺斯特罗太太家里去帮助准备生日午宴，这位阔绰的太太曾是弗洛尔的学员，下午她将宴请五十多位客人，还要准备好一桌桌的甜咸点心。弗洛尔是从那里前去与瓦迪尼奥相会的，于是便发生了前面讲到的那件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就在罗济尔达太太以为女儿还在马加太太家的炉灶边忙碌之时，弗洛尔却在伊塔波昂与瓦迪尼奥秘密相会了。

从那一天开始，弗洛尔千方百计寻找借口，以便离家外出去和瓦迪尼奥再到海滨的那间小屋里幽会。她向她的女友和学员们求助说："如果妈妈问起我是不是跟你们一起外出的，你们就说是。"这些人的确是这样做的，因为她们全都十分喜欢弗洛尔，很多人对她的处境深表同情。下课以后，她们之中总有一个人要对罗济尔达太太说：

“我带弗洛尔去看下午的电影，这个可怜的姑娘需要忘掉……”

罗济尔达太太喜出望外，弗洛尔似乎正在渐渐地忘却了这件事。最近几天，弗洛尔的脸不再绷得那么紧了，也不再像以前一样，把自己关于房间里，只等瓦迪尼奥那个坏蛋在街上一露面，就公然不顾罗济尔达太太的禁令把头探出窗口了。前些日子，瓦迪尼奥这个魔鬼常站在人行道上与黑女人儒文蒂娜嘀

嘀咕咕。儒文蒂娜这个瘟神和另外几个不知羞耻的女邻居与瓦迪尼奥和弗洛尔串通一气，暗中为他们牵线搭桥。罗济尔达太太一直在监视着这些人，总有一天她们会得到报应的。弗洛尔把写好的字条扔给瓦迪尼奥，并向他做着飞吻的手势。罗济尔达太太简直气坏了，破口大骂女儿和瓦迪尼奥，而瓦迪尼奥这个无赖却站在街角哈哈大笑。

最近几天，罗济尔达太太感到女儿的态度有所变化。弗洛尔已经和过去不同，不再唱那些伤心的小调，不再总是念叨瓦迪尼奥这个该死的名字了。她开始又与母亲互道早安和晚安。当罗济尔达太太同她讲话时，她也不再不予理睬了。

在下鞋匠街，弗洛尔的女友与她分手时嘱咐说：

“小心点，嗯！”接着就会心地笑了起来。

弗洛尔和瓦迪尼奥也笑了，然后便钻进一辆出租汽车。他们乘坐的总是这辆汽车，车主兼司机西加诺是瓦迪尼奥的一位老朋友。汽车全速向伊塔波昂开去，瓦迪尼奥和弗洛尔紧紧地握着手，一路上不断偷偷地接吻。黄昏时分，西加诺把车开来，再把他们送回去。两个人不急不忙，弗洛尔把头靠在瓦迪尼奥的肩上，乌黑的秀发随风飘舞。他们都有些倦意，亲亲热热，难舍难分，希望能继续厮守在一起。为什么非要分开不可呢？

瓦迪尼奥想跟弗洛尔共同度过一个整夜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只在白天与弗洛尔会面和占有她已经无法使他感到满足。他想睡在弗洛尔的身边，听着她的呼吸声进入梦乡。弗洛尔也是如此，她同样希望两个人能不受时间限制地厮守在一起，越来越加感到和瓦迪尼奥在一起的时间太短。

“可是……”一天下午，当瓦迪尼奥又提出这一要求时，弗洛尔对他说：“……如果我在外面过上一夜，那我就再也不能回家了……”

“为什么要回去呢？我们就总在一起好了。你至今还不想把事情挑明……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可结婚之前我住在哪儿呢？”

他们想到了莉塔姨妈和波尔托姨父，红河区姨妈那里就是弗洛尔的第二个家。两个人就这样决定了。第二天下课之后，弗洛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始收捡生活用品，把两只手提箱和一只木箱都装得满满的。然后她锁上门，把钥匙放进衣袋，对罗济尔达太太说，她要到下鞋匠街伊安桑市场去买东西。瓦迪尼奥正在那里等候着她，西加诺的出租汽车再次把他们拉走了。但是这一次却直到第二天的上午才开车来接他们。

一位熟人前来做衣服，罗济尔达太太对她说：

“弗洛尔出门买东西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谢天谢地，她不再念叨那个无赖了，情绪比过去稳定多了……”

“最终会把他忘掉的……事情总是这样……”

“不管她是否愿意，都必须要忘掉……”

客人迟迟未走，和罗济尔达太太叙起家常来。阿尔沃斜地新近搬来了一户人家，罗济尔达太太讲了不少有关这户人家的事情。

“弗洛尔这么晚还不回来，我该走了，请你替我向她问好。”

罗济尔达太太一个人在家等候着弗洛尔。最初，她只是略感到有些不放心，但随后便开始不安起来，待到夜色已深，她已断定弗洛尔失去了理智，离家外逃了。她用一把小刀把弗洛尔房间的门锁撬开，看到了装得满满的两只手提箱和一只木箱。为了骗过她，弗洛尔表面上装成与瓦迪尼奥断绝了来往，实际上是想逃出这个家。罗济尔达太太彻夜未眠，皮鞭就放在手边，啊，如果弗洛尔胆敢回到家里来……

第二天午饭前，莉塔和波尔托来到了罗济尔达太太家里。

波尔托显得十分尴尬。罗济尔达太太暴跳如雷，全然失去了理智：

"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一个妓女休想再回到这个家里来，妓女的家是妓院……"

莉塔太太也火了：

"请你尊重我。弗洛尔正在我的家里，我的家可不是什么妓院，假如你对自己女儿的幸福毫不关心，那是你的事。我和波尔托是关心她的，而且十分关心。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告诉你，弗洛尔就要结婚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从这里把弗洛尔送去结婚，一切都像应该做的那样进行。如果你不愿意，那就从我们家送她去结婚，我是很高兴这样做的。"

"一个妓女谈不上什么结婚，是同居，是鬼混。"

"你好好听我说……"

莉塔姨妈苦心相劝，波尔托姨父一言不发，罗济尔达太太的态度依然如故。她不会去参加婚礼，不会同意这门婚事。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去征求法官的批准，把他们干的丑事张扬出去，让人们知道她是个忘恩负义的女儿，已经失去了贞操。她不会去帮助女儿掩盖他们所干的那些无耻勾当，把不知羞耻的弗洛尔已经失身一事隐瞒起来。

第二天，罗济尔达太太到纳扎雷特去了。儿子对她的光临并不欢迎。埃托尔想要结婚，只是因为挣钱不多才未能如愿。

然而，一旦他得到提升并能积蓄下一笔钱时便准备结婚，他已经有了意中人，这位姑娘叫塞莱斯特，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是弗洛尔过去的一位学员。

13

在赶往索德雷街看房时——广告上讲，那里有一套住房准备出租，——弗洛尔遇到了另一位她过去的学员。这位杰出的太太是下城区一位商人的妻子，长得眉目清秀，生性十分快活，消息灵通又极其健谈，此人便是诺尔玛·桑帕伊奥太太。诺尔玛太太天性善良，急功好义，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介绍。她就住在附近。

这套住房正合弗洛尔的意，它既可以住人，以可以作为烹调学校的教室，而且房租便宜。既然如此，你就搬来好了，诺尔玛太太向弗洛尔保证说。房主是她的熟人，肯定会优先租给弗洛尔的。这件事交给她办，弗洛尔尽管放心好了。

诺尔玛太太给处于窘境的弗洛尔以极大的安慰，主动地为她排忧解难，使所有的问题都有了妥善的解决办法。

诺尔玛太太首先使精神沮丧的弗洛尔振作起来。弗洛尔把所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了诺尔玛太太，诺尔玛太太仔细听着，不漏掉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弗洛尔十分痛苦，因为她觉得所有的人都知道了她的隐私（“隐私”一词出自莉塔姨妈之口，显得文雅而不粗俗），仿佛她的脸上印有撒谎的标记：不知羞耻的女人，明明与男人发生了关系却佯装成处女。

“哎，姑娘，你别这么死心眼儿……有多少人知道你已经不是处女了呢？也就四五个人，再多也不过六七个人……如果你愿意，结婚时你照样可以戴上面纱和花冠，谁会出面干预呢？你母亲已经到外地去了，如果她没走的话，倒是真有可能去教堂门口大吵大闹……”

弗洛尔总是感到羞于见人。她的作法的确不妥，但也实在

是出于无奈。诺尔玛太太认为这算不了什么：

“结婚以前就委身给男人的事屡见不鲜，其中有不少好人……”

接着，诺尔码太太列举了许多这样的事例，足以使弗洛尔感到宽慰。医学院某博士的女儿，不是在结婚前夕和她未婚的一位朋友发生了关系，结果与未婚夫解除了婚约，和另外一个人出逃，并匆匆忙忙同这个人结了婚吗？现在她不依然是社会名流，名字上了报纸：“某某太太会见友人……等等等等……”吗？还有一个姑娘，是法官的女儿，不是在巴拉灯塔台后面正与未婚夫——这位至少是与自己的未婚——干那种事情时被人撞见了吗？一名警察当场抓住了他们，他所以没有把这两个人带回警察局去，因为姑娘的未婚夫塞给了他一大笔钱。这位警察给很多人看过姑娘的那件带有黑色花边的精致的贴身裤衩，但是在结婚时，这位姑娘并未因此便不带面纱和花冠。结婚礼服漂亮极了。她愿意这样穿戴，而且有钱。还有一个姑娘，她的父亲厉害极了，连罗济尔达太太也要甘拜下风。他把女儿们关在家里，经常对他们进行训斥。但是，他的这个女儿不是在翁迪纳的灌木丛中正与一个已经结了婚的男人发生关系时突然被人撞见了吗？这个男人与她的父母还是干亲家。后来，这位姑娘与一个穷光蛋结了婚。现在，她愿意同所有的男人都发生关系，“越多越好”，这就是她的座右铭。单身汉和结了婚的，熟识的和不熟识的，有钱的和没有钱的，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我的孩子，许多女人结婚之前所以没有失身，仅仅是因为她们不懂得其中的乐趣，或是未婚夫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请你告诉我，说到底，结婚之前或结婚之后又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诺尔玛太太不仅大大缩小了弗洛尔的过失，使她精神振作起来，而且还陪伴并指导她购买必要的家具和用品，包括那张床头和床腿都经过精心雕琢的铁床。铁床是从巴尔博扎大街古

董与旧货拍卖商店买来的转手货。拍卖人若热·塔拉波是位心地善良的叙利亚人，高高的个子，面色红润，自然也是诺尔玛太太的一位朋友，听说弗洛尔马上就要结婚，已特意另送给她六只高脚酒杯做为礼物。诺尔玛太太送给弗洛尔一对阿拉戈斯州生产的优质浴巾，此外还以原来购买时的价格——几乎等于白送——转让给她一床缎子被单，上面绣着一朵蓝色的绣球花和藤萝枝条，还印有紫丁香花的图案，真是漂亮极了。这是诺尔玛太太带来的一件嫁妆，是住在里约热内卢市的几位叔叔送给她的一份结婚厚礼，然而却一直没有用过，因为脾气古怪的泽·桑帕伊奥讨厌这床被单，据他说，那朵蓝色的绣球花给人以不吉利之感，这样的被单只能用来覆盖棺柩。正是因为这床该死的被单，泽·桑帕伊奥和诺尔玛差一点在新婚夜就争吵起来。假如不是诺尔玛急于知道夫妻同房究意是怎么一回事，必然会对泽·桑帕伊奥的抱怨和缺乏教养的言谈予以回击。这床被单一天不收藏起来，而且是永远地收藏起来，泽·桑帕伊奥便一天不依不饶，所以便一直没有用过，完全还崭新如初。如果拿到智利大街去，要卖一大笔钱内。

说到被单，瓦迪尼奥对结婚用品的唯一贡献就是一床用碎布头拼成的五颜六色的被单。这是伊娜西娅妓院的妓女们共同缝制而成的。从高贵的伊娜西娅开始，所有的妓女对瓦迪尼奥都十分崇拜。伊娜西娅是个混血女人，因为出过天花而成了个麻脸。她虽是巴伊亚市最年轻的老鸨，但并未因此而感到经验不足。瓦迪尼奥不时到她房间来与她同床共枕，亲热上几天甚至几个星期。

无数东西需要添购，弗洛尔工作多年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而瓦迪尼奥却只做了这么一点贡献。这不能怪瓦迪尼奥，他一心希望承担全部花费或大部分花费，并且为此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的朋友们从未见过他如此紧张和固执地守在轮盘赌

的桌边，但是十七号——这是他惯用和筹码——却极少出现，仿佛这个数码已经不复存在似的。他也曾在动物赌和纸牌赌中碰过运气，结果也是一败涂地。输了个净光。他已经找不到可以借钱的人，最后不得不从自己未婚妻那里要钱去赌博。

“今天不可能还是运气不佳，我的宝贝儿，明天一早，我要赢回一大笔钱来，你到下城区尽量去采购好了，别忘了买些香槟酒留着结婚那天喝。”

他没有带回钱来，也没有买回香槟酒，他的手气依然不佳，这种状况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

结果，只在姨妈家举行的民事婚礼上才喝到了香槟酒。特莱斯·波尔托打开了一瓶，法官向新郎新娘及其亲属祝了酒。宗教结婚仪式也进行得很简单、匆忙，除了姨妈莉塔和姨父波尔托之外（当然还少不了诺尔玛太太)，只有弗洛尔几位最要好的女友和安特诺尔·利马先生出席了婚礼。百万富翁马加·帕特尔诺斯特罗太太未能前来，但她上午派人送来了一套厨房用具。这才是一件真正实用的礼品。瓦迪尼奥这一方出席婚礼的只有市公园管理处处长（从不上班的瓦迪尼奥以结婚为理由从处长和同事手里敲到了一笔钱)、米兰当及其金发、瘦削、显得有些苍老的妻子和欣博等人。见到警察局长助理亲自前来参加婚礼，特莱斯·波尔托对莉塔太太说：这些骗子为了戏弄罗济尔达太太而编造的故事并非全系造谣，至少，瓦迪尼奥与显赫的吉马朗埃家族有着亲戚关系不是杜撰出来的。

多亏诺尔玛太太出面邀请，圣塔特雷扎教堂的克莱门特神父主持了宗教结婚仪式。瓦迪尼奥像参加夜总会一样打扮得十分漂亮，弗洛尔穿着一身蓝色服装，低着头，面含微笑。诺尔玛太太未能说服弗洛尔穿上白色结婚礼服和带上面纱与花冠，这个傻姑娘没有勇气这样做。结婚戒指是米兰当临时借给他们的。结婚前一夜，在塔巴里斯游艺场，众人曾凑了一笔钱给瓦

迪尼奥，足够他把在雷诺特首饰店已经看中的两枚结婚戒指买回来，谁知道半个小时之后瓦迪尼奥在三公爵赌场把这笔钱输了个净光。虽然如此，如果他前去首饰店的话，还是能把戒指赊购回来。首饰商尽管以精明著称，但招架不住瓦迪尼奥那三寸不烂之舌，曾不止一次地借钱给他。然而，这位新郎因为彻夜未眠，整个上午都一直在睡大觉，睁开眼便匆匆忙忙乘西加诺的出租汽车赶到红河区来了。

当众人正要离开教堂时，银行家塞莱斯特手拿一束紫罗兰赶来了。他被介绍给了弗洛尔——弗洛尔太太，从现在起，应该像对待已婚妇女那样来称呼她了。塞莱斯蒂诺吻了弗洛尔太太的手，请求她原谅自己来得太迟，因为他刚刚得到消息，甚至来不及去购买一件礼物。接着，他不声不响地递给了瓦迪尼奥一笔钱。从欣博和克莱门特神父开始，客人们都赶忙向这位举足轻重的葡萄牙人问候致意。

新婚夫妇在教堂的院子里向众人告辞，只有诺尔玛太太一直把他们陪伴到新居。在正面墙上已经挂上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招牌的新居门口，弗洛尔太太向诺尔玛太太发出了邀请：

"请进，我们再说上一会儿话……"

诺尔玛太太十分知趣地笑着说：

"除非我是个不识相的蠢人……"她指了指海上的乌云，接着说："天快黑了，你们该上床睡觉了……"

瓦迪尼奥深表赞同：

"女邻居，你的话虽然不多，可把该说的全都说出来了。那种事我随时都可以干。对我来说，白天和晚上没有什么差别……"说完便搂起弗洛尔的腰，和她一走走进了新居。他已经有点急不可耐了。

一进卧室，他便把弗洛尔按倒在带有蓝色绣球花的被单上，把她的衣服脱光。弗洛尔太太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丰满

的乳房上落下了傍晚时分最初的暗影。

"我敢发誓，"瓦迪尼奥说，"你弄来的这床被单像是包死人用的。把它从床上拿走，我的宝贝儿，换上那床用碎布头拼成的被单，你躺在它上面会显得更加漂亮。你的那床我们收起来，送到当铺去，肯定能卖一大笔钱……"

躺在用碎布头拼成的五颜六色的被单上，身上只盖着傍晚投进来的暗影，竭力保持端庄的弗洛尔沉默不语。她终于结婚了，成了弗洛尔太太，弗洛尔太太和她的丈夫瓦迪尼奥。这是她自己选中的丈夫。她没有听从那些富有经验之人的劝告，违抗了母亲的旨意。甚至结婚之前，在她已经知道瓦迪尼奥的真实面目以后，依然把自己的贞操交给了他。她可能干了一件蠢事，但是，如果不这样做，生活就会失去目标。瓦迪尼奥的嘴和呼出的气息犹如一团烈焰把她吞没了，瓦迪尼奥的手指像火一样烧灼着她的肉体。现在他们结婚了，瓦迪尼奥完全有权脱光她的衣服，和她同睡在一张铁床上，躺在她的身边，看着她微笑。她的丈夫是个美男子，胳膊和腿上覆盖着金黄色的细软汗毛，胸前是一片金黄色的浓密的汗毛，左肩上有一块被刀砍过的伤疤。躺在丈夫的身边，弗洛尔太太仿佛一位黑女人，黑而没有毛。

直至感到已经尽兴，双方全都得到满足之后，弗洛尔才拉过被子，盖在身上，准备入睡。瓦迪尼奥面含微笑，轻轻地给她抓痒催眠。瓦迪尼奥，她的丈夫，漂亮而又富有男子气，温柔而又善良。

午夜之后，弗洛尔从梦中醒来，床头上的闹钟正指向凌晨两点。瓦迪尼奥不在她的身边，弗洛尔太太起身下床，走出卧室，到处寻找他。瓦迪尼奥不在家里，肯定是拿着银行家给他的那笔钱赌博去了。这是新婚之夜，这样做也未免太过分了。弗洛尔太太流下了婚后最初的几行泪水。她在床上翻来覆去，

深感伤心。

14

从新婚之夜弗洛尔太太流下最初的几行泪水算起，到狂欢节星期天那个令人悲哀的上午——正在化了装和戴着假面具的狂欢人群中跳着桑巴舞的瓦迪尼奥突然倒在地上死去了——又流下泪水为止，屈指已整整七年了。吉萨太太讲话总是句句斟酌，力求准确。当看到瓦迪尼奥躺倒在七月二日广场上无可挽回地永远死去了的时候，她曾正确地指出：做为瓦迪尼奥的妻子，七年来弗洛尔一直在为自己的轻微过失以及丈夫的沉重过失而伤心落泪，至今她的泪水也没有流完。这是羞愧与苦难的泪水，是痛心和耻辱的泪水。

尤其是在夜晚，她流的泪水最多。瓦迪尼奥离家不归的那些夜晚，她彻夜不眠地等候着，时间过得真慢，仿佛曙光总也不肯光顾这苦难的地狱。有时候，雨点落在房顶上，淅淅沥沥宛如唱起了催眠曲。阵阵凉意使她渴望能和丈夫紧紧地搂在一起：他那毛茸茸的胸膛会给她以温暖，他那强有力的拥抱能驱走寒意。弗洛尔太太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她希望丈夫能守在自己的身边，而丈夫却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为此她感到万分悲伤。弗洛尔太太打着寒噤，伤心地躺在床上，陪伴着她的只有苦恼和孤独。

瓦迪尼奥在家的夜晚，啊，瓦迪尼奥在家的夜晚她既不会感到凉意，也不会感到悲伤。瓦迪尼奥身上散发出一股令人舒适的暖流，从弗洛尔太太的大腿一直升向她的面颊，这样的夜晚充满了欢乐。弗洛尔太太仿佛是喝下了一杯醇酒，倍感温暖和愉快。瓦迪尼奥在家的夜晚，弗洛尔太太总是如醉如狂，难

以自持，她怎么能抗拒丈夫那张巧嘴的求欢呢？这是令人激动的夜晚，是要高唱赞美上帝颂歌的夜晚。

然而，这样的夜晚实在太少了。晚饭之后，瓦迪尼奥难得有不离家外出的时候，难得躺在沙发上，把头依在弗洛尔太太的怀里，与她一起收听电台广播，给她讲些趣闻轶事，一只手放肆地在她身上抚摸，使她情欲难耐，随后两个人便早早上床，尽情享受着夫妻共枕的欢乐。这种日子是不多的，瓦迪尼奥尔偶才有三、四天至多一个星期不外出去饮酒、赌博和放纵自己，守在家里与弗洛尔作伴。每逢这种日子，瓦迪尼奥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不然就是翻箱倒柜，或是和女学员们胡搅蛮缠。不管什么时候，哪怕是在最不相宜的时间里，他都会冒失地要求弗洛尔太太与他上床交欢。瓦迪尼奥狡诈的笑声在大街上回响，他时而隔着窗口和邻居们聊天，时而听诺尔玛太太数落他，时而与吉萨太太久久交谈，使家里和整个街道都充满了生机和欢乐。瓦迪尼奥整夜都守在家里的日子屈指可数，这是多么令人陶醉的夜晚啊。铁床上笑不断，两个人赤身裸体地拥抱在一起，瓦迪尼奥为她搔痒，讲起话来充满了柔情：我的椰仁甜饼，我的罗勒花，亲爱的，在我的生活里，你像食盐一样不可缺少，你像蜂蜜一样甜美。

但是，弗洛尔太太焦急地等候的夜晚则数不胜数。她或是心神不安地勉强入睡，稍有一点动静便会醒来，或是根本睡不着，气恼而痛苦地倚在枕头上上，直到听见瓦迪尼奥远远的脚步声和把钥匙插进锁眼的响声为止。从瓦迪尼奥开门的方式，弗洛尔便能猜出他喝了多少酒以及他在赌场中的输赢如何。她闭上眼睛，假装已经睡着了的样子。

有时候，瓦迪尼奥后半夜回到家里来，弗洛尔太太对他十分体贴温柔，以便让他能睡上一个好觉。瓦迪尼奥显得疲惫不堪，勉强地微微一笑，像个皮球似地在弗洛尔的怀里滚来滚

去。弗洛尔太太抹去泪水，不让瓦迪尼奥发现她正在伤心难过。瓦迪尼奥已经很烦闷了，在与不佳的赌运进行搏斗中业已心力交瘁。他几乎总要喝酒，偶尔还会喝得醉醺醺的。每逢这种时候，回到家就立刻上床呼呼大睡，临睡前总还要亲昵地抚摸几下弗洛尔，轻声地对她说："我的没毛的宝贝儿，今天我彻底输了，明天我一定要赢回来……"弗洛尔太太欲火中烧，依然难以入睡，两个人紧靠在一起，她感到瓦迪尼奥的身体在微微抖动，睡梦中依然在赌博，在输钱。已经入梦乡的瓦迪尼奥不断呼唤着轮盘赌中出现的号码："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三"，这四个是他最常用的筹码。弗洛尔后来也渐渐懂得了赌场中常用的词汇、术语以及其中的种种诱人上当的圈套。凌晨，弗洛尔太太就这样用身体卫护着瓦迪尼奥，给他以温暖，使他免受筹码、骰子和赌金收付人的打扰。此刻，安然入睡的瓦迪尼奥恰似一个满头金发的稚童，一个孩子。

瓦迪尼奥也有根本不回家的时候，弗洛尔太太整整一个白天在等他，直到第二天的夜里还在等他，心里感到委曲和羞辱。看到她心情不好和沉默不语，女学员们尽量不提出使她感到难堪的问题，免得她止不住落下伤心的眼泪。但是当她们彼此之间交谈时，对这个骗子的所作所为和放荡的生活方式却纷纷加以严厉的指责。他怎么竟敢使这么一位善良的妻子伤心流泪呢？然而，只要瓦迪尼奥一露面，只要一听到他那机敏狡诈的声音，见到他那诙谐放肆的动作，几乎所有的女学员都会感到心醉神迷，春情萌动。

白天，瓦迪尼奥四处奔波，千方百计地搞到一些现钱去赌博，有时简直到了绝望的地步，因为赌场是不能赊帐的，筹码必须要用现金购买。他在几家银行转来转去，缠着经理或副经理们。他或是说服可能的保证人在借据上为他签字担保，或者几乎强行以高得出奇的利息从高利贷者吝啬的手中借到几百米

尔雷伊。他可以花上整整一个下午，死缠着一个守财奴不放，直至把他说服，看到他无可奈何地掏出笔来在借据上为他签字作保为止。在借据上为他签字作保无异于是送钱给他，因此一些更有经验的人往往采取这种办法：瓦迪尼奥来了，拿出一张数额为一康托的借据请求签字作保，这些人并不在借据上签字，而是给他一张一百或二百米尔雷伊的票子以求脱身。如果不这样去做，而是冒险地签字作保，三十天或六十天以后，一张过期未付的借据就会摆在你的面前，为了免受瓦迪尼奥花言巧语的哄骗，不仅需要为人吝啬，还必须要成为一位思想信仰不可动摇的人，一个对人间悲剧无动于衷的人，一个宗教狂，一个心冷如冰毫不妥协让步的人。住在塔博昂斜地的意大利人吉列尔莫·里克西就是这样一个人。此公吝啬得出奇，而且英勇无畏，毫不妥协，多年来一直对瓦迪尼奥进行了成功的抵抗。

另一位曾做过出色抵抗的人是出版商德梅瓦尔·沙维斯，当时他还只是一个书店的经理，不像如今这样腰缠万贯。但是有一天，瓦迪尼奥与他纠缠了整整一个上午，随后两个人共进午餐，到了下午，瓦迪尼奥又接着和他连续磨了六个小时之久——这是米兰当用他那只真正的瑞士表所计的时间，——精明的德梅瓦尔听得心烦意乱，完全被弄昏了头，终于举手投降了：

“瓦迪尼奥，我向你发誓，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在借据上为人签字作保……”

“老朋友，你这个头开得好，再好不过了。第一回你就开了个好头，现在只要接着干下去就是了。谁为我作过一次保，谁就会一直继续作下去……”

瓦迪尼奥朝银行跑去。这位胖胖的书店经理目瞪口呆地斜靠在出售书籍的柜台上，神情沮丧，还不明白他怎么会干出这

种蠢事，怎么会在借据上签了字。

在塔巴里斯游艺场下午和晚上都开局设赌的日子里，瓦迪尼奥根本不回家来吃晚饭。他随便在外面吃点东西充饥，有时一个夹馅炸糕，有时是一个豆馅棕子，有时则是一块三明治，等到后半夜赌场最后关门时，再去吃顿夜宵。那些一直坚持赌到最后的人——瓦迪尼奥、吉奥万尼、阿纳克雷翁、米拉贝奥·桑帕伊奥和像俄国小说中的一个王子那样衣着考究的黑人阿里戈弗——常一起前往市场路、七门街、安德轩扎家里或是随便一家肮脏不堪的小饭铺，吃上几个菜，再喝上几杯冰镇啤酒和纯正的烧酒。

瓦迪尼奥偶尔也有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但总是匆匆忙忙，九点钟以前就要离家外出，使弗洛尔太太的希望成为泡影。弗洛尔太太多么希望见到他也和别人的丈夫一样，下班以后回到家里，穿上睡衣，读读报纸，跟她一起聊聊天，也许还会请她到朋友家做次客或是去看一场电影。她有多长时间没去看电影了？还必须让诺尔玛太太拖她一起去看下午的电影，因为瓦迪尼奥极少这样做。他们俩已经几个月没有一起出门了。然而，每当看到瓦迪尼奥脱下外套，解开领带时，弗洛尔总还是这样问他：

"今天你不再出去了，是吗？"

瓦迪尼奥先是微微一笑，然后回答说：

"亲爱的，我还要出动一下，不过很快就会回来的。我有个约会，用不了许多时间，不会耽搁很久……"他的回答也总是一成不变。

有几次，瓦迪尼奥晚饭之前就回到家里来了，但是却另有企图。白天他一无所获，直至傍晚时分，还没有弄到一分钱，所有借钱的打算均告彻底失败。银行的总经理们个个铁石心肠，为他借据签字作保的人一个也不见了，从任何人那里都借

不到一点钱去赌博。在这种一筹莫展的晦气日子里，他只好怏怏不乐地回到家里来。瓦迪尼奥一直很贪嘴，爱吃弗洛尔太太精心制作的风味点心，但在这样的下午，他却一声不吭地吃着，显得心神不定，欲言又止。他吃得很少，很快，心思根本不在吃食上。他偷偷地打量着妻子，仿佛想要探明她的心情如何，会不会答应他的要求，因为他回家的目的是跟妻子要钱——当然一直都是借用，他一本正经地许诺说是要偿还的，虽然至今一次也没有还过。弗洛尔太太不管高兴与否，最终总是要给他一些钱去赌博。有时候，瓦迪尼奥态度生硬，脾气暴躁，一扫平日的温雅与风趣，变得异常粗野无礼，硬逼着弗洛尔太太借钱给他，使弗洛尔太太倍感伤心。

不等瓦迪尼奥开口，弗洛尔太太便已明白了他的意图。瓦迪尼奥因为在外面未能借到钱而怏怏不乐，从他那张阴沉的脸上就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何等烦闷。这些年来，弗洛尔太太对自己丈夫的一切渐渐地熟悉了：从他的脚步声直至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每当他打量一个女人、烹调学校的女学员或吉萨太太袒胸的开领处时就会发出这样目光，在与弗洛尔太太一起上街时对遇到的所有女人也会发出这样的目光。当然由于所遇到的女人相貌的美丑各异，他的目光也会有所不同。

每天下午，瓦迪尼奥总要四处奔波，筹借赌博用的现钱。无论他是否回家来吃晚饭，也无论他对弗洛尔太太的态度是亲切还是粗暴，一到夜里，他都会再次朝着他那不幸的命运之神走去。

不幸的？这样郑重和凄苦的形容词不仅与瓦迪尼奥的性格大相径庭，而且也与事实不符。夜间的命运之神，这样来形容才是正确的，用不幸来形容则是不妥的。提心吊胆、悔恨交加、苦海无边，那些好心地反对赌博的人所使用的词汇都与瓦迪尼奥无缘。投放筹码时他的手从来不会发抖，凌晨赌博结束

时他也从不会追悔莫及地呼天抢地。

当然，当小球在轮盘中转动时他会感到紧张不安，心也会一个劲地砰砰直跳，但这乃是一种其乐无穷的紧张。瓦迪尼奥从未流露出过自杀的念头，从未感到过后悔，从未受到过良心的指责，从未体验过那些不幸沾染了赌博恶习却又欲罢不能的人所饱尝的种种痛苦。这的确是个遗憾，但他既然是这么一个人，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无法把瓦迪尼奥描写成为这样一种人：因为无法改变赌博的恶习而痛恨自己，想摆脱这一恶习却又苦于做不到，离开赌场时对准自己的前额开枪以表示对它深恶痛绝。

毫无疑问，赌博是一场紧张而艰苦的战斗，需要具有男子汉的气概。任何松懈怠惰都无法承受这种每夜乃至每夜的每一个时刻都必须要进行的战斗。然而，对瓦迪尼奥来说，这种令人激动的战斗从未演变成罪恶的悔恨和深渊以及险象环生和无可挽回的不幸。险象环生？他的赌运变化莫测，有时甚至是福星高照。无可挽回？总是有人会借钱给他。这么多的人决定借钱给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谁知道，这些人这样做的目的是否是为了使他只在公开的赌场里去赌博，而不要到地下赌场和声名狼藉的赌穴里去冒险呢？他的赌运是无法预测的。

比如说，八月初他的手气一直不好。一天夜里，他要跟弗洛尔太太借钱去赌博，而弗洛尔太太却执意不肯，因为她手头的钱是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争吵，诉苦，喊叫，诅咒，弗洛尔太太最终还是给了他区区三十米尔雷伊，瓦迪尼奥正是用这笔数额甚小的钱开始了他的光荣历程。在阿拜沙迪尼奥游艺场，瓦迪尼奥用十米尔雷伊买了十七号筹码——他只用十七号这个筹码。轮盘赌开始转动，结果他赢了。不管你是否想念，一连十四次转出来的全是十七号，而瓦迪尼奥也一直没有变换他的筹码。一群赌徒和妓女都紧张不安地围在瓦迪尼奥身边，

瓦迪尼奥则准备永远不变换这个筹码。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米兰当像个疯子一样从别外一个房间——他正在那里玩纸牌赌——跑来，对瓦迪尼奥喊道：

“为你的孩子们考虑考虑，别再赌了，你的手气是要变的。”

瓦迪尼奥没有孩子，所以他不想就此罢休。米兰当是有孩子的，他伸手拦住了瓦迪尼奥，硬是把他推走了。

米兰当做得完全正确，因为自从赢了一大笔钱的瓦迪尼奥很不高兴地离去之后，十七号筹码在轮盘赌上再也没有露过面。

那一天夜里，口袋里塞满了钱的瓦迪尼奥想起了弗洛尔太太哭着对他讲过的话：“你这个人一点事也不干，一点用也没有，一点也不爱我。”他本来希望能更早一点回家，送给弗洛尔太太一件礼物，但必须是一件异常珍贵的礼物，而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礼物。一条项链，一只戒指，一个手镯，或是一件很值钱的首饰。但是商店已经关门，到哪儿才能弄到这件礼物呢？谁知道，米兰当出谋划策说，能不能从一位妓女手里搞到一件珍品呢？妓女们有时候能收到很值钱的馈赠。当她们遇上一位可可种植园的上校或是一位从内地来的大庄园主时，总要千方百计地在他们的身上大捞一笔。有些妓女甚至可以开办起一个美容店或是小商店，从此不再从事卖身生涯。米兰当认识两位妓女，她们最后都结了婚，成了体面的太太。

两个四处奔波，从一个夜总会赶到另一个夜总会，从一个妓院赶到另一个妓院，从一个妓女的处所赶到另一个妓女的住所。每到一处，瓦迪尼奥都要解囊请客，啤酒、苦艾酒、白兰地，谁想喝什么就喝什么。他们翻遍的几十个妓女的那些可怜的装饰品看到的却都是些不值钱的镀铬的金属制品，五颜六色的玻璃制品和黄铜制品。夜色已经越来越深了。

“我想早点赶回家，好让她大吃一惊。”瓦迪尼奥不禁急躁起来。弗洛尔太太如果能看到他在午夜之前回到家中，手里还拿着一件礼物，该会是多么高兴啊。只差搞到一件珍贵的礼物了，一件货真价实的的礼物，而不是流动商贩出售的那些不值钱的赝品。最后他们来到了圣米格尔斜地，终于在一位名叫克劳德特的上了年纪的法国妓女的梳妆室里找到了这样一件礼品。

这是一条镶有蓝宝石的纯金项链，漂亮极了，瓦迪尼奥和米兰当看过之后都不禁大吃一惊。老妓女把它紧紧地抓在手里，仿佛生怕别人抢了去。据她说，这是一件传家之宝，是她从欧洲带来的，她的母亲和祖母都曾使用过，不仅非常值钱，而且还是一件珍贵的纪念品，具有双重价值。要想把它拿走，必须要付出很多的钱，是的，要很多很多的钱才行。可我亲爱的瓦迪尼奥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一笔钱，即使将来有一天真的能够搞到，也不会用它去打扮自己的太太。“夫人，瓦迪尼奥什么时候在乎过钱?”即使他一无所有，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可对钱也依然毫不在乎。他所以发疯似地四处弄钱，正是为了毫不在乎地把它扔进赌盘里去。瓦迪尼奥猛地把钱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了出来，几乎一点儿都没有留下。抹着浓妆的克劳德特的那双小眼睛燃起了贪婪的火光，看到这么多的一百和二百米尔雷伊的票子，她那木乃伊般的枯瘦身躯不禁发起抖来。

正如瓦迪尼奥希望有那样，西加诺的出租汽车午夜之前——十一点四十五分——把他送到了家门口。弗洛尔太太刚刚闭上了眼睛，刚刚发出轻微的鼾声，瓦迪尼奥就走进了卧室。他拉去妻子身上的被单，把镶有蓝宝石的闪闪发光的项链放在了她隆起的两个乳房之间，笑着嗔怪道：

“你还不肯借钱给我，傻瓜……”说完，便把余下来的钱摊在床上，一共还有两个多康托。

对这样一个快快活活的赌徒，不管手气是好是坏都面带着微笑，生活是充满了欢乐，怎么能使用“不幸的命运之神”这样的词汇呢？

也许，在弗洛尔太太看来是不幸的。从她的立场，从她的观察位置，说得更清楚些，从她苦苦等待的角度来看是不幸的。是的，对躺在铁床上焦急不安地待等着的弗洛尔太太来说是不幸的。

整整七年，弗洛尔太太一直这样等待着。在漫长的七年里她流过许多次泪水，同样也和瓦迪尼奥有过许多次交欢。瓦迪尼奥不在身边时所感到的寂寞的痛苦从无限甜蜜的同床中得到补偿。一天，吉萨太太用其冒牌的心理学、精神分析法以及其它一些美国人发明的谎言对她解释说：她，弗洛尔太太，与一位异乎寻常的男人结了婚。这里，异乎寻常与弗洛尔太太平时使用这个词的含义不同，它不是伟大、杰出、无以伦比的同义。吉萨太太所说的异乎寻常意味着与从不同，不为常规所左右，不受凡夫俗子遵循的模式所约束。弗洛尔太太能够理解他吗？与他在一起生活能够感到幸福吗？吉萨太太喜欢夸夸其谈。毫无疑问，她是弗洛尔太太的一位挚友，但是她的学识未免过于高深莫测，满脑子都是些稀奇古怪的念头，讲出话令人难以理解。

弗洛尔太太希望自己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希望她的丈夫也和所有别人的丈夫一样。瓦迪尼奥不是在市政府里担任了一个职务吗？这是他的那位阔亲戚、绰号欣博的艾尔通·吉马朗埃斯博士为他找到的差事。弗洛尔太太希望丈夫下班后便回到家里，胳臂下面夹报纸，手里拿着一包饼干或是椰子糖等风味食品。像其他人一样，他们也能按时吃上晚饭。有时晚饭后一起外出散步，两个人臂挽着臂，沐浴着皎皎的月光任轻风吹拂。上床以后，瓦迪尼奥便温柔体贴地与她交欢。交欢应该在入睡

前进行而不能太晚，并且要有固定的日子。

然而事实上却根本无法做到：瓦迪尼奥不知何时归家，经常在外面过夜，肯定是睡在他过去或最近所迷恋的那些妓女的床上。他想什么时候与弗洛尔太太同床便什么时候同床，有时候是在很晚的深夜，有时候则是在最不相宜的白天，而且没有固定的日子。既不事先约定，又没有形成一定的习惯或是存在着某种默契，总之，没有任何规律可言。瓦迪尼奥就是这么一个随心所欲的人，每天夜里都迟迟不归，而且连个招呼也不打，害得弗洛尔太太躺在铁床上、嫉妒、焦争、忧虑，备受痛苦的煎熬。为什么其他所有已婚的女人都能管住自己的丈夫而只有她却不能呢？为什么瓦迪尼奥不像其他男人那样过着正常的、有规律的生活使她免受惊吓之苦和不必日复一日地等待呢？这究竟是为什么？

所有这一切——等待、赌博、饮酒、夜不归家、大喊大叫、粗暴无礼，——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相沿成习，然而弗洛尔太太却还没有完全适应，而且至死也不会适应。

如今，瓦迪尼奥已经在狂欢节中死去了。从此之后，啊，从此之后，弗洛尔太太甚至失去了等待、期望和苦恼的权利。瓦迪尼奥现在的离家不归和过去的离家不归性质不同，弗洛尔太太现在的痛苦和过去的痛苦程度也不相同。一颗心满怀欲望地激烈跳动，屏气息声地静听着人行道上的每一个动静，这都已经毫无用处了。现在倒是不用再去等待，然而却也失去了希望。她已经不用再去倾听外面的脚步声，尤其是醉汉的脚步声了，再也听不到钥匙插进锁眼时发出的轻微响声以及远处的歌声和乐曲声了。

是的，远处的乐曲声，因为在婚后的七年中，在她焦急地等待的深夜里，瓦迪尼奥也曾像当年在阿尔沃斜地举办夜间露天演出那样，不只一次用大扭琴、四弦琴、小提琴、横笛、小

号和曼陀林组成的东曲声把她从梦中唤醒过。就是在阿尔沃斜地那场演出之前，弗洛尔得知了他所钟情的人真实面目：一贫如洗、放荡不羁，一个小小的政府公职人员，一个骗子、酒鬼和赌徒。

15

现在，弗洛尔太太躺在铁床上，竭力不去听罗济尔达太太在街门口与诺尔玛太太叽叽喳喳的讲话声，以便更好地在已经变得朦胧的记忆中，捕捉到阿尔沃斜地那场激动人心的夜间露天演出的歌声和乐曲声，以此来安慰自己，好度过这难熬的漫长之夜。丈夫已经死了，她再也无须等待了。如今，弗洛尔太太拥有的仅仅是一个回忆中的世界。她把自己关进了这个世界，仿佛周围耸立起一堵严严实实的高墙，把她与种种使她守寡初期的生活不得安宁的窃窃私语和街谈巷议隔绝开来。瓦迪尼奥不在了，在服丧期最初的日子里，弗洛尔太太只是感到痛苦难耐，她需要瓦迪尼奥守在身边，然而这已然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永远也不可能的事情了。

弗洛尔太太回忆里的歌声和乐曲声压倒了罗济尔达太太的讲话声和嘲笑声，她完全沉浸在前尘归梦之中：那一天夜里，她伴随着最初响起的乐曲声走到窗边，只觉得浑身疼痛难忍，皮鞭在脖子上留下了紫色的伤痕。她心灰意懒，精神沮丧，情绪低落。就在这时，瓦迪尼奥走上了斜坡地，两条手臂伸向天空，唱起歌来。弗洛尔随即也认出了其余的几个人：卡因米歌喉独特，超群绝伦；月光下，任内尔·奥古斯特的脸色显得更加苍白；与他们一起演奏和歌唱的还有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斯、埃德加尔德·科科、瓦尔特尔·达·西尔维拉博士

和米兰当。弗洛尔赶忙跑着拿来了那朵罕见的紫得发黑的玫瑰花，这是前一天她从莉塔姨妈家的花园里摘来的。这场夜间露天演出给她增添了勇气和力量，使她突然间感到所愿已足，尽管瓦迪尼奥只是一个薪水极低的市政府的普通公职人员，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赌徒，可她依然毫不在乎。

弗洛尔太太辗转反侧，企图通过对皓月当空和充满柔情蜜意的夜晚的回忆来减轻痛苦，摆脱掉她因为知道瓦迪尼奥再也不可能抚摸她和点燃她的情欲之火而产生的绝望。在这漫长的夜晚，她依旧等待着，然而却已听不到另外几次夜间露天演出中瓦迪尼奥那并不和谐的歌声了。

有时候，瓦迪尼奥的做法未免太不像话，比如说，一连几天不回家过夜。还有一次，当时他们刚刚结婚不久，瓦迪尼奥把准备交纳房租的钱输了个净光，而且没有告诉弗洛尔太太，害得她不能按时交出房钱。每逢这种时候，瓦迪尼奥总是要主动地与弗洛尔太太握手言欢，因为一遇到这种情况，弗洛尔太太就不再理睬他，仿佛家里没有瓦迪尼奥这么一个人，仿佛她根本就没有丈夫。瓦迪尼奥不由得慌了手脚，围着弗洛尔太太转来转去，奉承、哀求、挑逗，千方百计诱使她与自己同床。然而，弗洛尔太太却坚守在由痛苦与羞涩构成的战壕里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于是，瓦迪尼奥便打出了他的王牌；陪她一起去看电影，同她一起去马加太太或是埃托尔的教父卢伊斯·恩里克博士家进行早已该进行的回访，不然便组织一次夜间露天演出，使整个街道的居民都万分惊奇，大惑不解。可是瓦迪尼奥却再也无法请来多里瓦尔·卡因米和瓦尔特尔·达·西尔维拉博士了。卡因米已经迁往里约热内卢市，在电台进行演出并录制了不少唱片，成了一位遐迩闻名的歌手。瓦尔特尔博士则在内地做了法官，他那神奇的横笛只是用来为他的孩子们演奏催眠曲而

已。

现在，瓦迪尼奥再也不会来了，永远不会来了。啊，永远不会来了!他的讲话声，他那放荡的笑声，他那双不安分的手，他胸前那浓密的汗毛，他嘴唇上边那迷人的小胡子，这一切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弗洛尔太太已经无须再痛苦地等待了。但是，为了能够重新得到痛苦地等待的权利，为了能在寂静的深夜里听到丈夫因为喝酒太多而摇摆不稳的脚步声，什么样的代价她是都可以付出的!

在大门口，诺尔玛太太正在徒劳地规劝罗济尔达太太：

“最好是尽量少提瓦迪尼奥，这样弗洛尔就会容易把他忘掉。弗洛尔心里还很悲痛，为什么非要重提瓦迪尼奥的种种过失，让可怜的弗洛尔伤心呢?”

这番话对罗济尔达太太毫无用处，因为罗济尔达太太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要让弗洛尔感到伤心，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用来安慰自己的女儿。不大骂一顿已经死去的瓦迪尼奥，又怎么能止住女儿那些并不值得流出来的泪水呢？她早已说过并且多次重复过：对瓦迪尼奥的死不应该掉什么眼泪，而是应该大放鞭炮。在这次与诺尔玛太太的夜间谈话中，她几乎是高喊着再次表明了这一看法，根本不在乎谁会听到。

这番话对弗洛尔太太同样也毫无用处，因为不管是否有人提起瓦迪尼奥，她都无法把他忘掉。她忘不掉瓦迪尼奥的种种过失，但更主要的是她忘不掉和瓦迪尼奥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刻，忘不掉瓦迪尼奥讲过的那些表示情爱的癫狂的话语和占有她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男人的力量，也忘不掉瓦迪尼奥躲进她的怀里，在她的柔情中寻求庇护时所流露出来的男性的脆弱。

弗洛尔太太陷于极大的痛苦之中，几乎对生活失去了兴趣。然而，她每天都在竭尽努力，力求战胜内心的空虚，控制

住自己的泪水，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七日祭弥撒之后，烹调学校随即复了课，女学员们纷纷返回了学校。开始的时候，每逢课间休息，这些学员都要避免像往常一样彼此开心取乐，说些粗欲不堪的笑话，讲些趣闻轶事，毫无顾忌地哈哈大笑。在炉灶边上课的时候，她们则努力创造出一种亲切真诚的气氛。没过两三天的时间，原有的那种悲伤哀愁的情景便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通常的欢乐的场面。弗洛尔太太心里很高兴，因为这样可以使她散心解闷，可以帮助她从悲苦的圈子里跳出来。

除了小巧玲珑的耶达——她与瓦迪尼奥的私情已经败露——之外，所有的女学员全都返回了烹调学校。耶达所以不来，是因为她害怕见到弗洛尔太太呢，还是因为这里已经永远不会再有瓦迪尼奥的笑声了呢？

就弗洛尔太太而言，耶达完全是可以来的，因为她已经不想去弄清事情真相，不想与耶达争吵，不想对她进行指责了。只有一件事弗洛尔太太很想弄个明白：这个虚伪的女人是否已经怀孕？所怀的孩子是不是瓦迪尼奥的？

弗洛尔太太一直未能生育，而且知道责任在于她自己，而不在丈夫的身上。为她看病的女医生洛尔德斯·布尔戈斯向她说明过这一点，雅伊尔大夫也向她证实过这一点，并建议她为了能够怀孕而去做一次小的手术，谁知道行不行呢？弗洛尔太太因为害怕动手术而没有去做，况且雅伊尔大夫对手术能否完全成功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因此，弗洛尔太太最担心的就是瓦迪尼奥会使别的女人为他生下一个儿子。

弗洛尔太太一直未能搞清，瓦迪尼奥究竟是否真正希望有个儿子。是不是因为她害怕动手术才没有和瓦迪尼奥更加开诚布公地谈起这件事，才没有一本正经地问过瓦迪尼奥呢？这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当然她的确曾几次试探过瓦迪尼奥：

“你不想有个儿子吗？”

也许因为知道她不能生育而又害怕去做手术，瓦迪尼奥一直没有流露过自己想有个孩子的愿望：一个像他那样满头都是卷曲金发的小女孩。或是像弗洛尔那样满头乌发、皮肤呈古铜色的小男孩。一次弗洛尔太太听到瓦迪尼奥夸奖年历画上的一个胖胖的小号手如何漂亮可爱，便下定决心把问题挑明：

“如果你真想有个儿子的话，我就冒险去做一次手术。雅伊尔大夫说可能成功，只是他没有绝对的把握……”

瓦迪尼奥心不在焉地听着，仿佛正耽于梦幻之中而没有立刻做出回答。弗洛尔太太几乎是生气地的提高了嗓门，好把他从梦幻中唤醒：

“即使手术不成功，我的心也踏实了……至少，谁也不会说你想要一个儿子，而我却没有尽一切可能去生个儿子……我可以不考虑动手术的时候我是否会感到害怕，一切全都听你的。”讲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弗洛尔太太已经开始抽泣，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瓦迪尼奥从来都不忍心看互弗洛尔太太伤心落泪，他抚摸着妻子的那张满含痛苦的脸，朝她莞尔一笑，想让她高兴起来：

“傻瓜，一个傻瓜，……为什么你总放不下这件事呢？你尽管放心好了，……以后不要再提孩子的事了……”

似想要结束这场谈话似的，瓦迪尼奥把弗洛尔太太搂在怀里，拉进卧室，然后便上床交欢，直到最后也没有表明他究意是否希望有个儿子。

瓦迪尼奥喜欢孩子，啊，他太喜欢孩子了……同样，孩子们喜欢他也胜过喜欢任何一种玩具，见到他就会喊着他的名字朝他跑去。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瓦迪尼奥仿佛也成了和他们年纪相仿的孩子，对他们可耐心了。米兰当有四个儿子，他让最小的一个做了瓦迪尼奥和弗洛尔太太的教子。这个孩子从

小时起就特别喜欢这位教父：只要一见到他，就会张开青蛙般的大嘴，挥动着一双小手，从母亲怀里扑到瓦迪尼奥的怀里。他们可以在一起玩上几个小时，瓦迪尼奥模仿各种猛兽的吼叫声，像只袋鼠一样地跳来跳去，，笑呵呵的显得十分高兴。一个这么喜欢孩子的人怎么能不希望有个儿子呢？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表白过，也许是因为不想让洛尔太太去动手术，去做一种并无把握的牺牲。

已经寡居的弗洛尔太太躺在床上，因为后悔而感到阵阵难过。尽管两位医生对手术的结果显然持悲观态度，但她毕竟可以进行一次尝试。也许是她受到了吉萨太太看法的影响，谁能说得准呢？不少邻居，包括莉塔姨妈和波尔托姨父，都赞同吉萨太太的看法。当弗洛尔太太抱怨自己不能生育是个无用的女人的时候，知识极其渊博的吉萨太太向她讲解了有关遗传学的理论，试图以此来宽慰她。莉塔姨妈心地善良，待人宽厚，对瓦迪尼奥的所作所为一直持谅解态度，可连她也不止一次地对弗洛尔太太说过：

"孩子，有时候会因祸得福的，瓦迪尼奥已经是恶习难改，无可救药，万一你生下的孩子随他可怎么是好呢？你想过这一点吗？上帝是对的……"

塔莱斯·波尔托支持妻子的意见：

"完全正确，莉塔说得很有道理。要想生活得幸福，不一定非要有儿子不可。你看我们……我们从来没有过儿子……"

他们的确相敬如宾，生活得十分幸福。波尔托每逢星期天便外出去作画，莉塔太太则留在家里侍弄花园里的花儿和一只老猫。这只猫很肥，咪咪地叫着，仿佛就是他们唯一的儿子。

这么多人都用这个理由来劝慰她，弗洛尔太太不禁产生了一种恐惧感，恐惧感和——为什么不讲出来呢？——自私感。

躺在铁床上，在罗济尔达太太尖酸的话语和夜间露天演出

的甜美的乐曲声中，已经成为寡妇的弗洛尔太太终于发现，实际上她所害怕不仅仅是动手术，假如她和瓦迪尼奥一样十分急切地希望能有个儿子，她肯定会鼓起勇气走上手术台的。但是她并不十分急切地盼望有个儿子，使家里响起孩子的吵闹声和笑声。她的心里只有瓦迪尼奥，瓦迪尼奥就是她的孩子。她希望瓦迪尼奥总守在她的身边，既是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儿子，成为她的一个"大孩子"。

在街门口，诺尔玛太太言简意赅地断言说：

"她需要忘掉，这是最重要的。她还很年轻，还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跟这么一个无赖结婚完全怪她自己……"罗济尔达太太说道。

"既然瓦迪尼奥一钱不值，那就更用不着提起他了。为什么要与一个死去的人纠缠不休呢？我们需要做的是使可怜的弗洛尔不再悲伤烦闷，不让她有时间去回忆往事。烹调学校上课了，但这还不够，她还需要到外面去散心解闷，去娱乐消遣，她需要忘记……"

罗济尔达太太喃喃地在抱怨着什么，好心的诺尔玛太太不无感慨地说道：

"要是她有个儿子就好了……"

这句话传进了弗洛尔太太的耳朵，"要是她有个儿子就好了……"，是的，那她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她就不会感到如此孤独，如此空虚，生活就有了寄托。在罗济尔达太太的指挥下，大街小巷，左邻右舍，商场集市，乃至举行弥撒和祝福仪式的教堂，弗洛尔太太的女友和熟人们都异口同声地诅咒瓦迪尼奥，把他描绘成一个邪恶得出奇的魔鬼。弗洛尔太太捂起耳朵，只想听到阿尔沃斜坡地的那场夜间露天演出的歌声和乐曲声。她孤苦伶仃地躺在铁床上，丈夫已经一去不再复返，

也没有一个儿子给她以安慰。

七年来，不知发生了多少事情，其中最使弗洛尔太太惊恐不安的要算下面这件事了：有人告诉她，迪奥妮济娅所生的那个儿子是瓦迪尼奥的。迪奥妮济娅是个混血女人，住在耶稣广场附近。弗洛尔太太一直害怕的就是瓦迪尼奥会同另外一个女人生下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有可能把瓦迪尼奥从她的身边拉走。每当听说瓦迪尼奥和其个女人在长期鬼混——这远比在妓院里过夜更加糟糕，——她的心就怦怦乱跳，担心那个女人会怀上身孕，会生下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将伸开两只小胳臂扑向瓦迪尼奥。

弗洛尔太太并不惧怕那些女人，对她们只不过心怀嫉妒罢了："跟其他女人都是为了一时开心。"瓦迪尼奥对她这样说并不是为了开脱自己，而是为了让弗洛尔太太理解和放心。但是，如果有了一个孩子又将如何呢？她无法与一个儿子抗争，到那时任何把瓦迪尼奥留在自己身边的希望都将成为泡影。每当迪诺拉太太——几乎总是这位迪诺拉太太，她的消息怎么如此灵通呢？——转弯抹角和不无痛心地告诉她一个女人的名字和事情的详细经过时（其中有些细节很是见不得人），弗洛尔太太总像个疯子似的失魂落魄，惟恐瓦迪尼奥会与别的女人生下个儿子来。弗洛尔太太没有为瓦迪尼奥生育儿子，这一则是因为她不能生育，同时，啊，同时也是因为她不想生育。

一天，迪诺拉太太走近她的身边，告诉了她一条"瓦迪尼奥的最新消息"。不难想象，弗洛尔太太是何等激动，经受了何等沉重的打击。据这位专爱在背后嘀嘀咕咕的女人说，瓦迪尼奥和一个名叫迪奥妮济娅的混血女人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女人是个有名的美人，时而成为画家们的模特（她为一名叫卡里贝的现代主义派画家摆好姿式，而这位蹩脚的画家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她画成一位皇后），时而成为卢济娅娜·帕卡妓

院（位于妓院区最繁华的地段，门庭若市，客人均为一般平民）的招牌和摇钱树。

迪诺拉太太告诉她这件事完全是出于好心，而不是在暗中捣鬼或搬弄是非，绝对不是。她是在不无难过地履行着朋友的责任，以便不使心地如此善良、人品如此出众的弗洛尔太太蒙在鼓里，让其他的人在背后笑话她。

"他和一个轻佻的女人有了孩子……"

为了不使用更富有刺激性的词汇，她把迪奥妮济娅说成是一个"轻佻"的女人。迪诺拉太太谨言慎行，惟恐伤害任何一个人，哪怕此人是个不知羞耻的妓女，哪怕此人与有妇之夫生了孩子。"我不是那种喜欢搬弄是非的人，我不想伤害任何一个人"，迪诺拉太太断言说，而且有人相信她的话。

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躺在床上，夜间露天演出的乐曲声停止了。歌声和那朵黑色的玫瑰花消失了。每当回忆起那段使她惊恐万状和痛下决心的日子，弗洛尔太太不禁感到浑身战栗。尽管瓦迪尼奥是个赌徒，尽管他与妓女们鬼混，甚至在外面与别的女人生了孩子，但为了不失去他，为了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弗洛尔太太什么事情不能做呢？她究竟做到了何种程度，从这种事情上人们便可以一目了然。

16

六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碧空如洗，阳光明媚，微风习习。十一点钟的弥撒刚一结束，便有两位太太从圣弗兰西斯科教堂走了出来。她们迈着坚定的脚步，穿过耶稣广场，朝佩洛里尼奥区狭窄而古老的胡同组成的迷宫走去。广场上，一群黑人小孩正敲着空的番石榴罐头盒，边舞边唱：

“噢，大屁股女人！
噢，大屁股女人！
大屁股！”

诺尔玛太太转向她的同伴，怒气冲冲地说道：

“这伙坏孩子，为什么他们不摸摸自己妈妈的屁投去？……”

也许这纯属巧合，孩子们并不是有意冲着她们唱的，但即使如此，诺尔玛太太依然朝这伙无法无天的孩子瞪了一眼。当发现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也在其中之时，她的目光突然间变得亲切温和了。这个孩子穿着一身破烂衣报，肮脏不堪，脸上还留着眼屎和鼻涕，正在圈子中央起劲地跳着。

“弗洛尔，你看那上正在跳舞的小家伙，长得多漂亮，多可爱……”

弗洛尔太太打量了一下这伙衣衫褴褛的孩子。在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广场上，还有不少这样的孩子。他们有的围在流动摄影师的身边，有的正准备从水果筐里偷拿桔子、柠檬、橙子、青梅和人心果。一个街头小贩脖子上盘着一条蛇，仿佛是一根可怕的领带，正在叫卖稀奇古怪的药品，一群孩子则拍着巴掌为他捧场。还有些孩子在广场周围的五个教堂门口前面乞讨，死死缠着那些阔绰的信徒们要钱。也有些孩子在和困倦不堪的妓女们打趣调情，这些妓女一般都很年轻，她们在花园附近转来转去，希望上午便能招揽到一位性急的嫖客。这些衣衫褴褛、胆大妄为的孩子比比皆是，他们都是妓女的后代，没有父亲，没有家，没有人照料和管教，整天在街上为所欲为，很快就会沦为小流氓，被抓进警察局去饱尝铁窗之苦。

弗洛尔太太不寒而栗。她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把这样一个刚

出生的孩子带回家去，使他摆脱厄运，免于步入歧途。当看到广场上这些没有人照料和管教孩子时，弗洛尔太太对他们十分同情，油然产生了一种崇高而纯洁的情感。此时此刻，假如可能的话，她会把所有这些孩子统统收养下来，而绝不仅仅是瓦迪尼奥的儿子，况且瓦迪尼奥的儿子没有她也不会过上那种可怕的生活。瓦迪尼奥永远也不会抛弃自己的儿子，他不是那种人，不会撒手让一个孩子变得无依无靠，更不用这个孩子还是他的亲生骨肉了。他会公开宣布而不是拒绝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并会因此感到欣喜和自豪。

虽然丈夫闭口不谈和有意回避，弗洛尔太太依然能够看透他的心思：瓦迪尼奥最大的愿望莫过于自己能有一个儿子。正因为如此，一听到迪诺拉太太带来的消息，弗洛尔太太才感到如此伤心和痛苦。这是一种极大的危险，一种最可怕的威胁。瓦迪尼奥放荡不羁，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赌博和寻欢作乐上，弗洛尔太太在他心中所占的分量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在他们之间突然又冒出了一个儿子，从一个隐蔽的胡同里，从一个街角上，或是从一个妓女的床头唤他爸爸，那么瓦迪尼奥带能剩下多少心思放在她的身上呢？而她又不能为丈夫生下一个这样的儿子。

听到这一消息之后，弗洛尔太太痛感绝望，心如刀割，以至把诺尔太太搞得晕头转向，无计可施。诺尔玛太太智慧过人，随时都有人来求助于她；在通常情况下，她总能为无数的难题找到解决办法。但是这一次她却一筹莫展，想不出一个好的主意来：

“要是你对他说你已经怀孕了呢？”除了这一可怜的谎言之外，诺尔玛太太竟别无良策。

“这有什么用？他迟早会发觉的，反而更糟……”

结果，是吉萨太太为这一难题找到了解决办法，不仅体

面，而且可行；不仅能使这一问题得到全面解决，而且还能带来其他好处。谁知道呢？在心理学和其他抽象理论方面这位美国女人堪称一位专家，连埃帕米农达斯·索扎·平托老师都要向她脱帽致敬，称赞她是一位“博才多学的女人”。埃帕米农达斯·索扎·平托绝非一位等闲之辈，他从没有用错过任何一个形容词的位置，还在《帕乌罗·纳西费》周刊上讲授（免费）语法规则。这份刊物虽然发行量不多，但刊登的广告却不少。

吉萨太太得知此事后——弗洛尔太太痛不欲生，诺尔玛太太束手无策——，立刻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并用蹩脚的葡萄牙语向她的这两位女友讲了一番道理。如果说瓦迪尼奥特别希望有个儿子，甚至不惜让一个妓女来为他生育，那是因为弗洛尔太太不能怀孕，不能生孩子。如果说另一个女人为他生下的这个儿子可能会使瓦迪尼奥永远离去，那么为了保住丈夫和保住这个家，弗洛尔太太只有一条路可走：把瓦迪尼奥的这个私生子接回家来，做他的母亲，把他当成亲生儿子来抚养。

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弗洛尔太太要如此大喊大叫，像个美国的百万富翁那样诅咒和激愤——这是吉萨太太所做的比喻，她对女邻居的激烈反对态度大吃一惊，——并发誓绝不这样做，绝不收养别的女人、母狗、不知羞耻的妓女所生的儿子呢？既然巴西最令人钦佩的事情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善于相互理解和共存——这是这位美国女人的看法，——为什么弗洛尔太太要如此大惊小怪呢？已婚女人收养丈夫私生子的这类事在这里司空见惯，吉萨太太自己就知道好几桩，其中既有生活贫苦的穷人，也有家道丰厚的富人。就在这条街上，阿比加伊尔太太不就收养了丈夫与另一个女人所生的女儿，待她就像对自己亲生的四个子女一样充满了母爱吗？美好的情感，何等美好的情感！正因为如此，吉萨太太才喜欢巴西，并加入了巴西国籍。

孩子本人有什么过失，犯了什么罪呢？为什么要让这个可怜的孩子、她丈夫的亲生骨肉受苦受难、营养不良、忍饥挨饿、沾染上恶习、不能接受教育、无权享受美好的生活、成为佩洛里尼奥区阴沟里的老鼠呢？此外，弗洛尔太太不是担心——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瓦迪尼奥为了能和孩子、他自己的孩子厮守在一起而被孩子的生母拴住吗？如果她，弗洛尔太太，把孩子领回家来，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抚养，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加可以证明她对丈夫的爱情呢？这个别的女人所生的孩子将成为把瓦迪尼奥和弗洛尔太太永远铰结在一起的链环，弗洛尔太太再也不需担惊害怕，再也不会感到危险和威胁的存在。

谁知道，谁知道，我尊敬的朋友，家里有了这样一个孩子，在弗洛尔太太温暖的怀抱中渐渐长大，接受她的良好教育，长成为一个健壮而英俊的少年，不仅使瓦迪尼奥永远感到高兴，而且也永远感到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呢？谁知道这个浪荡成性的汉子会不会改变他的生活方式，彻底戒除赌博的恶习，不再放荡不羁，从而变成一个循规蹈矩、懂得廉耻的男人呢？完全可能如此，这样的例子多得举不胜举。

举不胜举，是的，诺尔码太太兴奋地表示赞同，“这个美国女人知道的事情真多！”接着她立刻列举出了一些人的姓名和他们的住址。住在圣阿马罗的西塞罗·阿拉乌若大夫赌博和酗酒的恶习比谁不更加厉害呢？他可怜的妻子佩克娜太太为此不知有多么郁郁寡欢。后来，她怀了孕，孩子尚未出世，西塞罗·阿拉乌若大夫就已变成了一位最堪称为楷模的公民。还有马努埃尔·利马先生，他曾迷恋上了一位妓女……当然，他并不需要一个孩子，他是因为结了婚才走上正路的，没有比他更为品行端正的丈夫了。

吉萨太太提出了自己的盾法：那个孩子，弗洛尔太太把他

视为对自己家庭稳定的一种严重威胁，其实，通过某种神奇的途径，却可以成为她的爱情的可靠保证。除此之外，还能使瓦迪尼奥改弦更张，重新做人。一个遗憾，吉萨太太心中想道，瓦迪尼奥一旦弃旧图新，就将失去他的全部风趣，失去他那不可思议的神秘感、失去他那因放荡不羁而产生的魅力。

弗洛尔太太豁然开朗，感到心明眼亮，欣喜若狂地扑进了吉萨太太的怀里，向她表示谢意。随后，她们便一起仔细地制定计划，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密。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事情，而是恰恰相反。假如没有诺尔玛太太的鼎力相助，弗洛尔太太也许根本鼓不起足够的勇气前往妓女们居住的那个地区，前往报纸上有关的报道描写得如此恐怖可怕的那些"下等妓院"所在的街道，像个疯子一样，去寻找一个名叫迪奥妮济娅的女人，把她刚刚生下的孩子要来，永远据为己有，在公证处当众立下文书，签上字，并有适当的证人作证。诺尔玛太太是个和蔼可亲的热心人，她答应陪同前往，更增加了弗洛尔太太的信心和勇气。应该说，诺尔码太太自己也很好奇，她早就想找个机会去看看妓女们住的地方和她们所过的淫乱生活。然而，在此之前她却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借口进入那个禁区。

"怎么能让可怜的弗洛尔只身一人到那种危险的迷宫里去冒险呢?"泽·桑帕伊奥得知这一计划后大吃一惊，当他企图劝说妻子不要前往时，诺尔玛太太向他这样问道。

"我不是个傻里傻气的小姑娘，我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成年妇女，谁也不敢动我一根毫毛。"接着，她向对妻子只好俯首称臣的泽·桑帕伊奥透露了她们已经想好的计划:"我们星期天上午去。若昂·阿尔维斯的一个孙子是我的教子，我装作去看望他，然后请若昂陪我们到那个女人家去。你知道，若昂是位黑人拳术大师……"

她们正是这样做的。星期天，两个人先去圣弗朗西斯科教

堂望弥撒（弗洛尔太太带去了一支用鲜花装饰起来的蜡烛，这是她为祈求一切顺利而许下的愿），然后穿过耶稣广场，来到医学院门前的人行道上，在那里的一个擦皮鞋摊上遇见了黑人若昂·阿尔维斯。黑人身边围着一圈孩子，有头发曲卷的黑人小孩，有肤色深浅不一的混血小孩，也有褐色头发的白人小孩，他们都管这位黑人叫爷爷。这些孩子，还有的在耶稣广场和下鞋匠之间流浪的其他孩子都是他的孙子。黑人若昂·阿尔维斯没有跟自己的妻子及其他女人生过孩子，但他却给他的这些孙子找来了教母、食物、旧衣服甚至识字课本。这位表面看上去十分凶蛮和缺乏教养的黑人拳师和他的几个孙子就住在附近。

“哎呀呀，原来是我的干亲家诺尔玛太太……泽·桑帕伊奥先生好吗？你告诉他，最近几天我要到他的鞋店去，给这些孩子搞点鞋穿……”

孩子们立刻把诺尔玛太太和弗洛尔太太围了起来。诺尔玛太太早有准备，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袋水果糖。若昂·阿尔维斯吹了一声口哨儿，又有几个孩子跑了过来，其中包括一个四、五岁左右的黑人小孩子。若昂·阿尔维斯抚摸着这个孩子的脑袋，对他说：

“坏小子，去请你的教母为你祝福……”

诺尔玛太太为他祝福，并给了他一个硬币。黑人若昂·阿尔维斯想知道是什么风把他的干亲家吹到这里来了。

“干亲家，我想请你帮个忙，这件事需要小心谨慎。”

“我的这双手可干不了细活，我这个人很粗，这你是知道的。”

“我的意思是说，这件事要守口如瓶，不能让别人知道。”

“这没问题，我不是个多嘴多舌的人，不喜欢搬弄是非。干亲家，你讲吧。”

“你认识附近一个名叫迪奥妮济娅的女人吗？我也不十分清楚，只是听说她就住在附近。”

“你有什么事要找她吗？”

“我自己没有事要找她，是我这位女友想跟她商量一件事……”

若昂·阿尔维斯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弗洛尔太太。

“她要找迪奥妮济娅·德·奥舒西吗？”

“也许就是那个女人……听说她长得很漂亮。”若昂·阿尔维斯挠了挠卷发：

“很漂亮？干亲家，任何一个白人妇女都是很漂亮的，但是像迪奥妮济娅这样漂亮的混血女人世上却不多见。依我看，就是踏破铁鞋也找不到几个。”

“听说她刚刚生下一个孩子……”

“没错，就是她。她刚刚生下一个孩子，现在还没有上班……”

弗洛尔太太第一次开口了，她问：

“她是干什么工作的？”

若昂·阿尔维斯重新打量了一下弗洛尔太太，对她竟然是如此无知显得有些鄙视：

“小姐，她是个妓女。”

诺尔玛太太把话接了过来：

“你认识她，知道她住在哪儿吗？”

“我怎么不认识呢？她就住在附近，在马西耶尔。”

若昂·阿尔维斯再次久久地打量了一番弗洛尔太太，然后挠了挠头，似乎眼前这一切都令人难以捉摸。

“干亲家，她为什么不自己去呢？我把地址告诉她……”

“你帮帮忙吧，你怎么能让两位太太在这种地方乱闯而撒手不管呢？碰上一个坏人，他是会找我们麻烦的……”

谁求[illegible]维斯帮忙都是不会碰壁的。

“好吧，我陪你们去。不过我向你保证，任何人也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很懂礼貌的。”

他站起身来，把擦皮鞋摊托咐给他的孙子们来照管。这位黑人高高瘦瘦，显得很壮实，五十多岁，一头卷发已经开始变白，眼角上的皱纹表明他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刚一站起身来便问：

“诺尔玛太太，这位小姐，”他用讥讽的声音讲出了小姐这两个字，“找迪奥①有什么事？”

“对她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当然，假如对她是坏事的话，即使我应该对你十分敬重，我也不会陪你们去……况且她不怕有什么坏事，她的保护神本事大极了。”说完，黑人便用手指尖触着地面，向奥里沙神祷告：奥里沙神，不要让人伤害迪奥妮济娅……

“干亲家，什么时候你带我去参加一次马贡巴教②的活动呢？我真想看看坎东布莱节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诺尔玛太太早就感到好奇的另一桩事。

他们一边谈论着有关黑人宗教的事，一边走进了妓院区。因为是星期天上午——星期六的寻欢作乐要一直延续到凌晨为止，——所以此时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动静，只有少数几个女人坐在门口或趴在窗台上，与其说是在等着拉客，不如说是在欣赏晴朗明亮的白昼。街道上悄无声息，一片岑寂，显得十分恬静。诺尔玛太太颇感失望，因为她未能看到这里平日的热闹景象。在那个人们都昏昏沉睡的上午，这一地区和其他普通居

---

① 迪奥妮济娅的昵称。

② 巴伊亚州人信奉的一种宗教。

③ 巴伊亚州黑人的一个宗教节日。

民区没有什么差别，而且迪奥妮济娅的家就在马西耶尔的入口处，她们只不过是刚刚跨进妓院区的边沿。

三个人爬上摇摇颤颤的楼梯，黑暗中，一只硕大的老鼠从他们身边跑了过去。每上一层都能听到房间里面嘈杂的讲话声，一个人正在低声地唱着一首忧伤的小调。当她们爬上四层时，立刻闻到了一股泥盆里点燃的薰衣草所发出的气味，表明这里有个刚刚出世不久的新生婴儿。三个人沿着过道朝里走去，过道尽头就是迪奥妮济娅居住的房间。

若昂·阿尔维斯用手指结敲了敲门。

“谁呀?”里面一个温柔而的声音问道。

“放心吧，迪奥……是我，若昂·阿尔维斯。有两位太太有事要找你谈，其中的一位是我的干亲家诺尔玛，她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

“进来吧。屋里很乱，我还来不及收拾……”

她们跟在黑人后面走了进去。房间很窄小，里面有一张双人床，一个少了一条腿的衣柜，一个铁制的脸盆架，上面放着一个搪瓷脸盆和一个搪瓷缸子，床脚下摆着一个尿盆，所有一切都收拾得十分整洁。墙上挂着一面破镜子，还有一幅博芬神的画像。外面的光线和那首忧伤的小调一起从窗口透进了房间。

混血女人迪奥妮济娅斜靠在枕头上，身穿一件宽松的连衣裙，开领处袒露出丰满的乳房，亲切地朝两位不速之客微微一笑。她弯着胳臂，把一个正在熟睡的婴儿紧抱在怀中。孩子的个头很大，皮肤呈褐色。一把椅子上面放着婴儿的衣服，下面放着一个泥盆，里面点燃着薰衣草。除了这把椅子之外，还有两只装煤油用的包装箱，上面铺着丝质纸，是当凳子用的。尽里头的墙角处，有一幅手持弓箭的狩猎神奥舒西的画像，一幅圣徒圣若热正在斩杀恶龙的画像，一块绿色的石头，大概是大

海女神耶曼娅的替身，此外还有一串蓝宝石颜色的念珠。

“若昂先生，”混血女人用从容的声音吩咐说，“请你把椅子上面的小衣服拿走，放到衣柜里去，这是孩子洗完澡之后需要换上的衣服。然后把椅子拿给那位姑娘坐……”她指了指诺尔玛太太。随即又转向弗洛尔太太，微笑着说：“请原谅，你年轻，只好坐在木箱上面了。”

迪奥妮济娅斜靠在床上，心情平静，面含微笑，指挥着黑人鞋匠做这做那，把房间收拾停当，把椅子和两只木箱拖了过来，并没有问起两位不速之客的来意。谁亲眼见到她如此镇定自若地发号施令，谁便能理解为什么画家卡里贝把她画成一位坐在宝座上面的皇后。诺尔玛太太抢在黑人鞋匠之前收拾起婴儿的衣服和尿布，把它们放进衣柜，顺便把衣柜里面迪奥妮济娅的衣服、衬衫、鞋和拖鞋看了个一清二楚。

“若昂先生，你自己也拉过一个木箱来，坐下。”

“我就站着，迪奥，这样舒服。”

“若昂先生，谈话最好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说，匆匆忙忙地站着说话对互相理解没有好处。”

然而黑人却喜欢靠在窗台上，面对着午前越来越明亮的阳光。一首歌曲的尾声传进房间，在迪奥妮济娅的床头忧伤地消失了。

“在你爱情的锁链下，
我变成了一个奴隶，
你便是我的主人！”

诺尔玛太太和弗洛尔太太坐了下来，一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迪奥妮济娅很快打破了这种沉默的局面，她声音温和地谈起了天气多美，而她却还不能上街。

"雨水把天空洗得一尘不染，天气这么好，我真想出去走走……"

诺尔玛太太同样也没有马上说明来意，而是和迪奥妮济娅谈起了阳光、雨水以及伊塔波昂和卡布拉的月夜，后来不在怎么又把话题引向了累西腓市：诺尔玛太太的一位妹妹住在累西腓市，和一个伯南布哥州的工程师结了婚。迪奥妮济娅曾在该市住过几个月：

"一共七个多月，我被一个行为诡秘的家伙迷住了眼睛，爱上了他，谁知道他是个疯子，后来把我甩了……"

两个人就这样天南地北地闲谈起来。广场教堂中午十二点的钟声响了，假如不是弗洛尔太太惶惶不安地打断了她们，这种无约无束的闲谈真不知会扯到什么时候为止。

"诺尔玛，这么谈下去我们在这里耽搁的时间就要太久了……"

"下次我们再好好聊聊，"诺尔玛太太向迪奥妮济娅许诺说，"今天我们来是有件事情要和你谈……"

"那就请说吧……"

"我的这位朋友弗洛尔太太没有孩子，今后也不可能有孩子，因为她不能生育，总而之……"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子宫位置不正，不是吗？"

"大概是这样……"

"但是可以正这来。我有个熟人，叫马里尔德斯，她的就正过来了。"

"可弗洛尔的无法正过来，大夫已经说了。"

"大夫？"迪奥妮济娅开心地笑了起来，"大夫只是嘴上能说，却没有真本事。如果这位年轻的太太找这里的神父给看看的话，两次就可以治好。若昂先生，你的意见如何？"

若昂·阿尔维斯支持这种看法：

“神父？他只要在这位太太的肚子上按摩几下，这位太太每年都能生孩子。”

诺尔玛太太决定不谈这件事，免得这位无知而又善谈的黑人巫师讲起来没完没了。她看了看正睡觉的婴儿，首先搞清楚这个婴儿究竟是不是瓦迪尼奥的孩子难道不是更好吗？肤色这么深，并不像瓦迪尼奥的孩子。弗洛尔太太却有些性急，她固执而坚定地说道：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同你谈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向你提出一个建议，看看我们是否能达成协议。”

“那你就讲吧，我会尽可能满足你。”

“这孩子……”弗洛尔太太的话刚一开头，却又不知该如何往下讲了。

诺尔玛太太忙把话头接了过来：

“这孩子刚生下还没有几天，不是吗？”

迪奥妮济娅看了看儿子，微笑着高兴地点了点头。

“我的这位朋友是想跟你谈谈……她在一次病危的时候曾许下过愿：如果博芬神保佑她恢复健康，她的第一个儿子长大以后就去当神父。”诺尔玛太太讲得很慢，前一天她们虚构出来的这个故事从未使她感到完全地满意过。“结果上帝果真保佑她恢复了健康，简直是一个奇迹。”

迪奥妮济娅感到莫名其妙，她很想知道这位太太生病以及博芬神创造奇迹与她的孩子有什么关系。诺尔玛太太赶忙把弗洛尔太太的来意讲了出来，这真是一件棘手的苦差事：

“可她一直没有孩子，要想还愿该怎么办呢？只有收养一个孩子，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抚养他，然后送他去神学院读书……她知道你生了个儿子，就选中了他……”

迪奥妮济娅温厚地微微一笑，这不是对他儿子的一种夸奖吗？诺尔玛太太却把她的微笑看成是同意的表示，于是便进一

步澄清说道：

“她想收养这孩子，而且是正式地收养，要去公证处申请公证，一切都要符合法律手续，把孩子带走，永远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抚养。”

迪奥妮济娅轻轻闭起双眼，一言不发。她是听明白了诺尔玛太太讲的话呢还是在倾听远处的歌声呢？

“我愿
在你的怀里死去，
宁肯死去
也不愿这样生活……”

“宁肯死去，”她低声地对自己说。当她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先前的那种和蔼可亲的神情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为什么？”她并未提高嗓门地问道，“为什么要选中我的孩子呢？为什么一下子就选中了了我孩子呢？”

她一定会感到难以接受，并且极其痛苦，诺尔玛太太暗自想道。有哪一位母亲愿意离开自己的儿子呢？即使是十分贫穷，无力抚养，即使是这样，她也会感到心如刀割。

“有人说起了你的孩子，说他长得又结实又漂亮……但是你却没有办法抚育他……”

假如不是为了孩子着想，假如这个引起一系列麻烦的孩子不是瓦迪尼奥的儿子，诺尔玛太太绝不会到这里来充当中间人，强迫自己开口讲话。但是，这孩子果真是瓦迪尼奥的儿子吗？迪奥妮济亚皮肤黝黑，而孩子的肤色比她的还要深，瓦迪尼奥的满头金发哪里去了呢？为了孩子好，为了孩子的前途能得到保证，诺尔玛太太接着说道：

“广场和这里的街道上到处都是孩子，我的干亲家若昂·

阿尔维斯收留一大群孙子，我就是他的一个孙子的教母。这些孩子忍饥挨饿，肮脏不堪，乞讨甚至偷窃……我的这位女友根本不是什么百万富翁，但是却也不愁吃穿，可以使这个可怜的孩子过上另一种生活，使他不会挨饿，不会最终被关进监狱，可以进神学院读书，将来去做一名神父，主持弥撒……”

孩子仿佛听到并明白了诺尔玛太太讲的这番话，正在这时候醒了，哇哇地哭起来。迪奥妮济娅解开连衣裙，掏出乳房，开始给孩子喂奶。她默默地听着，似乎是在思考着诺尔玛太太所陈述的每一个理由。诺尔玛太太为她描绘出一幅孩子未来的生活情景：生活舒适，有人疼爱，什么都不会缺乏。对做母亲的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牺牲，但是只有自私的女人才会拒绝一位好心人的建议，而甘愿让自己的孩子去忍饥挨饿，去过苦难的生活……弗洛尔太太是位极其善良的女人，不可能找到比她更好的人了……

迪奥济娅挪动了一下奶头，使已经快要吃饱的孩子吃得更舒适些，然后转向站在窗口的黑人若昂·阿尔维斯，仿佛不屑与那两位太太对话：

“若昂先生，你看到了吧，她们是怎么对待穷人的呢？这位太太，”她用嘴唇撇了撇弗洛尔太太，“不能生孩子，可又要还愿，就到处打听谁最近生了孩子，并且打听到我迪奥妮济娅这个身体非常结实又非常穷困的妓女最近生了一个，于是就对她的女友说，我们到那儿去把她的孩子抱走……她甚至会感谢我们的，那个瘟神……”

诺尔玛太太企图打断她的话：

“你不要这么不公证……”迪奥妮济娅的声音依然平静，但话说得却毫不留情面：

“她甚至没有勇气自己开口，而是要你的这位干亲家替她讲出来：‘我们去把迪奥的那个孩子抱来，他个头又大又漂亮，

将来准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神父。她母亲穷得要死，是会立下字据把孩子永远交给我们的，甚至还会因为能摆脱掉这一负担而感到高兴。如果她不肯把孩子给我们，那是因为她不识好歹，不是个好东西，只配当妓女。'若昂先生，她就是这么说的，你已经听到了，因为她以为穷人就没有感情，以为我因为是个妓女，过着可怕的生活，所以就失去了抚育子女的权利……"

诺尔玛太太还企图把问题澄清：

"你不要这么说……"

孩子打起饱嗝，不再吃奶了，迪奥妮济娅抱着他站起身来。这位容貌俏丽的混血女人面含愠色，庄重得俨然一位皇后。她一边说话，一边照料着孩子，在搪瓷脸盆里给他洗了澡，然后换了尿布，擦了爽身粉，穿上用薰衣草薰过的衣服。

"但是你们找错了地方，我完全有能力抚养我的儿子，让他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而不需要任何人的施舍。他可能不会成为神父，甚至可能会变成一个小偷，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可是我要养育他。他会成为这个地区的一条硬汉，谁也休想碰他一根毫毛。我不会把他交给任何一位自己不肯受苦生孩子的阔太太……"

她朝着孩子笑了笑，满怀温情地对他说：

"别忘了，你的爸爸也会管你的……"

听到这里，弗洛尔太太再也忍耐不住了，她一反常态，几乎是绝望地高喊起来：

"可他的爸爸是我的丈夫……我并不想要你的孩子，我想要的是我丈夫的孩子……你没有权利和他生孩子，你跟他睡觉那是因为你情愿，可只有我才有权利抚养他的儿子……"

迪奥妮济娅愣住了，仿佛脸上挨了狠狠的一击：

"你是说他是你的丈夫……？你真的跟他结了婚？"

喊出了憋在心里的话之后，弗洛尔太太那颗充满了痛苦的

心轻松了许多。此时她又变得怯懦起来，不抱希望地小声解释说：

"我们已经结婚三年了……请你原谅，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才产生了这种念头：既然我不能为他生儿育女，我就要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来抚养这个孩子……不过现在我已经感到太太你是有道理的，这个孩子应该由你来抚养，因为你是他的母亲……由我来抚养他又管什么用处呢？我所以来找你是因为我太爱我的丈夫了，我害怕他会因为有了这个孩子而离开我。我就是为这而来的，其它的统统是编造出来的谎话。但是一见到你我就发现，不管有没有这个孩子，他都永远不会离开你的……"

"我不是什么太太，我是个妓女，如此而已。但是我敢以我儿子的健康发誓，我过去不知道他已经结婚。假如我知道的话，我不会和他生孩子，不会想到要跟他同居，不会不顾一切地在这里安个家，和他像夫妻一样住在一起……"

她为孩子穿好衣服，诺尔玛太太把毛巾收了起来，房间里气氛有所缓和，弗洛尔太太小声说道：

"我敢发誓瓦迪尼奥是我的丈夫，所有的人都知道……"

"瓦迪尼奥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迪奥妮济娅从诺尔玛太太手中接过罩衫，把孩子先放在床上，然后穿好。"为什么他没有对我讲呢？为什么他要这样欺骗我呢？"她陷入了沉思，满面怒容已经消失了。随后她客气地、几乎是带有敬意地对弗洛尔太太讲道："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结了婚，这是你告诉我的……可能是这样……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对我讲过呢？我认识他们家里的人，全认识，包括他的母亲……"

"瓦迪尼奥的母亲？他的母亲已经死了……"

"我真的认识他母亲，还有祖母……我认识他哥哥，名叫里克，是　木匠……"

“这么说来不是我的那个瓦迪尼奥……”弗洛尔太太高兴得憨笑起来,“啊!简直快把人搞疯了,这件事办得有多蠢,可又是多么让人高兴……诺尔玛,是另外一个瓦迪尼奥!我真想大哭一场……”

迪奥妮济娅把孩子放在床上,在房间里跳起舞来,并且拉着黑人若昂·阿尔维斯和她一起跳。在神像面前,她向狩猎之神奥舒西表示敬意和感谢。

“不是我的瓦迪尼奥,我的瓦迪尼奥没有结婚,他爱的女人只有迪奥妮济娅,他的混血女人迪奥……”

她突然停了下来,打量着弗洛尔太太(诺尔玛太太已经把孩子从床上抱起来,唱起了催眠曲),说:

“竟有这样的事,太太是同名人的妻子……”

“什么同名人?”

“我的瓦迪尼奥和他彼此互称同名人,因为他们两个都叫瓦迪尼奥,只是我的那位叫瓦迪尼奥·德·瓦尔德马尔,另一个瓦迪尼奥我不知道他姓什么……这个人是个无可救药的……”她没有把这句话讲完。

弗洛尔太太接过了她的话:

“……赌徒……正是他,瓦迪尼奥·德·瓦尔多米罗,我的瓦迪尼奥……”

“有人对你说我跟他生了孩子……这个人真是坏透了……”

门开了,一个结实而年轻的黑人出现在门口,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笑着向大家问好:

“诸位午安……”

还在跳舞的混血女人迪奥妮济娅伸出胳膊,从诺尔玛太太手中接过孩子,然后把他放到这位黑人的手上:

“这就是我的瓦迪尼奥,卡车司机,我的儿子的爸爸……”

她又指着诺尔玛太太和弗洛尔太太对这位黑人说:“那一位

是若昂先生的干亲家，另外一位，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怎么知道呢？”

“她就是另一个瓦迪尼奥的妻子，就是那个……”

“同名的人？”

“完全正确……以为这个孩子是她丈夫的儿子，就赶到这里来想把他抢走，想抚养咱们的这个小家伙，让他长大以后去当神父……”讲到这里，迪奥妮济娅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她用更加从容的声音说道：“你叫什么名字来着？弗洛尔？你可以做我儿子的教母，为他洗礼命名……你是来找儿子的，可我不能给你，因为我只有这么一个，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教子……”

“我的干亲家弗洛尔太太……”卡车司机说道。

迪奥妮济娅把孩子接过来，递给了弗洛尔太太。鸟儿掠过天空，朝着主教堂的屋檐飞去。

17

身着黑色的孝服，竭力保持着沉默、痴迷于既非美梦也非恶梦的幻境之中，这就是守寡初期的弗洛尔太太。就在她回忆婚后七年的种种往事的同时，长舌妇们叽叽喳喳的议论之声日甚一日地高涨起来。数以十计、百计、千计的长舌妇们团结一致，紧跟着罗济尔达太太齐声合唱，对瓦迪尼奥横加指责。罗济尔达太太负责领唱，排在第二位的便是迪诺拉太太。她们俩所使用的语言同样尖酸刻薄，如出一辙。

弗洛尔太太异常悲痛，心烦意乱。她置身于回忆的世界之中，去追怀昔日的欢乐与痛苦。她希望留住瓦迪尼奥的音容笑貌，让丈夫的身影依然到处隐约可见，在那间他们曾经同床共

枕的卧室里越发显得清晰分明。

这些不可胜数的长舌妇们究竟想要干什么呢？女邻居、女熟人、烹调学校的女学员、女友、从纳扎雷特赶来陪伴她的罗济尔达太太乃至一些陌生的女人，比如庄重不俗的恩阿伊德太太，她只是诺尔玛太太的一位熟人，这些人究竟想要干什么呢？高贵的恩阿伊德太太住在沙梅附近，仿佛她没有丈夫和孩子需要照料，没有家务需要操持，却极有礼貌地以吊唁为借口，前来向弗洛尔太太揭发瓦迪尼奥所做过的种种坏事。这些人究竟想要干什么呢？为什么她们要重新揭开已经结疤的伤口，重新点燃已经熄灭的痛苦之火呢？为什么恩阿伊德太太仿佛是出于一片好心，把可诅咒的诺埃米娅的情况讲给她听呢？如今，诺埃米娅已经结婚（她的丈夫是报刊的撰稿人），成了一位胖胖的太太，却还保留着瓦迪尼奥的一张照片。

弗洛尔太太既回忆瓦迪尼奥好的一面，也回忆他坏的一面，所有这些回忆都能帮助她减轻痛苦，帮助她度过因为瓦迪尼奥永远地离开了她而深感绝望的时日和穿越那死灰一般的灰蒙蒙的荒漠。哪怕是回忆起瓦迪尼奥和诺埃米娅之间的私情这类令人无法容的往事，哪怕因此而重新感到有如芒刺在背和屈辱难耐，她依然能感到某种略带辛酸的安慰，仿佛这些回忆、芒刺、屈辱以及和瓦迪尼奥在一起时的一切一切，都可以缓解她现在的这种巨大而难言的痛苦。因为说到底，她和诺埃米娅究意是谁战胜了谁呢？一天，弗洛尔太太终于忍无可忍，向瓦迪尼奥发出了最后通牒：有我无她，有她无我。瓦迪尼奥选择的又是谁呢？脚踩两只船是不行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那个女人走（不知羞耻的诺埃米娅到处放风，声称她马上就要与瓦迪尼奥同居），但是不能拖延，必须马上作出决定……瓦迪尼奥又是如何决定的呢？

结婚前夕，诺埃米娅前来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学习，因为

未婚夫要求她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要精通这门艺术。她的未婚夫是个爱赶时髦的人物，此公衣着考究，对电影和文学佯装出一副颇为通晓的模样，以博学多才自居，常列举一些作家的姓名并对他们妄加评论。他希望诺埃米娅能够成为一位精通烹调艺术的太太，“我想看到这位资产阶级小姐无产阶级化……”诺埃米娅感到这个想法蛮有意思，于是便进了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

诺埃米娅是格拉萨区一个豪门大户的闺秀，富有而俏丽，她为有这样一位高贵的知识分子来做未婚夫感到十分高兴。然而，睡眼惺忪一副平民模样的瓦迪尼奥却更使她心醉神迷。当她的高贵家庭和才华出众的未婚夫有所察觉的时候，诺埃米娅在阿马里尔德斯的妓院向瓦迪尼奥学习如何寡廉鲜耻。一家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这件事眼看就要变成一场不可多得的丑闻。幸好她的未婚夫开明豁达，在一时的冲动之后，采取了理智的态度，因为他不能由于纯粹的偏见而失去这样一位极其富有的未婚妻。遗憾的是，未婚夫这种单方面的良好意愿、谅解与合作还不足以使问题得到解决，诺埃米娅不肯结束她与瓦迪尼奥的“爱情关系”，因为瓦迪尼奥能使她的情欲得到充分满足。让家里的人和她的未婚夫去大发雷霆吧，诺埃米娅想的是与瓦迪尼奥一起出走，可是瓦迪尼奥却不肯这样做。当这场爱情游戏遭到众人的指责，当弗洛尔太太真的发了火并要求瓦迪尼奥立刻在她和诺埃米娅之间进行抉择的时候，瓦迪尼奥便把诺埃米娅还给了她的未婚夫。现在，这位已成为美学家的未婚夫越发显得高贵和迷人了，因为他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头上还长出了犄角。一位出类拔萃的未婚夫，踏破铁鞋也难以找出第二个来。

“跟其他女人都是为了一时开开心。”当悲痛欲绝的弗洛尔太太要求他立刻做出最后的抉择时，瓦迪尼奥这样对妻子说

道。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与诺埃米娅一起出走，这纯粹是那个女人编造出来的谎言。诺埃米娅不仅是个破鞋，还是个大骗子。

那些长舌妇究竟想要干什么呢？罗济尔达太太、迪诺拉太太、由沙梅弃家而来的恩阿伊德太太以及数以十计、百计、千计的长舌妇们，全都异口同声地底毁和诽谤瓦迪尼奥，她们究竟想要干什么呢？为什么要回忆起诺埃米娅这件事，以此来证明弗洛尔太太的婚姻是不幸的，瓦迪尼奥是个最坏的丈夫呢？恰恰相反，这件事最好不过地证明了他们之间的爱情，证明了瓦迪尼奥对她的爱要胜过对任何一个其他女人的爱。诺埃米娅不是极其富有，长得也很漂亮，在格拉萨拥有豪华的住宅，口袋里装有支票，银行里开了户头，出门有司机开车，上过中学还懂得一些法语，服饰华丽并使用香水，衣服和鞋全部来自里约热内卢吗？可是，当瓦迪尼奥被迫要做出抉择时，他究竟选中了谁呢？支票、汽车、里约热内卢的服装、巴黎的香水，这一切都毫无用处。

瓦迪尼奥根本不考虑诺埃米娅已经失身，根本不考虑她的哀求："你应该为我的名誉负责，"也不畏惧她的威胁："你等着瞧吧，我爸爸会收拾你的，会把你送进监狱。"当他需做出抉择时，这一切都无法使他迟疑动摇。"你怎么会产生这种荒谬的念头，以为我会离开你，跟个不要脸的女人去一起生活呢？……"瓦迪尼奥把那个自负的女人挂在了她未婚夫的犄角上，然后便和弗洛尔太太一起上了床。啊，那是一个多么恬静和充满谅解的夜晚啊！"跟其他女人都是为了一时开开心，只有跟你，弗洛尔，我的一朵鲜花，那才是永久的……"

在长舌妇们的眼里，瓦迪尼奥是世上最坏的丈夫，弗洛尔太太则是世上最不幸的妻子。弗洛尔太太不应该伤心落泪，不应该痛不欲生。恰恰相反，她应该感谢上帝适时地把她从巨大的苦难之中解脱出来。毫无疑问，弗洛尔太太善良宽厚，只有

罗济尔达太太才会希望她对瓦迪尼奥的突然死去感到由衷的高兴。尽管瓦迪尼奥坏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可他毕竟是弗洛尔太太的丈夫。出于礼俗，一个寡妇不得不在表面上要装着一副十分悲痛的模样，可是弗洛尔太太的做法却远远超过了这个界限，她未免过于悲痛了：身着孝服，一张脸紧绷着，一双眼睛凝视着远方，不知在看些什么和想些什么。所有这一切，对长舌妇们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

从罗济尔达太太到诺尔玛太太，从迪诺拉太太到吉萨太太。从弗洛尔太太真正的朋友到那些叽叽喳喳的长舌妇，只有在一件事情上她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弗洛尔太太需要尽快地忘掉过去的不幸岁月，需要从她的生活中抹去瓦迪尼奥的音容，仿佛从来就没有过瓦迪尼奥这么一个人。这些人都一致认为，弗洛尔太太服丧哀伤的时间未免太长了。

莉塔姨妈对瓦迪尼奥的所做所为一直持谅解态度，连她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惊讶：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会伤心到这种程度……”

诺尔玛太太也是如此：

“看来她永远也不会忘掉瓦迪尼奥……时间越长，她就会越加伤心……”

对心理学颇有研究的吉萨太太不同意这种悲观的看法：

“她自然是要伤心的……而且还要再伤心一段时间。但是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她就不会再伤心了，就会把瓦迪尼奥忘掉，就会重新开始生活……”

“必然如此……”迪诺拉太太也持这种看法，“时间一长她就会发现，这是上帝对她的一种恩惠……”

可是，在如何帮助弗洛尔太太忘掉瓦迪尼奥的方式上她们却分成了两派。在吉萨太太强有力的支持下，诺尔玛太太主张不要再提瓦迪尼奥的名字。在罗济尔达太太的铁腕指挥下——

迪诺拉太太是这支能征善战的队伍中的一名军士——，其余的人则对瓦迪尼奥大加贬责、诋毁和唾骂，以此使弗洛尔太太信服，她终于可以考虑能过上一种宁静、幸福、舒适和牢稳的生活了。好心地不提及瓦迪尼奥也好，大喊大叫地对他群起而攻之也罢，总之，弗洛尔太太应该找到忘掉瓦迪尼奥的途径。她还那么年轻，人生对她来说才刚刚开始……

"如果她愿意的话，用不了很长时间就可以再找到一个丈夫……"迪诺拉太太预言说。议论起别人的事情来，迪诺拉太太仿佛具有第六感官，能够未卜先知，预见到未来。在她的家里，有个用来占卜的玻璃球，身穿宽松外衣的迪诺拉太太常用它来预卜将要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她们之中从没有一个人向她提起过瓦迪尼奥做的一件好事呢？弗洛尔太太暗自问道。瓦迪尼奥确实干过无数坏事，但无论如何在某些事情上总还是可以看出他为人慷慨大方、富有正义感和急人之难等好的一面。为什么只用邪恶这把尺子去量他，只用诅咒这台天平去称他呢？情况历来如此，瓦迪尼奥活着的时候，长舌妇们经常一个接一个地跑来，急急忙忙地把瓦迪尼奥所干的一些令人气恼的的坏事告诉她，并对她表示一番同情：可怜的弗洛尔太太，你完全应该有个正直的好丈夫，对你彬彬有礼和十分尊重。然而，却从来没有一个长舌妇背丢下家务，放弃休息，急切而热心地跑来告诉她瓦迪尼奥所做的好事：

"弗洛尔，我告诉你，但是你不要说是我讲的……瓦迪尼奥赌博赢了钱，他把这些钱全给了诺尔玛，让她给你买一件生日礼物……我知道离你生日那天还早，可他担心会把这笔钱花掉，为了保证到时候能给你买件礼物……"

有一次瓦迪尼奥正是这样做的，所有的长舌妇都知道此事，而瓦迪尼奥只对诺尔玛太太说过要保守秘密。当时离弗洛

尔太太的生日还有二十多天，假如不是诺尔玛太太因为实在不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严守秘密而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弗洛尔太太对此将一无所知。其他的人都守口如瓶，谁肯把瓦迪尼奥做的好事告诉她呢？谁也不会热心而急切地跑来把瓦迪尼奥所做的好事告诉弗洛尔太太，只有当瓦迪尼奥干出坏事的时候她们才会这样做。向她报告坏消息的不乏其人，总会有人为此而不辞辛苦，丢下手中的活计，放弃休息，做出自我牺牲。报告一个坏消息能何等地令人激动啊！

一天下午，瓦迪尼奥的做法实在太不像话了，倘若不是纯属偶然，弗洛尔太太肯定要离开这个家。她甚至已经开始动手收拾行李，红河区莉塔姨妈家里一直为她保留着一个房间，差一点她就会一去不再复返，就会彻底与瓦迪尼奥一刀两断。街上挤满了长舌妇，她们是在听到喊叫声和哭泣声之后纷纷赶到这里来的。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西加诺来找瓦迪尼奥。所有的长舌妇都看见了西加诺，都听到了他用颤抖的声音对瓦迪尼奥所讲的那番话。瓦迪尼奥是如何反应的，她们也都是现场见证人。

她们之中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弗洛尔太太，向她重复一遍西加诺所讲过的话吗？没有一个人这样做！仿佛她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到。相反，所有这些长舌妇都支持弗洛尔太太做出的决定，认为她有足够的理由永远而彻底地与瓦迪尼奥那个无赖一刀两断。有几个长舌妇甚至帮她收拾起箱子来。

18

那天下午，瓦迪尼奥刚一露面，弗洛尔太太便立刻猜到了他突然回家来的原因。她越是留心观察瓦迪尼奥的举止，就越

加确信了自己的猜想。瓦迪尼奥对女学员们从未如此一本正经过，他几乎是躲在房间的一角，让她们安安静静地在厨房里上完了实践课：制作生日蛋糕。这是由刚入学的女学员们组成的一个新班，她们都很想认识一下女教师的这位享有特殊名声的丈夫，而且丝毫不掩饰这种好奇心，个个脸上都露出了笑容。下课之后，当女学员们齐声赞叹着分吃这块生日蛋糕并品尝弗洛尔太太酿制的果汁露酒时（这种别具特色的露酒是弗洛尔太太的骄傲，她酿制各种露酒的本领与她高超的烹调技艺齐名），弗洛尔太太不无得意地介绍说：

"瓦迪尼奥，我的丈夫……"

没讲一句笑话，没说一句双关语，甚至没有眨眼逗趣，瓦迪尼奥神情严肃，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弗洛尔太太知道这副神情意味着什么，所以有些害怕。啊，假如能把女学员们全留下来，下午和晚上都和她们在一起聊天，哪怕是要冒瓦迪尼奥可能会趁机与她们胡搅蛮缠的风险，也要比她们走掉为好。啊，如果能避免与心怀鬼胎的瓦迪尼奥进行一场对面的交锋……但是，这些身为小姐或太太的女学员们社交活动都安排得很满，她们急急忙忙地品尝过果汁露酒之后便纷纷起身告辞了。

莉吉娅·奥莉瓦太太前一天让人送来了一笔丰厚的酬金：为了欢迎从圣保罗市来的贵客，她请弗洛尔太太为她制作了一大批甜咸点心。结婚以后，弗洛尔太太只限于教学，一般不接受别人来定做食品。但也有些例外，对她所敬重的人，弗洛尔太太总是会欣然允诺的："莉吉娅太太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个人。"她在接受这次定货时这样说道。

这些额外收入几乎总是瓦迪尼奥不在家的时候送来的，弗洛尔太太把这些钱储存起来，以备在购买大件商品、生病或是遇到其它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时拿出来使用。她把这些钱包在

一起，藏在家里不易被发现的地方。有几次，积蓄下来的钱竟多达几康托。她用这些钱买购家庭用具、生日礼品、交纳租用缝纫机的赁金，但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每次一百或二百米尔雷伊地借给了瓦迪尼奥。

不幸得很，前一天，正当瓦迪尼奥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的时候，济特尔曼·奥利瓦博士不辞辛苦地（他担任着八种职务，个个都极其重要，所以工作十分繁忙）亲自登门把这笔酬金送来了：

“这笔钱装在我口袋里已经三天了……，今天，莉吉娅发现我还没交给你，差一点没有动手打我一顿……”

“哎，博士，你不要为这种小事操心……”

“瓦迪尼奥先生，”这位大人物戏谑地向他问道：“你是怎么使你的太太变得越来越年轻和越来越漂亮的呢？”当弗洛尔太太还是个小姑娘时博士便已认识她，认识瓦迪尼奥也有很长时间了。瓦迪尼奥不时地企图跟他借钱用，但很少能够借到。

“让她美满舒心，博士，她的日子过得美满舒心。她是跟我结了婚，而像我这样的丈夫既不会让她伤心，也不会让她操心……她心情舒畅，无忧无虑，日子过得很美满……”说完便轻轻地笑了起来，可高兴了。弗洛尔太太见丈夫如此不知害羞，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当天瓦迪尼奥并没有向弗洛尔太太要钱，肯定是前一天他赌赢了，身边还有钱。但是，当他第二天下午突然回到家来，低着头，神情严肃，一副愁眉苦脸的模样，弗洛尔太太立刻猜到了他回家来的目的：找她要钱来了。女学员们一边品尝着果汁露酒和生日蛋糕，一边偷偷地打量着这个安分规矩的小伙子。弗洛尔太太一声不吭，心砰砰乱跳，暗暗向自己发誓，绝不能把那笔钱给他，一分钱也不给。她要用这笔钱去买一架新的收音机。听广播是弗洛尔太太最喜欢的消遣，是她最大的娱

乐。她爱听桑巴舞曲、探戈舞曲、博莱罗舞曲和民歌，爱听滑稽逗笑的节目，尤其爱听电台的连播小说。弗洛尔太太、诺尔玛太太、迪诺拉太太和其他几位女邻居总要凑在一起收听小说节目，对热恋上一个穷工程师的那位伯爵夫人的命运极为关心。只有吉萨太太例外，知识渊博的英语女老师对如此低级的文学作品嗤之以鼻。

这架收音机还是弗洛尔太太作姑娘时买的，已经老掉牙了，每天都要发生故障，一遇最关键的时刻就出毛病，一到最扣人心弦的地方就不响，反复修理过多次，不但花去不少钱，而且总是修不好。这一次弗洛尔太太下定了决心，哪怕瓦迪尼奥闹得再凶，也绝不能把这笔积蓄给他拿去赌博。瓦迪尼奥也应该有所收敛了。

女学员们像一群飞鸟似的嬉笑着离去了，都多少感到有些失望：愁眉苦脸地躲在房间一角沉思着的那个人难道就是女教师大名鼎鼎的丈夫吗？据说他是个危险人物，是个不可抗拒的男子汉，曾跟诺埃米娅·法贡德斯·达·西尔瓦有过一段风流艳史，可坦率地讲，她们并不觉得此人竟会如此令人欣羡，也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傲慢骄矜。现在，房间里只剩下了弗洛尔太太和瓦迪尼奥两个人了。瓦迪尼奥显得有些心虚，不知如何开口。他一用劲站了起来，向餐桌走去，倒了一杯果汁露酒：

“这种露酒味道不错，但是容易醉人……”

他尽量装出心里没事的样子，朝弗洛尔太太走去，十分要热地要她也喝一口：

“我的宝贝儿，你尝尝……”

弗洛尔太太不肯喝，也不肯让瓦迪尼奥的手从自己的脖子沿着乳房向下摸。“虚情假意，纯粹是虚情假意。想用温存在来瓦解我的抵抗，让我暴露女人的弱点，使我无法回绝他。”想到

瓦迪尼奥给她带来的无数气恼，想到自己要买一架新收音机的打算，弗洛尔太太鼓足勇气站了起来，疾言厉声地问道：

“为什么你不马上说出你回家来的用心？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瓦迪尼奥神严肃，一副愁眉不展的模样。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回家来的，因为他在哪儿都没能弄到钱。他的心里并不高兴，脸上没有一点笑容，啊，要是他可以不回家来该有多好哇！

瓦迪尼奥也知道弗洛尔太太想用这笔钱购买什么东西。埃德加尔德·维特罗拉先生还没有来，瓦迪尼奥刚一走进家门就看到那架旧收音机还在房间里。但是，埃德加尔德·维特罗拉先生随时都有可能送来一台堪称世界第八奇迹的新式收音机：外观美观，性能优良，波段全，声音清晰，可以收听到日本、澳大利亚、亚的斯亚贝巴和香港等地电台的广播。弗洛尔太太已经通过卡马费乌给埃德加尔先生捎去了一个紧急口信。卡马费乌是位竖琴演奏师，他和出售收音机的埃德加尔德先生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伙伴。

怀着一定会赢钱的预感和某种羞愧的心情，先是在电车上，后来是步行走在大街上，瓦迪尼奥仿佛变成了两个人：一个急于要抢在出售收音机的商人之前赶回家，一定会赢钱的预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占据过他的头脑；一个则希望在埃德加尔德先生之后再回到家里，那时候旧的收音机已经不见，莉吉娅太太付给弗洛尔太太的那酬金也已经用光了。这笔酬金是他妻子用劳动的汗水换来的，在劳累了整整一天之后，又守在炉灶旁忙碌了一个通宵。瓦迪尼奥正是怀着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情坐上电车，穿过街道，推门走进了家。要是埃德加尔德先生没有来过，还有什么征兆更能说明他一定会赢钱的预感是准确无疑的呢？当然，要是新的收音机已经买到，那一天晚上他就留

在家里，守在弗洛尔太太的身边，和她一起第一次打开新的收音机，收听音乐和滑稽逗笑的节目。从中间一分为二而成了两个人，瓦迪尼奥就是这样回到家里来的。

为什么埃德加尔德还没有来过呢？现在已经毫无办法了。

“你以为我仅仅是因为别有用心才逗你高兴吗？”

“仅仅是因为别有用心，不为别的……”

仅仅是因为别有用心，弗洛尔太太毫不让步：

“你为什么不直说呢？”

傍晚时分，天色惨淡，暮色昏沉，随着白昼的消失，一堵高墙横在了瓦迪尼奥和弗洛尔太太之间。

“既然你愿意让我直说，我就不再浪费时间了。你借给我点钱用，哪怕是两百米尔雷伊也行。”

“一分钱也不给……一分钱你也别想拿去……你怎么居然还有脸皮说是跟我借钱呢？你什么时候还过我一分钱？这笔钱只能从我的手里直接送到埃德加尔德先生的手里。”

“我向你发誓。明天一定还你，今天我实在是需要，这笔钱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向你保证，明天我亲自给你买回一台收音机来，还有你想要的一切东西……至少给我一百米尔雷伊……”

“一分钱也不给……”

“你别急嘛，宝贝儿，就这一回……”

“一分钱也不给……”弗洛尔太太重复道，仿佛她不会讲别的话似的。

“你听着……”

“一分钱也不给……”

“你小心点，不要自找没趣儿，不然的话，就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说完便四下打量了一眼，仿佛想要找到藏钱的地方。弗洛

尔太太此时一下子昏了头，猛地朝旧收音机奔去，钱就藏在收音机里面。瓦迪尼奥紧跟在她的后面，但是弗洛尔太太已经把钱抓在了手里，挑战似地高声喊道：

"你休想拿这笔钱去赌博，除非你把我宰了……"

喊声打破了黄昏时刻的寂静，长舌妇们纷纷来到了大街上：

"瓦迪尼奥正在抢弗洛尔太太的钱，这个不幸的女人……"

"一条恶狗，瓦迪尼奥纯粹是一条恶狗！"

瓦迪尼奥朝弗洛尔太太走去，两只眼迷迷糊糊，脑子里空空荡荡，怨恨使他丧失了理智。只见他一把抓住了弗洛尔太太的手腕，朝她吼道：

"把钱给我！"

弗洛尔太太首先动了手：她挣脱开瓦迪尼奥，并且不想让他再次抓住自己，握起拳头便朝瓦迪尼奥胸口打了一拳，接着又打了他一个耳光。"臭婊子，你敢打我！"瓦迪尼奥勃然大怒，弗洛尔太太则高喊起来："你放开我，混蛋！不要打我，你把我宰了好了。"瓦迪尼奥用力一推，弗洛尔太太跌倒在几把椅子上面。她还在喊叫："混蛋，杀人凶手。"瓦迪尼奥一连扇了她四记耳光，每一记耳光声都使街道上的长舌妇们发出一阵愤慨声和同情声。诺尔玛太太没有敲门，径直闯了进去：

"瓦迪尼奥，住手，不然我就去叫警察。"

瓦迪尼奥仿佛根本没有看见诺尔玛太太。他若有所失地攥着钱，头发蓬乱，呆呆地打量着倒在地上抽泣的弗洛尔太太。诺尔玛太太跑上前去把弗洛尔太太扶了起来，瓦迪尼奥手里紧攥着钱走出了家门。女邻居们纷纷躲闪，仿佛是见到了一个恶魔。

恰在此时，西加诺的出租汽车突然在门前停了下来。一认出是西加诺，瓦迪尼奥不禁咧着嘴一笑，这种巧合再次证实了

他要赢钱的预感是绝对准确的。今天夜里，他会毫不费力地赢遍全市的所有赌场，由塔巴里斯游艺场开始，直到从帕拉纳瓜·文图拉的地下赌穴凯旋。

刚才动手殴打弗洛尔太太的时候，他的脑子里空荡荡的，一定要赢钱的预感已然化为乌有，连自己也不知道抢来的这笔钱会输还是会赢，仿佛这一切都是枉费力气。但是，当他来到街上，正要急于赶往赌场的时候，西加诺的出租汽车却奇迹般地停在了面前。他的心一下子踏实了：又一个无可争辩的证据说明了他的预感是准确无误的。瓦迪尼奥觉得双手发热，恨不得一步赶到赌场。赌桌，转动的轮盘，收付赌金的人，十七号筹码，像往常一样站在他左边的米兰当那紧张的目光，这一幅幅情景迅速掠过了脑海，似乎今天的赌场是专门为他赢钱而设立的一样。瓦迪尼奥刚想钻进汽车，西加诺却已跳了下来，只见他满脸泪痕，站在群情激愤的长舌妇们的中间，瓮声瓮气地说道：

“瓦迪尼奥，我的好兄弟，我的老妈妈死了……我是在街上得到信儿的，现在是从家赶到这儿来的，她死的时候我不在身边，听说她临死的时候还唤了一声我的名字……”

瓦迪尼奥最初并没有注意去听西加诺所讲的话，但随后便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紧紧地拥抱了西加诺。西加诺在胡诌些什么，怎么能编造出这种疯话呢？

“谁死了，是阿格内拉太太吗？你疯了吧？”

“就在三个小时之前我的老妈妈死了，瓦迪尼奥……”

结婚之前，瓦迪尼奥星期天经常去阿格内拉太太家吃杂碎烩红豆，结婚之后也依然如此，弗洛尔太太还陪他一起去过。胖胖的阿格内拉太太和蔼可亲，心地善良，待瓦迪尼奥这个年轻的赌徒如同亲生儿子一般，对他放荡的生活方式全然予以谅解。瓦迪尼奥难道不是和已故的阿尼巴尔·卡尔德阿尔一模一

样，连头发也是金黄色的吗？阿尼巴尔·卡尔德阿尔是阿格内拉太太的姘夫，西加诺的父亲，同样也是一个有名的赌徒。

"和另一个人一模一样……都是不可救药的赌徒……"

瓦迪尼奥再次感到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一天真是晦气，太毫无办法了：先是弗洛尔太太死活不肯把钱给他，现在西加诺又带来阿格内拉太太的死讯……

"究竟是怎么回事？她生过什么病吗？"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没见她生过病。今天午饭以后我离开家的时候，她还在水池旁一边洗衣服，一边唱歌，可高兴了……你不知道，我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了一辆汽车，今天是交最后一笔付款的日子，我们已经把钱凑齐了……从早上开始，我和她都高兴得一个劲地唱歌……她把她这个月积攒下来的钱都交给了我，全是面额不大的零钱。我心里也特别高兴，因为从现在起，汽车就真正是我的了。"他停顿了一下，尽量不使眼泪流出来。"听说她突然感到心口疼，刚唤了一声我的名字，就倒下死了……最使我伤心的是当时我不在她的身边，我离开家去交最后那笔汽车款子去了……是开小店铺的伊西德罗给我报的信儿，那时我正在广场……我立刻赶回家去……啊，我的好兄弟，她睁着两只眼睛，身子已经冰凉……现在我来找你因为我一点钱都没有了，所有的钱，我的钱以及我妈妈的钱，全用去交最后那笔汽车款了……"

西加诺的声音几乎变了调，难道长舌妇们没有听到吗？瓦迪尼奥二话没说，立刻把那笔刚刚从弗洛尔太太手中抢来的钱连同他必将要赢钱的预感全都交给了西加诺：

"我的钱全在这儿，你都拿去……"

"你跟我一起走吗？有很多事要办……"

"我怎么能不去呢？"

瓦迪尼奥刚一离开，长舌妇们便涌进了弗洛太太的家。房

间里，弗洛尔太太已经收拾好箱子，诺尔玛太太正在竭力地劝阻。长舌妇们不明白诺尔玛太太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在她们看来，弗洛尔太太要离开这个家是有道理的，而且道理十分充分。房间里响起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声：

“太不像话了，这种日子没法过……”

“应该彻底离开他……”

“竟敢动手打人……真是太可怕了。”

弗洛尔太太根本不相信这些长舌妇没有听到西加诺对瓦迪尼奥讲的的那些话。假如不是殡仪馆的维瓦尔多先生向她提到了这件事，弗洛尔太太就不会知道阿格内拉太太已经死去的消息和瓦迪尼奥借钱给西加诺的情景。维瓦尔多先生是偶然来找弗洛尔太太的。他到附近来办事，顺便给弗洛尔太太带来一种西班牙卡塔卢尼亚烹调鳕鱼的配方。他是在塔博阿达斯家一次丰盛的午餐上品尝到这个味道极佳的菜肴的。塔博阿达斯家每次午餐至少要有八个或十个菜，简直是一种奢侈。看到弗洛尔太太两眼含泪，维瓦尔多先生便同她说起那件令人难过的消息来：可怜的阿格内拉太太，他是才知道这件事的，他已经见到了瓦迪尼奥和西加诺，他将一分不赚地向阿格内拉太太提供棺材，阿格内拉太太是受之无愧的。这位黑人妇女整日操劳忙碌，可又总是乐呵呵的，是位大好人。有一次，维瓦尔多先生曾和瓦迪尼奥一起到她家去吃杂碎烩红豆……

只是到了此时，迪诺拉太太和其他长舌妇们才开口讲起了这件事。“那笔钱在黄昏的阴影中已经换了手”，她们是这样说的。

维瓦尔多先生告辞走了，他答应以后来尝尝这个西班牙风味菜。他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个配方搞到手的。安托涅塔太太对烹调秘密守口如瓶，维尔瓦多先生不得不买通了她家的女仆才如愿以偿。

结婚前夕，弗洛尔太太恋爱期间的最后一段日子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正是在那个时候她认识了阿格内拉太太。当时，弗洛尔太太总和瓦迪尼奥在伊塔波昂那间隐秘的小屋一起度过下午这段时间。房间的主人白天忙于他的烟草生意，夜里才回来和女人们鬼混。一次，里约热内卢市一位迷人的女郎路经巴伊亚市，只有下午才能抽出空来。房间的主人给瓦迪尼奥捎去一个口信，要他那天下午不要占用那个隐秘的小房间。

在西加诺的出租汽车里，瓦迪尼奥和弗洛尔商量着那天下午到什么地方去。弗洛尔不肯去电影院，不愿瓦迪尼奥当着那么多人与她亲热。瓦这尼奥又不能把他未来的妻子带到妓院里去。到红河区去拜访莉塔姨妈吗？万一罗济尔达太太也到那里去了呢？西加诺建议他们去看看阿格内拉太太，阿格内拉太太早就想认识一下瓦迪尼奥的这位未婚妻了。于是他们便与这位胖胖的洗衣妇一起度过了那个下午，边喝咖啡边聊起天来。瓦迪尼奥发狂拟地吻着弗洛尔，弗洛尔则显得很难为情。阿格内拉太太非常喜欢这位姑娘，她怀着怜悯的心情告诫弗洛尔说：

“你就要和瓦迪尼奥这个疯家伙结婚了……愿上帝保佑你，能使你有足够的耐心，这是非常需要的。孩子，嗜好赌博是世上最坏的恶习。我跟一个和瓦迪尼奥一模一样的男人一起生活了十多年，……他和瓦迪尼奥一样，也是满头金发，也是个蓝眼睛的白人……他迷上了赌博，把所有的东西者拿去输光了，甚至把我母亲留给我的一个大奖章也卖掉了，卖了钱好去赌博。他把一切都输光了还要大发脾气，跟我吵，甚至打我……”

“他敢动手打你？”弗洛尔太太显得有些惊讶。

“当他喝酒喝得太多的时候甚至会动手打我……不过只是在他喝酒渴得太多的时候……”

“太太能容忍吗？我是不能容忍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男

人……”弗洛尔太太只要一想到那种情景就感到异常气愤，“我永远也不会容忍。”

富有生活经验的阿格内拉太太颇为理解地微微一笑，弗洛尔太太还那么年轻，还没有真正开始生活：

“既然我喜欢他，离不开他，我又能怎么办呢？难道我能抛开他，让他去受苦，让他得不到任何人的照料吗？他和西加诺一样也是个司机，只是替别人开车，从中收取佣金。他从来没能积下一笔钱来买辆汽车，全挥霍掉了。我存下的钱也让他输光了，有时甚至从我手里抢钱去赌博。他在一次车祸中死去了，留给我的只是一个需要抚养的小儿子……”她用亲切和同情的目光打量了一眼弗洛尔太太，接着说道：“但是，孩子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死而复生的话，我还会再次跟他生活在一起。他死了我再也没有跟过另外的男人，不是没有男人要我，有的男人甚至愿意跟我结婚。我喜欢他，离不开他，孩子，你说说我又有怎么办呢？”

“我离不开他，我喜欢他……”弗洛尔太太又能怎么办呢？“诺尔码，你说说我又能怎么办呢？”她把东西从箱子里拿出来，换上一身黑色衣服，去为阿格内拉太太守灵。“既然我离不开他，喜欢他，我又能怎么办呢？”

诺尔玛太太也要陪她一起去，她喜欢参加安排得十分出色的守灵：泪流满面，抽泣悲咽，紫色的鲜花，点燃着的蜡烛，用礼节性的拥抱来表示哀悼，祈祷，对死者往事的回忆，趣闻轶事和笑声，一杯滚烫的咖啡，饼干，凌晨时分再喝上几口酒，没有比守灵更开心的事了。

“我马上去换衣服，只要一分钟……”

“诺尔玛，请你告诉我，既然我离不开他，我又能怎么办呢，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来照料他吗？你说说，既然我发疯爱着他，没有他我不能生活，我又该怎么办呢？”

19

没有他就不会生活，就不能生活。弗洛尔太太躺在铁床上，辗转反侧，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有时候，瓦迪尼奥确实像罗济尔达太太、迪诺拉太太和其他长舌妇们所指斥的那样坏。但是，有些时候她们的做法则是欠公正的，她们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弗洛尔太太自己也曾不止一次这样干过。

比如说，有一天瓦迪尼奥匆匆忙忙地外出旅行去了，直到最后一刻弗洛尔太太才知道了这一消息，并做出了最坏的设想，以为她将永远失去了瓦迪尼奥。她不相信瓦迪尼奥还会从里约热内卢回来，那里的霓红灯五光十色，令人目眩。那里的街道熙熙攘攘，繁华热闹。那里到处设有赌场，到处都能见到妖艳淫荡的女人。"要是有一天我到了里约热内卢，那我就再也不会回来了……"她不是曾多次听瓦迪尼奥这样说过吗？

那一次旅行属闹剧。因为缺少钱花，米兰当便想出了一个鬼点子：利用假期组织一个农学院学生观摩团，前去"参观里约热内卢市的研究中心"。他和五位同学一起，手持一本捐款人的签名簿，到处请人赞助这一活动。银行家、企业家、工厂主、各种各样的商人以及政府和反对党两个方面的政治家们都纷纷为这一活动解囊。几天之后，他们就征集到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赞助，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了向政治家们表示敬意，他们曾三次变动观摩团的的名称，现在究竟选用哪一个好呢？米兰当提出了一项极其简单的解决办法：几个人把已经征集到的钱分掉，观摩团就地解散，研究中心留待以后再去参观。但是其他五个人一致表示反对，他们想实现这次旅行，想

看看里约热内卢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他们甚至真想参观一下那里的农业大学及其附属机构）。

巴伊亚州农业部为他们申请到免费前往里约热内卢的船票，为了向慷慨的农业部长表示敬意，他们第四次变动了观摩团的名称。出发的那一天，就在轮船快要启航之前，六人当中突然有一个人因为疟疾发作而高烧不退，医生禁止他做这次旅行。已经来不及请另一位大学生来填补这一空额了，甚至也无法以低价把这张多余的船票卖出去。

瓦迪尼奥一直把米兰当送到码头，听到他们就这件事展开的讨论。突然，有一个人问瓦迪尼奥：

"你为什么不去，而让这张船票作废呢？"

"我不是大学生……"

"这没关系，你现在可以是……问题是你必须快点收拾一下，轮船两个小时以后就启航……"

瓦迪尼奥让米兰当快快赶回他的家里，帮他拿几条裤衩和几件背心来，还有一身蓝色的开斯米套服。米兰当向泪流满面的弗洛尔太太一个劲地进行解释。

瓦迪尼奥是不会回来的，弗洛尔太太对此坚信不移。她还不至于那么蠢，竟然会相信瓦迪尼奥跟什么大学生观团去进行学习旅行这种鬼话。既然瓦迪尼奥根本就不是大学生，他怎么能参加大学生观摩团呢？瓦迪尼奥唯一要学习的就是那本各种梦境的《赌博指南》，这对任何一个想要赢钱的赌徒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他准是跟随一个妓女到里约热内卢那种鬼地方去了。米兰当越是以他母亲的亡灵和孩子们的健康赌咒发誓，弗洛尔太太就越加怀疑这件无法使她相信的怪事。她是米兰当一个儿子的教母，为什么米兰当要扮演这样不光彩的角色，编造出如此拙劣的谎言，使她心如刀割，拿她的感情来开玩笑呢？如果瓦迪尼奥想离开她，要和一个什么女人

出走，搬到里约热内卢去，至少也应该像个男子汉那样行事，亲自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而不是派米兰当来对她编造这种无稽的神话，把她当成白痴。“弗洛尔太太，我讲的全是实话，百分之百的实话，我向你保证，一个月以后我们就回来。”为什么要这样装模作样呢？瓦迪尼奥再也不会回来了，弗洛尔太太坚信不移。

但是，瓦迪尼奥却和大学生观摩团的人一起按期回来了。在此之前，弗洛尔太太就已经得知确实有这样一个观摩团到里约热内卢去了：西妮娅·特拉太太是烹调学校的学员，她的大儿子就是该团的成员之一，在一封信中曾提到了瓦迪尼奥，夸他是“一位极好的伙伴”。瓦迪尼奥不仅回来了，还给她带来一块昂贵而华丽的外国丝绸，这说明瓦迪尼奥赌运不错，弗洛尔太太想道，也说明在里约热内卢游览、参观、娱乐和赌博的时候瓦迪尼奥并没有把她忘掉。“我的宝贝儿，我怎么能把你忘掉？我这次去完全是为了给那几位小伙子补台，观摩团不能少于原来规定的人数”。回来的时候，瓦迪尼奥穿着一身里约热内卢式样的套服，谈吐极为文雅，还和不少人交了朋友，并且一一列举了他们的名字，比如歌星西尔维奥·卡尔达斯，戏剧明星巴阿特里兹·科斯塔。

是卡因米把瓦迪尼奥介绍给西尔维奥的，当时这位歌星正在乌尔塔游艺场进行演唱。瓦迪尼奥向弗洛尔太太赞扬这位歌星的平易近人。“他和普通人一模一样，根本认不出他就是歌星来。等他到巴伊亚的时候你就可以见到他了。他对我说三月份来，我已经答应他，到时候你为他做一次午餐，全部是巴伊亚的风味菜。”如果有一天歌星真的到来的话，弗洛尔太太将极其高兴地为他准备这样一次午餐。她是这位歌星的热情崇拜者，从广播里听过他的演唱，声音美极了，巴西味十足。

弗洛尔太太把那块丝绸披在一丝不挂的身上，又让它从双

肩滑落，一会儿用它遮掩着身体，一会儿又把它取下来。瓦迪尼奥的归来使她欣喜若狂，她笑着，喘息着，尽情地与瓦迪尼奥在床上享受着夫妻生活的欢乐。一种悔恨的情感使得弗洛尔太太在交欢中更加显得甜蜜温柔：她把瓦迪尼奥想象得很坏，怀疑"她的这位最漂亮的大学生"将一去不再复返，这是很不公正的。

弗洛尔太太永远也不会知道，米兰当花费了多大气力才把瓦迪尼奥从若济的怀里拉了出来，使他登上了回程的轮船。若济是葡萄牙女人若菲娜的昵称，此人是葡萄牙贝阿特里兹剧团的一位合唱演员，她狂热地爱上了这位巴伊亚市的小伙子（反之亦然）。一天，大学生观摩团得到赠票前往共和国剧院观看演出。演出结束之后，他们又来到后台，向艺术家和合唱演员们祝贺演出成功，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瓦迪尼奥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还没有卸装的若济，若济也上下打量着这位冒牌大学生，彼此会心地微笑着。半小时之后，他们便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里吃了夜宵。第一次的饭费是由若济付的，以后的所有饭费也全是若济付的，直至瓦迪尼奥离开里约热内卢时为止。瓦迪尼奥的时间全用在了这位葡萄牙女人身上和赌场上，完全把返程的日期忘得一干二净。米兰当不得不严肃而感情激动地对他说：

"我见到弗洛尔太太哭过一次就足够了，不愿意见到她再哭一次……我们回去而你去不回去，弗洛尔太太会怎么说呢？"

弗洛尔太太对此如同对那块法国丝绸的真正来路一样一无所知。这块丝绸根本不是瓦迪尼奥在里约热内卢买的，而是回到巴伊亚市的前一天在轮船上赌牌赢来的。当时，观摩团所有的成员都已身无分文，于是便以他们在里约热内卢购买的礼品和纪念品为赌注赌起牌来。瓦迪尼奥从一位大学生手里赢来了那块丝绸，双从另一位大学生手里赢到了一双闪光耀眼的皮鞋

和一条极为时髦的蓝色蝴蝶结领带。他的赌注是若济的一幅极其精致的彩色大照片。照片装在一个镶有金边的玻璃镜框里，是若济的一幅舞台剧照。这位葡萄牙女人只穿三角短裤和乳罩，抬起一条大腿，充满了女性的魅力，照片上写着“送给我崇拜的一位巴伊亚青年，永远怀念着你的若济”的字样。几经转手，这张彩色照片最后落在观摩团中另一位成员手里。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希望以这张照片为证据，回去后向他的朋友们吹嘘一番他在里约热内卢的“辉煌战果”。就这样，若济资助瓦迪尼奥赢得了那块丝绸，也使弗洛尔太太欣喜若狂。弗洛尔太太和丈夫搂抱在一起尽情地交欢着，那块丝绸一会儿盖在她的身上，一会儿又从她的身上滑落下来，最后滚到了床脚下。

长舌妇们能够回忆起那些不幸的时刻，回忆起瓦迪尼奥与弗洛尔太太之间的激烈争吵，回忆起瓦迪尼奥为了弄到钱去赌博而干出的种种卑鄙行为，回忆起他夜不归家、酗酒、赌博和与其他女人鬼混的种种丑事。但是，为什么她们不张开恶毒的嘴巴，去回忆西尔维奥·卡尔达斯在巴伊亚市逗留期间那些令人激动了日子呢？当时，弗洛尔太太没有一分钟休息的空闲，也没有一分钟伤心的时刻，那是尽如人意的一个星期，其间没有丝毫令人不悦的事情发生，而是像节日一般充满了欢乐。可以这样说，在那个星期里，从卡贝萨到七月二日广场，从上沙滩到下沙滩，从索德雷到圣塔特雷扎，整个地区都沸腾起来了，而弗洛尔太太则成了皇后一般的人物。她的家宾客满门，很多重要人物，真真正正的重要人物，纷纷叩门来拜见歌星，因为西尔维奥虽然下榻于豪华饭店，却在瓦迪尼奥家里送往迎来，谈笑风生地会见各色名样的来访者，仿佛这里就是他的家，弗洛尔太太就是他的胞妹，且不说那些他们已经认识的大人物诸如银行家塞莱斯蒂诺、卢伊斯·恩里克博士和克莱门特·尼格拉神父，巴伊亚市所有重要人物都到这里来了，他们

或是参加那次著名的午餐，或是在其他日子里前来向这位歌星致意。如果罗济尔达太太也在的话，这些来访必然要使她兴奋异常，忘　所以。幸好，此刻她正在纳扎雷特让儿媳受苦受难。据埃托尔来信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终于快要出世了。

对那次午餐情景，弗洛尔太太不仅保留着不可磨灭记忆，还保留着报道这次盛况的剪报。瓦迪尼奥认识的两位记者，一位爱讲趣闻轶事的吉奥万尼·吉马朗埃斯，一位是酷爱女色、在妓院享有盛誉的黑人若昂·巴蒂斯塔，都十分贪吃，都在报纸上对这次午餐进行了报道。吉奥万尼写道："勤奋认真的市府公职人员瓦尔多米罗·吉马朗埃斯先生及其杰出的夫人弗洛尔佩德斯·派娃·吉马朗埃斯太太设午宴招待歌坛巨星。弗洛尔丽佩德斯·派娃·吉马朗埃斯太太不仅烹调技艺超——午宴菜肴精美得无与伦比，——而且殷勤好客和极有教养。"黑人若昂·巴蒂斯对午餐菜肴的花样之多大为赞赏："……宴席上的菜肴不仅味道鲜美，妙不可言，而且花样繁多，巴伊亚风味的所有主要名菜应有尽有，饭后还可以品尝到十二种甜食。这既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烹调术是何等之伟大，也充分证明了本报订户、市府最富献身精神和工作最卓有成效的公职人员瓦尔多米罗·吉马朗埃斯的夫人弗洛尔·吉马朗埃斯太太的那双手是何等奥妙无穷。"不难看出，这两位贪吃的记者吃得多么心满意足，以致不仅对午餐的丰盛和弗洛尔太太的烹调技艺大加赞赏，还把瓦迪尼奥吹捧成是一位勤奋认真、富有献身精神和工作极有成效的市府公职人员，这就未免太夸张了。

长舌妇们为什么不去回忆那个星期天的午餐盛况呢？那一天弗洛尔太太家里挤满了来客，谁也休想挪动一下位置。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法院的业余音乐家科克里博士发表了讲话，对弗洛尔太太的烹调技艺赞不绝口。诗人埃利奥·西莫埃斯说要写一首十四行诗，称颂这位"迷人的家庭主妇"的烹调艺

术。那些长舌妇当时都在场，她们叽叽喳喳小声地议论着，目睹了这一切。西尔维奥弹起吉他，唱起了极富巴西特色的动人歌曲。人们聚集在大门口倾听着他的演唱。直至下午五点钟，还有许多客人和不请自来的人在大喝啤酒和白酒，请求西尔维奥为大家唱几支新歌。歌星有求必应，满足了众人的心愿。

然而，最使弗洛尔太太为之心醉的不是客人们和报纸对她的赞扬，不是什么演说和诗歌，甚至也不是西尔维奥·卡尔达斯优美动听的歌声，高于这一切之上的乃是瓦迪尼奥那一天的举止和表现。瓦迪尼奥不仅支付了午餐的全部开支（他是怎么一下子弄到这么多的钱呢？只有瓦迪尼奥的伶牙俐齿才能创造出这种奇迹来……），而且饮酒适量，没有一点醉意，举止得体，全然一副主人的姿态，对客人们招待得十分周到，使得举座欢虞，皆大欢喜。当丝毫没有歌星架子的西尔维奥拿起吉他在朋友的家里进行演唱的时候，当他对这顿丰盛的午餐表示感谢，把弗洛尔太太称作是"我的妹妹"的时候，瓦迪尼奥走到妻子身边坐下，握住了她的手。弗洛尔太太热泪盈眶，心情无比激动。

没有他如何生活呢？没有他，到哪里再去寻找欢乐和惊讶呢？弗洛尔太太在晚报上读到一则消息：歌星将抵达该市作短期停留，在豪华饭店和塔巴里斯游艺场进行演出。此外，应市政府的邀请，他还将在大广场举办一场夜间露天演出，使全市的观众都能一睹他的风采，听他演唱并同他一起放声高歌。瓦迪尼奥是接他去了呢，还是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呢？

几个月前，瓦迪尼奥从里约热内卢旅行归来，那时候他张口闭口全是西尔维奥·卡尔达斯，仿佛除此之外没有其它事情可谈，而且许诺说，要让弗洛尔太太为这位歌星准备一次午餐，真是荒谬绝伦……这样一位著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常作为大标题赫然在报纸上出现，照片常作为杂志的封面，况且在巴

伊亚市只停留一周，连参加预定的演出和接受阔佬们宴请的时间都安排不过来，即使他有这样的愿望，又怎么能抽出时间到一个穷朋友家里来吃午餐呢？报纸已经透露，“为欢迎歌坛巨星的光临，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在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以向其表示敬意”。当然，如果瓦迪尼奥的许诺真能实现，弗洛尔太太将十分高兴，甚至是欣喜若狂地去准备这顿午餐。为了在家里欢迎这样一位贵宾，让他吃上真正巴伊亚风味的菜肴，弗洛尔太太准备花掉自己藏在铁床床腿里的为数不多的积蓄，把当月的收入全部用光，如果需要的话，哪怕是找人借钱也在所不惜。她不怀疑瓦迪尼奥在里约热内卢与这位歌星的确建立起了深情厚谊，西尔维奥不也是赌桌前的常客吗？但是，这位闻名遐迩的大人物从里约热内卢到他们家的距离未免太远了。可在瓦迪尼奥看来，不存在什么距离问题，没有任何障碍。对他来说，这一切都易如反掌，生活中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有一次，弗洛尔太太和诺尔玛太太谈起了这件事：

“瓦迪尼奥活像个疯子……什么事都能想得出来……他说要请西尔维奥·卡尔达斯吃午饭，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诺尔玛太太却显得颇为兴奋：

“谁能肯定他不会来呢？弗洛尔，这件事准能引起轰动……”

弗洛尔太太并不抱这种奢望：

“我能去参加他的夜间露天演出就很满足了……即使这样，也还要有个伴儿陪我一起去……否则连这场演出也去不成……”

“你别发愁没人陪你去，因为无论如何我都是要去的。要是泽·桑帕伊奥不肯去，那也没有办法，就让他一个人呆在家里好了，我和阿尔图尔跟你一起去……”

电台在十九点钟的新闻节目里预告了这位歌星首场演出的

消息：午夜零点三十分，在豪华饭店富丽堂皇的大厅里为大人物及其家眷们演唱；凌晨两点，在塔巴里斯游艺场赌场隔壁的大房间里为放浪的男人和妓女们演唱。弗洛尔太太耸了耸肩，心想，在有关歌星的一切活动中，只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这一夜瓦迪尼奥不会回家来，等他也是白搭，西尔维奥·卡尔达斯在此地逗留期间，她就如同没有丈夫一样。凌晨演出结束之后，他们还会乘最后的夜色前往神秘的佩洛里尼奥地区，前往七门街，前往海滨，在市场斜坡地乘坐小船到海中漫游。

弗洛尔太太入睡不久便做起梦来。许多人纷纷地同时闯入了她的梦乡。米兰当、西尔维尔·卡尔达斯和瓦迪尼奥，哥哥埃托尔、嫂子和罗济尔达太太，所有的人全集中在纳扎雷特，弗洛尔太太正为已经怀孕的嫂子帮忙，罗济尔达太太用一根铁链把儿媳拴在了她的雨伞上。报纸和电台的消息与哥哥的来信搅成一团，这个梦实在太离奇了。罗济尔达太太怒气冲冲，她想知道西尔维奥·卡尔达斯为什么要到纳扎雷特来。歌星回答说，他此行的唯一目的就是陪伴瓦迪尼奥为弗洛尔太太举办一次夜间露天演出。"我讨厌夜间露天演出，"罗济尔达太太暴跳如雷。但是歌星弹起了吉他，他那浑厚悦耳的歌喉把当地居民全从梦乡中唤醒了……弗洛尔太太在甜美的梦里露出了笑容。

街上的声音越来越大，几乎要把弗洛尔太太吵醒，但是梦境却奇迹般的没有被打断。歌声越来越清晰。这究竟是做梦还是活生生的现实呢？居民们纷纷从床上爬起来，赶来倾听他婉转的歌声。弗洛尔太太急匆匆地穿上一件宽松的外衣，来到了窗前。

正在演出的有瓦迪尼奥、米兰当、埃德加尔德·科科、杰出的四弦琴手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斯和阿拉卡儒夜总会的歌手、面色苍白的任内尔·奥古斯特。歌星西尔维奥胸前挎着吉他，正在为弗洛尔太太演唱：

“……我拨动琴弦，
为你放声歌唱……”

西尔维奥确实举办了一次夜间露天演出，大街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星期天弗洛尔太太的确准备了丰盛的午餐招待歌星，连报纸都讲到了这件事。星期一，西尔维奥又来了，他要亲自动手做一顿晚饭，并把所需要的一切全带来了。只见他穿上围裙，走进厨房，而且果真做出来了。然而，在这一周所有的事情当中，哪一件也无法和星期二——西尔维奥前往累西腓市的前一天——的夜间露天演出相提并论。那一夜皓月当空，人们聚集在大广场上，歌星西尔维奥站在临时搭起的高台上为观众演唱。

弗洛尔太太根本没有去问瓦迪尼奥是否前往，因为瓦迪尼奥是不会离开自己的朋友的。弗洛尔太太只是把她也要同诺尔玛太太和桑帕伊奥先生一起去的决定告诉了瓦迪尼奥。这一次，甚至总是一副疲惫不堪模样的桑帕伊奥先生都要去观看这次夜间露天演出。

弗洛尔太太刚吃过晚饭，瓦迪尼奥、西尔维奥和米兰当便乘西加诺的出租汽车来接她了。这怎么能不使弗洛尔太太大吃一惊呢?“大嫂呢?”她向米兰当问道。她已经和孩子们先去了，现在大概已经在广场上了。当弗洛尔太太收捡停当的时候，瓦迪尼奥他们正在喝着已经调好的柠檬露酒。

弗洛尔太太和瓦迪尼奥走到台前，坐在为政府官员们准备的贵宾席上。州长未能前来，他因为患重感冒而卧床不起。州长官邸附近安装上了一个大喇叭，通过它州长先生阁下及其夫人可以听到歌星的演唱。在贵宾席上就坐的有市长先生及其夫人，警察局长及其母亲和几位妹妹，教育局长，军事警察和消

防队的指挥官们及其家属，此外还有若热·卡尔蒙博政府的其他头面人物。弗洛尔太太坐在这些大人物们的中间，微笑着对瓦迪尼奥说：

“我只为妈妈未能看到这一切而感到遗憾……她肯定不会相信我们俩能和政府的要员们坐在一起……”

瓦迪尼奥不无嘲讽地笑了笑，说：

“你妈是个老糊涂，她不懂得，生活中只有爱情和友谊最宝贵，其它统统都是胡扯，一文不值……”

突然间，乐曲声和欢乐的喧闹声在广场上消失了。皓月当空，繁星满天，微风习习，树枝摇曳，四周一片寂静，只有西尔维奥·卡尔达斯的歌声在广场上回荡。弗洛尔太太闭上了眼睛，把头靠在丈夫肩上。

没有他怎么生活呢？怎么穿过这广漠的荒原，度过这凄苦的黄昏，从这泥泞的沼泽地中挣扎出来呢？没有他，一切都是胡扯，一切都一文不值，生活便全然失去了意义。

20

躺在铁床上，弗洛尔太太被一个念头折磨着：她已经失去了瓦迪尼奥，永远失去了瓦迪尼奥。这个念头宛如一把涂有汁的尖刀，划破了她的胸膛，刺透了她的心脏，湮灭了她继续活下去的渴望，葬送了她充满生命的青春。躺在铁床上，弗洛尔太太恰似一具失去了生命的尸体。只有情欲支持着她，只有回忆仍在继续。既然已毫无用处，为什么还要等待呢？既然已毫无用处，既然瓦迪尼奥已经一去不复返，不会再不知羞涩地扯下她的裙子、内衣和裤衩，使她几乎没有汗毛的肉体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不会再对她说出哪怕是在回忆时她也不敢开口重复

的疯狂、放荡然而却又是十分动听的话语，为什么她还是春情萌动，让似火的情欲烧灼着她的五脏六腑，支撑着她的生命呢？瓦迪尼奥不会再来抚摸她的脖子、臀部和肚腹，不会再有如狂风暴雨又充满无限柔情地占有她，使她心醉神迷。如痴如狂。啊，这一切都永远不可能了！只有情欲支撑着她，只有回忆仍在继续。

“这个阴暗潮湿的家如同一座坟墓，弗洛尔太太则如一个受苦受难的鬼魂在里面荡来荡去。”墙壁、天花板和地面泛起一股霉味，整个房间凄凄冷冷，仿佛无人居住，等待着蜘蛛结网。“她把自己埋葬在这座坟墓里，沉湎于对瓦迪尼奥的回忆之中。”弗洛尔太太从上到下一身黑色孝服，表里如一地沉浸在悲痛之中而不能自拔。她的好友诺尔玛太太对她说：

“这样不行，弗洛尔，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很快就满一个月了，可你还像一个受苦受难的幽灵，整天在这个家里游荡。你的家本来收拾得很像样子，现在却到处是一股霉味，简直不像是个家——愿上帝原谅我心直口快，——倒像是座坟墓，把你自己埋葬到里面了。你该振作起来，结束这种生活，不能总是这样悲伤下……”

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女学员们不知如何是好，所有那些说说笑笑和开心逗趣全都是故意装出来的。如果老师是强颜欢笑，又怎么能够维持平日课堂上的那种亲切气氛，使人感到这里是个娱乐消遣的极好场所呢？而这正是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取得巨大成功的主要原因。很早以前，当时百万富翁马加·帕特尔诺斯特罗太太还是烹调学校的学员。有一次，她站在门坎上，摆出一副十分滑稽的姿势，用中学生念书的腔调朗读了大学生阿尔萨西亚诺所写的诗句：

“校园里笑声朗朗，

年轻的女教师令人心花怒放……”

自此以后，报告要求入学的人数日渐增多，因为每位学员都自发地向各自的女友们进行热情的宣传：“弗洛尔老师好极了，烹调技术比谁都高明，而且很会讲课，十分风趣，能让你在两个小时中笑声不断。讲课时常穿插一些趣闻轶事，诙谐幽默，开心极了。要想娱乐消遣，到哪儿去也不如进烹调学校。”烹调学校每三个月为一期，每期两个班，因为报名的人太多，弗洛尔太太有时不得不婉言回绝一些人的入学要求。然而，现在却有三位小姐退了学，还流传起了烹调学校行将停办的消息。那位“令人心花怒放的年轻女人教师”到哪里去了呢？那“笑声不断、诙谐幽默的两小时”到哪里去了呢？课堂上，当姑娘们开心地笑起来的时候，弗洛尔太太会突然间变得若有所失，两眼发直，脸上露出焦急渴望的神情。死者与她们无亲无故，谁愿意因为他而像弗洛尔太太那样郁郁寡欢呢？

干亲家迪奥济娅·德·奥舒西前来看她，把自己淘气的孩子，弗洛尔太太的教子也带了来。按照礼节的要求，迪奥济娅穿着一身黑色的服装，但是脸上却挂着微笑，因为瓦迪尼奥死去已经快满一个月，这是她第三次来看望弗洛尔太太了。弗洛尔太太那副悲痛欲绝的神情使她感到不安，这样下去身体是要垮掉的。

“干亲家，你把他彻底忘掉吧……不然的话，他会把这里的一切全都毁掉，甚至把你也毁掉……”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他忘掉。只有在回忆起他的时候我才能得到安宁……”

“你把所有与他有关的回忆连同他本人都深埋进心底，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深埋进心底，这样你就可以安稳睡上好觉了……”

吉萨太太怀里抱着几本书，所穿的夏服露出了身上的黑斑，也展示了其强健的体格。她责怪弗洛尔太太说：

“这怎么行呢？你的这种状况要持续多长时间呢？”

“怎么办呢？并不是我想要这样……”

“你的意志力到哪里去了呢？你对自己说：从明天起我要重新开始生活。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好了……”

长舌妇们众口一词地议论说：

“瘟神似的丈夫死了，现在她可以过上幸福的好日子了。她应该感谢上帝……”

弗洛尔太太前往教堂，筹办月祭弥撒的事。克莱门特·尼格拉神父抚摸了她那凄凉悲苦的面忆，打量了她那一身刺眼的黑色孝服：弗洛尔太太神情恍惚，比过去瘦了。

“孩子，”面色苍白的神父低声对她说，“你怎么这样悲伤忧闷呢？瓦迪尼奥性格开朗，总是笑呵呵的，十分快活……每次见到他，我就感到人世间最大的罪过就是悲伤，这是造成世人痛苦的唯一罪过。假如瓦迪尼奥看到你现在的这副模样，他会怎么说呢？他肯定是不高兴的，他不喜欢任何悲伤。倘若你想使瓦迪尼奥的在天之灵感到宽慰，就应该高高兴兴地面对生活……”

喜欢搬弄是非的女人们凑在一起议论说：

“现在她可以高兴了，那条恶狗已经下了地狱……”

各种各样的面孔像走马灯似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罗济尔达太太、迪诺拉太太和其他长舌妇们，诺尔玛太太、吉萨太太、克莱门特神父和迪奥妮济娅·德·奥舒西。迪奥妮济娅带着孩子来看望她，笑着对她说：

“你把他深埋在心底，干亲家，躺下来安安稳稳好好睡觉吧。”

弗洛尔太太反复思索，认真听取女友们的劝告，认为她们

讲得很有道理，承认她的确需要尽快地忘掉瓦迪尼奥，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但是她身不由己，感情不肯屈从于理智，她的肉体在绝望地呼唤着瓦迪尼奥的归来。只有回忆才能把瓦迪尼奥连同他那迷人的髭胡、揶揄的笑声、傲慢的神态、不堪入耳却又迷人动听的话语、身上的浓密汗毛和肩上的刀痕送还到她的眼前。她希望追随丈夫而去，重新投入他的怀抱，不知羞涩地与她接吻交欢。但是，啊，她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必须继续生活下去，必须打开房门和她那张紧闭的嘴巴，使房间和心髓都能通风透气，把瓦迪尼奥彻底埋葬。这样一来，也许她的欲望就可以平息下去了。她一直听人说，寡妇应该对这种欲望、这些罪过的念头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应该让情欲像干枯的花儿一样凋谢。寡妇的情欲应该装进已故丈夫的棺柩，和他一起埋葬在墓穴之中。只有那些极端淫荡无耻、对丈夫毫无爱心的女人才可能去想那些最见不得人的丑事。已经到了再次把死去的丈夫彻底埋葬的时候了，应该从记忆中抹去他的一切：他的粗野、他的卑劣，他的寡廉鲜耻，他的快乐，他的风趣，他的慷慨，以及他在洛尔太太的温顺的肉体上培植起来的全部感情：火一般的情欲，性爱时刻的疯狂冲动，啊，还有不知廉耻的寡妇才有的那些罪恶的邪念！

但是，在此之前，至少一次，最后一次，让她在回忆中寻觅并找到瓦迪尼奥，和他手挽手去重温一桩难以忘怀的往事吧。当弗洛尔和罗萨莉娅还是姑娘时，虽然家境并不富有，但每次去有钱人家里参加节日活动却总要衣着艳丽，喜欢比任何人打扮得都更漂亮。那一天，她和当姑娘时一样也穿上了艳丽的服装，俨然一位阔太太。

那个夜晚是多么令人心醉神迷又令人胆战心惊啊。她感到新奇、惊讶，既害怕又兴奋，既受到了凌辱又赢得了胜利！在舞场，在赌场，她心潮起伏，激动不已，神经紧张得几乎一触

就要断裂，心情欢畅得如同过节一般！

这是最后一次和他在一起，要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去重温那个天上没有一颗星星的夜晚他们所经历过的一切：两个人和吉萨太太一起离开了家，夜餐，探戈舞，演出，混血姑娘表演摇摆舞，黑人姑娘演唱歌曲，轮盘赌，纸牌赌，羞涩与柔情，和从前一样乘坐西加诺的出租汽车返回家中，瓦迪尼奥急不可耐，当着笑眯眯的吉萨太太的面就在车上吻她，刚一走进卧室就发狂似地把她的衣服脱光了：

"我不知道今天你怎么这样迷人，我的宝贝儿。哪个女人也比不上你，我爱你都爱得发狂了。来，快一点……我要让你体会体会什么叫交欢，就仿佛你从来没有交欢过一样。今天一切都是为了你，我已经满足了你提出的要求，现在轮到你来回报我了……"

躺在铁床上，弗洛尔太太激动得浑身战栗。那一天夜里，她完全抛开了羞涩，战胜的怯懦，在性爱高潮中呻吟着，喘息着，感到无限的快意。啊，要感谢上帝，要赞美上帝！

这一切都发生在弗洛尔太太生日的一天，而且刚刚过去不久，就在十二月份，临近圣诞节的时候。

21

黑人阿里戈弗和美男子泽基托·米拉贝奥

过了十一点，瓦迪尼奥才刚刚起床。头天夜里他喝了不少酒，回到家时天已经快亮了。刮胡子的时候，他发现家里异常安静，上午班的女学员们都没有来。为什么这一天没有上课呢？这个班里有位满头金发的混血姑娘，亭亭玉立，纤弱娇

柔，常用挑逗的目光望着他，嗲声嗲气地跟他搭话。瓦迪尼奥已经决定，等他有空而且又有兴致的的时候就带这位姑娘外出散步，让她领略一下冷僻海滩的荒野之美，品尝一下大海的味道。这位娇媚忸怩的姑娘名叫耶达，苗条俏丽得像一棵灯心草。她还需要排队等候，暂时还没有轮到她。眼下，瓦迪尼奥正在满足济尔达·卡顿达——傲慢的卡顿达三姐妹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位——的性欲和情感两方面的渴求。不过，瓦迪尼奥已经感到，他与济尔达·卡顿达的私情快要结束了，因为这位喜欢卖俏的女人对他过于苛求，总想对他发号施令，干涉他的行动自由，而且争风吃醋，甚至对弗洛尔太太也怀有嫉妒之心，真是太霸道了。

既不是节日，也不是假日，为什么烹调学校没有上课呢？一走出洗澡间，他马上发现家里洋溢着一种节日气氛。诺尔玛太太在厨房里帮忙，莉塔姨妈在打扫卫生，塔莱斯·波尔托靠在躺椅上看报，身边还放着一杯果汁露酒。房间里飘溢着阵阵饭菜的香味，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为什么要像过节一样呢？

丰盛的午饭，家里坐满了朋友，星期天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美餐一顿，这正是瓦迪尼奥的乐趣之一。但是，这一次他事先并不知道，也没有邀请其它客人前来，午饭搞得这么丰盛是庆祝什么节日呢？诺尔玛在太无不责怪地回答他说：

“瓦迪尼奥，你竟然还有胆量这样问？难道你不记得今天是弗洛尔的生日吗？”

“弗洛尔的生日？今天是几号？是十二月十九号吗？”

诺尔玛太太气恼地责骂他说：

“你这个人，一点也不知道害臊……你说，你给她买了什么东西，要送给她什么礼物……”

两手空空，诺尔玛太太，什么也没有买，你责骂我粗心疏

忽是完全应该的。但是，记住哪天是谁的生日，到商店去购买礼品是男人的事吗？遗憾，实在遗憾，没有带回一件贵重的生日礼物，失去一次向妻子表示爱心的好机会。有一次，早在弗洛尔太太生日之前，他就交给诺尔玛太太一大笔钱，托她给弗洛尔太太买“一件华贵的生日礼物，还有一瓶她特别喜爱的罗雅牌香水”。如果这次也像那次一样，弗洛尔太太肯定会高兴得手舞足蹈，欣喜若狂了。

遗憾，太遗憾了。他完全有条件买上一件上好的礼物，然而却没有想起这件事来。最近四五天他的手气特别好，一直在赢钱，不仅在轮盘赌和纸牌赌中大走红运，而且在动物赌中也吉星高照。从星期一开始，他连续两天屡押屡中。

几天的功夫就赢了这么多的钱，瓦迪尼奥甚至偿还了一笔过期的借款，以挽回保证人的信誉和名声。为他担保的这位无赖并不是他的朋友，此人喜欢吹牛，他们只是在酒吧间和夜总会有点头之交而已。一次，在塔巴里斯游艺场，这位橡胶园的工头喝醉了酒，竟然以罕见的热情，慷慨地在瓦迪尼奥的借据上签字作保，借期为三十天。

一个月的借期刚过，瓦迪尼奥就接到通知，要他到银行经理办公室去一趟。瓦迪尼奥急忙赶去了。他的方针——十分精明的方针——是竭力要与银行的经理和副经理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他太有求于这些人了。

“瓦迪尼奥先生，”既是刽子手又是好朋友的若热·塔尔基尼奥先生开口道，“这里有你的一张借据，已经过期了……”

“我的？我什么人的钱也不欠……请让我看一眼借据……”

“那就请看并请偿还吧……”若热·塔尔基奥先生给他看了借据。

瓦迪尼奥认出了自己的签字和保证人的签字。

“塔尔基奥先生，既然借据上有保证人的签字，你为什么

还要吓我一跳，说我欠了钱呢？……你们只要去找拉伊蒙多·雷伊斯要钱就行了。这个人腰缠万贯，有牧场，有榨糖厂，每年都要去欧洲旅行……先生应该通知他到你这里来……”

“我们当然首先找到了他，因为他是保证人……但是他说他绝不偿还这笔借款，断然拒绝……”

对保证人这一毫无道理的做法，瓦迪尼奥先是大吃一惊，随后就变得怒气冲冲了：

“他说他拒绝偿还？你看，塔尔基尼奥先生，世上什么样人都有……这个家伙真是厚颜无耻，没脸没皮！他在游艺场大讲自己如何有钱，说他有大片土地，有大量牲畜，生产很多的白糖，在巴黎一次搞了三个女人，自吹是个百万富翁。正因为如此，我才信任他，把这个骗子当成了一个正人君子，上了他的当，让他在借据上签字作保，结果借据到期他却没有偿还，使我的信誉无端地受到损坏，让你把我叫到这里来……”

“可是，瓦迪尼奥，钱毕竟是你借去的……”

“啊，塔尔基尼奥先生，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不要这样讲……既然那个无赖没有能力担保，为什么他却要主动充当保证人呢？说到底，他究竟承担还是没有承担责任，履行还是没有履行如果我不能偿还他就必须偿还的许诺呢？我以为他会承担责任，所以我很放心……可现在他却不肯偿还……这样做未免太缺德了……正是这号人败坏了我在银行的信誉……塔尔基尼奥先生，一个人在借据上签字作保，就意味着他准备偿还这笔钱。拉伊蒙多·雷伊斯这个家伙应该去坐牢……”

瓦迪尼奥之所以毫无道理地大发雷霆，目的在于迫使他屈服，迫使他同意更改借据的偿还日期，塔尔基尼奥先生心里想，并已经准备让步。然而，使他大吃一惊的是，瓦迪尼奥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大把钞票来：

“你看到了吧，塔尔基尼奥先生，这个家伙使我蒙受了多

大的损失？这就是我轻信骗子的结果……我选择保证人一直是很慎重的……谁能想到拉伊蒙多·雷伊斯是这样一个无赖……真是吃一堑，长一智……”

瓦迪尼奥的钱并未因此而减少，因为他的赌运出奇地好，五颜六色的筹码随着轮盘一转动，大把大把的钱就到手了。这个星期他每天都要吃夜餐，大喝上等好酒，在夜总会里尽情地寻欢作乐。

前一天晚上，瓦迪尼奥简直成了赌场的英雄。对庄家来说，那真是一个不幸之夜：不仅瓦迪尼奥赢了钱——虽然每次数额并不惊人，但却屡赌屡赢——，而且黑人阿里戈弗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竟在轮盘赌中赢去了九十六康托。

凌晨时分，当黑人阿里戈弗匆匆赶到赌场时，赌金收付人已经快要宣布收局了，他是在三公爵赌场的纸牌赌中输光了最后的一个硬币之后灰溜溜地来到塔巴里斯游艺场的。在前往三公爵赌场之前，他还去过阿拜沙迪尼奥游艺场和卡尔多佐·佩雷帕的赌场，塔巴里斯游艺场是他这次苦难的航程中的最后一站。

塔巴里斯游艺场半是赌场，半是夜总会，演出的节目是由豪华饭店夜总会的那批人承办的。与豪华饭店签有演出合同的一流艺术家要在这里演出，二流演员——从行将结束艺术生涯的上了年纪的女演员直至刚刚发育成熟的少女——也在这里表演。这些二流女演员都受到蒂托先生的保护。蒂托先生是位权力极大的主管，他同情那些上了年纪的女演员——最凄苦悲惨的事莫过于一个女演员因为上了年纪而无人肯聘用。至于那些刚刚开始舞台生涯的少女，蒂托先生则让她们在他的那间肮脏不堪的办公室里进行训练和试演。如果不适合登台演出，那就只能去充当妓女。夜深之后，前往豪华饭店夜总会的人便会陆续来到这里，他们一般都是有身份的阔老。此外，还有不少人

来自形形色色的酒吧间、廉价饭馆、阿拜沙迪尼奥游艺场乃至黑人帕拉纳瓜·文图拉的秘密赌穴。这些人全是平民百姓。他们是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到这里的赌场来碰运气的。

阿里戈弗走进塔巴里斯游艺场，一眼便看到瓦迪尼奥也在这里。瓦迪尼奥正在玩纸牌赌，手气一直很好，身边吸引了一圈好奇的人。米兰当站在他的左边，几个女人站在右边，其中包括卡顿达三姐妹。“快，我的好兄弟，快给我一个筹码，轮盘赌马上就要收局了。”阿里戈弗小声地向瓦迪尼奥哀求说。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牌的瓦迪尼奥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个筹码，也没看一眼面额的多少，就塞给了阿里戈弗。这是一个小面额的筹码，只值五米尔雷伊，但足以使黑人心满意足了。他赶忙朝轮盘赌跑去，把筹码投进了 26 号。接连两次，轮盘最后转出来的都是这个号码。十分钟以后赌场收局的时候，阿里戈弗赢了九十六康托，瓦迪尼奥赢了十一康托，米兰当的口袋里有一康托又三百米尔雷伊。

在那个无限美好的夜晚，黑人阿里戈弗衣着考究得俨然一位英国绅士，举止俨然一位公爵，一次就定做了六身质地最好的英国白亚麻布套服，而且提前付了衣料钱和手工费。很久以来，他一直拖欠着裁缝阿里斯蒂德斯·皮坦加六十米尔雷伊。这位裁缝也是位轮盘赌迷，但是又不敢放手去赌，吝啬的本性使他每夜最多只玩上一两次，而且所下的赌注非常有限。他围着赌桌转来转去，看着别人下注，在一旁指手划脚，预测着每局的输赢。

裁缝早就不再指望能收回阿里戈弗拖欠他的那笔钱了，可一看到这位十分挑剔的主顾一下子赢了这么多的钱，立刻失去了平日的冷静和修养。他走到阿里戈弗身边，当着赌客和妓女们的面讨起债来，这简直是对债务人的一种侮辱。黑人并未提高嗓门：

“六十米尔雷伊？就是那回做衣服的钱？皮坦加，请你告诉我，我今天要做一身白亚麻布的套服，你收多少钱？”

“普通白亚麻布的？”

“英国白亚麻布，要市场上最贵的那种……”

“那大概要三百米尔雷伊……”

阿里戈弗把手伸进衣袋，掏出几张大面额的钞票来：

“这是两康托……你给我做六身新套服，再扣除欠你的六十米尔雷伊，乘下的送给你当小费，因为你追到赌场来向顾客讨讨债很辛苦……”

他把钱朝裁缝的脸上扔去，然后转身走了。皮坦加一下子愣住了，接着便在妓女们的嘲笑中把散在地上的钱一张张地拾了起来。

阿里戈弗的衣着和举止活像一位贵族，而身为杰出的贵族，除了赌博之外他是什么事也不干的。此人肤色极黑，是位黑人拳术师，经常囊空如洗，一文不名。有一次，他在豪华饭店大打出手，把那里折腾得一塌湖涂。自此之后，豪华饭店便再也不准他进去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黑人阿里戈弗穿着一身笔挺的套服，一个正在喝威士忌的小伙子看到之后，便笑着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看，马戏团的猴子逃到这里来了。”大厅里立刻天翻地覆，乱成一团。至今，那个狂妄的种族主义分子的脸上还印有一朵用刀子刻画出来的花儿。

阿里戈弗和瓦迪尼奥决定举行夜餐，好好庆祝一番他们俩的巨大胜利。欣博主持了这次夜餐。除两位东道主之外，围桌而坐的还有米兰当、罗巴托、阿纳克雷翁、佩·德·热格、建筑师银舌头莱弗、记者库尔韦洛和若昂·巴蒂斯塔、律师蒂布尔尼奥·巴雷罗斯以及几位妙不可言的妓女——为了满足卡顿达三姐妹的心愿，我们且把她们称之为艺术家。这三姐妹都醉心于艺术，都是胖子卡尔拉妓院聚会的参加者，是这个杰出的

文化团体中的三颗明星。记者巴蒂斯塔曾在《公正报》上撰文说，卡顿达三姐妹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家”。这三姐妹同母异父，老大几乎像个黑人，老二是个混血种人，老三却几乎和白人一模一样。她们的歌声并不优美动人，但是上床以后的表演却极为精彩，真可谓是多才多艺，这也是巴蒂斯塔透露出来的。这位记者把他的稿酬和其他收入都花在这三个女人身上，对她们了如指掌，但至今尚难以断定，她们三人中究竟谁更加技高一筹。三姐妹中的老二济尔达·卡顿达迷上了瓦迪尼奥。

为了使夜餐更加增色生辉，银舌头莱弗和律师蒂尔尼奥·巴雷罗斯曾想把“檀香山两姊妹”请来，但却未能如愿。这对美国黑人“姊妹”既非真正的姊妹，也不是来自檀香山。虽然她们的肤色，身段却完美无缺，妙不可言。柔弱的若奥像一只驯顺的小鹿，健壮的莫奥像一头敏捷的豹子。两个人不仅体形同样地尽如人意，声音同样地悦耳动听，而且举止也同样古怪奇特：每当有人邀请她们外出散步、共进晚餐、前往伊塔波昂洗海水浴或是到阿巴埃特湖边赏月时，姊妹俩均一概予以拒绝，也从不肯与任何客人同坐在一张桌子上饮酒。银行家弗尔南多·戈埃斯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是个腰缠万贯的老光棍，女人们对他都毕恭毕敬，垂涎三尺，可是连他的邀请，这对黑人姊妹同样不予理睬。银行家前往豪华饭店仅仅是为了目睹一下她们的风姿和喝上几杯法国香槟酒。若奥和莫奥演唱黑人圣歌，还表演爵士舞。跳舞时她们的乳房和臀部都暴露得一清二楚，而演出之前，两个人却一直单独地厮守在一起，躲在大厅角落里一张不引人注目的桌边，手拉着手用一个杯子喝着开胃酒。每演完一个节目，便马上双双回到楼上的房间，不肯与任何人交谈。

夜餐场面极为壮观；人们畅饮着白酒和香槟，卡顿达三姐

妹竭力施展着艺术才能，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只有巴雷罗斯一个人是个例外。这位年轻的律师还对两位美国黑女人拒绝他们的邀请耿耿于怀，一个人低头喝着闷酒，大骂若奥和莫奥是“最不识抬举的两个没有女人味的女人”，并对胖女人卡尔拉的劝慰无动于衷。到了结帐的时候，阿里戈弗险些和瓦迪尼奥吵了起来：黑人坚决不肯让瓦迪尼奥付钱，哪怕纯属象征性地只付其中的一部分也不行。魔鬼依然附在黑人身上，他声称，任何两个人一起付钱的建议都是对他人格的严重侮辱。

在弗洛尔太太生日的这一周，瓦迪尼奥吉星高照。屡赌屡赢，口袋里的钱鼓鼓囊囊，甚至产生过要拿出一部分来资助家庭开支的念头。诺尔玛太太满地大声问他：

“你准备给你妻子什么礼物？”

瓦迪尼奥对诺尔玛太太微微一笑，回答说：

“我准备给弗洛尔什么礼物？她想要什么我就给她什么，不管什么都行……只要是她想要的……”

诺尔玛太太走进厨房，对弗洛尔太太说：

“弗洛尔，你随便挑吧。”

弗洛尔太太走出厨房，用围裙擦了擦手，说：

“瓦迪尼奥，真是我想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吗？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你说吧……”

“你不会反悔吧？我可以讲了吗？”

“宝贝儿，你知道我向来是说话算数的……”

“我想要的生日礼物是跟你一起到豪华饭店去吃一次晚饭。”

弗洛尔太太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身上发起抖来，因为瓦迪尼奥过去一直不准妻子和他的那些朋友混杂在一起。在瓦迪尼奥的所有赌友中，唯一常到他们家来的是米兰当，弗洛尔太太只

是和她的这位干亲家比较熟悉。还有几位她只见过一两次面，其的人她则仅仅是听说过名字而已。七年当中，瓦迪尼奥十分敬重的阿纳克雷翁最多也只来过他们家五、六次，黑人阿里戈弗只是星期天来吃过一次午饭。弗洛尔太太所接触的人都是本街和本区的邻居，烹调学校现在和过去的女学员，还有红河区和阿尔沃斜地的一些熟人，这些人都是正正经经的好人。她从来不与丈夫的浪荡生活沾边，瓦迪尼奥也从不准弗洛尔太太到乌烟瘴气的赌场去。一个妻子应该守在家里，到那种鬼地方去干什么呢？瓦迪尼奥一直不肯答应：

“你胡说些什么，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豪华饭店是个高雅的地方，是最上层社会人士的聚会中心，但无论弗洛尔太太怎么争辩也无济于事。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就餐，在该州最出色的乐队伴奏下翩翩起舞，观看来自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市的电台和舞台明星们的表演，这乃是极其高雅的乐事。来自格拉萨区和巴拉区的贵妇人们身着最新款式的服装，其中几位思想最开通的还要玩一下轮盘赌。赌厅和舞厅相邻，由一条宽宽的拱形空门连在一起，实际上并不存在界线。

为什么要固执地一口回绝呢？瓦迪尼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弗洛尔太太从恳求转而强求，从柔顺转而嗔怪：

“你不肯带我去，是怕我见到你的那些情妇……”

“我不愿意让你到那种地方去……”

诺尔玛太太不是不止一次地和桑帕伊奥先生一起前往豪华饭店观看过精采有演出吗？还有瓷器厂的那对阿根廷夫妇，尽管贝尔纳博士先生一向反对任何形式的赌博，但每逢周末必定要到那里去吃饭、跳舞和观看艺术家们的表演。然而，瓦迪尼奥过去一直不肯松口，当他理屈词穷无话可讲的时候，就用空洞的许诺进行搪塞：

“以后有机会去的……”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瓦迪尼奥先是大吃一惊，但又无法拒绝，当他满心不情愿地表示同意的时候，弗洛尔太太喜出望外，简直不敢想念这是真的。

“既然这是你的心愿……那就去吧……”

瓦迪尼奥刚一松口，弗洛尔太太便要邀请姨妈和姨夫、诺尔玛太太——通过她再邀请泽·桑帕伊奥先生——以及吉萨太太一同前住。莉塔姨妈深表感谢，但却没有答应：她倒是很想去，可是要到豪华饭店这种高级娱乐场所，她到哪儿去找合适的衣服呢？诺尔玛太太更加想去，没有比在豪华饭店玩上一个晚上更能令人开心的事了，但是桑帕伊奥先生死活不肯：弗洛尔太太是位极好的女邻居，他很敬重，对瓦迪尼奥他也颇有好感。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但敬请他们原谅，他不能接受。在每周早上六点钟就得起床，就要到鞋店去操劳忙碌。假如是星期六晚上或是星期天下午，他一定会高兴地接受这一邀请。至于他不去而让诺尔玛太太一个人去——弗洛尔太太是这样建议的——，对不起，这种想法是荒谬而轻率的。豪华饭店设有赌场和酒吧间，到那里去的既有最好的人，也有最坏的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常有一些举止轻狂的人，他们是不尊重任何伦理道德的。

泽·桑帕伊奥先生很少到那里去。有一次，他硬是被诺尔玛太太拉了去，因为诺尔玛太太极想去听一位酷肖女性的法国男演员的演唱（桑帕伊奥先生从未见过这样绝似女人的男人，可女人们对他却一见钟情）。结果便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桑帕伊奥先生急于上厕所小便，他刚一离开桌子，一个胆大妄为的家伙就凑了过来和诺尔玛太太搭话，并想请她跳舞，对她的服装和黑眼圈大加赞赏，仿佛诺尔玛太太是个毫无身份的女人。桑帕伊奥先生所以没有教训这个无赖一顿，是因为他

认识此人的母亲贝莉妮娅太太及其两个妹妹——都是很有地位的人物，是他鞋店的极好的主顾——，而且也认识这个无赖本人：泽基托·米拉贝奥，赌徒和浪荡公子妓女们都叫他“美男子米拉贝奥”。

这样一来，只有吉萨太太一个人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她想借此机会去听一听“檀香山两姊妹”的演唱，而且还要从社会学和精神分析法的角度对赌场做一番观察和研究。

弗洛尔太太立刻忙碌起来。在诺尔玛太太和吉萨太太的帮助下，她开始考虑穿哪件衣服，用哪条披肩，戴什么样的手套和帽子，选哪一双鞋和带哪一种钱包。那一天夜里，在豪华饭店的大厅中，她一定要打扮得最漂亮，最优雅，不管是身穿从里约热内卢买来的衣服的格拉萨区的贵妇人们，还是银行家和可可庄园主供养的身戴从巴黎买来的妆饰品的小老婆们，谁和她相比都将相形见绌，甘拜下风。那一天夜里，弗洛尔太太终于要跨过那扇不可逾越的大门了。

22

怀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弗洛尔太太挽着瓦迪尼奥的胳臂跨进了豪华饭店的大门。巧极了，乐队正在演奏他们俩在野猪少校家第一次偶然相识时所跳的那种探戈舞的舞曲。那一周正是向大海女神耶曼娅敬献礼品和举行圣像游行的日子，红河区到处在举行节日舞会。在野猪少校家，若昂济尼奥·纳瓦罗曾用钢琴演奏过这只古老而又永不衰朽的舞曲。弗洛尔太太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了，她微笑着向瓦迪尼奥问道：

“你还记得吗？”

大厅展现在他们的眼前，里面的光线若明若暗，每盏灯上

都有一个用彩纸做成的灯罩，虽然富丽堂皇，但装饰得又有些俗气。弗洛尔太太觉得这里的一切都赏心悦目：若明若暗的光线，摆放着彩色纸花的桌子，灯罩，我的上帝，真是太美了！瓦迪尼奥朝四周看了看，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引起他对往事的回忆。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极其熟悉，可不知道弗洛尔太太指的是什么。

"宝贝儿，你指的是什么？"

"正在演奏的舞曲，这是我们认识的那天夜里跳舞时那支舞曲……在少校家的晚会上，想起来了吗？"

瓦迪尼奥微微一笑："正是那支……"这时，三个人已经来到预定好的桌子旁边。这张桌子就在舞场边上，正对着连接舞厅和赌厅的拱形空门。坐在这里，弗洛尔太太和吉萨太太可以看到整个大厅的活动：舞场上人们跳舞的情景和赌厅里赌客们激动不安的场面。站在桌边还没有落座的瓦迪尼奥打量了一下舞场，舞场上只有两对舞伴在翩翩起舞，他们的探戈舞都跳得极其出色，以致谁也不敢与他们一比高低上下。两位女舞伴正是卡顿达三姐妹中的老大和老三。

和肤色近似黑人的老大一起跳舞的是位个子高高、风度翩翩的先生。此人衣着入时，样子很像南美洲的电影明星。经人介绍，瓦迪尼奥后来知道此人是路经巴伊亚市的一位圣保罗人，名叫巴罗斯·马尔廷斯，是个图书出版商。因为是位出版商，所在显然十分富有。他的探戈舞跳提极好，可以和职业舞蹈演员不分伯仲，舞步准确得无可挑剔。

和肤色近似白人的老三共舞的名叫泽基托·米拉贝奥，也就是曾与泽·桑帕伊奥先生发生过冲突的那个人，妓女们都称他为"美男子米拉贝奥"。只见他两眼望着空中，牙齿咬着下唇，不时地用手抚摸一下轻轻向上飘起的头发，动作轻公自如，跳得丝毫不比那位圣保罗人逊色。

瓦迪尼奥注视着这个场面，脸上依然带着微笑。他把手向弗洛尔太太，帮助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要与她一起跳舞：

“宝贝儿，我们把这些笨蛋比下去好吗？我们教教他们探戈舞应该怎么跳好吗？”

“可我还会跳吗？我好久没有跳舞了，关节都有些僵硬了……”

弗洛尔太太最后一次跳舞已经是六个月以前的事情了。那一回，瓦迪尼奥奇迹般地陪她一起参加了埃米娜太太家举办的小型生日舞会。瓦迪尼奥的舞跳得极其出色，弗洛尔太太跳得也不错，而且十分爱跳。她经常不高兴的原因之一就是两个人几乎没有在一起跳过舞。由于种种原因，瓦迪尼奥极少陪她去参加朋友家举办的小型舞会。因为丈夫不在身边，弗洛尔太太只能和女友们一起东拉西扯地闲谈，一起围在桌边品尝各种甜味小吃。她从未有过与其他男人一起跳舞的念头。一个已婚的女人，只有当丈夫明确表示同意并且在场的时候才能和其他男人一起跳舞。瓦迪尼奥则不同，他随心所欲，想跳便跳，无约无束，在豪华饭店、诺巴里斯和弗洛祖等游艺场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舞会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与妓女或是其他轻佻放荡的女人一起跳舞时的身影。

在邻居家的生日舞会上，瓦迪尼奥和弗洛尔太太翩翩起舞，简直如同一场桑巴舞和孤步舞的精彩表演。伊维斯大夫和埃米娜太太也想与他们同时一显身手——奢望和宏愿人皆有之，——然而很快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的舞步确实无懈可击，但是与瓦迪尼奥和弗洛尔太太相比就不免要大为逊色了。

在小型生日舞会上跳舞是一回事，在豪华饭店舞厅里跳极其讲究的探戈舞则全然是另一回事，何况恰恰又是那种探戈舞！七年前，在佩尔任蒂诺少校家的舞会上，瓦迪尼奥请她的跳的正是这种探戈舞，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由此开始的。过

去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又是在第一次跨进豪华饭店大门的这样一个神奇莫测的夜晚，她还会跳这种舞吗？弗洛尔太太未曾料想到，这是有其一而无其二的一次，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和瓦迪尼奥一起跳舞，这样的夜晚一去便不再复返。

只是到了现在，在孤寂的回忆和难耐的欲望之中，弗洛尔太太才意识到，那个梦幻般的夜晚——从走进舞厅开始直至尽情交欢的最后一分钟为止，——每一个哪怕是最细微的情节都重如千金。那一夜，弗洛尔太太躺在铁床上，完全抛开了羞涩，尽可能地回报了瓦迪尼奥给予她的生日礼物：陪她前往豪华饭店。

对弗洛尔太太来说，瓦迪尼奥两个同样温柔甜蜜和不可缺少的动作标志着那个魔幻般的夜晚的开始与结束。第一个是瓦迪尼奥请她跳探戈舞时的动作：瓦迪尼奥微笑着向她伸出了手，把她领进了舞场。第二个动作发生在床上：瓦迪尼奥紧搂着她的双肩……现在还没有回忆第二个动作的时刻，弗洛尔太太将依照时间的先后重温她和瓦迪尼奥一起度过的生日之夜。要一步一步地、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慢慢品味，要在每一个快活的、可怕的或是淫荡的港口停留。

在欢快的舞曲声中，紧贴在瓦迪尼奥的身上，弗洛尔太太感到浑身轻飘飘的。此时，她在内心深处看到了那位正在红河区度假的少女形象：沉默寡言，没有意中人，在塞尔希培州画家的画面上显出一幅怯生生的模样，在莉塔姨妈家的花园里采摘鲜花，在夜间的露天集市上，当瓦迪尼奥伸手去抚摸她的乳房和大腿并狂热地亲吻她的时候，少女宛如一朵鲜花突然间怒放了。

在豪华饭店的舞厅里，翩翩起舞的瓦迪尼奥和弗洛尔太太恰似一对天真无邪的年轻恋人，仿佛他们又回到了少校家那令人销魂的晚会上，一起重温着初次萍水相逢、初次相视而笑和

初次接触相与时的激动心情；同时又像一对结婚业已七年的成年夫妻，在这温长的七年之中，虽然也曾有过痛苦，但也饱尝着情爱的甜蜜。纯洁的少女，弗洛尔太太；天真的姑娘，瓦迪尼奥的妻子，情欲似火的女人。从来没有人这样柔情缱绻又春心荡漾地跳过探戈舞。一些人甚至从赌厅中走出来观看他们的舞姿。

根据圣保罗、里约热内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夜总会上的经验，圣保罗的出版商不得不甘拜下风；泽基托·米拉贝奥也心悦诚服地自叹不如。他们都败下阵来，让出全部舞场，任瓦迪尼奥和弗洛尔太太这一对舞伴大显身手，欢度他们的爱情之夜。

和瓦迪尼奥跳舞的那个女士是谁呀？常来豪华饭店的人互相打听着。有些人是知情的，疑团很快就被解开了："是瓦迪尼奥的妻子，她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卡顿达三姐妹中最妩媚的老二轻蔑地撇了撇嘴，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嫉妒之火。

跳过探戈舞之后，两个人又回到桌边坐下。瓦迪尼奥要过夜餐和饮料之后，便开始回答吉萨太太的提问，向她介绍这里的一些情况和一些人。人们依然对弗洛尔太太感到好奇，偷偷地打量着她，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她，仿佛她与大厅里的气氛有些格格不入：到这里来的女人或是格拉萨区巴拉区上流社会不可一世的贵妇人，或是要价最高又最难识别出其真正身份的妓女。

坐在大厅里，弗洛尔太太隐约感到有点头晕脑胀，有些无所措足，开始由兴高采烈转而忐忑不安，因为她无法确定向她瞥过来的那些儿目光和躲躲闪闪的表情是什么意思。那些微笑是出于好意还是出于嘲讽呢？她几乎没有听到瓦迪尼奥讲的话：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只玩纸牌赌，全用五康托的大筹

码，一夜之间就输过二百多康托……有一次，他的孩子们找来了——两个粗俗不堪的儿子和由丈夫陪同而来的一个女儿，一想要强行把他拉出去，在赌场闹得不可开交。最坏的是他的女儿，就像条毒蛇似的在一旁煽风点火，鼓动她的两个兄弟和她的那位头上长着犄角的丈夫大吵大闹……现在他们正在向法院起诉，想证明老人因为上了年纪而精神失常，已经不能再管理他自己的钱财……"

吉萨太太伸长了脖子，以便更好地打量那位老人。老人满头银发，瘦得几乎皮包骨头，但是靠一根拐杖两条腿还站得很稳。只见他眉头紧皱，眼睛里露出了垂死的贪婪目光，似乎他的生命只是靠赌博的神力才得以维持。

"说到底，难道不是他拚死拚活才挣来了这么多的钱吗？"瓦迪尼奥问道，对老人子女们的做法感到异常愤慨。"可他的子女们除了花钱又干了些什么呢？他们贪图安逸，只知道享受，从来不干一点事，现在却想证明自己的爸爸是个疯子，要把这位不幸的老人关在家里或是送到疯人院……我要把他们全投进监狱，从那个像母牛一样的女儿开始，让人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砍一刀"

吉萨太太不同意瓦迪尼奥的看法：钱的事情是个很复杂、很严肃的问题。她认为，老人不能这样随意地在赌场里挥霍他的财产，他的子女们有合法的权利……

吉萨太太的政治经济学讲座被打断了，因为那位圣保罗人一定要来向瓦迪尼奥和弗洛尔太太致意。

"瓦迪尼奥，我的朋友很想认识你，他经常听人提到你的名字，又亲眼看了你跳舞……他是圣保罗的一位大人物……"泽基托·米拉贝奥介绍说，随后便转向那位圣保罗人："这就是瓦迪尼奥，你已经知道，他是……"因为弗洛尔太太也在场，泽基托·米拉贝奥赶忙把想要说的话咽了回去，改口道："……

对，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

瓦迪经奥一本正经地向圣保罗人介绍说：

“这位是我的的妻子，这位是我的朋友吉萨太太，知识渊博的美国人……”

弗洛尔太太伸出了手，仿佛突然间变成了个乡下女人。圣保罗人弯下身子，吻了一下她的手：

“您的奴仆若泽·德·巴罗斯·马尔廷斯。向您表示祝贺，太太，我极少见过跳得这么好的探戈舞……太出色了！”

接着他又吻了一下吉萨太太的手。恰在此时，乐队奏起了桑巴舞曲，他向吉萨太太问道：

“您跳桑巴舞吗？或者作为美国人，更希望等一支布鲁斯舞曲呢？”

和圣保罗人的彬彬有礼恰恰相反，瓦迪尼奥放肆地说道：

“哪里话！……这位美国佬扭起屁股来可好看了……”

“瓦迪尼奥，别胡说八道，讲话注意点分寸……”弗洛尔太太微笑着嗔怪道。

吉萨太太毫不在意，她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扭动着削瘦的臀部——完全证实了瓦迪尼奥所说的话，——和出版商手挽着手朝舞场走去。瓦迪尼奥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弗洛尔太太马上察觉到了其中的原因：和泽基托·米拉贝奥同桌的一共是三个混血女人，其中有一位长得相当漂亮，现正在他们的附近转来转去，上上下下地用挑战的目光打量着洛尔太太，同时娇滴嘀地主动向米拉贝奥招呼道：

“亲爱的，我们一起来跳桑巴舞好吗？我等你，快点……”

她轻蔑地瞥了弗洛尔太太一眼，又怒气冲冲地瞪了瓦迪尼奥一眼，接着便更加嗲溜溜地面含微笑对泽基托说：

“亲爱的，我们去跳舞吧……”

弗洛尔太太把脸转向舞场，闭上了眼睛，不去看瓦迪尼

奥。瓦迪尼奥则凝视着赌厅，一言不发。一种不愉快的沉默把他们隔开了。为什么她要到这里来呢？瓦迪尼奥自问道。正是因为这种和其他种种原因，他一直反对她到这种地方来。今天恰好是她的生日，她不但不感到快乐，反而紧咬着嘴唇，免得失声痛哭起来。他一定要找济尔达这个混蛋算清这笔账。瓦迪尼奥把椅子朝弗洛尔太太挪了挪，拉起了她的手，把嘴贴近她的耳根，用使她感到真切的温柔小声对她说：

"宝贝儿，你别这样。你自己要来，而这里本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我的小傻瓜。难道你现在真要跟这些妓女赌气，跟她们去计较吗？你来是为了高高兴兴地和我在一起，你就当作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好啦……你别理那个讨厌的女人，我跟她毫无关系……"

弗洛尔太太轻易地被瓦迪尼奥哄骗了，相信了他的话。她的眼泪掉了下来，用悲伤的声音问：

"你真的跟她毫无关系吗？"

"是她总跟在我的后面，你不是看到了吗？不说这些了，宝贝儿，这一夜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等回到家时你会看到……今天我甚至不去赌博了，只跟你在一起……"

那个混血女人紧靠在美男子米拉贝奥的身上摇摇扭扭，米拉贝奥却紧咬着嘴唇，眼睛望着天花板，似乎有些发窘。弗洛尔太太说：

"我们去跳舞好吗？"

他们先跳了一次桑巴舞，随后又跳了一回快步舞。接着，弗洛尔太太想到赌厅里去看看。瓦迪尼奥领她去了，并准备满足妻子一切任性要求。吉萨太太也随他们一起去了，她什么事都要了解。赌厅里一片喧嚷声。吉萨太太不知道每张牌价值的大小，也从来没有见过一枚骰子。

弗洛尔太太默默无言，后悔不已，仿佛走进了一处局外人

不该入内的隐秘之地。她终于来到并闯入了一个玄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瓦迪尼奥既是百万富翁又是乞丐，既是国王又是奴隶。弗洛尔太太心里明白，她只不过来到了这个夜间王国的一隅，来到了沉重大海的边沿。豪华饭店的大厅是这个世界及其臣民们富有而耀眼的象征，除首都之外，这个意味着淫乱舞会、筹码、妓女、酒精、毒品（可卡因，玛啡、海洛因、鸦片、大麻，弗洛尔太太只要一想起这些名称就浑身战栗）的王国还包括该市所有的夜总会、赌场、妓院、妓女公寓以及吸毒者们的隐身之地，瓦迪尼奥则趾高气扬地往返于通住这些场所的道路上。站在轮盘赌的赌桌前，弗洛尔太太来到了这一王国的边缘。

正如广告上所说的那样，豪华饭店是“严格为上流社会服务”的娱乐场所。大厅里灯光闪烁，天花板上悬着有水晶吊灯，乐队是首屈一指的。常到这里来的有上层社会的太太、服饰奢华的小姐、可可庄园的上校、大畜牧场主、大榨糖厂主、城里的大阔佬、放荡的纨绔子弟和形形色色的骗子。除豪华饭店之外，夜间王国还包括其他一些名声不佳的龌龊场所，那里才是瓦迪尼奥常来常往的地方。

弗洛尔太太快速地在里面转了一圈。正是这个地方使瓦迪尼奥流连忘返，害得弗洛尔太太伤心落泪，苦苦等待，忍受着情欲的煎熬。吉萨太太则恰恰相反，她不慌不忙，专注地观察着赌额们的面部表情。一个赌客在自言自语，显然是正跟自己生气。如果可能的话，这位女教师将永远不离开这里，但是一个服务员走了过来，彬彬有礼地对瓦迪尼奥说，饭菜已经准备好，演出就要开始了。

回到舞厅，他们碰到了刚刚赶来的米兰当。这怎么可能，弗洛尔太太到豪华饭店来了，难道你也要赌钱吗？你的生日？我的天哪，我怎么会忘记了呢？昨天我让我的太太带上你的教

子和礼物去看你。“只要大嫂和孩子来就行了”，弗洛尔太太说，免得米兰当为她买生日礼物。她不想再要其他的礼物了，因为她已经得到了自己的生日礼物：和瓦迪尼奥一起来到了豪华饭店。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想要。

端上来的饭菜并不好吃，米饭不香，肉也没有味道，但是瓦迪尼奥一个劲地给她夹菜，把最好的鸡肉往她的嘴里送！弗洛尔太太已经不再感到胆怯和羞涩了。

大厅里的灯光全部熄灭，接着又重新亮了起来，报幕员儒利奥·莫雷诺宣布演出开始。首先上场的是卡顿三姐妹。她们的歌声并不动听，但却善于表现乳房和臀部：

“我要彻夜狂跳，
兰切拉①……
兰切拉……”

三个人中身段最好和长相最美的便是刚才那个无耻的混血女人，弗洛尔太太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不能否认这显而易见的事实。瓦迪尼奥根本不看她的表演，他更感兴趣的是品尝饭后的甜点。弗洛尔太太用轻蔑的目光打量着那个无耻的女人，随即便拉起丈夫的手，两个人微笑着谈起来。卡顿达三姐妹在闪烁的彩色灯光下展示着自己的身体：蓝色的乳房，红色的臀部。

随后登台表演的是檀香山两姊妹。她们的歌声悲壮有力，犹如身缚锁链的黑人在呻吟，奴隶在祈祷，受凌辱的人们在痛苦地呐喊。卡顿达三姐妹的并不协调的歌声有如铜铃丁丁，小鸟啾啾，若奥和莫奥的歌声则近于毫无希望的哀鸣。卡顿达三

---

① 巴西的一种民间舞蹈。

姐妹秉承奥里沙神——这些愉乐的黑人之神来自非洲，在巴伊亚市越来越活跃——的意志翩翩起舞，两位美国黑女人却向严峻的白人之神——白人奴隶主用皮鞭强加在黑人奴隶身上的神灵——苦苦地哀求。前者无拘无束地欢笑，后者凄切悲郁地哭泣。

“你注意那两个女人……她们是一对情侣……”瓦迪尼奥对弗洛尔太太说。

弗洛尔太太以前曾听人讲过这样的女人，但却一直不肯相信。现在她依然认为瓦迪尼奥是在骗人，是在无端地臆造。

“宝贝儿，难道不是有对女人不感兴趣的男人吗？也有只喜欢女人的女人……”

“一大遗憾，”米兰当说，“这两个女人如此苗条漂亮，却不肯跟男人讲上一句话……”

吉萨太太证实说：“在更文明的国家里，这种情况是相当常见的。”“她们全是作风严肃的姑娘……”弗洛尔太太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她想听这两位美国黑女人纯正而充满痛苦色彩的演唱，而不想把她们作为女人的缺陷和病态与其高超的表演艺术混淆在一起。

“宝贝儿，我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只要一分钟……”

瓦迪尼奥急速地朝赌厅走去，丢下了弗洛尔太太一个人欣赏两位美国黑女人的那使人肠断的奴隶之歌。

灯光亮了，掌声四起，弗洛尔太太看到莫奥拉起若奥的手，然后两个人一起退场，回房间去了。圣保罗出版商又开始跳舞了，泽基托·米拉贝奥则去了赌厅。

米兰当真想陪瓦迪尼奥和米拉贝奥一起去赌厅，可是瓦迪尼奥让他留下来陪伴弗洛尔太太和吉萨太太，他不能丢下她们不管。这位女教师向他提出了不少极其愚蠢的问题：他怎么知道赌博是不是对性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呢？尊敬的太太，请你听

好：我米兰当天生喜欢赌博，也天生具备一个男人应该具备的一切，从来没有听说过赌博会使一个男人的性欲减退。

弗洛尔太太看到瓦迪尼奥正在另一个大厅里玩轮盘赌，有几个男人和女人围在他的身边。济尔达·卡顿达也来到了瓦迪尼奥的身边，过了一会儿便把手搭在了他的肩上。瓦迪尼奥正全神贯注地看着轮盘转动，济尔达·卡顿达的手一直没有离开瓦迪尼奥的肩膀。弗洛尔太太愤怒地从椅子上欠起身来，感到这一夜她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出来的，就像一位在街角处拉客的最下贱、最不知羞耻的妓女，如果需要的话，她将不惜制造丑闻，使用暴力，也要作出强烈的反应。但随即她的脸上便露出了笑容：在赌金收付人高喊出轮盘赌转出的最后数码之后，瓦迪尼奥发现济尔达·卡顿达的手正搭在自己的肩上，于是立刻挪开了肩膀，并且肯定还训斥了她几句，因为那个胆大妄为的女人马上很不高兴地离去了。

瓦迪尼奥看了看弗洛尔太太，然后手里握着一把筹码朝她走来。米兰当坐在桌边，被吉萨太太提出的那些有关社会、经济和两性方面的问题搞得晕头转秘，他把剩下的苦艾酒一饮而尽，以此来宽慰自己，真是烦死人了！

瓦迪尼奥弯下身子，嘴紧贴在弗洛尔太太的耳边小声说：

"宝贝儿，我再赌上两三次咱们就回去。我一点也不会耽搁，已经让人给西加诺带去了口信，要他开车来接。你准备好，今天上床以后我要……"他把嘴贴得更近了，年轻轻地咬了她的耳朵，接着又舔了几下：如一阵柔风，似一团烈火。

弗洛尔太太不禁浑身战栗，喘了一口长气。啊，瓦迪尼奥简直疯了，万一有人看到，什么样的话不会讲呢？瓦迪尼奥太随心所欲了，瓦迪尼奥太让人毫无办法了！

"我马上就回来……"

手握着筹码，瓦迪尼奥又出现在轮盘赌的赌桌前面。他身

体略微前倾，脸上露出傲慢的微笑，满头的金发，迷人的髭胡，一个美男子。

弗洛尔太太久久注视着瓦迪尼奥，把那一夜的每一个细节，把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都与她的丈夫连系在一起，从开始直至结束，不漏掉任何一件事情。既要回顾往日的痛苦，也要重温往日的欢乐。

瓦迪尼奥从轮盘赌桌前向她招手示意：这是最后一局，西加诺的汽车已经等在外面，几分钟之后就一起回家。“不，亲爱的，到此为止吧，我不再跟你去欢度一夜余下来的快乐时光了”。弗洛尔太太不再往下回忆，瓦迪尼奥将永远停留在轮盘赌的赌桌前面。就这样，弗洛尔太太把瓦迪尼奥彻底埋在了自己的心底。她在铁床上翻了个身，闭上双眼，安稳地睡着了。

23

瓦迪尼奥死去整整一个月了，参加完月祭弥撒之后，弗洛尔太太朝卡贝萨的鲜花市场走去。自从瓦迪尼奥在狂欢节中的那个星期天突然死去之后，这是弗洛尔太太第二次上街。第一次是参加七日祭弥撒。

弗洛尔太太走出教堂之后，人们都好奇地望着她。门德兹站在酒吧间的柜台边向她问好，餐馆的葡萄牙人老板莫雷拉先生喊了一声，对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妻子招呼道：“快，玛丽娅，快来看看那个寡妇。”三四个行人，其中包括衣着考究的阿根廷人贝尔纳博先生，向弗洛尔太太脱帽致意。

在街道拐角处的肉店旁边，黑女人维托里娜从出售豆馅粽子和夹馅炸糕的小摊后面站起身来：“愿神灵保佑这位姑娘！”在科学药店门口，药剂师特奥多罗·马杜雷拉博士彬彬有礼地弯

下身子，恰如其份地表达了他的悲哀。埃帕米农达斯·索扎·平托老师像往日一样风度翩翩并且匆匆忙忙，汁水涔涔的腋下夹着书籍和作业本。他向弗洛尔太太伸出手：

“尊敬的弗洛尔太太……生活……不可避免……”

酒店里喝开胃酒的酒鬼们，商店里顾客们，正在选购调味品的庄园主莫伊塞斯·阿尔维斯，全都走出门来看她，默默地躬身向她致意。圣像制造商阿尔弗雷多是塔莱斯·波尔托姨父的朋友，在附近开了一家圣像商店。他放下手中正在雕刻的木像，对弗洛尔太太说：

“你好，弗洛尔，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卖花的小贩们纷纷赶来。弗洛尔太太买了玫瑰花和石竹花，剑兰和紫罗兰，大丽花和丁香花。

在出租汽车站，机械师和司机们正专心而恭敬地听着一位黑人讲话。这位黑人又高又瘦，目光税利，面部表情神秘莫测，令人难以捉摸。在得知弗洛尔太太的身份和她买花的原因后，黑人朝她走去，要向她暂借——片刻即可——几支鲜花。弗洛尔太太略微有些吃惊，把一束五颜六色的鲜花递给了他。黑人庄重而小心地从中选出三支黄色的石竹花和四支紫色的丁香花。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拿走这么几支花呢？

黑人从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根细草绳，把石竹花和丁香花拴系在一起，并打了一个结。

“当你把它放在瓦迪尼奥的墓前时把结打开，这样他的灵魂就得以安宁了。”他对弗洛尔太太说。

这位黑人就是伊奥鲁巴诺教①的神巫迪迪。只是在很久以后，弗洛尔太太才知道了他的名字和本领以及他在占卜方面的声望和在伊奥鲁巴诺教中的地位。

---

① 巴西巴伊亚州黑人所信奉的一种非洲宗教。

弗洛尔太太从头至脚一身黑孝服，因为她的丈夫死去才满一个月。但是罩在乌黑的头发上的那块不大面的纱并没有把她的面部遮住，那种痛不欲生的悲伤神情已经从脸上消失了。她依然忧郁难过，但已经不再感到绝望和空虚。

那一天上午，阳光明媚，碧空万里，微风拂面，一切都尽如人意，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里简直是一种特权。弗洛尔太太抬起头来，不再只注视着地面，重新举目观望起街上的欢乐景象和白昼的绚丽色彩来。

街上人来人往，处处笑语欢声。一些人对她感到好奇，一些人向她躬身致意。从他们的神情和话语中，弗洛尔太太得到的是安慰和同情。她拿着那束鲜花朝瓦迪尼奥的墓地走去。就在前往墓地的路上，弗洛尔太太重新投入了生活。她还年轻，她应该重新开始生活。

毫无疑问，现在的弗洛尔太太和过去的弗洛尔太太已经不完全相同，她已经埋葬了过去的某些欲望和某些情感：春心，情爱，夫妻间的性生活。因为她已经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寡妇！然而她还活着，还能感受到阳光的温暖和微风的轻拂，还能够露出笑脸和感受到欢愉。

第三章

悲痛减轻时期，端庄慎重的寡妇的内心隐衷和需要情爱的年轻女人的不寐之夜；在摆脱了亡夫的纠缠之后，弗洛尔太太是如何体面而温顺地再次成亲的。

（迪诺拉太太用测命玻璃球占卜）

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

清炖甲鱼和另外几种奇异的菜肴

前几天有人问我，我想准是纳伊尔·卡尔瓦略太太，因为她总是千方百计地要使客人吃得心满意足，如果客人在吃的方面极为讲究，口味甚高，十分挑剔，是位美食家，总而言之，普通的饭菜无法满足他的胃口，需要用奇异的美味来招待他，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我推荐给你们一个珍馐：清炖甲鱼。下面我就把配方提供给你们，这是我的烹调老师卡尔门·迪亚斯

太太教给我的，该配方至今还没有公开。你们可以把它抄在本子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甲鱼是坎东布莱教奥里沙神吃的食品，我的干亲家迪奥妮济娅是狩猎之神奥舒西的女儿，她曾对我说过，甲鱼是光与火之神尚戈最喜欢吃的一个菜肴。

除甲鱼之外，我再向你们推荐一般的野味，其中特别是酱汁晰蜴，其肉质细腻，配上香菜和迷迭香，味道十分鲜美。假如可能的话，你们还可以做一只整烤美洲野猪①，这是百菜之王，野猪肉带有丛林和自由的香味。

倘若你们的客人还想品尝更高级的野味，倘若他希望享受绝顶的美食，神仙的快乐，为什么你们不给他奉献上一个年轻而美丽的寡妇——用她悲痛和孤独的泪水来浸泡，以她的谨慎、悲伤和因为缺少男人的温存而发出的哀叹为调料，放在被禁止的欲火上烹炒——，使他品尝到富有过失和罪恶和美味呢?

啊，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寡妇，和辣椒一般辣，同蜂蜜一般甜，每个夜晚都放在微火上炖着，随时可以起锅供人享用。

清 炖 甲 鱼

（这是卡尔门·迪亚斯太太提供给弗洛尔太太的配方，弗洛尔太太允许她的学员们抄录和试验）

① 南美洲一种类似野猪的野生动物，当地人称之为野猪。

“取甲鱼一只，宰杀后倒挂起来，去头，用一个小时把血控干，然后肚子朝上把脚剁去，注意不要把腿也剁掉，然后把腿上的厚皮剥掉。把肉、内脏（肝脏、心脏）和蛋（如果有的话）取出，把肠子扔掉，操作时要格外小心，必须一步一步地来。把肉、肝脏、心脏洗净，加上盐、柠檬、大蒜、洋葱头、西红柿、辣椒和甜橄榄油等调料，放在微火上清炖，直至变成暗黄色并散发出一股奇特的香味时为止。”

1

寡居满六个月之后，弗洛尔太太开始由全丧服改为半丧服。在此之前，她一直身着重孝，无论是上街还是在家，都穿着一件高领的黑色长服。在一身黑色中，唯一的差别只是深浅不同：袜子是烟黑色的。

因此，那天上午，一看到弗洛尔太太身穿白色印花布上衣，腰上扎着黑色的饰带，脖子上挂着假珍珠项链，嘴唇上轻轻涂了口红，女学员们（新近入学的这个班人数甚多，个个都和蔼可亲）立刻热情地向她们快乐的女教师鼓起掌来。她还要再等六个月，才能穿上绿色和粉红色、黄色和蓝色、朱红色和浅栗色以及时新的流行色（天蓝、靛青、湖绿）的服装。

“快乐的女教师”，是的，正如百万富翁马加·帕特尔诺斯特罗太太在诗中所讲的那样，因为弗洛尔太太在月祭弥撒的前夜把亡夫的影象彻底埋葬之后，内心的哀伤确实已经减轻，绝望的情绪确实已经克服。为了对礼俗和邻居们表示尊重。她依然身着黑色孝服，然而脸上却已重新露出了温顺的笑容，人也变得和蔼可亲起来，对周围每天发生的事情开始予以关注，和

过去一样重新忙碌起家务来。当然，她还没有摆脱掉悲愁的阴影，偶尔也有陷入沉思的时候，一种思念之情使她俊俏的脸上又增添了某种新的魅力。但是，她开始对周围的生活生理又感到兴趣，使烹调学校又恢复了昔日的活跃气氛，而在最初的一个月里，她对烹调学校的名声却一直漫不经心。

她闭口不再提及亡夫的名字，似乎已经把他彻底忘掉了，仿佛经历过一时的冲动之后，她已不再固执己见，而是同意了迪诺拉太太及其追随者们的观点：邪恶之徒瓦迪尼奥的去世意味着弗洛尔太太获得了一张奴隶解放证书。这位寡妇和那些虔诚的女教徒们的看法终于取得了一致，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的。

月祭弥撒的那一天，从瓦迪尼奥的墓地献花回来之后，弗洛尔太太打开了客厅的窗户，终于让阳光照射进来，把阴影和幽灵赶出了家门。她拿起扫把、掸子、抹布和刷子，开始清扫房间。

罗济尔达太太曾准备帮她进行这样一次大规模的扫除，但是，正当儿子和儿媳开始抱有能过上舒心日子的希望之时，罗济尔达太太却返回了纳扎雷特。归根结底，弗洛尔太太刚刚守寡，悲痛欲绝，除了她还有谁更加需要母亲的长期陪伴、关心和照料呢？弗洛尔太太孑然一身，无依无靠，这种不幸的处境使她面临着许多危险。罗济尔达太太老于世故又大胆泼辣，作为母亲，和一个无人保护的女儿住在一起，帮助她管好家和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本是合情合理十分自然的事情。儿子和儿媳乃至纳扎雷特终于摆脱了这样一位母亲和婆婆——婆婆的色彩甚于母亲的色彩，——谁能想象得到竟会发生这种令人惊诧的奇迹呢？身为儿媳和奴隶的塞莱斯特为此曾向圣母玛利亚许下过大愿。

然而，塞莱斯特的祈祷没有得到回响，弗洛尔太太的守护神本领更加高强——弗洛尔太太自己并不知道，护卫着她的神

灵正是她的干亲家迪奥妮济娅的守护神、坎东布莱教的狩猎之神奥舒西——，结果，得以摆脱开罗济尔达太太的是寡妇弗洛尔太太，而且是发生在罗济尔达太太已经开始对邻居们吹毛求疵感到不满之后，因为邻居们企图制服她，迫使她与大家和睦相处。

在首府巴伊亚市，罗济尔达太太过得很不称心如意。住宅太小，自己没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就睡在弗洛尔太太给学员们上理论课的客厅中的一张折叠床上面，连一个专放自己日用品的柜子也没有。相反，儿子那里的住房却很宽敞，房间多得住不完。更重要的是，在纳扎雷特，她，罗济尔达太太，能称得上是个人物。罗济尔达太太作为母亲，不仅能对儿子埃托尔——铁路局的高级公职人员，纳扎雷特社会俱乐部的第二秘书，该市西洋跳棋和十五子棋最优秀的棋手之一（吉尔先生未能达到的目标由他实现了），还特别擅长绘画，能逼真地为任何一个人画像，能用铅笔临摹彩色连环画——发号施令，而且她本人就是该市最上层社会中的一位显赫人物。她常常向当地人炫耀她与首府巴伊亚市一些大人物之间的来往，诸如马里尼奥·法尔康先生、济特曼尔·奥利瓦博士和莉吉娅太太、记者纳西费、马加太太以及在马塔图拥有庄园的企业家尼尔松·科里科等人，尤其是埃托尔的教父卢伊斯·恩里克博士，此人是位了不起的大人物，是该地区的骄傲。

在首府巴伊亚市，甚至在七月二日广场和圣塔特雷扎之间不多的几个街区里（这里居住的都是些刚刚够上小康水平的人家），她不仅不是人们注目和重视的人物，反倒成了众人所厌恶的对象。女儿的几位最好的朋友，比如诺尔玛太太、吉萨太太、埃米娜太太、阿梅莉娅·鲁瓦斯太太和雅西太太，竟然毫无道理地把弗洛尔太太万念俱灰的责任推给了她，指摘她唠唠叨叨，总是无缘无故地侮骂、诅咒和憎恶已经去世的瓦迪尼

奥。罗济尔达太太必须改变态度，不准再提及和诅咒已经死去的女婿，不然就马上离开此地，这乃是最后的通牒。

正因为如此，为了对这种难以言状的恶意予以回击，尽管住在这里并不舒适而且还要受到邻居们的约束（雅西太太甚至找了一个女佣人来陪伴弗洛尔太太，这个肮脏的女人名叫索菲娅，是雅西太太的教女），罗济尔达太太却迟迟不肯离去。但是，在月祭弥撒之后，当她从亲家卢伊斯·恩里克博士那里得知她已被瓦尔弗里多·莫拉埃斯神父任命为“纳扎雷特主教堂新建工程促进会”司库这一高级职务的消息之后，便马上匆匆赶回了纳扎雷特。促进会理事会的成员都是当地的显耀人物，诸如法院院长的妻子（会长）、市长的妻子（第一副会长）、警察局长的妻子（第二副会长）及其他社会女名流。罗济尔达太太早就想跻身于理事会，哪怕是排在最后一名也好。现在她终于如愿以偿，突然间成了该会的司库。瓦尔弗里多神父过去对罗济尔达太太的攻势一直不予理睬，这一次圣灵终于拨亮了他的眼睛。

神父对这项任命一直迟疑不决。他到首府来是找卢伊斯·恩里克博士帮忙的，以便能从州政府那里得到一笔巨款，但是他的这位极有权势的同乡却提出一个先决条件：要给罗济尔达太太在那个女教徒的组织里安排一个职务。卑鄙的讹诈，神父心中想，然而他不得不妥协让步，因为他急需这笔巨款。如果没有卢伊斯·恩里克博士插手帮忙，他又怎么能加快官僚机构的运转呢？

两天前，常和博士讨论世界前途和人类缺憾的吉萨太太对他说：

“要是罗济尔达太太不走的话，可怜的弗洛尔就休想得到安宁，休想忘掉……可她需要忘掉，她的心理处于情结状态，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病态，博士，只有精神分析法能对此做

出解释，弗洛伊德曾举过一个例子……”

陪同吉萨太太一起前来的诺尔玛太太及时插话说：

“博士，请你大发慈悲……把那个瘟神赶出此地，越远越好，让她回纳扎雷特去，谁都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可怜的埃托尔，可怜的塞莱斯特，可怜的孩子们……”身为埃托尔教父的博士深感于心不忍。但是，在弗洛尔太太——一个需要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进行治疗的寡妇——和埃托尔夫妇——已经在罗济尔达太太的枷锁下生活多年——之间他没有迟疑不决：牺牲教子和他那温文尔雅的妻子。博士经常前往纳扎雷特，每次去都要在教子埃托尔的家里吃顿午饭，每次的午饭又都极其丰盛。

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博士做出了决定。七年多来，弗洛尔太太一直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她那位死去的丈夫。现在她已然守了寡，再把罗济尔达太太推给她就未免太不公正了。

罗济尔达太太离开了这里，爱搬弄是非的女邻居们便极少提及那个可诅咒的男人的名字，这一方面是出于对诺尔玛太太和吉萨太太提出的要求表示尊重，另一方面也因为弗洛尔太太在穿越过无边无际的孤寂的荒原之后，又重新踏上了正常的生活之路。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她的生活变得平静了，因为丈夫不在了，往昔他所带来的种种惊恐、烦恼、压抑和绝望也就不复存在。一切都已经结束，弗洛尔太太现在一觉就可以睡到天亮。每天晚上，她带上一把椅子来到人行道上，和诺尔玛太太等几位女友坐在一起聊天、议论着城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电台的节目和电影，然后就较早早地上床睡觉。有时候还与诺尔玛太太和桑帕伊奥先生、阿梅莉娅太太和鲁瓦斯先生、埃米娜太太和伊维斯大夫——后者特别喜欢美国西部片——一起去看电影。每逢星期天，就到红河区姨父姨妈家去吃午饭。姨父

波尔托依然外出写生作画，姨妈莉塔虽然已经开始衰老，但依然把花园和猫收拾伺弄得呱呱叫。

弗洛尔太太不肯到阿梅莉娅太太家去玩十分热闹的比斯卡①和三七赌②。恩阿伊德太太下午甚至从沙梅赶到这里来玩牌，那些爱玩比斯卡和三七赌的太太们千方百计地要把弗洛尔太太拖来和她们一起凑凑热闹，然而却未能成功，仿佛瓦迪尼奥已经把家里赌牌的“定额”全部用光，没有给弗洛尔太太剩下一丝一毫。坚决与赌博游戏为敌的只有瓷器厂老板阿根廷人贝尔纳博先生。南希太太特别想玩十分热闹的比斯卡，可贝尔纳博先生这位暴君却固地不肯让步：至多只能玩玩那些可以安安静静地进行的扑克游戏。

弗洛尔太太的生活平静安宁，除了给烹调学校的女学员们——两个班的人数一天天地多了起来——上课之外，只参加与一个端庄慎重的寡妇的身份相符的那些社会活动。她的社交活动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少，几乎把她的全部时间都占去了，使她根本没有空暇去想伤心的事情。除此之外、她还要烹炒调制那些无法回绝的友人预定下的节日午餐、丰盛的晚饭、宴会或招待会的食品菜肴，直到凌晨时分还在厨房里紧张地忙碌。她自己对所做菜肴的质量要求极严，所以不仅劳身、而且费神。

一位十六岁的少女前来给她帮忙，姑娘的母亲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也是个寡妇，拥有几座可可庄园，狂欢节以后搬到了上沙滩区，很快就成为诺尔玛太太这圈人中的一员。这位皮肤黝墨的姑娘名叫马里尔达，对烹调极感兴趣，和弗洛尔太太一见如故，成了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每逢课余——她在师范学校读书——，就来向弗洛尔太太学习制作菜肴和点心。弗洛尔太太面含微笑地看着她哼着歌曲走进家门，满头长发随

①　②　一种扑克牌游戏。

风舞动，一张热带少女的脸显得分外娇媚，充满魅力，如同一幅美丽的图画。倘若那个无赖还活着，无论怎样地小心防范也不会过头，他是从不考虑年龄大小的。

正如诸位所看到的那样，身为寡妇的弗洛尔太太是不愁没有事情可做的。她常感到时间不够用，有时候连已经答应要办的事也无暇顾及。这么多事情要办，整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到了晚上、当她脱去衣服躺在床上的时候，确实常感到筋疲力竭，需要好好睡上一觉，头刚一碰到枕头，就马上进入了梦乡。

既然生活如此充实，为什么她会经常产生一种空虚感，仿佛所有这一切，仿佛她所参加的种种活动都徒劳无益呢？她生活节俭，有足够的收入来维持体面的生活，而且旧习未改，常把节余下来的钱收藏起来。生活是平静的，甚至是快乐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感到空虚和惆怅呢？

2

周围几条街上不乏搬弄是非的女人，有的上了年纪，也有的还很年轻，因为从事背后议论这一行当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在这些女人当中，迪诺拉太太堪称首屈一指。在这个领域她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竟至享有“预言家”的美称。

对迪诺拉太太的所做所为我们已做过一些披露，但对其本人的情况却尚未进行过详尽的介绍，所以至今她还几乎是个默默无闻的人物，仿佛在虔诚的女教徒们中间她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长舌妇。这种情况也许是因为罗济尔达太太的突然到来造成的，所幸的是罗济尔达太太如今已被流放到纳扎雷特去了，自然也就退出了这一竞争。不管如何，是错误随时都应予以纠正，属不公正之处随时都应予以澄清。

很多人以为，迪诺拉太太是位寡妇，是十年前去世的西班牙富商佩德罗·奥尔特加的结发之妻。其实她从未结过婚，而且只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处女，刚刚发育成熟，就偷偷地离家出走，开始了卖笑生涯，并取得了某种成功。然而——上帝保佑！——自从她有幸与那位西班牙富商相识之后，却比任何人都更加起劲地维护起伦理道德和良好的社会习俗来。当时迪诺拉太太已年满四十五岁，正对将来的生活充满着忧虑：她过惯了舒适的生活，惟恐今后会受到贫困的折磨。

迪诺拉太太从来没有真正漂亮过，全凭某种淫荡的妖媚才赢了男人们的欢心，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皱纹的增多，这种魅力已渐渐消失殆尽。正在这时，她却交上了难以置信的好运，结识了佩德罗·奥尔特加。“这次我中了大奖，”迪诺拉太太当时曾对她的女友们悄悄地说过这样的话。西班牙富商把她安置在七月二日广场附近的一间小屋里，使她的生活有了保证并受到人们的尊重。

不知道是否由于担心上了年纪之后会变得一贫如洗，以至不得不靠继续卖身来苟延残喘，自从有了西班牙商人这位靠山之后，迪诺拉太太很快就变得和过去截然不同，俨然一位令人尊敬的已婚太太，一位伦理道德的捍卫者。在佩德罗·奥尔特加去世之后，迪诺拉太太的这种倾向更加日趋鲜明。西班牙商人辞别人世——墓地摆放了花圈，友人发表了演说——的时候，迪诺拉太太已经年逾五十，确切地说已经五十三岁了。八年的姘居生活使她对贞操和家庭生活变得十分留意和珍惜。

佩德罗·奥尔特加是保守阶级的一名忠诚卫士，为了感谢迪诺拉太太对他的忠贞不渝和使他体验到了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快意（过去他是多么地愚蠢啊！竟然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浪费在了食品柜台上和酸涩圣洁的妻子那毫无趣味和笨拙无知的肉体上），除了那间小屋——他们罪恶爱情的安乐窝——之

外，作为遗产，他还给迪诺拉太太留下了一些有价证券和股票，数额虽然不大，却足以使迪诺拉太太安度晚年和一心一意地去从事诽谤和中伤他人的勾当。

如今，迪诺拉太太已经年逾六十，讲起话来声音尖利刺耳，大笑起来显得有气无力，经常处于异常兴奋的状态之中。表面上看，她是位最通情达理的热心肠的老太婆，实际上却是"一只装有毒汁的长颈瓶，一条用小鸟儿的羽毛装饰起来的响尾蛇"。这近乎诗一般的词句出自米兰当之口，他一直是这类长舌妇们的受害者。歌星西尔维奥·卡尔达斯在巴伊亚市访问期间，曾在弗洛尔太太家吃过一次午饭。就是在那一天，当看到这位年逾六十的老太婆道貌岸然地从门前走过的时候，米兰当对记者吉奥万尼·吉马朗埃斯讲了上面的那句话。这位伦理学家兼哲学家接着说道：

"年轻的时候越是风流放荡，上了年纪之后就越是圣洁端庄……"

"你说的是那个丑老太婆？她是谁？"

"她现在已经人老珠黄，不过从前却很有名气。阿纳克雷翁总提起她，跟她有过一段风流韵事。你肯定听人讲到过她，过去人们都叫也美腚迪诺拉。"

吉奥万尼不胜惊讶，几乎讲不出话来了：

"就是她？她就是人们经常回忆起的美腚迪诺拉？我的天啊！"

这位一本正经的长舌妇的外貌实在令人遗憾：又矮又胖，腰身极粗，两腿甚短，脑袋颇大。她像一位真正的寡妇那样穿着一身黑装，脖子上悬挂着一枚大纪念章，里面装有西班牙富商的照片。每当谈起这位商人，迪诺拉太太的口气使人觉得他们确实曾是结发夫妻，仿佛她只把自己的贞操献给了这么一个男人。阿纳克雷翁这类无耻之徒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她从来就

不曾认识过这些人。

这是一位十分狡诈的长舌妇，她从不会直接把事情挑明，从不对人进行正面的指责，恰恰相反，她总是用软刀子伤人，仿佛一切她都能理解和原谅，对一些人予以称赞，对另一些人则表示怜悯。正因为如此，她竟享有仁慈和热心的美名，到处搬弄是非，却又到处受到赞扬；"那位好心的女人来了……"当诡计不幸被当场揭穿时，她就佯装出一副受害者的可怜相：本想做一件好事，结果却没能得到好报。

泽·桑帕伊奥先生喜欢安静，总疑心自己患有什么大病，早早地就上床躺下，翻阅当天的报纸和过期的杂志（他喜欢看旧杂志和旧年鉴），一听到迪诺拉太太的尖利嗓门，就赶紧胆战心惊地用手把耳朵捂上，无可奈何但又不肯逆来顺受地对诺尔玛太太说：

"这个女人是只癞皮狗，是这一地区头号的癞皮狗……"

"你对她的成见太深……她人还不错嘛……"

请看，迪诺拉太太是何等圆滑狡诈：她曾因编造迪奥妮济娅给瓦迪尼奥生了个儿子的故事而威信扫地，但却能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重新赢得了诺尔玛太太的好感。不过，她从未能赢得桑帕伊奥先生的好感：

"不错的癞皮狗……请你帮帮忙，看看能不能别让她把鼻子伸进这个房间里来。你对她说我正在休息，正在睡觉……你告诉她我已经死了……"

诺尔玛太太怎么能阻止迪诺拉太太把鼻子伸进她想要伸进的地方去呢？她和这家人以及所有受人尊敬的有钱人的家庭都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穷人，迪诺拉太太也颇为关心，但却显得盛气凌人，常以保护人身分自居，与他们保护着距离，使他们处于他们应该处于的那种低下的地位。她来到了走廊，来到了房间门口：

"桑帕伊奥先生，可以进去吗？"泽·桑帕伊奥厌恶那个染过发的大脑袋，"大象的脑袋，巴伊亚市最大的脑袋"，厌恶她的声音和她的关心：桑帕伊奥先生，你怎么总是生病啊？我一直说，桑帕伊奥先生，看上去你的身体很差，稍微闹点小病就卧床不起，就得吃药。我现在这样说，今后还要这样说，要是桑帕伊奥先生不加小心的话，说不定哪一天就会一命呜呼的……

泽·桑帕伊奥怒火中烧，恨不得一脚把她踢出门去：

"迪诺拉太太，我的身体棒极了……"

桑帕伊奥先生，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躺在床上，为什么不跟我们聊聊天，让我们从中学到点东西呢？你学识渊博，人人都说你所以大学没有毕业只是因为……好了，先生知道，人们总爱背后议论……要是我们去斤斤计较……我是不理睬这些议论的，随他们说去吧，反正我只是从一个耳朵进，从另一个耳朵出……"

"泽·桑帕伊奥明白迪诺拉太太想要讲的是什么：他在上大学期间寻花问柳，成了个放荡哥儿，父亲一怒之下不再给他寄钱，让他退学回家，到商店里站了柜台。

"迪诺拉太太，让人们去说呢，没关系……"

"你也认为我们不应该在乎别人对我们的议论吗？真的不应该在乎吗？"她瞪着公牛似的大眼睛，向泽·桑帕伊奥问道。

"至少我认为如此……"接着他又说道："迪诺拉太太，你想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要安静、我要休息……为了能得到一点点安静，我就把没有道理的人也说成是有道理的，可即使这样我依然不得安静……你甚至跑到这里来打搅我……实在对不起……"

说完，他就拿起一份报纸或是杂志，把背转向客人。"泽·桑帕伊奥实在太粗暴了，"诺尔玛太太感到过意不去，"何况是对迪诺拉太太这样一位好心人……"

粗暴也无济于事，因为迪诺拉太太并没有因此而离去，而是十分狡诈地问道：

"桑帕伊奥先生，你知道维瓦尔多的事吗？"

啊，好一个魔鬼般的诡计多端的女人！她不是居然使对手产生了兴趣吗？泽·桑帕奥放下报纸，承认了失败：

"维瓦尔多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我来讲给你听……维瓦尔多先生是个正直的好人，长得也很漂亮，活像个外国人……"

迪诺拉太太历来如此：先把一个人赞扬一番，然后再对他进行攻击和诽谤，一件事接一件事地加以揭露。

据她说，殡仪馆的维瓦尔多先生对他出售的墓碑和棺柩缺乏应有的尊重，每逢星期六下午，在镶有银色装饰物的紫色窗帘后面，总聚集着一批异教徒在那里玩纸牌赌，还大喝白兰地和杜松子酒。

"你不认为这是一种有失尊重的行为吗？他完全可以另找一个地方去赌牌……"迪诺拉太太稍做停顿，随即问道："桑帕伊奥先生，你是否这样想，赌博是最坏的一种恶习？"

泽·桑帕伊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愿意去想，他只想能得到些许的宁静。但是迪诺拉太太却唠叨个没完没了：维瓦尔多先生无疑是一位诚实的纳税人，一位出色的丈夫，一位呱呱叫的好父亲，然而他却把这一切都置于危险的境地，因为一个赌徒迟早会失去对自己的控制，直至到把老婆和孩子也拿去做赌注。退一步说，即使不把老婆和孩子拿去做赌注，也会把他们撇在一旁，撂手不管，使他们吃尽苦头。弗洛尔太太不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吗？在那个嗜赌如命的丈夫活着的时候，弗洛尔太太就像掉进了地狱，受尽了苦难和折磨：经常受虐待，忍受着可怕的痛苦……现在情况大不相同了，她终于得到了解放，过上了好日子，不用再担惊受怕，不用再受苦受难了。

说到弗洛尔太太，桑帕伊奥先生，还有你，诺尔玛太太，你们有何看法？她还很年轻，又长得那么漂亮，继续为一个如此不值得称道的丈夫守寡难道是公正的吗？诺尔玛太太与她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为什么你不劝劝她呢？与此同时，她，迪诺拉太太，一个业余的占卜师，要观察星相，并用测命玻璃球和扑克牌为弗洛尔太太算上一卦。

迪诺拉太太出于热心免费为前来求她算命的人占卜，所谓业余，仅仅是指她不收费而已，因为只有极少数的职业占卜师能像她那样算得如此准确，至少在揭露任何一桩丑闻方面，她具有着一种本能，一种第六器官，一种特殊的嗅觉。她的占卜天才使她无愧于“预言家”的美称。

莱特先生住在佩雷吉萨斜地，在海上拥有一座四面围着高墙的豪华住宅，极其富有和盛气凌人，难道不正是迪诺拉太太早在一年之前就预见到这个家必将要闹出一场巨大的丑闻来吗？她用脏乎乎沾有油污的扑克牌算了一卦，观看了一番测命用的玻璃球，或者仅仅是凭着她在这个方面的本能，不就事先提出了警告吗？

阿斯特鲁德是位天使般的少女，脸上充溢着寄宿学校女学生的天真稚气，她刚从里约热内卢来到姐姐家，迪诺拉太太就毫无明显理由地预言说：

“这样下去是要出事的……”

她是在看到少女和姐夫弗朗科利诺·莱特博士同乘一辆汽车时做出这一预言的。弗朗科利诺·莱特博士——他的少数几位密友称他为萨堤罗斯①——应聘在几家本国和外国的大企业

① 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是个长有公羊的角、腿和尾巴的半人半山羊的怪物，性好欢娱，耽于淫欲，常用来比喻性欲无度的男子。

中担任法律顾问，喝的是威士忌酒，在腹地拥有庄园，还是几个办得十分红火的公司的董事。手握着美国制造的大型轿车的方向盘，这位地位显赫盛气凌人的律师对索德雷、阿雷阿尔、弗尔卡、卡贝萨以及七月二日广场上的平民百姓看都不肯看上一眼。但是迪诺拉太太却看到了他，律师的一举一动都休想逃出她的视线：那所豪华住宅里所发生的一切她都了如指掌，因为她和在里边工作的厨娘、餐具保管人、女仆、园丁和司机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她暗中注视着姐夫和小姨子在一起的情景，预言说：

"这样下去是要出事的，而且很快就要出事……炸药马上就会点燃……"

这位寄宿学校女学生的举止颇为端庄，迪诺拉太太却依然固执己见：

"眼睛总向下看的姑娘并不是什么好东西，她是在等待时机……"

迪诺拉太太的预言似乎太不公正，荒谬绝伦，结果遭到邻居中一个小伙子的猛烈攻击。此人名叫卡尔洛斯·巴斯托斯，对长舌妇们的背后议论一向十分反感，对少女阿斯特鲁德或许也有所迷恋。他很不高兴地对迪诺拉太太说：

"请你不要用唾沫星子玷污姑娘的纯洁……"

两年后丑闻终于爆发，满脸稚气的阿斯特鲁德挺着怀孕五个月的肚子，被愤怒的姐姐赶出了家门，被称为萨堤罗斯的弗朗科利诺·莱特博士的情欲得到了充分满足。这件事顷刻传遍了全城，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浪漫的卡尔洛斯·巴斯托斯（也许他还在迷恋着那位少女）遭到了迪诺拉太太的报复：

"大傻瓜，现在清楚了吧？谁也休想骗过我的眼睛……唾沫星子是不会使她的肚子大起来的，只有厚颜无耻才会使她怀上孩子…"

她有一双善于观察和做出预见的眼睛，有猎犬一般的灵敏嗅觉，谁也休想躲过她的监视。此外，邻居们也把最不愿让人知道的隐私讲给她听，求她通过扑克牌和灵验的测命玻璃球为他们占卜。对她来说，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像公开信那样一目了然。

不管迪诺拉太太是否真正精通魔法，是否真正善观星相，是否真正熟谙富有神秘色彩的东方占卜术，总之，是她第一个宣布弗洛尔太太将要再次缔结姻缘的。当时，这位寡妇刚刚由全丧服改为半丧服，刚刚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心境坦然，无忧无虑，端庄凝重，谨言慎行，根本没有想过要再次结婚。

早在订婚之前，而且早在弗洛尔太太对再婚一事流露出任何兴趣之前，迪诺拉太太就已宣布弗洛尔太太将再次举行婚礼，并且讲出她未来丈夫的相貌。如果说此人确实对弗洛尔太太有过朦胧的爱慕，但也从未有人知道，甚至也许连他自己都未曾向自己承认过这一点。不管你相信与否，反正迪诺拉太太对此人做出了颇为详尽的描绘：皮肤微黑，人已届中年，四十岁左右，高大魁梧，身体健壮，与众不同，品格高洁，严肃而温和亲切，右手拿着一支花茎挺直的含苞欲放的玫瑰花。迪诺拉太太从测命玻璃球中看到了他的相貌，又从扑克牌中的皇后、国王、侍从那里得到了证实，并且推算出此人确有与弗洛尔太太结婚的诚意，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是一位博士。

3

“王子”虽然皮肤微黑，但人并未到中年，更不是一位高大魁梧、身体健壮、品格高洁的四十岁左右的先生。他是个与众不同的漂亮小伙子，而且相当放荡不羁。因此，即使是出于极

端的好心，也难以把他说成是迪诺拉太太在玻璃球中所看到的弗洛尔太太的未婚夫。迪诺拉太太已经把她的预见告诉了七月二日广场附近的居民，使得那些好战的长舌妇兴奋到了极点。

文质彬彬，面色苍白——浪漫主义诗人和拿女人倒贴的男人所特有的那种苍白，——头发乌黑而平滑，上面抹有发蜡和香水，微笑的时候脸上露出一丝迷人的愁绪，令人浮想联翩，身材和服装都优美典雅，一双大眼睛透着恳切哀求的目光，为了描写这位王子，最好使用山鹰派诗人[1]所使用的如下词汇："大理石般的肤色"，"青紫色的面孔"，"温文尔雅的举止"，"蜡石的前额和玛瑙的眼睛"。此公虽已年过三十，可看上去只有二十出头，笼罩在脸上的愁云、婉婉动听的话语和苦苦哀求的目光都是他进行专业工作时必不可少的工具。他所从事的专业极为罕见，令人惊异：哄骗寡妇。王子不仅读完了该专业的全部课程，而且通过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技术高超，硕果累累。

骗子和警察（如果说在这表面上相互对立实际上却彼此一致的两种人之间有着一条界线的话，那么这条界线又在何处呢？）通常都把他称为王子。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门第高贵，是无愧于"王子"这一美称的。在妓院里，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少数妓女却称他为"受难的耶稣先生"，用这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绰号来隐喻他那青白色的面孔和瘦削的身材。这位出色的骗子真名叫做埃杜阿尔多，是该市最和蔼可亲和身手不凡的无赖之一。当弗洛尔太太和她和她的两个丈夫的故事正在顺利地展开之际，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徒劳无益地讲出埃杜阿尔多的父姓来。

王子对自己的父姓讳莫如深，警方也从不透露这位衣着考

---

① 巴西第三代浪漫主义诗人，亦被称为山鹰派诗人。

究的年轻人的父姓，报纸在报道他被捕（很快又被释放）的消息时同样也避免提及其父姓，而是以“德·某某”[1]取而代之：

“在黑社会中被称为王子的埃杜阿尔多·德·某某昨日在达塞广场被警方逮捕，罪名是对居住在巴尔巴略的好心寡妇儒利塔·菲洛尔进行诱骗。埃杜阿尔多假称要娶该寡妇为妻，经常前往她的住所，偷走了由于轻信而陷入情网的儒利塔·菲洛尔的珠宝首饰和两康托纸币。”

所有的人都小心谨慎地向这位骗子的家族——费拉德圣塔纳的一个极有名望的高门大姓——表示敬意。既然当局和新闻界（报纸和电台）均如此行事，我为什么要例外地向公众和专爱背后议论的人去披露这位受到如此尊重的大人物的姓名呢？请设想一下那可怕的情影吧：如果迪诺拉太太和她的那支虔诚的女教徒队伍得知了这位骗子的亲族情况，即使其重孙子们也休想洗净其先辈声誉上的污点，其家族的大名将永远“沾满污浊，陷入羞耻的泥潭”（埃帕米农达斯·索扎·平托老师是这样强调的）。虽然身为虔诚的女教徒，但是她们却又都为王子的翩翩风度和一脸愁容所倾倒，迪诺拉太太本人不是也曾企图改变预见中弗洛尔太太未来丈夫的长相，使其接近王子的外貌特征吗？有一次，米兰当带着妻子和两个或三个孩子去看望干亲家弗洛尔太太，彻底揭穿了王子的真正面目：“他是个专门坑蒙拐骗的家伙……”当时，这些虔诚的女教徒全都显得十分伤心。

王子怀着求爱的渴望出现在人行道上，弗洛尔太太的女友和长舌妇们当时正对迪诺拉太太所做出的预言感到十分开心和兴奋，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着这件事。

---

(1) 葡萄牙语中人的名字在先，姓氏在后，中间通常以介词de（音译为德，表示从属）相连。

诺尔玛太太、吉萨太太、阿梅莉娅·鲁瓦斯太太和埃米娜太太开心地大笑。虔诚的女教徒们则议论纷纷，不辞辛苦地寻找着迪诺拉太太所描述的那位将成为弗洛尔太太未婚夫的人物。实际上，不仅仅是长舌妇们在进行着毫无结果的寻找，吉萨太太也在用心理学家的目光企图在周围的男人中发现那位“品格高洁的中年男子”。至于诺尔玛太太，那就更不用说了。自从瓦迪尼奥被体面地安葬之后，她就一直想替弗洛尔太太物色一位新丈夫。诺尔玛太太曾为无数对青年男女牵线搭桥，帮助他们克服困难，绕过暗礁，冲破家庭的阻力，成功地将他们领到法官和神父面前，使一对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她只失败过两次：一次发生在瓦尔德洛伊尔·雷戈身上，这位小伙子异乎寻常地没有主见；一次发生在温文尔雅的玛丽娅身上，这位邻居家的姑娘过于没有勇气。但即使如此，诺尔玛太太也没有失去也许（谁知道呢?）能把玛丽娅和瓦尔德洛伊尔两个人捏合在一起的希望。

弗洛尔太太的女友以及长舌妇们都起劲地寻找着这位隐姓埋名的求婚人，她们对此公的外貌和人品了解得十分全面，因为迪诺拉太太不是一位吝啬的预言家，既然她要对弗洛尔太太这位未来的丈夫进行描述，就不会隐瞒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也许恰恰因为迪诺拉太太对这位先生的外貌和人品描述得太全面和太详尽的缘故，所以人们才很难把他寻找出来。谁能跟这么多的特征完全相符呢?

长舌妇们把居住在附近以及其它地区的男人一个个地加以对照，没有发现其中的一位与这些条件完全相符。有些人身为博士，而且拥有一定的资财，但是年龄不对。有些人虽然年龄相符，但又不是大学毕业，皮肤也不微黑。虽然如此，依然有众多的候选人得到了提名。每个长舌妇都提出了自己的人选。为了更有把握起见，每个人均只提名一位候选人。

弗洛尔太太对此只是报以温和的微笑，认为这纯属滑稽荒唐：只有无所事事的迪诺拉太太才会产生出她要订婚和结婚的这种奇怪念头。一位寡妇至少要为亡夫守丧一年，而瓦迪尼奥死后还不足一年，弗洛尔太太根本就不曾有过这种念头。

此外，如果说守丧已快满八个月的弗洛尔太太做出了某种不可动摇的决定，那么这个决定就是她将不再重新结婚。既然烹调学校的收入足以使她不愁吃穿，既然有这么多的和这么好的女友对她关怀备至，使她生活得十分愉快，既然她并不感到需要男人的温情，她的一颗春心已经永远死去，为什么还要结婚呢？

面对诺尔玛太太和吉萨太太的亲切“挑衅”和“进攻”——她们同样把可能的候选人放在友谊的托盘里呈递给她，——弗洛尔太太露出了略带一丝苦意的笑容，不再结婚的决心并未因此而动摇。

吉萨太太选中了学识丰富的埃帕米农达斯·索扎·平托老师。此人一直未曾结婚，是私立中学的老师，又是一位业余历史学家。他总是匆匆忙忙，汗水涔涔，身着白色套服，年纪在六十岁左右。弗洛尔太太认识并十分尊重这位老师，但是，如果一定要她再次结婚的话，也肯定不会嫁给这位老师的。她是个实实在在的普通女人，而这位老师却专爱咬文嚼字，是个只懂语法的老学究。弗洛尔太太笑了，打趣地说：尽管她是一个穷寡妇，但还没有到如此饥不择食的地步。

女友们都笑了起来。诺尔玛太太认识的人很多，她一直在几位候选人中犹豫不决，举棋不定。阿梅莉娅太太也是如此。埃米娜太太抬出了她的邻居叙利亚人马梅德，这位古董商是个鳏夫，经常离家外出，到该州内地去收购破破烂烂的圣像、残缺不全的椅子，破碎的玻璃制品乃至古旧的便壶。马梅德？弗洛尔太太认为，此人长相太丑，还不如埃帕米农达斯老师。

连恩阿伊德太太也从沙梅赶来，提出了她的候选人。此人是她的一位姻弟，在圣弗朗西斯科河峡谷一带颇有名气，四十五岁，肤色微黑，秃顶，鼻子略微大些，但生性快活，十分风趣，比较富有，名叫阿卢伊济奥，是个理想的求婚人。在所有的候选人中，此人与迪诺拉太太所描写的最为相像，至少恩阿伊德太太是这样认为的。此人差一点就成了博士，因为在他不幸地卷入政界之前，曾担任过业余律师。

唯一的缺憾是，就宗教婚姻而言，他是个单身汉，而就民事婚姻而言，他已经是个有妇之夫。他和妻子的关系不好，已经分居十多年了。年轻的时候他加入过共济会，是位反教权主义者，没有在教堂举行宗教婚礼仪式。不过，假如未婚妻现在坚持要在教堂举行婚礼仪式的话，他是准备接受的。对很多人来说，唯有由神父来主持婚礼才算得到上帝的赐福，而在法官面前履行的民事婚姻手续只是一纸契约，几乎如同一桩生意，为什么他不使弗洛尔太太愿望得到满足呢？恩阿伊德太太甚至已经给她的这位亲戚写去了一封信，对弗洛尔太太的相貌和人品大加赞扬。“恩阿伊德太太简直疯了，不管是否能得到上帝的赐福，既然我连结婚都不肯，更不用说要与人同居了”。何况因此她还要离开巴伊亚市，搬到疟疾横行的圣弗朗西斯科河谷去生活。弗洛尔太太装出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恩阿伊德太太自称是她的朋友，可却从沙梅赶来要她蒙受耻辱，还要把她流放到外地去。这完全是为了给人提供笑料，如此而已。

每位候选人都在某些方面与迪诺拉太太的描述有其相似之处，王子则是这些人当中最不相符的一位：没有钱，不是博士，年龄不对，更谈不上高大魁梧和身体健壮。当王子在这里露面，不安地在阿根廷人阁楼前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两眼不住地向美味与烹调学校的窗口张望的时候，弗洛尔太太以为他是在和某个年轻的女学员谈情说爱，或是与某位轻佻的已婚女

学员有什么私情。

男朋友把年轻的女学员一直陪送到烹调学校，下课前再到街角来把她接回去，这是常有的事。还有些学员已经结了婚，她们以上烹调学校为掩护和情夫私通，利用上课的时间去寻欢作乐，让自己丈夫的头上长出犄角来。她们或是听一次课缺一次课，或是每次上课只是开始时听上一会儿，把弗洛尔太太讲的配方抄在本子上，回家后以此证明自己不仅去了学校，而且学习还很认真。实际上，她们半个小时在学校上课，一个半小时却在妓院里与情夫鬼混。

因此，当看到王子懒洋洋地靠在电线杆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在那里等候的时候，弗洛尔太太猜想他是在和某个年轻的女学员谈情说爱，肯定是年龄最小的一位，因为他本人看上去也很年轻。

过了几天，弗洛尔太太并未发现他陪伴过任何一位女学员，而且不管学校是否上课，随时——甚至晚上——都能见到他站在那里，朝着她家的窗口张望。于是她断定，这个执拗的年轻人与烹调学校的女学员毫无瓜葛。既然他不是为女学员们而来，那么他的目光和叹息是针对谁的呢？

肯定是马里尔达，不可能有其他人使这个小伙子这样苦苦地在此等待。马里尔达这位姑娘在弗洛尔太太家比在自己家呆的时间还要长，这位小伙子准是把她当成弗洛尔太太的妹妹或是侄女了。她们俩人的肤色一模一样，都是那种难以比拟的微黑色，像茶色的玫瑰，像巴西特有的冬青，细腻而柔和，是印第安人、黑人以及白人混血的产物。

马里尔达对小伙子的求爱是接受还是拒绝呢？她正值情窦初开的妙龄，再过两年就要从师范学校毕业，已经可以订婚和结婚了。此外，马里尔达也已看出小伙子的用心，不过却以为他是在追求另外的姑娘：胆怯羞涩的玛丽娅，伊维斯大夫的几

位漂亮女儿，或是小巧玲珑的巴尔比娜老师，谁能说得准呢？但是，她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位的家住在电线杆的前面，小伙子不是在向她们的窗口张望，而一直盯着弗洛尔太太客厅家的窗口，只有跟马里尔达在那里收听广播或是阅读专门写给姑娘们看的小说，这个执拗而面带愁容的小伙子准是为她而来的。

弗洛尔太太和马里尔达透过窗缝打量着这位年轻人："长得蛮漂亮。"马里尔达叹息道，她的一颗春心变化不定，正准备把它奉献给年龄和她一般大的同班同学马塞纳斯。"确实风度翩翩。"弗洛尔太太赞同地说。此人还十分年轻，根据将来要当教师的马里尔达推断，不会大于二十三岁或二十四岁。需要了解一下有关此人的情况，要弄清楚他是个收入颇丰的自由职业者还是在银行或事务所里有什么好的工作。也许他很富有，他的举止表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他无论何时都能到这里来，靠在正对着弗洛尔太太家的那根电线杆上。

马里尔达徒劳无益地向他投去了微笑，小伙子根本不予理睬。马里尔达离开家门，朝广场走去或是充满幻想地坐在圣塔特雷扎教堂的院子里——这么理想的谈情说爱的场所过去不曾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存在：蓝天低垂，下面是暗绿色的大海，四周是古老的院墙，充满了诗情画意。如果他们违背教义偷偷接吻的话，还必然能得到克莱门特神父的理解和祝福。

然而，王子既没有跟马里尔达前往喧哗热闹的广场，也没有随她到宁静清幽的教堂小院。他依然没有离开电线杆，眼睛一直盯着烹调学校的百叶窗。既然他所追求的目标不是马里尔达，那么除了弗洛尔太太又还能是谁呢？

长舌妇们和弗洛尔太太的女友们得出了这一结论，连小小年纪尚缺乏生活经验的马里尔达也看出了这一点：

"弗洛尔，我认为他是看上你了。"

"看上我？你疯了吗？……"

几天之后，弗洛尔太太和诺尔玛太太一起到智利大街去买东西，王子则一直尾随在她们的身后，与她们乘坐同一辆电车，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脸上露出了温柔的微笑，期待着弗洛尔太太的青睐。诺尔玛太太察觉之后几乎生起气来，以为弗洛尔太太有事瞒着她：

“非常漂亮……你已经有了意中人，可却没有向我透露半个字……”

“连我也不知道他是谁……这几天他总是呆在我们家的对面不走，以前我从未见过他。最初我以为他是跟某个女学员在谈情说爱，后来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我又认定他是对马里尔达有意，并且把我的想法告诉了马里尔达，可结果也并非如此，搞得可怜的姑娘还挺伤心。我不认识这个人……”

诺尔玛太太异常兴奋，她久久而又露骨地打量着这个年轻人，还自以为只是极其谨慎地偷偷瞥了一眼：

“漂亮极了……只是显得太年轻了一点……”在重新打量了一阵之后又改口道：“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年轻。不过说实话，依我看他是太漂亮了……”

“漂亮也罢，难看也罢，我丝毫也不感兴趣。”

她们跳下电车，那个人也跟着下了车。诺尔玛太太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她决定要绕来绕去地走，以便搞清楚这个人是否一直跟在她们的后面。随即她的心里便一清二楚了。此人并不想十分靠近她们，也不跟她们搭话，只是谨慎地与她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眼睛露出恳求的目光，一刻也不远离开她们。如果她们走进一家商店，他就停在门口等候；如果她们拐过一个街角，他就紧跟着拐弯；如果她们在一橱窗前停下，他就站在邻近的橱窗望着她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每当他站在电线杆下的时候，长舌妇们便或是单独或是结

伴地偷偷打量着他。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可却一脸苦相。他恳求能得到柔情，希望弗洛尔太太能看他一眼，朝他微微一笑，给他一线希望。长舌妇们全都站在他的一边，甚至千方百计地要使他与迪诺拉太太在玻璃球中所看到的那个人相吻合。他不是皮肤微黑、与众不同、或许是位博士和十分富有吗？至于年龄和其他外貌特征，也许是由于迪诺拉太太视力不好的缘故，把一个年轻人错看成是一个中年人，把身材瘦削错看成是高大魁梧，把面色苍白错看成是身强体壮。她们一致认为，为了澄清这些矛盾，迪诺拉太太最好再用测命玻璃球观察一次，再用扑克牌占卜一次。

同情和支持埃杜阿尔德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位寡妇们的王子把船停靠在电线杆下，注视着弗洛尔太太的家，下一步他就要把船驶进港口，到那里去补充淡水和给养。面对着群情鼎沸的长舌妇们的热切期望，迪诺拉太太决定再占卜一次。

然而，无论是测命玻璃球还是扑克牌，再次占卜的结果依然如初，仍然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四十岁的男人，手指上戴着博士戒指，手里拿着一朵玫瑰花。同每次观察玻璃球时的情景一样，球里面烟雾缭绕，难以看得十分清楚，迪诺拉太太无法确定戒指上宝石质量的优劣，这只有内行人才能加以识别。但是，她却能极有把握地肯定——虽然不免要为正在街角处求爱的那位小伙子感到某些难过，——弗洛尔太太的真正求婚人与这个面色苍白的小伙子绝无共同之处，其未来的丈夫至今尚未露面。

迪诺拉太太弯下身子注视着明净的玻璃球或油光光的纸牌，但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她又求助于印度瑜伽教和中国西藏佛教的占卜术，结果东方的神秘魔力同样也排除了王子埃杜阿尔多的候选人资格。为了使干亲家弗洛尔太太免遭灾祸，迪奥妮济娅·德·奥舒西向坎东布莱教的神灵祭献了白

鸽、公鸡和一只黑色的雄山羊。魔鬼埃舒挡住了王子的去路，使他的如意打算落了空。风度翩翩的王子专在寡妇身上打主意，在安慰和勾引寡妇方面是位首屈一指的专家，他不仅要偷去寡妇们那颗孤寂的心灵，还要顺便偷走她们的财富、储蓄、现金和珠宝首饰。

4

弗洛尔太太寡居已满八个月了。第一个月她一直痛不欲生，此后便忙忙碌碌，总有一大堆事情要做。直至由全丧服改穿半丧服时为止，她很少离家外出，除了去红河区看望姨妈和姨父以及到几位最知心的女友家做做客之外，其余时间全守在家里，或是给烹调学校的女学员们上课，或是制作女友们预订的饭菜，或是接待邻居们的来访。六月，她做了几锅嫩玉米糖糕和几托盘蕉叶玉米粽子以及玉米蜜饼，还取出了酿制好的几种果汁露酒，其中包括她那闻名遐迩的健立果①酒、由于守丧才刚刚三个月，在圣安托尼奥圣徒节、圣若昂圣徒节乃至寡妇的守护神圣佩德罗圣徒节的夜晚，弗洛尔太太都没有敞开她客厅的大门。该区的孩子们在她的家门前点燃了一个火堆，前来吃她制作的嫩玉米糖糕。诺尔玛太太、吉萨太太以及弗洛尔太太的三四个最要好的女友也来了、但却没有举行任何节日晚会以示庆祝。六月份的几个节日都与玉米有关，弗洛尔太太把自己制作的一盘盘嫩玉米糖糕、蕉叶玉米粽子和一瓶瓶果汁露酒作为礼物，分送给了姨妈和姨父以及好友和女学员们。

从寡居六个月以后直至十二月份王子露面，弗洛尔太太的

① 巴西东北地区盛产的一种水果。

社交活动比过去增加了许多。在九月份第一个星期天——一年一度的亡人节——之前，她已由全丧服改为半丧服。瓦迪尼奥在世的时候，节日活动以黎明时分燃放烟火开始，以深夜热闹的舞会告终，家里烧好传统的苋菜，不仅对朋友而且对陌生人也始终敞开着大门。这一年，弗洛尔太太仍然按照惯例烧好了苋菜，小心翼翼地分送给了邻居和朋友，以这种方式履行了亡夫生前所承担的义务。米兰当带着妻子和孩子们来看望她，迪奥妮济娅·德·奥舒西只带着孩子来了，因为与瓦迪尼奥同名的那个人正在公路上驾车奔驰，要运送一批货物去阿拉卡儒、佩纳多和马塞约等地。

女友们常拉她去买东西、散步、串门儿和看电影。她曾再次到瓜拉尼剧场观看佩罗科皮奥剧团的演出，第一次是同诺尔玛太太和桑帕伊奥先生一起去的，第二次是同伊维斯大夫和埃米娜太太一起去的。两次她都感到极为开心。

有时候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对女友们的一再邀请婉言谢绝，因为如此之多的活动使她感到十分疲乏。在她看来，正是由于这种疲乏，使她产生了某种难以言状的不愉快的感觉，似乎这么多的活动、工作、笑声仍然不足以使她的生活变得充实，有时候会突然间感到精神沮丧，感到极端疲乏。不是肉体上的疲乏，肉体上的疲乏总是有益的，因为这可以使她一觉睡到天亮，连一个梦也不会作，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疲乏，一种尚不满足的感觉。

但是她已不再感到痛苦，不再总是郁郁不乐，她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活过。她离家外出，结伴散步，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给女学员们上课，这是一件十分开心的工作。紧张而欢畅的生活犹如朗朗晴日，而不时困扰她的那种沮丧心情只是转瞬即逝的乌云。她有知心的女友，可亲的姨妈姨父，还有和她形影不离的马里尔达。马里尔达就像是她的妹妹，几乎

如同她的女儿，把自己的梦幻和想去电台唱歌的愿望全毫无保留地讲给了弗洛尔太太。弗洛尔太太外出散步，收听广播——音乐、广播剧、谈谐逗趣的节目以及专为少女们播讲的长篇小说，师范学校女学生马里尔达对播讲的长篇小说简直入了迷，——听长舌妇们闲谈，听迪诺拉太太讲她的种种预言。向她求婚的候选人多得不可胜数，女邻居们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希望的。假如知道有这样一个新的奴隶市场，一个供人开心取乐的地方，而他们则被陈列在这里展出，任凭人们乱哄哄地议论、取笑，对每个人的优缺点指手划脚地评头口足一番，以供弗洛尔太太进行挑选，那么这些并非真正的求婚人将会说些什么呢？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被否定了，虽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并不希望成为这样的候选人。

"赖蒙多·德·奥利维拉先生？就是帮阿尔弗雷多先生干事的那位圣像商人？雅西太太，你耐心听我说，他是个好人，但却总是愁眉苦脸，总是往教堂跑……这个不行，另选一位……"

其他的男人也都不称心如意，而那些集男性的英俊和美德于一身的人，啊，他们全都已经结婚，没有一个可供自由挑选：美术学校的恩里克·奥斯瓦尔德老师，此人与阿雷阿尔家族沾亲带故；建筑师沙维斯，附近就有他设计的建筑物，漂亮极了；卡尔利托斯·马亚先生，他开办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旅行社；西班牙人门德兹先生；殡仪馆老板维瓦尔多先生；还有姑娘们只能暗暗为之倾心的热纳罗·德·卡尔瓦略先生，因为纳伊尔太太不准她们接近自己的丈夫，哪怕只是这样想想也不行，在女人们的眼里，他比任何一位电影明星还要英俊飘逸。

弗洛尔太太认为，有关她要重新结婚的故事纯属粗俗滑稽，这样一来，人们便渐渐不再这种玩笑，不再乱出主意和推荐候选人了。

弗洛尔太太的生活又趋于平静，同时也充满了乐趣。夏天来临，正是在酷热的十二月份，王子露面了，一天到晚站在电线杆下，仿佛两只脚在这里扎下了根。

从和诺乐玛太太去智利大街买东西的那一天起，弗洛尔太太便丝毫不再怀疑，面色苍白的小伙子那深深的叹息和倦怠的目光完全是针对她的。弗洛尔太太感到脸上阵阵发烧，仿佛小伙子的做法是对她的寡妇贞操的一种严重伤害，或是表明她自己不懂得如何维持一个寡妇应有的庄重和谨慎。一个寡妇难道能够如此笑容满面和经常外出，以致使任何一个大胆的男人都敢于在她的门前转来转去，隔着窗子对她进行窥视吗？对她来说，这既是一种侮辱，也是一种羞耻。这个小伙子究竟想要干什么呢？

肯定是没安好心，弗洛尔太太哀叹道，把门和窗子紧紧关闭起来。诺尔玛太太劝她不要匆忙地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她，诺尔玛太太，对这个年轻人并无好感，认为他的那张孩子般的苍白而俊俏的面孔和彬彬有礼的举止的确颇值得怀疑。但是，谁能保证她们俩的看法就没有错误，小伙子是个正直的好人，用心极其良好和极其纯洁，值得尊重，值得弗洛尔太太与之交往和给他以柔情呢？

值得也好、不值得也罢，弗洛尔太太对自己的生活心满意足，不准备再次结婚，更不用说会允许这个可笑的小伙子在窗子下面向她求爱了——仿佛她是甘愿使丈夫的亡灵蒙受耻辱、甘愿在妓院的房间里脱下自己丧服的那种举止轻佻的寡妇。

诺尔玛太太千方百计想使她安静下来：迄今为止，这位小伙子对她至少还是彬彬有礼，十分尊重，只限于用目光打量她，只限于在一定距离之外尾随着她，为什么她却要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如此火冒三丈呢？归根结底，弗洛尔太太不是一位天真幼稚的小姑娘，自以为男人不该对她献什么殷勤和抱有

什么企图——不管是真正的还是淫荡的。她年轻、漂亮，又是独身一人，为什么男人不会对她产生欲望，不想得到她的青睐呢？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她的花容月貌在表示敬意，证明了她具有使男人为之倾心的魅力。弗洛尔太太下定决心要当一辈子寡妇，好吧，诺尔玛太太虽然不同意她的这种愚蠢至极的想法，但现在并不想与她讨论这件事。不过，为什么要这样粗暴地对待诚心向她求爱并准备与她结婚的男人呢？为什么不能彬彬有礼地予以谢绝，对他说："我感到十分荣幸，不过我是个呆子，我的那个玩意儿已经报废，只能用来撒尿，我不要结婚"呢？

弗洛尔太太被女友的这番毫不知羞涩的话逗得哈哈大笑。但是，从智利大街买东西回来之后——王子一直尾随在她的后面——，在第一阵愤怒的冲动后，她已经当着小伙子的面砰地一声把窗子关了起来。王子迟疑了片刻，朝四周望了望，然后便带着羞愧和痛苦撤离了阵地。

长舌妇们隔着窗缝目睹了这一场面，她们都不同意弗洛尔太太的做法。目击者中包括吉萨太太，连她对弗洛尔太太的做法也持反对态度。吉萨太太博览群书，很有学识，但是在待人接物方面却显得幼稚甚至愚蠢。看到弗洛尔太太粗暴地挥舞着双手，吉萨太太不满地"啊！"了一声，对受到侮辱的小伙子深表同情。"可怜的年轻人，你是封建习俗、偏见和落后的牺牲品。"

对这位可怜的年轻人来说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他就站在街道上，流着热泪急切地向吉萨太太敞开了了的心扉，把自己真诚的用心、炽热的爱情和巨大的痛苦统统倾诉给吉萨太太。他自称名叫奥托涅尔·洛佩斯，是伊塔布纳市的商人，经营着一家商店，在银行开有帐户，还拥有一个不大的可可庄园。单身汉，但是很想结婚，因为他已年满三十岁了。他到首

府来主要是为了参观游览而不是洽谈生意，偶然间碰到了弗洛尔太太，一颗心就再也无法平静了。他狂热地爱上了弗洛尔太太，倘若弗洛尔太太不肯倾听他的哀求，他就会感到生活失去了意义。他知道弗洛尔太太是位严肃的寡妇，但这正符合他的心意，其余的都无关紧要。如果她一贫如洗，那就更好了。他，奥托涅尔，有足够的钱使两个人过上舒适的生活。

吉萨太太完全被他的谎言迷住了。王子巧舌如簧，诡计多端，一步步地诱使吉萨太太把弗洛尔太太的情况都讲了出来：弗洛尔太太并不富有，不是什么百万富翁，但也绝不是个一文不名的乞丐。她有一所烹调学校，肆意挥霍她的收入的丈夫又已离开了人世，所以她还能存下一些钱。和不开化的内地人一样，弗洛尔太太不肯用这些钱进行投资或是存入银行，却宁愿把这些钱放在家里。"一个思想守旧的女人，"不隐瞒自己的想法并且见到错误就要批评的吉萨太太断言说，"要是有一天让小偷知道了她在家里存了钱，准会把它偷走，到那时再后悔就太晚了。"

只有灵魂脏脏的无赖才会想到去偷弗洛尔太太的钱，王子反驳说。他认为，一个寡妇这样行事证明了她的人品高洁，对物质财富不感兴趣，没有非分的奢望，他正是要找这样正直和朴实的女人来做自己的妻子和伴侣。渐渐地，吉萨太太把弗洛尔太太的家底全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这个骗子：弗洛尔太太还有少许首饰，一个镶有蓝宝石的欧洲项练，一副带有真正钻石的纯金耳环，这个古老的物件乃是莉塔姨妈除了猫、花园和丈夫的水彩画以外的唯一财产。莉塔姨妈从未佩戴过，她把这副耳环交给了弗洛尔太太，准备做为遗产送给这位侄女，但是要求弗洛尔太太收好它，在她认为最需要的时候才能佩戴。她没有马上彻底地送给侄女，因为两位老人万一有什么急需用钱的时候，他们唯一可指望的就是这副耳环。也许他们会久病不

愈，需要住院和动手术，也许家里失火或遇上其他什么灾难，在这个世界上，谁能保证没有意外发生，不急需一笔钱用呢？

最后，吉萨太太由检察官变成了这位骗子的辩护律师。她表示将要竭尽全力劝说弗洛尔太太见见这位冒牌的伊塔布纳市商人，听听他的表白，哪怕这样做只是为了断然拒绝他的订婚和结婚的请求。王子巴不得弗洛尔太太肯见他一面，因为他完全相信自己如簧的巧舌，相信自己向女人献殷勤的经验，相信自己高超的编造谎言的本领。他从未失败过，假如弗洛尔太太能听到他的表白，必定会同意与他结婚。这样一来，这位寡妇的钱就将落入他的手中。没有任何一位寡妇能够抗拒他的花言巧语。

那一天傍晚，马里尔放学之后便拉开了弗洛尔太太客厅里的电灯，随后拧开了收音机，接着又打开了窗子：电线杆旁的那位十全十美的求爱者不见了。马里尔达把弗洛尔太太叫了来，指着窗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她。

弗洛尔太太向马里尔达讲述了白天发生的事情：那个家伙已经被她赶走了。在讲述的同时，弗洛尔太太朝街上瞥了一眼，内心深处多少感到有些失望。小伙子的感情太脆弱了，才碰到第一个挫折就已彻底崩溃。在弗洛尔太太还是姑娘的时候，她对佩德罗·博尔热斯的做法比这要厉害多了，那位帕拉州的大学生受尽了她的折磨；写来的信被退了回去，送来的礼物没有被接受，那才叫真正的难堪。可是他却坚定不移，依然拿着结婚戒指来求婚。这才是真正地爱她。而这个小伙子，只是隔着窗子给了他一点脸色看看就被吓跑了……

仿佛无所事事似的，弗洛尔太太先后三四次走到窗前，证实了自己的做法果真起了作用：那个小伙子一下子就被吓跑了。

上床睡觉的时候，弗洛尔太太耸了耸肩膀，对小伙子的离

去表示无动于衷：最好是这样。既然她真的不想再次结婚，为什么还要对这位可笑的求爱者的不堪一击和感情脆弱加以关注呢？这是一个寡妇不应该有的自负。

几个月以来，弗洛尔太太第一次上床以后没有立刻进入梦乡。她睁着双睛，陷入了沉思。不再结婚，就这样平静地生活下去，这种决心果真像她想象的那么坚定不移吗？她已经做出了决定，此事便到此为止。她不想再跟自己讨论这个问题，对此她已经没有任何疑点需要澄清。正是因为她决心已定，所以当女友和长舌妇们向她介绍求婚候选人的情况或是迪诺拉太太向她描绘那位四十岁男人的模样时她才会毫不在意地哈哈大笑和开心取乐。可为什么一个小伙子只是在电线杆下站一站，她就会因此而失眠呢？

第二天，吉萨太太很早就来到弗洛尔太太的家，详尽而热情地把她与那位冒牌的伊塔布纳市商人之间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弗洛尔太太。她本想头天晚上就来的，但是却无法脱身：即使晚上她还要给英语速成班的学生上课，每周三次，真是累死人了。

弗洛尔太太认真听着吉萨太太的讲述，因为夜里没有睡好觉而感到头痛。见见面，听听他的表白？但这毫无意义。既然她已决定不再结婚，为什么还要在求婚人的身上浪费时间呢？吉萨太太列举理由，一再恳求，终于使弗洛尔太太同意不马上予以回绝，而是向后推迟一段时间。看在女友的情面上，弗洛尔太太答应去考虑一下如何予以答复，而不是通过一个粗暴的口信把这个年轻人打发走。

下午，王子又坚定地站在了他的哨位上，面含微笑，望着弗洛尔太太家的窗子。有两三次，他看到了弗洛尔太太头发上扎着一条迷人的发带，这是个好的兆头。那一天，女学员们惊奇地发现，历来笑容满面，心境平静的老师显得有些焦躁不

安。头一天夜里没有睡好觉，失眠了，所以心慌，半边头痛得厉害。眉清目秀的女学员达格马尔太太专爱开玩笑，讲起话来毫无顾忌，她对弗洛尔太太说：

“亲爱的老师，寡妇所以偏头痛是因为睡觉时缺少一个男人，这种病治起来很容易，结婚找个男人就行了……”

“结婚？愿上帝让我摆脱掉这个念头……”

“也不一定非结婚不可……不结婚也可以治好，亲爱的老师，这里并不缺少男人……”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

全班的学员也都笑了，弗洛尔太太感到脸上同头一天一样阵阵发烧，仿佛她是个当被场捉住的小偷，被当面揭穿谎言的骗子。身为寡妇，她一直认为自己是十分庄重和谨慎的，难道她流露出过渴望得到男人的温情、急切地想要再找一个丈夫的这种想法吗？迪诺拉太太预言了她未来丈夫的模样，长舌妇们据此提出了不少候选人让她挑选，对此她感到十分好笑又十分开心，难道因此就认为她一心想要找一个丈夫或是情夫上床睡觉吗？这太不公正了，没有比她更为正派的寡妇了，她没有丝毫的过失。

整整一个白天她都坐卧不安，尽量避免靠近窗口。她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趴在窗边喊叫诺尔玛太太或是马里尔达了，因为现在她已经明白，那个小伙子是为了她才站在电线杆下的。同时她又从未感到过窗口对她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仿佛突然间街道上到处都有令人兴奋和激动的新闻发生。弗洛尔太太的心里乱成了一团。

就在这时，阿梅莉娅太太找她来了，请她和她们——阿梅莉娅太太和鲁瓦斯先生——一起去看一部极富刺激性的法国写实主义电影，这部电影因为引起了争论而大获成功。弗洛尔太太正担心夜里又要失眠，立刻高兴地答应了。每次看完电影她都困得不行，坐在电车上就开始打起瞌睡来。阿梅莉娅真是个

好邻居，选择这个时间来请她看电影简直是再好不过了，何况要看的又是这么一部邻居和报纸都在争论不休的法国影片。埃米娜太太很喜欢这部片子，伊维斯夫夫却十分厌恶——纯粹是部色情片！诺尔玛太太绘声绘色地对她讲述过影片中的某些片断："……在一个小湖边，男主人公脱去了女主人公的衣服，露出了她的两个乳房，然后两个就紧紧地搂在一起，当着其他人的面无所不干。两个人滚来滚去，女的一丝不挂，两个不大的乳房显得很坚实，旁边的一群小黑孩乱喊乱叫……"马里尔达因为不满十八岁，按照规定（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也不允许）不能去看这类影片。这简直是对年轻一代的法西斯专政。

与鲁瓦斯先生同行，不管到什么地方去都要迟到。这一次也不例外，当他们走进电影院时，新闻片已经开始了，昏黑的影院里坐满了观众。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坐了下来，三个人的座位不在一排，而且离得很远。弗洛尔太太在十分靠后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座位，旁边坐着的是一男一女，大概是对未婚夫妻吧，因为他们头靠着头，手握着手。正片刚刚开始——头几个镜头是一个夜总会的场面，出现了不少半裸体的女人，——大学生们就乱喊乱叫起来。坐在她身边的那对男女不停地接吻、喘息、抚摸，弗洛尔太太竭力不理会他们，把精力集中在银幕上。

忽然，她感到脖梗上有一股男人呼出的热气，在乱嘈嘈喊叫声中，耳边响起了一阵甜蜜的低语声，讲出来的话犹如诗句一般优雅，赞美着她的眼睛、头发和秀丽的姿容，在与瓦迪尼奥热恋时她从未听到过这种爱情的表白。用不着扭过头去，她就知道这种温柔的声音和这些动听的殷勤话语出自何人之口。这个男人呼出的温暖气息使她的脖梗感到阵阵发痒，耳边响起的赞美和哀求的声音柔和而充满甜意。

弗洛尔太太把椅子向前挪了挪，想与坐在她身后的王子拉

开一段距离，结果只是把身边的那对恋人搅得有些不安，因为王子把身子也向前挪了挪，继续热切地向她表白自己的爱情。弗洛尔太太不想听王子的表白，也不想窥视身边的那对置周围观众于不顾的恋人互相调情的场面。她只想好好看电影，弄懂它的内容，搞明白那些充满性爱和暴力的情节。

观众的喊叫声越来越厉害，因为银幕上开始出现了湖边上那些极富刺激性的场面：颇具性感的女主角几乎一丝不挂，两个乳房全露在外面，男主角是个面目丑陋的彪形大汉，像头发狂的公羊一样扑上去，把女主角压在了身下，其厚颜无耻的程度与她身边的那对男女毫无二致。弗洛尔太太从未见过这样淫荡和不知羞耻的情侣。

坐在后面的王子还在向她求爱，表示要与她结婚，恳求弗洛尔太太哪怕只答应接见他一次，好让他把自己的资产情况、人品、意图作一次说明，把他在伊塔纳布纳市货色齐全的商店奉献给弗洛尔太太，也把他那颗赤诚的、备受爱情烈火折磨的心奉献给弗洛尔太太。

脖梗上是王子呼出的热气，耳边是王子的低语，一句句的话恰似一句句的诗。啊，简直无法看好电影。观众在狂呼乱叫，银幕上的淫猥场面不堪入目，身边的一对男女在厚颜无耻地调情，身后的那个男人使她心慌意乱，弗洛尔太太头晕脑胀，身陷重围而无法脱身。啊，她是一位庄重谨慎的寡妇。

散场的时候，弗洛尔太太在电影院门刚一看到正守候在那里恳求的目光等待着她的王子，就马上低下头，找鲁瓦斯夫妇做伴去了。阿梅莉娅太太怒气冲冲，对这部影片深感愤慨；鲁瓦斯先生虽然支持妻子的看法，但又显得并不完全信服。他同样也怒气冲冲，但只是对年轻的大学生们的恶劣表现感到愤懑，一伙无赖。弗洛尔太太的看法如何？早知如此，她宁愿不来看这场电影。吵闹声和嬉笑声搞得她心烦意乱，头昏脑胀，

根本看不好电影。另外，坐在她身边的一对男女——亮灯以后弗洛尔太太发现，他们中一个是上了年纪的女人，一个是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简直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毫无顾忌地在那里调情亲热……

头一天夜里因为失眠而久久未能入睡，现在又刚刚看过一场电影，弗洛尔太太感到疲惫不堪。为了能睡上一个好觉，她吃了片镇静剂。可即使如此，她依然没有能够摆脱掉王子的气息、声音和邀请，没有能够摆脱掉男人、结婚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她整夜都在做梦，梦到的事情极为荒诞古怪，没头没尾。

5

广场上，就像孩子们玩围圈游戏一样，弗洛尔太太被围在中央。她的四周是一群成年男子，是女友和大嫂们介绍来向她求婚的，各种人物应有尽有：从出身高贵、总是汗水涔涔的坎帕米农达斯·索扎·平托老师到古董商、阿拉伯人马梅德；从圣像商人赖蒙多·德·奥利韦拉到业余律师阿卢伊济奥——他是恩阿伊德太太的姻弟，有着两副面孔：有时像身居高位的大人物，有时象呆头呆脑的乡巴佬。站在最前面的是那位冒牌的伊塔布纳市颇有资财的商人奥托涅尔·洛佩斯，人称"寡妇们的王子埃杜阿尔多"。请看，他已经拨开众人，要冲向弗洛尔太太那颗孤独的心，冲向她那一大卷钞票（他看见了那卷钞票，还有许多珍宝首饰）。这笔钱是她走运的时候积攒下来的，出于可嘉的审慎，她没有冒险存入银行或者投入企业去生红利，而是情愿放在家里保存，因为这样心里踏实。

这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玻璃球里边的景象。戴着眼镜的迪诺拉太太咧着嘴露出假牙站在球外边，正导演着这出剧，观察

球内的场面。一圈人慢慢转动，求婚者们自己打着节拍，跳着，唱着：

“唉，弗洛尔！唉，亲爱的，
到圈里来吧，
一个人太孤寂……”

弗洛尔太太在人圈当中一个个地端详求婚者。她唱道，

“我并不孤寂，
永远不会孤寂。
有老师在这里，
他是我的伴侣……”

唱完，她用肚子猛地朝埃帕迷农达斯·索扎·平托老师身上一顶，把他叫到圈内做她的伙伴。这位老师忸怩怩怩，手足失措，在她面前跳起来，唱起来：

“我去闲聊天，
聊天没水喝；
找到混血姑娘，
比聊天更快活。”

老师把自己的财富送给弗洛尔太太当嫁资：一本《语法入门》，一本用铅笔做了批注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1]，还有《七月二日》和《里亚舒埃洛之战》。除此以外，他还有国家规

① 葡萄牙伟大诗人卡蒙斯（1524-1580）所创作的一部史诗。

定的假期，一位很少用得着的将军和藏在水瓶的一艘轮船（“弗洛尔夫人，我们可以乘这艘轮船远游”）。不料，跳着跳着绊在白色的套裤上，手中的雨伞掉了，舞蹈家的神气扫地以尽。看着他歪歪斜斜要倒的样子，弗洛尔太太笑得几乎尿出尿来。太可笑了，只有美国女人吉萨太太才这样不知好歹，把这位迂腐不堪的老学究领来向她求婚。

弗洛尔太太完全变了样，变得不能自制，无情地嘲笑着这位很有名气的老头儿，笑他在人圈里跌跌撞撞，笑他想揭开自己脸上的新娘面纱，摘走她处女的桔花。弗洛尔太太，好一个放荡的混血女人，她又是把肚皮一腆，把老师占有她贞操的企图顶了回去。

弗洛尔太太又成了处女，但同时却失去了羞耻与脸面。她穿着带网眼镶花边的薄绸衣服，脸上罩着面纱，头上戴着花冠，身穿轻飘的拖地结婚礼服，把整个人群，把所有求爱者统统笼在裙子下面，笼在她这位急于求成的姑娘散发出的气味下面。

弗洛尔太太急不可耐，要和眼前所有的男人结婚，像是个欲火中烧、没有结婚指望的老处女。她从一个男人跟前走到另一个男人跟前，一个个地请他们对舞。他们当中谁能摘下她的桔花，夺走她处女的贞洁，扯下她头上的花冠？当然，结婚手续要一应俱全，年轻的姑娘不能随随便便交出处女的贞操。

弗洛尔太太用歌声勾引他们，用舞蹈挑逗他们，像个浪里浪气的妓女似地扭动臀部，摆动乳房，腆起肚子顶这个一下，顶那个一下，把他们一个个叫进圈里。轻佻放荡，人尽可夫，寡廉鲜耻，简直是个既可恶又可怜的婊子。

她把肚脐和屁股往马梅德的肚子上蹭了几下，请阿拉伯人出来对舞。想不到这么庄重的先生竟扭得这么出色。他一手拿着个旧枝形烛托，另一只手举着个澳门产的陶瓷尿盆，上面画

着蓝色的英国乡村风景，要不是有条看不见的裂纹，还是件完好无缺的器皿。那枝形烛托是银制的，也同样完好无缺。他用这两件东西换取处女的贞洁，要对方再搭上一小笔钱，四百五十米尔雷伊。可是，既然你两只手都占着，拿着古董，怎么能抓得到花儿呢？弗洛尔太太围着古董商人跳呀，跳呀，离他越来越近，蹭到了他的肚子，扬起了他身上积年的尘土。弗洛尔太太笑得前仰后合，忘乎所以。

赖蒙多·德·奥利韦拉先生竟然身手不凡，跳得熟练、灵巧。他的绪婚礼品：一群预言家、圣经、新旧圣像，还有神圣的动物：一头公驴，几条鱼。作为照顾，再加上一万一千个处女。仅仅少了三四个，他作为礼物送给了卡贝萨区的圣像店主、他的老板阿尔弗雷多。余下的这些都完好无损，正在寻找女秘书的马里奥·克拉沃、建筑师莱弗和工程师阿道托·利马都来出高价购买，统统遭到赖蒙多先生的拒绝。既然赖蒙多先生手头已经有那么多处女，活见鬼，为什么还要再找一个？是胃口过大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你的城堡有多大，盛得下这些女人吗？"我的城堡就是天空。啊，弗洛尔！我只想吻你一下，吻一下你那红得樱桃似的嘴。我是个古代有罪孽的人，从旧约里来，要直接到世界末日去。"弗洛尔太太对他说，那你就去吧，快去吧。

阿卢伊济奥先生来了。这位一表人材的乡巴佬、颇有脸面的腹地人舞姿正确，口若悬河。他举止文雅地向弗洛尔太太求婚，几乎摘下了她的花冠，采下了这朵野花。可是，弗洛尔太太并非傻瓜。恰恰相反，是个非常老练的滑头。她没有被业余律师和书记员那文雅的谈吐举止所蒙骗。

"亲爱的夫人，我们到教堂去吧，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包括神叶水洗浴和主教的祝福。我已经进行了忏悔，罪孽得到了宽恕。"

“亲爱的先生，请不要哄骗我。要想得到我，请和法官与神父一起来。”

“难道有神父、上帝和教会的祝福还不够吗？有上帝的法律在，人的法律能值几何？”

“收起你的祝福、神父和忏悔吧，博士先生。没有法官允许，请阁下原谅，没有法官允许，你得不到我，摘不下年轻寡妇的花瓣。”

“小寡妇，我亲爱的小寡妇！”漂亮的小伙子低声叫着走进圈里。他身材颀长，面色清癯，声音委婉动听，乞求、挑逗溢于言表，呼出的热气烘烤着弗洛尔太太，唱出的情歌使她头晕目眩：

“抬起你的小脚吧，
放在我的脚旁边。
以后可别说，
后悔当初没有跟我结成姻缘。”

他像个夜总会的艺术家似地跳着。这舞很眼熟，究竟是什么舞？他在弗洛尔太太旁边跳着，唱着，显然是在勾引她：

“美丽的寡妇，良机切莫错过，
一个夜晚算不了什么。
假若现在不肯，
凌晨时分再睡我也等着。”

不管是处女还是寡妇，到凌晨时分再睡。突然，弗洛尔太太脸上失去了新娘的面纱，身上失去了雪白的结婚礼服，头上失去了象征处女的桔花。现在，她又穿上寡妇的丧衣、烟草色

的袜子，面色也让人恶心。脸又盖上面纱，头又裹上围巾。灰朦朦，凄惨惨。只有一朵花，一朵红得发黑的玫瑰花。

当初，她多么想穿上白色的结婚礼服——应该穿地时候没有穿，因为在办理结婚手续时她已经不是处女，伊塔波昂下午的和风吹落了她的鲜花。

女友们和大嫂们介绍来的这些求爱者是从迪诺拉太太的测命玻璃球里看到的，弗洛尔太太可以跟他们玩耍，戏谑，自称是处女，没有污点，没有印记，身子没有挨过男人。这一切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一笑而已。

对街道拐角处的小伙子可不能照此办理。他年轻漂亮，是位王子，是个富家子弟。有多少姑娘求他不得，难过得唉声叹气，而他却偏偏看中了贫穷的寡妇弗洛尔太太。对任何姑娘来说，伊塔布纳市这位财源茂盛的商人都称得上极好的伴侣，况且弗洛尔太太是个寡妇。对他，不能等闲视之，当作儿戏。他灼热的呼吸穿透了弗洛尔太太的肌肤，包围了她的冷漠，融化了她心上的冰雪，重新煽起了她早已枯萎的情欲。弗洛尔太太心里失去了平静。

不能嘲弄他，不能无视他的存在。他不像别的求爱者那样，是女友们无中生有或大嫂们嘀嘀咕咕编造出来的。他就站在电线杆下边，两只眼睛望着她的客厅——只要再朝前迈上一步，就能走进寡妇的家，把她搂在怀里。弗洛尔太太走在街上，他紧紧跟随，形影不离。在电影院里，他用呼吸和话语烧毁了弗洛尔太太最坚定的决心，在她心上点起熊熊的欲火。

弗洛尔太太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她工作紧张，周围热闹，又不乏消遣，却感到疲乏、空虚、心灰意懒。小伙子还在她身旁跳舞，“凌晨时分再睡”。这舞她十分熟悉，是舞场上和夜总会跳的，不是孩子们玩的围圈的游戏。可是，我的上帝、究竟是什么舞？弗洛尔太太在哪儿见过？

什么音乐，什么舞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这都无关紧要！弗洛尔太太猛然扯下脸上的面纱，把手伸给新郎，测命玻璃球破了："我是个美丽的混血女人，不再独身一人了。来吧，面色苍白的小伙子，我们结婚吧，马上就结婚，我的富家子弟，我的迷人的王子。"

突然，她想起来了：那是她做新娘时在少校家里跳过的探戈舞，七年以后又在豪华饭店跳过。这时候，眼前那个面色苍白的求婚者化作一片云烟，连同玻璃球和迪诺拉太太一起在空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死去的丈夫，正愤怒地举起手，要打她的耳光。弗洛尔太太倒在铁床上，死去的丈夫扒下她的衣裳，撕碎她的花冠，扯下她新娘的面纱。不仅如此，还要让她脱得一丝不挂，然后再占有她。谁见过穿着内衣交欢的？啊！专横拔扈，蛮不讲理，不成体统……

弗洛尔太太费了好大力气才挣扎着醒来了。四周是沉沉的黑夜，她吓得魂不附体。房顶上和后院传来喵喵的猫叫声。啊，这梦做得太离奇了！啊，她从此失去了平静与安宁！

6

她想了整整一夜：利弊与得失，孤独与欢乐。天亮的时候，胸中欲潮汹涌，眼里泪水涟涟。天色还早，朝霞刚刚染红远处的山巅，弗洛尔太太就起了床，坐在镜子前开始梳妆打扮。她施上了脂粉，戴上莉塔姨妈送的耳环，试一试各种首饰，穿上新汗衫和新裙子，俨然又成了当年花枝招展、走在阿尔沃斜地上的娇艳的姑娘。大清早就穿戴整齐，好一个美不够的女人！因为那面色苍白的小伙子不只一次午饭前就出现在窗前。况且，今天是星期天，举行弥撒的日子，有克莱门特神父

布道。

不曾想，前来看望并且留下来吃午饭的是米兰当，稀客。他带着妻子和孩子们一起来了，其中一个男孩是弗洛尔太太的教子。客人们带来了人心果和芒果，还有一个领套，是米兰当的妻子用钩针精心钩织的。这是干什么呀，带来了这么多礼品？唉呀，干亲家，别装糊涂了，难道忘了今天是十二月十九日，是你的生日吗？大哥大嫂，你们心眼太好了，太客气了，她自己已经忘了这个日子，没有心思过生日了。米兰当的妻子不肯相信：

“没有想起来？可是，干亲家，怎么你一清早就穿戴这么整齐，像是过什么节日……”

米兰当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满怀感情地说：

“还记得吗？一年以前的那个晚上，在豪华饭店……我永远不会忘记你那次过生日……”

一年了，整整一年过去了。现在，弗洛尔太太又穿得高雅别致，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上绾着一条丝带，耳朵上是一副钻石耳环，胸脯散发着浓馥的脂粉香味。不能说这样着意打扮是为了过生日，因为她确实把生日忘到了脑后。不过，姨妈和姨父没有忘，女友们也没忘：诺尔玛太太、吉萨太太、阿梅莉娅太太、埃米娜太太、雅西太太和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统统都来了，每个人都带着礼品：一盒香皂，一瓶花露水，一双拖鞋，或一块布料。

“你可真漂亮，弗洛尔！太雅致了！”阿梅萨娅太太说。

“她去年才漂亮呢……”吉萨太太一年前也去豪华饭店参加了弗洛尔太太的生日活动，“收到了那么多礼品……”

“今年她也要收到一件非常好的礼品……”这是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那诡谲的声音。

“什么礼品？”米兰当的妻子想问个明白。

埃米娜太太和阿梅莉娅太太笑着在她耳边滴咕了一会儿。

“不会吧……”

“是个正经男人。”吉萨太太断言道，“心眼不错。”

米兰当到卡贝萨酒馆去了，以庄园主莫伊泽斯·阿尔维斯为首的一伙伊列乌斯市人正在喝威士忌。

客厅里，女友们又说又笑。弗洛尔太太盛装外面罩上了围裙，正在厨房里忙着多做几个菜，马里尔达姑娘主动为她做帮手。

直到下午，王子才来收摘头一天撒下的种子结出的果实——在漆黑的电影院里的表白，还有吉萨太太从中牵线。他来了，穿着华贵的衣服，脸色更加苍白，显得分外急切，简直跟大名鼎鼎的已故情场老手帕索斯先生难分仲伯。他已经把前些日子从另一个寡妇——歇斯底里的巨齿象安布洛济娜·阿鲁达太太——手里捞来的钱统统花在了新近结交的绰号叫“卢奥”的情妇身上。头一天晚上，他对“卢奥”说：

“宝贝，明天，我要攻破城堡，冲进客厅，用不了多少时间就搂着那小寡妇在床上睡了。”

“卢奥”靠在王子瘦骨嶙嶙的胸前：

“她长得也像前一个那么胖，那么丑吗？……漂亮吗？”

这个傻女人产生了嫉妒之心，不了解王子严格的伦理信条，不配与本领高强、恪守原则的行家在一起。

“丑也好，美也罢，我已经说过，都是一个样，都是胡扯。你还看不出来，这不过是一桩金钱买卖？我说傻女人呀，重要的不是寡妇本人，而是她有一笔钱，有几件贵重的首饰……”

是埃米娜太太头一个看见那个人站在电线杆下边的。她咯咯地笑着跑过去通知大家：

“已经来了……”

饱饱吃了顿油煎食品和炖小鸡以后，睡得正香的米兰当被女人们兴奋的骚动和急促的脚步声吵醒了。他睁开眼睛，跟着他们跑到窗户旁边。看清楚了，原来是人称“寡妇们的王子”的埃杜阿尔多，那家伙正在马路对过贝尔纳博家阁楼前面，靠在电线杆上用火柴棍抠指甲。看他那酸溜溜的样子，笑得多么淫荡。

“受难的耶稣先生，来这儿干什么？”

“谁是‘受难的耶稣先生’？”诺尔玛太太好奇地问。

“我指的是‘王子’，拐骗老手，诡计多端……”

他本想说“寡妇们的王子”，但看到女友和大嫂们一个个默口缄言，表情庄重，便一切都明白了。但他装作毫无察觉的样子，带着巴伊亚人特有的机智笑了笑说：

“他是个善于坑蒙拐骗的家伙，总是说中了彩票，有一大笔钱，要捐赠给医院。鬼话连篇，糊弄那些傻子们……”

“我从来没有上过他的当……看到那张脸就够了……”诺尔玛太太说。

“看样子是想骗这儿谁家点东西，也许是阿根廷人……或者别的什么人家……”米兰当说。

“肯定是阿根廷人，我看见他们的俩在谈话……”诺尔玛太太兴致勃勃地跟着撒谎。她也具有巴伊亚人的机敏，对米兰当的话心领神会。

弗洛尔太太默不作声，偷偷把泪水咽进肚里，任凭女友们品评她的绝望吧。这是唯一的一次，不值得为所受的屈辱难过，不值得为那肮脏东西伤心。米兰当若无其事地穿过马路，朝骗子走去。大嫂们猛地把窗户关上，从窗缝里看着他和那不要脸的东西说起话来。王子战战兢兢，就连前言不搭后语地辩解的时候脸上也没有露出一丝笑容。只见米兰当用力朝下城区方向一指，命令他赶快滚蛋。大嫂们从窗户缝里欣赏了这一闪

而过的无声电影的场面。

王子善于承认失败。如果一味坚持，免不了要去蹲监牢或挨一顿拳打脚踢。他不是那种糊涂人。因为鬼迷心窍，他竟然跑来招惹米兰当大师的干亲家。万幸的是，他总算逃了出来，保全了皮肉。他真心实意承认自己有眼无珠。要是知道米兰当和弗洛尔太太的交情，不用说，他甚至会尽量避免到这条街上来……

他再也没有抬起头来朝弗洛尔太太的房子望上一眼，就转身朝海边走去，飞快地下了普雷吉萨山坡。还没有到下城区，就远远望见一个身穿黑衣头戴面纱的女人正朝海边的孔塞桑走去。从那虔诚的样子看，此人是个寡妇。他加快脚步，朝遥遥在望的新目标奔去。王子嘻皮笑脸，眼里闪出乞求的目光，重又开始劳心费力的营生。

7

这一带再也不见王子的踪影，就弗洛尔太太要重新结婚而出现的闲言碎语、戏谑调笑和求神问卜也随之烟消云散。如果说她本人以前对这一切还嘻嘻哈哈应付几句，现在则绝对闭口不谈。听到别人稍稍提及寡居和结婚，便毫不掩饰心中的不快和反感，认为这是对她粗暴的污辱。

女友和大嫂们似乎达成了默契，对年轻的寡妇断然拒绝定婚和结婚一事表示赞同。在一段时间里，谁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有时候，某个爱磨嘴皮子的长舌妇觉得舌头痒痒，想讨论讨论这个重要题目，但一想到曾站在电线杆下边的王子，立刻把嘴闭得紧紧的，仿佛那骗子还在嘲笑整个街区的人们。况且，还有诺尔玛太太的严格禁令在先。她是本区的终身总督，

所领导的政府讲自由，讲民主，但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实行毫不留情的独裁。

热热闹闹的生日庆祝以后的几个星期，或许是弗洛尔太太一生中最为活跃的日子：她没有一秒钟的空闲。邀请接踵而至，人人都想对她十分热情，想为她消磨一点时间。电影一场接着一场，访问一个接着一个，不然就是和女友们一起到市场上买东西。下午的烹调课后，她自己也主动找女友们搭讪：

“诺尔玛，亲爱的，你穿戴这么整齐，要到哪儿去呀？你出去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我的圣女呀，我要去参加葬礼。刚刚接到通知，太晚了，让人手忙脚乱。卢卡斯·德·阿尔梅达先生心脏病发作，死了。我们的熟人，还是桑帕伊奥的远亲呢。你知道，桑帕伊奥不会去，真让人丢脸。你不认识死者，所以我没有叫你。不过，要是你愿意，不妨去看看……葬礼一定办得很热闹……”

她不仅跟着诺尔玛守灵、送葬，还参加祝福和洗礼。无论是欢乐的聚会还是悲伤的葬礼，只要有诺尔玛在，必定大获成功。每到一处，她都担负起舵手和领航人的重任，指挥大家的笑声和泪水。她时而劝慰、帮助、谈天，时而痛痛快快地吃喝，一般总是高高兴兴，必要的时候也伤心地哭泣。在任何会议上，甚至连枯燥烦人的学术会议也不例外，没有谁比得上诺尔玛太太精神贯注，态度折中公允。恩阿伊德太太说她“了不起”，米兰当赞叹她是“纪念碑”，阿梅莉娅夸她是“圣女”，埃米娜和很多女人异口同声地称她为“最好的女友”。

“是飓风……”泽·桑帕伊奥呻吟道。他反对妻子东跑西颠。

“桑帕伊奥先生，你娶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诺尔玛是这个街区之母……”弗洛尔太太说。

“可是，弗洛尔太太，我供养不起那么多子女，太烦

人……”桑帕伊奥先生是个悲观派。

弗洛尔太太还陪着吉萨太太到坎波格兰德的长老派教堂去做弥撒——美国女人用英语唱起圣歌来跟读弗洛伊德、阿德勒[1]的作品以及与别人讨论社会经济学和桑巴舞问题同样认真，同样令人赞叹。有一次，克莱门特神父拦住弗洛尔太太，那张肥胖的脸上带着慈祥的笑容：

“听说你成了信徒。真的吗，弗洛尔太太？”

信徒？荒唐透顶！我不过陪女友来过两三次，纯粹是出于好奇，也是为了消磨时间。你知道，尊敬的神父，寡妇的时间空虚、漫长。

为了坐火车消遣，她跟着鲁瓦斯一家到他们的故乡阿拉戈伊尼亚斯走了一趟。另外，还和达格玛尔太太一起上了一堂瑜伽课。教师是个娇小的女人，能像杂技演员一样把身体蜷缩成一团。由于和烹调课时间冲突，弗洛尔太太只得割爱，没有报名参加学习那难度极大的动作。油印的广告非常诱人，说瑜伽可以保持“身体灵巧、优美、思维纯洁、健康”，还能保持“肉体和头脑的准确平衡”，“物质与精神的完全和谐”。平衡与和谐至关重要，否则生活就是“积满粪便的污井”。广告是上这样说的，弗洛尔太太最近也越来越相信这一点：一旦精神与物质发生冲突，人的生活就会变成“但丁笔下的地狱”。

弗洛尔太太和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都密切关心着马里尔达。这位师范学校漂亮的女学生偷偷报告参加了社会电台举办的“寻找天才”的节目。一连三个月，姑娘们和小伙子们每个星期天都进行比赛，争夺“社会电台新星”的头衔，获胜者可以与电台签定雇用合同。马里尔达演唱了一首巴拉圭民歌，感情

① 阿德勒：指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者，个体心理学创始人。

丰富，但发音欠佳，总的说来成绩不错，取得了第二名，令人欣慰，大有前途。姑娘雄心勃勃，一心想当个民歌演员，指望有一天单独举办广播节目，梦想自己的照片能在杂志上出现。糟糕的是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对这类节目以及录音室、演播室之类的东西深恶痛绝。经女儿一再恳求，再加上她认识电台的掌权人物克劳迪奥·图伊乌蒂博士，才勉强同意女儿参加。说服她，解除她根深蒂固的偏见确实不易，吉萨太太晓之以理，弗洛尔太太动之以情，好不容易才把她说服了。然而，看到女儿站在麦克风前那么优雅，听到她的歌声响彻城市上空，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充满自豪，忍不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并且对裁判的不公正怒发冲冠，险些冲上前去，把节目主持人狠狠揍一顿——节目主持人就是播音员西尔维奥·拉门尼亚，人们往往称呼他西尔维尼奥。在卡尔莫太太看来，马里尔达本该夺得第一名，而裁判却偏袒一个叫若奥·吉尔贝尔托的五音不全、唱起来总是走调的小伙子。

弗洛尔太太和迪奥妮济娅太太约好，要带诺尔玛太太和非常好奇的美国女人吉萨太太去参加坎东布莱教狩猎神奥舒西的道场。之所以没有去成不仅因为她患了重伤风，而且由于心里有点顾虑（这顾虑使她的伤风更加厉害，成了重感冒）。马贡巴教和坎东布莱教神秘莫测，奥妙无穷，还是不沾边为好。街上妖魔集散，鬼怪出没，巫术逞威，法力强大，遍地凶险重重。对于这一切，信与不信，因人而异，悉听尊便，弗洛尔太太则情愿不追根问底。有一天，迪奥妮济娅对她说：

“干家亲，你的护卫天使是司水女神奥顺，我已经求人在贝壳神杖上察看去了。”

“迪奥妮济娅大嫂，那奥顺是个什么样子？”

“你听我说呀。她是个表面看来非常温顺平和的太太，住在远离尘世、跟她一样宁静的宅院，掌管江河湖海。如果仔细

观察，人们就会发现，那只不过是假象，实际上淫荡得很呢。表面是一潭死水，里面是狂烈的旋风。干亲家，我告诉你这一点就能让你明白：这个表里不一的女神嫁给了狩猎神奥舒西和光与火之神尚戈。她本身是水，却总是受火的煎熬。”

弗洛尔太太活动频繁。随着“王子”的离去，她失去了片日的平静和安宁，失去了静谧而又无忧无愁的生活，再也不能甜甜地一觉睡到天亮了。

自从作了那个圆圈舞的怪梦以后，弗洛尔太太那宁静的生活结束了。她的烦恼渐渐加重，甚至无时无刻不心潮翻滚，并且随着寡居时间的延伸，一日甚似一日。

当初，她躲在自己的角落，从事自己的工作，一声不响，对一切冷眼相看，生活或许空虚，但心境还算坦然。然而，自从看法国电影那天晚上做了一夜的梦之后，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虽说生活表面依然平静无事，如同一潭死水，但她再没有一天能彻底休息好：胸中有一团火在燃烧。

贞洁的寡妇被迫捍卫自己的贞洁。倒不是有人大胆妄为，约她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凡是认识她的人，谁敢向她调情呢？即便是生人、冒冒失失的求爱者以及爱挑逗女人的家伙们，见到她那副正正经经的模样，也大都闭上了嘴。有时候贸然说上句笑话，比如看到她走过时夸奖一声她的体格（“好圆的屁股！”），赞叹一下她的某个部（“唉呀，多么坚实的乳房！”），或者发出无耻的邀请（“漂亮姐儿，咱们生个儿子好不好？”），然而也是枉费心机，自讨没趣：弗洛尔太太像瞎子，像聋子，像哑巴，带着她寡妇的骄矜继续朝前走去。寡妇被迫捍卫自己的贞洁，与自身搏斗，与放荡思绪搏斗，与可恶的梦境搏斗，与心中萌发的炽热欲望搏斗，与肉体尖利的呼唤搏斗。她失去了“头脑和肉体的准确平衡”，“精神与物质的完全和谐”。据高深的瑜伽教教义说，这对健康的生活恰恰是必不可少的。物质

和精神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外表上，她是个名声清白、堪称典范的寡妇；内心里，忍受着熊熊的欲火煎熬。

一开始，只有夜里才偶而做梦。梦见的处女和寡妇不该问津的场面撼动了她女性的根基，煽起了她的本能和肉欲。挣扎着醒来以后，她不得不紧紧捂着胸口，感到嘴里干涩难忍。现在，她想到睡觉就心里害怕。

白天，有烹调学校的课程，再读读小说，听听广播，总是忙忙碌碌，还不难抛开淫欲的想法，抑制住心中的呼唤。可是，一到晚上就失去了防卫能力，恶梦狼奔豕突，怎么能自持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弗洛尔太太竟然在白天也开始胡思乱想、唉声叹气了。最可怕的是剩下她一人孤身在家时。这时候，一连串的回忆便涌上心头，连那些最诗情画意、最纯洁的往事，也能让她欲火中烧，爬上铁床，单等有人来温存。既然这样，她寡妇的贞洁何在？

最近，她又开始想象一些完整的场面，其中有读过的小说里的片断、报纸上报道的事件或大嫂们讲的故事，还掺着对婚后生活的回忆。“王子”在电影院里用炽热的呼吸灼烧她的脖梗的时候，欲望之风钻进了她的躯体，溶进了她的血液，让她遭受比瑜伽教教义上所说的“但丁笔下的地狱”更加残酷的折磨。

从某个时刻开始，她不得不停止阅读小说。那些专为姑娘们胡编硬造的作品是马里尔达的精神食粮，只会让她坐在躺椅上以热带人特有的感情为伯爵夫人和公爵们慨叹，而对弗洛尔太太来说却是个巨大的刺激。是啊，她从最纯洁的章节里发现了邪念，从廉价的多愁善感的描写中察觉到性欲的力量，以全新的角度理解那些淡而无味的内容。她给小说注入了淫秽的成分，把农村的处女变成了人尽可夫的荡妇，把不男不女、类似太监的青年看做种马一样性欲冲天的汉子。在她眼里，连专门

给青少年阅读的《少女文摘》也走了样，成了偷偷在卧室里看的淫书。

长舌妇们的街谈巷议、报纸上的城市新闻也都具有刺激性。晚上，女友们凑到马路边，坐在椅子上，围成一圈，开始讲述和讨论最近一桩震撼人心的案件：年仅十五岁、有十五个兄弟姐妹的女佣人被男主人奸污了，而男主人已经五十三岁，家里有妻子、五个儿女——两个儿子有博士头衔，三个女儿都结了婚——和几个孙子和外孙。女佣人的父亲是个木匠，手执武器前去为女儿报仇，对着主人的心脏连开三枪。结果，那位上层社会的堡垒、文明与道德的支柱受伤致死，罪犯被捕，遭到一顿毒打之后投入地牢。名声用仇人的鲜血洗刷干净了。人民要求主持正义，释放复仇者。女友和长舌妇们都认为女佣人的父亲有理：看到女儿成了别人的玩物，脸面丧尽，当然要气得发疯，盲目行事。但迪诺拉太太却不这样看，她一向站在富人们一边："那些黑姑娘们总爱爬到男主人的床上，然后进行讹诈。"弗洛尔太太呢，虽说口头上也说和长舌妇们感到同样的愤怒，但心里却只想着那些淫秽的情节。她的头脑变得庸俗不堪，眼着看到的仅仅是黑人姑娘被老家伙搂在怀里，心满意足，发出快乐的呻吟的景象。至于其余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她心底里全无动于衷。

弗洛尔太太内心洁净的时间越来越短。然而，要是看到她在课堂上、火炉旁忙碌，看到她和女友们一起买东西、出门作客（当然，她绝不参加忌讳寡妇出席的聚会），谁也不会想到她胸中的痛苦、夜里的疯狂。这是因为、人们从来听不到这个最受尊敬、最正派的女人有意说起男人的名字，她甚至不曾偶而提到某个男人品德高尚。如果说以前和女友们谈笑间还讥讽过那些所谓"候选丈夫"们，那么现在她已经不能容忍别人当着她的面再提到他们了。一句话，弗洛尔太太死了心，不想重新

结婚。如此正经、如此贞洁的寡妇在本街区乃至全市绝无仅有。假如在整个世界上能找到一个的话，也绝不会比她更规矩，更正派。寡妇们的楷模，非弗洛尔太太莫属！

外表上，她是贞洁的化身，表情娴静，温文尔雅，与世无争；内心里，像她的护卫天使司水女神奥顺一样，受着熊熊欲火的煎熬。啊，迪奥妮济娅，要是你知道你的干亲家和奥顺女神一样夜夜遭受火的煎熬，知道她棕色的肉体奇欲难忍，那么你一定会让她洗个圣叶澡，或者干脆送给她一个丈夫！

弗洛尔太太越来越焦躁不安，晚上不是做梦就是寂寞难忍。偶而安安静静地睡上一夜，啊，那简直是上帝的恩赐！难得有个较长时间的休息。有时候，开始睡得还好，但五花八的梦随之而来，把她送进淫秽的境界。这时候，她胸口憋闷，肚皮奇痒，不得不在床垫上来回翻滚。睡觉和休息的时间越来越短，而晚上做梦和被欲火烧得咬紧牙关的时间却越来越长。正如瑜伽教教义所说，“物质压倒了精神”。

水性杨花，姿意放荡，在梦里还有什么寡妇的贞洁可言？弗洛尔太太从来没有这样过。结婚以后，和丈夫躺在床上，她总是不肯轻易依从，每次都要对方一再挑逗，打破她的羞涩，战胜她天生的贞洁所固有的骄矜。而现在呢，一进入梦境，她就走出门去，随随便便委身于这个或那个男人，有时候甚至不再是什么寡妇，而是变成了出卖肉体的妓女。唉呀呀，太不知羞耻了。有一次，她半夜醒来，看到当初的她——知廉知耻的弗洛尔太太——成了裹在被单里的一具僵尸，不由得伏在尸体上痛哭了一场。现在，在梦中，她裹的却不是床单，而是轻佻，是淫荡。她成了个贪婪卑鄙的妓女，成了一只嚎叫的母狼，一只发情的母猫，一个不要脸的婊子！

有时候，劳累了一天之后，感到筋疲力竭，困得要死，在电影院就睡着了，和女友们说着话就打起盹来。然而，一旦换

上睡衣，躺在床上，立刻睡意全消，思想有如脱缰的野马，东奔西突，一下子冲出诸如上烹调课、购买东西、散步、某个邻居或熟人患病等等日常生活的范畴，进入到一个令人难堪的所在。说起患病，她想到了姨妈莉塔。善良的老人得了哮喘病，夜里呼吸困难，往往整夜不能合眼。

弗洛尔太太整夜忍受着性欲的噬咬，同样呼吸困难。思想不肯听从她的支配。刚刚开始考虑马里尔达的问题——姑娘一心一意要到电台唱歌，偏偏碰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脸色苍白的“王子”却突然出现在眼前，向她重复在漆黑的电影院里说过的那些诗一样求爱的话。马里尔达的问题在哪里？她为之奋斗的演唱的权利在哪里？她那小鸟似的歌喉又在哪里？

弗洛尔太太已经知道了“王子”在妓院享有英雄的名声。迪奥妮济娅不曾听说电影院那场可笑的冒险，还以为她是从报纸上得知了骗子的名字，所以还兴致勃勃地给她讲了这位人称“受难的耶稣先生”的风流韵事。迪奥妮济娅在妓院的时候，那放荡的男人在妓女中颇有声望。他苍白得漂亮，声音柔和，眼睛传神，床上功夫熟练，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子，颇受女人们的青睐，惹得她们情欲勃发。有一次，两个妓女为争夺他厮打起来，巴掌牙齿一齐上，结果是一个受刀伤住进医院，另一个被控轻微伤害罪投入牢房。

在梦中，弗洛尔太太成了这第二个女人，她举着短刀，气势汹汹地朝迪奥妮济娅冲过去，嘴里粗声野气地喊着：“你这个臭娘们，有种就过来！我非把你打个满脸开花不可！”可是，迪奥妮济娅只是放浪地笑着，别的妓女们也嘲笑弗洛尔太太是个愚蠢的寡妇。别人不是告诉过她，那漂亮的小伙子叫“寡妇们的王子”，专门骗她们的钱财和首饰吗？他既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干床上那种事。既然已经知道这些。弗洛尔太太何必还性欲如火，急不可耐地把赤裸裸的身体奉献到他跟前？实在可

耻，寡妇的脸面何在？

弗洛尔太太求助于安眠药片，指望能安安稳稳地睡上一夜。她到卡贝萨大街的拐角处，走进科学药店，找到药剂师特奥多罗·马杜雷拉博士。据阿梅莉娅太太说，特奥多罗博士虽然是个区区药剂师，但很多医生都自叹不如。人们普遍认为，他医术高强，无与伦比，治疗小灾小病药到病除。

失眠，精神紧张，睡不好觉吗？肯定是劳累过度。不要紧，并不严重。药剂师态度和蔼地做出了诊断，劝她服用一种糖衣药片，这种药疗效率显著，专治疲劳过度引起的不适，可以让头脑休息，保持神经平衡，达到熟睡的目的。弗洛尔太太，用不着有什么顾虑，这种药即便治不好，也不会有什么坏处。它不像一些非常昂贵的新药那样含有麻醉剂。尊敬的太太，那些时兴的现代药物危险之极，至少比吗啡和可卡因更可怕。好一个药剂师，不亚于一部百科全书，并且热情和气，彬彬有礼，诊断完毕还送到门口客客气气地告别。他特别嘱咐弗洛尔太太，事后不要忘记告诉他效果如何。

毫无效果，特奥多罗博士先生。不错，睡了整整一夜，直到烹调课快开始的时候才被女佣人的敲门声惊醒，睡得时间很长，但是和别的夜晚一样，梦一个接着一个，并且还是那些激荡人心的幻觉，黑夜的疫狂，无边无际的情欲。更糟糕的是不能及时醒来打断梦境，只好整夜遭受折磨，感到如饥似渴，像浑身伤口遍布，疼痛难忍。到第二天上午，弗洛尔太太精疲力尽，整个身子散了架。服药片也好，不服药片好罢，一睡着欲火就在身上燃烧。她患了不治之症，中了邪。

弗洛尔太太中了邪，在苦痛中挣扎。白天，忙忙碌碌，对遍布全城的向她求欢的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她走在街上，有人用下流的话语挑逗，有人用淫荡的目光调情，有人对她上下打量，表现出男性愚昧的欲望，最后还叹息一声。对这

一切，她都不予理会。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散步的时候，她不失为一个正经的寡，堪称寡妇们的典范。一到夜里，她却又从地上、从垃圾堆里拣起男人们的声音，拣起他们意欲占有她的目光，拣起他们的下流话，拣起赞美的叹息和无耻地要和她干床上的那种事的请求。有时候，她还在妓院区游来荡去，主动拉男人和她交欢。她成了最不要脸的妓女，人尽可夫的婊子，一拍即合的荡妇，臭不可闻的狗屎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汉子占有她。每逢即将被某个男人占有，下腹里即将炭火滚滚的时候，她却又把男人推开，突然醒来，心中还残留着交欢的渴望与疯狂。即使在寂寞愁苦的夜里，弗洛尔太太依然是个贞洁体面的寡妇。

没有一个人察觉出她所受到的可诅咒的煎熬。大家都认为她生活恬静，没有什么心事，并且乐趣无穷，甚至欢天喜地。死去的丈夫以赌博为业，不是个好东西，弗洛尔太太确实受过不少罪。现在她成了寡妇，乐天知命，过得美满幸福，对重新结婚毫无兴趣，对男人们视如草芥。她平静得过了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奇和议论。每当她从卡贝萨走过，酒馆里的男人们看到那副严肃高傲的神气，总是忍不住争论一番。

“那寡妇真算得上正派，年纪轻轻的，长得又标致，却从来不肯抬头望男人们一眼……”

“过分正经了。也许不是因为品德……”

“照你说，因为什么？”

“因为天性就是冷的，像冰一样冷，对性欲有免疫力。有些女人就是这样，长得满漂亮，但只不过是尊雕像，身上没有性欲。她们的品德不是出于贞洁，而是因为天性寒冷，像冰山一样。可以肯定地说，她就是一座这样的冰山……”

“谁知道是不是冰山呢？不论是品德高尚还是出于什么别的原因，总而言之她是本市最正经的寡妇……”

另外一个人还不肯相信，像末流文学家似的一字一板地说：

“可以肯定，她是一座寒冷的冰山，要么就是大理石琢的，冰块雕的……”

弗洛尔太太穿着高雅而有分寸，漂亮而又朴素大方，走起路来步步谨慎，目不旁视。圣像店老板阿尔弗雷多高兴地向她招手，西班牙人门德兹响亮地向她问候下午好，药剂师毕恭毕敬地向她致意，端着盘子卖豆馅粽子和豆馅炸糕的黑人妇女维托里娜朝她热情地微笑。对这一切，她都一一作答。保持这安详的表情和平静的体面谈何容易——夜里睡不安稳，一直在与胸中火一样的情欲进行不光彩的搏斗，浑身疲惫，精神紧张。外表是一潭死水，内心是熊熊的篝火。

8

“你过分厉害了……太粗暴了……”诺尔玛太太诚恳地劝她，“难怪恩阿伊德生了气……”

星期六晚上，泽·桑帕伊奥庆祝生日，聚会热闹非凡，充满节日气氛。星期天上午，太阳懒洋洋地爬上天空，女友们正围着弗洛尔太太，七嘴八舌地设法平息她心中尚存的火气。

“不准任何人对我放肆……”

“他不过是开了个玩笑……你却认了真……”阿梅莉娅太太不认为阿卢伊济奥博士有什么坏心。

“恶作剧……”

诺尔玛太太口气强硬，代表了女友们的一致意见：

“弗洛尔，请原谅我实话实说。你也太招惹不得了，随便为件什么小事就生气发火……你原来可没有这么大的架子……

当时我不在场。就算他做得过了点分，总是开句玩笑嘛，你也用不着发脾气……”

吉萨太太科学地论证了那位来自皮朗·阿尔卡多的公职人员的为人和举止：

“阿卢伊济奥先生是典型的腹地男子汉，独断专横，习惯于把女人当成私有财产，当成一个物件，一头牲口，一头奶牛……”

“完全正确……”弗洛尔太太插嘴说，“在他眼里，所有的女人都是母牛……他呢，是骏马……”

“弗洛尔，你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也不了解阿卢伊济奥先生。必须从他所处的环境出发来观察他……农牧区……他嘛，是个封建领主……”

“是个不要脸的东西……不老实……攥住我的手，挠得我手心发痒……”

“弗洛尔，诺尔玛说得对，你也太神经过敏了。阿卢伊济奥博士只不过攥了攥你的手……”雅西太太说。

“为了看手相……”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补充说，“为什么所有的坏家伙都爱给女人看手相呢？”

“你也认为他是个不要脸的东西？”

“那位什么先生……叫阿卢伊济奥博士？那还用说，当然是……”接着，她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他究竟是不是博士？”

到底是阿卢伊济奥先生还是阿卢伊济奥博士？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无意中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称谓和礼仪问题。在圣弗朗西斯科、儒瓦泽罗、雅努阿里亚、拉帕、雷门索和森托塞一带，他从事过律师职业，在法庭上口若悬河，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博士。来到州府，因为没有大学文凭，又理所当然地取消了这一不恰当的头衔。为了对腹地和州府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本书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种称呼，为的是让严格的

形式主义者们无话可说，让多嘴多舌的自由主义分子也点头称是。至于聚在弗洛尔太太客厅里的女友们，她们对这个问题并不感什么兴趣：

“不管算不算博士吧，反正他能说地道，甜言蜜语……挺有派头……”一直没有开口的埃米娜太太一锤定音。

她们议论的是桑帕伊奥生日那天晚上发生的几乎酿成一桩小小丑闻的事件。由于鞋店老板讨厌一切聚会和庆祝活动，诺尔玛太太满心不情愿地缩小规模，只打算请邻居和朋友们吃一顿丰盛的晚餐。既贪嘴又吝啬的桑帕伊奥先生和妻子争论起来（像往年一样），建议妻子不要在家里准备任何东西，只要带上他和儿子到外边饭馆吃一顿饭就把生日过了。那样用不了多少钱，吃得也不错，还免得兴师动众，吵吵嚷嚷，乱乱哄哄。诺尔玛太太也和结婚以来每年一样，反对丈夫小里小气的建议：至少要请他众多的亲友吃顿美式国晚餐才不至于显得寒酸。

夫妇二人躺在床上，泽·桑帕伊奥先生把粗粗的手指塞进嘴里，列举了自认为无可争辩的论据：

“我有好几条理由提出反对，并且每条都站得住脚。”

“那么，就统统说出来吧。不过别再跟我胡扯什么鞋子卖不出去的鬼话，因为我已经看过帐本了……”

“绝对不说鞋子不鞋子的……你听着，别打断我的话。第一，我不喜欢那种所谓美国式的晚餐，大家都站着。我爱坐在桌子上吃。你们现在发明的这种美国吃法太糟糕，大家都围在桌子旁边。我脸皮薄，只能吃点残羹剩饭。等我吃的时候，他们早把油炸的食品全吃光了。火鸡的胸脯没有了，只留下翅膀。第二，在家里，情况更加不妙。身为男主人，我不得不最后再吃，那时候什么也找不到了，吃不饱，也吃不好，大失所望……第三，在饭馆吃就不同了，我们可以坐下，点菜……并且因为是庆祝生日，每个人能挑两盘……”这“两盘”菜是他向

全家和自己的馋嘴作出的令人感动的让步。

诺尔玛太太实在听不下去了：

“泽·桑帕伊奥，请你别说这些可笑的话了。第一，别人庆祝生日都请我们……”

“可是我从来不去……”

“你去得不多，但有时候还是去的……只要一去，就吃五个人的……第二，别再跟我扯什么你不好意思，吃不饱之类的鬼话。贝尔纳博过生日的那天，因为他是个外国你才去了。吃饭的时候，你几乎把桌子上的大虾蛋奶酥的一半拨拉到自己的盘子里，烤肉包就更不用提了……真是个贪嘴的家伙……”

“啊！”桑帕伊奥叹了口气，“南希太太的饭好吃极了……”

“我做的也好吃极了……绝不在别人以下……第三，在家里，你从来没有最后吃过，而且总是头一个。我没见过像你这样缺乏教养的。有失体统，还是一家之主呢……第四，感谢上帝，我的晚餐上不会不够吃。第五，饭馆里……”

“别说了……”鞋店老板严严实实裹在被单里，恳求说，“我血压高，不能争吵……”

诺尔玛的晚饭丰盛得像是宴会。要是请二十个客人，准备的饭菜足够五十个人吃的。她做得对，因为附近的穷客人恨不得把锅底也舔个干净，把酒瓶子喝个底朝天。

桑帕伊奥生日的那一天，邻居们全都来了，阿根廷人夫妇也不例外。妻子南希想入境随俗，和女友们增加来往，丈夫贝尔纳博则大谈生意经，竭力鼓吹阿根廷取得的进步。

贝尔纳博先生称得上是位了不起的爱国者，总是拿阿根廷和巴西比较，自然，每次都是让他的祖国占上风。在交谈和争论当中，他特别强调阿根廷的发展、财富、气候——四季分明，不像这里一年到头热得要死、——堪称楷模的铁路——巴西的火车乱糟糟的，从来不准点到达、——精美的欧洲水果、

葡萄酒、纯小麦粉面包、以及又厚又松软的良种牛牛肉。有时候丈夫说得实在过分，南希太太不得不打破惯有的沉默，对丈夫说：

“可是，贝尔纳博，这儿也有不少好东西……比如菠萝……你看，多么漂亮……”她非常爱吃菠萝，并且还担心丈夫碰上个勇敢的巴西爱国主义者或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双方发生冲突，甚至以老拳相见。

这种事已不止一次濒于发生。有一回，他和沙卢布就这类经济地理问题——沙卢布是叙利亚人的儿子，家庭中头一代巴西人，因此其沙文主义更加狂热——争来吵去，小伙子气急败坏，把贝尔纳博建的瓷器厂贬得一无是处，说它只能烧砖烧瓦，并且冲着他的脸气势汹汹地问：

“既然那里的工业呱呱叫，生活好得不得了，你干嘛跑到这里来建个*砖瓦厂*呢？”

画家卡里贝也跟贝尔纳博争吵过一次（迪奥妮济娅那张身穿女王服装、手执神器的画像就出自他之手）。那一天，画家找阿根廷人商量，能不能借他的瓷窖烧几件民间陶瓷工艺品，结果卷进了一场关于探戈舞和桑巴舞的辩论。最后，他火了：

“胡扯，你们阿根廷连黑白混血姑娘也没有……都是些白皮肤的臭婊子……谁也不肯到那种地方去住……反正我不肯！”

桑帕伊奥生日那一天，阿根廷狂热的辩护士却非常和蔼可亲。他赞扬了自己的祖国，但并不因此而贬低巴西。恰恰相反，他诚心诚意地颂扬了巴伊亚人民、他们的品格、热情和善良。这样，鞋店老板的生日庆祝活动大获成功。要说什么瑕疵的话，那就是弗洛尔太太与阿卢伊济奥之间发生的事件了（此事只有女友和大嫂们知道，没有在社会上造成什么影响）。

起初，弗洛尔太太不知道该不该去参加生日庆祝活动。有那么多宾客出席的晚餐，不就带有聚会的性质吗？她还在守丧

期间，是否不宜露面？丈夫死了还不满一年，实际上只差几天就是他的忌日。不过，作为寡妇，应当严格遵循偏执的、教条式的规矩，任何出格的行动都会招致长舌妇们的议论和谴责。

诺尔玛太太嘲笑她顾虑太多：谁说普普通通的生日晚餐不准寡妇出席？又不是开舞会，用不着担心。即便阿尔图尔他们那帮男学生在留声机上放张唱片，跳上几圈桑巴舞，也不过是年轻人正当的消遣，无损于你严格遵守守丧的期限，算不上破坏寡居的礼仪，更不用说亵渎坟墓中的丈夫了。

以前，弗洛尔太太总是迦避这类场合，免得惹出麻烦。这一回，经诺尔玛太太劝说，她才前去参加。

整整一天，她为桑帕伊奥的生日在厨房里忙个不停：由马里尔达作帮手，弗洛尔太太做了瓦塔帕辣菜（满满一大锅）和辣汁鱼——味道好极了——，诺尔玛太太也做了自己的拿手食品。

屋子里挤满了宾客，饭菜已经摆好的时候，恩阿伊德太太从沙梅区赶到，带来了一盘金丁糕，还送给桑帕伊奥一条领带。她请主人原谅她的丈夫没有同来，因为每星期六晚上他必定要和牌友们打扑克，不赴任何别的约会。不过，阿卢伊济奥先生陪她来了——很多人称他为阿卢伊济奥博士，即圣弗朗西斯科河谷颇有名声的律师和公职人员，与妻子分居已十年有余，恩阿伊德太太建议他向弗洛尔太太求婚。今天，恩阿伊德太太的这位姻弟穿一身崭新的深色西服，身上重重施了一层扑粉，又洒上了花露水，一副神气活现的模样，再加上惹人注目的鹰钩鼻子、油光锃亮的秃顶、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俨然是服装店的木头模特。恩阿伊德太太为有一位在腹地颇有影响的姻弟而沾沾自喜，作介绍的时候也独出心裁：

“阿卢伊济奥，我想给你介绍一下弗洛尔·吉马朗埃斯太太，她是全巴伊亚州最美丽的寡妇……”

"恩阿伊德，别开玩笑……"

"亲爱的夫人，这是我一生最激动的时刻。我嫂嫂在信中对我谈到过你，说你美如天仙……今天有幸得见，我发现你要远比她说的更美。夫人，只有诗人才能描绘你的丰韵……"

他一边说，一边久久地打量弗洛尔太太，用贪婪的目光撕下她的衣裙、乳罩和裤衩，观察她臀部的线条、乳房的软硬和肚皮的颜色。接着，他的目光从欣赏变为赞许，脸上和蔼的表情变为满意的笑容。弗洛尔太太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被男人的目光脱得一丝不挂。

在整个过程中，他始终紧紧攥住弗洛尔太太的手不放。

他当然不会松手，因为他同时衡量了对方的肉体和心灵，断定眼前的这个女人是个可以轻易弄到手的猎物。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位腹地勾引女人的行家认为，弗洛尔太太属于那种装模作样、口是心非的娘们。这类娘们他知道得太多了：表面上文静，其实都是故作姿态，一到床上，个个都成了放荡不羁的妖魔。

在腹地的小城镇里，女人没有任何权利。她们是丈夫意志的奴仆，丈夫是她们的主人，未经主人的许可不得离开家庭一步。阿卢伊济奥不只一次惊奇地发现，表面正派的女人那双低垂着的眼睛的深处，对他下流的挑逗作出了热情的响应。

啊！这平静的水面隐藏着狂暴的风雨。既然弗洛尔太太年轻、健康，在正经和守丧的外表下面怎能不浪涛翻滚呢？阿卢伊济奥领教过这种看起来谦恭的女人。她们受着中世纪有关声誉的法典的束缚，躲在家里。然而，一旦出现适宜的机会，便以无比的机智绕过艰难险阻，克服内心的恐惧，完成在凶悍的丈夫的额头插上犄角的任务，其娴熟的技艺令人叹为观止。丈夫发现受了欺骗而动刀动枪的事也时有发生。

在闲暇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无事可干，因为公证处

很少用得着他，——这位腹地的知名人士致力于研究女人，结识女人（如果可能的话，结识得亲密无间）。皮朗·阿尔卡多地区的法官迪瓦尔·皮通波博士称他是“杰出的心理学家、女性精明的知心人和古典文学读者”。在古典文学方面，他仅仅限于阅读本国或葡萄牙翻译的希腊神话，其内容往往是描写罗马帝国的荒淫生活。与女人们打交道，他目光敏锐，在冒险当中几次得手，获得了“丈夫的大敌”和“百战百胜的勾引者”的名声。他虽然鼻子过长，并且秃顶，但还是有几个女人上了勾，为他甘冒犯下罪孽、违反封建法典、遭到报复的风险。

他就是用这种足以穿透耸立在圣弗朗西斯科河边那座卡萨诺瓦城堡的目光脱下了弗洛尔太太的衣衫和饰物，进入了她的内心，看清了她的思想，了解了她的秘密。这肮脏的目光不会有别的含意：阿卢伊济奥先生把她里里外外看了个够，然后得出了结论，认为符合自己的口味，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搞到手。他不知道，弗洛尔太太是巴伊亚最正派、最贞洁的寡妇。卡贝萨酒馆的常客们都了解这一点。连心睛最坏的长舌妇也会担保，弗洛尔太太再正经不过了。

外地律师还在握着弗洛尔太太伸出的手，又轻轻一攥，这亲昵的表示很难被人察觉。这时候，弗洛尔太太一下子发现了那家伙正在打量她，发现了对方把她当成了什么人，发现了这只手成了抵押品。大胆妄为的乡巴佬，太放肆、太自信了。如果不立刻起而反抗，斩断他的翅膀，他还会干出更加不能容忍的莽撞事。于是，弗洛尔太太把脸一沉，猛地把手抽了回来。勾引腹地女人的能手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请允许我吐露内心的想法，亲爱的夫人……我来州府固然是为了处理我所领导的部门的一些事物，也打算看望亲戚，但更主要的是想认识你……恩阿伊德在信里说……”

这时候，弗洛尔太太看见她原来的学生、桑帕伊奥夫妇的

女友达格玛尔太太走进客厅，就把阿卢伊济奥先生丢在一边：

“请原谅……我要跟那位女友说句话……”

性格开朗、心直口快的达格玛尔太太开口就问：

“那个没毛的鹦鹉是谁呀？求婚的吗？……”

“让我安静一会儿吧，……他是恩阿伊德的姻弟，叫什么阿卢伊济奥博士，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政治头目……”

“啊！是他呀……我听别人提到过这个人……据说在圣弗朗西斯科一带算个人物……喂，姑娘，给我吃点什么呀……”

餐厅里，宾客们大吃大嚼，盘子刀叉叮当作响，满满的长盘端到桌上，转眼间一扫而光，送回厨房的都成了空盘。桑帕伊奥的生日晚餐获得圆满成功。家里挤得满满的，商界人士、店主俱乐部同事、亲戚、邻居以及诺尔玛太太的女友，一群一伙地聚集在客厅里、阳台上。就连厨房也被诺尔玛太太的教子和干亲家以及附近的穷人塞得水泄不通。在餐厅一角的主桌旁边，站着寿星泽·桑帕伊奥先生。他狼吞虎咽，还不住地斜着眼睛朝桌子上张望，惟恐别人把东西吃光了，他来不及往自己盘子里再添一次。真是荒唐。

他躲躲闪闪，免得有人前来与他交谈，耽误他吃东西。满嘴唇都是黄色登德油的阿根廷人贝尔纳博偏偏打着饱嗝走过来向男主人表示祝贺：

“喂，朋友，妙极了！这顿饭非常可口……”

弗洛尔太太又帮着诺尔玛太太和女佣人们（邻居们的女佣人都来了）干了一会儿活。等稍微清闲一点，她才坐到阳台的一把椅子上去看客人们乱哄哄地进餐的情景：殡仪馆老板维瓦尔多先生正吃第四盘，伊维斯大夫在大嚼饭后水果。

阿卢伊济奥先生嘴里叼着根牙签，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慢慢凑到弗洛尔太太身边，靠在阳台的墙上：

“罗马式的宴会……”

弗洛尔太太开始想不理睬他，但转念一想，觉得没有理由对乡巴佬如此轻蔑，于是回答了一句：

“诺尔玛准备晚餐，总是丰富得很……”

阿卢伊济奥环顾一下左右，意在改换话题。弗洛尔太太转过脸去，望着乱哄哄的客厅。这时候，她听到地律师压低声音：

“漂亮姐儿，请告诉我……”

“什么？”弗洛尔太太吓了一跳。

“咱们俩出去到阿巴埃特海滩赏月，你愿意吗？你先出去，在广场等我……”

弗洛尔太太已经站起身来，气得声音也变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阿卢伊济奥博士温和地笑了，看起来他对女人最初的激烈反应已经习以为常，深知她的恼怒算不上一回事：

“散散步，没有别的什么……”

一阵苦涩涌上弗洛尔太太的心头。她脸上发烧，胸中憋闷，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莫非她脸上有急于得到男人和狂乱性欲的印记吗？她几乎跑着回到了客厅。

“你怎么啦，弗洛尔？”看到她神情紧张，双手颤抖，马里尔达赶紧问道。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一阵心悸……没关系……”

“坐在这儿吧……我去给你拿杯水来……”

“不用了……我和你妈妈坐在一块儿……”

女友们正在议论和讥笑几个馋嘴的客人，弗洛尔太太渐渐平静下来，忘记了那个大胆妄为的家伙所说的下流话和露出的奸笑。在这样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那卑鄙无耻的东西竟然邀请她去赏月！慢慢地，她也开始参加女友们的谈话，听阿梅莉娅太太和埃米娜太太讲当晚看到的令人开心的事。玛丽

娅·多·卡尔莫太太吓呆了：她从来没有见过桑帕伊奥先生吃午饭或者吃晚饭时的样子。

正谈得高兴、热闹的时候，圣弗朗西斯科地区的英雄人物阿卢伊济奥又不请自来了。他挽着恩阿伊德太太的胳膊，问道：

“有两个人的地方吧？你们的谈话不禁止男人参加吧？”

“你们坐嘛……”

弗洛尔太太没有理会外地律师。不料，过了一会儿，他为阿梅莉娅太太看起手相来，一句接一句的幽默话让太太们笑得前仰后合。那家伙真是个机灵鬼，逗得弗洛尔太太也笑了一两次。他说，阿梅莉娅命中注定今后经常旅行，要发大财。轮到埃米娜太太的时候，他装模作样地仔细观察，然后一板正经地说，这女人还要生个孩子，而且不要等很久。

“嚯！……有小安娜还不够，还要生一个……”

“这回是个男孩……我从来不会说错……”

给埃米娜太太看完手相，他又把目光移到弗洛尔太太身上，仿佛在这之前他们之间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过。他那双眼睛又开始扒弗洛尔太太的衣裳，同时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样子太无耻了，弗洛尔太太感到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家伙要干出什么事来？幸好，女友们没有发觉。他伸手去拉弗洛尔太太的手：

“轮到你了……”

“我不想看手相，全是胡闹……”

女友们大声笑起来，非让她伸出手来不可。如果硬是不让看，她们会怎么想？或许更加糟糕。她把心一横，同意了。阿卢伊济奥博士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他是研究女人心理的专家，从来不会估计失误。

弗洛尔太太伸出左手，手心朝上，他用指甲修剪得非常整

齐的手指沿着她手心上能显示命运的纹路慢慢画着，挠得她全身奇痒难忍。弗洛尔太太挺直腰板，咬紧牙关。

“这条生活纹路妙不可言……还要活八十年……”他安静了一秒钟，似乎在专心致志地观察寡妇的手，“看来，你的生活要有巨大的变化……”

“变化，什么变化?”女友们精神抖擞。

“在爱情纹路上……我看到了，要有新的爱情……看中了一个人……”

“对不起……”弗洛尔太太想把手抽回来。

可是，阿卢伊济奥把她的手攥得很紧：

“等一等……我还没有说完呢……有位腹地来的先生……”

弗洛尔太太突然站起来，猛地把手抽出来。

“不许你这样无礼……”

说完，气乎乎地走出客厅。女友们个个目瞪口呆，恩阿伊德太太更是觉得受了欺侮：

“好一个娇小姐……你们说，阿卢伊济奥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吗?他举止鲁莽了吗?只不过逗逗乐，让大家笑笑……这种装模作样的人，我受不了……她究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公主吗?”

只有腹地律师不动声色，还为弗洛尔太太开脱：

“可怜的女人……这类事我理解，神经质……所有找不到新丈夫的年轻寡妇统统患有这种病……歇斯底里……小城镇里这样的病例多得很……老姑娘和寡妇们都爱生气，为了一点些须小事就哭哭啼啼。他们的生活就是精神反常，脾气古怪。等上了岁数，就成了不声不响的糊涂老太婆……”

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打断了他的话：

“喂，博士，我也是个寡妇，也该生气了……”

律师以行家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这混血女人长相还好，

身材匀称，体格结实，足可以玩上几次。阿卢伊济奥不是那种让机会白白溜的人。他把弗洛尔太太甩到脑后，对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说：

"请把左手伸出来，我想弄清一件事……"

他攥住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的手，以再明显不过的挑逗目光望着对方：

"让我说出实情呢，还是让我说慌？"

弗洛尔太太早已经走了。马里尔达和诺尔玛太太超到她家里，发现她哭成了泪人儿，而且情绪极度激动。诺尔玛太太学着阿卢伊济奥先生的话对她说：

"你这是怎么了，弗洛尔？真的歇斯底里了？"

9

弗洛尔太太在课堂上神思驰骋，高声呼唤

请让我孤孤单单、安安静静地度过丧期，请尊重我寡妇的身份，不要提起那些事情。好，到火炉边来：用鱼（或者母鸡）做瓦塔帕辣菜必须精心、细致，这是整个巴伊亚烹调艺术中最有名的菜。不要再说我是个年轻寡妇，对这些事情我已经死了心。现在，我们来做供十个人吃的瓦塔帕辣菜（当然，够吃还要有剩余）。

拿两条石斑鱼——别的鱼也可以，但石斑鱼为最好。备好盐、香菜、蒜、葱头，再拿几个蕃茄，一只柠檬取汁待用。

四汤匙橄榄油，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橄榄油同样适用。听说希腊的更好，我不清楚，从来没有用过，市场上找不到。

要是找到未婚夫，我该怎么办？要是有个男人愿意满足我

随亡夫埋葬了的情欲，我该怎么办？姑娘们，你们知道寡妇内心都想些什么吗？寡妇的情欲是淫荡，是罪孽。正派的寡妇不想这类事，更不谈这类事。让我安安静静地在火炉边做瓦塔帕辣菜吧。

把鱼和各种佐料放在油锅里煸，稍稍放在点水，只放一点点，然后加入酱油，放到一边待用。好，我们接着讲。

如果我那张冷冷清清的床没有别的用途，只用来睡觉，有什么不好？世界上的一切都利弊相补。要是能心境平静，不做梦，没有情欲，胸中不遭受烈火的焚烧和煎熬，那就再好不过了。严肃、贞洁的寡妇，摆脱了贪心和情欲，生活恬淡，幸福无比。如果我的床不是用来睡觉的物件，而是无边无际的被欲火烧得滚烫的沙漠呢？你们知道寡妇的心思吗？知道她们的床多么冷清吗？知道她们为死者承担的重负吗？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学习烹调，不是为了了解做为一个正派、贞洁的寡妇抑制欲火和忍受孤独时所付出的代价。好了，继续讲课。

每人挑两个椰子，用刮刀打开。请打开吧，怎么打开都行，随便，练习练习没有坏处（据说练习能防止邪念的产生，我不大相信）。把刮碎的白瓤加热，然后挤压，这样比较容易地挤出浓椰子汁，没有杂质的纯椰子汁。把椰子汁放到一边待用。

挤过一遍的椰子瓤不要扔掉，不然就太浪费了，而现在不是该大手大脚的年代。把它放进锅，加一公升水，煮沸，然后再挤压，挤出稀汁。挤过两遍的椰子瓤可以扔掉，因为剩下的就是渣滓了。

寡妇就是渣滓，受到种种局限，装出一副虚伪的面孔。在什么国家人们把寡妇活埋进丈夫的坟墓？在什么国家把寡妇和亡夫的尸体一起焚烧？这样反而更好，一烧了之，变成灰烬，免得受这见不得人的慢火煎熬，免得内心里受情欲的焚烧。寡

妇是渣滓，虚伪的外表掩盖着痛苦的生活，面纱遮住充满惧怕和罪孽的表情，所谓贞洁仅仅是这身黑色的衣裙。

把隔夜面包剥去皮，放进稀椰子汁里泡软。用绞肉机（洗干净）绞碎在椰子汁里泡过的面包，再绞碎花生、干虾、腰果和芝麻。不要忘记按顾客的口味加上小辣椒（有些人爱吃非常辣的瓦塔帕辣菜，有的则喜欢稍稍有点辣味）。

把所有这些磨碎的佐料拌进石斑鱼的酱油里，要一种一种地拌，先放芝麻和椰子，再放盐和辣椒，最后放蒜和腰果。拌好后放到锅里熬稠。

莫非这芝麻、辣椒和花生味道极浓的瓦塔帕辣菜不在身上产生躁热，使人做起梦来更加淫荡？我哪里知道是不是这样呢？反正我从来不曾需要什么芝麻和花生，需要是的他的手、舌头、嘴唇、诙谐和甜言蜜语的挑逗，需要提他揭开我身上的被单，打消我的羞怯，疯狂地吻我，让我享受夜间的甜蜜。今天夜里，谁来到寡妇冷冷清清的床上，揭下我羞怯的面纱呢？既然他没有在，月亮没有映出他的身影，他没有抚摸、没有亲吻，也没有发出粗狂的笑声，那么我胸中燃烧的欲火来自何方？为什么我自身会产生欲火？为什么提出这么多问题？为什么对寡妇的内心活动如此关心？为什么不肯揭下黑色的面纱？这偏见的面纱遮住了我一分为二的脸——一半是贞洁，另一半是欲望。我是个寡妇，对这类事避而不谈才符合我的身份。寡就应当安分守己，在火炉边做瓦塔帕辣菜，称量芝麻、花生、小辣椒，别无他求。

把花生和椰子汁调合，加入满满两小杯登德油：必须用精登德油，使瓦塔帕辣菜呈金黄色。然后在文火上熬，同时用木勺朝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拌，否则会结疙瘩的。好，请大家开始搅拌，不要停手，一直到适当的火候。

我的梦想也在文火上煎熬。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只不过是

个分为两半的寡妇：一半正派、纯贞，另一半则放荡、风流得近乎歇斯底里。我被这正派的外表压得喘不过气来，一到夜里便在街上狂奔乱跑，寻找丈夫。我要把金黄色的瓦塔帕辣菜连同这带着芝麻和蜂蜜香甜的古铜色的肉体一并献给丈夫。

火候已到，瓦塔帕辣菜做好了。你们瞧，多么漂亮！现在，只要在上边撒一点生登德油就可以了，和白玉米糖糕一起端上餐桌，未婚夫和丈夫们都会得舔嘴唇的。

既然谈到未婚夫，那么请诸位通知所有的男人，说这儿有个年轻美貌的寡妇，脾气随和，皮肤呈马黛茶色，像是由黄金和青铜铸成。她烹调手艺高强，勤劳正派，名声清白，在本市和整个雷孔卡沃区绝无仅有。这位与无伦比的寡妇有一张铁床，还有处女般的羞涩，现在正遭受欲火的煎熬。

如果你们知道哪个男人有意要娶她，请让他赶快前来。不论是上午、下午还是深更半夜，不管刮风、下雨还是晴天，我随时都愿意接待。请让他带着法官和神父以及结婚的证件一起来。快？事情紧迫，让他快快来吧！

我把这焦急的呼唤撒向四面八方，撒向滚滚的暗流，撒向圆缺回转的月亮，撒向涨落有期的潮水，撒向所有过往的轮船和驳船，因为我是难以被人发现的港口，是隐秘的海湾，是海上落难者的码头。要是有谁知道某个单身汉想找寡妇结婚，那么请告诉他，这儿有个倒霉的弗洛尔太太正在火炉边做鱼肉瓦塔帕辣菜，正在遭受欲火的煎熬。

10

有一天，她实在忍受不住，对诺尔玛太太说出了心里话：“表面上，我正经、清白，内心里情欲却是有如无源之水，无

根之树，凭空而来。”它来自弗洛尔太太的胸膛，来自沉默，来自神思，来自孤独，来自梦境，来自她本身。“来自我恶劣的天性，亲爱的诺尔玛。”来自她炽热的躯壳，来自她长期无人使用而变得更加肥沃的肉体。一句话，在她烦恼的粪土上长出了欲望的毒草：

“亲爱的诺尔玛，我已经身不由己：不愿意想的事却非想不可；不愿意看的事却偏偏看得见；不愿意梦到的事整夜整夜地在梦中出现。一切都事与愿违，糟糕的肉体不再听我使唤。”

按照她一读再读的瑜伽教义，这可怕的现象是内心深处“肮脏的物质与纯洁的精神所进行的一场恶战”。肉体中可诅咒的物质气势汹汹地向精神中的贞洁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打破了她生活的宁静与平衡。意愿与本能之间的谐调已不复存在。事情极为复杂：一方面，她是个安分守己的寡妇，在尊严上堪称楷模；另一方面，又是个性欲强烈的女人。按照瑜伽教义所开的处方，这类严重的症状只有“精神高度集中，每日坚持练功”才能治愈。

玄妙的教义和刻苦的练功都无济于事。再说，弗洛尔太太身体微微发胖，练起功来更加艰难。为了试验练瑜伽功是否真的有助于恢复平衡，她一连两个星期坚持天天按照要求把身体弯曲到荒唐的程度。达格玛尔太太对瑜伽功赞不绝口，说“神奇的”训练使她的体重减少了整整四公斤！然而，在弗洛尔太太身上却彻底失灵了：一点儿也不见瘦。不仅没有恢复宁静和平衡，而且练得浑身疲乏，四肢疼痛，而肉体贪婪的欲望并不因此而减小。

吉萨太太出色的科学论证也没有奏效。她像个大学里的博士，满口晦涩的名词：心理特点、情欲、潜意识、压抑感、禁忌等等。她说：

“弗洛尔，你是个具有独特的心理特点、充满压抑感的寡

妇。在你看来，性交成了禁忌。”

是禁忌也好，不是禁忌也罢，不论是有意识，无意识还是潜意识，不论是由于压抑和心理特点还是仅仅由于女人的性keys，反正一到夜里就进入淫荡的梦境干出种种下流事来。美国女人的话等于白说。要是照她的话去做，弗洛尔太太一定会跑到大街上，跟所遇到的头一个男人交媾，把所谓“压抑感”和“心理特点”打个粉碎，在妓院的床上把禁忌之类的东西扼死，她本人和亡夫都要脸面丢尽。

诺尔玛太太是个百事通，阅历丰富，懂得人情世故。她开门见山地说：

“我的圣女呀，这是因为想男人的缘故。你还年轻，没有患什么要紧的病症，据我所知，又没有阉割过，怎能是想别的呢？为了保持贞洁，就连修女们也得跟天主结婚。即便如此，有些修女还让耶稣当了忘八。”她笑着说，“你还记得德斯特洛区那个修女吗？她跟面包师勾搭，怀了孕，后来当了话剧演员。也许时间久了，你不记得了？当时闹得满城风雨……”

就连修女上台演话剧的怪事也没有引得弗洛尔太太开心，她对自己的处境太专注、太伤感了，根本不想跟女友东拉西扯：

“不过，诺尔玛，我是个寡妇……”

“寡妇又怎么样？莫非你认为寡妇不是女人吗？依我看，寡妇更思念男人，更梦想男人，更爱看男人……当然……”

“你清楚地知道，我不是那类一心想再婚的寡妇。有一次你还批评过我，说我态度粗暴……”

“是啊。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下贱女人……可是，让我照直说吧，你这个寡妇架子太大了，大得让人受不了。你守寡已经一年了，不光没有变好，而且越来越坏，像是昨天才死去丈夫。以前，人们谈起恋爱和结婚之类的事，你还肯笑一笑。后

来，连句玩笑也听不得了，动不动就翻脸……”

“你知道得很清楚，因为……甚至骗子也找上门来了……”

“就因为那个什么公爵——公爵还是王子？——围着你转了几次，于是你变得比修女更糟糕了？他去找你，是因为觉得你不错。现在，仅仅因为阿卢伊济奥先生来了那么一手——其实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你就关在家里不肯出门，见不得男人了，仿佛男人们都成了洪水猛兽……其实，阿卢伊济奥先生只不过想……”

“我知道他想干什么……”

“想跟你一起睡觉，亲爱的……明摆着的事嘛……想跟你睡觉的人多着呢，一个个心急火燎……你是个再好不过的寡妇，数不清的男人像松鼠一样瞪着通红的眼睛盯着你……”

“莫非我长得像个不要脸的女人，这些胆大妄为的家伙们才敢……”

“谁说他们只想跟不要脸的女人睡觉？而你的样子倒像个刽子手……”

“那么，亲爱的诺尔玛，我该怎么办呢？”

“我说女人哪，你必须扑灭这烈火……你睡不着觉，休息不好，烦燥不安，是因为有一股邪火在烧你……”

“唉呀，亲爱的诺尔玛，你真是……”

“不是这样吗？难道我说的不是实话？”

“你让我怎么办呢？让我甘心堕落，变成个不知廉耻的东西？我不是那种厚脸皮的女人，生来不会找情夫，只肯跟丈夫干那种事……因为夜夜梦见那些肮脏事，我恨不得马上死呢……难道我像个不知羞耻的婊子吗？不然你怎么说出那种话来……”

“别胡说，我哪句话得罪你了？”

“你不是说……”

"我是说过，并且现在还要重复一遍：你裤裆里有一堆火。正如我的一位女友的女儿对她母亲说的：'妈妈，我裤裆里烧得慌，像是着了火。'你现在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并不表明你不正经……恰恰相反……你很正经，非常正经，否则早被这堆火烧得为男人叉开大腿了……正经得太过分了，甚至显得装模作样……男人盯着你，你理也不理……"

"莫非我该笑嘻嘻地对他说'来跟我睡觉'不成？要是那样的话，我宁肯去死。我只跟丈夫上床睡过……"

"也应当只跟丈夫睡……"

"我的丈夫死了……"

"头一个丈夫死了……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你另找一个。你还年轻，还不到三十岁……"

"今年年底就满三十岁……"

"还是个小姑娘嘛……你既没有病，也没有发疯。你的问题只有两种药能治：结婚或者沉沦，要么就进修道院当修女。若是当修女的话，必须警惕那些面包师、送奶人、花匠和神父们，否则上帝会长出犄角来的。"

"别开玩笑了，亲爱的诺尔玛……"

"我不是在开玩笑，弗洛尔，假如你是个不顾脸面的东西，倒可以继续身穿黑色丧服守寡：姿意放荡，今天跟这个男人玩玩，明天跟那个男人乐乐。然而，你不是那种货色。既然你真的正经，那么就必须结婚，没有别的路可走……"

亲爱的诺尔玛，寡妇的性欲是对亡夫的不敬。寡妇没有权利想到房事，没有权利回忆起交欢的夜晚，更不要说恋爱、结婚，另寻新夫了。这一切都是对死者名声的污辱。

诺尔玛太太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傻女人哪，寡妇的性欲如果说不是更强烈的话，至少跟姑娘、妻子的同样强烈，重新结婚绝不是对亡夫的污辱。任何女人都可以怀念亡夫，同时又在

新夫陪伴下过着幸福生活。尤其是她，弗洛尔太太，头一次婚姻并不美满，至少可以说生活过得并不总是很欢乐。

两个女友进行了非常有益的长谈，推心置腹，直截了当，即便是亲姐妹也没有她们这样心心相印。最后，弗洛尔太太终于被说服了。也许她早在同自己进行激烈搏斗的时候就已经同意这种看法。不过，若不是诺尔玛太太扯下她被欲火烧焦的丧服和偏见的面纱，她是永不会亲口承认的。

“亲爱的诺尔玛，我同意了又有什么用？谁肯要我做未婚妻呢？没有人愿意拣死人留下的破烂，而我又不会主动和男人拉扯……看来非这样被折磨死不可。”

“摘下招牌，用不了六个月……”

“什么招牌？”

“就是你脸上挂的那块招牌：‘我已心灰意懒，永远守寡，决不再嫁’。只要扯下招牌，重新像所有人一样露出笑容，我敢打赌，不出六个月……”

这次谈话是在狂欢节以后不久进行的。这一年的狂欢节来得较晚，已经到了三月份，也就是说，弗洛尔太太守寡一周年以后的一个月左右。

周年忌日的上午，弗洛尔太太眼含热泪，手捧鲜花来到墓地，久久地站在墓碑旁边，仿佛在那里找到了轻松与安宁。这是整个纷乱的寡居时间里最为平静的一天，她感到的只有悲伤，只有对死者的怀念，深深的、慰藉人心的怀念。

狂欢节的日日夜夜最令人心碎。许多音乐和歌曲都与前一年相同，使弗洛尔太太想起那个不堪回首的星期天。伏在窗前，看着一个个狂欢队、鼓乐队和坎东布莱教游行队伍在街上走过，她不由自主地回忆起死在七月二日广场上的前夫。当时，他化装成巴伊亚州女人，在彩带飘舞的狂欢节里，在戴假面具的人群中，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浩浩荡荡的“大海之子”游行队伍听到卡马弗乌的一声口哨，在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前面停了下来。司水女神的替身、黑人安德雷扎手擎大海女王的旌旗跳起舞来——掌声雷动，交通堵塞，临街的窗口也挤满了人——，这时候，弗洛尔太太突然感到一年来积郁的痛苦和孤独一下子压到心头，不禁放声大哭了一场。一年以前，丈夫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铁床上，她还能打起精神来，从诺尔玛太太和吉萨太太的肩头上方偷偷望一望游行队伍，心中怀着对死的恐惧与对生的希望。当时，事情刚刚发生，并且来得那样唐突，死与生尚且难分难辨。随着时光的流逝，弗洛尔太太才真正意识到内心的空虚，真正意识到孤独无依。一年前的狂欢节，有亡夫的尸体在，至少还能朝游行队伍瞥上一眼，而这一次她却没有勇气看一看踏着鼓乐走过来的“大海之子”游行队伍的壮观场面。一声口哨响，队伍停止前进，接着安德雷扎像风浪中的小船似的摇摇晃晃跳起舞来。弗洛尔太太并不了解，这是坎东布莱教游行队伍在向一年前死去的伙计和朋友表示怀念。尽管如此，弗洛尔太太也不忍心在窗口观看，因为眼前只有再不能回还的死者那没有血色的赤条条的尸体。

难过的狂欢节，并且以后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亡夫利用热闹的狂欢节潜入了她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烦恼。心中的痛苦越积越深，弗洛尔太太再也无法孤孤单单地默默忍受下去。心已经破碎，头脑昏昏沉沉，身体疲惫不堪，七零八落，再也不能保守心中的秘密，终于向诺尔玛太太倾吐了心曲。

诺尔玛太太说，如果她肯扯下假面具，丢掉清规戒律，保证能在短期内替她找到未婚夫，让她结婚。她们一起去征求吉萨太太的意见，不料美国女人对订婚之类的事不以为然，说那统统都是可笑的、反人性的法律手续。她早年爱读克鲁泡特金亲王的论述，往往把无政府主义与心理分析学混为一谈。在这

位英文女教师看来，不论结婚与否，弗洛尔正受着一种“负罪感”的折磨，只有彻底与清规戒律决裂，“以随便什么方法得到满足”，才能从折磨中挣脱出来。吉萨太太的主意再荒唐不过了：弗洛尔太太去冒冒风险，随便找个男人，亲热亲热，而且必须说干就干。

诺尔玛太太才真正能帮忙，给人以安慰。只要弗洛尔太太不再为保护贞操而仇恨世人，不再为保持正派而伤心落泪，那么她诺尔玛太太敢以金钱打赌，保证在六个月之内让弗洛尔太太的手指戴上结婚戒指，至少是订婚戒指。

这种赌，吉萨太太是不肯打的：弗洛尔太太何必要苦苦等上六个月？既然世界上男人遍地都是，为什么要傻等呢？即便打赌，吉萨太太也非输不可：在实际生活中，生活知识往往比书本知识更胜一筹。

弗洛尔太太变了，与别人的交往不再局限于干干巴巴的礼貌，而是又开始同这个或那个男人谈天、微笑，笑得依然拘谨，但热情、专注。大概由于这种原因，也许纯属偶然（这种可能性更大），在她与诺尔玛太太谈话、与吉萨太太争论之后的一个月，人们已经议论纷纷，说卡贝萨大街“科学药店”的股东特奥多罗·马杜雷拉博士对弗洛尔太太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心一意要跟她结婚。迪诺拉太太兴冲冲地跑去向她要卦金：

“好几个月以前我就算中了，从玻璃球里看到了一具心眼好、有身份、有钱、又有博士头衔的先生，并且把这件事告诉了所有的人。这卦没有算错吧？弗洛尔太太，该给我赏钱啦！”

“多好的一对！她太走运了！”女友和大嫂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个个兴高采烈。

11

药剂师从何时看中了弗洛尔太太？此事无人知晓。爱情开始于几时几分，本来就难以断定，何况是一个人一生中唯一的爱情，白头偕老的爱情，那就更不能用钟表或年鉴来衡量了。很久以后，特奥多罗博士才带着腼腆的微笑对弗洛尔太太说，早在她守寡以前，就对她产生了好感。有一天，博士从药店的配药室里瞥见她在卡贝萨大街上走过，一下子着了迷。“如果将来必须做出决定的话，那么我只肯跟像她一样既漂亮又正派的女人结婚。”他对着试管和药瓶自言自语地说。当然，这种柏拉图式的纯洁的情感，因为他这种人绝不肯与有夫之妇有什么瓜葛，不肯对她产生什么不高尚的想法，不肯用贪婪的目光盯着她——“贪婪”一词未免过于庸俗、土气，用药剂师高雅而准确的话说，应当是“不肯用有失检点的带有情欲的目光”。

头一个发现药剂师这种倾向的是埃米娜太太。这位夫人对他人的生活不太关心，只是为了对周围发生的事情不显得过分无知才偶而嘀咕几句。与那些以探听和传播别人隐私为乐的长舌妇们相比，她算得上是谨小慎微、守口如瓶的女人了。

事情发生在四月初大学里戏弄新生的时候①。为庆祝新学年开始，学生们在本城的主要街道游行。在旧生的指挥下，剃光了头、包上头巾的新生们统统拴在一根绳子上，像是一串插标待售的奴隶。他们手上举着批评政府当局的标语牌，嘴里不住地咒骂生活费用上涨，嘲笑政治家们无能。

---

① 一些国家的习俗，学年之始，老学生要给新入学的学生来个“下马威”，有的甚至带有人身污辱的性质。

队伍从耶稣广场的医学院出发，穿过城区，向巴拉区进发。在看热闹的人很多的地方，比如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广场、圣佩德罗、皮埃达德、坎波格兰德，队伍都停止前进。旧生们骑在驴背上，像观看斗兽的人那样对新生们高声笑骂。

听到圣本托教堂那边传来的号声和喊声，七月二日广场一带的居民便一齐朝圣佩德罗涌过去。人流当中有一群妇女显得特别兴奋，她们是诺尔玛太太、阿梅莉娅太太、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吉萨太太和弗洛尔太太。

根据埃米娜太太准确而具体的情报，当时特奥多罗博士正坐在药店的柜台里边跟店员和收款的姑娘谈天，没有留心外边的号声和门前经过的戴着教师和政界人物面具的驴子。但是，一看到这几位太太，他立刻神态突变，张惶失措。埃米娜太太对博士的举止大惑不解，就紧紧盯着他，看他究竟要干什么。药剂师一向老成持重，看到这几位女友竟然一反常态，慌慌张张站身来，僵硬地地挺直身子，向她们道了声响亮而又亲切的早安。还有一个细节非常重要：他从西服背心口袋里掏出梳子，梳理了几下漆黑的头发——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他那上了一层发蜡的头发整整齐齐，油光锃亮。药剂师惯有的稳重不见了，变得像孩子一样欢欣雀跃。“我看得真切，他是赶紧穿上外衣以后才向我们打招呼的。”埃米娜太太心里纳闷，为什么博士如此殷勤，如此热情。

博士身穿洁白的衬衫，灰色西服背心，一条粗粗的金链一头在背心口袋里，另一头在西服口袋里，在胸前形成个装饰性的弧圈，金链上系着祖传的金表。他裤线笔直，皮鞋锃亮，手上戴着学士戒指：好一个魁梧、和善的人物！他躬身向太太们深深施了一礼。

女友们亲切地还了礼。药剂师是这一带颇有名望、受人尊敬的贤达。据埃米娜太太说——读者们大概已经发现，她的证

词内容丰富，细节详尽，——特奥多罗博士一看到弗洛尔太太就再也不看别人了。如果说目光里没有性欲，那么至少带着贪婪。精明的观察家埃米娜太太在准确针描绘博士的目光时对弗洛尔太太说：“他眼不得用眼睛把你整个吞下去！”

博士在里边望不到了，便来到柜台前头，后来又走出药店，站在人行道上。最后稍稍犹豫了一下，回头嘱咐了店员们几句，干脆跟在几位太太后面沿大街走下去。

队伍在圣佩德罗广场停下来，博士站到离女友们不远的大钟旁边。他装作若地其事的样子，拉一拉金表链，掏出怀表，和大钟核对一下时间，发现金表分秒不差，满意地笑了。诺尔玛太太和阿梅莉娅太太惟恐错过游队伍的某个场面，爬上了小花园的石凳，别的女友们则站在石凳旁边，踮起脚尖往里张望。特奥多罗博士用大钟的底座遮住半个身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弗洛尔太太的一举一动。

埃米娜太太严密监视着特奥多罗博士。她发现，不论是脸上被涂不油彩的新生被迫跳死神舞，还是旧生命令他们到酒吧间或商店买啤酒和汽水，博士全然没有看到这些逗人的场面，只是忘神地瞧着弗洛尔太太。他有时也笑一笑，那是因为看见弗洛尔太太笑了；有时也鼓鼓掌，那是因为发现弗洛尔太太在鼓掌。诺尔玛太太正站在石凳上向一个骑在驴背上胡说八道的学生欢呼（驴子正利用队伍停止前进的机会啃路边的垃圾），埃米娜太太拽了拽她的裙子。一开始，诺尔玛太太没有弄懂女友挤眉弄眼地朝远处指指是什么意思。等发现了穿得整整齐齐、精神焕发的药剂师，她大吃一惊：

“我的天……奇怪……”

阿梅莉娅太太和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马上发现特奥多罗博士令人惊异的姿态：一半身子躲在大钟后面，鬼鬼祟祟地朝弗洛尔太太张望。唯有吉萨太太一个人置身事外，她正聚精

会神地读游行的标语呢。据她说，从学生游行之中能发现研究集体精神的珍贵资料。吉萨太太决不错过任何研究的时机，生来就善于了解一切，用最现代的科学对一切做出解释。然而，对她的女友们来说，最珍贵、最能揭示真理的资料莫过于药剂师怪诞的举止。

“喂……不亲眼看见还真不敢相信呢……”

她们跟着游行队伍朝皮埃达德走去。不一会儿诺尔玛太太借口要给别人捎个口信，领着女友们钻进另一条街道:“让我们弄个水落石出，说干就干。”特奥多罗博士藏在大钟后面犹豫了一分钟，最后还是决定跟在她们后头，迈着方步，不慌不忙，竭力装出神态安详的样子。

诺尔玛太太及其女友们竭力忍住不笑出声来，只有两个人例外：弗洛尔太太还蒙在鼓里，吉萨太太则滔滔不绝地讲述“青年一代关心公共事业”的问题。突然间，她们停下脚步，诺尔玛太太钻进一家门口，说是要送口信。特奥多罗博士大吃一惊。他离女友们仅仅几米远，欲止不能，不得不继续朝前走。在她们身边经过的时候，装作没有看见的样子。不过，他在这类事上经验实在少得可怜：想着人们的嘲笑和目光，他满脸通红，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里才好，几乎是跑着拐过十字路口。博士在身边经过的时候，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忍俊不禁，笑出了声。

“嘘……”诺尔玛太太命令大家。

“特奥多罗博士走得那么匆忙，要到哪儿去呀？”弗洛尔太太看见他消失在路口，问道。

“这么说，你还不知道？故意装傻！是继续保密还是讲给女友们听？莫非信不过我们？”

“都说些什么呀？你们总是编派别人……这回又要编造什么？”

“你总不会没有发觉吧……”

“发觉什么呀？我的上帝！”

“特奥多罗博士看中你啦……”

“谁？药剂师？你们疯了，全都疯了……这怎么可能……竟然扯到特奥多罗博士头上，他可是最讲礼貌的人……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亲爱的，他这次可顾不得礼貌了，一直紧紧跟着……”

女友们随着新学年游行队伍，又说又笑，而弗洛尔太太一直是她们戏谑与寻开心的目标。可是一回到家里，单独和弗洛尔太太在一起的时候，诺尔玛太太就郑重其事地说，她已经注意到药剂师举止异常。弗洛尔太太说得对，药剂师是个循规蹈矩的男子，从来不曾听说过他偷看女病人，更不要说像年轻人那样穿戴整齐、梳一梳头、冒冒失失地跟着某个女人满街转了。他最后竟然藏在大钟后面，两只眼睛死死盯着弗洛尔太太。这既不是长舌妇们胡说八道，也不是她们无事生非。当时，诺尔理太太不曾跟她们一起说笑打诨，因为特奥多罗博士是个心地善良、举止稳重的人，如此严重的问题不该掉以轻心，不该开玩笑。亲爱的，这么合适的男人实在是机会难得：有声望的公民，生活上已经自立，具有学士戒指、博士头衔，身身健康，年龄和弗洛尔太太也正好般配。即便是大家能想象出一个理想的丈夫，那也不会再比他更好。

“亲爱的诺尔玛，你真的认为他有意吗？依我看不会，谁愿意吃隔夜的面包、嚼过的肉、死人留下的残羹剩饭呢？没有人愿意……”

诺尔玛太太把女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上帝给你的恩赐……”

她声音虽低，却充满了赞许之情，因为弗洛尔太太听到这

消息以后心潮起伏，惊异之中含着羞涩，模样更加俊俏，绝没有隔夜面包的霉味，更不会有腐肉的腥气。恰恰相反，她古铜色的混血儿皮肤细嫩光滑，两个脸蛋丰满水灵，整个躯体年轻、漂亮，散发着樱桃的芳香，好一个标致的女人！要说是剩饭，倒也不错，弗洛尔太太确实有过丈夫，跟他在铁床上睡过觉，交欢过。可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比很多黄花姑娘更有滋味，因为倍受重视的处女膜并不能说明一切。从根本上讲，处女膜几乎一文不值，只不过是一层一捅即破的薄膜，几滴血，一声呻吟，都是陈旧不堪的偏见所致。它之所以身价百倍，是因为几千年来人们对此大肆宣扬，军队、僧侣、警察和妓院统统把女人的这层膜捧为世界之王。与深谙性欲之道、因久不进行房事而如饥似渴、头脑清醒、行为大胆的寡妇相比，那些一窍不通，呆头呆脑的姑娘们算得了什么？“喂，弗洛尔，别唠叨了。要说你是残羹剩饭的话，那么不仅特奥多罗想吃，不知道还有多少别的男人馋得口水直流呢！”现在，诺尔玛太太急于知道另一件事：

“那么你这边呢？你觉得他怎么样？会爱上他吗？”

在相信药剂师确实有意，这一切不是嘲弄或者误会之前，弗洛尔太太不肯首先讨论自己的感情问题。她不想再次遭受失望和屈辱，不愿意让“王子”和阿卢伊济奥先生的事件重演。由于诺尔玛太太非要她马上回答不可，弗洛尔太太才承认对药剂师并非无动于衷。他举止文雅，人品高尚，穿着整洁，是个惹人喜欢的绅士，使人想起时下正上演的一部电影里的男主角。当然，只是有点相像，但是可以让人觉得和蔼可亲。总之，要是果真如此，弗洛尔太太非常可能喜欢上他……像喜欢亡夫一样喜欢他吗？那倒不会，情况不同……现在，她本人变了，不再是八年、差不多九年以前的她了。那时节，在少校家的聚会上认识了浪荡鬼，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突然间把心交给了他

(后来，在人声鼎沸的广场上，在漆黑的沙滩上，又高高兴兴地把乳房和大腿间的东西一并交到了他的手里)。弗洛尔太太疯狂地爱他，满足了他的一切要求，毫无代价地奉献出了贞操，为这件事还和罗济尔达太太反目成仇，因为母亲坚决反对那门亲事。

现在，她已经成了个沉静而善于思考的寡妇，不会再因一时性起而贸然行事。感情勃发，仓促行动，在处于恋爱年龄的姑娘身上倒还未可厚非，但对于一个年满三十、尚为亡夫守丧的太太来说就不能原谅了（即便心里欲火燃烧也不能原谅）。遇到这类事情，必须长时间观察，冷静地考虑，看一看这爱情是否能开花结果，不能像年轻人那样一时冲动，在黑暗的角落或者楼梯下边干出疯狂的事情来。在谨慎而富有田园风格的土地上也许能生长出平静而成熟的爱情。弗洛尔太太认为这完全可能，因为她亲口说过觉得特奥多罗博士既不丑陋又不令人讨厌，而且现在进一步发现，这男人很招人喜欢。诺尔玛太太兴致勃勃，认为订婚结婚迫在眉睫，仿佛已经看到弗洛尔太太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她早就应当过上幸福生活，可惜一直不遂人意。

“啊，我的圣女，太好了！现在，别再板着个脸，关在家里……”

弗洛尔太太虽然承认对药剂师有意，但马上补充说，她决不肯表示出来，决不肯到药店门前招摇，让别人知道她强行节制欲望而熬深了眼窝。亲爱的诺尔玛，我绝不肯干这等事。

“我可不许你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诺尔玛太太花了很长时间劝弗洛尔太太不要太傻，不要佯装冷若冰霜。像弗洛尔太太这样欲火中烧的女人必须结婚，马上结婚，不然就会变成疯子，变得歇斯底里，就会跑出门去，钻进妓院，委身于随便什么男人，就会沦为人尽可夫的淫荡寡

妇，让亡夫的坟头上犄角丛生。啊，寡妇既然承认需要男人的温暖，迫不及待地想在床上有人陪伴，那么就不该假装正经，至死忠于亡夫，永远为他守丧，用自己的那玩艺儿为死者殉葬，让它成为死尸脚下无人顾盼的凋谢了的枯花：

“总不能让那玩艺儿只用来尿尿……”

还是彻底解决为好，找个丈夫，和他过体面而又正派的生活，重新燃起爱情之火，再次享受欢乐的日子，让亡夫的尸骨不蒙耻辱，含笑九泉。当然，不该过多提起他，以免新夫见怪。其实，近几个月来，弗洛尔太太似乎忘记了亡夫的姓名。以前，长舌妇们总是挖苦他，咒骂他，弗洛尔太太起而抗争，才整天把他挂在嘴边，后来，女友和邻居们不再鞭挞坟墓中的死者，即便有人要想到他也不再说出口，弗洛尔太太才把他像件稀世珍宝一样锁在心里。以后，也将依然如此。当然要从客厅的墙壁上取下他面带放荡不羁笑容的照片（何止笑容？还有他那难以抵御的诙谐，为什么要否认呢？）收进箱子里边，藏到心灵深处，把客厅的墙壁（还有弗洛尔太太的那玩艺）让给第二个丈夫。第二个丈夫，我说亲爱的弗洛尔，他是个多漂亮的男人！正当壮年，又那么高雅！

结婚，马上结婚，你的本性要求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千万不能仅仅因为害怕或者偏见而继续孤孤单单地在梦中遭受煎熬，咬着牙自我克制。她，诺尔玛太太，不允许弗洛尔太太失去这大好机会。这种机会绝无仅有，再好不过了，不能为了虚伪的贞洁或者愚蠢而失之交臂。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

下午课上，弗洛尔太太教女学员们用鸡冻和椰子做一种叫“男人膏”的甜食。“嘿，男人膏！”这菜名引起了一阵哄笑。课后，诺尔玛太太说是要买花，把她拉到了卡贝萨大街。要买十二枝圆当归，挑起来不那么容易。诺尔玛太太左挑右拣，总是

不满意，凑不成一束，弄得花店店主、上了年纪的黑人科斯麦·德·奥莫卢也感到吃惊。其实用不着奇怪，因为特奥多罗博士在药店里也还没有露面。买完花，又去维多利亚娜店里买豆馅炸糕，仍然不见药剂师在柜台上出现。诺尔玛太太可不是那种轻易丧心丧气的人：她不招呼一声便拉着神不守舍的弗洛尔太太闯进药店，高声叫收款员拿包药棉。弗洛尔太太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谁见过有这么冒失的？

他们看见，在药店里边小小的配药室里，特奥多罗博士戴着眼镜坐在高高的蓝色和红色长颈瓶后面，正用石臼研磨盐类和毒药呢，活像一幅炼金术士书上的插图。聚精会神地研磨之后，又在一架小得像玩具似的天平上称出一份份分量极小的粉末。他太潜心于那奥妙无穷的配方了，全然没有发现两位太太来到了药店，甚至连诺尔玛太太讲当天报纸上刊登的一个什么案件也没有听见。

称量完了以后，药剂师又把粉末放进试管，接着加入不多不少二十滴无色液体，试管里马上冒出一股红烟。一时间，博士那微黑的大脸上红烟缭绕，更增添了科学与魔幻想的色彩。

诺尔玛太太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她亲切的声音响彻屋宇：

“你看呐，弗洛尔，亲爱的，特奥多罗博士多像个被硫磺火包置的巫师呀……太像啦！”

特奥多里博士听到这名字——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弗洛尔太太的名字——浑身颤抖了一下，抬起眼睛从眼镜横梁上方望去（眼镜只用于看近物）发现各种药物之中幻化出了诗神，一下子不肯相信自己的视力，感到一股冷气穿过下腹。他想站起身来，却又头晕目眩，试管掉到地上摔个粉碎，快配好的药（是为福尔卡街多灾多病的老太太泽泽·佩德雷拉配的，治疗慢性咳嗽）在地上变成了一片黑红色的污渍，而红色的烟雾仍在博士庄重的脸上缭绕。

“唉呀，我的上帝……”弗洛尔太太说。

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什么事情也没有随之发生，只有诺尔玛太太笑着付了药棉钱，因为药剂师的形像太具有喜剧色彩了：他在椅子上半抬着身子，手停在空中，仿佛还举着玻璃试管，眼镜滑到鼻子尖上，一声不响，呆若木鸡。

弗洛尔太太羞得满面通红，手足失措，抬脚朝门外跑去。诺尔玛太太向情怀激荡的药剂师投去一个会意的目光，像是给溺水者扔下一根救命的绳索。特奥多罗博士想说句什么，但没有说出口。

诺尔玛太太在拐角处追上了弗洛尔太太：难道你还对药剂师的态度抱什么怀疑吗？要么想找个比他身份更高、长得更魁梧的男人？对一个受欲火折磨、在守丧期里呻吟的寡妇来说，这种要求未免过分荒唐。我的圣女，不可能有更好的人选了：他是个持有证书、戴真紫水晶戒指的博士，药店店主，长得漂亮，穿西服坎肩，挂金表链，身体健壮，风度翩翩。总之，一位心地善良的先生，四十来岁的英俊男子汉。

12

四十来岁的英俊的男子汉：卜卦的那天下午，玻璃球和油渍斑斑的纸牌向迪诺拉太太显示出的一切，女友和大嫂们都一项一项地在特奥多罗博士身上找到了，而且分毫不差。财产、大学文凭、体格、身高、长相、文雅的举止，都完全相符。奇怪的是，那些日子大家都在大街、广场上到处寻找与卦上勾画的肖像相似的男子，竟然没有任何人想到药剂师。既然他就在眼前，一看便知，那么对这种荒唐现象作何解释呢？是大嫂和女友们都瞎了眼，还是本书作者一时疏忽，犯了个让批评家们

幸灾乐祸的错误呢？既非错误亦非疏忽，而是大嫂和女友们全都感觉迟钝，没有发现博士正躲在药店里屋，鼻子上架着眼镜，精心把各种有毒物质混合，配成价格低廉、把健康送给千家万户的良药。

专门记载弗洛尔太太的婚姻、痛苦与欢乐的本书作者完全忠实于事实，没有把特奥多罗博士包括在大嫂们提出来的求婚者名单之中，因为在一心为弗洛尔太太排忧解难、凑到一起就兴致勃勃地谈论她寡居生活的所有人当中，没有谁提到过药剂师。不过博士并没有因为被人遗忘而蒙受损失。道理很简单，否则他充其量能跟那呆头呆脑的求婚者们一起参加弗洛尔太太梦中的圆圈舞。对他来说，被人遗忘反而更好：即便在梦境里也没有扮演可笑的角色，没有降低自己在弗洛尔太太心目中的地位。

人们还是不禁要问，为什么大家都瞎了眼？为什么偏偏把他给忘了？他整日里站在柜台前面，与蓝色和红色玻璃瓶为伍，浑身散发着药品的气味，有时候举着针管，准备在女病人的胳膊上、臀部注射，为什么女友和大嫂们竟然没有发现呢？既然常常见到他，和他打交道，为什么竟至于视而不见呢？

这是因为，人人都知道，他不能结婚，并且劝说也无济于事，所以在计算本街区的单身汉的时候，往往不把他列在名单之内，仿佛博士已经成家，有了妻子儿女。就是在诺尔玛太太千方百计为她的邻居和教女、无精打采的马丽娅物色未婚夫的日子里，也全然没有想起他来。特奥多罗博士？他没有结婚，将来也不会结婚，不必考虑他，白白浪费时间。就是他本人想成家的话，也办不到。可怜虫，太不幸了！

此事千真万确，尽人皆知，所以围绕着弗洛尔太太寡居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中，他没有像别的单身汉那样成为谈笑饶舌的目标。

说闲话和卜卦的皇后迪诺拉太太每天都在“科学药店”门前经过三次，每星期两次在药剂师面前亮出她那干瘪的屁股注射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针剂（啊！人们引以为荣的韶秀年华稍纵即逝：当年，这干瘪的屁股曾惹得天才的诗人罗巴托写下了颂诗行行，商界的阔佬们为看它一眼、摸它一下，还要付不少钱呢）。连她那双能预见未来的眼睛也没有发现，按住她臀部松弛的肉皮的黑白混血先生就是卦上所说的四十来岁的英俊的男子汉。因为她知道，而且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博士不可能娶妻。

既不是因为阳萎，也不是从小厌恶女人。看在上帝面上，请千万别从这方面去想。特奥多罗博士虽然秉性和善，待人谦恭，生活优裕，但完全可能一反惯有的温和，以无可争议的证据展示出男性特征，把胆敢怀疑他有生理缺陷的无赖打个头破血流。

作为男人，他虽然动作谨慎，但本领高强。要有是谁想获得与此有关的准确无误的证词，只须到萨波蒂胡同跟年轻力壮、整齐干净的混血姑娘奥塔维雅娜·达斯·多雷斯见上一面就一清二楚了。姑娘又名塔维尼亚·玛内莫伦西娅，仅仅跟几位经过挑选的嫖客来往：两个大法官，三个下城的商人，一个上了年纪的神父，一个医学教授和我们这位出类拔萃的药剂师。当然，必须送上几个铜币，才能从她嘴里得到你想知道的秘密。

奥塔维雅娜以其清洁、含蓄和严肃——更像一位夫人在温暖的宅第里接待宾客——被特奥多罗博士选中，使他每星期四晚饭后必定登门。塔维尼亚每位杰出而又秘密的嫖客光顾的日期（或者晚上）都是固定的。并且各人有各人的习惯、口味和爱好，有些还非常怪诞，而本领高强的塔维尼亚都能让他们一一得到满足。

每星期四晚上八点整，特奥多罗博士准时迈进门槛，受到特别尊敬和礼貌周到的接待。他坐在安乐椅上，奥塔维雅娜坐在对面钩织婴儿的小鞋，两个人啜饮着拉巴区修道院修女们喜欢喝的水果酒，进行一番颇有教益的谈话，共同回忆一周来发生的事件和报纸上刊登的新闻。在与学问高深的先生们交往当中，塔维尼亚耳濡目染，俨然成了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以至萨波蒂一带人们有什么事情常常去向她请教。她极其讲究品德，最爱抨击时下的习俗，说年轻人行为放荡，怀疑一切，并且这种糟糕的风气正在全世界蔓延。

药剂师就这样听着混血姑娘颇有见地的看法来消磨时光，消化胃中的食物:“这世界无可救药了，博士，哪个圣人也没有回天之力。”然后，两个人双双走进弥漫着香叶芬芳的卧室，钻进雪白的床单。每星期四博士都有权来第二次。既然博士几乎总是使用这一权力，兴致勃勃地再来一次，谁还能怀疑他的男性功能呢？

应当说一下，再来一次无须加价，因为塔维尼亚·玛内莫伦西娅论夜而不是论次数收费。即使嫖客家规严格，撒个谎出来在这里停留很短的时间便匆匆归去，也得按一夜交钱。价格昂贵，但她照顾周到，彬彬有礼，床第功夫娴熟。一分钱一分货嘛。

特奥多罗博士一般午夜以后才走，有时候还由热心的奥塔维雅娜照看着在红木床又松又暖和的棉垫上打个盹。他临走以前，姑娘还端上奶糖玉米豆、甜米饭和嫩玉米糖糕，再斟满一杯水果酒，正如高贵的混血妓女细声娇声地笑着说的，让他“恢复恢复体力”。

大嫂们既不把他列入名单又不拿他的婚事开心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非常孝敬母亲。老人瘫痪在床，把儿子当作掌上明珠。她患脑溢血的时候，刚刚毕业的儿子发誓说，只要母亲

还在，他就决不结婚。他至少要做到这一点才能报答母亲的恩情。

父亲去世的那一年，他刚好十八岁，正在准备报考医学院。当时，他曾想到辍学，打算永远呆在他们居住的热基埃市，接替父亲支撑那爿布店，因为除了如山的债务和善良的名声之外，父亲身后只留下了这座小小的店铺。可是，表面看来弱不禁风但意志却十分顽强的寡母不同意儿子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丈夫生前唯一的愿望就是让儿子完成学业，年轻的特奥多罗又是个极好的学生，老师们都说他前程远大。让儿子去参加考试，继续上学吧，小布店由母亲来管。只有一点变更：没有上医学院，而是学习药物学，后者比前者学制短三年。

寡母一人既料理家务又经营布店，日夜不停地操劳，还清了债款，保证了上大学的儿子的每月花销。儿子不止一次想在店里干活，但母亲坚持反对：他的学习时间是神圣的，要工作的话等毕业后再说。

面对奄奄一息的母亲，年轻的药剂师下定了只有戏剧里的英雄才能下定的决心，而且完全发自肺腑。他发誓永远陪伴母亲，只要她还活着就决不结婚。第二天头一次休息的时候，他就找到了未婚妻维奥莱塔·萨，收回了婚约，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寻找别的恋人，巴松管成了他唯一的欢乐和消遣。他在中学时代参加了市立乐团，学会了吹奏这种乐器。

他卖掉热基埃市的布店以后，在伊塔帕吉佩区一家行将倒闭的药店入了股。药店店主是个命运不济的医生，年岁不大就精神失常，而且病情严重，家里人不得不把他送进疯人院。母亲已经完全瘫痪，坐在轮椅上，说话困难，声音嘶哑，不肯让儿子离开一步。特奥多罗博士在附近租了一所房子，除了去药店工作之外就是照顾母亲。晚上，他总是坐在老人身旁练习巴松管独奏，以减轻母亲可怕的寂寞。

年复一年，博士很少出门，本街区的人们却对他非常敬重。他结识了音乐家阿热诺尔·戈麦斯，带着巴松管加入了业余管弦乐团。乐团以称职的指挥戈麦斯为中心，成员有医生、工程师、律师、一位法官、一位商店店员和两位店主。每逢星期六，他们总是聚集在这个或那个成员家里，各持自己的乐器，演奏各种乐曲。

由于年轻的博士的精心经营，药店的生意恢复了往日的兴隆，特奥多罗正派善良的名声闻名遐迩，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

曾有不少姑娘转着年轻药剂师的巴松管团团转，但他为人严肃，不肯浪费多情的姑娘们的时光，既不跟她们搭讪，也不给她们以希望。博士把对恋人的温柔全都奉献给瘫痪的母亲：鲜花，巧克力，精美的礼品和演奏专门为母子之情创作的一首奏鸣曲：《伊塔帕吉佩的下午充满着母爱》。

精神错乱的医生医治无效，不幸死亡，特奥多罗博士像关心亲人的遗产一样列出了财产清单，处理了各种善后问题。也许由于这个原因，医生的遗孀想把最小的女儿——一个放荡得令人吃惊的骚货——嫁给博士。万幸的是，博士有誓言在先，没有答应，否则，非成为那个小妖精的丈夫不可，因为医生的这个遗孀急于求成，已经俨然以岳母的口气对博士说话，为他们安排日后的生活。特奥多罗博士大吃一惊，只有一条路可走：提出退股，退出药店，逃离订亲的威胁。

正当他不知道该把拿到的一笔钱用在何处的时候，一位熟人（是博士的熟人，也是我们的熟人，因为我们在前面的一个场合与他见过面。他开着车，在智利大街险些把罗济尔达太太撞倒，嘴里还不三不四地骂了她一通。此人即制药厂推销商罗萨尔沃·梅德罗斯）带给他一个绝好的消息：位置非常好、生意又兴隆的“科学药店”经受着一场危机，几个继承人为财产清

单意见分歧，反目成仇，争吵不休。对持钱待用的人来说，这愚蠢的家庭不和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一本万利。

这样，特奥多罗博士以现金和分期付款各半的方式买下了两个继承人的股分，跻身于一个像样的企业。一开始，因为要逐月还付高利息的贷款，他曾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正当他捉襟见肘的当儿，银行家、葡萄牙人塞莱斯蒂诺帮了大忙。博士是通过管弦乐团的另一个成员、拉小提琴和用手术刀同样享有盛名的文塞斯劳·皮雷斯·达·韦加博士与葡萄牙人结识的。这位银行家——他目光锐利，嗅觉灵敏，从来不会上当——很快感到药剂师为人严肃，答应博士可以继续贷款，使他免于陷入窘境。

药剂师生活节俭（所谓奢侈只是为母亲雇了个精明强干的女护士，吹巴松管和每星期跟塔维尼亚·玛内莫伦西娅相会一次），再加上有银行家的支持，没有遇到多少风险便度过了到卡贝萨大街初期所遇到的难关。看中弗洛尔太太的前一年，他已经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还清了最后一笔借款。

现在，博士再不是伊塔帕吉佩区一片小药铺的伙计，而成了市中心一座大药店的股东。虽然他只持有资金的五分之二，不占多数，却掌握着经营大权，，因为那三个兄弟不和，除了来提前支取红利，难得迈进“科学药店”的门槛。

由于特奥多罗博士不断增加投资资，并且每天在药店工作，所以利润份额越来越大。他不慌不忙，单等三个好吃懒做、百无一能的兄弟把其他财产挥霍净尽之后再买下他们的股份。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药剂师在整个街区获得了声望，甚至长舌妇们对他也十分崇敬。

这位身穿无可挑剔的深色西装、表情庄重、精明能干、年近四十的单身汉刚刚在卡贝萨大街出现，长舌妇们便马上行起起来，首先侦探了他的隐私，衡量的他的科学造诣——“打针

的那双手多么纤细呀","开的药方比许多医生都好",——对他一生的每个细节都条分缕析：从靠母亲开小布店供他上学到巴松管独奏——这是单身的药剂师唯一的艺术与快乐。当谈到老人患了脑溢血、特奥多罗博士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而发誓不爱任何女人这一章节的时候，长舌妇们还掉了几滴眼泪。

迪诺拉太太是个细心人，凡事要求准确无误，即便细枝末节也要弄个清楚明白。她把调查的范围扩展到了伊塔帕吉佩区，访问了当年推着轮椅照看老太太的那个女护士。这儿子孝顺得值得用奏鸣曲、民歌和诗篇来赞颂，于是长舌妇们闭口缄言，不对药剂师说三道四，使他得以维持严格的习惯，和卧病在床的母亲过得平安无事。

她们对药剂师庄严地遵守誓言太习以为常了，以至对老人在轮椅上度过了二十年之后已于几个月前悄然死去，儿子不再受誓言的约束、已经准备结婚这一质的变化竟毫无察觉。在她们看来，药剂绝不应成为恶言恶语的对象。她们议论整个世界，唯独此人例外："论正经人，要数特奥多罗博士了。"

可以想象，当药剂看中了烹调学校女教师的消息爆炸开来的时候，人们多么诧异、惊慌，简直到了世界末日！啊，叛徒！长舌妇们立刻以战斗的队列占领了科学药店和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之间的各个战略要地。身穿灰色或蓝色西装、表情严肃的特奥多罗博士不得不迈着缓慢的步伐，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人们的微笑当中，经过弗洛尔太太窗前，尊敬地但又充满激情地向她问好，然后看着她优雅地一笑作为回答。啊，叛徒！骗子！装模作样的家伙！——长舌妇们的目光和神态这样说。

他仍然住在离这儿很远的伊塔帕吉佩区那所房子里，不过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药店一关门就急急忙忙去乘有轨电车：瘫痪的母亲已经去世，没有人焦躁不安地等着他回家。他往往在葡萄牙人莫雷拉的饭馆里吃午饭和晚饭，然后在卡贝萨、马西埃

尔和索德雷一带散步，似乎不肯离开弗洛尔太太周围这一地区。特奥多罗博士为人谨慎，总是在很远的地方向她打招呼，不贸然出现在她眼前。可是，到处都有长舌妇们在，每走一步都能碰上一个，时时都能听到迪诺拉太太暗有所指的话，怎能谨慎得不为人知呢？

特奥多罗博士一向胸怀坦荡，不屑于施阴谋、耍诡计。局面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他越来越感到焦躁不安。诺尔玛太太发觉了这一点：

“他甚至有点让人心软了……”

弗洛尔太太笑了笑，表示同感：

“真可怜……”

“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我想个办法……”

诺尔玛太太准备坦率地和坠入情网的药剂师谈一谈，把事情彻底定下来。弗洛尔太太本人也已经不再隐瞒对博士有意，说起他来，总是带着感情，并且每当他穿过马路时都站到窗前。

“我去跟他说……”

“你疯了？那样他会以为是我打发你去的，把我看作不要脸的女人，找上门去……”

“别胡说……看我的……”

诺尔玛太太没有来得及采取主动，因为就在那天下午，弗洛尔太太气喘吁吁地闯进了她的家，手里举着几张信纸和一个信封。烫着金边的蓝色信纸散发着檀香味，精美之极。信上，博士以纯正的葡萄牙文表白了爱慕之情，列出了财产清单，讲明了本人的身分，说愿意把这一切都奉献在夫人脚下。真诚的企望，高尚的话语。炽热的感情溢出了经过细心斟酌的字里行间，使清单也成了情真意切的求爱信函。

“妙啊……”诺尔玛太太一边贪婪地读着信，一边热情地

说，“太妙了！”

13

如果说弗洛尔太太的头一次婚事仓促、草率，仪式简单、寒酸，那么第二次一切都办得井井有序，光彩体面。头一次没有订婚这一步，从丢人现眼的恋爱直接到结婚，并且在结婚之前就同了床。在紧急而尴尬的情况下举行婚礼实在不是件愉快的事，但又不得不举行，因为姑娘的处女膜已经被恋人提前破坏了，国家和教会的认可虽然不能让新娘重新成为处女，至少可以保全家庭的名声。

第二次婚礼却大不相同，散发了铅印的请柬，《午报》在社会专栏上刊登了消息——以赞颂的口吻称特奥多罗博士是“本报尊敬而又高贵的订户”，——还有音乐、鲜花、五颜六色的彩灯，很多人聚集在圣本托教堂，听热罗尼莫神父口若悬河的祈祷。在民事仪式上，法官皮尼奥·佩德雷拉博士以他高雅的言辞发表了简短而充满热情的讲话，说新婚夫妇“在音乐的熏陶下，在上帝的祝福里”心心相印，必将生活得安宁、平静。面容清瘦但气度不凡的法官是新郎在业余管弦乐团的朋友，在阿热诺尔·戈麦斯指挥下负责吹奏单簧管。

头一次婚礼上所缺少的在第二次一应俱全。根据新郎新娘的要求，诺尔玛太太主持婚礼，以其特有的精明强干和谨细心把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秩序井然。一切都讲究质量而且价格合理。当然，取得如此成功还与左邻右舍一齐出动前来帮忙有关。

能有诺尔玛太太办不成的事吗？她甚至请来了罗济尔达太太，并且使她跟女儿重归于好。弗洛尔太太的哥哥和嫂嫂也从

纳扎雷特赶来了。只有罗萨莉娅和安托尼奥·莫赖斯没有前来，因为机械师坚持不改变所下定的决心：在岳母大人“到地狱里永远度假”以前决不回巴伊亚。

这一回，罗济尔太太无话可说了：婚事、婚礼和女婿全都称心如意。现在，她终于有了个与许多年前在阿尔沃斜地梦想的模式相近似的女婿了。当然，并不完全相同。当年，她的理想是那个俨然像个王子的大学生佩德罗·博尔热斯，可惜错过了机会。不过，眼下的女婿毕竟是个博士，有钱财，是位置甚好、生意兴隆的药店的股东。他为人正派，彬彬有礼，算得上个人物，不像罗萨莉娅的丈夫那样，为了挣一日三餐，在人家的汽车底下滚爬，弄得满身油泥；更不像弗洛尔的头一个丈夫那样，是个泼皮、无赖、流浪汉。特奥多罗博士有钱，有地位，有名声，这样的女婿罗济尔达太太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在她的有身份的亲朋好友面前显示一番。

第二次婚姻只是没有恋爱。这倒也合乎情理，因为一个寡妇恋爱有失体统。在街的僻静处或者门后边拉拉扯扯，搂搂抱抱，吻一吻，摸摸大腿、乳房，不太雅观。年轻姑娘们恋爱，只有目的严肃，干出点出格的举动还说得过去。但如果是寡妇，则不免有伤风化、难以原谅了。

正因为如此，接到特奥多罗博士那封措词高雅的信函以后，有关各方——亲威和朋友们都表示了意见和建议——决定让弗洛尔太太和特奥多罗博士进行短时间的客客气气的接触，以便进一步互相了解，权衡对方的优缺点，最后决定是否真的能够结婚。全权大使桑帕伊奥先生对博士说，在这方面弗洛尔太太缺乏经验，必须有成功的把握才肯迈出这庄严的一步。

这一步太庄严了，就连既热心又能干的诺尔玛太太也犯了犹豫，不敢独自决定女友该如何回复那封散发着檀香味和激情的蓝色烫金的信函。她和弗洛尔太太是知心朋友，情同姐妹，

了解其内心的秘密，知道囚禁在寡居生活中的年轻女人的迫切需要，所以毫不怀疑这桩婚事足以解决女友的一切问题。然而，对于这样热忱而又彬彬有理的求爱信，总不该简单地回答"同意"二字了事吧？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

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让双方表明态度，确定结婚的条件和日期，免得弗洛尔太太被人们议论纷纷。再说，药剂师有身份，受人尊敬，而在这方面却是个新手，已经陷入可笑的窘境，扮演着小丑的角色，任凭长舌妇们跟在后面评头品足，指手划脚。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于是，诺尔玛太太不仅请来了她的挚友、文人兼学者吉萨太太，而且还郑重其事地征求了泽·桑帕伊奥先生的意见，以取得他的支持。一开始，诺尔玛太太曾想把远在纳扎雷特或里约热内卢的弗洛尔太太的母亲和其他亲戚以及姨妈莉塔、姨父波尔托统统请来，后来她和弗洛尔太太觉得事情刚刚有个眉目，初级阶段的讨论不必惊动善良的老人。当然，在订婚的庄严时刻，必须让姨妈莉塔和姨父波尔托亲自到场听求婚者正式提出请求。

手忙脚乱的夜晚：为了保证会谈成功，诺尔玛太太不得不请阿梅莉娅太太替她守护一个刚刚分娩的远房表妹。

"这个诺尔玛呀，完全没有必要让我去陪伴，产妇的亲戚多得很呢……真是个爱管闲事的女人……"阿梅莉娅太太在去医院的路上嘟嘟囔囔，心里很不高兴。

吉萨太太也取消了一次约会：她本来签应去德国朋友家里，在半明不暗的灯光下面喝冷饮，一面静静地倾听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音乐唱片。桑帕伊奥先生是被强行拉来的：他不习惯于插手别人的生活，何况是婚姻这类个人私事呢。不过，事关他衷心尊敬的弗洛尔太太，正派的寡妇——好漂亮的女人，真

让人眼馋！桑帕伊奥先生忍不住邪念萌生，——决定破例为她效一次劳。

具有历史意义的最高级会议隆重开幕，首先由桑帕伊奥先生高声重复了一遍特奥多罗博士那封信，朗读当中还夹杂着议论。

“此人情操高尚，我喜欢。”鞋店老板最后说。

弗洛尔太太随后怯生生地表示同意：

“是这样，我也这样看……可不是嘛！我觉得他挺招人喜欢……”

“何止招人喜欢？应当说是个了不起的人！太棒了！”吉萨太太操着美国腔调，却说出了个典型的巴伊亚俚语。

最后，全体与会者一致同意诺尔玛太太的建议，委派泽·桑帕伊奥先生以弗洛尔太太的名义与药剂师交涉，告诉他可以求婚，但必须答应以下要求：立即停止在公开场合表示爱慕的粗鲁做法，那样对双方都不利；先和弗洛尔太太的姨妈和姨父见面，正式提出请求，然后再订婚。

特奥多罗博士答应这些要求以后，可以每星期到未婚妻家去三次：星期三、星期六和星期日。星期三和星期六晚饭后去，至迟留停到晚上十点。当然，为了防止产生有损寡妇名声和任何流言蜚语，每次见面必须有第三者在场。星期天的规定最为宽松：从在红河区姨妈姨父家吃午饭时起直至晚场电影结束为止。需要说明的是，看电影要由桑帕伊奥夫妇或鲁瓦斯夫妇陪伴。

还应当把吉萨太太对所有这些限制的不满和异议记录在案，否则这次最高级会议的会谈记要就不能算是完整。她对本决议的大部分要求表示强烈反对。在她看来，这些既可笑又愚蠢的要求是中世纪封建主义的陈腐而又可悲的做法。然而，饱经世故的泽·桑帕伊奥说，为了保证弗洛尔太太清白的名声不

受玷污，这些要求非常必要。

一切都表明特奥多罗博士品德高尚——向来举止正派，这次信函的措词也极其典雅。尽管如此，仍然必须保证弗洛尔太太万无一失。请诸位设想一下，弗洛尔太太是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寡妇，要是药剂师跟她东游西逛，招摇过市，领着她到人所不知的什么地方去，还在她家里日夜厮混，说不定会突然又一脚把她开——这种事屡见不鲜，——那时候，弗洛尔太太的脸面与清白无瑕的名声何在？也许这位行为正派、堪称楷模的寡妇会变成亡夫留下的尿盆，随便什么男人都能来用一用，然后扬长而去。吉萨太太出于自己的理解，甚至会嘲笑当地人的风俗，但是他，热情关心弗洛尔太太品德的泽·桑帕伊奥，则坚持认为……

中世纪，封建主义、宗教法庭——一位三十岁的寡妇，一位有正当劳动挣来钱财、完全可以自作主张的女人与她的未婚夫、年过四十的绅士会面还需要有证人在场，谁见过这种咄咄怪事？只有巴西才如此落后……要是在美国，人们非笑掉大牙不可……

桑帕伊奥先生不声不响地盯着美国女人，从内心里觉得她说得有理：所有那些规定、要求、证人等等统统都是胡闹、不折不扣的胡闹！自己属于自己所有，愿意跟谁就跟谁，想什么时候交欢就什么时候交欢，与他人绝对无关……美国女人口若悬河，大谈未来主义，对陈规旧俗嗤之以鼻。要是这女人把如此高明的理论在他桑帕伊奥身上付诸实践该有多好……可惜她不肯！说起来振振有词，情绪激昂，满口科学呀，学说呀，但实际上她本人像块石头，至少在获得相反的证据之前是块冷冰的石头。即便她与什么男人交欢，也该是秘密进行，何等绝密呀！包括大名鼎鼎的迪诺拉太太在内，谁也不曾澄清过对她的怀疑，谁也不曾发现一件事实，甚至没有证据证明曾经有人向

她求过爱。说起来高谈阔论，滔滔不绝，但全都是空话，说过之后就全都化为乌有。这美国女人整天价笑眯眯的，过得心满意足，不论从身体还是从道德上都有充分的迹象表明她性欲旺盛，并且受到男人周到的侍奉，而长舌妇们多方探察，却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等着瞧吧，也许她真的是个正经女人，从来没有委身给什么男子——这至少是个安慰。"桑帕伊奥得出了个令人郁郁不乐的结论，最高级会议也随之闭幕。

第二天，桑帕伊奥先生又一次打破了常规，迟迟没有去鞋店：他要到药店找特奥多罗博士、尽快完成这项烦人的使命。

桑帕伊奥先生不知道该如何谈起，特奥多罗博士又是初次登台，所以一开始双方转弯抹角，吞吞吐吐。不过，互相之间都有诚意，谈话进行得还算亲切：鞋店老板一心想玉成这桩美事；药剂师怀着成年男子专一的爱情，只要能和弗洛尔太太结婚，愿意接受任何协议。

为了提防有人偷看或者偷听，谈话是在药店里边的配药室里进行的。其实这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因为时刻警惕的迪诺拉太太发现桑帕伊奥走进了药店，并且久久不见出来，令人生疑（即便治疗梅毒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于是借口注射抗风湿性关节炎针剂探进头去（实际上，第二天才该打针，而且是下午）。

就算迪诺拉太太没有听见他们下面的谈话，两个嘀嘀咕咕的密谋者看到这位不速之客时的惊惶神情也足以说明了一切：

"就这样吧，亲爱的博士，祝贺你们双方。你和她……都应当受到祝贺……"

消息立刻在附近的街区流传开来。早在弗洛尔太太得知泽·桑帕伊奥先生以出众的才干顺利地完成使命之前，人们已经开始纷纷向她祝贺（为了感谢桑帕伊奥先生，选择他担任了

宗教仪式上的证婚人)。

星期六晚上，一伙人数不多但非常活跃的好事者聚集在弗洛尔太太门前，等着看求婚者和寡妇见面。长舌妇们不顾脸面，排列在阿根廷人门口的人行道上朝烹调学校的客厅张望。

弗洛尔太太表情安详，笑容满面地等待着这次激动人心的会见。当然，在场的有她的亲戚——姨妈和姨父，几位挚友(包括迪诺拉太太，她扬言如不受到邀请就决一死战)，三四对夫妇，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和她的女儿马里尔达（这姑娘心慌意乱，仿佛是来向她求婚似的)。坐在最好的那把椅子上的是卢伊斯·恩里克博士，这位公职人员、文化界人士和弗洛尔太太家的朋友是以一位富亲戚的身份出席的。

门外，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熙熙攘攘。

特奥多罗博士按照他那块分秒不差的瑞士怀表准时来到。他胸前的钮扣眼上别着一朵鲜花，更加显得仪表堂堂，俨然像个贵族，长舌妇们见了都大吃一惊。向在场的各位问好以后，他由莉塔姨妈客客气气地请到按严格的礼仪规定的地方——和弗洛尔挨着坐在沙发上。

弗洛尔太太穿一件崭新的连衣裙，雅致、漂亮，脸色红润，稍带羞怯，像是用青铜与黄金雕成。看到这副镇静自若的神态，谁也不会想到她内心里正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就像几天以前经受的希望与怀疑的折磨一样。现在，终于要度完艰苦的时光，温长的黑夜，穿过守丧期间孤寂的沙漠，重新开始有了同床的男人。

特奥多罗博士在沙发的一端坐下来，紧接便是片刻的沉默与期待。多么庄重、尴尬而又令人难忘的一分钟啊！药剂师环视了一下挤得满满的客厅，发现诺尔玛太太正微笑着鼓励他。这时候，他又重新站起身来，对弗洛尔太太和姨妈姨父说，如果弗洛尔太太“同意订婚，并在不久的将来结婚，成为他生活

道路上的伴侣”，那么他将感到十分幸福，“充满坎坷和险阻的生活之路将会因为有她的支持与慰藉而变成天堂……”

简直是学士或政治家在发表演说。特奥多罗博士的口才鲜为人知。在场的人当中，玛丽娅·多·卡尔莫和求婚者接触最少，她想：“真是个品格高尚、完美无缺的男子！”博士接着说，有幸和姨妈、姨父以及她最亲密的朋友们在一起，他本人觉得已经来到天堂的门槛上。遗憾的是姐姐和姐夫、哥哥和嫂嫂没有来，尤其是慈爱可敬的老人——弗洛尔太太圣洁的母亲没有光临……

他突然提到罗济尔达太太，实在出人意料。阿梅莉娅太太目瞪口呆，嗓子里发出轻轻的笑声：“你等着瞧吧，马上就知道那老太太多么圣洁……”她抬手捂住嘴，扭过头，免得与诺尔玛太太或者埃米娜太太的目光相遇。

特奥多罗博士最后说，在诸位尊敬的证人面前，他向弗洛尔太太求婚。这一席话说得太漂亮了，诺尔玛太太忍不住鼓起掌来，惹得桑帕伊奥先生十分恼火：这种时刻举止应当非常讲究分寸，谁见过有人鼓掌的？不过，弗洛尔太太马上站起身来，协调了气氛，稳住了阵脚。她伸出手，同时把脸凑到求婚者跟前：

“我也希望和你结婚……”

博士只轻轻吻了一下弗洛尔太太的脸蛋，在场的女人们立刻又是互相拥抱、接吻、又是向弗洛尔太太庆贺，闹得不亦乐乎。门口看热闹的人群涌进屋里，冲着特奥多罗大声喊：

“嘿，你这个装模作样的家伙，原来是个空心的木头圣像……”

桌子上摆满了甜食和咸食，长舌妇们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马里尔达和女佣人端来了家制的果酒：蛋白色的、紫罗兰色的、红醋果色的、乌谷果色的，还有酱紫色的。药剂师尝了

一口，觉得醇美香甜，笑着说：

“啊，多好的果酒呀，是拉帕区修道院的修女们酿制的吧？”

这酒的滋味他似曾相识，与他在另一个同样舒适、同样充满人情味的家里尝过的完全相同。在场的人都笑了。博士张冠李戴，他们绝不肯苟同，甚至认为是一种污辱：难道他竟至于不曾听说过弗洛尔太太的手艺？她不仅仅是无与伦比的厨娘、出类拔萃的甜食专家，而且是酿酒的能手。拉帕、德斯特洛或者佩尔当区修女们造的酒简直是药水。不错，博士先生，是药店里的药水，绝不能跟你的未婚妻的佳酿相比，差得远呢……

确实，他不了解弗洛尔太太酿酒的本领，只好满怀歉疚，任众人奚落。原来，只听说过她享有烹调皇后的美名。成为烹调教师绝非偶然，是因为手艺高强，堪称一绝。可惜以前没有机会品尝她制作的美味佳肴，现在好了，肯定会胖起来的……

订婚仪式欢快、热闹。特奥多罗博士时来运转，到达了弗洛尔太太卧室的前厅，来到了她的床边，这时候，博士显得羞怯拘谨，手足无措了。他不曾有过恋爱的经验，与女人最密切的交往只不过是每星期和奥塔维雅娜接触一次。如果说当初药剂师从妓女中找到了多情的奥塔维雅娜，除了交现钱之外还赠给她甜蜜的话语，那么后来这种感情的交易渐渐变得彬彬有礼、亲切和蔼、互相敬重，除了进行房事之外还一块吃吃甜食，喝喝酒，谈谈天，双方不曾有过恋人之间的调笑和温情。

告别的时候，弗洛尔太太又让未婚夫在脸蛋上轻轻吻了一下。不知道药剂师是由于过分胆小还是由于过分腼腆，至少也是因为感到窘迫，弗洛尔太太握住他那被汗水濡湿的指头时发觉他的手在颤抖。她想，大概特奥多罗博士跟她一样，内心的欲火也在燃烧。

弗洛尔太太的订婚仪式就是这样举行的。它成了附近街区

讨论的唯一话题。不，不应说是讨论，而该说是一致赞同。没有人提出异议，大家异口同声地认为药剂师和弗洛尔太太是天生的一对。

一开始弗洛尔太太提出至少六个月以后才结婚。这是未婚夫表示异议的为数极少的问题之一。“为什么要等那么长时间呢？”特奥多罗博士问道，“既然无须置办嫁妆，没有问题需要解决，何必等那么长时间呢？”女友和长舌妇们都支持博士的意见，弗洛尔太太也觉得他说得有理，就把这令人难以忍受的时间缩短为三个月。

三个月里风平浪静，两个人轻而易举地做到了互相了解，相处得很好，并且越来越好。晚上弗洛尔太太和特奥多罗博士以及诺尔玛太太或别的女友一起长谈，决定了即将开始的共同生活的各个细节。

首先，决定住在弗洛尔太太家里，这不仅因为离药店较近，免得特奥多罗博士往来奔波，而且由于弗洛尔太太断然拒绝了博士提出的关闭烹调学校的建议。既然靠药店的收益足以过上虽然简朴但还算舒适的生活——特奥多罗博士说，——何苦还要维持劳神费力的烹调学校呢？可是弗洛尔太太已经习惯了，要是没有女学员们，没有那吵吵嚷嚷的一班人，没有笑声，没有毕业典礼上的证书、讲话和惜别的眼泪，没有自己挣的那份钱，她不知道如何生活下去。烹调学校绝不关闭，这件事再也不要提了。

其他事情，他统统表示同意。对于铁床，她喜欢那古老的样式，心里另有些隐隐的依依不舍，也曾为它的命运担忧——也许博士不愿意睡在头一个丈夫无数次占有过她的床上。但是，两个人没有因为它而发生争执。在开列按博士喜好布置房间所需购买物品的清单时（比如说，一张写字台，药剂师用来记帐和保存文件），他们一项一项地考虑，一项一项地决定。

博士建议买个新床垫，说旧的已经高低不平，尽是疙瘩。市场上有一种弹簧床垫，最新产品，好极了。至于铁床，既然房间和一些家俱都要重新油漆，为什么不顺便把床也漆一下呢？

一切都安排就绪。

两个人渐渐熟悉了，弗洛尔太太已经对沉稳善良的未婚夫产生了脉脉温情，发现他事事认真，有条不紊，要求一切东西都放在固定的位置上，所有事情都在规定的时间办好，绝对不会做出有碍体统的动作，并且对她关心备至，爱情至深。见面和告别的时候（现在他每天来，吉萨太太竭力批评的每星期只准来三次的愚蠢规定早已作废），他开始轻轻吻一吻弗洛尔太太的嘴唇，但只是微微碰一下。弗洛尔太太多么想咬住他，真正地吻个够啊！

一天晚上，他们去看电影。和以往一样，跟鲁瓦斯夫妇一起去又迟到了。电影已经开始，整个大厅里没有一排空着四个位子，弗洛尔太太和特奥多罗博士只好坐到前边。前排离银幕太近，看电影晃眼，但两个人能单独坐在一起，还可以手拉着手。电影放映期间，博士凑过去轻轻吻了吻她的嘴唇，她却张开嘴，吻了他个够。这是两个人头一次真正的亲吻，头一次男女之间的温存，以前的那些只能是礼节性的吻，算不是接吻。还差一个星期两个人就要在法官和神父面前结为夫妇了，这次接吻表示他们已经亲密无间，表示未婚夫妇间羞羞怯怯、彬彬有礼的阶段已告结束。

多少个晚上，弗洛尔太太一直在梦想着这真正的接吻；多少个不眠之夜她左思右想，越来越觉得吉萨太太说得有理：既然过不了多久就要结婚，为什么两个人不彻底解掉那难熬的饥渴呢？当然，他们没有那样做，也没有谈起过，甚至不曾暗示过。然而，这个亲吻过后，一个接一个随之而来，手握得更紧了。在黑古隆咚的电影院里，两个脑袋紧紧靠在一起。那天夜

里，弗洛尔太太睡得很香甜，这是很多个月来的头一回。

就这样，正派温柔的弗洛尔太太迎来了第二次结婚的日子。房间油漆一新，枝形吊灯闪闪烁烁，烹调学校的招牌锃光瓦亮。原有的陈设重新布置过，又增加了诸如写字台和转椅等新购置的家俱。铁床（漆成了蓝色）铺上了弹簧床垫，又松又软，舒服极了。

已经从客厅的墙壁上取下了弗洛尔太太和头一个丈夫的彩色照片，并且在结婚前夕挂上了药剂师毕业时的集体照。集体照上，他站在同学们中间，头戴黑色博士帽，身穿博士服，面带笑容。

“不该让亡夫继续俯视这个家。”诺尔玛太太私下对弗洛尔太太说。说得对，可是弗洛尔太太不愿意让自己的照片继续挂在墙上：那时候还是个小姑娘，不谙世事，傻里傻气，正在忍痛受苦的年龄，成了赌棍的妻子。现在，弗洛尔太太比原来胖了，也沉稳多了，作了博士的夫人，懂得该追求自己的幸福。

所有的人也都这样说，无一例外——参加婚礼的人挤满了教堂，连日理万机的银行家塞莱斯蒂诺也大驾光临，只是像弗洛尔太太头一次婚礼一样，迟了一步，在最后一刻才来到圣本托教堂。

新婚夫妇钻进出租汽车，前往城外，要在安静的圣托梅·德·帕里佩区，在众神会聚的巴伊亚海湾，在满天的繁星之下，听着悦耳的蛙叫虫鸣去度过新婚之夜了。所有的人，包括罗济尔达太太，都异口同声地说：

“这次好了，她做得对。她肯定会幸福的。”

这次好了，人人都这样说，无一例外。

第四章

平静美满的生活有条不紊，既无惊恐又无烦恼。跟着呱呱叫的第二个丈夫，弗洛尔太太走进药物学和音乐的世界，在沙龙里大放光彩。邻居们交口称赞。

（特奥多罗·马杜雷拉博士巴松管独奏）

"俄耳甫斯之子"业余管弦乐团非常荣幸地邀请阁下携宝眷出席庆祝本团成立六周年音乐会。音乐会订于下星期日二十点三十分在格拉萨大街五号塔韦拉斯·皮雷斯夫妇宅邸花园内举行。

演 出 节 目

第一部分

1. **贝尔格**——抒情组曲——华尔兹舞曲
2. **舒伯特**——进行曲
3. **埃·吉莱**——远离舞会的地方——华尔兹舞曲
4. **德尔拉**——追忆——华尔兹舞曲——小提琴独奏：文塞斯劳·韦加；钢琴伴奏：埃里奥·巴斯托
5. **奥斯卡·施特劳斯**——圆舞曲之梦——集成曲。

第二部分

1. **陶麦**——仅仅是吐露爱情
2. **奥特洛·阿拉乌若**——挽歌——大提琴独奏：阿德里安诺·皮雷斯骑士；乐队伴奏
3. **格拉济亚诺**——华尔兹舞曲——奏鸣曲
4. **阿热诺尔·戈麦斯**——弗洛尔丽佩德斯的喁喁求偶之声——浪漫曲——特奥多罗·马杜雷拉博士巴松管独奏，乐队伴奏
5. **赖哈尔**——风流寡妇——集成曲——钢琴领奏：阿热诺尔·戈麦斯指挥

1

费罗太太又查看了一遍，确信屋里的一切都整齐干净，无可挑剔，才摇晃着肥胖的身子朝外走：

“休息吧，我的两个小天使……无须向你们道晚安了……”即便想说句俏皮话，老人也显出母亲般的慈祥。她很早以前就认识特奥多罗。那时节，博士还在上学，和她的儿子若奥·巴蒂斯塔医生同年，两个人是要好的伙伴。“你们猜一猜，打从我搬到圣多梅来以后，连你们俩在内，一共有多少对新婚夫妇在这间屋子里度过蜜月？十七对……十八对？记不清了，还得算一算……”

接着，她亲切地望望弗洛尔太太的脸，又冲着药剂师眨眨眼睛：

“一觉睡到大天亮……”

老太太笑得脸蛋颤抖，轻快的笑声在屋里回荡，传到前边房间皮门塔博士的耳朵里(“费罗还在那儿打搅客人们呢”)：

“回来睡觉吧，老太婆……让别人安生安生……”

“我看还缺不缺什么东西……”说着，从门口朝屋里望了最后一眼，“这对可爱的小鸽子……”

宽敞的房间里只剩下弗洛尔太太和特奥多罗两个人面面相觑。整整一天，大嫂们的调笑和女学员们的戏谑使他们越来越拘束、羞涩。邻居们的玩笑开得过分露骨、淫秽。不论是在家里举行的婚礼上还是在教堂的仪式上，客人们一个比一个更滑稽，更放肆。银行家塞莱斯蒂诺的每句玩笑都让人不寒而栗。这个葡萄牙人的嘴可真脏。直到出租汽车开动了，他还说个不停。以下流话为盐，用赤裸裸的污言秽语作调料，寡妇的婚礼

历来如此。是啊，甚至连世界上最善良、最热心的费罗太太，也一改往日的庄重，笑嘻嘻地劝药剂师夜里要多加小心。在这间宽敞的屋子里，两个人越来越拘谨，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看对方一眼。那难为情的样子，真像一对没有见过世面的乡巴佬。

特奥多罗博士走到窗台跟前，显然是要关上那几扇朝花园开着的大窗户。夜色整个儿漾进屋里：银色的月光，闪烁的星辰，如鼓的娃鸣，大小螃蟹的窸窣，在漆黑的海上如钢剑般闪着寒光的鱼群，还有执拗地围着灯火飞舞的海蓝色飞蛾，扇动着带金色花斑的翅膀。轻风穿过椰林，从芒果树间吹来。突然一声沉闷的响动，原来是蝙蝠像幽灵一样在朝蟋蟀和青蛙鼓噪的水洼俯冲，碰落了一只人心果。

弗洛尔太太一阵冲动——必须越过隔开他们的樊篱，打破眼前愚蠢的僵局——来到丈夫身边，双肘伏在窗台上。特奥多罗博士也战胜了内心的羞怯，把妻子搂到胸前，指着远方的夜空说：

“看到了吗，亲爱的？”“亲爱的”几个字是他鼓足勇气才小心翼翼地说出来的，“在那儿，上边，就是南十字星座……”

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想看到南十字星座：

“在哪儿？指给我，亲爱的……”

在说“亲爱的”的时候，她提高了声音，接着又低声重复了一次“亲爱的……”。特奥多罗博士高兴得心花怒放：

“在那儿，你看，亲爱的……”

亲爱的特奥多罗，你为什么这样畏畏缩缩，胆战心惊？为什么不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亲吻我的嘴，把我抱到床上去呢？难道你没有看到我已经等得急不可耐，还没有发现我脸上如饥似渴的表情，没有听到我心脏急促的跳动，没有察觉我炽热的欲火？弗洛尔太太也要向丈夫展示她身体里的星星，展示她奥

妙无穷的天体。

特奥多罗博士站在窗台旁边，把妻子搂在胸前，苦苦思考着怎样做才不至于举止淫猥，谈吐粗鲁，伤害她的情感。小心点，特奥多罗，不要着急，不要着慌，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给眼前这个贤慧的女性造成永难愈合的创伤。在床上，绝不该把妻子同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妓女混为一谈。那些女人靠满足男子的性欲挣钱，对她们根本无须顾忌什么举止失当或有损脸面。妓女和他们可悲的职业正是为放荡而存在的，妻子则是为了爱情。而爱情，你该明白，特奥多罗，是由成千种重要的东西构成的，其中也包含性欲，但这性欲与其说是物质方面的，倒不如说是精神方面的。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让它变得污浊，成为肉欲。对妻子，必须谨慎从事。新婚之夜是个微妙的时刻，往往成为决定一生幸福与否的起点。妻子原先的婚姻简直是一场灾难。她经历了那段痛苦，这次新婚之夜就更加重要。

特奥多罗听别人讲过，妻子的那段经历不仅痛苦，而且充满了折磨和凌辱。正因为这样，他应当作一个温文尔雅、体贴入微的丈夫，从妻子饱经忧患的心上抹去对任何卑劣行径或轻蔑态度的最后一丝回忆。对，应当这样，他要给予妻子过去所缺少的一切，而绝不让她再次遭受折磨和凌辱。

这是个充满渴望而又拘谨的时刻，是互相探求理解、寻找温柔的时刻，也是双方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道路，结果却阴差阳错，弄得误解百出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刻，无畏的宇航员们飞上天空，在星球的轨道上重新获得了必不可少的安宁，也得到了慰藉。

特奥多罗博士对天体图和宇宙结构了若指掌。他知道各个星座、卫星和慧星的名称，了解银河系所有星球的编号和大小。他指指苍穹一隅那颗最纯洁的星星，像是把它收进自己智

慧的大手之中。然后，就在窗台旁边，把它放到妻子纤细的小手里。

在新婚之夜，特奥多罗博士送给妻子一件奇特的礼品。亘古以来，没有哪个新郎能用这样的礼品取悦新娘：一个项链，一个用星球串成的项链。每个星球都披着神圣的光芒，都呈椭圆形，相互之间保持着精确的距离，但其体积、重量、尺度以及在空间的位置各不相同。特奥多罗用他学识渊博的手指把它们从天空挑选出来，按其大小排列整齐，这些星球就在弗洛尔太太的胸前大放异彩了。

别在你头发上的那颗近乎蓝色的大星是从地平线那边挑来的。它最明亮，比所有的星都大。啊，亲爱的，它是金星。在傍晚或夜间出现的时候，往往被人们误认为是暮星或夜星，当它随着朝霞在海上露面的时候，又被人们称为晨星或启明星。噢，亲爱的，它拉丁文名字的含意是导航星……

这不是卖弄学识的天体学说教，绝对不是。特奥多罗博士在热烈地挑逗妻子，以其特有的方式掩饰心中的羞怯，把夜晚的神奇和他本人的爱情一齐奉献或她。弗洛尔太太整个儿淹没在星星和天体学之中，把头轻轻靠在博士胸前。现在，她已经平静下来，对这些知识产生了兴趣：

“金星不就是叫维纳斯的爱情女神吗？一个没有胳膊的女人？……”

弗洛尔太太本想对丈夫说：“它的光芒照在我们的床上，它是我们的福星。亲爱的，不要害怕。要是你疯狂地发作，把我抱起来，不顾一切地猛然扯下我身上这件罗萨莉娅从里约热内卢寄来的衣裙，让我赤身露体，一丝不挂，只挂着你送给我的星星，然后骑在我身上，我们俩像一匹母马和一匹种马一样在大地上奔驰，在芒果林和腰果林里穿行，在独木舟与平底单桅船的海上漂浮——要是你这样做的话，我绝对不会怪罪你的！”

可是，对他说这些话，哪能张得开口呢？

博士微笑着握住妻子的手。这个动作仿佛有些唐突，他的手在颤抖："说得对，它就是希腊神话里的爱情女神；那尊塑像，出自一位古代艺术家之手……"

弗洛尔太太再一次发现，丈夫同样缺乏必要的果敢做出疯狂鲁莽的举动，来推倒横在他们之间的墙垣。一个身材魁梧、知识渊博的男子汉，竟然不知道怎样占有她。至于她，啊，特奥多罗，不论欲念多么强烈，总不该由她采取哪怕是一点点主动。再说，她已经似乎超越了应有的限度，因为按照规矩，妻子不能去挑逗丈夫，否则就会被看成不知羞耻，被当作争风吃醋的婊子。我的特奥多罗，这一步该由丈夫来走。

丈夫确实在走这一步，虽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步履维艰。他已经用星辰编织了项链送给妻子，现在又开始谈论世界上蕴藏着的巨大财富，顺便还把人民反对托拉斯的斗争讲给她听：

"据说，这一带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它足以使我们的人民富强……"

石油成河，井架，钻探，油井，一切都奉献到弗洛尔太太的脚下。新婚之夜，妻子还能指望得到更多的东西吗？

"我也听说过……是波尔托姨夫告诉我的，他在这一带教过书……"

弗洛尔太太把头轻轻偎依在丈夫胸前。外边，夜色沉沉，弥漫着茉莉花的芳香。就在今天夜里，出租汽车把他们送到圣托梅·德·帕里佩区，送进皮门塔博士和费罗太太宽敞的宅院。月夜天低，疏星出没。学问精深的药剂师很快把每颗星星都指点出来（在学识上，只有吉萨太太能和他一较短长）。

"……正上方，健立果树梢上，就是猎户座三星。"

团圈的明月照着阴沉沉的海水，波光粼粼，那是黑黝黝的

石油。海湾无风无浪，平静安详，平底单桅船的灯火时隐时现，漫无目标的慧星施着红光飞向巴拉瓜苏河两岸绿油油的甘蔗园和烟草地。那里，偃卧着一座奄奄一息的古老城镇。

海湾里总是风平浪静，温暖安详。微风吹来，轻轻抚摸着木菠萝和面包树。弗洛尔太太默默望着月光下的海水、沙滩、独木舟和平底单桅船。平静的海湾，令人舒心的海湾。

它不同于远海。防波堤外面，大海凶狠残暴。水面波浪滔天，水下暗波诡诈。狂风横行，暴雨肆虐，扑向伊塔波昂一带非法建造的矮小房舍，扑向里边兴致正浓的男女。那里是汹涌的大海，无束的大海，闻不到茉莉花的幽香。然而，它有大海的气息，散发着海藻和牡蛎的咸腥气味。为什么又想起了这些呢？

是啊，既然帕里佩的夜晚如此安宁，黑色的海水如此平静，天上圆月经天，疏星点点，既然一对羞怯的新婚夫妇置身于这和平的世界，为什么还要想到这些呢？特奥多罗，赶快指给我更多的星星吧，用你的声音，用你的智慧，从我记忆中抹去那一段已经死去、已经埋葬的阴森森的经历吧。在你的星像图上勾画出我们宽阔的航道吧。这航道无风无浪，像海湾一样平静。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今天慢慢开始的幸福生活。弗洛尔太太的眼睛湿润了，身子猛地颤抖了一下。

“你冷了吧，亲爱的，冻得直发抖。呆在窗口太荒唐、太危险了，会伤风感冒的。关上窗户回去吧。”特奥多罗博士脸上露出他独特的善良的笑容，不无歉疚地问道：“时候不早了，对吧，亲爱的？”

弗洛尔半藏在丈夫身后，也微微一笑，开了句非常谨慎的玩笑：“听您安排，主人。”他是那么和气，亲切，简直是个慈祥的巨人。在他身边，才感到有了依靠。她把胳膊伸给博士，伸给她的丈夫：这才是不折不扣的丈夫，正正经经的丈夫。他心

地善良，身体健壮，脾气平和，恰恰是弗洛尔太太久已向往的男人。他有如这平静的海湾，没有狂风，不见巨浪。可是，谁知道呢？也许藏着明亮的星星，藏着不为人知的财宝。

弗洛尔太太帮着丈夫别上窗户的木插闩。夜色关在屋里，陡然显得狭小、僻静了；夫妇间仿佛在羞怯允行的范围内更加亲昵了。“现在可怎么办，我的上帝？”弗洛尔太太张皇自问。

为了找点事干，太太开始整理衣厨里她和丈夫的衣物。床脚下，有两双拖鞋，床罩上，放在博士鲜艳的黄色睡衣和她镶着花边的绣花麻纱睡衣。这一件送给新娘的礼物，是恩阿伊德太太的杰作。恩阿伊德太太真称得上是位艺术家，用这种精美绝伦的绣花衣服和女友重归于好，把阿卢伊济奥博士那桩事抛到了一边。他算得上什么博士，天晓得！

特奥多罗博士。啊，持有文凭、戴着学士戒指的真正的博士，正望着她在衣厨间来来回回。她拿起女睡衣，拉着两只袖子让丈夫看：“很漂亮，是吧？”丈夫突然感到脑后发冷。“小心，必须小心，不要因为一个粗鲁的举动或者一句分量过重的话而前功尽弃……”新郎再次告诫自己。蜜月的头七天是要在圣托梅·德·帕佩区皮门塔夫妇家的宅院里度过的。七天里，夫妇间谨小慎微，互相试探；七天里，面对大海、花园，过得悠闲，充满情欲。这蜜月要贯彻终生。

他想对弗洛尔太太说：“我们要度一辈子蜜月。”为什么两个人羞怯、拘谨到这般地步？仿佛恋爱期间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亲密感突然之间消耗净尽了。现在，结了婚，圣本托教堂的神父为他们祝过福，业余音乐家、瘦小的法官先生也向他们贺了喜，况且早在婚礼之前就按捺不住熊熊的欲火，在电影院和家里都贪婪地交换过狂热的亲吻。现在，终于结婚了，作为丈夫和妻子单独在一个房间，本该双方互为补充，合为一体，为什么反而羞羞答答，像一对傻瓜似的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呢？他

本想告诉亲爱的妻子："我们要度一辈子蜜月。"但是却说出了另外一句，仿佛仅仅为了打破这难堪的沉默：

"你换衣服吧，我躲到里边去……"

说着，拿起睡衣和拖鞋，逃命似地钻进浴室。

弗洛尔太太听着淋浴的流水声，对着穿衣镜草草准备了一下，搽上花露水和香水草香水（达格玛尔太太说过，这种香水和她的皮肤颜色最匹配）。她赤裸的身体上，肚子上，只有香水味和一件镶黑色花边的半透明麻纱睡衣。一道近乎淫荡的欲望之光闪现，要压服她的廉耻，吓得她浑身颤抖，垂下眼睛，慌忙扯过洁白的床单，捂住心中的欲火，盖住漂亮的容貌，藏起透明的绣花睡衣和它的黑色镶边。床单上薰衣草的香味总算给这里增加了一点纯净的家庭气氛。

特奥多罗回来了，穿着黄色睡衣，显得更加高大，迷人。弗洛尔太太想："丈夫简直是个巨人！"他把结婚礼服——条纹裤子，杂色上衣——挂在衣架上，然后熄灭了枝形水晶吊灯，只留下古老的圣像前那盏小油灯明灭不定，似有若无。

"他不看着我脱睡衣了。"丈夫将看不到她像处女一样年轻的身子，像姑娘一样丰满的乳房。是啊，这对乳房从来没有奶过孩子！腹部既没有怀孕造成的折皱，也没有分娩留下的斑纹。她还是一朵天鹅绒般柔软的的古铜色玫瑰花。

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待到晨曦初露，云雨交欢之后，丈夫会借着平明的微光看个够的。眼下重要的是让他感到这年轻女人的身子充满炽热的活力，永远属于他所有。弗洛尔太太猜想丈夫已经来到身边，就闭上眼睛，心脏的跳动越来越急促。

弗洛尔太太想象着随之而来的情景。她已经结过一次婚，而且头一次结婚之前，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她就在散发着海腥气味的床上领略过那种事情。对即将出现的场面，她能分

毫不差地设想出来，因为在她头脑中和身体的各个细小部分都保留着栩栩如生的回忆。稍等片刻，他——她的新丈夫——就要冲破羞怯与高雅的教养筑成的屏障，扯下她的睡衣，连同床单一起扔到一边。温存的话语，如饥似渴的亲吻和疯狂的抚摸如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卷走她残存的贞洁与羞耻，触及她湿润的关键部位。现在，她分明感到，丈夫的身体已经在床上，躺在她旁边。

以往，每次都要由对方来争取。她总是蜷缩起身子，羞涩像厚厚的树皮紧紧包裹住躯干内涌流的液汁，对方必须设法剥开这层外壳，露出她隐藏着的情欲和女性的贪婪。几个月清白的寡居生活（啊，她还那么年轻，多么需要男人）等于熬过了漫长的黑夜。有时候是要命的失眠，有时候是接连不断的恶梦，梦见自己在妓女成群的街上游荡。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羞涩构成的那层坚固的外壳早已变作一片薄薄的脆膜，经不起一句低声呼唤。

心在嘣嘣地跳。她闭着双眼，单等丈夫猛地撩起床单，扯下睡衣，把她赤条条地晾在床上。她以失去羞涩为代价懂得了以下的道理：谁看见过穿着睡衣——哪怕是一层薄如蝉翼的透明麻纱——干这种事呢？你说说，准看见过如此荒谬绝伦的事呢？

然而，她马上就要亲眼看到了。不过，这叫因人而异，并非荒谬绝伦。丈夫不仅没有把她脱光，而且自己也穿着睡衣。更奇怪的是还用床单把两个人统统盖住，才伸出胳膊把她的头（头发黑得近乎蓝色）搂到像港湾的码头一样宽阔的胸前，轻轻吻她的面颊。直到最后，总算如弗洛尔太太猜想和希望的那样，开始吻她的嘴。

弗洛尔太太惊呆了，只好顺水推舟。一阵亲吻，总算打破了那层又薄又脆的羞怯。丈夫的手留在她的睡衣外面摸索，摸

到衣服的镶边。不等弗洛尔太太摆脱拘谨，放开手脚，丈夫就已经飞快地扒下她的睡衣，自己也脱个精光，顾不得说一句调情话，便披着床单趴到她身上，动作专注有力，神飞魂荡。一切都来得非常迅速，非常纯正，可以说，与弗洛尔太太以往经历过的大不相同。在一言不发、近乎庄严肃穆的交欢中，她跟不上丈夫的节奏，茫然不知所措。情欲的牧场上，缰绳刚刚解开，就听到了丈夫在草地另一端发出心满意足的呼喊。弗洛尔太太像个迷了路的女人，感到失望、压抑，恨不得痛哭一场。

头一次就这样不协调，倒促使弗洛尔太太用焦虑与急切的心情来全面衡量感情的强弱和特奥多罗博士的文雅。

大家知道，博士一直是个单身汉，没有一点儿夫妻交欢的经验。并且，由于担心破坏将来的婚约，所以除了按时到妓院走走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与情妇或恋人的越轨行动。奥塔维雅娜棕色皮肤，干干净净，长期以来对他有求必应，他也每周准时前往。即使在这个女人身上，博士也没有表现出多少柔情和炽热，而是仅仅限于满足他高雅的需要，或者说，只不过遵循着完全符合他一夫一妻主义本能的习惯。

另外，大家也该知道，出于坚定的原则和信念，药剂师维护过了时的教义（我的天,“过了时的！”)。他满有把握地认为，感情丰富的妻子弗洛尔贞洁善良，应当受到最大尊重。要干见不得人的事，要干愚蠢的勾当，得到肉体的快乐，有妓女们在，可以花钱去逛妓院。妓女，是贫瘠不毛得土地，人们付了钱就可以放开手脚，恣意放荡，不用担心给她们造成什么痛苦或污辱。对于妻子，则绝对不行。对她，必须谨慎小心，表现出纯洁、美好和高尚的受情（还有一点淡而无味)。妻子是我们子女的母亲。

尽管如此，尽管博士画地为牢，死守陈旧的教条，他毕竟还发现了弗洛尔太太尚未得到满足，仍然直挺挺地躺在床上。

前边已经写到，估计大家也还会记得，特奥多罗博士每星期到奥塔维雅娜那儿去一次，其中有几次交欢以后又再解衣衫，高高兴兴地重来一回。在皮门塔夫妇家庭过的这个新婚之夜里，在散发着薰衣草香味的雅卡兰达木床上，他也和弗洛尔太太重来了一回。应当说，这一回他绝非单单出于义不容辞。不仅干得高兴，而且全神贯注，认真负责，为的是不让妻子重蹈覆辙，望着畅快淋漓的境界兴叹。

虽然对这类微妙之极的估算和步骤毫无经验，这一回博士总算达到了目的。以往，奥塔维雅娜或者什么别的妓女总是以熟练的床笫功夫让他得到满足。至于她们满足与否，博士没有兴趣了解，因为他付了钱，为的是寻求自己的快感，而不是为了给妓女以欢乐。

这一回，和弗洛尔太太，博士掌握住火候，不慌不忙，随着她情欲的增长，按部就班地行事。曾有过几天晚上，奥塔维雅娜兴奋得太慢。博士应她的请求，而不是出于自己的主动，做过某些淫猥的动作。对妓女，这样做未尝不可，而对妻子就绝不允许了。对她。只能献上最纯净的爱情，交欢应当宁静得近似秘密，或者可以说，应当进行得纯洁、正派。可是，虽然这样正派，却也并不防碍快感。特奥多罗博士证实了这一点，因为他听到了弗洛尔太太心满意足的呻吟：

“特奥多罗，我亲爱的……”

博士马上加快节奏，急起直追，终于和她一块儿达到美好的境界。两个人紧紧拥抱，深深亲吻，一个畅快地叫喊着，一个低声呻吟，最后又同时感到深身疲软，并且有些寒冷，因为在云雨交欢的高潮之中，被单早已经甩到床下，夫妇俩都赤条条的，弗洛尔太裸露着女人最隐秘的部位（多么风流！特奥多罗博士怯生生地斜睨了一眼就看清楚了）。

多么称心的妻子，多么惬意的欢乐。博士感激地吻了吻她

滚烫的脸，用雪白的被单和床罩为她盖上身上，以免着凉。现在，心里想说的话总算可以吐了。于是，这位幸福的丈夫诚心实意地说：

“我们的蜜月永远度不完……我要一生都对你忠实，亲爱的，绝不看别的女人一眼，爱你爱到死亡的时刻。”

“阿门！”青蛙和蟾蜍的叫声在帕里佩区撒满月光、弥漫着喜庆气氛的夜空回响。

“阿门！阿门！”仿佛有支巴松管在独奏。

“我也一样，终生不变。”弗洛尔太太完全相信自己的话，她已经摆脱了焦虑，现在心满意足，但并不疲倦。恰恰相反，如果丈夫要挑逗她，她还能把刚才两个人的事重复几遍。

可是，一盖上被单和床罩，特奥多罗又完全变了。他说：

“奇怪……刚才费罗太太非让我们吃东西不可，我一点儿也不饿。现在却想吃点甜食了，随便吃点什么……”

“想吃的话，我到里边去拿，甜食和水果多得很呢……好，我现在就……”

“千万不要去………”

博士明白过来了：原来并非真的饿。和奥塔维雅娅相会的晚上，离开她以前总要吃点点心。久而久之，形成习惯。每到这个时候，胃就有所反应。上帝保佑，千万不能让来自妓女的习惯亵渎与妻子的关系。他最后又吻了吻弗洛尔太太（吻得很正经），对她说：

“睡吧，亲爱的，你大概累得要命了，今天太忙……”

他几乎要说“……今天晚上太累人……”，玩笑已经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生怕惹得妻子生气。他草草收拾一下，睡着了。

弗洛尔太太没有立刻入睡，实际上，她一夜未曾合眼。床变成了绵延数公里的草场，草场上篝火点点，她骑着自己的身

体不停地奔跑，一直到凌晨。身边，特奥多罗博士呼吸深沉，鼾声如雷。这鼾声使男人的形象更加完美：强壮、高尚、英俊。这就是她的丈夫。

她摸摸丈夫宽阔的胸脯，平静的脸庞。动作很轻，惟恐把他吵醒。她想钻进丈夫的怀抱，夹在他的两腿中间，偎依着他睡觉，但又没有胆量。每个男人都不相同，没有哪两个一模一样，精通此道的学员们这样告诉过她。放荡的玛丽亚·安托尼娅就说过：

“在床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男人，每个都有各自的方式、喜好和怪癖。有些人聪明，另些人则不然。不过，只要善于利用，啊，所有的男人都好。不论是哪一个，不论他是精是傻，粗鲁还是文雅，都能解馋，都能让人心花怒放……”

他是另一种男人，与前一个大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充满柔情和理解，感情细腻，温文尔雅！作为妻子，应当按照丈夫的模式铸造自己，分毫不差地符合他的为人，迎合他的愿望。过去，对头一个丈夫，虽然困难得多，她也做到了。现在，易如反掌，怎能做不到呢？

他们两个人，特奥多罗博士和弗洛尔太太，万事俱备，能过上最甜蜜最幸福的生活了。不光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这样说，弗洛尔太太本人心里也这样想。

花园里的香味通过窗户的隙缝钻进屋里。外连，是海湾宁静的夜晚，没有狂风，没有暴雨，没有烦人的喧嚣，没有惊人的突变。风平浪静的海湾。幸福的生活，协调而有保障，既不缺少吃穿，又不花天酒地；用不着担惊受怕，用不着忍受痛苦，更不会遭受凌辱。走过漫长的道路和曲折，弗洛尔太太终于要尝尝幸福的滋味了。

“特奥多罗……”她信心十足，高兴地喃喃自语，“一切都会很好，很顺利……”

蟾蜍吹起它们神奇的巴松管，开始齐奏：

“阿门！阿门！”

帕里佩区的夜晚。天上，疏星点点；海面，平底单桅船灯火闪烁。

2

弗洛尔太太一直被人们称道为细心的好主妇，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办事分毫不差。她本人也同意大家的看法。既是好主妇又是好校长。她身兼烹调学校的全部职务，只有整天垂头丧气、疲疲塌塌的女佣人与对做菜和使用调料有兴趣的少女马里尔达帮忙料理。从来没有哪个学员表示过不满，从来没有发生过扰乱课堂的事件。不过大家早已充分了解，已经死去的头一个丈夫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遵守时间、尊重他人劳动或者注意举止斯文。他不止一次调戏女学员，招惹是非，给弗洛尔太太造成麻烦。如果没有让她头上长出犄角，至少增添许多令她头痛的风波。

啊！实际上，她，弗洛尔太太，并不具备什么规则和方法的概念；论在家中还是在学校，都没有秩序可言。在过去的日子里，她多么缺少计划与安排！只有和特奥多罗在一起生活才懂得了，她的井井有条实际是混乱不堪，她的细心更不值一提，几乎一切都听天由命，任其自然，根本没有条律和控制一说！

特奥多罗没有马上规定什么条律，实行什么控制，甚至连说都没有说过一句。他是个有教养的博士，举止平和、善于思考，从来不会强加于人。然而，他可以不动声色、不让别人感到委曲而从容不迫地达到目的。我们亲爱的药剂师，一头温顺

的绵羊！

蜜月过后的一个半月，要是到家里去看看，就会发现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弗洛尔太太也变了，变得分毫不差地符合她的丈夫和主人的尺度和模式。如果说她本人的变化是内在的、微妙的，不太明显，那么家里的变化只要看上一眼就一清二楚了。

首先是从女佣人开始的。弗洛尔太太刚刚寡居，邻居们就不住地劝她："谁见过正经的年轻寡妇单独在家，不雇个伴儿，防备流氓无赖？"于是，她就雇了个女佣。不过，没有挑选到一个合适的人。由于雅西太太一再推荐，她雇用了索菲娅。这个外表蠢笨、内心刁钻的女人整日里吊儿郎当，懒懒散散，因为她心里有底儿，弗洛尔太太不会辞退任何人，尤其是邻居和女友介绍来的，更不好意思辞退，弗洛尔太太呢，虽然对懒惰的佣人和她的活计不满意，但一直凑合着。再说，她也可怜这不幸的女人。

度过一周温情脉脉的蜜月，从帕里佩回来以后的第五天，听说姨妈莉塔太太哮喘病发作，弗洛尔太太立刻前往红河区。当晚，特奥多罗博士也去看望病人，并打算把妻子接回来。不料，莉塔太太还憋闷得厉害，并且当天是星期五（星期六烹调学校停课），弗洛尔太太决定留下来照顾老人。星期天下午，莉塔太太病情好转，已经能到花园里走走，弗洛尔太太才返回家里。

弗洛尔太太只有三天不在家。在这短短的时间时，她的家完全变了，首先是佣人，变成了另外一个，呆头呆脑、总耷拉着脑袋、又黑又脏的索菲娅不见了，代替她的是混血儿玛达莱娜，一个健壮、干净的中年女人。若不是那稍黑的皮肤和一头卷花，人们会误认为她是博士的亲威——像他一样身材高大、挺直；和他一样彬彬有礼、踏实肯干。

特奥多罗博士以他坚定而又和气的口吻解释说，不得不辞退索菲娅。博士明明吩咐她打扫从来没有扫干净过的屋子，那个顶糟糕不过的佣人竟然不听使唤，嘴里还放肆地嘟嘟囔囔，朝主人轻蔑地啧了几声。博士事先没有和弗洛尔太太商量，因为她正守候在病人床边，心里已经够着急的了，不该为这点小事打搅她。况且，博士不愿意听佣人出言不逊，只能立即把不知好歹的女人赶走。听到主人打扫房间的吩咐，那个洋相出尽的东西跑到楼道里，喊主人是"臭博士"！

弗洛尔太太心里很是不安。虽说索菲娅干活懒散，举止粗俗，可是还从来没有想到过要辞退她。

"可怜的女人……"

她心里充满怜悯。没有向介绍她来的雅西太太说一声，怎么能辞退她？可是，从另一方面讲，能否认特奥多罗博士摆出的这一大套理由吗？弗洛尔太太是个有耐心的女人，可以原谅女佣人的唠叨和顶撞，而特奥多罗博士是个有地位、受人尊敬的男子汉，绝不能容忍。

"可怜？"特奥多罗博士感到诧异，"胆大妄为的女人，不值得你发善心，我亲爱的……有时候，弗洛尔，一个人用心善良，结果反而干了傻事……"

雅西太太？如果要论谁对不起谁的话，应当说雅西对不起弗洛尔，介绍给她一个没用的东西。这个肮脏鬼滥用女主人的善意还不够，居然嘲弄起男主人来了。

弗洛尔太太明白了，博士谈起这个话题并非要和她商量，仅仅是通知她事情是如何处理的而已。家里总算有了男人，有了主心骨。她笑：亲爱的主人，你做得对，妻子也不允许任何人对丈夫不尊重。"臭博士"，岂有此理，谁见过等无法无天的女人？

除此以外，有一点无可争辩：新佣人的活儿干得漂亮极

了。特奥多罗博士不是通过邻居们介绍雇来的的，而是要求出示证明，然后打几个电话就把她的情况核实清楚了。这样办事才叫有条理，讲效率。

新佣人的功绩不仅仅在于把屋子清扫得一尘不染，更重要的是，每件东西都有各自的位置，而且是固定的位置，不像从前那样，今天在这儿，明天挪到那儿，以至课堂上急需某些用品时总是找不到：

“马里尔达，你看到食谱了吗？索菲娅忘记放在什么地方了。真是活见鬼！”

有时候，弗洛尔太太两手湿湿的，大声问：

“索菲娅，把搅抖器放在哪儿啦？我的上帝，这个家呀，什么都丢……”

博士以罕见的才干，按自己的喜好为每件东西选择了相应的位置，而且给佣人下达了不得违误的命令：打扫厨房以后，必须把所有炊具放到贴着纸条的地方：“面包刀”、“打蛋器”、“小磨”、“咖啡壶”等等，等等。不仅教学用品，就连家里的东西也一样：“收音机”、“白酒瓶”、“特奥多罗博士汗衫抽屉”、“太太内衣抽屉…”。纸条上字迹清秀，一律用印刷体。

“我的上帝！”看到如此井然有序，弗洛尔太太说，“原先我以为这个家还算整齐，现在才觉得，从前简直是毫无条理，乱七八糟。特奥多罗，亲爱的，你创造了奇迹……”

“谈不上什么奇迹，亲爱的，原来仅仅缺少一点规矩。当年，我母亲瘫痪在床，我管家的时候，就养成了一切都整整齐齐的习惯。现在，我们的家更应当有条不紊，因为它既是住宅又是学校……既然你坚持把学校办下去。我觉得——我早已经对你说过——该结束这劳神费力的学校了。没有必要，我挣的钱足够……、

“这件事我们早就商量过了，特奥多罗，已经决定不谈这

个问题。何必再争论一番呢?、

“说得对，弗洛尔，请原谅……今后，除非你主动谈起来，我绝不再提这个问题。放心吧，亲爱的，不要介意，我不是成心……”

左一声“亲爱的”，右一声“亲爱的”，极有教养，温情脉脉。特奥多罗博士认为，相互之间彬彬有礼是爱情必不可少的补充。对妻子说话，他没有一次不是表现得亲切敬重，同时也希望她同样温文尔雅。他走到妻子身边，吻吻她的脸，再次请求原谅他谈起了那个不愉快的话题。

前面已经说过，早在结婚以前，他就曾建议弗洛尔太太关闭烹调学校，不要再上课，不要再招收学员，收起那些食谱和毕业证，解散现有的上午和晚上两个班。经过对家产和药店情况的仔细测算，特奥多罗博士以雄辩的数据向妻子说明，这所学样无须继续办下去，因为弗洛尔太太无论是正常的花费还是随时想买点什么都不会缺钱。他，特奥多罗博士，完全有条件保证妻子的生活必需并有富余，甚至还能有小小的奢侈。虽说谈不上花天酒地，总还不至于捉襟见肘。她用不着再工作。药剂师求婚的时候就打算供养她，包揽她的全部花销。其实，这一点很容易做到，弗洛尔太太不是那种大手大脚、挥金如土的女人。

弗洛尔太太没有同意。她坚持已见，把学校保留下来，仅仅在圣托美度蜜月的短短几天里停了课。顺便提一句，夫妻两人回来以后，调皮的女学员们一齐向老师起哄，说了一大堆戏谑甚至淫荡的话。玛丽亚、安托尼娅的玩笑开得最刺耳，她毫不知羞耻地问老师，在两个丈夫之中，“哪个丈夫的那玩艺更粗壮，更甜蜜?”

好，回过头来接着说两个人定婚时的谈话，弗洛尔太太斩钉截铁地堵住了对方的嘴：宁愿继续寡居也不肯关闭烹调学

校。她从小就爱干活，很早就养成了自己挣钱自己花的习惯。否则，怎能度过头一次结婚和后来寡居那两道难关呢？

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她手里有一点积蓄，靠那点为数不多的钱才买了家具，交清了结婚手续费和房租，支付了头几天的花销。要不是烹调学校，突然寡居后该怎么办？除了债务以外，死去的丈夫什么也没有留下。在整个萨尔瓦多，没有哪家银行不存着他用歪歪扭扭的字体签署的借据，没有哪个熟人或朋友不曾受他的拐骗。他突然死了，而且死在狂欢节上，那可是大把大把花钱的日子。

要不是烹调学校，弗洛尔太太肯定会连埋葬亡夫的钱也没有，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她特别看重自己的工作，特别珍视自己的积蓄和悄悄藏起来的几个钱。

绝不能关闭"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亲爱的，你要是喜欢我，就让它继续办下去吧。请你高抬贵手，我可以答应任何别的要求，唯独不能满足你这个愿望。我亲你一千次，投进你的怀抱，但不能以关闭学校当作陪嫁。它是我的保障。你明白了吗，特奥多罗？

算不上什么繁重的工作，累不死人。恰恰相反，是个享受，是个消遣，曾帮助她度过了寡居的空虚时光。在那以前，啊！在头一次结婚后的年月里，幸亏有了它才没有绝望。靠着讲课和女学员们，她才在那些混乱的日子里得到了一点安慰。在炉火旁边，通过菜谱，她结交了多少女友阿！这些好朋友比金钱更宝贵。不，不能放弃烹调学校，那是她谋生的手段，正经的消遣。

博士在药店的时候（他八点以前离家，中午回来吃饭和午休，然后又回药店，直到六点以后才回来），烹调学校是她既欢快又有所进益的副业。假如烹调课不开了，那么，请告诉我，博士先生，空闲时间我干什么？莫非跟着迪诺拉太太嘀嘀

咕咕，说三道四，议论别家的短处？或者像商店橱窗里的木头模特一样趴在窗台上，让过往行人开心，听他们胡扯，跟这个搭讪几句，跟那个调笑几声，惹得众人议论，自己落个下贱女人的名声？

也有的人无所事事专爱抛头露面。就在这条街拐弯处的那个窗台上，有个玛格诺利娅太太，左脸上有个黑痣，长着一双死蟒似的眼睛。明明的褐色皮肤，头发卷曲，却偏要用母菊汁染过，装扮成金发女郎，总是带着一成不变的笑容，看上去活像个赛璐珞玩具娃娃。她整天价站在窗台上，心怀鬼胎，勾引过往行人。这位新邻居的丈夫是警察局密探，穿着讲究，脸上带着不可一世的神气，当然，头上还长着漂亮的犄角。据迪诺拉太太和其它嗅觉灵敏、情报准确的女人们透露，密探并非她的丈夫，而是情夫，从与他地位不同、品质各异的前任们手里继承了这个褐色皮肤的女人。密探也好，他的前任们也好，无一例外地头上都长着犄角。

既然弗洛尔太太从来不在窗前勾引男人，又不爱拨弄是非，我的博士，你让她怎样打发时光呢？愿意让她和女学员在一起呢，还是打算让她在智利大街招摇过市，然后抄近路钻到阿儒达大街妓院林立的胡同里呢？收起你那些“但是”吧，也不要再提什么建议了，弗洛尔太太为烹调学校而骄傲，为她的名声和世人对她的好印象而自豪。这名声，这资本，都是靠坚持不懈的努力得来的。

博士勉强同意让烹调学校继续办下去，但有一条要马上明确商定：家庭和弗洛尔太太本人的一切开支均由他一人负担；烹调学校的收入归弗洛尔太太一人所有，绝不许用于夫妇二人的开销。

如何安排这笔钱，博士采取了新的办法。把它放在家里，塞到收音机里的真空管旁边，放在用过的鞋盒子里，藏到梳妆

台的镜子后头，或者压在床垫下面，这样做太荒唐了，等于是邀请小偷光顾。这是茨冈人的作法，穷人的习惯。尤其是现在，这笔钱没有用场，每月增加，数额颇为可观。特奥多罗博士把弗洛尔太太带到储蓄所，以她个人的名义开了个户头。

“这样能得到利息，亲爱的。百分之三，不算少。把钱放进储蓄所保险，没有被偷的危险。”

钱存在银行里能干什么呀，我的上帝？弗洛尔太太突然觉得这笔钱成了没有用处的东西。它不在手边，不能随时从收音机里掏出来买东西、打发乞丐或者付什么费用。在这类事情上颇有经验的诺尔玛太太把弗洛尔太太笑话了一番，说她对银行有偏见。把你自己的钱存在储蓄所，让丈夫负担全部花销吧。一旦你想买个发卡，多买一件体面的衣服或者添一顶帽子，有自己的存折在手，就用不着让博士撕支票。这样，不至于整天跟在丈夫屁股后头，买件什么小东西都得向他伸手。乞求钱用是种耻辱，它带有赏钱的气味。

诺尔玛太太深知其中的苦涩。她的丈夫泽·桑帕伊奥有点吝啬，对这也不满，那也不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诺尔玛太太通过连金融专家也自叹不如的手腕——精打细算，买点便宜货，节省一点，克扣一点，在算帐时多加一点，少减一点，在总数上做点手脚，这里捞二十米尔雷伊，那里捞五十、一百，如果有必要晚上把手伸进丈夫的口袋，——终于有了自己的积蓄，能够自己买几件华丽的衣物，能够满足她的五花八门的“顾客”们的要求：从干亲家、干儿子到老弱病残，从失业工人到酒鬼和流浪汉，还有数以十计的毛头小伙子。这最后一种人是她最喜爱的。

“比方说吧，我的圣女，博士过生日，你手里一分钱也没有。你能向他要钱为他买礼品吗？你想过吗？‘特奥多罗，亲爱的，给我点钱，我去买条裤衩给你作生日礼物。’我呀，漂亮的

弗洛尔，才不给泽·桑帕伊奥那份荣耀呢。”

当然，对于这一点，弗洛尔太太是同意的。她的顾虑在于，钱存到银行里，手边活生生的钞票变成了存折上的数目字。忽然间，她的积蓄从眼前消失了，跑到了冷冰冰的小本子上，说是能长利息。可是，怎能摸到它呢？她有她的习惯，现在到了改一改的时候了。按照女友的说法，她原来的习惯是小家子气，是穷公务员的妻子的做法。其实，第一个丈夫连穷公务员还不如，是个赌徒，只知道挥霍烹调学校的收入，与其说是丈夫，倒不如说是靠拿女人倒贴过活的男娼。无依无靠的寡妇只能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买吃买穿，交房租，付其他费用。博士说过，那是茨冈人的做法，穷人的习惯。诺玛尔太太也说了，那是穷人的习惯，他们没有钱存入银行收利息和使用支票。

然而，现在弗洛尔太太的社会地位和财产状况全都变了。如果说算不上挥金如土的富户，至少不再是寒酸的穷苦人。即便谦虚一点，也可以称得上富裕，或者相当富裕。她一步跳了好几个台阶，从地上一下子跳上附近一带大人物的行列：开瓷器店的阿根廷人、有一座私人诊所又担任公职的伊维斯博士、生意兴隆的鞋店老板桑帕伊奥和地位显赫的鲁瓦斯等等。罗济尔太太兴高采烈地说，她的女儿已经和这一带的名门望族平起平坐，她本人也终于找到了配得上她这个岳母的女婿。殡仪馆老板维瓦尔多先生一向对朋友们的财政状况感兴趣，堪称可敬的经济情报人员。他认为，特奥多罗博士头脑清醒，办事认真，踏实能干，前程远大。

“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吞掉整个药店……”

就这样，弗洛尔太太在储蓄所开了户头，存款月月增加，生活也有了新的开端，越来越有条理。药剂师说得对，杂乱无章能导致误解和争论，而误解和争论是夫妻间不和、摩擦和疏

远的第一步。

诺尔玛太太认为，特奥多罗博士作风正派，心地善良，极有教养，对妻子又体贴备至，是个品质高尚的人。他唯一的不足之处是有点刻板，过分教条，要求每样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做每件事都规定精确的时间，不允许任何临时变通。当然，这种严格得近乎僵硬的做法比诺尔玛太太的习惯要好得多——她一切都乱糟糟的，没有时间概念，永远拖拖拉拉，可以说是"杂乱女王"。

听着女友手舞足蹈、滔滔不绝地夸奖博士稳重、利落，弗洛尔太太笑了。"这样的丈夫呀，我的幸运儿，不是你在地上找到的，是他不小心从天上掉下来的。"

就连本街区真理的化身、大名鼎鼎的吉萨太太，在批评博士是"封建分子"的时候，也不得不称赞他的长处：

"亲受的弗洛尔，你所求的首先是有个依靠。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

确实，一切都条理得让人心里舒坦。有这样好的丈夫主持引导，事无巨细都纳入固定的程式，桩桩件件都有规定的日期、确切的时间。在邻里之间，弗洛尔太太鹤立鸡群，成了幸福妻子的典型。

生活过得平静、安详，没有任何意外情况发生。对时间作了精心安排，都服从于一个完美无缺的计划：每星期看一次电影，每次都在星期二的二十点那一场。如果公众舆论或者《午报》认为有两部影片引起轰动，那么就看两次。不过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即使偶尔出现，他们也绝不看下午场，因为博士受不了姑娘和小伙子们的吵吵嚷嚷。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安静的时候。

每星期里，博士至少有两天晚饭以后练习巴松管，准备乐队星期六下午在某个成员家进行的雷打不动的排练。乐队的集

中排练都是欢快而又亲切的聚会，桌上摆满食品——女主人忙忙碌碌地欢迎业余音乐家们，——给夫人们准备下冷饮或果汁，给先生们送上啤酒。如果天气太冷，每人还有一杯甘蔗烧酒。这群杰出的听众、指挥或乐师的崇拜者们倾听着奏鸣曲和加沃特舞曲，欣赏着华尔兹舞曲和浪漫曲。赋格曲、拨奏曲和精湛的独奏或深沉或高昂，令听众们心旷神怡。多么高雅的艺术享受。

空闲的夜晚，他们探亲访友或接待客人。如果说弗洛尔太太在头一次结婚以后疏远了亲朋好友，那么现在已经完全恢复正常，开始重新培养相互间的感情和交往。

比如说，每月两次，在固定的日子，他们肯定造访卢伊斯恩里克。弗洛尔太太给孩子们随便带上一些香甜小吃：蛋糕、玉米蜜饼、可可糕或金丁糕。

有幸参加这位尊贵朋友客厅里的聚会，特奥多罗博士不胜骄傲。那里高朋满座，人才济济，比如前国务秘书若热·卡尔蒙博士，商会律师雅依梅·巴莱罗博士，研究院和高等学府的历史学家若泽·卡拉赞斯，大名鼎鼎的泽泽·卡塔里诺博士，以及政府、历史研究院和州文学院的其他头面人物。

对特奥多罗博士来说，这些欢快的夜晚是一种精神享受。与各界泰斗交谈，聆听他们的高见，就所讨论的深奥的学术问题谨慎地表示自己的看法。按博士本人的话说，“在意境高雅的讨论中，在才华横溢的交谈里，最能爆发出光彩夺目的创见。”这时候，弗洛尔太太总是和与会者的妻子们在一起谈论缝纫和烹调技术，或者报纸新近刊登的侦探新闻。

特奥多罗博士认为，拜访卢伊斯·恩里克是他们社交活动的高潮，弗洛尔太太则更原意参加马加·帕特尔诺斯特罗太太家里举办的晚间聚会。这位腰缠万贯、出类拔萃的太太曾经是烹调学校的学员。在那里，弗洛尔太太能遇到口若悬河的混血

儿太太们，和她们一起讨论时装、礼节和最近的社会新闻，兴致勃勃地对别人的生活评头论足。但是，并非随便哪一位女邻居她们都品评一番，而是专门议论上流社会、官宦人家和纨绔子弟的丑闻。伤风败俗、肮脏淫乱的事应有尽有，说起来难以启齿！整个上层社会腐烂透顶，无一例外。

头一次结婚后的习惯，仅仅有一项还保留至今，那就是每星期天到红河区和姨妈、姨父一起吃午饭（其实，那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习惯可言，只有混乱和意外事件）。

习惯改变了，生活变得既活跃又安定，既恬静又愉快。“好幸福的日子！”邻居们异口同声地说，弗洛尔太太也微微点头表示同意。

每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十点，早几分钟或晚几分钟，特奥多罗博士搂过妻子，进行房事。他有热情但动作正派，并且总是非常高兴。星期六肯定来两遍。星期三是否再来一遍，就要看双方的兴致而定了。

由于以往随便惯了，一开始，弗洛尔太太对丈夫在新弹簧床垫上（多么漂亮的床垫呀！）搂着她进行房事的拘谨做法觉得很是奇怪。但是，天生的羞涩感和高洁的本能很快就控制了她女性的欲望，使她适应了这种含蓄、准时、甚至可以说是彬彬有礼、动作高雅的交欢方式。

依照特奥多罗博士的高见，丈夫和妻子在床上的时候，性欲不妨碍高雅，爱情与贞洁并行不悖，情与欲都是用最纯正的材料构成，即便在配偶间最隐秘的事情上也是如此。

每星期三和星期六，在那个一成不变的时间，弗洛尔太太在床帷的阴影下看着丈夫重复地做着一成不变的动作。

弗洛尔太太闭上眼睛，不想看到它。不料，她的特奥多罗却硬是在眼前出现了，像一只长着巨翅和两只强有力的爪子的大鸟。是只大鸟、雄鹰或者秃鹫，正向下俯冲，要把她抓到空

中，占有她，她叉开双腿，听任猛禽落到身上。接着，又分明感到爪子扎进她粘乎乎的下腹，被她紧紧夹住，却又动作自如。弗洛尔太太终于被勾上青铜色的天空，一时间神飞魂荡，忘乎形骸。

还不能说这种欢快完全高洁无瑕，因为弗洛尔太太叉开双腿进入玄妙境界的时候，思想也飞到了同一个地方。

这就是一对美满夫妻交欢的夜晚。星期六固定来两遍。星期三是一遍还是两遍，要看两个人的兴致而定。

3

罗济尔达太太一连住了好些天，目睹了弗洛尔太太再婚后崭新的生活。返回纳扎雷特之前，她向诺尔玛太太透露了自己的担心。

从各方面看，特奥多罗都称得上是再好不过的女婿。问题是，弗洛尔太太与他如此高尚的品格相配吗?"怎么不相配?"诺尔玛太太对女友忠心耿耿，不允许任何人对她提出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批评。在她看来，弗洛尔太太配得上最完美无缺、最英俊、最富有的丈夫。

然而，罗济尔达太太并不像诺尔玛那乐观。她是弗洛尔太太的母亲，理应偏袒女儿，为女儿开脱，但她无法理解女儿为什么竟能一步登天，觉得她缺乏对社会影响的追求，不善于利用丈夫的地位、名望、尊严及其与社会名流的交往。要是女儿发生得和罗济尔达太太一样，肯定能轻而易举地走进上层社会，出入于格拉萨和巴拉一带各个深宅大院的客厅、花园甚至内室，与巴伊亚市最上层的人物们形影不离。这是老太太多年来的夙愿。弗洛尔太太不是被介绍给塔韦拉斯·皮雷斯夫妇了

吧？绰号“飞马”的百万富翁阿德里安诺不是吻过她的手吗？伊玛库拉达太太不是带着赞许的微笑对她推崇备至吗？要知道，这位太太是无可争议的皇后。在穿着打扮上，整个上流社会唯她的马首是瞻。

博士头衔、兴隆的药店和了不起的巴松管带来了机遇，弗洛尔太太怎样才能充分利用这一切呢？

不可能，一百个不可能！恰恰相反，她不惜损害丈夫的声誉，居然继续像个缺吃少穿的穷女人似地教课（妻子工作，要么因为丈夫难以维持生活，要么丈夫是个不要脸的吝啬鬼，罗济尔达太太的启蒙课本上就是这样说的），仍然住在那幢小房子里。其实，他们完全可以繁华的街区找一所舒适得多的住所。

请原谅，诺尔玛太太，罗济尔太太说这番话并没有恶意，不想污辱任何人。这一带的街道当年确实曾经繁华过，住过显贵人家，但今天已经成了穷人聚居的地方，只有少数例外。在狭窄的胡同里，上流社会衣着入时的太太是人们窃窃私议的对象，甚至会被指着脊梁骨咒骂。阿根廷人的妻子南希太太倒是个种族高贵的女人。可是，除了她以外还有谁呢？——罗济尔太太显出很痛心的样子，挑衅地盯着弗洛尔太太的女友：

“其他的人……一群肮脏鬼……”

比这地方更糟糕的只有红河区了。妹妹和妹夫都执意住在那个偏僻的荒郊野外。那是世界的尽头，流氓成群，庸俗不堪。星期天，男人们穿着睡衣，趿着拖鞋在街上游来游去，触目惊心。有一次，卢伊斯·恩里克的妻子劳里塔莉太太去探望莉塔太太，发现人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着赤脚，只穿睡衣。目睹这不成体统的场面，她又羞又恼又恶心：

“我不明白，这种地方怎么能住得下去，富人也显得像穷人了。都是些社会渣滓……”

书归正传。新婚夫妇的心思是怎样的呢？特奥多罗博士恨不得马上搬家；而她，弗洛尔太太，这个大傻瓜，却非住在这个小地方。罗济尔达太太摇摇头：

“生就的穷鬼享不了荣华……”

谁也不会想到，正是搬家的事把罗济尔达太太打发回纳扎雷特的。一天上午，弗洛尔太太质问她说：

“妈妈，怎么回事？您对特奥多罗说我想搬家？告诉您吧，永远别再胡思乱想了。我们，我和他，对这幢房子很满意，不会搬家。”

罗济尔达太太把贵夫人的派头忘到了脑后，像个泼妇似地朝旁边啐了一口：

“关我什么事？每头猪住在各自的猪圈里……”

弗洛尔太太忍住火气，没有发作：

“妈妈，您听着。我知道闹搬家是怎么回事。您是打算在这儿住下来。可是，死了这份心吧，我不同意。随便什么时候您都可以来看我们，住上几天。要是长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那可不行。我坦率地把事情挑明：您，我的母亲，生来就该单独一个人过日子……我告诉您……”

罗济尔达太太一气之下离开了，不想再听下去。她哪里知道，后边的话倒是满悦耳的。为了补偿对母亲的粗暴态度，弗洛尔太太决定每月给她一小笔钱。“钱不多，妈妈，您当个零花，或者用在做善事上。”几天以后，陪妈妈去巴伊亚纳码头的路上，弗洛尔太太才把这一决定告诉她。

罗济尔达太太和女儿一起过日子的计划又落空了。当初寡居的时候不要她，现在刚刚结婚还是不要她。如果说头一次把罗济尔达太太惹恼了，实际上和弗洛尔太太断绝了关系，那么这一次老太太却忍下了这口气。女儿的新生活、她所交往的显赫人物以及光华四射的晚会的诱惑力太大了。不错，她返回了

纳扎雷特，但来州府探望得更频繁了。每次都是这样：先在红河区那个“世界尽头”安顿下来，然后一早就到女儿家，利用午饭前的时间领着附近一班长舌妇们说三道四。住上十天八天，直到妹妹无法忍受，姐妹俩大吵一通，她再到纳扎雷特去，把儿子儿媳一家搅个鸡犬不宁。在纳扎雷特。罗济尔达太太忙忙碌碌，现在又增加了一项任务：描绘弗洛尔太太荣耀的社会地位（“天天有午宴和聚会，是伊玛库拉达·塔韦拉斯·皮雷斯太太的挚友”），夸奖博士女婿及其一切美德，从他的聪明才智到财产状况，从他交往的高贵朋友到不同凡响的巴松管。说起业余管弦乐队每周的排情况来更是不厌其详，眉开眼笑，赞不绝口：

“那才叫音乐呢……”

老太太说这句话为是称赞他们演奏的咏叹调和浪漫曲，称赞精心编排的节目单：赖哈尔和施特劳斯与奥特洛·阿拉乌若和阿热若尔·戈麦斯并列。后两位当地作曲家虽然在世界声誉上不及前者，但在音乐灵感方面却毫不逊色。说这句话还是为了表示对另一种音乐——桑巴、民歌、小曲等“老百姓的东西”——的鄙视，为了表示——她轻蔑地吐了口唾沫——对本地那伙流浪汉们的吉他、短笛、小鼓和粗制滥造的小提琴的鄙视。说这句话，同时也是为了指出两类音乐家天差地远，泾渭分明。业余管弦乐团拥有杰出的外科医生文塞斯劳·皮雷斯·达·韦加博士、州府法官皮尼奥·佩德雷拉博士和百万富翁、教皇册封的骑士阿德里安诺·皮雷斯——“飞马”。这位批发商店老板住在格拉萨区一座豪华的宅院，有私人汽车和司机。他的妻子、尊贵的伊玛库拉达太太，高踞于所有“显赫的贵夫人”之上，是贵妇阶层光辉灿烂的顶峰（这是电台播音员、令人生畏的预言家奥多罗·塔瓦雷斯所办报纸的社会专栏编辑西尔维尼奥·拉门尼亚的原话，说得恰如其分）。伊玛库拉达太太长

着一张老马似的长脸，手握长柄眼镜，雇的是瑞士籍女管家。与他们相比，演奏小夜曲的流浪汉们只不过是一伙连日子都过不下去的酒鬼。

女儿和头一个丈夫结婚以后（如果那也算得上结婚的话），罗济尔达太太不得不忍受那群流氓的满嘴酒气、恶言秽语和一张张卑鄙下流的面孔：任内尔·奥古斯托、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斯、多里瓦尔·卡因米。偶尔也有上过学、出身高贵的人混迹其间，但这种人往往比其同伙更坏。比如那个瓦尔特尔·达·西尔维拉博士，至今罗济尔达太太还记得他那张油乎乎的脸。在纳扎雷特，有人夸他法律知识丰富，说他才华出众，一尘不染。谁爱相信谁相信吧，反正她——罗济尔达太太——亲眼看见过那不要脸的东西用横笛吹不三不四的曲子！

由于这伙人作怪，老太太刚一听说新女婿的身份就火冒三丈：“不是个正经东西，弹贝林宝[1]的。”肯定是不知羞耻的傻女儿发了疯，又把自己和一个流氓捆在一起，用开烹调学校的血汗钱供他吃，供他喝，供他赌钱，供他找情妇。诺尔玛太太深知老人的秉性，在通知她寡居的女儿已经定婚的信上对博士大大吹捧了一番。可是，连博士头衔和学位戒指都没有打动老人。诺尔玛在信里说，博士的学问尽人皆知，老太太硬是不肯相信：

“又是个醉鬼……用我傻女儿挣的钱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夜里到街上胡闹……等着瞧吧，也是个赌棍，想大手大脚……让我女儿干活，供养他鬼混。”

至于博士头衔，她反驳说：

---

[1] 贝宝林：巴西东北部黑人用的土乐器，形状类似弓，下有一半球形空心座，多用来为黑人拳术师伴奏。

“药剂师……整脚博士……”

她懂得区分各种不同的学位。在她看来，并非所有的博士都具有同等的水平，属于同一等级：

“真正的博士，头等博士，是医生、律师、建筑工程师。牙医、药剂师、农艺师、兽医，这些统统都是二等博士，半瓶子醋博士，小博士……不具备学完课程的能力和头脑……”

还不曾和未来的女婿见过一面就如此反感，大加鞭挞，仅仅由于知道他是个音乐爱好者。后来，弄清了药剂师的财产状况，知道了他是“科学药店”的股东（药店座落在卡洛斯·戈麦斯和卡贝萨两条大街的交汇处，这地点本身就是一笔财富），知道了他受人尊敬，举止大方，态度和蔼，并且与大人物们有广泛的交往，这时候，当初错误的印象终于消失，岳母大人才不再把学高深的巴松管与为黑人拳术师伴奏的贝林宝混为一谈，才明白了业余管弦乐团和在月光下唱情歌的乌合之众截然不同。

女婿在岳母心目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当然，比不上从前看到的那位巴拉州大学生佩德罗·博尔热斯，他是神话中完美无缺的亲王，有自己的河流、岛屿和橡胶园，有“一千零一夜”里巨大财富。话又说回来，一个三十岁的穷寡妇还能指望什么呢？罗济尔达太太心满意足了，她对诺尔玛太太说：

“这个人呀，连我都肯跟他结婚……受尊重的公民……举止多么文雅！这一次算她做对了。按说也到时候了……好一位有教养的先生！”

太有教养了。特奥多罗博士待人亲切，对她毕恭毕敬，言必称“我亲爱的岳母”，随时问她需要什么，给她带来了治咳嗽的糖衣药片和祛痰的药水。听说她丢了雨伞，又送给她一新的——下船时忙乱，从她丈夫吉尔在世的年代就用着的那把旧伞丢在码头上了。

罗济尔达太太来参加婚礼，本来只打算暂住几天。可是，看到女婿的人品，就萌生了和新婚夫妇长期在一起生活下去的念头，决心离开纳扎雷特，离开瓦尔弗里多·莫拉埃斯神父的慈善事业，离开俱乐部、教堂、放弃很有滋味而又很残酷的当地“闲话协会”主席的职务。

大家已经知道，她在那座小城混得不错，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可以无所顾忌地说三道四、挑拨离间，还能动不动就向儿媳发一通邪火。儿媳的忍耐达到了极限，甚至对上天创造奇迹也失去了希望。受苦受难的圣母是瞎子，是聋子，看不到她一次又一次的乞求，听不见她一次又一次的许愿。要想解脱，看来只有等待死神降临了。请注意，这里指的是婆母的死。有时候，善良的塞莱斯特太太也高兴地想到婆母的死。啊！守灵，多么让人望眼欲穿！到那时候，她将是纳扎雷特有史以来最欢天喜地的守灵人，整个雷孔卡沃地区都要谈论这件事，谈论为老太太送葬的祈祷经文。祈祷声将传到州府。塞莱斯特太太决心耐心地等待下去。

老太太在纳扎雷特过得很好。可是，有这个女婿在，她就更喜欢到萨尔瓦多住了，并为此制定了战斗方案。她对药剂师百般讨好，有求必应，表现得和蔼可亲。一开始，特奥多罗博士确实动了心，在和他的朋友、制药厂推销员罗萨尔沃·梅德罗斯闲谈时说，他不仅娶了最贤慧的妻子，同时也得到了第二个母亲——圣洁的老人，她的岳母大人。

“谁？”罗萨尔沃简直不敢相自己的耳朵，“谁是圣洁的老人？罗济尔达太太？”他笑得像阿梅莉娅太太在定婚的那天一样开心，“真是无奇不有……罗济尔达太太，圣洁……只有特奥多里博士才会幼稚到这般地步……”

不过，特奥多里博士也没有糊涂多久。罗济尔达太太口是心非、诡计多端和动辄发火的本来面目很快就暴露出来，戳穿

了她那甜言蜜语、满脸堆笑的假象。女婿开始明白，阿梅莉娅和罗萨尔沃为什么忍俊不禁。有一天，罗济尔达太太非常客气地对他说，住宅太小，房间少得可怜，继续住在这里不太合适。为什么不租一座与您的地位和社会交往相称的更宽敞、房间更多的住所呢？

她的话说得巧妙，使对方认为是弗洛尔太太对住宅不大满意，觉得它不够舒适，并且能唤起对过去痛苦生活的回忆。妻子所以忍住心头的不快，没有说出口，仅仅是为了不麻烦丈夫。

特奥多罗博士对岳母追求豪华的主张感到奇怪，更不能理解妻子的所谓不满。难道不是弗洛尔太太首先强调继续留在这里非常合适、大有好处吧？房租低廉，已经八年不变了；位置好，离药店只有几步远；并且"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的这个地址广为人知，厨房已经根据上课的需要改建过，既有煤气炉又有柴灶。只有两口人，为会么非住更大的住宅不可呢？既然这里完全住得下她和丈夫，能过得称心如意，什么要自找活干，增加开支呢？订婚的时候，弗洛尔太太就说得那样朴实、明智。

为什么突然间又变了卦呢？为什么要离开这里，住到大宅院去呢？为什么要追求远在经济条件之上的奢华呢？仅仅为讲排场吗？

在语无伦次的谈话里，罗济尔达太太提到"威信"，提高"脸面"。特奥多罗对这两个论据非常敏感，最担心上层社会在这方面对他略有微词。当初，弗洛尔太太对这些并不介意，并且说过——是两个人讨论烹调学校时说的——不该以外表来衡量人，而应当根据他的本质和真正的价值来判断。

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表示不悦，口出怨言，提出要求呢？特奥多罗博士专心致志地听完岳母的唠叨，但不想和她讨论这

个问题：

“亲爱的岳母，原先我不了解我亲受的妻子有这种想法，所以不想对此发表意见。不过，可以事先说明，一切都会按照弗洛尔的意愿解决。”

博士离开满心欢喜的罗济尔达太太，垂头丧气地来到药店，如果说弗洛尔太太改变主意使他吃惊，那么她的做法就更令他难过了。什么她本人不诚恳坦率地跟丈夫说呢？为什么打发罗济尔达太太当她的代言人呢？药剂师不希望和妻子之间有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猜疑或误解。他甘心情愿给予妻子一切，满足她的愿望。即便她的愿望任性一些，古怪一些，提出的要求在财产允许的限度以上，他也愿意做出牺牲。可是，必须真诚，坦率，信任。他们是夫妻，两者之间为什么需要第三者，需要调解人呢？他躲到药店里头，时而用木槌捣碎药物，时而在精密的天平上称各种药的分量，一直感到很伤心。为什么这样缺乏信任呢？丈夫和妻子之间不应当有任何秘密，更用不着有人调解。铋石亚硝酸盐，阿斯匹林，蓝亚甲、肉豆蔻，分量精确，不差一丝一毫。婚姻也是这样，他决心尽早弄个水落石出。

晚上，和妻子单独在房间里的时候，他一边躲在铁床床头后面换衣服，一边对妻子说：

“亲爱的，我想求你一件事……”

弗洛尔太太已经盖上被单，单等接受丈夫的亲吻以后就闭上眼睡觉。

“什么事呀，亲爱的？”

“我希望，你要是谈什么事情，就亲自和我谈，别打发人代替你……”博士的声音里没有气恼，但语调相当凄凉。

弗洛尔太太吃了一惊，直起身子，胳膊肘支在床上，转过脸望着正在穿睡裤的丈夫：

“怎么回事？我什么时候打发……”

“我认为丈夫和妻子之间应当坦率，不需要别人的捎话……”

“特奥多罗，亲爱的，请你赶快说明白，我一点儿也没有听懂……”

他已经穿好睡衣，坐到床沿上：

“你要是想搬家的话，为什么不当面对我说呢？”

“搬家？谁说的？”

“你母亲，罗济尔达太太。她说你对这所房子不满意，埋怨……”

弗洛尔太太死死盯着丈夫，只见他坐在床沿上，表情严肃，眼里流露出一丝忧伤。她简直想笑出声来：“这么大个子的男子汉，连一点儿坏心眼都没有。”

“妈妈？你以为是我让她去说的？你还不了解妈妈，特奥多罗。她打算干什么，我心里明白……我怎么会想要更大的住宅呢？多一间房，她好长期住下来。”

“既然这样，亲爱的，为了让你母亲住在这里，我们也许该……”

弗洛尔太太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盯着丈夫的眼睛说：

“我们之间应当坦率，这是你说的，特奥多罗。那么，告诉我真心话，不要撒谎，你愿意让老太太长期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吗？”

特奥多罗博士既不会撒谎，也不肯得罪任何人，何况此人是弗洛尔太太的母亲。他说：

“她是你的母亲，我的岳母，假如她愿意，你也同意……”

“那么，现在我就告诉你，亲爱的，我既不愿意也不同意。她是我的母亲，我爱她。但是，即便把世界上的全部钱财都送来，我也不肯让她和我们住在一起。谁也惹不起这个老太

太。特奥多罗，还不真正了解她。”

说着，她拉住丈夫的手：

“这所房子，亲爱的，只能你和我住，不能再增加任何人。除非买了自己的房子，否则绝不搬家。还有，将来要买的话，也要买这所……”

药剂师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为了弗洛尔太太，他肯作任何牺牲，甚至愿意忍受多嘴多舌、嘀嘀咕咕的罗济尔达太太。现在，总算一切都清楚了。弗洛尔太太没有变，仍然不追求奢侈，知道节俭，通情达理。至于罗济尔达太太，特奥多罗博士现在明白了，这个圣洁的老太太原来是个诡计多端、惹人讨厌的人。难怪弗洛尔太太那个叫莫赖斯的姐夫一直住在里约热内卢，扬言说只有岳母死了以后才肯来巴伊亚州。另一位女婿一心希望岳母早点死去，因为，据他说，罗济尔达太太已经无可救药了。

特奥多罗博士同岳母的接触很少，并且懂礼貌、有教养。直到这时，他仍然很有分寸地说：

“老人嘛……可怜……直到她这个岁数……”

多好的男人！弗洛尔太太抚摸着丈夫的手说：

“不是年龄问题，亲爱的……她向来就是这样……她是我的母亲，照理我不该说她的坏话。女儿总不该……她从小就是这个脾气……我父亲善良得像个圣徒，也忍受不了。如果让她挤进我们家里，特奥多罗，我们俩会吵架的……”

“我们俩？不会，亲爱的，绝对不……”

丈夫激动了。他望着妻子，温柔地说：

“我们永远不会吵架……相互之间什么也不隐瞒。什么都讲，全部……”

说着，他轻轻吻了吻妻子的嘴唇。

“全部……”弗洛尔太太喃喃地重复说。

特奥多罗博士满意地笑了，站起来熄灭了灯。“全部，特奥多罗？你认为可能吗？连隐藏得最的想法，连对自己都隐瞒的想法教讲出来吗，特奥多罗？”弗洛尔太太看着丈夫睡衣下面强壮的脊背、宽阔的双肩、挺直的后颈和肌肉发达的臂膀，紧咬着嘴唇，设法驱走心中的欲念。今天是星期一，不是干那种事的日了。不论干那种事还是做别的什么事情，特奥多罗博士都有最妥善的安排和计划。丈夫的心地多么善良，多么慷慨，举止那么文雅，殷勤，对她一片真心，甚至肯容忍罗济尔达太太……这足以补偿他的刻板和教条，足以补偿他的严守时间、规矩和计划。

“全部都讲，不行，特奥多罗。你不了解，人的心是一口黑咕隆咚的深井。”

4

弗洛尔太太发现了一个陌生但又无可怀疑的世界，并且挽着丈夫的胳膊走进了这个世界，成为其中颇为显眼的人物。“可爱的装饰品”，西尔维尼奥在采访塔韦拉斯·皮雷斯的家庭晚会之后就是这样口气恭敬，恰如其分地描写费洛尔太太的。我们这位记者一向目光挑剔，是个值得一提的角色。

她从来不曾想到过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单单由药剂师组成的社会。这个深奥而玄妙的天地有它本身的事务、对生活的独到见解、与众不同的语言和特殊的硝酸盐和氯化亚汞的气味。它的首脑机关“巴伊亚州医药公会”占据了整整一层楼房，与差不多同样重要的另外几个组织相邻，比如财源茂盛、实力强大、但靠其他各界生存的医生公会。“假若没有药剂师。”药界领袖们问道，“医生还有什么用处呢？”医生们凭什么那样趾高气扬？同

样目空一切的是制药厂的代理商，这些人对大人物或在推销货品时低三下四，可是对小人物却爱搭不理，催要拖欠帐款时甚至态度粗暴。最招人喜欢的要数挎着药箱的流动推销员了，他们往往带来最新的趣闻轶事。在医药界的头衔、有钱、有地位的人士高踞于人数众多、收入菲薄的店员之上。

以前，弗洛尔太太在“科学药店”门前经过的时候，或者进去买支牙膏买块香皂的时候，从来没有发觉这个医药世界有着它特殊的气息。

凭着博士证书（还有从制药卖药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凭着工作能力和正直的品德，她的丈夫日夜操劳，以图得到较好的经济状况和在科学界赢得声望。现在，他财产不多，名声有限，但足以为弗洛尔太太打开碘和硫酸盐世界的大门：在医药公会所在地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听会员们宣读和讨论学术论文、专业报告，出席理事和会员及其家属一起参加的节日午餐（比如新理事会就职和药剂师节）。用每次必到、每到必定发表演说的弗雷拉博士的话说，这是“本行业热热闹闹联欢”。当然，到了十二月份，圣诞节前少不了要举办舞会。

学术论讨会和宴会，弗洛尔太太参加得不过分频繁，但还算经常参加，和丈夫几位同事的妻子也有所交往，和其中几个还相互拜访过。通过这些来往，她交了三四个女友，但只收了一个学员。

西尔维奥·费雷拉博士是医药公会的秘书长和顶梁柱。他的妻子兼他的主要帮手塞巴斯蒂太太长得五大三粗，生性快活，说话如同打雷，笑起来富有感染性。圣丽达药店店主坦克雷多·维尼亚斯博士和他的妻子丽达太太都瘦小、可爱，男的总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女的肺结核钙化，还在不停地轻轻咳嗽。马塞多药店老板马塞多的妻子内乌扎太太满头金发，有一双机灵的眼睛，最爱让年轻的推销员陪伴，和他们调情。她的

爱好是网罗各种各样的推销员，并用最时兴的药物名称给他们每个人起绰号。，那个粗壮的混血小伙子叫“萝藤甘香油剂”。“溴代醇”年轻、瘦弱，看上去乳臭未干，是她收藏里的珍品。“斯科特乳剂”长得很英俊，圆圆脸蛋，是从加利西亚来到此地的葡萄牙人。“妇女健身丸”年岁还小，本名叫弗里阿扎，是她的肝炎恢复期里的伴侣。还有“妊娠期调节药”，又名“卡波克罗肥皂”——我的天，是个黑得发蓝的小男孩！她网罗的推销员还多着呢：“一粒灵”、“妙灵丸”……内乌扎太太与“妙灵丸”的风流韵事意味着对颇为活跃的推销员们的背叛，因为到那时为止，她的交往仅限于推销员，而这一位是正在附近度假的神学院学生。对性欲旺如火的内乌扎太太来说，与他的情谊具有双重罪孽的性质：既违反了人间的法律，又亵渎了上帝的教规。

戈亚斯药店店主安热洛·科斯塔博士的妻子保拉太太参加了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的学习，表现出丰厚的天资。另外一个，贝雷尼塞太太，只是开了个头，因为连里脊的肥膘都分辨不清，很快就退了学。

弗雷德里克·贝克博士是汉堡药店总店老板——上城有四片分店，下城一片，伊塔帕吉佩还有一片，——外国大制药厂驻本地的代表，医药公会几乎终身的会长，人称氧化镁和乌洛托品之王。弗洛尔太太从来没有和他的夫人杰尔特鲁德斯·贝克太太互相拜访过。“女王”每年只离开“王宫”一次，参加十二月份举办的舞会，届时也仅仅用指尖碰碰丈夫的同行们伸过去的一只只小资产者诚惶诚恐的手。弗雷德里克博士却大不相同。他虽然不参加只有汽水和里约格朗德葡萄酒作饮料的午宴，医药公会的会议倒是每次必来，来必主持会议。不管讨论什么问题，最后都由他来裁决。

这位德国人个子矮小，线条粗犷的脸上嵌着一双和善的眼睛。关于他的财富与头衔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透露，

他的博士证明书是德国一所偏僻的学校授予的，当时他已经有三座药店。他特别喜欢孩子，口袋里总是鼓鼓囊囊地装满糖块，在街上遇到孩子常常散发给他们吃。

婚后不满两个月，弗洛尔太太第一次登上了通往巴伊亚州医药公会会址的楼梯。会址设在一座殖民地时代建筑的第二层，第一层是与药剂师们进行激烈竞争的“信仰、希望与慈善”招魂术中心。招魂巫师们无须配药案板、药物或注射，能用玄奥的方法根治一切病症。

这天晚上，弗洛尔太太将亲眼目睹惊心动魄的学术辩论。会议在巴伊亚州医药公会大厅举行，讨论公会司库德雅尔马·诺罗尼亚博士的论文：《医生过多地应用工业产品，手工药物日渐衰落及其难以预见的后果》。

鉴于大部分医生的以上倾向，药剂师们明显地分为两派。一派对南方各制药厂生产和包装的成药感兴趣，另一派则主张用传统的办法，每剂药都按手写的配方细心称量、研磨，装进玻璃瓶或纸盒里。然后贴上药剂师亲笔签名保证疗效的标签。

特奥多罗博士是坚定的传统派。一个星期以来，他没有谈过任何别的话题。“如果只要工业产品的话，药剂师还有什么用处？他们只能在药店站柜台，当推销员了。”在会上他将痛心疾首地慷慨陈词。

对方的营垒里，主张制药业必须适应现代先进技术进行工业化（甚至国有化）的有辛瓦尔·科斯塔·利马博士和口若悬河的杰出教授埃米里奥·迪尼斯。前者因为发现了龙葵药的用价值而名闻遐迩。今天，弗洛尔太太将亲耳聆听他们的演说，特奥多罗博士并不因为迪尼斯教授站在对立面而否定他卓越的才华：

"简直是德摩斯梯尼[1]转世，普拉多、瓦拉达雷斯[2]再生！"

我们可爱的特奥多罗·马杜雷拉博士为之战斗的派别也不乏有识之士，只要提一提安蒂奥热内斯·迪亚斯的鼎鼎大名就足够了。他曾任学院院长，出版过若干著作。虽愈八十高龄，仍然能有气力宣布：

"机器造的东西休想进入我的药店……"

二十年来，他不曾去过药店一次。儿子们不仅购进和卖出工业产品，而且担任了圣保罗几家大制药店的代理商。"父亲已经老朽不堪了。"他们说。

或许这些不肖子之子说得有理。老人整天糊里糊涂，有时侯还莫明其妙地傻笑。不过，阿尔林多·佩索阿和梅洛·诺布雷头脑清醒，办事干练——两个第一等的人才。——还有特奥多罗士本人，仅就担任这本习俗录的主要角色一事，他也不该遭到忽视。况且，他亲口对妻子说过，他对辩论的学科了如指掌，并一再强调会议的重要意义：有机会出席这场历史性的辩论，弗洛尔太太应当感到幸运。

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仅此而已。特奥多罗博士曾对弗洛尔太太说过，他本人和别的手工药品狂热维护者们都不得不购进制药厂的产品。假如他们的药店里缺少如今这样的时兴的鬼药，怎能应付得了激烈的竞争？辩论中所持的立场是纯原则性的，是空泛的理论，与商业的实际要求风马牛不相及。亲爱的弗洛尔，实践与理论并非每每都能相合，生活里充满了自相矛盾。

弗洛尔太太在不想进一步了解什么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她

---

[1] 古希腊雄辨家。

[2] 巴西名药师。

相信博士的话："正因为如此，传统方法捍卫者的立场更加值得赞扬。"至于弗洛尔太太本人，她非常健康，极少吃药，记不得什么时候得过病（寡居时失眠除外）。

正如特奥多罗博士所说，那个夜晚确实令人难忘，连当地报纸都惊动了。"报道得太少，太简短。"我们的博士先生抱怨说。他的决定性的发言和其他人的讲话都压缩为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并且连发言者的全名都没有引用："参加讨论的有卡尔瓦略、科斯塔·利马、埃·迪尼斯、马杜雷拉、佩索阿、诺布雷、特里格罗斯等博士。"只有弗雷德里克·贝克博士的演说稍为显眼一些，报纸赞扬它"立论清楚，知识丰富，思维具有逻辑性"。"为什么如此蔑视文化，节约版面？"特奥多罗博士愤愤不平，"留下地方刊登可怕的侦探消息、女电影明星的半裸体照片或是她们荒唐的离婚案件吗？要知道，这对我们的少女们是再糟糕不过的样板了！"

圣保罗出版的"巴西药学年鉴"（第七期，第四卷，179—181页）刊登长篇报告，对这场辩论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受大药厂资助的这份刊物并不隐晦其偏袒工业制品的立场，但也不得不恰如其分地赞扬"博学的、不妥协的对手马杜雷拉博士精采的发言"，并"向他致敬"。请注意，这不是我们这些盲目崇拜博士的芸芸众生在胡言乱语，而是权威的巴西药学年鉴下的结论。

弗洛尔太太竭力想听懂这场针锋相对的辩论，但事实上不得不承认，这不可能。为了丈夫，为了自己，她愿意聆听发言者们高谈阔论。然而，对他们的论点和公式一窍不通，响在耳边的是些僵死的、令人生厌的单词和句子。集中精力听下去，她做不到。

思想飘出大厅，在非学术领域游荡。首先想到的是烹调学校。玛丽亚·安托尼娅讲的传闻太逗人了（正当龙葵研究家慷

慨陈词的时候，她却开心地笑了)。接着又想起马里尔达。这姑娘越来越固执了，非到麦克风前表演不可。按照特奥多罗博士的说法，这正是电影明星对青年学生恶劣影响的例证。现在，马里尔达这姑娘变得很不听话，顶撞母亲，和广播电台一个叫奥斯瓦尔迪尼奥·门东萨的家伙挂上了钩，这家伙用在电台演出节目和领取演播费之类的鬼话勾引她。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对女儿严加限制，监视她的一切行动，不许她迈出家门一步。

弗洛尔太太苏醒过来，发现站在麦克风前面的并非马里尔达，而是特奥多罗博士。她竭力集中精神，设法跟上丈夫的辩证，听懂从他口中侃侃而出、让对手一片慌乱的论据，丈夫表情严肃，在慷慨陈词的时候依然保持着文雅的举止。尊严的男子汉，完美无缺的公民，总是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眼下在履行药剂师的义务，为他的博士证书增光（即使与他的商业利益背道而驰也在所不辞)。

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个完美无缺的公民，严格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头一天晚上，他以同样认真的态度称职地履行了丈夫对妻子的义务——在床上。当时，弗洛尔太太欲火中烧，急不可耐（马里尔达刚刚来过，又哭又闹，扬言要自杀：“要么去电台唱歌，要么就死去。”她迷上了电台)。她跟丈夫撒娇，委婉地暗示要来两遍——星期三晚上，一遍或两遍要看两个人的兴致而定。

她感到博士稍稍犹豫了一下。不过，既然羞怯已经打破，不妨索性向丈夫表明，坚持要来第二遍。博士果断地满足了她的愿望，高高兴兴地履行了第二遍的义务。

现在，在大厅里，弗洛尔太太才明白了头一天晚上丈夫稍有犹豫的原因：他不想过分劳累，打算好好休息一下身体和头脑，养精蓄锐，准备参加第二天晚上医药公会的辩论。

头一天晚上的两遍并没有把丈夫累垮。他坚定地站在讲坛上，用拉丁文（也许是法文？）滔滔不绝地发表着演说："毛花丙甙等于乙烷加葡萄糖，再加三倍洋地黄毒甙及异羟洋地黄毒甙元"，听起来像是在朗诵优美的诗篇。

看着博士竖起食指时那庄重的姿势，看着同行们全神贯注、毕恭毕敬地听他讲演，弗洛尔太太意识到丈夫地位的重要。他不是普普通通的人，罗济尔达太太说得对，邻居们看得准。应当为她自豪，感谢上帝的神意，赐予她这么好的一个丈夫，并且不早不晚，正是时候。她已经无法忍受寡居的生活，急于为随便哪个胆大的男人打开门户，叉开双腿。如果脸色苍白，人称"寡妇们的王子"的埃杜阿尔多前来恳求，她也许会答应的。上帝保佑，总算闯过了难关！

若不是特奥多罗博士站到科学药店的柜台前，她，弗洛尔太太，今天就不会这样受人尊重，坐在大厅里听杰出的博士们讨论学术问题。她也许会落到妓院里，从这个男人手里滚到那个男人手里，荒淫堕落，脸面丢尽，失去女友，失去学员，不知道在哪里葬身……想到那种可怕的景象，她不禁一阵颤抖。特奥多罗结束演讲的时候，她使劲鼓掌。这掌声不仅表示热情，同时也包含着感激：是博士拯救了她，博士是个值得尊敬的人，她应当为有这样的丈夫而自豪。

回到主席台就座以后，特奥罗博士朝下边望了望，看见妻子正向他送来鼓励的微笑。这是对他的努力和精彩演说的最大奖赏。讨论继续进行。现在，诺布雷博士正站在台上。毫无疑问，他的头脑非常聪明，但嗓子沙哑，声音小而平淡，催人入睡。

弗洛尔太太想继续听下去，可是眼皮却越来越重。她把希望寄托在迪尼斯博士身上。迪尼斯博士早在学生时代便以智力过人著称，后来成为一位颇有名望的教授。权威性著作《盖仑

学派与洋地黄定效法：共性与稳定作用》就出自他之手。然而，他和他以后的几个发言者都没有把弗洛尔太太从昏睡中唤醒。其实，也不只弗洛尔太太一人如此，塞巴斯安娜太太索性沉沉大睡起来，威武的身躯仰仰伏伏，呼吸有力得像是在打口哨。丽塔太太闭着眼睛打盹，不时突然醒来，大吃一惊。保拉太太抵御了一阵，后来终于忍受不住，把头伏在了丈夫的肩上。唯有内乌扎太太是个例外。她眼圈很黑，但精神十足，毫无倦意，感觉不到天气的闷热和公式、处方、概念之类的单调乏味，仿佛对这门科学非常精通。她的两只眼睛紧紧跟着医药公会的雇员、给发言者的杯子里倒水的小伙子来来往往，他的绰号已经造好了：914，以治疗梅毒的特效而闻名的针剂。

弗洛尔太太的头东倒西歪，最后耷拉到胸前。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丈夫的声音，她鼓鼓力气，清醒过来。特奥多罗博士第二次发言了。亲爱的，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化学和植物学公式和那些充足的论据。请原谅，我忍不住困倦，是个庸庸碌碌的家庭妇女，愚蠢，无知，生来就不是听懂这些高深学问的坯子。

一阵掌声把她惊醒，她也跟着鼓起掌来，并且朝丈夫微微一笑，用指尖送去一个飞吻。

不久，会议宣告结束，女人们自由了，笑嘻嘻地聚在一起告别。

“特奥多罗博士真了不起……”塞巴斯蒂安娜夸奖说（整个会议期间都在沉沉大睡，你怎么知道?）。

“埃米里奥博士才学出众!”保罗太太重复着从前几次会议上听来的句子,“特奥多罗博士知识渊博。”

挽着丈夫的胳膊下楼梯的时候，弗洛尔太太说：

“大家都夸奖你，特奥多罗。人人都说你讲得非常好……”

丈夫谦逊地笑了：

“同行们的好意……不过，也许我讲了些有用的东西……你呢，你以为如何?”

多好的丈夫！弗洛尔太太紧紧攥住他的大手：

“好极了！我没有听懂多少，可是已经非常喜欢了。人们赞扬你的时候，我心里太神气了！”

她几乎在说：“我配不上你，特奥多罗。”但是，也许他，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大学者，没有明白妻子的意思。

5

如果说药剂师的世界是个出乎意料的发现，那么，沿着细小的巴松管钻进业余管弦乐队那个神秘得近乎玄妙的音乐天地之后，弗洛尔太太的惊奇就可想而知了。

那些先生们表情庄重，气宇轩昂；人人地位巩固，有的持有大学文凭，有的开设商店、企业或营业处——只有“可怜虫”乌尔班诺是个例个。这个讨人喜欢的小提琴手是贝鲁特商店的推销员。所有这些人构成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封闭社会。“高尚的音乐宗教，音响的神秘团体，有它自己的上帝、自己的庙宇、自己的信徒、自己的预言家——天才的作曲家兼指挥阿热诺尔·戈麦斯。”在《现代店主报》实习的年轻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报社社长慷慨豁达，不向实习生收取分文教育费）。有关音乐家的报道占了报纸的整整最后一版，中间是一张业余管弦乐团在阿德里安诺·皮雷斯骑士宅第花园里的照片。照片上，全体成员排成三行，服装十分整齐。不料，报道刊出后的第二天，报社社长前来拜访骑士，笑容可掬地说，像他的《现代店主报》这样严肃的报纸眼下困难重重，要是不能得到像梵蒂冈册封的骑士这样人物的理解——其心灵的和钱包都对新闻

界的悲剧非常敏感——就绝对无法继续生存下去。

社长拿出刊有那篇报道的报纸（编辑很有才华，可是，像这样的年轻人，骑士先生，每月要挣我一大笔钱呢）。百万富翁看到自己手扶大提琴坐在教友们中间，一下子动了心，打开了皮包。本教会有其特殊的义务、习惯、严格的礼仪和每周一次鸟儿似的欢乐：星期六下午的排练。

离开药盘、药碾、制丸器、细绢罗筛，离开盛有氧化物、毒剂、水银和碘的瓷坛，弗洛尔太太来到另一个天地：颤音、拨奏曲、孔雀舞曲、加沃特舞曲、独奏、大提琴、双簧管、小提琴、单簧管、高音号、打击乐器和丈夫的巴松管。所有这些都统统听从和蔼可亲的指挥阿热诺尔·戈麦斯的钢琴领奏。离开塞巴斯蒂安娜太太、丽塔太太，离开贪婪地勾引年轻推销员的内乌扎太太，弗洛尔太太来到华贵得多的勋爵夫人们的身边。银行家塞莱斯蒂诺偶尔也来听听演奏（啊！银行家的生活……有人以为过得舒适畅快，殊不知却充满了烦恼与辛劳……）。

“他们当中的哪一位疯子稍一走调就损失几百万……”

星期六下午，这些大人物们都变成了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儿童，忘记了承诺和义务，忘记了主顾和交易，忘记了急需赚得金钱。他们把社会地位的差异撇到一边，不分批发商和工资微薄的市政工程师，不分有名的外科医生和小小的药剂师，不分尊贵的法官或北方商业网的老板（仅在本市就有五座商店）和小店铺的推销员，大家统统在一起共享欢乐。

名门望族、衣着华丽的太太也打开大门，欢迎其他音乐家的妻子。不论家产的多寡和社会地位的高低，一律亲切相待就，连对玛丽奥科塔大嫂也同样如些。（为什么叫“大嫂”而不称太太？因为她本人曾大声嚷叫过：“别叫我什么太太不太太的，我就是玛丽奥科塔大嫂，劳你们驾啦！”）

其实，玛丽奥科塔大嫂几乎从来不在这种场合露面，因为她既没有和那班“有钱的臭娘儿们”般配的衣服，也没有什么话跟她他好谈。有一次，她在拉皮尼亚和自由大街的路口对邻居们说：

“我到那儿去干什么呀？光谈什么聚会，招待会，午宴，晚宴。她们就知道吃吃喝喝，让人心里难过。我家里的孩子们还填不饱肚子呢……除了谈吃谈喝，就是没完没了的下流话。什么这个女人和那个男相好啦，某个女人是破鞋啦，还有什么女人被人在妓院当场捉住啦。看样子这些太太们只知道吃饭和在床上翻滚，真是没见过……”

在气头上，玛丽奥科塔太太（“我不是什么太太，至多叫我声大嫂，我和女佣人没有什么两样”），对，玛丽奥科塔大嫂，常常不考虑用词，说出一连串粗鲁的大实话来：

“什么都讲究，穿绸缎，漂漂亮亮……让她们臭美去吧，不见她们我照样过日子……要是依着我，他哪个财主家也不要去，就在这儿，在比埃先生的小铺子里跟癞蛤蟆玛内和‘醉鬼’一块儿吹吹打打算了。”她摊开双臂，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真是个可怜虫……”

由于她一再重复这个带贬意的字眼，乌尔班诺先生就被人们称为“可怜虫”了。这就是“可怜虫”这个绰号的来历。癞蛤蟆玛内是个吹竖笛的好手，“醉鬼”先生有一架老掉牙的手风琴。每逢星期天，他们二人必定要到这一带狭小街道的上流社会的聚会之地——比埃先生的小铺。乌尔班诺先生偶而也带上小提琴光顾一下。虽然当地公众明显地喜爱癞蛤蟆的竖笛和醉鬼先生的手风琴，但同样对乌尔班诺先生也报以掌声。玛丽奥科塔大嫂对音乐一窍不通，总是嘟嘟囔囔，抱怨不得不给丈夫熨烫唯一的一套像样的蓝色西服（已经很旧，裤子的臀部磨得发了白），以便让他去参加排练：

“要是没有他就排练不成，那么他们至少应当给我这熨烫女工付点报酬……那个鬼乐队呀，只让人破费。我从来没见过可怜虫从那里挣回点什么……”

他挣来的是精神上的安宁。在音乐中，他忘却了尖酸刻薄的玛丽奥科塔，忘却了她身上大蒜的臭味，忘却了她脸上的肉瘤，忘却了她的絮絮叨叨。在星期六的排练里，要么重复以往的节目，要么学习新的乐曲准备为哪位高贵的听客演奏。和可怜虫乌尔班诺一样，乐队的财主先生们也忘记了生活中的烦恼。他们脱下外衣，只穿衬衫，拿起乐器开始排练的时候，有的人还保留着以往的庄重，有的则把身份完全撇到一边，但大家都表现出内心的欢乐。这纯洁的灵感把他们日常生活里的龌龊与坎坷从头脑中驱除得一干二净。

喝完第一杯啤酒，响过头几个音符之后，杰出的外科大夫文塞斯劳·韦加博士立即朝生活和人类微笑了。一个星期里，他站在手术台前开胸破腹，接待患者，每时刻都与死神进行残酷而无畏的较量。当舞动琴弓，拉出头一个乐句的时候，一周来积郁有疲劳便一扫而光。佩德雷拉博士打破了孤独的锁链，在横笛当中又看到青年时代的情人，看到了那双虚伪的褐黄色的眼睛。阿德里安诺·皮雷斯——百万富翁、大批发商、银行股东、工业企业董事长、教皇册封的骑士、由于得白癜风脸上手上尽是白斑的“飞马”——坐在硕大的大提琴旁边，显得那么渺小、谦恭。此刻，他忘记了一周来疯狂的野心、凶猛的冲杀和与客户、竞争者以及雇员们——他们统统都是窃贼！——劳心费神的争斗。这一切，都是出于得到更多的财富，出于害怕受人欺骗，出于担心时间太短不能满足对金钱与权利的渴望，也出于不得不跟糟糕透顶的伊玛库拉达·塔韦拉斯·皮雷斯太太一起生活。他不仅态度谦逊，并且慷慨而亲切。你看，他正朝身旁一无所有的推销员微笑呢。两个人殊途同归：前者摆脱

了尊贵的伊玛库拉达太太的羁绊，后者逃出了玛丽奥科塔大嫂的牢笼。

和玛丽奥科塔大嫂一样，骑士夫人也难得去观看一次排练。当然，她既不缺少像样的衣服也非无话可说。缺少的是时间。作为上流社会首屈一指的贵妇，她有数以万计的事情要做。再说，这种排练单调枯燥，永远是音符的重复，同一个曲调要演练几个月，简直无法忍受！

这样反而更好，阿德里安诺先生免得看见她那愁苦的目光、涂满脂粉的长脸、饰缀着宝石的苍白的胸脯和令人作呕的长把眼镜，可以更容易地忘掉她，忘掉女儿和女婿们。说到两个女儿，真让人丧气。她们只知道打扮、跳舞。女婿们都是吃女人倒贴的家伙，一个比一个更无用，更放荡。在里约热内卢，他们穷奢极欲；在巴伊亚，他们恣意挥霍阿德里安诺先生的金钱。他们糟蹋的是他的血汗，是他的生命啊！现在，批发商可以静下心来休息了，忘记这一切，忘记积蓄下来的数以百万计的财产，忘记与他达成协议和正在破产的竞争对手，忘记空虚，忘记自私，忘记全家人的可悲。坐在大提琴旁边，紧挨着乌尔班诺，他静心地休息了，两个人完全平等。高贵的伊玛库拉达太太和低贱的玛丽奥科塔大嫂也完全平等，他们同样是恼人的泼妇。

每星期六下午，这些杰出的绅士必定欢聚一堂，沉浸在啤酒和音乐之中，人人笑容满面，个个心旷神怡。排练每次都在不同的家里进行，做东的主妇准备下丰盛的小吃。每次教有两三位妻子、几个朋友和差不多同样数目的观众参加。“各有所好嘛”（泽·桑帕伊奥在药剂师一再邀请下出席了他们的星期六音乐会以后，回家的路上就是这样说的）。一开始，弗洛尔太太每次必到，总是受到热情亲切的接待，并以她持重温柔的仪表显得不同凡响。

在“高雅音乐”的世界里——“高雅”一词用得恰到好处，只有吉萨太太对这一点不以为然，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在充满高尚情感的环境中，没有财产多寡之分，没有社会地位的差异，阶级与财富的区别消失净尽。大家互为艺兄艺弟，人人都是“俄耳甫斯”子孙中的精华。他们情同手足，相互间以教名或绰号相称。夫人们之间也大致如此。她们叫弗洛尔太太“我的圣女”、“美丽的黑白混血姑娘”或者“漂亮姐儿”，还经常向她请教烹调技术。有时候，太太们谈些上层社会司空见惯的话题，费洛尔太太插不上嘴，被撇到一边。这也不该怪罪她们，毕竟她不打桥牌，不是俱乐部成员，也不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在沉默的空隙里，她就用目光寻找吹马松管的丈夫，望着他那苍白而又心满意足的面孔。她笑了，任凭太太们去交谈吧，她并不感到孤单。

听到特奥多罗博士说下次排练要在他们家里进行，弗洛尔太太高兴极了：她不会落到任何人后头。等丈夫醒悟过来，她已经向半个世界的人发出了邀请，甚至打算花掉自己的积蓄来筹办吃喝。博士好说歹说，想打消她的念头。弗洛尔太太要让那些有钱的太太们知道，穷人家也懂得怎样款待客人。

特奥多罗博士劝她不要办得过于丰盛：除了必不可少的啤酒之外，至多有点甜咸点心就足够了。如果要对指挥格外招待，就给他单独准备一盘奶糖玉米豆吧，阿热诺尔先生特别爱吃：

“对他应该格照顾……他会让你大吃一惊……真的。让你大吃一惊！”

虽经丈夫多次劝告，弗洛尔太太还是准备了丰盛的菜肴，请来的人挤满了屋子。桌子上应有尽有：夹馅炸糕、豆馅粽子、鱼肉馅粽子、鳕鱼丸子、盖雅甜糕以及各式各样的点心。一锅奶糖玉米豆，妙不可言！从门德斯酒店搬来了成箱的啤

酒、柠檬和草莓汽水，还有瓜拉那①！

排练大获成功。虽然只有两位业余乐师的妻子到场——埃莱娜夫人和吉尔达夫人——，屋子里却挤满了人。邻居们少见多怪，学员们欢欣雀跃，大嫂们一饱口福。（迪诺拉太太后来说，她差一点没有撑死。）

管弦乐队安排在烹调教室里。除了音乐家们之外，那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有脸面的人物：克莱门特神父、吉萨太太、诺尔玛太太、阿根廷人夫妇。（你瞧，南希太太穿得多么讲究）。伊维斯博士装模作样，好像对这一切都很在行，指手划脚地解释演奏的规矩，大讲什么歌剧和卡鲁索②："那嗓音才算美妙呢！"

排练突然停下来。阿热诺尔·戈麦斯手持指挥棒宣布，有件事情需要透露：送给主妇一件礼品，让她大吃一惊。这天下午，要首次排练一首尚未问世的新作。这首浪漫曲是他本人特地为"我们俄耳甫斯之子乐团里的兄弟特奥多罗·马杜雷拉博士迷人的妻子弗洛尔丽佩德斯·派娃·马杜雷拉太太创作的"。听众们立刻打了个冷战，刚才不够郑重的谈笑声戛然而止，全场一片寂静。

善良的指挥笑了：对他来说，这些业余音乐家仿佛是他家庭的延伸。他用孔雀舞曲、加沃特舞曲、华尔兹舞曲和浪漫曲庆祝生活中的喜庆事件，慰藉他们心中的巨大悲伤。如果他们当中有谁死了父母，有谁得了儿子，有谁娶了妻子（药剂师正是这种情况），指挥就要打开灵感的大门，为朋友创作一首共同分享欢乐或者共同分担痛若的乐曲。

"弗洛尔丽佩德斯的喁喁求偶之声。"指挥大声说，"特奥多

① 瓜拉那：巴西的一种饮料，被称为"巴西的可口可乐"。

② 卡鲁索（1873—1921）：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

罗·马杜雷拉博士巴松管独奏。”肯定是妙不可言！

排练毕竟是排练，既非音乐会也非公开表演，在乐队自认为已经相当熟练的节目中，指挥尚且不时中断，那么初次演练新作就更需要在每个乐句甚至每个音符停顿了。特奥多罗博士的巴松管也是如此。跟上乐曲的节奏、感到其中的意境并不像发现温柔沉稳的被歌颂者弗洛尔太太的美貌那样轻而易举。

虽然新节目排练步步艰难，，弗洛尔太太还是被深深感动了：指挥动作认真，药剂师全力以赴，几乎全身颤抖着捕捉正确的音阶以献给妻子。他坐在乐谱后面，紧张得几乎僵硬了，额头沁出汗水，两手冰凉，但仍然竭力用巴松管庄重的低音表达一个获得成功的男人的欢乐。他生活美满，如愿以偿：有钱，有药店，有音乐，心中坦然，一切井井有条，有漂亮忠实的妻子，享有普遍的尊敬。他还在寻找正确的音阶，一定要找到它。弗洛尔太太低下头。突然而来的巨大荣耀使她不知所措，心慌意乱。

总算熬到了中间休息的时间，指挥又津津有味地吃起了奶糖玉米豆，别的人也重又品尝小吃。人人的肚子里都灌满了啤酒、汽水和瓜拉那。一切都尽善尽美，令人满意。

6

回 旋 曲

弗洛尔太太持重温柔、彬彬有礼地在药物学家和音乐爱好者的世界里徜徉。她重新又讲究起穿着打扮来，免得在新的条件下、新的环境里丢人现眼。年轻的时候，头一次结婚以前，前往有钱人家参加什么活动时，她这个穷人家的姑娘也是穿得

最花哨的，除了姐姐罗萨莉娅以外谁也比不上她，连挥金如土的小姐们也要甘拜下风。

环境变了，谈话的内容变了，交往的人也变了。有要求，有许诺，有时还不得不出席茶会和排练，登门拜访医药公会某个理事或者业余管弦乐队的某个达官贵人。弗洛尔太太打扮得花枝招展，动作优雅潇洒，在街上走过时，邻居们无不啧啧称赞。好一个漂亮的女人！虽然已年满三十，又稍稍长胖了一些，但仍不失为让男人们垂涎欲滴的黑白混血姑娘。

“大美人……”殡仪馆老板维瓦尔多嘀嘀咕咕地说，“长了点肉，屁股滚圆……真让人眼馋……”

“像侍奉女王一样侍奉她，什么都给，让她过着贵族的生活。”迪诺拉太太从测命玻璃球里最早发现了特奥多罗博士，至今仍然以此为荣，“多么魁梧的男子汉……”

新近搬来的邻居玛格诺利娅太太总是站在窗台前面招引男人，并且善于估量身强力壮的男人能力的大小。她说：

“听说他身上那个器官都大，那玩艺粗得像桌子腿……”听谁说的？谁也没有说过。她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了。好眼力，熟能生巧嘛。

“两个人同样仪容修美，同样善良。”这是阿梅莉娅太太的声音，“谁见过比他们俩更美满的婚姻？天生的一对，可是，用了那么长时间才碰上……”

“她命里注定要在头一个男人手里受一阵子罪，那个混帐东西……”

“这样她才更珍重现在……能够比较……”

弗洛尔太太什么也不想衡量，什么也不愿比较。她只是过自己的生活而已。终于有了个体面而富裕的家庭，享受着欢乐和无微不至的体贴。为什么还不让她安静呢？从前，是来向她表示痛心，表示怜悯，同情她不幸的命运。现在，又来赞扬她

做得对，赞扬她这次结婚是个出色的决定，赞扬他们之间互相忠诚，说他们是一对模范夫妻。

整个街区都密切注视着弗洛尔太太的脚步：她的穿着打扮，和上层人物的交往，变得井井有条的生活，经常有客人造访，散步，看电影，还有即将举行的医药公会选举。然而，最令邻居们神往的要数音乐了。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件事——业余管弦乐队的排练和师范学校学生马里尔达的出走——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

起初，仅仅限于在学术问题上各抒己见，争论进行得呆板，生硬，参加者也只是本街区两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歌剧爱好者伊维斯博士和爱挑剔的吉萨太太。罗济尔达太太偶尔来访时也火上加油。然而，真正使之白热化并且增加了感情色彩的是年轻姑娘马里尔达，她把这场辩论从纯学术领域引到两代人冲突的现实之中。正如一位青年哲学家所说的那样，引到了父母与子女的冲突、旧与新的冲突的现实之中。

业余管弦乐团排练以后，伊维斯博士称赞他们演奏的华尔兹舞曲、进行曲和浪漫曲为“高雅的音乐”（这种论调正中罗济尔达太太的下怀）。当吉萨太太起而反驳的时候，年轻姑娘马里尔达却正在密谋破坏家庭的和谐与本街区的平静。她的同伙是一个叫奥斯瓦尔迪尼奥的家伙和新开办的阿马拉利纳电台台长、正在网罗廉价人材的马里奥·奥古斯托先生。

按照吉萨太太的说法，所谓高雅音乐是指贝多芬、巴赫、勃拉母斯和肖邦等屈指可数的伟大作曲家们不朽巨作。他们的交响曲和奏鸣曲必须躲到幽静的环境里才能聆听，只有世界知名的大乐队、大指挥家和乐师才能演奏，只有听得懂的人才会欣赏。她本人就来自这类音乐。从狭隘的纯正主义和极端的形式主义出发，她把所有其他音乐统统贬斥为给那些没有音乐修养的人听的乌七八糟的东西。

请注意，被吉萨太太武断地称为“乌七八糟的东西”当中，不包括所谓民间音乐。它表达了平民百姓纯洁热烈的情感。她尊重并且喜爱桑巴舞曲、小调、黑人圣歌和可可舞曲，但也不难听到她用尖利的口气把最流行的桑巴歌词一棍子打入地狱。她所完全不能忍受的是软绵绵的音乐。中产阶级缺乏音乐鉴赏能力，感受不到大师们的作品之美，这类毫无特色的曲子最迎合他们的低级趣味。吉萨太太当然感受得到。在德国朋友家里举办的晚会上灯光幽暗，听大师们作品的高质量录音，这才是真正的精神享受（并且还能解馋，喝酒，听朋友们讲笑话）。

伊维斯博士惊愕地张开了大嘴：这个外国女人故作斯文，装模作样！“尊敬的女教师，请告诉我，您把《弄臣》、《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丑角》等歌剧置于何处？还有《瓜拉尼》。请注意，吉萨太太，《瓜拉尼》是我们的，我们巴西的歌剧。在坎皮斯问世以后，它把我们可爱的祖国的名字推上了世界舞台，受到各国观众的欢迎。请问，您把所有这些世界奇迹，连同它们的唱段、二重唱、男中音、男低音及女主角置于何地？如果它们算不上高雅音乐，什么才算得上呢？莫非桑巴、伦巴、小调和探戈能算得上吗？”

是啊，吉萨太太，应当三思而后行，因为在这一领域（其实在所有其他领域都一样），伊维斯博士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请看，他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提高了嗓门：“您见过比《风流寡妇》、《金元公主》和《卢森堡伯爵》更好、更高雅的歌剧吗？”

伊维斯博士有着坚实的功底，他的音乐素养来自活生生的见识——远在学生时代，他随一伙人到过里约热内卢，得到了几张免费赠送的入场卷，在市剧院后排座位上看了“那不勒斯大乐团”演唱的几出歌剧，并为它的男中音、女高音、男高音和女低音所倾倒。吉萨太太，请注意，他的知识不是从唱片里

听来的，而是不折不扣的身临其境。他亲眼看到了蒂托·希帕、卡利·库西、杰祖斯·卡维利娅、贝桑宗尼等天才的艺术家们演出《茶花女》、《陶斯卡》、《蝴蝶夫人》和《契亚沃》（亲爱的太太，这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卡洛斯·戈麦期的作品）。后来，还在电影上看过让·克普拉、玛萨·埃杰斯、内尔松·埃迪和让内特·麦克·杜内德等人演出的小歌剧，一部也没有漏掉。吉萨太太，难道您也全部看了？一部也没有漏掉吧？

伊维斯博士越说越激愤，最后竟然哼出了几个熟悉的唱段，还跳了两步芭蕾舞。他句句千真万确，没有吹牛撒谎，因为这两招绝不是听唱片所能学到手的。音乐修养方面，他不在任何人之下……

“这也称得上什么修养？”吉萨太太不仅自尊心受到伤害，更重要的是神圣的信念横遭亵渎。他把手伸向空中：“修养嘛，完全是另一回事，博士先生，要严肃得多……音乐也是一样，真正的音乐，伟大的音乐，也完全是另一回事。”

诺尔玛太太被拉来担任仲裁。她不偏不倚，诚恳地说：

“我什么也不懂……你们谈的不是桑巴，不是进行曲，也不是狂欢节音乐——这些我都知道……我对音乐外行……歌剧只看过一次，那还是在比洛洛·卡瓦拉洛剧团在这一带演出的时候，他们光图赚钱，几乎没有一个艺术家，糟糕透了，没有演出一个全剧，只演了《埃达》的几个片断。”

“我也去看了……”伊维斯博士又赢了一分。

“我什么也不懂，可是什么都听，不论什么都听得开心，就连丧钟我也觉得挺美。我什么都喜欢：音乐会、歌剧，小歌剧就更不用说了。听电台的广播也入了迷。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任何音乐比得上卡因米唱的小曲儿。什么音乐都行，什么音乐都让我开心，都能打发时间。就连特奥多罗博士他们的排练也一样，只要不特别注意地听……”

罗济尔达太太认为，业余管弦乐团的音乐是高雅的听众耳中的珍品，拿他们和在街上弹着吉他吆喝的混帐小子们相提并论实在是一种亵渎。诺尔玛太太人倒也不错，嫁给了富裕人家，很有钱，可是趣味还跟下等人一样……另一位，吉萨太太，仅仅凭着是美国人这一条才当上了教师。也许她在美国见识过比俄耳甫斯音乐团更好、更高雅的乐队。在老太太看来，业余管弦乐团是音乐界不可逾越的顶峰，除非有谁能拿出充足的证据推翻这一点。这些先生们再高尚不过了……

弗洛尔太太笑吟吟地静听着双方的争论，直到听见吉萨太太说业余管弦乐团的排练“俗不可耐”时，才开口辩护说：

“您也别说得太过分……”

“怎么，不是吗？当然是啦！那是排练。谁见过请人家去听排练的？

“这不该怪他们。要怪罪的话，怪罪我好了，是我邀请的……他们排练的时候，谁想去就去，朋友、亲属，都行。等开音乐会的时候我再请您去看看……”

吉萨太太仍然悲观：

“开音乐会？谁知道呢？不过，这些不入流的音乐爱好者们——对不起，弗洛尔——成不了什么气候……”

成得了气候，成得了大气候，报纸的编辑了音乐评论家们就是这样说的。他们总该懂行吧。业余乐团的每一次演出——不论在电台还是在音乐学校的演奏厅里——总是受到称赞。一位评论家，大概叫菲内卡吧，是德国血统，可以称得上出生在音乐之乡。这位菲内卡就热情洋溢地把俄耳甫斯之子乐团和欧洲最好的同类乐团相比较，并说绝不比他们差，而且还要“好得多”。菲内卡刚从慕尼黑来到这里的时候，观念上还比较保守，后来，爱上了热带的酷暑，再也不想回到严寒的故乡去了。

特奥多罗博士有一本纪念册，专门收集业余乐团的节目单和报刊上的有关消息和赞扬的文章。见诸报端的材料非常之多。结婚以后，这项记录乐队成就和丈夫光荣业绩的任务改由弗洛尔太太承担。剪贴在最后一页的一则消息说，指挥阿热诺尔特地为特奥多罗·马杜雷拉夫妇谱写了一首浪漫曲，目前这首杰作正排练之中，“俄耳甫斯之子”乐团准备在今后公开演出。“说到俄耳甫斯之子乐团，什么时候他们才能满足巴伊亚州音乐爱好者们的一再要求，举行一次音乐会呢？”一位记者问道。看到了吧，业余乐团拥有狂热的听众，忠实的朋友，而且人数还相当可观。

弗洛尔太太只顾关心围绕业余乐团进行的辩论，把马里尔达的问题忘到了脑后。这位小组的问题也与音乐、唱歌和被贬抑的小曲儿有关。弗洛尔太太从姑娘嘴里得知了母女间发生冲突的最新消息。据姑娘说，她通过奥斯瓦尔迪尼奥认识了新近建立的阿马拉利纳电台台长马里奥·奥古斯托。台长答应听听的她的嗓音，如果觉得合适，就可以和她签定合同，雇用她参加每周一次的固定节目，不幸的是，奥斯瓦尔迪尼奥未能在“社会电台”为她谋到任何差事。

后来发生的事情弗洛尔太太就不清楚了。那些天她太忙，没有顾得上给予马里尔达应有的关心。事后，她才得知姑娘曾在麦克风前试唱，并且获得了成功。马里奥·奥古斯托被姑娘的歌喉（尤其是她的容貌）惊呆了，当场决定录用她参加星期六晚上黄金时间的一个高质量的节目。演播费不高。可是，一个初露头角的新星还能指望什么呢？马里尔达把合同草稿塞进手提包，忍住内心的激动，一溜烟跑回家里。

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把合同撕个粉碎：“我把你养这么大，本指望你成个正经女人，以后结婚成家。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可是，妈妈，你曾答应过我……”马里尔达回想起了有一次寡母看她在学校演出时所做出的许诺，“你说等我满十八岁……”

“还不到……”

“只差三个月……”

“你只要还住在我家，我就不允许……永远不允许。”

“住在你家？等着瞧吧！”

“瞧什么，你说！”

“不知道。”

姑娘去找弗洛尔太太。她是个热心肠的人，从她那里可以得到劝告和安慰。不巧，她上完下午课以后出去了。马里尔达事情紧迫，再也无法忍受母亲的暴政，只得逃出家门。

姑娘找出了几件衣物，几双鞋子，一摞《小曲报》，几张弗郎西斯科·阿西维斯和西尔维·卡尔达斯的照片，然后统统塞进皮箱，趁母亲正在洗澡间的机会逃了出去，爬上一辆有轨电车。

下车以后，她直奔阿马拉利纳电台。马里奥·奥古斯托毕竟是个有心计的人。得知眼泪汪汪的马里尔达逃出家庭，他绝不想让这个位姑娘在电台久留：尽早走开，电台台长可不愿意卷进拐骗少女的纠纷当中。马里尔达离开电台沿大街朝前走去，漫无目标地寻找奥斯瓦尔迪尼奥，从这里走到那里，从“社会电台”找到他经常来往的一家公司的办事处，接着又来到下城一个地点，奥斯瓦尔迪尼奥说过，他常常在那里和有钱有势的节目制作人马加良斯见面。奥斯瓦尔迪尼奥？电台的？他已经走了，也许到演播室去了。知道地址吗？她爬上拉瑟达坡道，沿智利大街往前走，穿过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广场，返回位于卡洛斯·戈麦斯大街的“社会电台”门前。奥斯瓦尔迪尼奥不在，看门人允许她在门房等一会儿，还给她拉过一把椅子。

这时候，她已昏头昏脑，大汗淋漓了。

姑娘又累又怕，不过内心仍一股火气，还准备孤注一掷。她一连等了几个小时，有名望的艺术家和歌手一个个在面前走了过去。西尔维尼奥·拉门尼亚的扣眼上别着一朵鲜花，小拇指上戴着一只大得出奇的戒指。有几位还朝她望望：那个姑娘是谁呀？长得真漂亮。看门人偶尔冲她笑一笑（同情她的遭遇还是怜悯她的年轻美貌？鬼知道）：

“奥斯瓦尔迪奥还没有到。不过不会等得太久了。按说他该回来了……”

八点钟左右，天完全黑下来，姑娘眼睛疼痛，提心吊胆，问看门人什么地方能喝杯咖啡，吃块三明治。电台的小卖部就有，进去吧。在电台里边，她又看到了不少明星和歌唱家。心目中的偶像重新给她增添了力量。她决心继续等下去。为了成为明星，等一辈子也甘心情愿。

回到门房以后，她想：“可怜的妈妈这时候大概正急得死去活来吧。”怜悯、反悔、恼怒和不屈不挠的斗志一齐涌上心头。不久，下午的看门人下班了，接替他的人对马里尔达说，他不相信奥斯瓦尔迪尼奥还会回来：

“这时候了，他不会来了……”

快九点半钟了，她难过得几乎哭出声来。正在这时候，一个豁牙子的家伙靠在门房的台桌前面，从头到脚把姑娘打量了好一阵子，嘻皮笑脸地和看门人攀谈起来，告诉了他塔巴里斯游艺场刚刚发生的事情。突然，马里尔达从豁牙子嘴里听到了奥斯瓦尔迪尼奥的名字，知道了她的男朋友从下午开始一直没有离开轮盘赌桌。她高兴极了：

“塔巴里斯游艺场？在什么地方？”

豁牙子笑了，死死盯着姑娘说：

“就在附近……要是你愿意，我可以带你去……”他非常乐

意促成这桩丑闻，好能看到有人泪流满面，有人触犯刑律：奥斯瓦尔迪尼奥这小子是糟蹋姑娘的高手。

两个人穿过广场，豁牙子不停地跟马里尔达搭讪，想弄清楚她究竟是奥斯瓦尔迪尼奥的妻子、未婚妻还是恋人。要是妻子，未免过分年轻；要是恋人，不该这样着急……在游艺场门口，他们碰见了正要去豪华饭店的米兰当。米兰当瞥见了马里尔达，随后又朝前走了几步，但马上又折了回来：

"马里尔达！你在这儿干什么？……"

"啊，米兰当先生，你好！"

米兰当太了解豁牙子了：

"臭嘴，你把姑娘带到这儿来干什么勾当？"

"我？没什么……她请我……"

"请你带到这儿来？胡扯！……"米兰当火了。

马里尔达赶紧为豁牙子开脱：确实是她请人家领到这儿来的。

"到这儿来？到塔巴里斯？告诉我，你想干什么呀？"

姑娘把事情的原委向他讲了一遍。米兰当听完便把她领回家里去了。原来，这儿离她的家并不太远。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正急得疯疯癫癫，扑在床上大声哭喊着女儿；弗洛尔太太、特奥多罗博士和阿梅莉娅太太在床边不停地劝慰；诺尔玛太太在吉萨太太协助下担负起指挥搜索和营救的任务。她们把泽·森帕伊奥从床上揪下来（他气得火冒三丈），一同到社会救济署、警察局和停尸场去寻找。

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把女儿搂在怀里，嚎啕大哭，母女俩一再亲吻，互相请求原谅。特奥多罗博士心里窝了一股火，几乎是怒气冲冲地离去了，因为他不顾与弗洛尔太太意见相左，主张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应该坚持当初的决心，毫不留情地把敢于逃跑的女儿狠狠揍一顿，给她点颜色瞧瞧。

弗洛尔太太曾经劝过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试图让她同意女儿的打算。你也一样嘛，小时候不是也挨过打吗？可是那种管教方法丝毫没有用处。现在，为什么你又非要阻止女儿实现自己的志愿不可呢？

志愿？那算得上个志愿吗？连半个也不够？特奥多罗博士支持寡妇的主张；把姑娘好好教训一顿，让她头脑清醒清醒，懂得服从长辈。夫妇二人各不相让，几乎真的动了肝火：弗洛尔太太为马里尔达辩解，可怜的姑娘！特奥多罗博士则维护子女对父母应挡承担的义务，这是神圣的原则！不过，两个人没有继续争论下去，特奥多罗博士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

“亲爱的，你有你的意见，我尊重，但不一定同意。我有我的看法，它来自我所受的教育。让我们各持己见吧。用不着争论下去了，反正我们也没有孩子，”他差一点说出：“将来也不会有。”早在订婚的时候，弗洛尔太太就明确地说过，她不能生育。

夫妇间没有留下任何芥蒂。要不是马里尔达及时返回家里，他们俩还会伏在床前劝慰呼天抢地、寻死觅活的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呢。

好在姑娘回来了，特奥多罗博士服了输，离开了，阿梅莉娅太太和埃米娜太太也先后回家了，只有弗洛尔太太留下来陪着母女二人。她们已经重归于好，问题已获得彻底解决，马里尔达争得了在麦克风前演唱的权利。弗洛尔太太也只停留了一分来钟。和母女俩再次敲定所达成的协议，向未来的女歌星雄心勃勃的计划表示祝福，然后就到客厅去见米兰当：

“我说大哥，你怎么不露面了呢？大嫂和孩子们也不来了？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得罪了你？啊，还没有感谢你对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和马里尔达的关心呢。到底为什么生我的气呢？”

“哪里话呀！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这些日子太忙了……”

“只是因为这个，因为忙吗？对不起，大哥，我还是不肯相信。”

米兰当望了望清澈的夜空：

“大嫂，你知道，丈夫和妻子之间，任何人都不该插一杠子，甚至连一点影子、一点对往事的回忆都非常有害。我知道大嫂你过得很快活，和上层人交往，这正是我所盼望的。这一切你都应当得到，而且应当得到更多，更多，我没有来看望你并不表明我们之间的感情淡漠了。”

说得有理。弗洛尔太太笑着走到米兰当身边：

“有件事请求你……”

“用不着请求，吩咐吧，大嫂！”

“亡人节快到了。照规矩，该做烧苋菜敬神了，许了愿的……”

“这事我也想过，那天还跟女当家的说来着：‘今年大嫂家还做烧苋菜吗？’”

“你看该怎么办呢，大哥？”

“依我说，大嫂，什么事都不能走回头路。愿不是你许下的，是大哥活着的时候许下的。现在他已经死了，那个愿也就跟他一起埋葬了，众神是不会计较的。”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要是你也是这个心思，大嫂，那就免了吧：既不是对神不敬，也说不上许愿不还……”

弗洛尔太太静静地听着，陷入了默想沉思，仿佛在衡量生活道路上的利弊得失：

“说得有理，大哥。可是，也不该只对神才恭敬。我想还是把愿还了好。你大哥在世的时候对这种事非常认真。有些事是不能免的。”

“那么，该怎么办呢，大嫂？”

“我想，可以到大哥你家里去做。我带上佐料到你家里去做，请诺尔玛太太等几个人一起去。”

“就这样定吧，大嫂，那里和你家一样，只要吩咐一声就行。如果到时候我能赢到钱，就告诉你一声不用带什么佐料了。可是，谁能猜得到哪晚上能赢，哪晚上要输呢？要是能预先知道的话，我早就成大富翁了。还是你带上佐料吧，更保险一些。”

特奥多罗博士消了火气，又回来了。他早就听说过米兰当这个人，知道他的名声和作为。两个人互相寒暄了几句。

“特奥多罗，这是我的好朋友米兰当大哥。”

“以后常来……”博士说，这句话并非真正的邀请，只不过是客套而已。如果今后他真的再来，也没有办法。

米兰当重又回到放荡不羁的生活之中，马里尔达和母亲商量好，第二天去拜访马里奥·奥古斯托，和他讨论合同的条件和演出的日期。

“回家吧，亲爱的……”药剂师说。

天色已经很晚。但是，为了从这一天的惊心动魄的事件中平静下来，特奥多罗拿出了巴松管和乐谱。弗洛尔太太坐在椅子上给博士缝补衬衫的领子和袖口。他的白衬衣是每天都要换洗的。

客厅里温暖、恬静。特多罗博士专心致志地练习为弗洛尔太太谱写的浪温曲。弗洛尔一边缝补，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丈夫演练。本想把混乱的思想理出个头绪，而思想却渐渐飞向远方，飞向完全不同的乐曲。

这首曲子太难了。特奥多罗博士竭尽全力纠正吹错的音符，以便吹出最纯正最热切的音调。现在，他已经完全平静下来，朝妻子微微一笑：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用什么方法教育女儿是她自己的事，方法究竟正确与否和他特奥多罗博士有

什么相干？此事无关宏旨。况且，为了别人的家庭争执跟自己既漂亮又善良的妻子生气未免太不值得。一个准确的音符飞出巴松管，飘上天际，在空中孤孤单单地游荡，和谐而纯洁。

吉萨太太在德国朋友家半明不暗的客厅里听的是古典音乐，是巴赫、贝多芬的作品，是交响乐和奏鸣曲；弗洛尔太太则习惯于另一种音乐，完全不同的音乐，习惯于民间小调，习惯于流浪汉们用中提琴和四弦琴演奏的乐曲，习惯于欢快得有如笑声一样的竖笛。现在，她应当改一改了，要转而习惯于业余管弦乐团，习惯于严肃的双簧管、高音号和高雅的巴松管。应当彻底忘却使她神志恍惚地在阴暗的小路徘徊、在十字街头徜徉的下等音乐。应当在巴松管的音符里，在管弦乐团的排练声中埋葬过去，埋葬对以往那种音乐的回忆。

巴松管的音符在博士的衬衣上颤动、跳跃。

7

所谓桃花事件仅有两起，起码可以说，传到弗洛尔太太耳朵里的只有这两起。不过，她对丈夫毫不怀疑，绝不相信博士会和别的女人有什么勾搭。

其中一起是风流女人米尔特斯·罗莎·德·阿拉乌若惹出来的，纯属子虚乌有——荒唐可笑的单相思。并且为时极短，因为那骚货不肯浪费时间慨叹对方的寡情少义。她耸耸肩膀，逃逗别的男人去了。

米尔特斯·罗莎的丈夫是个银行职员，新近才调到巴伊亚市来，提了职，也增了薪。但是，米尔特斯向女友们抱怨说，流放到这小城镇来有诸多不便。首先是这里缺少有吸引力的男子，也没有里约热内卢的自由。在里约热内卢，她因多次通奸

而颇具名声。是呀，既没有子女要照看，又没有家务事可做，米尔特斯只好把全部天资、精力和空虚的时光用于既让他人欢乐又让自己开心的慈善事业上。那是多么迷人的下午呀，与长得俊俏而且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们在一起，慢慢行事，用不着担心任何风险。请问，在巴伊亚市，找得到像塞尔吉尼奥那样风度翩翩的男子汉吗？幸福的太太们既舒适又安全的幽会地点又在哪里呢？

伊内斯·瓦斯克斯·多斯·桑托斯太太是当地人，一向为故乡的进步而自豪。现在，竟然有人出言不逊，把她的城市贬抑为不毛之地，说这里找不到一个肯通奸的男人，也没有个可以欺骗丈夫的安全地点。她愤怒了，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既然米尔特斯对萨尔瓦多市并不了解，有什么资格对它恶语相加，切齿咒骂呢？不管怎么说，萨尔瓦多是个堂堂的大城市，绝非偏僻落后的小村庄……

出于义愤，伊内斯开始了在别的女人头上插犄角的事业。根据对这项事业的了解，她可以有把握地说，条件完全具备，只要细心耕耘，收获必将可观。不为人知的青楼比比皆是，荒无人迹的海滩上和可可林里，涛声阵阵，海风习习，不乏愿意拿倒贴的男人。至于说小伙子们，嘿！几乎每一个都肯干！

伊内斯·瓦斯克斯·多斯·桑托斯眼珠一转，用短短的牙齿咬着嘴唇思考了一阵：多少旧梦涌上了心头！她尤其怀念那个欲火旺盛的流浪汉。不要只看他是个不务正业的赌徒，干起那种事来高明极了，简直像个游侠骑士！伊内斯朝三暮四，但效率惊人，以赤条条的身子领教过无数小伙子。“我告诉你吧，姑娘，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碰到过和他一样的男人。我还记得他皮肤的气味，还感到他的舌头在舐我的耳朵后边，还听见他从我手里接过钱以后的笑声。”

“要你的钱？”米尔特斯早就有意见识见识拿倒贴的男人。

伊内斯慷慨地向她提供地址以及有关情况：卡贝萨和七月二日广场之间的“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他的妻子，即烹调学校的女教师，古铜色的皮肤，光溜溜的头发，是个好姑娘，长得也不算难看，米尔特斯应该先入学，上课可以消磨时光。用不了多久，那男人准能看中你，抚摸你，为你唱情歌，啊……

事成之后，不要忘了写信感谢伊内斯太太，向她讲讲事情的经过，伊内斯毫不怀疑，她这一撮合会给男女双方带来欢乐，甚至连长了犄角的丈夫也从中得益：米尔特斯在烹调学校毕业，给他做可口的巴伊亚州饭菜。女教师手巧得像位天仙，在烹调艺术上堪称一绝。

弗洛尔太太从前不曾想到，直到现在也没有怀疑过死去的丈夫和这个伊内斯会有勾搭。当时她很瘦，样子还算正经，似乎只对调料感兴趣。要不是后来米尔特斯一怒之下道破了天机，也许弗洛尔太太永远不会知道丈夫那段风流韵事。其实，他的情妇不计其数，多一个少一个倒也无所谓，况且弗洛尔太太已经和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男人结了婚，生活习惯变了，变得高尚纯洁，一尘不染。

米尔特斯在巴伊亚市安顿下来不久，就在烹调学校报了名，弗洛尔太太劝她等下一期再说，因为辣炒牛舌菜、瓦塔帕辣菜以及可可甜食、木薯粉饼和奶蛋糕都教完了，炒苋菜的课也已经开始。

米尔特斯急不可耐，说不久要返回里约热内卢，在萨尔瓦多市呆不了很长时间，再不会有学习的机会，而她的丈夫发了疯似地爱吃巴伊亚州登德油做的菜肴。听了这番胡言乱语，弗洛尔太太信以为真，傻乎乎地答应利用空闲时间为她补课，至少让她学会做瓦塔帕辣菜、炖母鸡一阿佩特炸饼。

其实，后来什么菜点也没有学成，因为米尔特斯在烹调学校只是昙花一现，很快便销声匿迹了。头两天，没有见到女教

师的丈夫。第三天，向一位同学打听，同学告诉她，上课时间，博士忙于药店的事情，难得露面。“什么？博士，药店？”她不曾想到，要找的人是个药剂师，疯疯癫癫的伊内斯太太光说他壮实很像个运动员，至于除了床上的事他干什么工作，伊内斯只字未提。米尔特斯还指望领教领教拿女人倒贴的男人呢！

无巧不成书。就在那一天，上面的对话刚刚结束，特奥多罗博士回来取一张急用的文件，他神态尴尬地在女学员中间穿过，嘴里不停地道着歉。

“他是谁呀？”米尔特斯问。

“特奥多罗博士，她的丈夫，刚才我们还在说难得见到，这不，他来了……”

“她的丈夫？女教师的丈夫？是他？”

“除了他还能是谁呢？”

不速之客取了文件，又忙不迭地道着歉在女学员中间穿过，回药店去了。米尔特斯摇摇脑袋（披头散发，最新款式）：要么伊内斯坠入了情网，精神错乱，信口胡言，要么发生了什么其他事情。肯定是女教师厌倦了拿倒贴的男人的花言巧语，把他一脚踢出了家门，或者是他跟别的女人跑了，不管是哪种情况，弗洛尔太太现在的男人严肃可敬，照米尔特斯的说法，是个毫无用处、难以忍受、令人作呕的男人：这呆头呆脑的家伙连她光彩夺目的头发都没有看见，在她身边经过竟然瞧也不瞧一眼。早知如此，何苦来呢？……这白痴连当丈夫的资格都不够，他会像那些头脑陈旧、不懂规矩的末等“忘八”们一样，为了保住脸面，不惜装模作样地动刀动松。

她再也没有回到烹调学校，没有必要照顾女教师的情绪。况且，风流女人一般吃得极少（为了保持削瘦的体型，保持她的“荡妇风度”）。

米尔特斯又寻觅新的猎物去了。后来她才知道，伊内斯所

说的那匹性烈如火的种马已经死去，弗洛尔太太又和这个瞎子结了婚。不错，太太，他是瞎子，再瞎不过的瞎子，面对生活闭上双眼，看不见光芒四射的太阳，看不见米尔特斯漂亮的头发。

弗洛尔太太从女友恩阿伊德嘴里得知了那场闹剧的细节。早在学生时代，恩阿伊德和伊内斯·瓦斯克斯·多斯·桑托斯就是要好的朋友。伊内斯把米尔特斯·罗莎·德·阿拉乌若在巴伊亚市出的洋相桩桩件件都对女友讲了。这一次，米尔特斯·罗莎用了一句颇具文采的话来总结她一无所获的单相思：

"和死人闹了一场……这在我的风流史上还没有先例呢。"

这句话里也包含着抱怨：为了认识特奥多罗博士这个"没有滋味的稻草人"，米尔特斯在学炸大蟹的课上把手指头烫伤了，太不值得！

玛格诺利娅继续站在窗前勾引男人，坚持不懈！对她来说，博士这种严肃认真、恪守本分的人别有一番风味，让女人心里奇痒难忍。在勾引有妇之夫方面，她与故作斯文的里约热内卢女人能力不相上下，但兴趣各有不同。警察局密探的女人最讨厌单调重复，喜欢变换口味，尝尝风度不同、肤色各异、外貌有别、年龄悬殊的各类男人。米尔特斯过于偏颇，只想头脑简单的小伙子，而玛格诺利娅太太则是个坚定的反教条主义斗士，不拘泥于一种模式，一种形象。今天看中个混血儿，明天捞一个金发男子，后天可能找个黑人。在精力充沛的小伙子们之后应当找一个五十岁上下、花白头发的老人。为什么要一再吃同一个厨房用同样的佐料做出的菜呢？玛格诺利娅太太兼收并蓄，经常花样翻新。

她穿得花枝招展，把气势汹汹、又大又圆的乳房摆在窗台上，望着那个"趾高气扬的四十岁的男人"（迪诺拉太太就是这样称呼博士的）来往于住处和药店之间。他一天至少在玛格诺

利娅窗前经过四次。伊皮兰加学校座落在附近一条街上，学生们不约而同地绕道而来。这时候，她的乳房越发膨胀，大得足以喂饱列队前来致敬的全体小伙子，身着校服的年轻人个个俊俏，个子最矮的踮起脚，恨不得伸手去摸一摸……“让他们着点急吧，受了煎熬才能学到知识。”深谙教育学的玛格诺利娅太太自言自语地说，她挺挺身子，把胸脯和乳房一起腆出窗外（可惜窗户框太小，无法展示出其他部位）。

学生们倍受煎熬，手艺人不停地叹息，背着货箱的推销员们流连忘返，不论是像洛克一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是像阿尔弗雷多那种即将入土的老人都垂涎欲滴。不少人长途跋涉，从塞区、日吉塔伊亚、伊塔帕吉佩、托罗罗和马塔图前来朝圣，为的是一睹闹得满城风雨的奇迹，每天下午三点整，一个乞丐顶着烈日，准时穿过马路，来到窗台跟前：

“可怜可怜双目失明的瞎子吧……”

最好的施舍莫过于这尊神像本身。只要看上一眼，就能大饱眼福，乞丐不顾露出本来面目的危险，扯下墨镜，瞪圆了眼睛，贪婪地望着上天赐予警察局密探的礼品。即便密探跟踪捉拿，以行为不端、伪装乞丐的罪名把他投入监牢，他也心满意足，决不后悔。

唯有特奥多罗这位身穿白色西服和打着领带的博士不肯抬眼望望摆在窗户上的天神。在窗前走过的时候，他只是摘下帽子，文雅地把头一低，问候一声“早安”或“下午好”，对玛格诺利娅堆在窗台上、并且饰上花边以增强观赏效果的乳房无动于衷。玛格诺利娅本指望打动这个铁石心肠的男人，破坏他对妻子的忠诚，不曾料到这个身材高大的混血儿（他的那玩艺儿准跟桌子腿一样粗）不朝这大海般的乳房望上一眼，不流露出内心的冲动、兴奋和激情。啊，这太过分了，简直是令人怒发冲冠的污辱，无法忍受的挑战！

“是个一夫一妻主义者”迪诺拉太太说。她对博士的私生活了如指掌。“既然当初连严格选择顾客的妓女塔维尼亚·玛内莫伦西娅他都不欺骗，现在当然不会背着妻子干什么事了。”玛格诺利娅听不进这些话，她相信自己的魅力:“会算命的迪诺拉太太，请你记住我的话，最好写在纸上：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信仰一夫一妻主义的男人，这一点你和我的心里同样清楚。请你算一卦吧。如果算得准的话，它就会表明，博士迟早要躺在某个妓院的床上——如果算得更精确，应当是‘侄女’妓院，——而神气十足地躺在博士身边的正是我，是你眼前的这位玛格诺利娅·法蒂玛·达斯·内韦斯。”

尽管这位女邻居频送秋波，尽管回答问候时柔声细气，尽管把馋得小伙子们口水直流、引得老头子们低声呻吟的大乳房放在窗台上，怎么博士仍然不为之所动呢？玛格诺利娅太太笑了：她还有新武器在手上，马上就要启用，立刻投入进攻。

上个闷热的下午，沉重的空气凝滞不动，人人昏昏欲睡，盼望来一阵清风。这种时候，没有比干干床上的事或听听催眠曲更惬意的了。玛格诺利娅太太捧着一盒针剂迈过药店的门槛，进行一次十拿九稳的新尝试。她穿一件薄薄的连衣裙，行走当中也有意展示出绰绰有余的姿色。

“博士，能为我打针吗?”

特奥多罗博士正在配药室里称量硝酸盐。一身散发着阿米酚气味的白大褂使他显得更加高大，更具有科学权威的神气。他接过药盒，放到桌子上：

“请稍等片刻……”

玛格诺利娅太太站在旁边望着博士，越看越觉得合自己的口味：个子高，年龄好，力气足，胆量大。太太叹了口气，博士放下药粉和处方，抬起头看了看女邻居：

“是什么地方痛吗?”

“啊！博士先生……”说着，她朝博士嫣然一笑，仿佛在说，当然痛，痛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病因起缘于博士。

“打针？”博士看看药盒的说明，“嗯……复合维生素……治疗失调……这些新药……什么失调，太太？”他客气地微微一笑，似乎为她注射是浪费时间，糟蹋钱财。

“是神经失调，博士先生，先生还不知道吧，我的感情非常容易冲动。”

博士用镊子从热水里取出针头，聚精会神地把药水吸进针管，动作沉稳，不慌不忙，每个动作一次完成，每件东西用过之后都放回原处，桌子上方的墙上贴着一张横幅，清楚地表明了他行动的准则：“物归其位，位放其物。”玛格诺利娅太太也想到了一个物件，一个地方。她心怀叵测地看着博士的脸：脸上充满自信，堂堂一表人才！

博士拿个棉花球，蘸饱酒精，举起针管：

“请把袖子卷起来……”

玛格诺利娅娇声娇气地说：

“别在胳膊上打，博士……”

博士拉上布帘。她撩起裙子，在博士眼前展示出一样比日复一日在窗台上卖弄的乳房更加丰满、更加神气的东西。好一个屁股，只有蜂王能与之相比！

她一点儿也没感到针扎进了皮肉。特奥多罗动作轻捷而准确。博士手指间的棉球在皮肤上一擦，凉飕飕的，特别舒坦。一滴酒精顺着大腿流下来，她倒吸了一口气。

特奥多罗博士再次误解了这声甜蜜的呻吟：

“痛吗？”

玛格诺利娅太太还撩着裙子，展示着迄今为止所向无敌的臀部，死死盯着眼前形象高大的博士：

“难道你还不懂，一点也不明白吗？”

博士确这不明白：

“你说什么？”

玛格诺利娅太太心头已有几分火气。她放下裙子，藏起遭到冷落的屁股，咬牙切齿地说：

“莫非你是瞎子，什么也看不见？”

博士半张着嘴，脸上表情凝滞，两眼发直，暗自寻思，这女人是不是疯了。以愚蠢出名的玛格诺利娅太太接着问道：

“要么你真的是个傻子？”

“太太……”

她伸出手，摸了摸药物学学者的脸蛋，娇滴滴地把一切都全盘托了出来：

“你没有看出来吗，傻东西？我爱上你啦，爱疯了，爱醉了！还没有看出来？”

说着，她慢慢靠近博士，企图搂住他的脖子，至少为今后的好事儿打下基础。看到她伸着嘴唇，眼里冒着欲火的样子，连孩子也能明白她的居心。

“出去！”博士声音不高，但语气严厉。

“漂亮的混血儿博士，我的心肝！”着说，她猛地冲了上去。

“滚！”博士毫不动心，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和信念，“给我滚出去！”

博士身穿白大褂，手拿针管，满脸怒气。如果站到花岗岩底座上，他会是一座始终不渝坚持美德的丰碑，一尊威严的雕像，象征着道德战胜了邪恶。然而，代表邪恶的玛格诺利娅太太虽然蒙受了奇耻大辱，但仍然死死盯着白壁无瑕的英雄，目光里没有半点反悔与歉疚，却充满了厌恶、气恼与愤怒：

“阳萎的家伙！没种的东西！我饶不了你这个废物、老羊羔！”

说完，便气热汹汹地离开药店，琢磨着该如何报仇雪恨去了。

可怜的玛格诺利娅太太真是祸不单行。遭到博士拒绝之后，复仇计划又出人意料地彻底失败了。她满怀义愤（贞洁的名声和正经女人的尊严受到伤害），对身为警察局密探的丈夫说，那只肮脏的公羊、无耻到了极点的流氓——她指的是药剂师——调戏她，约她幽会，请她到阿巴埃特海滩赏月。应当教训教训这个恶棍，也许该让他蹲几天大牢，挨一顿手板，让他懂得如何尊重别人的妻子。

以前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丈夫，是为了不张扬出去，也是为了不让那家伙的妻子难过——弗洛尔太太是个善良的女人。可是，那一天药剂师太不像话了……她去药店打针，不要脸的东西竟敢动手动脚，摸她的乳房，吓得她一溜烟逃了回来……

密探一声不吭地听着。玛格诺利娅了解男人的脾气，发现他脸上的怒火越烧越旺：这一回，博士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起码得蹲一夜监牢。

事有不巧。就在那天下午，密探因为几个米尔雷伊的彩票交易分赃不均和一个同事发生了争吵。他们先是恶言相加，后来便动了手脚。玛格诺利娅的男人骂对方是"小偷"，对方反唇相讥，说得他打了个冷战："小偷总比长犄角强，亲爱的朋友，你称得上最驯顺的忘八了。"接着，他又凿凿有据地列举了玛格诺利娅最近的几件风流事。他还说，"仅在警察局现有的同事中（过去的同事不算在内），就是有五位轮流值班，担负在你头上插犄角的差事。如果在你的每个犄角上点一盏灯，你能把从塞广场到格郎德广场半个萨尔瓦多城照得通明！你可能不是小偷，但肯定是警察的耻辱！"

密探心里明白了，于是便和同事握手言欢，并从他和另一些人的嘴里知道了更多令人吃惊的情况：听说过一个叫麦萨琳

娜的女人吧？不是我们街区的，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骚货。可是，与玛格诺娅太太相比，那个麦萨琳娜还可以称得上是位贞洁的姑娘呢……

“警察的耻辱”羞愧交加，发誓要报仇雪恨。他借玛格诺利娅威胁药剂师的话说道：

“母牛！我饶不了你！”

密探忍住性子听着玛格诺利娅的一派胡言，不等她说完怎样奋力保护自己的乳房不让博士抚摸，就朝她脸上猛击一拳，命令她从实招供。

这拳出自行家里手，打得凶狠、准确。玛格诺利娅不得不得把所有丑事全部供出，甚至连早在认识密探以前干的勾当也没有漏过。至于与博士的关系，她也讲出了实话。在说明博士清白无辜之后，还对他发表了以下看法：长得五大三粗，但性器官不健全，毫无用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见到她高高撅起的屁股仍不立刻俯首称臣。

街上人声嘈杂，热闹非凡。打声、骂声和呼救声把邻居和学生们吸引到密探家的门口。人人都想看个究竟。一般说来，女邻居们支持密探，认为应该打，打得好，唯一的不足是晚了一点。学校的小伙子们的意见却大相径庭，好像每一拳、每个耳光都打在他们娇嫩的皮肉上。他们每个人都曾和这个女人在梦里相会。有的夜里，四十多个年轻人在各自的单人床上同时和她享受着欢乐。好一个分身有术的女人！好一个放养学生的女牧人！好一个交欢大师！

观众们谁也不愿意与警察发生什么纠葛，仅仅限于欢呼或指责密探的做法。这时候，弗洛尔太太和诺尔玛太太离开人群，走进他的家里。

“蒂亚戈先生，这是什么回事！要打死这可怜的女人吗？快放开她……”诺尔玛太太大声喊道。

“打死话该！这头母牛……”身强力壮的密探又揍了几拳。

“真可怜……先生你太不像话了……”说着，弗洛尔太太弯下腰，保护住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女人。

“可怜？”密探觉得这太不公正了，“你知道这‘可怜’的女人是怎样编派你丈夫的吗？”

“我丈夫？”

“是啊。她对我说，博士看中了她。今天，在药店里，想强迫她干那种事。在我逼迫之下，她才说了实话，承认是想让我找博士算帐，替她出气，这婊子主动找上门去，博士不肯答应，后来的事我就不提了。”

接着，他压低声音，难过地说：

“太太知道人家叫我什么吗？‘警察的耻辱’！”

当天晚上，夫妇俩该去看电影。弗洛尔太太一边在镜子前搽粉，一边笑着对特奥多罗博士说：

“看样子，博士先生总是想把去药店打针的女病人搞到手啦？……还想抓住玛格利娅太太……”

博士望望妻子，明白了她是在开玩笑：弗洛尔太太表情不严肃，把那桩事当成了一出喜剧。虽说完全相信丈夫的忠诚，但她不能从眼前驱走当时在场面：博士举着针管，玛格诺利娅挺着隆起的胸脯凑过去，要吻他。要论正派丈夫，博士堪称手屈一指。在弗洛尔太太看来，这场风波与其说是大义凛然的正剧，倒不如说是荒唐可笑的闹剧。事情既然发生了，何苦再过多考虑呢？

“疯女人！……她有什么权利以为我能亵渎自己的配药室，调戏自己的顾客？”

“这不是调戏她，亲爱的，是她主动……”

博士压低了声音，在这类事情上，他跟妻子说话还有点腼腆：

“有你在，亲爱的，我怎会看别的女人一眼呢？”

再没比他更正派、更忠诚的丈夫了。弗洛尔太太伸过嘴辱，博士轻轻吻了一下。

“谢谢你，特奥多罗，我和你想得完全一样。”

在大街上，在十字街口，在门德兹酒馆，男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密探殴打女人的前因后果，玛格诺利娅太太遍体鳞伤，人事不省，被几个亲戚抬回了娘家。

殡仪馆的维瓦尔多先生提出一个问题：特奥多罗博士究竟是不是阳萎？不仅那女人大声说过（岂止是大声说，简直是扯着嗓子吆喝），而且，照理说，只有阉人才能抵挡住玛格诺利娅太太的引诱，对她卖弄风骚可以无动于衷。所以，完全有理由对博士的性别提出疑问。可可庄园主莫伊泽斯·阿尔维斯听了这番议论非常恼火，站出来为药剂师辩护：

“阳萎？别听那个婊子胡扯！博士是个严肃、自重的人，你能让他搂住那个孽种，在药堆上干那种勾当吗？”

维瓦尔多先生不肯示弱：

“跟这娘们干，嘿！……在药店或者随便什么地方都行……要是她对我有意，找到‘鲜花天堂’殡仪馆，在哪口棺材里都能凑合……”

两人在一个细节上意见完全相同：无是因为阳萎还是出于严肃，特奥多罗的做法有一点欠妥，他不该不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就把玛格诺利娅太太打发走：

“上帝偏偏把核桃赐给没有牙齿的人……”

茶前饭后、街头巷尾的议论连同女友、邻居们的赞扬一同传到弗洛尔太太的耳朵里：

“要是所有的丈夫都这样，那就好了……”

听到人们对丈夫说三道四，弗洛尔太太心里也很生气。正好她原来的学生、多嘴多舌的玛丽亚·安托尼娅前来串门，弗

洛尔太太对她说：

“要是哪位想知道我丈夫是不是真正的男子汉，那就到我家来吧。我让他掏出来览展览……”

“真的让他掏出来？”玛丽亚·安托尼娅笑得前仰后合。

弗洛尔太太也笑了。流言蜚语固然可恼，但这事情太滑稽，她实在忍俊不禁。

在这以后不久的一天上午，迪奥妮济娅·德·奥舒西带着她的胖儿子来请教母祝福。这位稀客对弗洛尔太太说，丈夫在外边和别的女人相好，使她很伤心。丈夫开着卡车东跑西颠，到处停留，跟儒瓦泽罗一带的一个婊子勾搭上了。迪奥妮济娅根据寄来的一封信找到了那个娘们，大闹了一场，并扬言要把欺骗了她的那个家伙赶出家门。当然，这只不过只吓唬吓唬他罢了。我的大嫂，有哪个男人老老实实，不搞女人？有哪个男人不在妻子头上插犄角？尽管如此，迪奥妮济娅还是很难过，甚至瘦了。最近情况才有所好转。丈夫不仅和那婊子一刀两断，并且再也不在儒瓦泽罗过夜了。

弗洛尔太太安慰她说，谁能没有不顺心的事呢？她，弗洛尔太太，不久前也发现了一件事，心里也很不痛快。

“博士也搞女人？连他也搞？我刚才说得对，没有不在女人跟前跌跤的男人……”

“你说谁？特奥多罗？不，迪奥妮济娅大嫂，我是为另一件事生气，完全不同的一件事。特奥多罗是个例外。他正经，规矩，我放心……”

弗洛尔太太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几乎向迪奥妮济娅透露出自己的心事。要说与女人有关的心事，弗洛尔太太只有两件。第一件确实从头到尾都是围绕着特奥多罗博士发生的。另外一件，则是死去的前夫干的，与现在的第二个丈夫无关。让弗洛尔太太最伤心的还是第二件：现在她才知道，前夫和伊

内斯·瓦斯克斯·多斯·桑托斯竟然有过勾搭。每缝想到玛格诺利娅和米尔特斯·罗莎的时候，弗洛尔太太总觉得瘦瘦的伊内斯也装模作样地站在她的眼前。虚伪的母狗！不要脸的婆娘！

8

排练进行了六个来月，指挥才认为浪漫曲已完全练熟，可以演出了。“弗洛尔丽佩德斯的喁喁求偶之声”是他的得意之作，专门奉献给美丽善良的弗洛尔太太的，所以要求更为严格，一丝不敬。

每星期六下午，不论乱风还是下雨，他们总是聚集在这家或那家，反复练习。音乐会订于下星期在塔韦拉斯·皮雷斯的寓所举行。

几个月里平平安安，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或许马里尔达的首次演出是个例外，值得一提。她在“最年轻、拥有听众最多的阿马拉利纳电台麦克风前”的演唱掀起了左邻右舍的狂热，轰动了整个街区。这一带大街小巷熙熙攘攘，兴奋异常，仿佛姑娘的声音代表着大家飞上了本市上空。

首次演唱那天成了欢乐的节日。诺尔玛太太自任队长，带领着吵吵嚷嚷的啦啦队来到电台前面，卖手饰的萨穆埃尔也在其中。此人何止专卖手饰，世界上没有他不卖的东西：开司米、腈纶、麻纱、家具、香水等等，全都是走私货，便宜得很。对邻里他也进行欺骗。这一天，诺尔玛太太就上了当，被他坑去了相当可观的一笔钱——从他手里买了一只手表，独一无二的最新产品，保险期六个月。“瑞士表，十七钻，价钱便宜。”听口气，肯把这宝贝卖给她，是对这位老顾客的施舍。

晚上，诺尔玛太太把新买到手的宝贝拿给丈夫看。桑帕伊奥先生发现，妻子又一次上了老奸巨滑的商贩的当。二十年来一直如此，并且，如果他们当中不是有谁死去，就类坑蒙拐骗还要继续下去：

"要是诺尔玛太太先死，在咽气之前，萨穆埃尔这老家伙说不定要卖给她一个走私来的临终涂油礼呢……"

既非瑞士产品，也没有那么多钻石，而是圣保罗制造的。当然，不能因此就说这表的质量差。"必须清除说巴西工业坏话的陋习，巴西工业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泽·桑帕伊奥是位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

看到女儿站在麦克风前，听见报幕员赞扬她响亮的歌喉"像热带的鸟儿一样"，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高兴得发了疯。非常自然，完全可以理解。连弗洛尔太太也擦了几滴眼泪：对马里尔达，她怀着母亲般的情感。为了看到姑娘在麦克风前演唱，她曾经费过心思，几乎跟特奥多罗博士闹了别扭。马里尔达的胜利属于左邻右舍，更属于弗洛尔太太。当天晚上，姑娘家里请客庆贺，弗洛尔太太带去了几样甜食。席间，还打开了一瓶香槟酒（奥斯瓦尔迪尼奥送来的礼品）。

除了年轻歌手首次演出受到电台好评，获得了公众欢呼之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吉萨太太出人意料地前往美国，引起大哗。迪诺拉太太嗅觉灵敏，是窥探他人隐私的能手，这一次却对这惊人的事件事先一无所知。一位名叫谢尔比先生究竟何许人也？为什么把财产留给在巴西定居多年的英语教师吉萨太太？现在，无法找到吉萨太太本人询问，她已于头一天晚上突然离开了此地，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也没有向任何人告别。

围绕死者及其财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死者是她当年的情人，也有人猜测是她的丈夫，至于离了婚没有，

不得而知，但是，在下述这一点上人们的看法则完全一致：吉萨太太将独吞一笔巨大的财富，继承一位百万富翁的产业，而且是美国富翁。是美元，不是米尔雷伊！

转眼间，各种名样的惴测又突然灰飞烟灭了：邮局送来一封航空信。诺尔玛太太打开之前，冲着信封上的外国邮票和眼熟的字体端详了好半天，吉萨太太的字苍劲有力而又难以辨认，像出自有学问的人之手。

英语教师是从纽约写信给诺尔玛太太的。信中说，在表哥墓前献了一束鲜花、料理了其他事情之后，既将返回（“表哥？鬼才相信呢……看来是丈夫，如果不是什么别的关系的话。”邻居大嫂和无所事事的男人们在十字路口和酒吧间里窃窃私语）。遗产也确实继承了——吉萨太太是死者唯一的亲属，——但只有一部旧汽车、几件个人和家庭用品以及为数不多的中东石油公司的股票（零散股标，有不能兑现的危险）。把这一切全部变卖之后所得的钱刚刚够付旅费。要说遗产，那位可疑的“表哥”只留给她一只名叫“阁下”的纯种矮脚长耳犬，吉萨太太正为它办理证件，准备带回巴伊亚市来，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在这一带街上乱跑了。

在这本记述弗洛尔太太和她的两个丈夫的书里，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只有以上这些值得一写。除此之外，就是例行的乐团排练、医药公会会议、烹调学校课程、走访亲朋好友、看电影以及每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进行房事。

跟一开始相比，弗洛尔太太观看排练也不那么经常了，但她不像乐团其他成员的妻子们那样，公开宣扬排练枯燥乏味，令人生厌。她喜欢丈夫，支持他履行自己的义务，理解他的爱好。尽管如此，为了不去受那份罪，她也偶然缺席过几次。确实，只有他们自己——音乐迷们，——才能在单调的乐曲重复之中达到内心的平静，获得无穷的乐趣。

同样，她也不再准时参加医药公会学问高深的例会，听取他们宣读论文和进行辩论了。为什么非去不可呢？为了整整一个晚上困得要命，还得强打精神，最后支撑不住，打起盹来，丢人现眼吗？上次，会议从头到尾她都迷迷糊糊，就连特奥多罗博士宣读关于巴比土酸的论文时也不例外（这篇引起争议的论文是为《论失眠症的治疗中以无机药物取代天然药物的问题》）。那天晚上，事关博士在科学界的声誉，所以争论激烈，扣人心弦。弗洛尔太太仿佛服用了超剂量的巴比土酸或治疗失眠症的天然药物，沉沉大睡，一直到凌晨时分才被掌声惊醒。等丈夫踌躇满志地走过来挽住她的胳膊，她恨不得向博士道歉，请求原谅她睡得如此香甜：

“亲爱的……”

丈夫兴高采烈，根本没有发现妻子红眼惺忪，余睡未足：

“谢谢你，亲爱的，真是个了不起的胜利！”

作为公民，作为药剂师，特奥多罗博士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把巴比土酸打得落花流水，永无出头之日。然而，在药店里，在柜台前，他照样卖巴比土酸这类时髦而危险的药品，取得丰厚的利润。博士集学问高深的药剂师与财源茂盛的药店店主于一身，并不因为有表里不一、自相矛盾之嫌而感到不安。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遵循着科学家高尚的道德和同样崇高的商业信条。

真正称得上重要事件的只有“俄耳甫斯之子”业余管弦乐团举办的音乐会。音乐会在教皇册封的骑士、出色的大提琴手豪华的宅邸进行。对此，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上层人物们纷纷谈论，连成衣铺、时装店也卷入其中，所以我们不得不在这里费些笔墨（人世沧桑，谁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要有求于腰缠万贯的阿德里案诺·皮雷斯骑士呢？）。描述这次晚会，再现其夺目的光彩，我们实在才疏学浅，力不从心。如果有人想

了解，比如说太太们的衣着如何华丽，如何漂亮、高雅，那么可以以劝他去读一读诗人塔凡雷斯办的报纸。在这类微妙的问题上西尔维尼奥·拉门尼亚堪称伟大的仲裁者，他对晚会作了详细的报道。至于音乐会本身，有兴趣的人可以读一读评论菲内尔卡埃斯和若泽·佩德雷拉在报纸上发表的见解，也不妨浏览一下埃利奥·巴斯托写的通讯。这位埃利奥·巴斯托被称为多面手，不仅是钢琴家，而且对文学、美术等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在纳扎雷特，罗济尔达太太收集了不少剪报，几乎全都是赞扬特奥多罗和他的精彩表演的："巴松管独奏难度极大，演奏阿热诺尔·戈麦斯的浪漫曲是整个音乐会的高潮之一（见《巴伊亚日报》：《音乐会的上拨奏曲》。作者科克若）。

那天晚上，弗洛尔太太成了最引注目的人物，到达了社会阶梯的顶端。上层社会的宠儿西尔维尼奥写道："玲珑可爱的装饰品，莫非巴黎裁缝在她的衣裙上贴上了亲手签名的'莫依制造'的标签，让很多富有的太太叹为观止？"出席晚会的有上流社会的精华，巴伊亚州的头面人物，政界、财界和知识界的首领，从主教直至警察局的头目，此外，还有趋炎附势的教区长们，他们为了钱财统统与富人家攀了亲，骑士的几个女婿也在其中。

七月二日广场一带，除了特奥多罗博士之外只有泽·桑帕伊奥接到了邀请。他当年曾是"飞马"的同学，现在两人又都是店主俱乐部成员。但是，他拒绝出席：

"我不去！看在上帝面上……让我安静安静吧。我脾脏不好，需要休息……要是愿意的话，你自己去吧，诺尔玛……"

诺尔玛太太当然非去不可，但不是"自己"去，而是约弗洛尔太太和特奥多罗一道走的。（怎能拒绝这份荣耀呢？只有她的丈夫才干得出这等事来。顽固不化，不懂得社会潮流，乡巴佬！）

骑士对伊玛库拉达太太说：

“一切都要好上加好……”

一切都要好上加好，是对伊玛库拉达太太的严峻考验。应当公正地说，她懂得怎接待来宾。他们请来（以重金相聘）建筑师日尔贝尔特·沙维斯把乐队演奏的地方——花园——装饰一新。

平时对雇员锱铢必较，花个小钱也心痛的骑士忽然间变得大方了，他打开皮包，抽出一摞支票，同高举在头项：

“不要考虑花费，我只要求你布置得好。应当有个舞台，必须应有尽有，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

这句话，建筑师沙维斯听起来比蜜还甜。骑士分明是说，他可以随意挥霍。诚然，花了一大笔钱。可是，布置得多么漂亮啊！像神话里仙女们的花园一模一样。小舞台设计得匠心独具，整个巴伊亚市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日尔贝尔贝特——请注意这个名字，是日尔贝尔贝特，绝不要像某些暴发户一样发音不准，念成日尔贝尔特或日尔贝特——展示了超现代派的天才。”（西尔维尼奥夸奖说。这不是头一次，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这样称赞他。）

走进装饰一新的花园，弗洛尔太太惊愕地张大了嘴，诺尔玛太太半晌才说出两个字：

“乖乖！”

伊玛库拉达太太和骑士一起迎候客人。妻子浑身上下穿的都是进口服装，裹得严严实实，手里举着长把眼镜；丈夫虽然身着无尾长礼服、硬翻领衬衫，但显得臃肿、邋遢。看到特奥多罗博士提着巴松管来到，他那满是白斑的脸顿时乐开了花：

“最亲爱的特奥多罗！今天，要吹出个样子来……”骑士为这句用得恰当的双关语十分得意，为举办这次音乐会喜气洋洋。

伊玛库拉达太太身体挺得笔直。男宾们恭敬地吻吻她的手指，女客们向她鞠躬致敬，仿佛这些人都是来请求她赐福的。

“嘿！她手里举着根标枪！”诺尔玛太太从老远的地方就看到了骑士夫人手里的长把眼镜。

“不过，这位太太善良得很……还担任救援非洲、亚洲协会主席呢……她给我写过一封信，专门谈了这个问题。”很久以前，特奥多罗博士曾收到过一张骑士夫人签署的通知，为在亚非两大洲传教的天主教徒募捐。

随后进来的是“可怜虫”乌尔班诺。只见他手提小提琴盒，身穿刚刚做好的无尾长礼服（他因为没有体面的衣服不能参加音乐会，骑士听说之后解囊相助）。临出门，“可怜虫”挨了妻子一顿臭骂；来到以后，又想躲到树木后头不被别人发现。特奥多罗博士硬是把他拽到台上，放下乐器。

音乐会定于八点三十分开始。直到九点多钟，阿热诺尔·戈麦斯指挥才把乐师们召集起来。

宾客们还在客厅或者花园里喝酒，不慌不忙，骑士不得不亲自绰起麦克风，粗声野气发地怒吼：

“音乐会马上开始，大家立刻入座。快！快……”

这不是邀请，而是命令，吆喝，谁敢不听？嘈杂声逐渐平息，绅士和夫人们纷纷就座，也有些一些男人仍然站着，打算伺机溜掉。看吧，真是不折不扣的时装展览：女人们带着贵重的手饰，衣服剪裁得新颖别致；男人们个个服装讲究，指挥还穿上了长外套。在观众席的头一排，弗洛尔和诺尔玛分别坐在伊玛库拉达太太两边。在头排就座的还有普里马兹主教。据说，前不久他已经升任红衣主教了。

阿热诺尔·戈麦斯激动得手足失措（本该早已应付裕如了，但每次演出都像是初次登台，心慌意乱），举起指挥棒。

第一部分节目听众们精神集中，掌声不断。舒伯特的进行

曲演奏得刚劲有力。在德尔拉的乐曲中，文塞斯劳·韦加的小提琴非常出色，"集医生与艺术家于一身"的伊塔济尔·贝尼西奥等几位行家里手竟然大声欢呼起来。戈麦斯指挥汗流浃背，心里乐开了花。

幕间休息，宾客们像一群几个月没有吃东西的饿狼一样扑向丰盛的餐桌。弗洛尔太太和诺尔玛太太都是有生以来头一回看到鱼籽酱。

弗洛尔太太知道，鱼籽酱价格昂贵，以克为单位计算。她以烹调大师的味觉，马上给这种新奇的食品下了结论："味道有点怪，但我很爱吃。"诺尔玛太太则不然（她爱喝香槟酒，已经喝了两大杯），冲着女友作了个鬼脸：

"这东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腥味儿……"

弗洛尔太太笑了，特奥多罗博士去请"可怜虫"乌尔班诺来吃点东西，她想起了头一个丈夫从里约热内卢回来以后的一件趣事：路上，他不知在什么地方吃了很多鱼籽酱。弗洛尔太太问他，那东西到底是什么滋味。他回答说：

"有外阴唇的味……挺香！"

诺尔玛太太笑弯了腰。她有点醉了。弗洛尔太太死去的丈夫简直是个疯子，嘴里总那么不干不净，无可救药。然而，他又总是那么快活，快活得令人难忘！"我说太太，他真逗，闻得出那种味儿……"

特奥多罗博士把"可怜虫"拉了过来，弗洛尔太太赶忙给他盛了满满一盘菜，当然不会忘记放一点鱼籽酱。

音乐会第二部分就要开始了，好容易才把宾客们召集到舞台前面。音乐家们大都是富人，并不希罕吃喝，很快各就各位。骑士大声吩咐佣人们离开，乐队接着开始演奏《吐露爱情》。

陶麦的作品之后，"飞马"阿德里安诺·皮雷斯的大提琴独

奏把音乐会推向高潮。伊玛库拉达太亲自命令大家保持肃静。全场鸦雀无声，厨房的佣人放下了手中的活计，侍者也停止了走动。

此时此刻，干瘪的百万富翁、教皇册封的骑士手扶着大提琴，忘记了世界，忘记了世界上的亿万生灵，忘记了一切，心中只有欢乐与善良，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具有人性的“人”。

骑士演奏完毕，掌声经久不息。阿德里安诺先生站有舞台上频频点头，并且伸出手，请指挥和乐团其他成员一起谢幕。观众们大声叫好，要求骑士再来一遍。不仅懂音乐的狂热地欢呼，就连外行人也不甘示弱。最起劲的要算放高利贷者阿利里奥·德·阿尔梅达了。他对音乐一窍不通，但“飞马”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他的生意的输赢成败。

正如后来“可怜虫”所说，骑士的节目应当放到末尾，因为他的演奏刚刚结束，很多来宾便离开花园，到客厅里喝酒谈天去了，坐在椅子上的观众们不敢离席，只好耐着性子心不在焉地听下去。偶尔有人鼓起勇气，向邻座道声对不起，走出花园，到客厅里松快松快。

“俄耳甫斯之子”们继续全神贯注地精心演奏，对有人离座退场毫无察觉。只有那些音乐的忠实信徒们对越来越大的骚动与嘀嘀咕咕的交谈声感到不安。特奥多罗博士开始巴松管独奏(两只眼睛望着弗洛尔太太)，诺尔玛太太转过身去，朝后边嘘了一声。殷勤的女主人伊玛库拉达太太也转过身，用她的长把眼镜瞄准了那些烦躁不安的观众。这一举动足以使全场寂然，谁也不敢大胆妄为，站起身来。

巴松管的声音在花园上空迴响，飘荡，在弗洛尔太太黑得泛蓝的头发四周编织成爱情有光环。

多好的丈夫！弗洛尔太太眯缝着眼睛倾听他独奏的浪漫曲，从心底里感谢丈夫给予他的一切。她从来不曾想到过能坐

在这里，坐在巴伊亚州最尊贵的宅邸，坐在身穿紫红色教服的普里马兹大主教先生阁下身边。

确实，给予她的东西太多了，太多了：安宁、平静、秩序和舒适。她所希望的一切，所想到的一切，都得到了，没有一丝不快，不曾受过一次惊吓。现在，丈夫正竭力从细细的巴松管里吹出爱情以及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最深沉的音符。比他更好的丈夫，别人休想得到。

诺尔玛太太一边鼓掌，一边看了看女友：弗洛尔太太脸上挂着泪珠。“幸福的眼泪。”善良的诺尔玛笑了，她也为博士演奏成功而高兴：

“特奥多罗博士吹得妙极了……”

坐在旁边的伊玛库拉达太太也降尊纡贵，亲口夸奖了一句：

“你丈夫演奏得很好……”

乐团的最后一个节目——集成曲《风流寡妇》——声音刚落，宽敞的客厅里就开始跳起民间舞来，花园里，以普里马兹为首的观众们围住了骑士，向指挥和乐师们祝贺演出成功。弗洛尔太太没有顾得上擦去脸上的泪痕。看到妻子激动成这个样子，博士心里踏实了，觉得六个月的排练没有白费心血。

客厅里有人来请埃里奥·巴斯托去钢琴伴奏，他们要跳狐步舞、桑巴、探戈和博莱罗舞，特奥多罗博士手里提着巴松管，说该回家去了：时间已过半夜……诺尔玛太太要求耽搁五分钟，再喝两杯香槟酒：“我特别爱喝！”

两杯酒下肚，诺尔玛太太心满意足，直到上了出租汽车还在莫名其妙地笑个不停。弗洛尔太太把丈夫的手紧紧攥住：多好的丈夫！三个人都说，音乐会开得精采，吃的喝的都是上等，骑士花了一大笔钱。

“也太过分了……”博士说，“还上了鱼籽酱……真正的俄国

鱼籽酱……”

乘着酒劲，诺尔玛太太朝弗洛尔太太挤挤眼，转过脸对特奥多罗博士说：

“爱吃鱼籽酱吗，博士？”

她口气戏谑，但只有她本人弗洛尔太太知道其中的含意。

“这神仙般的美味佳肴，我也是今天头一次尝到。如此贵重的东西，机不可失。不过，坦率地说，诺尔玛太太，我吃不惯，不喜欢它的味道……”

“先生觉得鱼籽酱是什么味道？”

诺尔玛太太表情诡谲，开心地笑了，弗洛尔太太马上低下头去，恐怕女友发现好脸上难堪的笑靥。特奥多罗博士思考了好半天，怎么也想不出与鱼籽酱味道相仿的食品：

“说实话，我想不起来，咱们私下说，外人谁也听不到：太难闻了！”

“难闻？”诺尔玛太太脸上乐开了花，“我也觉得难闻……可是偏偏有人认为味道不错，对吧，弗洛尔？”

弗洛尔太太没有笑，她脸上表情严肃，谁知道是因为悲哀还是由于激动呢？她仿佛根本没有听见女友的笑声，望着夜空，紧紧攥着丈夫的手，压低声音说：

“特奥多罗，浪漫曲谱得太好了，你吹得太好了！”

“更高的水平我也达不到……我只不过是个业余爱好者。”

何必要“更高”呢？亲爱的，我有什么资格提出哪怕是一点儿要求呢？在婚姻的天平上，你那一边应有尽有：钱财、巴松管浪漫曲、丰富的知识和高雅的教养，还有体面的身份和干净整洁，而我这一边又有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给你，没有为你增添任何财富。如果说你是正午的太阳，光芒万丈，那么我就是夜晚的阴影，混浊不清。你是那样高大，我却如此渺小，我配不上你，特奥多罗。

“可怜虫”乌尔班诺在车站等有轨电车，看见弗洛尔太太他们的出租汽车在眼前闪过。他手里拎着提琴盒，还抱着一包咸甜食品，是带给玛丽奥科塔大嫂的。

9

表情严肃、举止迂腐的埃帕米农达斯·索扎·平托老师酷爱成语和格言，认为它们是亘古以来人类智慧的结晶，表达了颠扑不破的真理。

瓦迪尼奥的远亲欣博几年没有见过弗洛尔太太了（究竟几年？两年还是三年？反正从那个荒唐的狂欢节起就没有见过。）有一次，他问起太太的近况，这位老师回答说：

“幸福形不成故事，幸福生活写不成小说。她又结婚了，生活很美满……大约在一年前，在特奥多罗·马杜雷拉博士成了亲……”

“成亲以后出过什么事吗？”

“据我所知，没有……”为了不失去施展运用格言的机会，他又补充说：“正如人们常说的，幸福形不成故事……”

老于世故的欣博马上赞同：

“说得对。好事不临门嘛，往往总是出些让人糟心的事……我早就想跟你说说……”

于是，他向这位老师倾吐了心中的烦恼：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和个十九岁的姑娘闹了一场风波——那姑娘还“几乎”是个处女。原来，一个老家伙和她结了婚，头一天夜里，老头子急不可耐，动作慌乱，没能完全捅开她的处女膜。我，欣博，后来帮她把余下的捅开了……结果，姑娘肚子大了，责任落到了我的头上……

埃帕米农达斯·索扎·平托老师清心寡欲，对这位杰出的男娼既不能规劝，也不好安慰，甚至无法谈出什么看法，只好祝贺他“老年得子，大吉大利”。

我们呢，同样，既没有时间也不想浪费篇幅安慰或者开导欣博，而只想利用这件事里所包含的格言般的真理来说明，在弗洛尔太太和特奥多罗博士美满幸福的生活里，没有发生任何非描述一番不可的事件。我们不想让他们风平浪静、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充斥书本，否则就未免有失文采了。

弗洛尔太太在给亲人们写的少得可怜的信件中所谈的也尽是一些小事。与药剂师结婚一周年前夕，她在写给姐姐罗萨莉娅的信里说，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值得一提。

信上报告的尽是亲戚朋友们的消息（这些年来，通过妹妹，罗萨莉娅对所有这些人都熟识了）。莉塔姨妈仍然病灾不断，姨父波尔托一点儿也不显老。罗济尔达太太一直住在纳扎雷特。罗济尔达心比天高，命如黄连！马里尔达青云直上，现在已经在“社会电台”演唱，听说还要灌一张唱片。至于诺尔玛太太，她在信中讲了一个惹人发笑的故事（应该亲自见一见可爱的诺尔玛，此人值得一见）：星期四，有人请她参加星期六举行的洗礼，她拒绝了，说“星期六要去参加葬礼”。“亲爱的诺尔玛，今天才星期四，你怎么知道星期六举行葬礼呢？”哼，怎么知道……一个熟人快死了，他肯定会在星期五夜里或星期六凌晨咽气，以便利用每星期工作五天半的“英国式工作周”，享受一个非常隆重的葬礼。吉萨太太呢，从纽约带回一只小狗，引起了轰动。她送给弗洛尔太太个漂亮的饰针。可是，“罗萨莉娅，你万万猜不到送给特奥多罗的是什么礼物：一件印满裸体女人的汗衫！这个美国佬，这个疯女人！你想想，这种衣服博士怎能穿得出去？不过，他是个有教养的人，没有发火，把礼物接了过去，还表示感谢。我把那件汗衫藏在衣柜最底下，免

得他每逢看到那丢人现眼的东西就生吉萨太太的气。吉萨太太嘛，就是这种人，其实心眼儿倒挺好。”疾病缠身、卧床不起的只有迪诺拉太太。“你想，她风湿病那么严重，关节无法活动，仅仅能通过别人了解外边发生的事情，该多么难过?”愤怒之余，她给来看望的人算命，预言他们个个都要遭殃。为弗洛尔太太算命的时候，她望着摊开的纸牌，警告说:“卦象主凶，你必须多加小心。好事不长在。我敢肯定，你要大难临头。”

除这类周而复始的琐事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好讲:“生活平平淡淡，毫无变化，毫无生气。”博士本打算把他们居住的房子买下来，但是药店一个股东的继承人决定出让其股分，然后迁居里约热内卢市。特奥多罗博士询问弗洛尔太太:“是先购买房子还是先买下药店那份股份？怎样更合适一些?”在跟太太商量时，博士解释说，买下那份股金，就能成为药店的主要股东。至于房子，以后有了条件再买也不迟。房租低到了可笑的地步，房主除了出卖以外，没有其他路可走。

其实，博士已经成竹在胸，决定了如何行事，征求弗洛尔太太的意见仅仅是出于客气与教养,“时间一天天过去，而博士却从来不变，日复一日，永远是那样文雅、亲切、井井有条。我可以事先告诉你什么时刻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今天和昨天完全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轻松愉快，节奏缓慢，一成不变，既然如此，何必害怕出现什么不测，担心瘫痪在床的病人的预言呢？像阿德里安诺·皮雷斯骑士是业余大提琴手一样，那女人只不过是个以纸牌算命的半吊子卜卦人。

如果发生什么不测，能给这幸福而又千篇一律的日子增加一点波澜，她，弗洛乐太太，也不见得会当成什么坏事。“尝尽苦头之后又过上今天的生活，却还说出这番话来，亲爱的姐姐，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罪孽。可是，即使日子过得再好，天

天一个样子也让人心烦。我日思夜想的姐姐，只能对你一个人说，这人人羡慕的生活有时让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无从解释的苦恼……妹妹我生性低劣，不能恰如其分地估量上天赐予的福分：平静的生活和一位好丈夫。”

一个星期天，弗洛尔太太到圣塔特雷扎教堂望弥撒，听克莱门特神父布道。(“上帝啊，为什么人心永不安宁呢?”）仪式过后，她到圣器室请神父去参加她和特多罗博士结婚一周年纪念。倒也算不上什么庆典，更确切地说，是请几位要好的朋友喝杯酒，吃几样甜食，同时也是庆贺药剂师新近当选为巴伊亚州医药公会理事会第二司库。

“非常高兴，我一定参加，去祝贺你们一年来夫妻和睦。你们堪称受到上帝祝福的婚姻的楷模……”

弗洛尔一走，面皮白净的神父就对自己失之于悲观的布道词反省一番，他高兴地笑了：世界上毕竟还有内心安宁的人，眼前的弗洛尔太太就是个对生活心满意足的生灵，她足以推翻那充满怀疑与忧郁色彩的布道词。

弗洛尔太太在走廊中间停住脚步，望了望眼前一组奇特的圣像。首先看到的是带有巴罗克风格的圣女圣塔克拉拉，接着便是那位尽人皆知的天使。在古老的传说里，他忠诚坦白，但桀骜不驯，与弗洛尔太太的亡夫判若一人：同样的玩世不恭，同样的我行我素。

可怜的圣女，不论你多么高尚，多么清白纯洁，也难以抵御魔鬼天使挑逗的目光，到头来只得置体面于不顾，投入他的怀抱，失去得之不易的超生，离开天堂，来到地狱。是啊，如果没有他在，天堂和超生又值几何?

弗洛尔太太站在雕像跟前，望着他调情的目光，沉思良久，教堂雪白的石砌走廊活像一艘巨轮正拔锚起航，缓缓飞向空际，在蓝天白云中游弋。

10

经弗洛尔太太精心准备，聚会办得很出色，按照巴伊亚州医药公会连选连任的理事长西尔维奥·费雷拉博士非常中肯的话说，“为庆祝两个孪生的生灵幸福地结合一周年而举办的活动获得了圆满成功”。他举杯向“我们最尊敬的第二司库和他的妻子、同样可敬、品貌双全的典范弗洛尔太太”祝酒。

弗洛尔太太曾告诉的克莱门特神父只有为数有限的几位好友参加聚会。但是，神父刚刚迈进门槛就发现，屋子里已经挤得满满的。特奥多罗博士德高望重，弗洛尔太太和蔼可亲，难怪这么多人前来参加，宾客当中，有医药界的头面人物，业余管弦乐团的同事，商界代表，“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现在和以前的学员。在老朋友当中，最为显要的应当数腰缠万贯的马加·帕特尔诺斯特罗太太和“金脑袋”卢伊斯·恩里克博士了。克莱门特神父顾不上问候东道主夫妇，首先拥抱了这位众人敬仰的美学大师：他的大作《巴伊亚州历史》刚刚获得了学者们的望眼欲穿的学院奖，“足以证明其真正的学术价值”（见《午报·图书与作者》专栏儒诺特·西尔韦拉的文章）。

聚会上，除了弗雷拉博士咬文嚼字、充满隐喻的演说以外，还有音乐助兴。文塞斯劳·韦加博士演奏的两首小提琴曲受到了欢迎；年轻歌手马里尔达·桑莫赞德拉德小组虽然没有伴奏，只有奥斯瓦尔迪尼奥用手鼓打着节拍，但她那“热带人甜美的歌喉”也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在这次即兴艺术表演中，特奥多罗博士大出风头，演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节目：用巴松管吹奏整个国歌，受到听众们狂热的欢迎。

宾客们交杯换盏，谈笑风生。男宾们聚集在客厅，女宾们则自动凑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吉萨太太对“以性别类聚”提出抗议。认为这是“清教徒的、封建主义的”荒唐做法。只有她和另外两三个女人冒天下之大不韪，挤进男人们的圈子里，和他们一起喝啤酒，说笑话。迪诺拉太太虽然身体虚弱，关节疼痛，但绝不肯放过痛斥越规行为的机会：

“这个玛丽娅·安托尼娅呀，真是个荡妇……掺和到男人堆里听他们胡说八道……还拉着阿莉塞太太和米泽特太太……至于美国女人，啊，数她最坏……你们看，她伸长了脖子，听得多起劲……”

请看，女人圈子里的内乌扎·马塞多太太（当然不只她一位）和那几个婆浪形成多么鲜明的对照。她举止端庄谨慎，说话字斟句酌，堪称女性的楷模，并且只对瓷器店老板的儿子、年方十七八岁的拉米罗感兴趣。要是没有内乌扎太太的话，小伙子肯定无人可谈，因为别的年轻人都去围着马里尔达，请她跳桑巴、华尔兹、探戈和阿根廷民间舞，而他最热衷的话题却是钓鱼：“有一次，我钓到条红鱼，足有五公斤重！”

“啊！”内乌扎太太重重地惊叹一声，“五公斤？好大的鱼呀！你还钓到过什么？”该给勇敢的钓鱼人起个什么名字呢？“鳕鱼肝油”就很好捉！内乌扎太太的眼睛里闪出一缕兴奋的光芒。

瓷器店老板带着夫人和儿子应邀前来，在门口遇见了“鲜花天堂”殡仪馆的维瓦尔多先生，他们一起去向男女主人道贺。回到男人们所在客厅，布宜诺斯艾利斯人贝尔纳博以坦率得近乎缺乏教养的口气品评起弗洛尔太太高雅的打扮来，说她的穿着让所有在场的女人“嫉妒得要死”，连米尔蒂尼奥也羡慕不已，这位神经质的男人正在雅西太太家充当女佣的角色——干得非常出色，——今天临时来帮助弗洛尔太太张罗这次聚

会。

“金钱能让女人漂亮起来……”埃克托尔·贝尔纳博说，“你看，弗洛尔太太多美丽，多高雅……”

维瓦尔多先生马上转过脸去仔细端详了一番。观察女人，测量他们身上的线条、轮廓和凸凹起伏本来就是他的一大爱好：

“说实话，她的相貌并不算多么出众，但是总那么高雅，可爱，现在，长得更具有女人的魅力，让人眼馋，不过，我不以为是由于金钱的缘故……问题在于年龄，亲爱的，弗洛尔太太正值好年华。只有疯子才会喜欢小姑娘。十个小姑娘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一个年富力强、能把衣扣撑开的太太……”

“你瞧她的眼睛……”阿根廷人说。看来，他也是个鉴赏女人的好手。

那双眼睛怠倦无力，迷茫地望着远方，仿佛沉醉在销魂荡魄的往事之中。维瓦尔多先生极想知道，为什么药剂师能唤起弗洛尔太太的脉脉温情，使她整日里如幻似梦。只见她在各个房间来来往往，照应着男女宾客，态度谦恭，表情欢乐。好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主人！不过，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她显得有点机械，呆板。

维瓦尔多先生把手搭在阿根廷人的胳膊上：并非金钱才能让女人变得漂亮，贝尔纳博先生，而是着意打扮、心境的安逸和幸福的生活。她生活平静、快乐，所以那双眼睛才如此迷人，丰满的臀部才如此中看。

好奇怪的眼神……稍带惆怅，仿佛在望着自己的内心深处……这似曾相识的眼神，究竟什么时候看到过？维瓦尔多先生在记忆中搜索，终于找到了答案；在为亡夫守灵时，她的目光跟现在完全一样。不论当时接受吊唁还是现在接受庆贺，她的眼神都毫无二致，遥远、深沉，望着时间以外的某个去处，

似乎对周围同情泪水或者欢乐的笑声都无动于衷，心中只有孤寂。维瓦尔多先生终于明白了，她的美丽来自她本身，而她对本身的美丽又难以估量。

女人们所在的房间里，话题又回到弗洛尔太太现在的美满生活上。有几位——主要是乐团和医药界的太太——对她卑劣的头一个丈夫以及他们一塌糊涂的姻婚知道得不多。

多嘴多舌的女邻居们唯一的兴趣就是谈论弗洛尔太太的生活，并且说得有声有色，活龙活现。对她们来说，没有比品评她的两个丈夫、两种生活更开心的事了。一旦谈起这个题目，她们都兴致勃勃，顾不上听隔壁房间让男人们（还有像玛丽娅·安托尼娅那班不要脸的女人）哄堂大笑的肉麻的故事，连诺尔玛太太、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阿梅莉娅太太也不再请马里尔达演唱古老的桑巴歌曲以唤起对往日的怀念，甚至年轻小伙子们（他们个个对马里尔达衷情）不再围着姑娘团团转。一句话，没有比谈论弗洛尔太太和她的两个丈夫更好的消遣了。亲爱的女友们，请注意，她头一次结婚后的生活简直是人间地狱！

与前者相比较，相对照，这第二次婚姻才显得更幸福，更珍贵，更有价值，因为那阴差阳错的头一次婚事是一场灾难，一场浩劫。在那个恶习满身、生性卑劣的魔鬼手里，可怜的弗洛尔太太受够了折磨。那魔鬼撒旦竟然动手打过她！

“我的上帝！”塞巴斯蒂安娜太太捂住宽阔的胸脯，伤心地喟叹了一声。

多么痛苦的日子啊！所有忠实的妻子都受过的罪她都尝遍了。除了遭受凌辱，还要筹措家庭的花销，供养浪荡鬼赌博，尽人皆知，赌博是最糟糕、最费钱的恶习，如果说她现在过得幸福美满，那么过去的日子却灾难重重！

弗洛尔太太站在厨房里，听着人们对她往日生活的回忆，

眼望着远在天边的雾霭。吉萨太太和说笑话的那伙人在一起，诺尔玛太太正在聚精会神地听民歌，那么，再也没有另人肯开尊口为死去的前夫说句好话，辩解几声了。

午夜时分，最后几位客人也要告辞了，塞巴斯蒂安娜太太心里还在为女主人长达七年的苦痛而忧伤。

“可怜的孩子，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说着，她亲切地摸摸弗洛尔太太的脸蛋，“还好，现在一切都变了，你总算得到了应有的东西……”

马里尔达这颗歌星照得青年学生们眼花缭乱。她哼着一着探戈曲走了：“夜已深，青天露出笑脸；四野寂然，如楚如幻……”弗洛尔太太的歌儿呢，已经跟亡夫一起埋进了坟墓。

特奥多罗博士带着满意的笑容把最后一批客人送到门口。这伙人还在七嘴八舌地讨论轻音乐对某些疾病的医疗效果。文塞斯劳·韦加博士和西尔维奥·费雷拉博士各执己见，争论不休。为了听到这场辩论的结果，特奥多罗一直陪朋友们来到有轨电车站。这里，已经听不到马里尔达的歌声了。

家里只剩下弗洛尔太太孤身一人。她不看残留的甜食，不看喝空的酒瓶，不看凌乱的客厅，不看静静呆在角落里的巴松管，也不听门外人行道传来的声响，而是转身回到卧室，打开了灯。

“你回来了？”一个热切但并不惊异的声音，仿佛早就在等待她的到来。

瓦迪尼奥赤条条地躺在铁床上，弗洛尔太太记得，狂欢节的那个礼拜天下午，被验尸人抬回去时，他尸体就是这样一丝不挂。他朝弗洛尔太太招招手，微微一笑，弗洛尔太太也朝他微微一笑作答。谁能抵御这浪荡鬼优美的体态、天真而又恬不知耻的面孔和他那双善于调情的眼睛呢？恐怕教堂的圣女也未必做得到，何况弗洛尔太太是个区区凡人呢。

“亲爱的……”那声音亲切、慵懒而又缓慢。

“你今天怎么来了?”弗洛尔太太问。

“因为你叫我了。今天，你不停地呼唤我，于是我就来了……”听他的口气，似乎弗洛尔太太过分急切的不停的呼唤混淆了“可能”与“不可能”两者的界限。“我来了，亲爱的，刚刚到……”说着，抬起上身，拉住弗洛尔太太的手。

他把弗洛尔太太拽到身边，吻了一下。这一吻落在脸上，因为她的嘴躲开了：

“不能吻嘴，不能，疯子。”

“为什么?”

弗洛尔太太坐到床边。瓦迪尼奥重新又自由自在地躺在床上，把两条腿稍稍叉开一点，展示出那令人难堪的（但又是漂亮的）玩艺儿。对他身上的每一部份，弗洛尔太太都感到亲切：几乎三年没有见了，而他仍然和以前一模一样，好像对他来说，时间并不存在。

“你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我可比先前胖了。”

“你太漂亮了，你自己不知道……像个肉厚汁足的洋葱头，嚼起来真够味儿……维瓦尔多那家伙说得对……他总是盯着你的臀部，混帐东西……”

“把手拿来，瓦迪尼奥，别胡说八道了……维瓦尔多先生从来没有看过我，一直对我很尊敬……喂，把手拿开……”

“为什么，亲爱的……？为什么要把手拿开呢?”

“你忘记了，瓦迪尼奥，我是个有夫之妇，是个严肃的女人吗？只有我的丈夫才能把手放在我身上……”

瓦迪尼奥眨了眨淫荡的眼睛：

“那么，我是谁呢，亲爱的？我是你的丈夫，难道你忘记了？而且是第一个，有优先权……”

这倒是个新问题，弗洛尔太太不曾想到过，不知道该怎样反驳：

“亏你能编造出这种话……不让我有讨论的余地……”

街上响起坚定的脚步声，特奥多罗博士回来了。

“他来了，瓦迪尼奥，你快走吧……见到你我很高兴，非常高兴，你想象不到……太好了。”

瓦迪尼奥仍然大模大样地躺在床上。

“快走呢，疯子，他已经进来了，会把门锁上的。”

“为什么我非走不可呢？”

“他看到你在这儿，我该怎么说？”

“傻瓜……他看不见我。能看到我的只有你，我的弗洛尔，放荡的女人……”

“可是，他要躺在床上的呀……”

瓦迪尼奥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

“我没法阻止。不过，稍微挤一挤，能容得下我们三个……”

这一回，她真的生气了：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莫非不了解我？为什么把我当成婊子、妓子？怎么能这样大胆，这样不尊重我？你清楚地知道，我是个正经女人……”

“不要发火，亲爱的，是你叫我来的……”

“叫你来只想看看你，和你谈谈……”

“可是，我们还没有谈呀……”

“你明天回来，我们谈……”

“我不能总是来来往往……你以为能像去桑托·阿马罗或者去桑塔纳市场那样容易吗？你以为能简简单单说声‘我走了，马上回来’就能回来吗？亲爱的，我既然来了，就住下了……”

“可是，看在上帝面上，千万不要住在这间卧室里，躺在这张床上，喂，瓦迪尼奥，即便他看不见你，我也会难为情得要死。我没有脸面那样做。”她话里故意带着哭腔，而瓦迪尼奥是最怕她哭的。

“好呢，我在客厅里睡，明天再商量。不过，得先让我吻一下。”

卫生间传来流水声，博士正在洗澡。弗洛尔太太略带骄矜，把脸伸给瓦迪昵奥。

“不，亲爱的……要吻嘴，如果你想让我离开这儿的话……”

博士马上就要走进卧室，除了屈从于他蛮横的要求，把嘴唇伸给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唉呀，瓦迪尼奥，唉呀……”弗洛尔太太再也说不出话来，何止是嘴唇，贪婪的瓦迪尼奥以娴熟的动作把她的舌头和泪水（羞惭的泪水还是高兴的泪水？）一古脑儿吸进嘴里，啊！这才叫接吻呢！

他赤条条地走出了卧室，多么英俊，多么富有男子气！胳膊上，腿上，特别是前胸长满了金黄的汗毛，左肩有一道显眼的刀痕，髭胡倔强地翘起，眼里闪着调情的目光。他走了，在弗洛尔太太的嘴上（以及在她的五脏六腑）留下了一个灼热的亲吻。

特奥多罗博士刚进门，就对弗洛尔太太大加赞扬：

“第一流的聚会，亲爱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完美无缺，没有丝毫差池，没有一点儿疏漏。我就喜欢这样……”说着，躲到铁床床头后面去换衣服。弗洛尔太太一边穿睡衣一边说：

“幸好，一切顺利，特奥多罗。”

为了庆祝结婚周年，她特地穿上恩阿伊德太太做的带镶边的绣花睡衣。自从在帕里佩度洞房花烛夜时穿过一次之后，这

件睡衣一直藏在抽屉底下。她对着镜子反复端详，觉得它漂亮，招人喜爱。她想让瓦迪尼奥看一看，哪怕只瞥上一眼也好。

“我到里边喝口水，马上回来，特奥多罗。”

长途跋涉之后，另一个丈夫身体劳累，也许已经睡着了。为了不惊动他，弗洛尔太太踮着脚尖轻轻穿过走廊。她只想看他一小会和。如果他睡着了，就摸摸他的脸；如果醒着，就让他（从远处）看看这件透明的睡衣。

来晚了一步。走到客厅，只看到他光着身子，慌慌张张地出门去了。弗洛尔太太停住脚步，一动不动，浑身冰冷，内心一阵刺痛。瓦迪尼奥受了委屈，走了，留下她一个人，永远孤孤单单。那双嘴唇再也不会吻她的面颊，她再也不能穿着漂亮的睡衣站到他眼前（让他笑着伸手扯下睡衣）。完了，他受了委屈，真的走了。

也许这样反而更好。肯定地说，这样反而更好。她是个正派女人。丈夫穿着新睡衣（结婚周年礼物）在床上等她，她怎能盯着别的男人呢？即便是那个男人也不应该。这样反而更好，瓦迪尼奥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已经看到了他，吻过他，再也没有更多的奢望。这样反而更好，反而更好。

弗洛尔太太离开客厅，朝卧室走去。他为什么这么急于回去呢？既然穿过时间和空间好不容易来了，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地回去呢？也许他不会一去不复返吧？

谁知道呢，也许他出去走走，瞧一瞧巴伊亚的夜色，看一看他不在期间赌场情况如何。从豪华饭店到三公爵赌场，从阿拜沙迪尼奥游艺场到泽泽梅宁吉特，从塔巴里斯游艺场到帕拉纳瓜·文图拉的地下赌场，走一走，察看一番。

第五章

精神与物质之间的恶战，奇特的事件和荒诞的情节，只有在巴伊亚城才可能发生。我讲述的这个故事，信与不信，悉听尊便。

（手鼓和串铃伴奏，魔鬼埃舒唱一支小曲："我已经把门关上，又打发人打开。"）

美味与艺术烹调学校

诸神食谱

（据迪奥妮济娅·德·奥舒西提供的资料）

光与火之神尚戈每星期五吃阿马拉贡餐，其他日子吃甲鱼或绵羊（称为阿雅帕或阿古唐贡餐）。

泉水之神埃瓦爱吃嫩葫芦和母鸡。

对战神奥贡，请贡献山羊和当地称为"阿吉科"的公鸡。

司水女神奥顺一手拿折扇，一手拿镜子，含羞带娇。她喜欢吃甘薯、葱头和大虾做成的菜肴“伊佩特”。她最爱吃的肉食是蟒蛇，请勿忘记贡献登德油和蜂蜜拌合的玉米粉配餐。

狩猎神奥舒西为众猎头之王，倍受崇敬。他喜欢各种食品。在森林中，他猎取野猪，但不吃无鳞的鱼类，最讨厌甘薯和豆类，并且不爱在住处开窗户——他的窗户即藻木丛。

战争女神央桑既不惧怕死神也不惧怕鬼魂。对她，不要贡献南瓜、菠菜和人心果，她爱吃豆馅炸糕。

对海潮之神贡献豆类和玉米，为土地之神贡献烧苋菜，多放佐料。

从其郑重的态度和严肃的举止上看，人们不难发现，特奥多罗博士像是主神奥沙拉。当博士穿上雪白的西服，手持神杖似的巴松管，则更像众主神之父、最高主神奥舒鲁凡。他的食品是甘薯、白玉米、蜗牛和白玉米糖糕。奥沙拉不喜欢佐料，不吃盐，讨厌油类。

据说，神巫迪迪替死去的瓦迪尼赌博。用贝壳测命者三次证明，瓦迪尼奥之神不是别的，正是埃舒。既然埃舒为魔鬼，那么他该是谁呢？也许是堕落的天使、无法无天的魔王撒旦。

埃舒的食品包罗万象，但只喝纯香槟酒。晚上，他坐在十字路口，准备走最困难、最狭窄、最复杂的道路，走一般人看来最坏的道路，因为他最爱恶作剧。

最爱恶作剧的埃舒就是瓦迪尼奥。

1

凌晨时分，人困马乏。赌金收付人即将宣布最后一局收盘。克劳德特夫人绝望地从一个赌徒身边走到另一个赌徒身边，向他们伸手乞讨。时过境迁，她的目光再没有什么娇媚，声音里再没有什么甜蜜，施主们也不能指望从她身上得到什么令人快娱的报答。她的自尊自爱丧失殆尽，只剩下对饥饿的惧怕，对死亡的恐怖。当年，她曾以纯正的巴黎口音称呼男人们“亲爱的”,“我的小宝贝”。今天，牙齿脱落，所剩无几，只能用那漏风的嘴乞求筹码，哪怕是只值五米尔雷伊的也好。她倒也不是想赌什么输赢，只是为了第二天有口饭吃。

如果能逃过看门人的眼睛或者感动了他（有命令禁止她入内）而潜进赌场，并且有人肯于施舍，她便把筹码放在轮盘上，指望赢一点钱，回去好补交早已过期的房租。她住在行刑场大街一座肮脏的阁楼上，老鼠和小海龟成灾（有时候成群的黑色小海龟爬到床上，真让人恶心）。每天早晨，伊玛库拉达太太的管家费多伦托都来把她喊醒，训斥一番，逼她立刻搬走。这座阁楼和其他一些穷人住宅均归骑士夫妇所有，全部房租都由伊玛库拉达太太用于慈善事业。

克劳德特夫人的房租什么时候交？谁知道呢！要是费多伦托想“痛快痛快”，并且克劳德特夫人肯满足他的需要，那么也许能宽限一天两天。据见过费多伦托的人说，这代价过分高昂了（即使认识衰老不堪的克劳德特夫人，他们也会持同样看法；与费多伦托相比，夫人简直是一朵香花）。

她年近七十——如果不是更老的话，——几乎完全秃顶，只有疏疏落落几根头发，眼睛混沌，牙齿残缺不全，已经不能

从事原来的职业。想当初，她四十来岁，途经布宜诺斯艾利斯、蒙得维的亚、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来到萨尔瓦多。那时候，她风华正茂，简直象个二十五岁的少女，以“巴黎特有风味”在巴伊亚洲高级妓院名噪一时，嫖客们不得不在前厅排队等待。对遥远的过去，克劳德特夫人已经印象模糊；往日的荣华早成为过眼烟云，不能给她增添任何欢乐。

她住在剧院广场欧洲公寓的时候，可可种植园的上校们竞相前来求欢，花五百米尔雷伊的巨额钞票在那妓院的最高学府紧张地进修，把法国人高雅的作乐方式学到手。岁月不饶人。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了，她身份渐降，价格日跌，竟然沦落到儒利奥和皮拉尔大街旁边山坡下面的“臭肉”胡同那个肮脏的地方。最后，连这一点也难以为继，只好站在最阴暗的路口为一枚镍币拉客：“亲爱的，巴黎风味！”有一回，一个黑人刚喝过几杯，扔过去一枚硬币，亲切地对她说：

“回去看孙子吧，老太婆，没有人再要你这样的妓女……”

她没有孙子，没有亲戚朋友，一个也没有。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可穿。仅有的几件已经满是补丁，肮脏不堪。所有值钱的东西，一件件卖掉了。最后一件首饰（祖传的一条镶有蓝宝石的纯金项链）也在十年以前的一个深夜出了手（大概在十年以前，因为克劳德特夫人早已不再计算年月）。当时，她正在圣米盖尔大街贱价行娼，荒唐的风流伙伴瓦迪尼奥买走了她那件首饰，付给了她一大笔钱。

现在，最后一轮即将开始，而克劳德特夫人站在赌盘前面，手上没有一个筹码，身边没有一文钱，心中没有一丝希望，不由得想起了瓦迪尼奥。不论是输是赢，不管幸运还是倒霉，瓦迪尼奥总会给她一个至少值十个托斯唐①的筹码，她给

① 托斯唐：巴西货币单位，为十分之一米尔雷伊。

一点盼头。有一次，他几乎把塔巴里斯游艺场的赌金赢了个净光，口袋里的钱鼓鼓囊囊，和一伙赌友到妓院区喝酒庆贺。每到一处，他都像志怪小说里的国王一样，把面值五米尔雷伊、十米尔雷伊甚至五十、一百的钞票大把大把地扔给女人们。妓女们如痴如狂，像举行圣像游行似的把他高高抬到空中。

要是瓦迪尼奥还活着，要是他还在这里，至少会送给克劳德特夫人一个筹码，让她有钱买一份带豆食的牛排和一盒香烟，还会对她诡诈地笑笑，调皮地说一声："夫人，听您吩咐。"那么，夫人就要回答："谢谢您，我的小宝贝。"唉，可惜他死了，还那么年轻。要是这不中用的脑子没有记错的话，他是死在狂欢节上的。

事情恰恰发生在克劳德特夫人想念瓦迪尼奥的时候。赌金收付人沙斯蒂内特正要卖最后一盘的筹码——手里攥着两大把，有一百米尔雷伊的，有二百的，还有五百的，后者被称为"珍珠筹码"，——突然间他像是中了邪，内心烦躁，全身凝滞，嚎叫一声，便张开双手，筹码纷纷扬扬落到了地毯上。

男女赌徒们不由分说，一齐扑到地上，你争我抢。只有克劳德特夫人失望已极，神志恍惚，没有力气冲进人堆里去，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不一会儿，沙斯蒂内特苏醒过来，赶紧跪下去捡剩下来的筹码。本赌室总管格拉努佐也跑过来，想捡回几个，以少受点损失。在场的人个个筹码在手，唯独克劳德特夫人昏头胀脑，一无所得。

这时候，她感到有一只手触到她瘦骨嶙嶙的脖颈，把一张五百米尔雷伊的"珍珠筹码"塞进她的领口里——这笔钱除了还清拖欠的房租，支付半个月的午饭钱还有剩余。

"夫人，听您吩咐。"她仿佛听到了那个诡诈、调皮的声音。"谢谢你，我的小宝贝。"她照从前的老习惯回答。说完，颤颤巍巍地到兑换处去支取她那笔巨额财富。她太老了，受的罪

太多了，已经不能为刚才发生的事情做出解释。肯定是某个慷慨的赌客飞快地把那张偷来的筹码塞进了她的领口里。管他是谁呢，“谢谢你，老兄。”

2

弗洛尔太太突然醒来，大吃一惊：特奥多罗博士已经洗过澡，刮完胡子，正在换衣服。

“我睡得太久了……”

“亲爱的，你太累了，自然要多睡一会儿。准备昨天那样的聚餐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后来还要迎接、照顾客人……该多休息休息。为什么不再躺一会儿？我打发女佣……”

“躺一会儿？我没有得病……”

她下了床，草草收拾了一下。两个人一起吃早点的时候，弗洛尔太太抽空做上了蒸糕。她坚持自己动手，因为她合面总要放上一把木薯粉，使其又松又软，这才合丈夫的口味。

要说疲倦，她也确实疲倦了，不过这并非因为头一天的聚会。昨晚，她几乎没有合眼，一直在侧耳细听，等待着旧日里深夜响起的从街上传来的脚步声。还有一件事让她担心：丰盛的纪念结婚周年聚餐结束以后，在两个人私下进行的庆祝活动中，特奥多罗莫非对她异样的举动有所察觉？既不是星期三也不是星期六，可是弗洛尔太太却穿上了结婚时的睡衣。博士说：

“多好的主意，亲爱的！凡事都有例外，如果我今天不得不打破常规，那么要请你原谅……”他总是这样谨慎小心，温文尔雅。哪个女人能不对这样有教养的丈夫俯首贴耳，言听计从呢？

弗洛尔太太同意了，但感情却非常复杂。嘴唇上还残留着瓦迪尼奥吻过的印记，滚烫的嘴里和舌头上还保存着他辛辣热烈的味道。相比之下，博士的亲吻就显得太软弱无力，枯燥乏味了。

她心慌意乱，手足失措，竟然不能跟上丈夫的节奏，打破了以往默契的配合，没有同时达到纯洁的欢快高潮。直到第二次，弗洛尔太太才从神经紧张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如此不协调从来不曾发生过，几乎和在帕里佩区度过的新婚之夜同样难堪。万幸的是，即使丈夫发现她举止失常，也会以为是庆祝结婚周年过分劳累所致。

清晨，一缕微弱的曦光钻进卧室，照到墙壁上，弗洛尔太太听到了远处的脚步声。她像是吞服了大剂量的安眠药，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她穿上拖鞋，在睡衣上又披了一件睡袍，梳梳头发，朝厨房走去。经过客厅的时候，发现那不要脸的东西赤条条地躺在无背沙发上。必须叫醒他，去做蒸糕以前就叫醒他（厨房里飘来女佣人煮咖啡的香味）。弗洛尔太太拍了拍瓦迪尼奥的肩膀。他睁开一只眼睛，嘟嘟囔囔地说：

“我刚回来，让我睡一觉……”

“不能在这儿睡，这是客厅……”

“客厅又怎么样？”

“我已经说过了，我心里不自在……”

他作了个不耐烦的手势：

“与我有什么关系？让我安静一会儿……”

“你又开始胡闹了……劳驾，瓦迪尼奥……”

他重新睁开眼睛，朝弗洛尔太太懒洋洋地笑了笑：

“好吧，傻女人。我到卧室里去。我的同事走了吗？”

“同事？”

“你的博士呀……我们俩不都跟你结婚，都是你的丈夫吗？跟你干那事儿的同事，亲爱的……”他一边说，一边用诡谲的目光望着弗洛尔太太。

“瓦迪尼奥！不许你这样胡说八道……”

她声音太高，从厨房里传来女佣人的问话：

“是在跟我说话吗，弗洛尔太太？”

“我在说，我马上就去做蒸糕……”

“不要发火，亲爱的……”瓦迪尼奥说着站起身来。

他伸出手去搂弗洛尔太太——啊，一丝不挂，太放肆了！——弗洛尔太太躲开了。

“胡闹……”

两个男人在走廊里相遇了。看到两个人几乎擦肩而过，弗洛尔太太对他俩都充满了温情。这两个人天差地远，却又都是她的丈夫，神父和法官都承认过的丈夫。“两个同事”，她想到这句下流的笑话，忍不住笑了，但马上又冷静下来：“我的天，我这不和瓦迪尼奥同样恬不知耻了吗？”这时候，那无耻的东西会意地朝她挤挤眼，冲着博士伸伸舌头，手里做了个淫秽的动作。

弗洛尔太太真的生气了。

不，不应当这样做。她不能容忍这样胡作非为，不能容忍这样无耻下流、不能容忍这样粗鄙淫秽。绝不能容忍，这太过分了。应当让瓦迪尼奥懂得，在一个体面的家庭里该如何行事，不能再拖延下去。

博士刮过脸，穿上了崭新的背心和外套：

“今天我们稍迟了一点儿，亲爱的……”

“我的天，蒸糕！”弗洛尔太太朝厨房跑去。

3

上午班的课即将结束，女学员们正在抓阄儿决定谁洗汤盆，弗洛尔太太感到他已经来了，虽然眼睛还不曾看见。

直到现在，弗洛尔太太还没有习惯于只有她自己才能看得见瓦迪尼奥，所以刚发现他赤身裸体站在桌子旁边，就吓得打了个冷战。看到女学员们对眼前的丑态毫无反应，她才想起了自己特异的视觉：对其他人来说，她的第一个丈夫是无形的。万幸。

女学员们还在笑着，说着俏皮话，仿佛在他们当中那个脱得光光的男人根本就不存在。那男人正放肆地一个一个地打量她们，对长得漂亮的几个，还特别多端详了一会儿。他跟从前一模一样，又来课堂上捣乱，调戏女学员了。说到学员，弗洛尔太太必须让瓦迪尼奥解释清楚，跟他算算老帐：他和不要脸的女人伊内斯·瓦斯克斯·多斯·桑托斯究竟干了什么勾当。

只见他嘻皮笑脸，不慌不忙，迈着跳舞一样轻盈的脚步围着祖尔米拉·西蒙埃斯·法贡德斯一连转了三圈。祖尔米拉是土生白人，长得丰满标致、滚圆的臀部几乎要脱离躯干，长着一对青铜乳房（至少像青铜灌制的）。她是有钱有势的大亨贝朗西·莫拉斯先生的私人秘书，按老百姓的话说，“私人”得近乎“私有”了。

对她的臀部欣赏了一番之后，瓦迪尼奥想彻底揭开她的乳房之谜：真的是青铜的呢，还是徒有其名，仅仅因为它特别坚硬？为此，他飞到空中，脚朝上，头朝下，从连衣裙的对襟处仔细察看起这位漂亮公主的乳房来。

弗洛尔太太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以前，从没有见

过他腾空，而且在空中像在地上一样动作自如：直立、平躺、侧身，或者像现在观察趾高气扬的女人那对乳房一样，头朝下脚朝上。

女学员们固然看不到他，但一个个都神经紧张，烦躁不安，说笑不能自持，大概有了某种预感，察觉到空中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弗洛尔太太越来越脑火，瓦迪尼奥做得太过分了。

实在太过分了。他不满足于用眼睛看，竟然把手伸进那女人的领口，摸一摸上帝赐予她的乳房到底是什么原料制成的：是血肉呢，还是奇迹？

“唉呀！”祖尔米拉呻吟起来，“有人摸我……”

太不像话了。

弗洛尔太太气昏了头，大喝一声：

“瓦迪尼奥！”

“谁？什么？怎么回事？”学员们惊愕地围住她的女友和老师，“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弗洛尔太太？你呢，祖尔米拉？”

祖尔米拉舒了一口气，娇滴滴地说：

“觉得有件东西压在我的乳房上……”

“痛吗？”

“不……倒挺舒服……”

弗洛尔太太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常态。随着她那声惊叫，瓦迪尼奥已经倏忽消失了。

4

那天傍晚，瓦迪尼奥三番五次的凑到她身边，带着揶揄的微笑，狡诈地说：

"让我们来看一看，我的圣女，谁更厉害……是你倚仗你的博士和自负呢，还是我……"

"你，你倚仗什么？"

"我嘛，倚仗爱情……"

这分明是在挑战。弗洛尔太太相信瓦迪尼奥前不久做出的保证（决不强行非礼，要和和气气，让她心甘情愿地顺从），决心冒险应战。她有两件武器在手：正直的人格和勇敢的精神。趾高气扬的家伙，你听着：穿过寡居的地狱而又不被玷污的人绝不怕勾引。

"我把自己的名声置于一切之上……"

瓦迪尼奥笑了：

"你说的跟博士一模一样，亲爱的，古里古气，荒诞离奇，像个教师……"

"本来就是教师嘛，认识他、认识你以前就是教师了。应当说，是一位很受尊敬，为人称道的教师……"

"教人烹调可以，但教人自负可不行……"

"你真的觉得我变得自负了？我变了吗？"

"你永远不会变，亲爱的。我唯一可自负的是贞操。可是，它已经归我所有过一次了，我还要再来一次……不管你算什么教师，在干那种事上还是我的学生。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帮助你完成学业……"

他们俩这样有说有笑地一直谈到快吃晚饭的时候。弗洛尔太太充满自信，说瓦迪尼奥绝不能动摇她正派女人的决心，绝不能破坏她有夫之妇的贞操。上一次，她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女，不善于控制初恋的激情，所以才在伊塔波昂失了身。今天，她已经是忍受过痛苦、享受过欢乐的女人，懂得每件事的代价和意义。瓦迪尼奥总有一天会等得不耐烦的。但是瓦迪尼奥却不相信这防线坚不可摧：

“不管你信不信，你总会顺从我的……像上次一样……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瓦迪尼奥神气十足地说：

“因为你喜欢我。从心底里，从你自己也看不到的心底里，你非常想顺从我……”

瓦迪尼奥诡计多端，信心百倍；弗洛尔太太坚定不移，决心捍卫自己正派的名声：

“这一次你输定了……白白浪费时间，浪费你的花言巧语……”

这是个平静、迷人的傍晚，但开始得并不顺利。

下午班的课程结束以后，弗洛尔太太洗完澡，只穿着裤衩、戴着乳罩站在穿衣镜前梳头，洒香水，忽然听见从什么地方传来啧啧的赞叹声。进浴室以前和出浴室之后她都仔细察看过，两个丈夫都不在卧室：博士还在药店；瓦迪尼奥在上午班的课堂上干过那桩丑事以后逃走了，再没有回来。

唉呀，那不要脸的东西正坐在衣柜上，两条腿耷拉下来，晃晃悠悠。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他确实像圣塔特雷扎教堂走廊上那个天使的木雕像。他的目光落到弗洛尔太太肩头，贪婪的口水像油一样滴在她湿漉漉的身体上。“我的天！”弗洛尔太太嘟哝一声，赶紧抓起睡袍，披在身上。

“何苦呢，亲爱的？难道我不曾看见过你的全身？你身上哪一部分我没有吻过？何必装模作样呢？……”

说完，像芭蕾舞演员似的一跳——动作多么轻捷！——他那赤条条的身体穿过光线，越过阴影，优雅地落到铁床上，落在弹簧床垫上：

“亲爱的，这新床垫太好了，简直跟云彩一样。祝贺你！”

他大模大样地躺在床上，伸开双腿。一缕光线照在那张心

满意足的脸上，脸上的笑容淫荡动人。弗洛尔太太躲在阴影里望着她的第一个丈夫。

"来呀，弗洛尔，来躺在我身边，我们稍稍快活一下。躺在这儿，咱们在这呱呱叫的床垫上滚一滚……"

弗洛尔太太还对上午的事耿耿于怀——瓦迪尼奥肆无忌惮，把手伸进祖尔米拉怀里，而那婆娘却满心乐意——看都没看见不要脸的东西，她自己就先美滋滋地浑身发软了——弗洛尔太太真的发火了：

"你以为你干的坏事还少吗？竟然又藏到屋子来偷偷看我！这些年，你也没有学得像样一点……"

"别这样，亲爱的……来，躺在我旁边……"

"还有脸叫我躺在你身边！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以为我没有尊严，不讲体面？"

瓦迪尼奥不想争论下去：

"亲爱的，何必发火呢？我没有干什么越轨的事……只不过瞧了瞧那姑娘的生理结构……完全是出于好奇，想知道贝朗西·莫拉斯干了些什么勾当。听说他吃那姑娘的奶……"他笑了笑，压低声音，"来吧，亲爱的，既然你害怕，不敢躺下，就坐在你丈夫旁边。坐下，咱们谈一谈，不是你亲口说过要跟我谈谈吗？"

"我要是坐下了，你就强拉我……"

"啊！要是我肯不征得你的同意而使用强力的话，还在这里浪费时间对你说好话吗？亲爱的，我永远不想使用强力，请你记住，这是瓦迪尼奥的话……"

"禁止你强迫我！"

"禁止？谁禁止我？我要想干什么事情，上帝和魔鬼都无能为力。你是不知道呢，还是和我一起生活了七年还不了解呢？"

"为什么?"

"我强迫过你吗?你说说,强迫过一次吗?……"

"一次也没有。"

"怎么样?我是自己禁止自己那样做,从来无须强迫女人就范。有一次米兰当在乌尼翁海滩对一个黑人姑娘下手,我看小姑娘不愿意,把他拦住了……亲爱的,本人只要心甘情愿、服服贴贴的女人。强扭的瓜儿不甜,对吧?"

他长时间地望着弗洛尔太太,又笑着说:

"你肯定会心甘情愿地跟我交欢的,漂亮的弗洛尔,我正焦急地等着那个时刻……不过,一定要等你亲口答应,主动地叉开双腿,因为只有你愿意的时候我才肯干。亲爱的,要是你身上带着火气,那就没什么味道了。"

弗洛尔太太知道,这一席话千真万确。丈夫(头一个丈夫)的自负有如天边的彩云,海上的朝霞。他的情感倒也不多么圣洁,而是出自一个男子汉、一个宁折不弯的男子汉的胸膛。

弗洛尔太太坐到床沿上,瓦迪尼奥躺在床上望着她。现在,她紧张的神经松驰下来,表情更加自然,不再严加提防。不料想,她刚坐下不久,那不守本分的东西就伸出手,从她的腹部往下摸。弗洛尔太太勃然大怒,猛地站起来:

"真不是个好东西……我本以为你说的是心里话,说话算数……殊不知马上就原形毕露,伸手摸我……"

"难道我强迫你了吗?只摸摸肚脐眼儿就算得上强迫吗?坐下,听我说,亲爱的:我绝不会强迫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什么也不做,不利用各种手段使你自觉自愿地跟我交欢。只要能摸,我就要摸;只要能吻,我就会吻。不要想入非非,亲爱的弗洛尔,能做的一切,我都要照做不误,并且马上就做。我已经急得要死,再也忍耐不住了。"

这是公然的挑战。她要用正派女人的尊严对付瓦迪尼奥的魅力，对付他的花言巧语，对付他的阴谋诡计，对付他的泼皮手段。

“请你相信，弗洛尔，你的博士会不知不觉地长出犄角。其实，亲爱的，那高高额头上长出犄角也蛮漂亮的，他是个再合适不过的当忘八的材料。”

要挑战吗？好吧，我第一个丈夫先生。我远近闻名的种马、妓院里和本区没有哪个女人能抵御的英俊男子、勾引黄花姑娘和有夫之妇的能手，这一次你绝不能得逞。不管你多么狡猾，怎样花言巧语、装腔作势，我绝不会上当受骗，束手就擒。我是个正派女人，不肯玷污自己的名声，不肯玷污丈夫的名声。好，我接受挑战。

我决心已定，重新又坐在床垫上：

“不谈这些了，瓦迪尼奥，太难听了……请尊重我的丈夫……咱们说点正经事。你说得对，是我叫你来的，但叫你来是因为有时候怀念你，想看看你，跟你说说话，并不是要跟你干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你把我想得那么坏呢？”

“我？我把你想得那么坏？”

“不错，七年的时间里，我曾是你的妻子，而你整天东游西逛，不仅赌钱，而且宿遍了巴伊亚所有的妓女。这还不够，竟然跟姑娘和有夫之妇勾搭，她们都是些连妓女都不如的东西……说到这些貌似正经的女人，我要告诉你，最近我才发现，你跟一个叫伊内斯的东西干过风流事——就是很久以前在烹调学校学习过的那个痨病鬼……”

“伊内斯？瘦女人？”他思考了一会儿，从靠拿女人倒贴生活的人特有的良好记忆里搜索到了苗条的伊内斯·瓦斯克斯·多斯·桑托斯，想起她干那种事的时候多么贪婪，多么如饥似渴，“说的是她呀？皮包骨头……别介意，亲爱的，小事一桩。

她只不过是个配搭，最不起眼的配搭。并且，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何必再翻陈年老帐？”

“过去的事情，陈年老帐，可是我两天前刚刚知道……你想过吗，瓦迪尼奥，多么丢脸？你死了，埋葬了，我又重新结了婚，而那些不光彩的事还在折磨我……所以我才叫你来，跟你算帐。我叫你来不是想干你要干的那种事……”

“亲爱的，不管为了什么，反正我已经来了。既然来了，交欢一下有什么不好？利用这个机会，痛快痛快吧。你一直想着我，我就更不用说了……”

“你应当了解我，知道我不是肯欺骗丈夫的女人。七年当中，你百般欺侮我，折磨我，人人都知道，街上纷纷议论……”

“你真相信那帮婊子们胡说八道吗？”

“你欺侮过我，并且经常欺侮，这是事实。要是别的女人，早就把你抛弃了，至少让你头上长满犄角，丢人现眼了。我那样做了吗？感谢上帝，瓦迪尼奥，我没有干出过那种事，硬是忍下来了。你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别的男人一眼……”

“我知道，亲爱的……”

“既然知道，怎能指望我欺骗现在的丈夫呢？他心地善良、为人正派，把我当成掌上明珠，从来没有跟别的女人有过私情，从来没有，瓦迪尼奥，从来没有。甚至有一次……”她突然停下来。

“有一次怎么样，亲爱的？”瓦迪尼奥的声音非常温柔，“说下去……”

“很多女人跟在他后头，可是他，我无须对你说……”

“有那么多吗？请不要说过了头，亲爱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玛格诺利娅——巴伊亚州最不要脸的荡妇，于是你的

博士就俨然成了个了不起的角色。谁见过博士一类的大人物像个娃娃似的，害怕女人，差一点要喊救命？有失脸面……你知道在那桩不光彩的事发生以后，人们怎样称呼他吗？亲爱的，人们称他'注射器博士'……"

"住嘴，瓦迪尼奥！要是想正正经经地谈下去，可以；要是来嘲笑我的丈夫，不行……请注意，我非常喜欢他，喜欢他对待我的态度，永远不沾污他的名字……"

"是你跟我谈起来的，我的小鸟儿。请你说句实话：你更喜欢谁？不要撒谎……是我还是他？……"

瓦迪尼奥的头已经躺在弗洛尔太太的怀里。她抚摸着第一个丈夫的头发，沉思了一会儿，没有直接回答对方微妙的问题：

"我永远不会欺骗他，瓦迪尼奥，他不该遭到……"

瓦迪尼奥轻轻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了孩子般天真的微笑。弗洛尔太太摸摸他毛茸茸的胸脯：多么温暖，多么甜蜜。

"你更喜欢我，亲爱的，我有把握。"这一回，瓦迪尼奥不是提出问题，而是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他是个好人，值得我爱……"

弗洛尔太太一面说，一面抚摸着瓦迪尼奥身上的刀痕：她爱听两人结识以前瓦迪尼奥那次打架的事。当时，他刚刚逃出学校，和一伙年轻人打了一架，留下了这道又深又宽的伤疤。好一个瓦迪尼奥，说起话来口如悬河，活灵活现！

甜蜜的傍晚，带着阴暗，带着光明，带着令人陶醉的微风潜入卧室。

"亲爱的。"瓦迪尼奥说，"我太想念你了，想念得快要发疯了，像是有一吨泥土压在胸口。很久以前，打从你头一次叫我，我就想来，但是你用迪迪神巫赐给你的魔绳把我牢牢捆在那里，动弹不得。现在，好容易才挣脱出来……因为现在你才

真心实意地呼唤我，真正需要我……”

“我也时时在想念你……虽说你一肚子坏水。可是，你死的时候，我难过得死去活来……”

弗洛尔太太胸中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知道是想低声哭泣，还是想暗暗发笑。瓦迪尼奥的手轻轻抚摸着她的胳膊、后脑和脸；头偎依在她的怀里，压迫着她的腹部，一股热流伴着舒心的快感传播到他的全身。多漂亮的头呀，浓密的金发。弗洛尔太太渐渐伏下脸去。不料瓦迪尼奥已经把脸抬起来，冷不防吻住了她的嘴——应当说明，绝不是强迫的亲吻。

弗洛尔太太猛地从他的双臂间挣脱出来：

“我的天！唉呀，我的天……”

对这次挑战不能等闲视之。为了不落入这坏东西的圈套，必须时时小心，容不得半点疏忽。

瓦迪尼奥神气活现地吹着口哨站起来，带着满不在乎的微笑去翻腾衣柜的抽屉。这样做也许完全是出于好奇，或者——谁知道呢——是为了让弗洛尔太太从容不迫地纠集起残余的毅力，恢复原有的决心。

5

博士回到家里吃晚饭的时候，弗洛尔太太已经完全恢复了平日的端庄。她更加坚定了决心，所做的一切都要无愧于丈夫，保持他的声誉洁净无暇，让他有着光辉思想和丰富知识的额头一尘不染。“我绝不会玷污你的名字，绝不在你的额头上插犄角。特奥多罗，我宁死不肯！”

重要的是，不给鬼东西可乘之机，不让他动摇自己的情感，在那种下流的事情上不与他同流合污。在难熬的寡居日子

里，瑜伽教曾一再教导过她，那种下流事情能让人背弃纯真的情感，出卖清白的名声。要是瓦迪尼奥还想继续见面。他必须不越雷池一步，严格局限于柏拉图式的体面的交往之内。她，弗洛尔太太，决不跟前夫保持出格的关系。

弗洛尔太太并不掩饰——也不想掩饰——对亡夫的脉脉温情。那是她的初恋，是一种伟大的爱情。亡夫让她懂得了生活，教给她欢乐与痛苦，把她从阿尔沃斜地的傻丫头变成情炽如火的女人。她对瓦迪尼奥的感情深沉、热烈，难以名状，好坏杂然相呈，外人难以条分缕析，她本人也解释不清。

见到那坏东西，和他谈谈，听到他可笑的话语，看见他令人捧腹的疯狂举动，弗洛尔太太心里高兴；深夜，辗转不眠，屏息倾听寂静的街上传来脚步声，跟从前一样和他分担痛苦，共享欢乐，心中又燃起欲火，弗洛尔太太也感到幸福。然而，现在不同了，那一切只是夹带着柔情的友谊，不能有别的内涵，不能有什么誓约，更不能有任何床上的龌龊举动。床上的事，啊，那正是危险的所在！床上，危机四伏，陷阱重重！

如今，她重新结了婚，和第二个丈夫过得幸福美满，所以同第一个丈夫只能保持纯洁的关系。随着瓦迪尼奥的死去，年轻时那种毫无节制的淫猥的爱情仿佛成了浪漫的爱恋者们不齿于提及的秽行，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摒弃了肉欲，转化为纯而又纯的超然于物质之上的精神（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观念甚嚣尘上）。床上的事，肉体的快乐，只能和第二个丈夫特奥多罗博士在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交欢之中得到，如果有心思，还可以来两次。那么，留给瓦迪尼奥的仅仅是梦中，仅仅是享受美满生活（正在逝去的美满生活？谁知道呢?）的空闲时间。

如果瓦迪尼奥同意这样看待眼下的状况并且遵守这一协议，很好：双方的柏拉图式的甜蜜感情和循规蹈矩而又欢快的会面可以继续下去，为弗洛尔太太井然有序的生活锦上添花，

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她枯燥乏味的日子增加一点乐趣——枯燥乏味、千篇一律似乎是幸福的组成部分。有一次，哲学家兼伦理学家（本文之中已充分证明他对这两个头衔当之无愧）米兰当以他纯正的巴伊亚口音宣布：

“幸福是一种令人腻烦、让人讨厌的东西，一句话：倒胃口……”

假如瓦迪尼奥不肯恪守这些界限，那么弗洛尔太太就不再见他，让两人之间的交往和感情一刀两断。虽说这心交神会非常纯洁，谈不上什么罪孽或者有碍于他人，但毕竟能威胁到品格高尚、备受尊重的丈夫那闪烁着颖慧之光的前额。

经过这番思索，弗洛尔太太静下心来，提起精神，含了一块薄荷糖以驱除那肮脏的亲吻留在嘴里的既辣又甜的味道。她像往常一样温柔地迎候特奥多罗博士，接受每天下午一成不变的亲吻，拿过他的外套，送上薄棉布长睡衣。吃饭、书写和吹巴松管的时候，博士总是在带领带的衬衫外面套上长睡衣，只有这样他才能摆脱拘谨，举止自然。

晚餐桌上，弗洛尔太太发现丈夫的声音和举止比平时更加严肃，达到了庄重的程度。大家知道，药剂师本来就有点严肃，但是那天下午沉着脸，一声不响，吃饭也心不在焉，显然有什么心事。趁着送过米饭餐盘和炸牛里脊卷（以鸡蛋、香肠和柿子椒为馅）的机会，弗洛尔太太把丈夫仔细端详了一番。无疑，博士一定有什么严重的事情闷在心里。善良的妻子弗洛尔马上也跟着坐卧不安了。

端上了咖啡（还有木薯粉饼，天堂的精美食品），特奥多罗博士终于开口了，并且说得嗑嗑巴巴：

“亲爱的，我想跟你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与我们两人的利益有关……”

“快说吧，亲爱的……”

但是，他迟疑了一会儿，像是在斟酌词句。弗洛尔太太暗自纳闷，什么事情如此棘手，让博士这样左右为难呢？她望着惴惴不安的博士，完全把自己的心事——两个丈夫——忘到了脑后。

“什么事呀，特奥多罗？”

他盯着妻子，干咳了一声：

“我希望你完全自愿，认为怎样更好，怎样更适合就怎样决定”

“我的天，究竟是什么事呀？痛痛快快地说清楚，特奥多罗……”

“房子……房子要出卖……”

“什么房子？我们住的这座？”

“对。你知道，我攒下了一笔钱，要买下这所房子，这也是你的愿望。可是，一切都准备停当，马上就能成交……”

“我知道了……药房……”

“出现了一个机会，买下药房的一部分股分，那样我就能掌握多数资本，成为科学药店的店主……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犹豫……”

“你说得对，做得正确。我不是对你说过房子以后再买，不是吗？”

“亲爱的，现在的问题是这房子已经插标待售，价钱低得可怜……”

“待售？我们有优先权……”

“原来有优先权，但现在……”

他详细讲了事情的原委。房主在孔基斯塔买了座庄园，卷进了“印地安牛热”，花大笔大笔的钱购了牛犊。听说过“印地安牛热”是怎么回事吗？很好，在这股热潮里，我们买下这所房子的梦想也就要告吹了……房主要拍卖，价格低得要命。至

于优先权，房主说，弗洛尔太太在这里居住多年，是个非常好的房客，但曾表示放弃购买，自然就失去了优先权。这一点公证处已经记录在案。他不能等特奥多罗博士吞并了药店的全部股分之后再考虑买房的问题，而是要立刻出手。既然房租低到可笑的地步，马杜雷拉夫妇几乎免费居住，他何必还要守着这份不动产不放呢？饲养印地安牛才算得上好生意，那种牛抵抗力强，每公斤肉都是一大笔收入。他一头钻进庄园，把拍卖房产的事委托给他的朋友塞莱斯蒂诺的银行不动产部处理。价格太吸引人了，买主肯定不少。

这一切特奥多罗博士怎么了解得一清二楚？事情非常简单。塞莱斯蒂诺在银行本部说的。他打电话给药剂师："扔下你那些药品，赶快来一趟。"他详细地介绍了情况之后，开门见山地问道：你特奥多罗为什么不设法买下这所房子？这样合算的交易千载难逢，那疯子被"印地安牛热"弄得昏头胀脑，所出的房价几乎等于零，只够买几头牛犊。

"印地安牛热过去以后，特奥多罗先生，很多人要遭殃……我的银行不出一分钱资助这类投机买卖……买下房子吧，亲爱的，用不着争论了。"

葡萄牙血统的银行家说得有理，博士对眼下的买牛风潮也持怀疑态度。可是，不久以前购买药店股票花光了全部积蓄，还向塞莱斯蒂诺的银行借了短期低息贷款，现在到哪儿去找钱呢？

银行家端详着眼前的药剂师：为人忠厚，谨小慎微，不肯伤害任何人。如果没有绝对把握，他不敢在银行交易中冒什么风险——特奥多罗博士从不参加赌博。塞莱斯蒂诺笑了：生活中的事就是这样千奇百怪！性情温和的弗洛尔太太总是那么羞怯，但在烹调上无与伦比，而她的两个丈夫又多么截然相反。现在，当他要主动借款给药剂师时，不由得想到，假若对方是

瓦迪尼奥，那情景又将如何呢？只要能拿到几个米尔雷伊去玩轮盘赌，他那双手就会哆里哆嗦地捏着笔，签署所有铺在他眼前的借据。

“想办法弄一点钱凑足他的要价，其余的我帮你想办法，以到手的房产作抵押，请看……”

说着，银行家拿起铅笔开始计算。要是博士找得到几个康托，就无须对差额操心：他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并有种种优惠。葡萄牙人的主意简直是父亲对儿子的交易：早在弗洛尔太太头一次结婚时塞莱斯蒂诺就认识她，吃过她做的饭菜，对她非常敬重。同样，他也很敬重特奥多罗博士，认为他善良，正真。在谈话中，银行家惟独没有提到瓦迪尼奥，一则是出于对第二个丈夫的尊敬，二则是因为流浪汉已经不在人世。不过，他确实想起了小伙子的面容及其种种坑蒙拐骗的行径。银行家开心地笑了，又把贷款的期限延长了六个月。

“感谢你提供这样的机会，尊敬的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慷慨相助。可是，我手头没有钱，凑不齐所需的款项，也没有地方可借。非常遗憾，因为弗洛尔丽佩德斯很想把房子买下来。不过，实在没有办法……”

“弗洛尔丽佩德斯……”塞莱斯蒂诺自言自语地说，“好荒唐的名字！”

银行家冲着药剂师说：

“特奥多罗·马杜雷拉博士先生，请你告诉我一件事。在家里，你称呼妻子弗洛尔丽佩德斯吗？”

“在私下并不那样称呼。和所有人一样，叫她弗洛尔。”

“还好。”他摆摆手，阻止博士作进一步的解释，银行家的时间太宝贵了，”亲爱的朋友，据我所知，弗洛尔太太——或者弗洛尔丽佩德斯太太，随你怎么叫吧——在银行有一笔可观的储蓄——加上贷款，凑足买房的钱还有节余……”

博士根本不曾想到妻子的存款：

“可是，那笔钱是她的，是她的劳动所得，神圣的钱，我绝不肯动……”

银行家再次把坐在眼前的药剂师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瓦迪尼奥活着的时候跟妻子要钱去赌博，有时候还强行从她手里夺取，据说，还打过她。

“多美好的感情，我的博士，你这个笨蛋……”葡萄牙人从彬彬有礼一下子跳到了粗鲁野蛮，“你是头蠢驴……你说说，弗洛尔太太那笔钱存在银行里有什么用？她想买下自己的房子，你这位绅士却又死要臭狗屎脸面——不错，先生，我说你是臭狗屎——就这样，把绝无仅有的机会放过了。你们没有结为夫妇吗？财产没有合在一处吗？”

特奥多罗博士干咽了口唾沫，把笨蛋、蠢驴和臭狗屎一古脑儿咽进肚子里。博士对这位葡萄牙人非常了解，并且欠着他不少情分。

“我不知道该怎样跟她说……”

“不知道什么？利用在床上的时候说，亲爱的朋友，那是跟妻子商量的最好时机。我每次都是俩人躺在床上以后才和女当家的商量这类事情，每次都获得成功。喂，我给你二十四小时的期限。如果明天这个时候你还不来，那么我就打发人把房子卖掉，谁出的价高卖给谁……好了，我要工作了……”

特奥多罗博士没有等到上床，而是在晚餐桌上，天色微暗的时候，面对着蘸椰子汁的木薯粉饼，把银行家的谈话原原本本地讲给弗洛尔太太听。当然，他有意省略了“笨蛋”之类的脏字。

“就我来说，不愿意让你动银行的储蓄……”

“我用它干什么呢？”

“你的……个人花销。”

"你什么钱也不让我付，特奥多罗，我还有什么个人花销？什么费用都由你承担，连每月给我母亲的生活费也不例外。我稍不同意，你就生气。这么长时间了，总是往小本子上放钱。我只取过两次，每次取一丁点儿，给你买些小东西。这没有用的钱留着干什么？莫非等我死的时候放在棺材里吗？"

"别瞎说，亲爱的……因为我是丈夫，应该由我承担……"

"为我们购买房子，我为什么就没有出一分力量的权利？莫非你不在一切事情上把我当成配偶？难道我只能为你拾掇屋子、保存衣服、做饭、陪你上床睡觉不成？"弗洛尔太太火了，"难道我是女佣人，是妓女？"

面对着突然怒气冲天的妻子，特奥多罗博士手里挑着一块木薯粉饼的餐叉停在空中，心中热浪翻滚，嘴里说不出一句话来。弗洛尔太太压低了声音埋怨说：

"除非你不爱我，看不起我，不想让我帮助你买我们的房子……"

结婚以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也许特奥多罗博士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动过。他冲破了惯常的羞怯，高声喊道：

"你知道我爱你，弗洛尔，你是我的生命。怎么能怀疑呢？你不该不公平。"

妻子的火气还没有消：

"我不是你的女人，你的妻子吗？好，如果明天你不去银行，那么我去和塞莱斯蒂诺先生谈妥买房子的事……"

特奥多罗博士已经站起身来，走到妻子旁边，充满激情地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弗洛尔太太也心潮澎湃，偎依在丈夫宽阔的胸前。后来，他们又挪到沙发上，弗洛太太坐在丈夫的膝头，俩人脸挨着脸，那温情脉脉的劲儿，简直有点行房事的味道。

"你是最正派、最严肃、最漂亮的妻子……"

"不能说最漂亮，我的特奥多罗……"

弗洛尔太太死死盯着丈夫那双善良的、没浸在幸福之中的眼睛：

"不能说最漂亮……不过可以向你担保，啊！当可以担保，我是个正派、严肃的女人。"

说完，她把双唇伸到博士嘴边，怜爱地吻着她的好丈夫：只有他才配得上这脉脉温情，只有他才能享用弗洛尔太太这女人的身体。

黑夜已经溢满了客厅。瓦迪尼奥躲在阴暗处目睹了这动人的场面。他摸了摸额头，转过身子，朝大街走去，看样子不大高兴。

6

就在弗洛尔太太和特奥多罗博士那次谈话之后，各种非常事件接连发生，其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造成一片混乱。

城里边，对奇迹与妖术习以为常的人们也大惊失色，惶惶然不知所措。他们当中有每天上午从东方故土来到本地卡尔莫门的阿斯帕西娅，她具有用唯灵论科学系统预见未来的神力；有著名的巫师若泽特·马尔科斯（善于升腾术并能摆脱宇宙），他与冥冥外界天体的交往广为人知；有卡拉法特胡同奇迹店铺的阿尔坎若·圣·米格尔·德·卡尔瓦略；有朱庇特大学毕业的女博士艾尔·萨卡，她在金泽大街用磁性疗法治百病；有米朗特广场的德博拉赫夫人，她掌握了西藏喇嘛的秘密法术，与活佛进行精神交媾，总是有孕在身，并且能揭示未来，以其特异的想象准确地预见怎样在短期内结成有利可图的婚姻以及哪个号码可以中彩。不用说，还有巴格达王子特奥巴

多，可惜此人的法术早已失灵。

不仅这些能人高手毛骨悚然，就连亲手创造并一直掌管着巴伊亚州奥秘的诸家圣灵也心惊肉跳。他们当中有圣徒之母、圣徒之父、雅洛里沙神、巴巴洛里沙神、巴巴拉奥神、雅克克列神、奥巴神和奥贡神。还有端坐在阿塞·奥帕·阿丰雅神龛里的圣母、居住在阿塞·雅玛塞宫廷里的甘多依斯圣女、居住在百色宫廷里的可敬的阿塞·雅·纳索的妻子一百零三岁的玛西、在阿拉克图轻歌漫舞的奥尔加·德·央桑、埃娃之子内济尼奥、辛帕丽西娅·德·奥舒玛列、已故的普罗科比奥·多列·奥贡雅之女西尼娅·德·奥佐西、若奥济尼奥·多·卡勃克罗·佩德拉·普雷塔、埃米里奥·多·博贡、玛里埃塔·多·坦博、祖米诺·列昂扎罗村的白人和印地安人混血儿内维·布朗科以及卢伊斯·达·穆里索卡。他们之中没有谁能控形势并对它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他们亲眼看到，神灵之间的战争爆发了。在十字路口，在马贡巴教道场上，在巫术仪式里和广漠的天空中，有的施催死的法术，有的念致命的咒语，有的献上见所未见的贡品，有的许下闻所未闻的大愿。战线泾渭分明：一边是来自各个民族的五花八门的神仙，他们咬牙切齿，怒发冲冠；另一边只有魔鬼埃舒扶持着附体的精灵，没有人献给他彩色的衣衫、公鸡和绵羊的鲜血、一只整羊或者安哥拉的贝壳。他以欲望为服装，不灭的热情为饰物。他只希望得到一件贡品：弗洛尔太太甜蜜的笑容。

战争女神央桑善于驱赶鬼魂，指挥死者，对付附体的精灵。她大喝一声，能让水果成熟，令大军溃散。然而，这一次她竟然不能发号施令，因为那个魔鬼埃舒夺下了她的兵刃。天下大乱，黑白颠倒，连时间也居然倒转，夜里出现了中午，日在中天却是凌晨。

雅洛里沙神和巴巴洛里沙神被打翻在地，不想再战；神仙附体的教徒们更该考虑再三，是否退出战火。现在，只有巴巴拉奥神还想鏖战。奥桑家的护院神、阿莫雷拉区的附体神汉头目、占星学家阿索巴·德·奥卢曾再度试图用神叶卷住从爱情的睡梦中醒来的魔鬼埃舒，但是没有成功。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请不要以为卡尔多佐也惊恐万状，他可不是那种轻易惊慌的人，但是也吓了一跳。啊，确实吓了一跳，这是无可掩盖的事实。只要说一声连卡尔多佐也吃了一惊，人们一切都会明白，会意识到事情怪诞到多么怪诞的地步，城里的气氛荒唐到多么荒唐的程度。就是在那些日子里，头脑清醒而又怒气冲天的人们不懂法文却高唱起马赛曲，攻击了外国电力垄断公司的驻地，要求矿业和石油国有化，打得军警抱头鼠窜。这一切都导源于那场混战。

对于这种局势。弗洛尔太太并没有马上察觉。贝朗西·莫拉斯恰恰相反，他以卡拉布里亚血统的人特有的耳聪目明立刻有了预感，在当晚的拉斯吉内牌桌上就指出了这一局势意味着什么，说明了它必将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事与愿违，短短的几天之后贝朗西的信心就彻底崩溃了。他吓得屁滚尿流——是的，这个没有心肝的东西，这个从不知道害怕的家伙，这个卡拉布里亚匪徒，这个芝加哥式的现代江洋大盗，这个所向披靡的赌棍，吓得屁滚尿流了——，打发他的心腹、司机奥雷利奥到刚果主神雅洛里沙的道场去求圣母奥塔维娅，他自己则去找玄学哲学家、占星家卡尔多佐。世界上，只有两个神人能帮助他免遭这飞来的横祸，拯救他的王国与至高无上的尊严。

不错，王国与至高无上的尊严，因为贝朗西·莫拉斯是巴伊亚州最强大的托拉斯的首领，地下赌博王国的国君。在豪华

饭店、塔巴里斯、阿拜沙迪尼奥，他都肆无忌惮地坐庄抽头，玩轮盘赌、法国莱布雷牌、巴卡拉牌和拉斯吉内牌。他的代理人遍布大小赌场，密切注意着赌注的大小，监视赌金收付人和赌场主的行动，并从轮盘赌、二十一点和七点半等纸牌赌中带回丰厚的进益。除三公爵、梅宁吉特、帕拉纳瓜·文图拉的地下赌穴等屈指可数的几个赌场之外，贝朗西贪婪的鹰爪伸进了所有其它赌场（这鹰爪由专用的黑白混血姑娘修剪。蒂布尔西奥律师的老父亲巴雷罗斯是行家里手，让不同的女人生下了三十七个混血姑娘，个个都以修剪指甲为业，人人技艺高强）。

那么，这表面上非法的赌博帝国是怎样维持的呢？只有贝朗西行赌才得到了警察的保护。如果有不识时务者敢于前来竞争，忠于职守的当局就会对那个大胆妄为的捣乱分子依法严惩。

在整个巴伊亚州，无论是军政要员，也无论是主教还是神社首领，没有任何人的权力在他之上。贝朗西、莫拉斯发号施令，为所欲为。

他指挥着一支由赌场主、赌金收付人、税收人员、银行家、借钱入赌者、拉皮条的人、侦探、秘密警察和保镖等组成的大军，统治着由这些臣民构成的最庞大最富有的赌博帝国，成为一个神社的教皇，俯首贴耳的信徒和奴隶数以千计。他略施小惠，养肥了包括警察局长在内的政界、文化界和治安界的头面人物，并且还为慈善事业捐款，资助修建教堂。

在他面前，州长、市长、海陆空三军将领以及头戴冠冕手戴戒指的大主教又算得了什么？普天之下，没有任何力量能吓倒满头银发的意大利人贝朗西·莫拉斯。他脸上总是带着和善的微笑，眼睛闪着近乎凶狠的光芒，嘴边不离象牙烟嘴。他爱

读维吉尔①和但丁的作品，因为除了赌博之外，他还有两大喜好：诗和黑白混血姑娘。

7

黑人阿里戈弗灾祸临头，捉襟见肘。事情是在近一个月前开始的。有一天，他从阁楼上的单身汉卧室出来，刚下楼梯，冷不防踢在一个纸包上。这是有人施了妖术，让他事事倒霉。他打开纸包，里边有一张黄纸，几根黑鸡毛，几片作法用的树叶，两枚铜币和从一条新针织领带上撕下的碎片。这领带碎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是扎伊拉在报复。那没心肝的臭婊子从来不肯吃哑巴亏。

有一天晚上，阿里戈弗在塔巴里斯游艺场打牌，扎伊拉不知好歹，举止过分荒唐。他气急了，不顾阔家少爷的稳重与风度，打了那娘儿们两个耳光。论种族，扎伊拉是个穆斯林，但是信奉当地的卡勃克罗和安哥拉教派，懂得巫术。

是谁为扎伊拉准备的这包咒品，法术如此厉害呢？这个巫师肯定会写字，善于以神叶作祟，并且心地歹毒。这包咒品无符可解，把黑人的命运捆在井底，让他在赌场里像个乞丐似地一输再输。他已经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典当完了：纯银的大戒指、镶着几内亚宝石和象牙的金项练和一块手表。手表是从一艘轮船上的金发海员手里买来的，也许海员是从头等舱里某个百万富翁那儿偷来的。塞特当铺的西班牙人对首饰很懂行，看见那块手表大吃一惊，吹了声口哨，劝阿里戈弗不要典当，他愿意出五百米尔雷伊买下来。

---

① 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

那黑人与埃及人的混血婊子懂得巫术，吸干了他的好运。阿里戈弗忧心忡忡，捉摸着那娘儿们把针织领带剩下的部分放在了什么地方。很可能和他的相片一起绑在哪个魔鬼的脚上了。对，就是贴在身份证上的那张小相片：阿里戈弗张着嘴笑着，露出了一颗金牙。当初，他把它作为爱情的信物送给那没有心肝的臭婊子；现在，脸上插满大头针，扔在神龛里，每天显灵，咒得他的福星熄灭，永远失去光辉。

他曾经用神叶擦澡驱邪，也曾向战神奥贡祈祷。神汉伊亚·莫罗不得不三次更换神叶，因为阿里戈弗晦气太重，神叶一碰到他的身体便立刻枯黄了。

黑人自知晦气缠身，生活艰难。他从餐馆出来，打算到特雷扎·达·热奥格拉菲娅家里走走。那个倒霉的下午，他在泽泽·梅宁吉特赌场输掉了最后几个镍币以后，瓦尔米多罗·林斯请他去吃晚饭。他一口气把午饭、晚饭和夜宵合在一起吃了。

“你饿极了，阿里戈弗？怎么回事？”瓦尔米多罗看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问道。

黑人垂头丧气地回答说：

“不知道往后我还吃不吃饭……”

“病了？”

“倒霉呀，老弟。有人把我的命运拴在了神汉或者卡勃克罗神的脚上，也许是安哥拉奥里沙神。那臭娘儿们会巫术。我要完了，老弟。”

黑人从头到尾讲了他遭到的厄运。以往屡押屡胜的灵感消失了，现在屡押屡败。不论纸牌赌还是轮盘赌都一次接一次地输。赌友们斜眼看他，惟恐他把晦气传到他们身上：

“厄运能传染，老弟……”

他讲得非常详细，连细节也没有遗漏，满心指望颇有钱财

而又性格活泼的年轻伙伴瓦尔米多罗·林斯能帮他摆脱窘境，借给他几个钱晚上再赌。这一招又输了。朋友不肯借钱，还劝他说，逃脱如此晦气的厄运只有一个办法：过一段时期，等咒物失灵、厄运过后再去赌场。如果疯子似地非赌不可，那么会输个精光，连裤衩也得典当出去。他，瓦尔米多罗·林斯，就学会了尊重运气。有一次，一连三个月既没有摸纸牌也没有参加轮盘赌。

阿里戈弗走在智利大街上，越想越觉得朋友说得有理。死心眼是蠢笨的表现，只有疯子才一意孤行。最好还是去看看特雷扎·达·热奥格拉菲娅。这白人娘们最喜欢身强力壮的黑人，那次打扎伊拉耳光也是因为她。在特雷扎家里，紧挨着她躺在床上，啜饮着加柠檬汁的香槟酒，可以把一连串的失败忘到脑后，把浑身的晦气扔到地毯上。不能不承认，这一次黑人阿里戈弗失败了，无路可走，只能狼狈逃窜。瓦尔多米罗老于事故，说得有理。

阿里戈弗转身朝专爱黑人的风流女人特雷扎家走去，但心里并不完全满意。即使注定失败，他也不乐于逃离战斗，那不是他阿里戈弗的习惯。这时候，他想到了另一个瓦尔多米罗：瓦迪尼奥。瓦迪尼奥胆大，能干，在赌博和其他一切事情上都无与伦比。可惜他死了。不然的话，肯定能拉黑人朋友一把。

很多年前的一个晚上，阿里戈弗一连几星期厄运缠身，手头没有一文钱，也无处可借。他刚走进塔巴里斯游艺场就碰见瓦迪尼奥精神抖擞地攥着一把筹码，下了很高的赌注。黑人从他手里要了一个。不料这个筹码带来了好运，几分钟里赢了九十六个康托。这么顺手的事从来没有遇到过。好一个光怪离奇的夜晚！他把五百米尔雷伊的大票子扔到裁缝脸上，一下子订做了六套衣服。疯狂的夜晚！在卡尔拉妓院大吃大喝，热热闹闹地庆贺了一番，他为所有的人付了钱。直到今天，巴伊亚的

赌徒们还记得那个神话般的夜晚。

奇怪，怎么刚想起威风凛凛的瓦迪尼奥，就好像是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他天不怕地不怕的声音？

“我说，开小差的黑人，你把勇气塞到哪儿去了？塞到特雷扎那玩艺儿里边去了吗？谁不敢跟命运较量就不配取胜，这你是知道的。从什么时候你反倒成了瓦尔多米罗·林斯的徒弟？他头一次参加赌博那会儿你不是他的师傅吗？”

瓦迪尼奥的声音很近，听得很真切。阿里戈弗惊呆了，站在智利大街中间一动不动。月亮从海上升起来，把银色的光辉撒满巴伊亚城。

“先把那白女人丢在一边，胆小鬼。你害怕妖术了吧？难道你不是火与光之神尚戈的子孙？去，先把那咒物砸个粉碎，然后再去找特雷扎。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天不怕地不怕的瓦迪尼奥鬼点子多得很，不论交上好运还是摊上厄运，总是满不在乎。阿里戈弗心里暗想，说不定瓦迪尼奥站在月亮上看到了他晦气缠身，失去了金项链、银戒指和连塞特当铺的西班牙人都眼馋的手表呢。

“你的胆子到哪儿去了，黑人？男子汉大丈夫阿里戈弗到哪儿去了？”

小心谨慎的赌友瓦尔多米罗·林斯劝他不要和厄运周旋，赶紧退却，躲到皮肤白嫩、知识丰富的情妇床上：特雷扎能背诵出中国的河流、安第斯山脉中的火山和世界高峰的名称。看到魁梧的黑人阿里戈弗赤条条地躺在身边，她会娇声娇气地欢迎喜马拉雅山和地球之轴同时到来。不害臊的特雷扎！一身晦气，又有特雷扎在家里等待，这样的夜晚，只有疯子才肯回去赌牌。

“去吧，草包黑人，我向你担保……”瓦迪尼奥的声音就在[illegible]

阿里戈弗张惶四顾，已经闻到了他嘴里呼出的气息。鬼使神差，往日的朋友仿佛拉着他的手，把他领上阿拜沙迪尼奥游艺场的台阶。

“我从来不怕鬼魂……”黑人自言自语地说。

特雷扎沉进了加拿大的湖泊、亚马孙河的支流，吃着巧克力在等待他。阿里戈弗口袋里没有一文钱，却走进了阿拜沙迪尼奥游艺场，站在拉斯吉内牌桌前面。

赌金收付人安东尼奥·德迪尼奥正在洗一副六张牌，准备重新开赌。周围的赌客一个个无精打采，看样子庄家正走红运。阿里戈弗找不到一个朋友借上一个筹码或者一笔钱。安东尼奥·德迪尼奥宣布庄家押一百康托，翻出两张牌放在桌上：一张皇后，一张国王。

“押皇后……”阿里戈弗听到瓦迪尼奥的命令。

没有人借钱给你，哪怕五个米尔雷伊也好。旁边有个衣着考究的人，穿一身白西服，手里拿着几个筹码，看样子是赌场的常客，不过很眼生，大概是内地来的。阿里戈弗从领带上取下金光闪闪的领带夹——这是特雷扎送的礼物，塞特当铺的西班牙人褒贬说，那黄色是镀金，闪光的是玻璃，所以拒绝收当。

阿里戈弗拿着领带夹走到穿白西服的富翁跟前：

“尊敬的先生，请借给我一个筹码，随便哪个都行，把这件首饰留给你作抵押。马上还你。我叫阿里戈弗，这儿谁都认识我。”

勋爵模样的人递过一张一百米尔雷伊的筹码：

“收起你的首饰吧，要是能赢就还我。祝你交好运。”

阿里戈弗把筹码押在皇后上，独自一个等着，因为别的赌客个个垂头丧气，没有一个肯冒险。连穿白西服的男人也不肯下注，想看看现说。安东尼奥·德迪尼奥翻出头一张牌：皇

后。阿里戈弗收起了全部筹码。德迪尼奥又重新洗完牌，翻出两张。巧得很，又是皇后和国王。阿里戈弗又把钱押在皇后上。

安东尼奥·德迪尼奥从整副牌里抽出一张，这回更巧了，这头一张仍然是皇后。重新洗牌，又翻出两张摊在桌面上，结果，请注意，又是皇后和国王！这是第三次。阿里戈弗毫不动摇，仍然押在皇后上。穿白衣服的人也跟着押了皇后。安东尼奥·德迪尼奥从整副牌里抽出一张，真令人难以置信，竟然又是皇后！“我的上帝！”一个女人吓得神不守舍。

这女人吓得要死倒也不仅因为一连三次摊出的两张牌都是皇后和国王，而且一连三次抽出的头一张都是皇后。

其实何止三次。一连十二次，抽出两张都是皇后和国王，而抽出的第一张都是阿里戈弗所押的皇后。现在，除穿白衣服的男人以外，又有好几个人学着黑人阿里戈弗的样子，在皇后上押下三个康托——赌客每盘的最高限额。

安东尼奥心惊胆战，脸色像死尸一样惨白。他又开始洗牌。现在，赌场检查员卢卢站在他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牌桌周围，人越聚越多，熙熙攘攘，有些是从巴卡拉牌和轮盘赌那边跑过来看热闹的。

安东尼奥把洗好的牌向赌客们展示一下，然后从当中抽出两张：他的脸更加惨白，两只手颤抖不止。原来，那两张又是皇后和国王！阿里戈弗笑了：厄运已经摆脱，巫咒已经攘除，现在要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牙齿和瓦迪尼奥的指点去寻找机遇了。假如真的有另外一个世界，像有些行家们说的那样，死人们在尘世以外，在天际、在空间游荡，那么瓦迪尼奥也许正站在把银光撒向大海与房舍的月亮之上，看到阿里戈弗以男子汉的气概战胜了妖术，他肯定为勇敢的黑人朋友叫好。

不过，看样子瓦迪尼奥就在这间房子里，就在阿里戈弗身

边，并且还是那么刚愎自用，因为阿里戈弗暗暗盘算之后决定押在国王上的时候（不可能再是皇后，绝对不可能），突然听到朋友愤怒的声音，听口气像是不得违误的命令：

“押在皇后上，你这个婊子养的黑人！”

阿里戈弗的手像是受什么超自然力量的支配，不由自主地把筹码放在了皇后上。

安东尼奥·德迪尼奥咬紧牙关，恐怖地瞪大了眼睛，抽出了第一张牌：皇后！一张骚乱。有人大声欢呼，有人神经质地狂笑。越来越多的人跑来看这咄咄怪事。

赌场经理“大狗”吉尔贝托带着牧羊狗特有的狐疑神态站在卢卢旁边，准备随时揭露骗局（除了公然作弊还能是什么?）。就在他的鼻子底下，同样的怪事再次出现，庄家的一百个康托又落进赌客们的腰包。欢天喜地的皇后总是在头一张牌上出现。“大狗”先生，你所谓的作弊，不管是“公然”还是“私下”，究竟在哪里呢?

安东尼奥·德迪尼奥转过脸望着经理，精神颓丧，等待他的指示，而“大狗”只是疑神疑鬼地看了看对方，一句话也没有说。赌金收付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又重新洗牌，这一次动作格外小心：

“庄家一百康托……”

先翻两张：皇后和国王。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要押在皇后上。这可怕的消息显然已经传遍四方，有人从大街上、从塔巴里斯游艺场赶来了。

“大狗”吉尔贝托一声令下，卢卢如箭离弦，朝电话机奔去。赌场里，同样的咄咄怪事接二连三地重复出现，皇后总是占先。穿白衣服的人高声说：

“我要走了，我的心脏受不了，不然非出事不可。我去赌场混了十多个年头，在伊列乌斯、伊塔布纳、皮拉吉和阿瓜普

列塔，各种各样的捣鬼作弊领教得多了。可是，像今天这样的事从来没有见过。还要说一句：我亲眼看到了，但仍然不肯相信。”

阿里戈弗要还他筹码，请他到特雷扎家里吃顿夜宵，那人断然拒绝：

“上帝保佑！我最怕妖术，而这只能是妖术。那个筹码送给你吧，我赶紧去兑换我手里这些，免得它们突然间飞走了或者消失了。”

卢卢回到赌场不一会儿，来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土生白人。只见他戴着无边的眼镜，表情严肃，态度沉稳。这就是贝朗西·莫拉斯的狗头军师和心腹马克西莫·萨莱斯教授。

接到卢卢的电话，贝朗西·莫拉斯不肯相信如此没头没脑的谎言。可能是卢卢多喝了几杯。在工作时间喝得醉醺醺的，这是不可原谅的过失。贝朗西把头靠在祖尔米拉·西蒙埃斯·法贡德斯那热乎乎的怀里，正享受着甜蜜的时刻，便打发马克西莫·萨莱斯去弄清事实真相。肯定是卢卢贪酒误事，编造出这等荒诞的鬼话来：

“如果他醉了，教授，请不要犹豫，立刻解雇，然后打电话告诉我处理结果……”

狗头军师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没有核查卢卢头脑是否清醒，庄家一百个康托已经落到阿里戈弗手里。

安东尼奥·德迪尼奥一边擦着毫无血色的额头上涔涔的汗水，一边望着眼前的三个人。他有一群儿女要抚养，而别的职业又干不来。唉，我的上帝！三个人都斜睨着他，马克西莫教授从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继续！”马克西莫·萨莱斯身穿蓝色西装，手上戴红宝石戒指，再加上那副无边眼镜，俨然一位潜心于科学研究而熬白了满头卷发的可敬的教授。“教授”的头衔已约定俗成，他受之无愧，连贝朗西也如此称呼，虽然他仅仅

在筹码和纸牌之类的违法专业上功成名就。在这个学科，他确实手段高强，造诣深厚，炉火纯青，堪称泰山北斗。

可怜巴巴的安东尼奥·德迪尼奥重新洗牌，一切又像恶梦似地重复了一遍。正如专爱阅读《思想年鉴》和其他高雅读物的妓女阿梅西娜所说（这漂亮的名字取父母名的字头组成：父名阿梅·德·阿梅利科，母名西娜·德·罗西娜），人们望眼欲穿的世界末日到了。马克西莫·萨莱斯询问了“大狗”和卢卢几句（他闻得出来，卢卢呼出的气也忠心耿耿）丢下接连出现的皇后，朝电话机走去。

这就是贝朗西·莫拉斯搂着祖尔米拉亲自来到赌场的原因。人们让开一条通路，让他就近看看自己的钱是怎样在拉斯吉内牌桌上飞走的。就在他的眼皮底下，一百康托的赌金又输光了。

贝朗西·莫拉斯像个国王似地把安东尼奥·德迪尼奥拨拉到一边，当众亲自动手检查所用的纸牌：十二张国王统统压在牌匣底上！他的三个雇员——一副博士派头的马克西莫、牧羊犬吉尔贝托和赌场检查员卢卢——交换了个会心的目光。安东尼奥·德迪尼奥无咎受过，可怜巴巴。贝朗西·莫拉斯两只蓝眼睛闪着冷酷的凶光，先看了看赌金收付人和三个雇员，接着转向周围的人群，只见这些得益于最荒唐的怪现象的赌徒们个个神经紧张，表情贪婪。首当其冲的是黑人阿里戈弗——照地理学家、喜爱黑人小伙子的特雷扎的说法，他是高入云霄的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之轴。阿里戈弗笑了，脸上大汗淋漓，手里攥着大把筹码。

贝朗西·莫拉斯也冲着身边的祖尔米拉笑了。他亲手另洗了一副牌，以朗诵诗歌的口气宣布：

“庄家，二百康托！”

并不因为他贝朗西·莫拉斯是不可一世的赌场之主，并不

因为他是炙手可热的显赫人物，并不因为他具有这里无须重复的威风，赌场的命运就有所改变。命运再不能称之为命运，早已变成奇迹：首先出现的是皇后与国王，接着头一张又是皇后。贝朗西·莫拉斯再次查看匣子里剩下的纸牌：最末了（“世界末日……”女预言家阿梅西娜又说了一遍）是十二张没有用的国王。

贝朗西·莫拉斯嘟囔了一句什么，“大狗”吉尔贝托大声传达主子的话：

“今天赌博暂停……”

在崇拜者的欢呼声中，在热情好事的妓女们簇拥之下，阿里戈弗离开赌场，兑换了筹码，买来香槟酒，朝特雷扎家走去。那专爱黑人的地理专家、床第功夫精湛的女人正等着他呢。黑人踌躇满志，喜气洋洋。晦气、巫术、没有心肝的穆斯林臭婊子，统统不是他的对手。

贝朗西·莫拉斯没有走，留下来仔细思索。卢卢无可奈何地摆手。“大狗”吉尔贝托感到无法解释，但同意马克西莫·萨莱斯的看法：其中必然有诈，有人做了手脚，并且是肮脏透顶的勾当。安东尼奥·德迪尼奥坠入了皇后的海洋，等待主人的判决。“这一切必须弄个水落石出！”教授庄严宣布。贝朗西·莫拉斯耸耸肩膀：“尽量做吧，调查调查，如果有必要就请警察破案。”他仍然满腹狐疑，卡拉布里亚血统的人对玄妙的天外神机特别敏感。

祖尔米拉·西蒙埃斯·法贡德斯那青铜色的、天鹅绒般的乳房也同样敏感。这位贝朗西·莫拉斯的首席秘书、第一夫人和宠儿突然娇滴滴地笑弯了腰：

“哎呀，我胸脯上有什么东西……亲爱的贝朗西，好痒……哎呀，好奇怪……像是闹鬼了……”

贝朗西·莫拉斯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8

这些天来，夫妇二人精神紧张，身体疲倦，从银行赶到公证处，又从公证处赶到市府各部门，来往奔波，马不停蹄。弗洛尔太太不得不停课到周末，特奥多罗博士则几乎不在药店露面。塞莱斯蒂诺以葡萄牙人惯有的坦率对弗洛尔太太说：

“如果真想买下住宅，就把你那混帐课程丢下几天。否则，只好再见了……”

又有一个买主看中了那所房子。要不是好心的银行家帮忙，他们可能再次丧失成交的机会。现在，一切基本就绪，只差最后签署契约：公证处准备这些文件尚须几天时间。定金已经交给房主，为此动用了弗洛尔太太在银行的储蓄。

在那个周末，弗洛尔太太挽着丈夫的胳膊，靠着他的力量和知识，走遍了半个巴伊亚城。她几乎没有在家里停留过。即便在吃饭和睡觉的有限时间里也得不到休息。怎能休息得了呢？只要她一回来，瓦迪尼奥就躺在她身旁，并且越来越放肆，公然要她失去脸面，公然要和她通奸！

“通奸？”那坏家伙问道，“既然我是你的丈夫，怎么谈得上是通奸？谁见过女人和合法丈夫同床而成为奸夫淫妇的？你难道没有当着法官和神父宣誓服从丈夫吗？亲爱的弗洛尔，谁见过清教徒式的婚姻？荒唐……”

该诅咒的家伙伶牙俐齿，甜言蜜语，能言善辩而且富于逻辑性，知道用什么论据能打动她，并且声音柔和，令人心醉：

“亲爱的，我们结婚不就是要在一起睡觉吗？你说呢？”

弗洛尔太太胳膊上还感觉得到博士的胳膊的重量，她还能闻到博士为到官僚机构履行手续上坡下坎时身上的汗味。瓦迪

尼奥的声音搅得心神不宁——怎能休息得了呢？必须时刻警惕，不能有一秒钟松懈，否则就有被他音乐般声音陶醉的危险，有被他哄骗的危险，有被他的手抚摸的危险，有被他的嘴唇亲吻的危险。弗洛尔太太从沉思中醒来的时候，已经落进他的胳膊之中，不得不用力挣脱出来。没有失身于他，也永远不会失身。

没有失身，至少没有完全失身，因为在这段疲劳不湛的日子里也曾让他做过点什么：小小的、干净清白的抚摸。莫非真的那样小，那样干净清白吗？

比如说，有一天下午，从几个市政机关和公证处回来（特奥多罗到药店去了），弗洛尔太太疲乏不堪，脱掉连衣裙，扒下鞋袜，只穿着紧身裤衩和乳罩躺在铁床上。寂无声响，只有轻风漾进空荡荡的屋里。弗洛尔太太叹了口气。

“累了吧，亲爱的？”原来是瓦迪尼奥躺在她旁边。

他从哪儿来的？藏在了什么地方？为什么弗洛尔太太不曾看见？

“太累了……在一个市政机关找到一份文件要用整整一个下午……我从一没有想到……”

瓦迪尼奥摸了摸她的脸：

“可是，你很高兴，亲爱的……”

“我早就想买一所房子……”

“我一直就想给你买下这所……”

“你？”

“不相信？也难怪……好，现在你该明白了，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把这所房子给你买下来。指望有那么一天，我押在十七号筹码上，赢许多钱，足够买这所房子……事先什么也不告诉你，突然带着办好的手续回来……可惜没有来得及……否则……你不相信吧？”

弗洛尔太太笑了：

“为什么不相信呢？”

瓦迪尼奥的嘴凑到她的脸旁边，弗洛尔太太想从对方人胳膊当中挣脱出来：

“放开我……”

瓦迪尼奥苦苦恳求，弗洛尔太太同意让两个人的头挨在一起，并且把身子偎依在他的胸前。不消说，这一切都十分干净、清白。

“你得发誓不挑逗……”

“我发誓……”

在这甜蜜的时刻，弗洛尔太太感到瓦迪尼奥呼出的热气吹在脖子上，感到那双手在保护着她休息。其中一只摸了摸她的脸，又摸了摸她的头发，驱散了浑身的疲乏。她太累了，很快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夜幕已经降临，特奥多罗博士早就回来了：

“睡着了，亲爱的？你大概累坏，真可怜……不光用了你的积蓄，还让你受这份累……”

“别说傻话，特奥多罗……”她不好意思地扯过被单盖住身子。

卧室里半明不暗，弗洛尔太太寻找瓦迪尼奥，却没有看见他的影子。大概听到博士的脚步声就离开了。“莫非他嫉妒特奥多罗吗？”弗洛尔太太笑着暗自发问。当然，瓦迪尼奥不肯承认，但她总有点怀疑。

特奥多罗博士穿上睡衣，弗洛尔太太也穿上长睡衣，下了床。丈夫拉住她的手说：

“好累人呀，亲爱的！不过，值得。现在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房子。但是，偿还定金以前，在银行补上你在买房中花的全部钱以前，我不会休息。”

药剂师的手搂着弗洛尔太太的腰，两个人几乎拥抱着从卧室来到客厅，诺尔玛太太正在那里等着向他们打听买房子的新消息。

“好像两只小鸽子……”看到他俩亲亲热热的样子，女邻居说。听到这句话，博士立刻难为情地离开了妻子。

第二天上午，诺尔玛太太又来商量做衣服的事。她指着弗洛尔太太的脖子，笑嘻嘻地说：

“你和你丈夫好热乎呀，都出洋相啦……”

“喂？什么？”

“以为我昨天没看见？你和博士从卧室出来，搂得紧紧的，神魂颠倒……”

“你说我和特奥多罗？”弗洛尔太太吓了一跳。

“还能是谁？你疯了？博士那严肃劲儿慢慢开始改了……而且在吃饭以前，嗯？晚饭以后两人又接着干那美事儿了吧？说来也是，买了房子，应当庆祝……”

“你瞎说什么呀，诺尔玛……后来什么事没做……”

“哎呀，我的圣女！别睁着眼睛说瞎话了！你脖上有那么多用嘴嘬的印儿，一个比一个漂亮，还说没做什么事……没想到博士是个吸血虫呢……”

弗洛尔太太摸摸脖子，跑回卧室在穿衣镜前照了照：脖子的一边尽是发紫的红印。真丢人！

啊！瓦迪尼奥说话不算数。他更加疯狂，越发一意孤行了……当时发觉了他用嘴唇挨着脖颈，也埋怨了几句。可是，瓦迪尼奥反问说，碰碰脖子，只是用嘴蹭蹭肉皮，连接吻也算不上，有什么不好？就这样，弗洛尔太太睡着了。好一个胡做非为的瓦迪尼奥！

她离开镜子，穿上一件能遮住那些印儿的高领汗衫。要是博士看见脖子上有别的男人嘴唇留下的红印该怎么说呢？他是

绝对干不出这种淫荡的事儿来的。回到客厅，弗洛尔太太说：

“诺尔玛，亲爱的，看在上帝面上，别拿这件事取笑特奥多罗……你知道，他[illegible]……太[illegible]经……”

“当然我不会跟博士开玩笑。不过，弗洛尔，他慢慢变得不那么严肃了，这你该承认……原来他倒是挺正经，我的圣女，现在放开手脚了……甚至有点像瓦迪尼奥，只差当着邻居们的面干那类事了……”

弗洛尔太太听到有人笑了一声。幸好诺尔玛太太没有发觉。那坏家伙在空中出现了。最滑稽的是，他穿着吉萨太太从美国带给博士的那件印着裸体女人的汗衫。汗衫只遮住胸膊，身本的其他部分依然全部露在外面，显得更加不成体统。

9

“这有什么不好，宝贝？有什么关系？让我把手放在这儿嘛，既没有摸你，又没有撕下你的一块肉，就停在这儿，有什么关系？”瓦迪尼奥把手放在她圆圆的臀部，规规矩矩，一动不动，可是，刚刚得到对方的默许，那只手就按捺不住，在她的臀部和大腿之间抚摸起来——就这样，广漠的领土一块一块地被占领了。

瓦迪尼奥用他的手，用嘴里呼出的热气，用嘴唇，用温存的话语，用目光，用微笑，用种种奇妙的手段，还夹杂着呻吟与嗔怒，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弗洛尔太太自以为攻不破的城堡，摧毁了一道道尊严与贞洁筑成的铜墙铁壁，并且锲而不舍，步步紧逼，渐逐缩短了战线，战场越来越狭小。

每次交火，瓦迪尼奥都能占领新的阵地，拿下新的碉堡，有的靠强攻，有的靠智取——那双手骁勇善战，那嘴唇里能款

款说出千万条承诺，当然没有一条能够兑现："就吻一下，亲爱的，只一下……"弗洛尔太太全军溃败，丢失了前胸，放弃了乳房，臀部被夺取，大腿被攻克。现在，这一切都成了瓦迪尼奥的领地，他可以任意驰骋，随心所欲的抚摸、亲吻。等弗洛尔太太明白过来，为时已晚，她的贞洁和博士的荣誉已经退到最后一个尚完好无损的据点，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整个战场不知不觉丧失殆尽。

弗洛尔太太本打算就脖子上紫色的印记提出交涉，说他的做法荒唐得令人吃惊；本打算不许他再有任何亲昵的举动。可是，瓦迪尼奥搂住她，低声细语地解释，并且嘲笑她的羞涩与正经，接着又伏下头舔她的耳朵。弗洛尔太太打了个冷战。

必须立即彻底中止这种荒谬的关系，它已经远不是弗洛尔太太当初所想象的温柔的尊重、清白的友谊和纯洁的情感。这位贞洁的妻子意识到面临的巨大危险，内心充满了恐惧，决心结束这难堪的局面。谁见过一个女人同时有两个丈夫的呢？

那坏东西突然出现，把弗洛尔太太搂在怀里的时候，她正坐在沙发上思考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怎样巧妙地驾驭两个人之间的争论，才能不得罪瓦迪尼奥，不伤他的心。弗洛尔太太还在揣摸如何开口，瓦迪尼奥已经把手伸到她的裙子下面，想要攻击的正是她最后一个尚完好无损的据点——这座保险柜里藏着她女人的贞洁和博士的荣誉。

"瓦迪尼奥！"

"亲爱的，脱光了让我看看……我想念你那玩艺儿，都快想死了……它原来是我的……"

弗洛尔太太勃然大怒，猛地站起身来。刚才那几句话说得过分露骨、粗鲁，瓦迪尼奥本人也很懊悔。也许没有料到弗洛尔太太反应如此强烈，还以为她已经完全被征服了呢。

"把手拿开，不要再碰我……如何还想见我，还想谈谈，

必须离得远远的，像两个一般的熟人一样……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是个正派女人，我和丈夫过得非常幸福……”

瓦迪尼奥嘻皮笑脸地说：

“你丈夫，这个傻子，这个呆子……白长了那么高的个子……那阳萎的家伙会干那种事吗？”

“特奥多罗不像你这样无知，不像你这样混帐。他是个非常有知识的人……”

“非常有知识……或许在配药水上有点能耐——要论干床上的好事儿，他该是世上最笨的东西了……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个骟马……”

弗洛尔太太死死盯着瓦迪尼奥。瓦迪尼奥从来没有看到她这样愤怒过：

“听着！你错了，完全错了！在性功能上，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他？我满意得很……我不知道还有哪个男人比他更好，他一切都好，干那种事也很好……你还比不上他的一根毫毛呢。”

“嗬！”瓦迪尼奥嗓子里发出一声表示不以为然的俗里俗气的声响。

“别来打搅我，我再也不需要你，一点也不需要……永远不要再碰我……”

决心已定，再不让他有什么亲昵的表示，再不让他拥抱，再不允许他那所谓“干净、纯洁”的亲吻，再不答应他以“谈得更好”为借口躺在身边。弗洛尔太太是个正派的女人，严肃的妻子。

“既然你那么满意，为什么还要叫我呢？”

“我已经说过，不是为了干那种事……现在我后悔了，不该叫你……”

事后，剩下弗洛尔太太孤身一人。她扪心自问，态度是不是过分粗暴，口气是不是过分强硬。瓦迪尼奥低着头，难为情

地溜出门去。那一天，弗洛尔太太再没有看见他。假如傍晚他回来的话，弗洛尔太太本来会好言好语地向他解释解释。瓦迪尼奥莽撞、脸皮厚，不过有时候也会作出意想不到的反应。或许他明白了弗洛尔太太的顾虑，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局限于体面和尊严的范围之内。

以往，每天下午弗洛尔太太做完日常事情之后，洗个澡，施上香水和扑粉，总是躺在床上歇息几分钟。这时候，瓦迪尼奥就躺在她的身旁谈天说地（瓦迪尼奥一边说，一边把她搂到胸前，逐步攻城夺寨，同时摧毁她的决心和毅力）。每逢她要拒绝，瓦迪尼奥便谈起他来自何方，那里情况怎样，以分散其注意力。这样，弗洛尔太太充满了好奇，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再也无力制止对方。

“从上边看，瓦迪尼奥，地球是什么样子？”

“一片蓝色，我的宝贝。”

那只善于勾引女人的手要么从腹部往下摸，要么往上伸向她的乳房。弗洛尔太太还想究根问底：

“上帝呢，长得什么样子？”

“上帝是个胖子。”

“把手拿开，又说话不算数了……”

瓦迪尼奥笑了。他的手捂着弗洛尔太太丰满的乳房，伸着双唇凑近她的嘴。谁知道他说的是实话还是胡编乱造呢？嘴里呼出的气息灼热烫人，像辣椒一样，又像是温柔的和风，大海的怒涛。唉呀，瓦迪尼奥，骗子，不要脸……竟这样一步一步地征服了她，只剩下最后一个据点，最后一点贞洁。

这一天却白白地等待了，他没有来。弗洛尔太太在床上翻来复去，焦虑不安。莫非他自尊心受到伤害，生了气，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莫非他真的永远不再回来？

想到这里，弗洛尔太太打了个冷战。没有他在，没有他的

疯狂举动，没有他令人开心的挑逗，往后可怎样重新生活下去呢？

然而，要想保持名声，继续做个正派女人，只能让他离开。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不即不离，死路一条。走这一步，心如刀绞，但无可奈何。必须一刀两断。如果瓦迪尼奥还在，她没有任何体面或品德的力量能与这不可救药的家伙抗衡。弗洛尔太太心里明白：所谓"谈话"不就是互相温存的借口吗？不就是两人之间那可怕而又柔情蜜意的争执的托辞吗？

谁抵御得了瓦迪尼奥的甜言蜜语呢？他不是已经说服了弗洛尔太太，弗洛尔太太不得已经相信了他的话吗？只要不"完全"占有弗洛尔太太，那么这一切就是不妨事的玩笑、表兄表妹之间的嬉戏，谈不到什么丧失体面或者丢人现眼。这样，弗洛尔太太的尊严就完好无损，博士那高贵的额头上就长不出犄角。

瓦迪尼奥用当年在红河区和阿尔沃斜地恋爱时同样的催眠曲和小调再一次麻痹了她的警觉。那时候，在伊塔波昂海滩边上，她被哄得心醉神迷。等睁开眼睛，瓦迪尼奥早已破坏了她处女的贞洁，吞噬了她姑娘的品节。

现在，旧景重现，瓦迪尼奥要进入她最后的港口、她最隐秘的码头，稍有不慎，一时不能控制心中的热望，瓦迪尼奥就会乘虚而入，不仅破坏她女人的贞操，同时也败坏一个丈夫的名声，葬送一个妻子的廉耻。

妻子堪称楷模，丈夫不愧为好丈夫们的典范。要是可怜的丈夫意外地发现头上长出了犄角，那就太有失公证了。而瓦迪尼奥正用他的双手、用亲吻的嘴唇、用男性的狂热煽起弗洛尔太太的贪欲和罪孽之火，撒下不公正的犄角的种子。

是啊，只有一个办法，唯一正确的办法：瓦迪尼奥返回原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妻子的贞洁，保证药剂师的头上不长出

犄角。当然，弗洛尔太太将会遭受痛苦，肝胆俱裂。然而，别的出路何在？她会心平气和地向瓦迪尼奥解释这样做的理由："请原谅，亲爱的，这种局面再也不可能继续下去，我受不了。是我叫你来的，对不起。一切过错都在我身上。再见吧，让我安静安静……"

是安静还是绝望？不管怎样，至少是个贞洁、正派、忠于丈夫的女人。

瓦迪尼奥没有出现。傍晚，没有见他来到卧室；晚饭时，没有见他来到客厅。往常，他总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来出种种洋相，要么穿上那件印着裸体女人的汗衫又蹦又跳，要么站在博士的椅子后面，伸出手指在他头上比划着长出犄角的样子。这时候，弗洛尔太太不得不咬紧嘴唇，以免笑出声或者露出恼怒的神情。多么不要脸的瓦迪尼奥！

其实，博士头上并没有犄角，因为她没有失身，珍藏着真正贞操的堡垒没有被攻破，仍然完好无损（其他部位都是胡扯，瓦迪尼奥对她这样说过，亲身经历过这类事情的诸君也都明白）。

一直等到睡觉的时候，他还没有来。肯定是瓦迪尼奥受了委屈，真的走了。他生性傲慢，脾气倔强，敢于昂首挺胸接受最艰苦的考验。谁知道呢，也许他一去不复返了。唉呀，上帝，连告别的话也没有说上一声。

10

瓦迪尼奥是在星期三上午消失的。整整一天，弗洛尔太太坐卧不宁。见不到他，心烦意乱；是不是又重新失去了他？提心吊胆。同时，又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她知道，只有他

一走了之，永不复返，才能拯救她幸福的家庭。

前面，我们一再提到，每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循规蹈矩的博士照例给妻子以荣耀，同时也享用妻子的肉体，欢快地履行对配偶的义务——这倒是个惬意的差使。星期六来两遍（请勿忘记），进行方式一成不变。快感不排出尊重，这快感严严实实地盖上了一层廉耻与高洁（也盖上了被单）。

打从瓦迪尼奥回来，搅得结婚周年之夜阴差阳错之后，弗洛尔太太和特奥多罗博士的房事又恢复了正常。弗洛尔太太谦恭而又温柔地满足丈夫，也从丈夫身上得到了完全的满足。星期六的两次都是如此。

最近，弗洛尔太太在和杰出的药剂师交欢当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情奔放，温柔超过了谦恭，连博士也感到她情欲旺盛得不止一次不顾分寸，兴奋地喘着粗气，呻吟不止。面对爱情与满足的明证，博士心花怒放。随着时间的推移，妻子的爱情日渐深厚，他爱妻子也爱得更甚，如果还能更甚的话。

有一次，他们打破了严格的日程，例外欢快了一番。事情发生在两人在塞莱斯蒂诺的银行和马尔巴克的公证处办完买房子的一切手续的那天晚上。博士高高兴兴地进行了这次庆祝活动。他认为，出于这种原因打破夫妻夜生活的严格规律是合情合理的。

那天下午，当博士搂着弗洛尔太太的腰，妻子把头偎在他肩上，双双走出卧室，发现诺尔玛太太脸上那狡黠的笑容的时候，他也感到弗洛尔太太身上发出的爱情之火弥散在空中，在向他召唤，让他动心移性。他觉得，为了庆祝这个日子，百年不遇地放肆一下算不上什么过错，也不至于有损夫妻双方的健康与品德（当然，不可常此以往，形成习惯）。

要说房子成交影响了弗洛尔太太，使她挑逗丈夫，并得到他的同意，两人进行了那次例外的交欢，那么对这一点她本人

并没有察觉。她浑身的烈火不是由银行的手续、定金、收据和房契点燃起来的。不错，购买房屋把她和博士更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她对博士的情感更加深厚。但是，促使她要求进行一次例外交欢的欲火却是瓦迪尼奥用亲切的抚摸、热烈的亲吻、肆无忌惮的举动和留在她脖子上的紫色印记点燃的。现在，博士披着被单趴到她身上。她闭上眼睛，却没有看到那只大鸟，看到的反而是瓦迪尼奥占有了她，让她喘着粗气，呻吟不止。真是荒诞不经。

她不想再为这尴尬的处境多费脑筋，让她心烦意乱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至于博士，他准备庄严宣布，从今以后，每十五天进行一次额外交欢。

和瓦迪尼奥争吵的那天晚上，弗洛尔太太感到心潮起伏，神志恍惚，非常需要安定一下紧张的神经。瓦迪尼奥走了，也许永远不再回来。夹在两个丈夫中间，两个人都有权要求她给予爱情，而她不知道如何是好。更为难堪的是有时候张冠李戴，把他们相互混淆。现在，纷乱的日子结束了。谁知道呢，她还能回到瓦迪尼奥出现以前那种只有星期三和星期六身上才燃起欲火的单调乏味的平静生活吗？

就在那个星期三的晚上，弗洛尔太太用被单捂住瓦迪尼奥的亲吻在她脖子上留下的印记，把怕他永远离去的担心紧紧锁在心里，在床上迎接了她的丈夫特奥多罗，开始了谨慎小心而又甜蜜的交欢程式。博士披着床单，像一把大雨伞似地刚刚把她遮住，弗洛尔太太耳边就响起了瓦迪尼奥的笑声。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看到他来了，平平稳稳地站在床头上，弗洛尔太太先是一阵欢喜，心上的石头落了地：他没有永远离去。但是，看到他那淫荡的笑脸，看到他那玩世不恭的脸上流露出的虚假的怜悯表情，弗洛尔太太的欢喜一下子变成了恼恨。

原来，那坏东西为了看得更清楚，正掀起床单的一角取乐呢。弗洛尔太太胸中响起了瓦迪尼奥那淫荡、挖苦的嗤笑声：

“这就是你所说的交欢？这就是那位无所不能的博士、玩妓女的大师、交媾大王吗？就是这个蠢猪吗，宝贝？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没滋味的东西……我要是你的话，就不让他干这号事，而是要一瓶药水，能治咳嗽，还很有喝头……因为他种干法，宝贝，太糟糕了，我从来没有见过……”

她本想回敬一句“我喜欢、非常喜欢”，但没有说出口。博士的程式将近结束，她被瓦迪尼奥笑得茫茫然不知所措，羞愧难当（欲火也难当）。

11

弗洛尔太太愁肠百结，周章失措，声誉和幸福的家庭都危在旦夕，濒于毁灭。那么，贝朗西·莫拉斯景况如何呢？他的帝国像是经受着一次地震或者一场革命，正在土崩瓦解。

打从有赌博以来，打从开天辟地之始，这样的怪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当然，吉星高照或者背运晦气在赌场上也时有发生；某个赌客走上红运把庄家的赌注赢个净光也并非绝无可能。但这类情况毕竟颇为罕见，范围也极其有限。除此之外，还有人作弊。不过作弊，特别是一再作弊，总会很快被人察觉。在这个风雨飘摇的世界上，没有比赌场主的收入和利润更为可靠的了：他们从很多人手里赢钱，输给屈指可数的几个，所以这些大亨们个个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比开赌场更赚钱的职业只有出任共和国总统。

不料，纸牌赌和轮盘赌突然发难，造了贝朗西·莫拉斯的反。随后发生的事情荒谬绝伦、难以置信、无法解释，只有亲

眼看到才能相信，或者说亲眼看到了也无法相信。那个伊朗乌斯人目睹阿里戈弗在皇后上一赢再赢，大声说："我看到了，但不肯相信。"现在，不知多少人又发出同样的感叹。

就赌博而言，马克西莫·萨莱斯见多识广，阅历丰富。有一次某个人在轮盘赌上全部押中，当场因心脏病发作毙命。还有一次一个输家吞下毒药，自杀身亡。两个人死得都不光彩。他脚踏实地，善于思考，头脑冷静。青年时代，他在阿雷格里港卖过跑马场彩票，在马瑙斯当过地下妓院经理，在里约热内卢作过赌金收付人，在马塞约为庄家充任过帮手，在淘金场曾以打牌为主，也曾在累西腓招摇撞骗。总之，对五花八门的捣鬼手段他都了如指掌。

"我说教授，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调查的结果如何？具体说说，怎么样？"这是贝朗西的声音，眼睛里充满恐惧。

毫无具体结果，马克西莫·萨莱斯只能任他处置。已经仔细检查了全部纸牌、牌匣和牌桌，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警察请来了，在马克西莫指导下，一位以精明干练著称的侦探长和几名侦探审问了赌场的全部雇员，不论其职位高低、年龄大小以及和主人的关系亲疏程度，就连与贝朗西同吃一个人的奶水长大的普罗帕拉托也不曾幸免。只有祖尔米拉一个人没有遭受这场劫难。这倒不是因为她有多么高的身价，教授为她开脱说：

"你们会了解，这娘们是自己人。"

在马克西莫看来，只有一个集团——组织最严密的匪帮之一——能够做出如此异乎寻常的手脚。而且必定是个国际集团。当地作弊者，包括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投机家，都不具备这样广大的神通。只有欧洲或者美国的、蒙特卡洛[1]或者拉

[1] 蒙特卡洛：摩纳哥城市，世界著名的大赌场所在地。

斯韦加斯[1]的那些身手不凡的专家们才干得出这种伟业：一连两个晚上，在塔巴里斯游艺场的同一张牌桌上，赌客们每盘必赢，庄家没有赢过一次。阿纳克雷翁那老家伙捞了一大笔钱。马克西莫和大家——确实有一大群人——一起亲眼看着这个幸运儿把钱赚到了手。幸运儿？他认为，阿纳克雷翁只不过是匪徒们的帮凶。

现在，替赌场主人作庄的是当地甚至整个巴西北部最好的庄家多明戈斯·普罗帕拉托。此人非等闲之悲，而是贝朗西·莫拉斯的同乡和吃同一个人的奶水长大的朋友和兄弟。他们两人出生在同一个村庄，生日只差几天，多明戈斯的母亲奶水足，喂养了未来的百万富翁。普罗帕拉托和贝朗西是刎颈之交，用不着怀疑。比他本领高强的只有阿纳克雷翁，所以，最大的嫌疑犯自然就是阿纳克雷翁了。

他从哪里弄来的赌本呢？为什么屡赌屡赢？谁都知道老家伙穷困潦倒，不得不到赖蒙多·皮塔·利马咖啡馆靠推销彩票为生。

“况且，”马克西莫掰着指头计算，“老家伙胆子大，有经验，贝朗西·莫拉斯在巴伊亚建立起他的帝国以前，阿纳克雷翁早已是赌博圈里赫有名的人物了。当时，赌博业非法存在，经常受到缉查和敲诈。要论在轮盘赌以及巴卡拉、二十一点和七点半等纸牌赌中作弊，有谁比他手疾眼快、资格更老、干的时间更长呢？他可称得上是赌界鼻祖。”

多少年来，赌博界风云变幻，沉浮莫测，只有阿纳克雷翁那老家伙依然故我。当然，他的道路坎坷不平，命运也时好时坏，但除了赌博之外，从来不曾干过别的行当。

他一手扶持起来的小伙子们，例如泽基托·米拉贝奥、格

---

[1] 拉斯韦加斯：美国内华达州最南端城市，以赌城著称。

雷罗、内尼托·卡斯特罗、埃德加德·库尔韦洛，甚至吉奥万尼·吉马朗埃斯，都已改邪归正、成了受人尊敬的正经人。他最早的赌伴之一比滕科尔特很快成了称职的工程师，担任了城市供水处主任的职务。晋升之后，工程师不忘旧情，马上推荐阿纳克雷翁填补一个空缺，以保障他的晚年生活有所依靠。阿纳克雷翁非常感动，搂着比滕科尔特哭了一场，但始终没有去签署合同：

“我只能赌博，别的差事不干了……”

一些人（幸亏为数甚少）爬上了高位或者和有钱的女人结了婚，再也不敢提起年轻时候放荡的生活。还有一些人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了人世，阿纳克雷翁常常想起他们的名字和业绩：外号叫“儒”的小伙子性格活泼，是玩笑王子，恶作剧能手；英俊的印度人和黑人混血儿迪尔瓦多·米兰当很有钱，总是衣冠楚楚；和蔼可亲的胖子罗西酷爱桑巴舞和香槟酒简直到了发疯的地步。有一回他喝得酩酊大醉，竟然当着太太们的面在豪华饭店的大厅里撒了一泡尿。要不是阿纳克雷翁抽出刀来气势汹汹地掩护他们出大厅，非被众人打个鼻青脸肿不可。还有瓦迪尼奥，他最要好的朋友，多么疯狂，多么有趣，最忠诚，最耿直。

对，最忠诚，最耿直！虽然已经入土三年之久，还不忍心看到阿纳克雷翁威风扫地，处境悲惨，沦落到在咖啡馆里推销彩票的地步。瓦迪尼奥在他的梦中出现了——与其说是梦景倒不如说是现实，因为阿纳克雷翁草草吃了顿午饭以后还没有睡着，至多是打了个盹，——劝他当天和第二天务必到塔巴里斯游艺场去，并且整夜都在多明戈斯·普罗帕拉托的赌桌上，把赌注押在客家上，绝不押庄家。记住，一定押在客家，永远不押庄家。到哪儿找钱呢？背着赖蒙多，从他的收款台上借一点。咖啡馆老板心眼好，不会在乎几个米尔雷伊。第二天上

午，等阿纳克雷翁腰缠万贯，从推销彩票的可怜虫摇身一变成了彩票买主，再把那几个钱连同利息一古脑儿还到赖蒙多咖啡馆的收款台上。

阿纳克雷翁是赌场老手，经验丰富，懂得好的预感价值无穷，况且这次是他的忠实朋友瓦迪尼奥提供的。傍晚时分和赖蒙多结帐的时候，他做了点手脚，剩下了几个零钱，善良的咖啡馆老板一句话也没有说。

至于随后发生的事情，各位已经知道，这里无须多说：巴卡拉牌桌前赌客们如醉如痴；一连两夜同样的牌不停地重复出现；在漫长的赌博生涯中，多明卡斯·普罗帕拉托破天荒头一次举止失措；马克西莫·萨莱斯目瞪口呆，飞跑着去找贝朗西·莫拉斯。全城上下疑神疑鬼，议论纷纷。

阿纳克雷翁本人一生充满了违法冒险的光辉记录，但是自己如此走运、庄家如此晦气也从来不曾经历过。对眼前发生的桩桩怪事他无意争论：瓦迪尼奥的预感必定灵验，绝不会落空，争论也是徒然。阿纳克雷翁目光远大，相信命运，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对他来说，在赌场上，任何不可能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贝朗西·莫拉斯刚走进赌场，就发现多明戈斯·普罗帕拉托那双茫然的眼睛里充满恐惧。他二话不说，站到吃同一个人奶长大的朋友身旁。朋友立刻凑到他身边，丧魂落魄地咕哝说：

“贝朗西，我们倒霉了！混帐上帝！”这句话听起来像是死刑判决书。

普罗帕拉托身不由己，鬼使神差，翻开第一张牌：又是皇后！

12

在阿纳克雷翁之后，轮到了米兰当。贝朗西·莫拉斯嘴里不停地嘟嘟囔囔："我让人家给坑了！倒霉了！"

那一代年轻人当中，只有米兰当本性难改，依然过着放荡的生活，在赌博的激情当中消磨着一个又一个的夜晚。

一个星期天上午，米兰当正侍奉笼子里的鸟儿，突然间听见瓦迪尼奥对他说话，声音非常清晰：当天晚上，到豪华饭店玩轮盘赌，押十七号。

在米兰当的朋友当中，没有瓦迪尼奥更知己的了。他们俩形影不离，亲如手足。瓦迪尼奥的名字一直挂在他嘴边，刻在他脑子里。既然再也找不到同样的朋友，怎能忘记了瓦迪尼奥呢？

那天的情况有些异样，仿佛瓦迪尼奥就站在身边，和他一起吹口哨，引逗笼子里的库里奥鸟和金丝鸟呖呖啼鸣。

米兰当应邀到黑人姑娘安德雷扎家里去吃烩杂碎。路上，瓦迪尼奥的声音一直不停地在他的耳边回响。坐到铺着雪白桌布的餐桌旁边，看着热气腾腾的带辣味的菜肴，他仍然听到那声音劝他押在十七号上。十七号是瓦迪尼奥生前走运的号码，米兰当从来没有在它上面赢过。

在这三年当中，为了纪念死去的朋友，米兰当曾几度冒险把有限的赌本押在十七号上，每次都是输。现在，既然瓦迪尼奥劝他，他一定要再押一次。为朋友输钱，值得。

偏偏那个星期天口袋里没有一文钱。在安德雷扎的客人当中——木匠瓦尔德马尔、工资拖欠未发的农业处职员祖卡、石匠鲁菲诺和工匠帕斯蒂尼亚——，也许只有罗巴托·菲略能借

给他点钱。听到瓦迪尼奥的名字，罗巴托举起啤酒杯，学着诗人戈多弗雷多的口气称颂了一番。但是提到借钱，他两手空空，身无分文。

米兰当酒足饭饱，喜气洋洋（没有比星期天吃一顿可口的烩杂碎更让人喜气洋洋的了），顺着大街挨门挨户借钱，但却一无所获。假若能弄到足够的钱，他一定要在十七号上输掉一些。他的好运在三号，三十二号也不错，押在十七号上非输不可，不过他还是决心要押，就算是在瓦迪尼奥的坟前献了一束鲜花吧。

星期天，人们都去看足球或者看电影了，街上杳无一人，到哪儿去弄钱呢？两三个有钱的朋友不肯解囊。鼠目寸光的家伙们。

走投无路的时候，米兰当想起了弗洛尔太太。为了赌博的事，从来没有求过她。有几次孩子们生了病，还有一次为了修理屋顶，他曾向她伸手借过钱，因为房东是个吝啬鬼，一个不通情理的家伙：

“屋里漏雨了？滴到孩子们身上了？依我看，米兰当先生，不论什么时候下雨，不管滴到谁身上，甚至房倒屋塌，关我什么事？那房子还算得上是我的吗？亲爱的朋友，看样子更像大老爷您的私产呢。六年多来，我没有见过你交的房租钱是什么颜色……”

要是碰上特奥多罗博士怎么办？弗洛尔太太重新结婚以后，米兰当只看过她一次。他不想在药剂师前露面，药剂师也肯定不喜欢见到他，因为他和瓦迪尼奥太相像了，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个人是另一个的照片一样。倒也不是两人相貌相同——一个满头金发，一个黑白混血儿——而是在“德”上相似，或者如有些人喜欢说的那样，在“缺德”上相似。

那天下午，米兰当一筹莫展，要么去打扰弗洛尔太太，要

么不去赌场。

"你看谁来了……"吉萨太太对弗洛尔尔太太说。两个人正在马路边坐在椅子上聊天。

"我的天，他让米兰当看见了……"弗洛尔大吃一惊，因为走在米兰当旁边的是她的亡夫，仍然嘻皮笑脸，一丝不挂（连显眼的印着裸体女人的汗衫也没有穿）。

噢，米兰当看不到他，还好。问候过弗洛尔太太和吉萨太太之后，米兰当打听博士身体如何。

"他健康得很，到医药公会开会去了……"

"我原来不知道你在这儿……"这是瓦迪尼奥的声音，只有弗洛尔太太听到了，但没有搭理他。

吉萨太太又说了几句话，就借口还有英语作业要改，离开了。米兰当坐到空下来的椅子上：

"大嫂，对不起，我是来麻烦你的，可是实在缺钱用……"

"家里有人病了，大哥？"

他险些杜撰个理由，说哪个儿子发烧，需要看病，吃药。可是，用了大嫂的钱，怎能还让她跟着着急呢？

"不，大嫂，谁也没有病……是为赌……"

"还好，大哥。"

突然，米兰当一时心血来潮，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

"……是他的声音，大嫂，一点儿不错。他让我去赌，说今天务必要去。这样，我不能不……"

弗洛尔太太分明看见瓦迪尼奥坐在窗台的围栏上挤眉弄眼地朝她调情呢。她虽然佯装没有看见，但两只眼睛却不由自主地偷偷瞥着小伙子那赤条条的身体，又白又光滑的皮肤，金黄色的汗毛，触目的刀痕和伸出来等待亲吻的嘴。

"需要多少，大哥？"

“有一点就行……”

弗洛尔太太去取钱，瓦迪尼奥紧紧跟随，一进屋就搂住她吻了一下。可怜的弗洛尔太太，米兰当在门口等着，连喊也不能喊。不过，这一吻一下子摧毁了她的防线。

“唉呀，瓦迪尼奥……”她呻吟着，失去了理智，忘记了羞耻，主动把嘴唇伸了过去。

瓦迪尼奥一边往床上抱她，一边扒她的衣服。要不是听到米兰当来到院子里的脚步声，她也许就在此时失去已婚女人和正经妻子的尊严。在最后一刻，她清醒过来，紧紧夹住双腿，躲开亲吻，从瓦迪尼奥身子下面挣脱出来：

“你疯了……米兰当大哥就在这儿……”

“在外边……”

“在客厅……放开我！太没羞了！”

她用手指草草把头发梳理一下，整整衣衫。米兰当在客厅里等着呢。她把手里揉得皱皱巴巴、被汗水濡湿的钱递过去。

“谢谢，大嫂，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才好。如果今天不能赢钱，就再也不会赢了。肯定能赢，好像大哥跟我在一起，给我好运气。”

走到大门口，米兰当笑着透露了他的打算：

“他想让我押十七号，我非押三号和三十二号不可。我可不是疯子。有一次，大嫂，我一连四次在三十二号押了个满贯，真让人高兴死了。”

“傻瓜！”

“听见了吗，大嫂？听见他说话了吗？是他的声音，对吧？你说……”

弗洛尔太太浑身瘫软，心跳加快，嘴里发干，喃喃地说：

“别在意；大哥，有时候，他也来跟我……”

米兰当没有听明白她的话。何止她的话，这一天发生的一

切都糊里糊涂，无法解释，让人摸不着头脑。就连夜色也不等绛紫色的晚霞出现就提前降临，整个天空一片蔚蓝。米兰当的手表指向开赌的时刻，他不敢怠慢，不能错过一局。

“再见，大嫂，明天我来还钱……”

“不用还，大哥，要是赢了，就给孩子们买点糖吃，算是我……”

她稍稍停了一下，低声说：

“算是我和你大哥送给孩子们的……”

瓦迪尼奥的亲吻像这蓝色的夜里刮来的一阵清风，轻轻滑过她的面颊。

“再见吧，亲爱的……晚上我再来，把你从床上叫醒……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

13

星期天晚上，大厅里人挤得满满的。乐队奏起狐步舞曲，一对对男女步入舞池。米兰当认出了阿根廷人贝尔纳博和南希太太。他在柜台上把弗洛尔太太的一百米尔雷伊统统兑换成筹码，从中先取出两个面额最小的装进口袋里：“这两个是给瓦迪尼奥的十七号的，过一会儿再说。”然后把其余的分为完全相等的两组：一半押三号，一半押三十号。

来到轮盘赌桌前，米兰当朝他的老熟人、外号叫“母牛手”的赌金收付人洛伦索微微一笑，然后以神枪手的技艺扔出了两个筹码，一个投向三号，另一个投向三十二号。不料这两个各自在空或转了个弯，汇合在一起，落到了十七号上，恰恰在这时候，洛伦索宣布开赌。

不用说，十七号押中。要不是午夜刚过贝朗西·莫拉斯就

借口轮盘的底盘出了毛病而命令中断赌局的话，肯定一直落在十七号上，局局如此，永不变更。

14

在祖尔米拉的房间，躺在这黑白混血女人的怀里，偎依着她得天独厚的丰满的乳房，贝朗西正在听马克西莫·萨莱斯教授的汇报：轮盘的桌面和底盘全都拆开了，每个零件都经过严格检查，不曾发现一点儿毛病，也没有任何有人捣鬼的迹象。

"我早就知道了……白费气力……"可怜的国王呻吟着说。

这位一城之主、权力在州长之上的伟人来到这个鲜为人知的所在，为的是躲个清静，摆脱讨厌的世人打扰。他的办公室门外("贝朗西·莫拉斯，企业家")，求见者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各式各样的人物，五花八门的代表团，个个都带着表格、信件、问题，人人都打算捞上一把。一句话，来找他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为了要钱。

要钱修建教堂，购置大钟，为医院和慈善事业募捐，还有资助迁往北方和南方的学生。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们贪得无厌，每个人都需要一笔钱拯救祖国、基督精神和使文明免遭无神论的荼毒。文学家们则讨论创办杂志，出版图书："先生是文化、文学、艺术和诗歌的朋友，是麦塞纳斯[1]再生。"（贝朗西恨不得骂一句："什么他妈的麦塞纳斯，你们这群婊子养的！"但他不说出口，而是根据乞求者的情况——年青的天才或者上了岁数的十四行诗作者——，扔给他们二十或者五十米尔雷伊）。改

[1] 麦塞纳斯：古罗马奥古斯都大帝的朋友，曾利用各种关系保护过许多文学艺术家。

革家、伦理学家、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神秘论者们也不甘落后，他们人人都是斗士，反对沉痾陋习，反对无政府状态，反对共产主义危险，反对性爱自由，反对无视葡萄牙语语法的错误作法（把自复人称代词放在句子的开头），反对在海滩上穿袒胸露体的针织游泳衣（一切都袒露在外，包括身体最隐秘的部位）。还有，以安东尼奥·希内莉尼亚一家为主的“母亲反对酗酒、卖淫和赌博协会”；以科斯梅·法西亚少校为首的扫盲运动团；圣热纳罗崇拜者协会和卡布拉风流混血女人狂欢俱乐部。前来求乞的还有各种疾病的患者，从麻疯病到癌症，从腹股沟腺炎到脚气，从口腔溃疡到血吸虫病。瞎子、瘸子等残疾人不计其数。疯子们更是结队前来。还有一些人，不找任何借口，干脆说是来要钱，看那心安理得的神气好像这样做是天经地义。

在祖尔米拉的房间，偎在她的怀里，贝朗西能躲避这一切骚乱。现在，这个避难所更为需要。只有在这里，才无须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才能懒洋洋地听助手们胡说八道。

马克西莫·萨莱斯没有认输。他提出一个简单而又大胆的计划：为什么不利用轮盘已经拆开的机会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怎么办？好说……把底盘安装得倾斜一些，让小球落不进十七号！自有轮盘赌以来人们就耍这种把戏。毫无疑问，要冒点风险，当然也不够正派。可是，不如此怎能取得证据呢？

马克西莫依然坚持原来的看法：贝朗西以为是残酷的命运之手作祟的所谓怪诞现象只不过是骇人听闻的舞弊，其罪魁祸首是一个外国集团，他们与检查员、赌金收付人，与阿里戈弗、阿纳克雷翁和米兰当狼狈为奸！

“什么集团，什么外国！反正我是被坑了，被骗了！”在贝朗西·莫拉斯看来，听马克西莫·萨莱斯东拉西扯纯粹是浪费时间。既不是有人作弊，也不是什么外国集团，事情要糟糕得

多：敌人借用了天外超自然的神奇力量置他于死地。

贝朗西一生的道路并不平坦。他播下了深重的怨恨，播下了不共戴天的冤仇。必要的时候，他不惜施展毒辣的手段，身后留下切齿的咒骂和信誓旦旦的复仇决心。现在，他陷入巫师神汉的重重包围之中，四面楚歌。

贝朗西是个强悍的对手，不畏好汉，不怕争斗，偏偏一见闪电就吓得要死，一听到雷声就躲进被窝。这个江洋大盗，出生在技术飞速发展的本世纪，头脑却仍然停留在充满迷信、愚昧的卡拉布里亚小农社会。

“我遭人诅咒了，被人毁了！”

“好吧。”马克西莫·萨莱斯是个不受宗教观念束缚、敢于怀疑一切的自由思想家，只担心有人捣鬼却不相信鬼神显灵，对各种现象都能设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好吧，让我们来弄个水落石出。把赌盘倾斜安装，真相立刻大白。这样做不应该，有失体面，你不愿意，我不想干，这我心里也明白。不过，这不得已而为之的极端手段难道比他们对付先生你的办法更卑鄙吗？假如把赌盘倾斜之后仍然落在十七号上——先生知道得很清楚，绝不可能——，我就同意你的看法：确实有魔鬼作怪。那时候，我们只好请马贡巴教巫师了。”

贝朗西·莫拉斯耸耸肩膀：如果只是为了取得证据，仅仅为了取得证据，那就随马克西莫的便吧。但是，在轮盘上做手脚的必须十分小心谨慎。

“请放心，我亲自动手干。”

“只今天晚上……”

“好，只今天晚上。”

马克西莫摩拳擦掌，去执行这项微妙的任务。贝朗西·莫拉斯以为，一切都无济于事。劫数已到，他的财富和命运活该落入比马克西莫和警察能力更加高强的人的手中。要说有人能

揭开谜底，此人就是卡尔多佐。这位超凡脱俗、具有神授能力的哲学家不愧为宇宙空间的一盏明灯，能望穿寥廓的天体，明察尘世之外，能追溯远古洪荒，漫游未来世界，因为他同时生活在昨天、今天与明天，共同生活在在光彩夺目的峰巅和不见天日的深渊。

祖尔米拉也深信不疑：必定有巫师兴妖作怪。贝朗西头痛的事情太多了，祖尔米拉不想增加他的烦恼，所以有件事没有对他讲：头一天夜里在豪华饭店游艺场中断赌博的时候，和前一次一样，有个看不见的东西抚摸她的乳房，挠得她奇痒难忍。这还不够——太可怕了，我的上帝！——，竟然钻到她的裙子下边，在屁股上抓了几把：

“你看，贝朗西……你看看……”

说着，她撩起长睡衣，在油光锃亮的青铜色屁股上，有几道瓦迪尼奥手指抓的紫印——巫师作祟的铁证。

“不测事件！”卡拉布里亚人色厉内荏，钻进茫茫不可测的奥妙之中，以掩饰六神无主的窘态。

15

荒唐可笑，肆无忌惮！瓦迪尼奥一向如此，几年不见，依然故我：

“晚上我再来，把你从床上叫醒。等着我……”

他把弗洛尔太太看成了水性杨花的末等妓女，在睡熟了的丈夫跟前干那种伤风败俗的勾当。铁床上，特奥多罗博士大梦沉沉，那张高雅的脸恬静舒展，呼吸匀称，鼾声一起一伏，节奏分明，像是在吹他的巴松管。

弗洛尔太太望着丈夫的脸，一阵柔情涌上心头：再好的男

人、更完美的丈夫无处寻觅。他精力弃沛，品格高洁，一尘不染。弗洛尔太太决定和瓦迪尼奥一刀两断，彻底结束这不即不离、难以忍受不符合她的身份和名誉的关系。

最好在客厅里去等，反正也睡不着。客厅里还更保险，免得在品格高尚的另一个丈夫睡觉的卧室里被瓦迪尼奥搂在怀里。弗洛尔太太惟恐突然间变成感情的奴隶，躯体受欲望控制不能自持而被降伏。现在，她已经身不由己，只要瓦迪尼奥一露面她的力量就踪影全无。瓦迪尼奥一来到身边，她就感到一阵晕眩，她的贞操就成了勾引者手中的玩物。她再不是自己躯体的主人。物质我行我素，不再听从精神的指挥，而是任凭瓦迪尼奥欲望的摆布。

还不曾失身，这倒也是实情，但是也许因为最近几天瓦迪尼奥没有出现，又沉缅于赌博，又到外边过他的放荡生活去了。

那天晚上，他说得那么言简意赅，斩钉截铁："等着我，一定要等着我。我来把你从床上叫醒。"根本没有把弗洛尔太太放在心上，亲口说要来，却留在了赌博上。也许到妓院鬼混去了。弗洛尔太太在客厅里踱来踱去，打开窗户朝街上张望，一分钟一分钟地熬着时光。

他信誓旦旦，口口声声说爱她爱得发狂，原来都是欺人之谈。弗洛尔太太孤孤单单地等待着，他却不肯牺牲一盘。或许他还会来，等赌完最后一盘以后会来。

可是，赌博已经结束了。弗洛尔太太知道赌场的起止时间，对那里的一切了若指掌。很多年前她就这样等待瓦迪尼奥回家。他到哪儿去了呢？是什么欢乐的聚会把他拖住了？他亲口说过要和弗洛尔太太会面，究竟被谁取代了呢？瓦迪尼奥呀，你为什么这样滥用我的感情？你答应要来，我不顾自己的脸面等着你，你为什么又不来呢？脸面、声誉、幸福家庭、尊

贵的丈夫，这一切算得了什么？重要的是要见到你。既然你不来，为什么还说要来，煽起我的欲火呢？

第二天上午的烹调课上，弗洛尔太太精神恍惚，心不在焉，险些把豪萨式米饭的作法讲错。客厅里，传来祖尔米拉·西蒙埃斯·法贡德斯的声音，她正兴致勃勃地高声说着：

“姑娘们，真是巫术，我害怕极了……你们不记得那一天上课的时候有人摸我的乳房吗？这不，又来了……”

女学员们大吃一惊：

“什么？怎么回事？快说说……”

“昨天晚上，我在豪华饭店……”

“豪华饭店每次夜间聚会都有你……”

“那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我早就想找一份这样的差使……”

“说呀，祖尔米拉……”

“昨天晚上我和老板到豪华饭店去了，轮盘赌上出了件怪事，一直是十七号押中……”

弗洛尔太太静静地听着，若有所思。

“正在乱哄哄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又来摸我的乳房，后来……”她压低了声音，“后来在我屁股上抓了一把……”

“看不见的东西抓你？我才不信呢……”一位臀部干瘪、又不懂巫术的太太表示怀疑。

“不信？抓的血印还在。”

祖尔米拉不肯承认撒了谎，撩起裙子，亮出她那连臀部丰满的女友们也羡慕不已的屁股。虽然褪了点色，瓦迪尼奥手指抓的血印还在。弗洛尔太太一声不吭，走了出去。

弗洛尔太太等了整整一天，心里不免悲凉。瓦迪尼奥没有来。第二天夜里又没有来。所有的热情都是一派谎言，爱她爱

得发狂的呓语都是逢场作戏，骗人的鬼话。弗洛尔太太等着他，彻底不眠，那无情无义的东西却在赌场恣意享乐，钻到祖尔米拉裙子下边抓她的尼股。瓦迪尼奥口是心非，不要脸，朝三暮四，没有心肝。弗洛尔太太不再左右为难，不再感到羞耻，同时也失去了情欲，只是有点悲伤。

16

在胜利的时刻，马克西莫·萨莱斯教授并不趾高气扬，反而非常谦逊，把他的成绩归功于颠扑不破的格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好一个虚怀若谷之士，名符其实的宽厚长者！

再也不要来扯什么另一个世界的精灵和巫术之类的鬼话。稍稍把赌盘一倾斜，所谓巫术便全然失灵。现在，只待发现作案者，发现集团的头目，跟他们算帐了。被解除了嫌疑的"母牛手"洛伦索把球扔进赌盘：头一天只中十七号，今夜却一次也没有。

贝朗西·莫拉斯紧皱的眉头舒展开了。除了鬼神妖孽之外，他什么都不怕。那究竟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呢？为什么竟破不了轮盘上小小的手脚？马克西莫已经揭开了作弊的神奇的假面具，贝朗西必将用有影响的长臂抓住作案者，让他连同利息一起偿还落入别人之手的金钱，为他的大胆妄为、肆无忌惮付出代价，尤其是要为贝朗西提心吊胆的时光、为他把心中的怯懦和恐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付出代价。祖尔米拉和多明戈斯·普罗帕拉托又跟所有的人重归于好；贝朗西频频向赌客们微笑：没有比他此时此刻的笑容更和蔼可亲的了。

这时候；已经离开赌场，喝得醉醺醺的米兰当正睡在卡尔拉那布置华丽，摆满玫瑰花的卧室里。头一天晚上，贝朗西·

莫拉斯发现局面显然不可收拾，宣布中止赌博的时候，在场的人当中不止“母牛手”洛伦索和多明戈斯·普罗帕拉托两个人摆脱了谜一般的恶梦，米兰当更感到如释重负——这事情太古怪、太离奇了。

轮盘赌一再出现十七号的时候，米兰当又喜又惊。喜的是吉星高照，惊的是这魔鬼般的好运无边无际，无尽无休。那天夜里，宝库决开堤坝，整个赌场的筹码都流到米兰当的手里。莫非这运气真的属于他米兰当吗？

非常奇怪，非常可疑。打从喂鸟的那天早上起，吃烩杂碎的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瓦迪尼奥的声音都响在耳边。看望弗洛尔太太的时候，听到了奇怪的谈话、寓意难明的句子和死去的朋友的骂声，似乎除了米兰当和弗洛尔大嫂以外，瓦迪尼奥也参加了谈话。后来就是筹码魔术般地飞舞：明明投向三号和三十二号，却偏偏落到十七号上。中间有一次，米兰当出于固执，也出于试一试的好奇心，想把一大把筹码押到他喜欢的两个号码上。不料，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有的筹码都自行飞起，统统落到了十七号上。唉呀，米兰当究竟是个什么人？是赌客还是命运的嘲弄者呢？

他腰缠万贯，神气十足，而心里却隐隐作痛，离开豪华饭店，来到卡尔拉妓院，庆贺像今天这样的壮举，这里是最合适的场所；烦恼郁悒的时候，这里又是温暖的家。他把大笔钱托付给胖胖的意大利女人（当然，嘱咐这个品德高尚、办事细心的太太，庆祝活动要办得排场，不要怕花钱）。他只担心喝醉以后女人们的过分亲昵和数不清的朋友们突然的过分关心，因为今天夜里他打算舍命痛饮，在醉乡里忘记不解之谜，忘记梦幻般的奇遇。

胖太太卡尔拉安排的庆祝酒宴从白天开始，耐力最大的几位——比如文学家罗巴托·菲略和奥雷奥·孔特雷拉斯（他总

是在西服前襟插一朵花），还有新闻记者若奥·巴蒂斯塔——一直呆到第二天中午，吃了顿妙不可言的费诺阿达，喝了香槟和绿酒。马拉松式的庆祝酒宴之后，米兰当才醉倒了，让姑娘们用担架像抬死尸似地抬走。他们殷勤地给他脱下衣服，在澡盆里洗了个温水澡，撒上香水，涂上扑粉，然后放到卧室的棕榈床上——这间卧室花团锦簇，摆满玫瑰，专供尊贵的客人享用。

米兰当和几位较敏感的客人，比如前面提到过的阿梅西娜——父亲叫阿梅·德·阿梅利科，母亲叫西娜·德·罗西娜，——都发觉气氛异样，有种说不出来的力量左右着庆祝酒宴。否则，胖女人卡尔拉表演的优美绝伦的"七面纱舞"怎样解释呢？

马克西莫·萨莱斯是个怀疑一切的现实主义者、自由思想家，但那天下午来到赌场，在唯一的助手、贝朗西的同奶母兄弟多明戈斯·普罗帕拉托帮助下，以艺术家一样娴熟的技巧认真完成让赌盘倾斜的艰难任务时，也分明感到有人在窥视他。有时候，这种奇异的感觉十分强烈，以至他几度停止工作，东张西望，在赌场里搜寻那个隐身人

半夜时分，赌场里正热闹非凡，米兰当因为过分疲倦，又不胜酒力，却睡得香甜。这时候，他又听到了前一天的声音。刚开始声音模糊含混，但马上清晰起来。分明是瓦迪尼奥命令他立即返回轮盘赌桌前：去豪华饭店，快！押十七号。押十七号，只押十七号，快去！

米兰当睁开眼睛，发现屋里黑咕隆咚，只有他和那个声音在。他吓得要死，蜷缩在被单里，用枕头堵上耳朵，不想再听下去。在头一天的酒宴上，阿纳克雷翁曾经问过他："你也听见瓦迪尼奥在耳边嘀咕了？像他那样的朋友找不到第二个，死了以后还不忘记我们。"

米兰当不想听下去，但仍然听得见，听得清清楚楚。大事不好，他中了邪，鬼魂附了体，必须尽早到坎东布莱圣母教堂去祈祷，给诸神贡献一只公鸡，也许献一头公羊更合适。

那声音又在枕头上响起来，传到他的耳朵里，并且口气强硬，几乎是威胁。米兰当无路可走，只得厚着脸皮大声呼救，整个妓院顿时乱作一团。善良的卡尔拉不得不连声道着对不起，撇开动作迟缓但兴致正浓的大法官阁下，跑去照看惊恐万状的客人，把他搂在怀里，藏在两个大乳房中间。米兰当以过世的母亲的在天之灵发誓，以儿女们的幸福发誓，他再也不去赌场，一生一世再也不去。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人的力量或者超人的力量）能让他重新摸一摸筹码。

17

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吉奥万尼·吉马朗埃斯已经睡了两个多小时。自从结婚以后，他就习惯于早睡早起。照妻子的说法，为了保养身体，为了在事业上取得成就，这新的习惯非常必要，大有裨益，值得欢迎。特别是对一个先前生活放荡，损失了无数个夜晚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正是此人——有名的新闻记者吉奥万尼·吉马朗埃斯——在很短的时间里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人们所说，一日不见，须刮目相看。与有能力、有恒心、不容忍丈夫胡作非为的女人结缘好处无穷，这就是证据。吉奥万尼依然那样乐乐哈哈，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依然夸夸其谈，谎话连篇，对城里的生活——政治、经济、奸情等等——都了如指掌。表面看来，他和过去一模一样。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那个无可救药的浪荡公子、夜间东游西逛的家伙、赌场的常客不见

了。吉奥万尼的变化让许多人惊愕不已。

当初，吉奥万尼挥霍无度的消息传到乌兰迪庄园，父母非常焦急，打发他的表兄，一位有严循旧制名声的管家前往巴伊亚了解儿子的情况。管家住进了皮埃达德区吉奥万尼的单身房间。为了很好地完成这微妙的使命，形影不离地陪着他度过了一个星期难忘的时光。回到庄园以后，用一个词概括了少爷的所做所为："不可救药！"

至少表面看来是这样：吉奥万尼把工资和其他进益全部都花在赌场上，并且白天和黑夜颠倒，只是领薪水时才在报社露面。他债台高筑，同情可疑的思想，纵然有记者的威信、出众的才华和讨人喜欢的性情，又能成得了什么气候呢？

表兄返回庄园，回到家里。他认为，要吉奥万尼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纯属痴心妄想：除非不谙人事的低能儿才肯放弃那些漂亮姐儿们，尤其是"扎扎"妓院那个人称"甜妞儿"、名叫儒昆迪娜的姑娘，简直是妓院最漂亮的摆设。管家对嚎啕大哭的庄园主夫妇说：

"死了这份心吧……他是个疯子……再也不会改邪归正了。"

谁承想，他改了邪，归了正。恰恰在被人们认为成了不可雕的朽木的时候，他和一个姑娘相爱了，两个月以后结了婚。当时有人为新娘惋惜："吉奥万尼这家伙是个疯子，可怜的姑娘会诅咒结婚的这个日子。"

他们这样说是因为不了解那位姑娘，被她文静得有点腼腆的外表所迷惑。结婚以后六个月，因循旧制的管家又从内地来到州府，不得不摇头慨叹："吉奥万尼真可怜！"他慌忙朝"扎扎"妓院跑去，或许"甜妞儿"还不曾另找新客，同意跟他到乡下见识见识农村风光。

吉奥万尼变成了另一个人。在赌场或者任何别的寻欢作乐

的场所再也见不到他的踪影。每两个月才用十托斯坦买张彩票碰碰运气，决不肯多花一文。漂亮女人嘛，只在影院的银幕上看。这样，他成了个受人尊敬的先生，无可挑剔的职员，人人羡慕的家长，常常一手挽着妻子，一手拉着女儿卢德米拉，三个人步调谐调地走在街上。那么动人的场面！

后来，他头上开始谢顶，思想日趋保守，举止行动更像一家之尊，并且雄心勃勃地要买地，买牲畜。看到了吧，他已经改弦更张，成了个关心社会、关心家庭、关心庄园的男子汉大丈夫了。

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他已经睡了两个多小时。他从床上爬起来，懵懵懂懂地拿着话筒：谁打来的呢？

“是吉奥万尼吗？”对方问。

“是我，你是谁？”

“我是瓦迪尼奥，吉奥万尼。快来豪华饭店赌场，押十七号。不要害怕，押十七号，一定能赢，我担保。赶快！快！……”

“马上就去。”

他尽量不出声响，很快穿好衣服。幸好，妻子没有醒，用不着浪费时间作解释。走得太匆忙，忘了带上钥匙、证件和钱包。正好一辆出租车在路口经过，他钻了进去，到了豪华饭店门口该付车资的时候，才发觉没有拿钱包：

“我把钱包忘了……”

“没关系，博士先生……以后我到报社去收……”吉奥万尼认出来了，司机是每天早上在车站等客的西加诺。

他认出了司机，却没有认出自己：吉奥万尼·吉马朗埃斯。凌晨一点，站在豪华饭店赌场门口，他要干什么勾当？一个电话把他从梦中惊醒，是瓦迪尼奥劝他去赌，押十七号。唉呀，瓦迪尼奥好几年以前就死了，当时他，吉奥万尼，还没有

结婚。是在作梦，肯定是一场梦，使他产生了错觉。

可是，幻觉也好，恶梦也罢，既然来到这里，坏事已经酿成——夜里偷偷离开家，后果定难避免，——只好孤注一掷，碰碰运气了。吉奥万尼呼吸着夜里自由的空气，上赌场台阶的时候感到自己俨然是个威武的英雄。

虽然时间已晚，赌场里，特别是轮盘赌桌前面，还很热闹。吉奥万尼的出现受到热情的欢迎：

"祝你好运气……"

"怎么，出了奇迹了？"

新闻记者走到贝朗西身边，以商量的口气说：

"我可以借点钱吗？来得匆忙，忘了拿钱包和支票……"

"多少都行……到收款台随便拿……"

"够试一次的就行……我梦见十七号……"

"十七号？"

马克西莫·萨莱斯脸上笑开了花，而贝朗西·莫拉斯却预感到大祸临头。吉奥万尼填好借据，拿到筹码，取出两个放到十七号上。

"今天十七号一次也没有中。"有人咕哝了一句。

"开赌……"这是"母牛手"洛伦索的声音。

小球在倾斜的赌盘上转动，不可能落到十七号上。马克西莫·萨莱斯面部安详，活像个圣像，贝朗西·莫拉斯表情紧张。

"糟糕，十七号！""母牛手"伦洛索大声宣布说。

18

星期六下午，细雨霏霏，令人怅然若失。独自一人，形影

相吊，更是凄楚难禁。弗洛尔太太坐不稳，立不安。

特奥多罗博士披上橡皮雨皮，打上雨伞，带着巴松管，到文塞斯劳家排练去了。弗洛尔太太向他表示歉意，说偏头痛，没有兴致去谈论时装模特、招待会和他人的生活。其实，她也不想去听那单调乏味的排练，这句话当然没有说出口，反而说，阿热诺尔·戈麦斯为女友吉萨太太创作的华尔兹舞曲《密西西比河月光下的叹息》悠扬动听，她非常喜欢，不能再去听一次，实在遗憾。

刚才，吉萨太太来请弗洛尔太太到阿马拉利纳电台附近的空场上去看卡波埃拉拳术表演：多事的美国佬有出不完的新点子。浑身没有力气，打不起精神，连博士的排练都免了，怎能去看拳术表演呢？伊维斯博士和埃米娜太太星期六必定去看文艺演出，并且总是在同一个电影院。这次他们又来邀请，弗洛尔太太用同样的理由回绝了。诺尔玛太太也想约她出动：

“来跟我们一块儿打牌吧，打牌不妨碍谈天。”

“谢谢，亲爱的诺尔玛。如果身体好的话，我早就陪特奥多罗博士去排练了。我让他独自一个人走了……”

诺尔玛太太附和说：

“他朝有轨电车站走的时候，我看见了。瞧他那垂头丧气的样子，倒像是去送葬。你这个丈夫呀，弗洛尔，太喜欢你了。”

没有陪他去排练，这太不公平了：丈夫给她那么多的爱情和关心，对她的要求又那么少。而另一个……那个坏东西她连想都不愿意想。为什么人的心如此自相矛盾呢？为什么她情愿独自一人留在家里？这究竟是为什么？特奥多罗最大的乐趣就是当着弗洛尔太太的面排练巴松管，听到她的鼓励。而她偏偏留在家里，没有去。这莫不是在等着另一个来吗？他赌了整整一夜，难道不肯来看弗洛尔太太一眼？

啊，说不定是想告诉他实情，打发他离开这里，和他一刀两断。真的吗？想告诉他这个实情还是另一个实情："来吧，瓦迪尼奥，来占有我吧，我等得无法忍受了。"实情有两个，告诉他哪一个呢？唉呀，在这场精神与物质的鏖战中，她只不过是个疯狂的可怜虫。

旁边院子里传来马里尔达的声音。她在唱一首情歌。年轻的电台新歌星几乎是那位师范学校学生的未婚妻了。之所以还没有正式求婚是因为拥有大片可可园而又偏见颇深的小伙子要求姑娘离开电台，只为他一个人歌唱。马里尔达好不容易才来到麦克风前，让优美的歌声响彻全城。为什么要向未婚夫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呢？她来找弗洛尔太太，相信她能拿个主意。可是，弗洛尔太太正心烦意乱，自己也失去了主心骨，更无法替别人分忧。她不再是个完整、协调、统一的人，而是一分为二：一半是正派的妻子，一半是卑劣的荡妇；一边是一尘不染的精神，一边是欲望如火的物质。天上地下，水火不容。

特奥多罗博士冒雨走了，用雨衣遮着巴松管。对他来说，世界上只有两件神圣的事：弗洛尔太太和音乐。必要的话，为了妻子，为了吹奏巴松管，他情愿牺牲药店，牺牲财富，牺牲科学论文，牺牲社会地位。正派的男子汉，丈夫们的楷模。

另外一个，则是个泼皮，无赖，如此而已。想再次辱没她，而为了得到她又不作任何牺牲，连离开放荡生活一分钟也不肯。头一次也是这样，没有付出一星半点，给予弗洛尔太太的仅仅是他放荡之余的空闲时间。"等着我，我去一下，马上回来。"可是总也不肯回来，诡计多端、花言巧语的魔鬼王子。

马里尔达跪在弗洛尔太太脚下：

"亲爱的弗洛尔，告诉我，该怎么办？唱歌是我的生命，可是妈妈说我的生命是结婚，成家，是找个丈夫，生儿育女，其他的都是姑娘家的胡思乱想。你说呢，亲爱的弗洛尔？"

弗洛尔太太能说什么呢？是说“滚开，该死的东西，我是个有脸面的女人，让我跟丈夫幸福地生活下去”，还是说“搂住我吧，攻进我最后的据点吧，你的亲吻比任何幸福都更珍贵”？究竟说什么好呢？为什么每个人都一分为二呢？为什么总得被两种爱情撕扯呢？为什么人的心中同时有两种互相矛盾、截然相反的感情呢？

“你必须在两者中间选择一项：事业还是婚姻。”

“为什么非选择不可呢？为什么不能既结婚又继续唱歌呢？我爱他，也爱唱歌。既然两样都喜欢，为什么要选择呢？告诉我，为什么？”

为什么呢，弗洛尔太太？窗户敞开着，外边传来马里尔达恋人的声音。姑娘抬起头，露出那张娇媚的脸，飞快地朝门外跑去。弗洛尔太太目送着姑娘：瓦迪尼奥就是那股清风，正掀动姑娘长长的头发，抚摸她的腿呢。

“瓦迪尼奥！不许对马里尔达胡闹！”

他笑嘻嘻地蹲在弗洛尔太太脚下马里尔达刚刚呆过的地方，搂住她的腿，把头靠在她的膝盖上。

“别打搅我……”弗洛尔太太口气里带着怨恨。

“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宝贝？怎么总是怒气冲冲的？”

不要脸的东西装得倒挺象，还问为什么，仿佛他没有亲口说过：“我马上来，一定等着我。”一连几夜没有合眼，一连几个难熬的白天焦急地等待着。弗洛尔太太得到的那混帐东西唯一的消息是他在祖尔米拉屁股上抓的血印子。先生，你竟然还来问我为什么！

“可是，你对我说不想见我，让我走，不是吗？于是我就出去玩玩，逗一逗贝朗西。真有意思，我差一点笑死……”

“逗贝朗西还是逗他的女秘书？”

“你吃醋了，我的黑姑娘？我早就想到了：我几天不露

面，你一定会祈求上帝让我回来。你想跟我交欢都想疯了，按捺不住了……"

"谁对你说的？胡扯！我是个正经女人，把手拿开。"

瓦迪尼奥的双唇滚烫滚烫的，紧挨着她的嘴；瓦迪尼奥的手滚烫滚烫的，摸着她最后的据点。雨还下个不停，她浑身越来越瘫软，仅余的一点抵抗力量也土崩瓦解。就在嘴上自称是个正派女人，不受勾引的时候，却把嘴伸给了瓦迪尼奥，顾不上埋怨他几天不来，顾不上责怪他挑逗得祖尔米拉叹息不止。弗洛尔太太头晕目眩，没有力量阻止瓦迪尼奥向他贞洁的最后堡垒进逼。啊！要是有个人可以求救也好！瓦迪尼奥很着急，是跑着来的，还要赶回赌场："到床上干吧，宝贝。"她站起身来，被瓦迪尼奥紧紧搂着，不再抵抗。脸面和丈夫算得了什么？"随你的便，亲爱的，哪儿都行。"

"可以进去吗，大嫂？"

原来是迪奥妮济娅·德·奥舒西。她一边进门一边说：

"你怎么啦，大嫂？脸色那么苍白……"

弗洛尔太太奇迹般地获救了。她又坐下来，小声说：

"是上帝差你来的，迪奥妮济娅大嫂。只有你能帮助我。坐在这儿，紧挨着我。"

"出了什么事，大嫂？你全身发抖……"

弗洛尔太太抓住迪奥妮济娅的手——她是狩猎神奥舒西的替身：

"大嫂，快找人帮助我摆脱瓦迪尼奥，把他赶走，别让他老是纠缠我——已经纠缠我好长时间了。我已经不再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意志完全垮了。"

"你说的是我死去的大哥吗？"

"让他回到坟墓里去吧，否则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我简直说不出口……他每时每刻都想让我跟他干那种事，刚才你来

的时候他正缠着我。我一时糊涂，险些依了他……要不是你来，他非把我……”

迪奥妮济娅用手捂着嘴才没有喊叫起来：

“唉呀，大嫂，快！必须赶紧想个办法才行。我现在就去找神巫迪迪，幸好我知道他在哪里主持神事。这种鬼魂附体的事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驱除的，只有用神杖才行。唉呀，我的天，大嫂……”

“迪迪？”弗洛尔太太突然想起来，花市上那个瘦瘦的黑人曾给过她一枝花儿，叫她放到瓦迪尼奥墓前，“快，大嫂，快去！要是还有人能救我的话，那只能是他。否则，大嫂，我就完了，灭顶之灾就要降到我的头上了。”

“我这就走……”

迪奥妮娅戴着护命的狩猎神项项链跑出门去。她被附体鬼魂吓得要死，却又一心想救大嫂一命：灭顶之灾，除了死还能是别的吗？快跑，迪奥妮济娅，再快点！沿着山坡崎岖的小路，直奔伊伐神的王国：在交叉路口就能找到测命神巫和他的无边法力。

“我的父亲呀，”狩猎神的替身吻着他的手说，“那死鬼非要和大嫂同床不可，救救她吧，把那附体的鬼魂赶回去锁住吧。”说完，她把发生的事情——她所知道的那一部分——讲了一遍。

就在这同一时间，特奥多罗博士回到家里，浑身淋成了落汤鸡。由于下雨，排练没有进行。他喝了口白酒以防感冒，换上睡衣，拿起巴松管，吹了几首最得心应手的乐曲给妻子听。弗洛尔太太慢慢站起身来，心里又吃惊，又难过，又是自惭形秽：品德脆弱的有夫之妇。特奥多罗，你完全用不着害怕，我爱你，我属于你，只属于你一个人所有。今天，星期六，有权利来两次，明天也同样，永远这样。任何人的心里都不应当同

时装着两个爱情，我已经求人夺回了那半个我，现在又重新完整无缺地站在这里，听你吹奏巴松管。我就在你跟前，特奥多罗，正派的妻子就站在你跟前。

巴伊亚之夜的另一边，一团火光燃起，火光之中，测命神巫应狩猎神替身迪奥妮济娅的请求在舞动嵌满贝壳的神杖。毛毛细雨顿时变成了狂风骤雨，闪电夹着雷鸣。灯火熄灭了，大海怒涛滚滚。诸神骑着闪电，驾着雷声，一个接一个来到召唤神跟前。各路神灵都答应参战，唯有魔鬼埃舒不肯从命。

19

贝朗西·莫拉斯的口信传给了神秘的卡尔多佐，当时他正在帕索教堂，对他自己的坟墓进行一年一度的忌辰祭奠。他那次辞世时名叫若阿金·佩雷拉，是巴伊亚州一位有钱有势的人物，一八八六年死于科列多尔·达·维托利祖传的宅第。守灵仪式非常隆重，在遗体前举行了弥撒，参加送葬的有秘密慈善团体"石匠团"的团友、商界批发业的同事、省长、以及花钱雇来的哭灵人。

卡尔多佐的坟墓越来越多，遍布世界。他的木乃伊在大金字塔里发现，现在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为埃尼巴尔的军队充当前导越过阿尔卑斯山的时候，他把尸体埋在了终年积雪的山颠；横穿阿拉伯大沙漠的时候，他是托洛马尔，和他栗色的战马一起葬在沙丘里；他在法国至少死过两次，在意大利也至少死过两次；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以炼金术士和异教徒的罪名对他滥施酷刑，折磨致死；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位期间，他曾在埃及、在梅尔卡多市场门口、在尼罗河边卖过蜜枣；耶酥出世之前，他是贴着棉花胡须的希伯来族著名学者、

教学家阿里·丰塞，在东半球观过星象。

在巴伊亚，除了帕索黑人教堂的永久安息地之外，他还有一处坟墓，在伊塔帕里卡岛上的巴伊亚库教堂里。一六三八年，他三十三岁，附体于海军上尉、玩弄印地安姑娘的行家、葡萄牙国王弗朗西斯科·努内斯·德·埃萨的英俊、魁梧、放荡的侍从，在对荷兰人作战中死于伊塔帕里卡岛上。

这浩瀚无边的阅历——还多得很，必须写几部巨著才能尽述他充满伟绩与风流的一生或几生——现在统统寄寓于这位瘦骨嶙嶙、弱不禁风的安东尼奥·梅尔希亚德斯·卡尔多佐·西尔瓦身上。于是区区的市档案馆职员卡尔多佐成了神秘科学大师、所罗门智慧的继承人、举世闻名的印度斯坦哲学家、宇宙的首领。

“走吧，卡尔多佐先生，主人吩咐我无论如何也要把先生请去。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贝朗西的司机奥雷利奥说。

“好，我正等着你呢……”

“先生知道我要来吗?”

听到这句问话，学者纵声大笑，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快活、更幸福、更心满意足的人了:

“哪会有我不知道的事，奥雷利奥？我通晓阴阳。”

奥雷利奥不想讨论什么阴阳，卡尔多佐在身边足以让他惊恐不安。宇宙的首领坐进汽车，一路上不停地向隐身者们致意。

“下午好，少将……”

哪儿有什么少将？在这清凉的下午，有少将坐在海边？在哪儿呢，卡尔多佐先生？奥雷利奥眼前空空如也，既看不到穿制服的军人，也看不到着便装的百姓。他不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亲爱的，仅仅几个人能目睹尊容。

“尊敬的夫人，请允许我吻吻您的脚。”

连尊敬的夫人也看不到？她服饰华丽，头戴鸟瓴帽，身着拖地裙，是当时——很早以前——最美丽的女子。两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为她轻生。现在，他们三个人手挽着手，正沿着海边散步，不停地谈笑嘻戏。你是瞎子，肉眼凡胎。她光芒四射，分明就在眼前，你竟然视而不见。

“上帝保佑，卡尔多佐先生……”

大师开怀大笑。一路上精灵遍布。司机紧握方向盘。车上载着这么多奥妙，实在不是个轻松差事。

“看来，赌场情况不妙？”卡尔多佐突然问道。

“先生早就知道了？”莫非他真的料事如神？

可是，卡尔多佐又把脸捂住，怕被人看见。怕被谁看见？那个正朝海滩走的金发女郎吗？对，正是她，亲爱的。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贞德；知道卡尔多佐是谁吗？不是别人，正是教皇代表皮尔·科松红衣主教、那个用怯懦的手签署了姑娘死刑判决书的红衣主教。我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她，看到她那双无辜的眼睛，那满头金发。

“当时我软弱、轻浮、怯懦、卑鄙……”

在祖尔米拉的房间，贝朗西正焦急地等着印度斯坦巫师卡尔多佐，只有他具有回天的法术。

“来得好慢呀，卡尔多佐先生……”

“本人从不早到，也不晚到，总是准时。”

巫师向祖尔米拉问好，只见她裹在一团迷蒙的烟雾之中。几个世纪以前，卡尔多佐曾见她骑着快马在亚马孙地区穿沟越壑，露着一个丰满的乳房。现在那个乳房依然丰满（想必另一个也一样），只是没有裸露在外，实在可惜——卡尔多佐想着，几乎飘然成仙。他之所以还没有完全脱离肉体，是因为尚不能对赎罪的凡人肮脏而又漂亮的肉体无动于衷。

“我找你找了两天……”

“需要我做什么？事情紧迫还是难以解决？”

他目又圆睁，死死盯着天外，宽阔的额头汗水涔涔，周围烟雾缭绕。显然是在紧张地凝神思考.

“赌盘有异常变化，对吧？”

贝朗西转过脸，看了看祖尔米拉，好像对她说：“看到了吧，一切他都能猜到。”当然，这些天全市议论纷纷、满城风雨，唯一的话题是豪华饭店、塔巴里斯和阿拜沙迪尼奥几个游艺场的轮盘赌以及巴卡拉和拉斯吉内纸牌等赌具上出了怪事。不论是妖法还是作弊，不论是奇迹还是阴谋，反正人们从未听说过一次。贝朗西·莫拉斯灾难深重到这般地步，街谈巷议不可避免地会传到卡尔多佐居住的作法殿堂（他和五个儿女住在那里，一贫如洗，因为他为别人做好事从来分文不收）。大师听到了人们的议论，倒也是事实。但是，即便没有听见，难道他就不知道吗？卡尔多佐要想知道何需用耳朵听吗？

“今天早晨，从家里来以前，我就自言自语地说，贝朗西会打发人来找我，他处于黑暗之中，需要一点光明……”

“一点？需要很多光明呢？……他们想毁掉我，亲爱的卡尔多佐，想叫我彻底完蛋……”

贝朗西坐在大师前面，原原本本地讲了那些让人胆战心惊的怪事。卡尔多佐不动声色地听着，时而点点头，也许在肯定对方的一些说法，要么就是预测到某种必然。祖尔米拉聚精会神地倾听赌场之王的讲述，卡尔多佐用眼睛的余光偷偷瞟着她薄如蝉翼的外衣领口露出的巴掌大的那块胸脯，心里为之一动。肉眼看到的景象不能使学者心慌意乱，看上一眼也并非下流，无损于法术，而且可以让视力得到休息。

他那两只超凡脱俗的眼睛劳累了，一直透过时间和空间，望着过去和未来。贝朗西刚刚讲完他莫大的不幸，卡尔多佐已

经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找到了谜底，得出了答案，提供了解决办法。

“是火星人……”他斩钉截钱地说。

接着，大师哈哈大笑起来，仿佛那一切只不过是个令人开心的玩笑，仿佛贝朗西的保险柜没有每天都损失巨额钱财。

“火星人？什么火星人？……卡尔多佐先生，不要跟我扯闲话了……我相信你，请不要戏弄我。火星人与这种事有什么相干？是我的仇人干的，肯定是仇人干的。他们施了魔法。谁见过什么火星人？没有任何人知道火星人是不是存在。但妖术、魔法、鬼魂确实有……”

“没有见过，因为你是凡人……是火星人干的，我已经说过了……既不是仇人也不是妖术……火星人非常好奇；他们见了什么机器都动一动，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对于他们的超级头脑来说，不存在什么好运、厄运……”

“火星人？”祖尔米拉一向求知若渴，“在地球上？从什么时候有的？”

世上的算命者和玄学家们数不胜数，车载斗量，有的用玻璃球，有的靠测命筒，有的看手相。我们切不可把卡尔多佐与那些人相提并论。卡尔多佐是玄义大师，是研究未知世界的学者，其学识远在天体物理学和相对论之上。

“很久很久以前，头一批火星人就登上了地球，当时只有三个人目睹他们登陆……”

“先生是三个人之一吗？”

大师谦逊地微微一笑，接着说：

“这些天他们要显形，到那时候人类要大吃一惊……”他又高声大笑一阵，像是在嘲笑人类的少见多怪，“眼下，他们还隐身……只有几个杰出的人可以……”

祖尔米拉好奇心切：

“先生看得见他们，请告诉我，他们长得什么样子？漂亮吗？”

“跟他们相比，我们都是些丑八怪。”

混血女人陷入沉思，浮想联翩：

“这么说，卡尔多佐先生，是火星人用手摸我，抓我啦？唉呀，火星人也干那种事？”

“什么事？”卡尔多佐赶紧追问，让她仔细讲讲，“什么手？抓了哪儿？从解剖学上讲在哪个部位？”

祖尔米拉战战兢兢地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她成了外层空间的人动手动脚进行星际调情的无辜受害者。

“我给贝朗西看了，他亲眼看见了那血印。在弗洛尔太太的烹调课上，也给同学们看了。弗洛尔太太吓得险些失去知觉。”

给所有的人都看过了，唯独不肯让卡尔多佐大师看。为什么对他严加提防？如不实地观察（正如科松红衣主教所说），不可能对现象作出判断。卡尔多佐有点恼火，回答说：

“火星人？我不相信……同他们只能进行思想传弟。”

只能进行思想传递？一帮无能的呆子……祖尔米拉又去修剪指甲了。贝朗西还不放心：

“火星人？要不是呢？”

“交给我办好啦，一切都会解决……”

贝朗西相信卡尔多佐大师，早就领教过他那包罗万象的智慧。不过，此事过于复杂，也许不单靠印度斯坦法师为好，应该请教一下别的巫术，比方说苓维娅圣母。

卡尔多佐重又往烟斗里装上烟丝，眼睛通过窗户，望着地平线以外，顺着一咎光线神驰而去，他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我同火星人交往甚厚，不久前还跟他们一起到火星做客。走遍了整个星球，有座城市完全用白银筑就，另一座则遍

地黄金……那里，鱼儿在空中飞翔，大海是万紫千红的花园……”

现在，他再也看不见祖尔米拉的大腿，看不见她领口花边里丰满的乳房，早已剩着光线的飞船到达了火星。

“看，神灵附体了！”贝朗西诚惶诚恐。

祖尔米拉整了整裙衣的花边。

20

地狱的门打开了，魔鬼走进了弗洛尔太太的卧室。她赤裸着身子，目光里燃着挑逗的火焰，嘴唇也伸过来勾引。既然圣女都抵御不住这目光、这敞开的胸怀、这笑嘻嘻的召唤，更何况弗洛尔太太呢！迪奥妮济娅大嫂，你在哪里？你的狩猎神保命项练在那里？你的贝壳神杖在哪里？快，迪奥妮济娅！赶快把测命神巫请来，把这浪荡鬼捆到永远沉睡的黑夜去吧。要是他还活着，弗洛尔太太就无法保全自己的贞洁不受玷污，无法保全博士的额头不长犄角。她一生正派，行为举止堪称模范，脸面光彩，受人尊敬。现在，这一切令人羡慕的资本遇到了风险。明天，弗洛尔太太的名声——贞操的代名词——就要受万人嘲笑，被嗤之以鼻，踩入污泥。明天，她就成了另一个女人，被人指着脊背咒骂，悔恨交加，羞得无地自容。

弗洛尔太太把他调情的目光收进心里，上了钩，满心欢喜地答应了他的要求，甘心情有愿任他摆布。

同一个时间里，弗洛尔太太面对危险，勇敢警觉，正经严厉，寸步不让；同一个时间里，弗洛尔太太急于交欢，惟恐错过机会。到底哪个是真正的弗洛尔太太？是哐啷一声把门关紧的，还是那个不声不响徐徐把自己身体的大门打开的？

雨还在下着，打在屋顶上。

偏头痛、晕眩、迪奥妮济娅来访和吹奏巴松管的下午过后，星期六晚上就来到了。下午的一切都显得如此遥远！弗洛尔太太的时间充满战斗，已经不能以小时和分钟来衡量；她的时间漫长而难熬，既有拒绝又有欲望。星期六的夜晚。博士来两次的夜晚。他正在浴室，准备参加拘谨而又欢快的感情盛宴。弗洛尔太太，温顺贤良的妻子，躺在床上等待着丈夫。可是，啊！那狡猾的东西舒舒服服地坐在床脚下，伸出食指命令说：

“你今天晚上不能跟那臭狗屎睡，我不允许。否则我就闹个鸡犬不宁！”

岂有此理，太过分了，简直是横行霸道。可是——如果有谁愿意，请设法了解了解人的心灵吧……——弗洛尔太太没有气恼，没有赶他走，而是高兴得笑出了声，问他说：

“你嫉妒他了，嗯？沾了便宜还嫉妒……”

“我只是想要你，宝贝。”他大模大样地躺在床上，口气满不在乎，“我等得太久了……你是我的合法妻子，和我睡了整整七年，还要我想方设法把你弄到手，谁听说过这等荒唐事？我和你的卖药的博士不曾争过吵过，何必嫉妒他呢？他和你结了婚，是你的丈夫，除了床上功夫不能让你满意之外，在别的方面还算得上是个好丈夫，这我承认。只有今天要请他原谅了：到一边呆着，床上的事留给我好手干。我干得漂亮，能干出各种花样来。”

“去等着吧，不知道还要等多长时间呢。”

他一丝不挂，嘴唇滚烫，目光淫荡，手顺着老路往上摸，完全征服了弗洛尔太太。弗洛尔太太，瓦迪尼奥的奴隶，只有说话还能自由，但也纯粹是虚张声势。不是一向如此吗？在他手里，弗洛尔太太的骄矜和羞涩丧失净尽，把他看成丈夫和主

人，言听计从。骄矜、羞涩、脸面、道德和尊严，既然瓦迪尼奥喜欢他，为她而来，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在地狱里被捆住手脚。宝贝，费了多少周折才挣断绳索，来这里看你。听到你的呼唤，我越过火海冰山，穿过虚空才来到你身边。我来了，而你拒不给我吃喝，这是为什么？”

“唉呀，瓦迪尼奥……”

“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把我当成一条狗？好啦，亲爱的，要么今天，要么永远不干。那傻家伙回来以后，你对他说身体不舒服，不愿意，然后我就跟你……”

“啊，不行！……我是个正经女人，要脸面，不会欺骗丈夫。这话对你说过多少遍了？”

博士从浴室出来，换上了干净睡衣，身上散发着香皂的气味。他满面春风，笑容诚恳，目光忠厚。瓦迪尼奥用手捂住了弗洛尔太太身上最隐秘的部位。啊，弗洛尔太太，你怎能不要脸到这般地步？

“特奥多罗，亲爱的，请原谅，今天我不太舒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等明天再说吧。”

病了？博士惊恐不安。下午她说过身体欠安。不会是什么大病吧？体温表在哪儿？药水、药片、药箱在哪儿？亲爱的，用不着这些，别着急，睡觉吧，明天我就会好的，会完全好的……

“……会听你安排的……”弗洛尔太太又加上一句，像是对他许下了诺言。

“我突然变得没有感情，没有尊严，不顾脸面，丧失道德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弗洛尔太太面对慌荒失措的丈夫感到一阵带着感激的温情，同时又觉得这出闹剧蛮有意思；轻轻吻了吻丈夫的脸。可是，特奥多罗博士还不放心；应该吃一片药，喝几滴药水，至少服点镇静剂好好睡上一觉，明天醒来就好

了。他出去取药和水。博士刚刚离开，弗洛尔太太就感到被瓦迪尼奥紧紧搂住了。

“疯子！放开我！他马上就回来……”

瓦迪尼奥客观而又公正地说：

“你这第二个丈夫倒也不坏……和我完全相反。你知道吗，宝贝？我越来越对他有好感了……有我们两个在，会伺候得你心满意足的。他对你关心，照顾；床上的事由我来干……”

博士端来凉水罐，带来两个杯子和一个装着无色液体的玻璃瓶：

“缬草浆剂，半杯水里加二十滴，亲爱的，喝下去好好睡一觉，休息休息。”

他拿起滴管，把镇静剂滴进杯子里，专心致志，动作娴熟。是谁乘博士转过身去的一瞬间把两个调换了？是谁呢？瓦迪尼奥还是弗洛尔太太？要是真的调换了，怎么博士这位能力高强的药剂师竟然没有尝出缬草强烈的味道？莫非发生了奇迹？事已至此，多一个奇迹也好，少一个奇迹也罢，任何人都不会吃惊。也可能根本没有调换，只是弗洛尔太太没有喝下那杯镇静剂，博士很是由于心里坦然，再加上雨水拍打着屋顶。他吻了吻妻子就埋头大睡起来。

“长上犄角喽……”瓦迪尼奥用词贴切，“现在，我们，宝贝……”

“这儿不行……”弗洛尔太太已经耗尽了最后一丝羞涩和对第二个丈夫的敬重，“咱们到客厅里……”

客厅里，天堂四门洞开，响起了欢快的喊叫。“谁见过穿着睡衣交欢的？”弗洛尔太太像他一样，脱了个精光。瓦迪尼奥又一次吃掉了她的贞洁：头一次是姑娘的贞洁，这一次是有夫之妇的贞洁（如果还有更多的贞洁，也会被他统统吃光的）。两

个人在夜色的草原上飞奔驰骋，一直到东方泛起霞光。

弗洛尔太太从来没有这样交欢过：自由自在，热烈奔放，情欲如火，似幻似梦。啊，瓦迪尼奥！你又饥又渴，那么我呢？纯洁的妻子厮守着对我毕恭毕敬但寡欢少欲的丈夫，过着节制饮食、不甜不咸的日子。街上怎样议论，全城如何看待，关我什么事？已婚女人的名声又关我什么事？我把一切都交给你，交给你这滚烫的嘴，像生葱头一样辣人的嘴！用你的欲火把我完好无损的体面烧成灰烬吧！用你带马刺的皮靴把我原有的羞涩踩个粉碎吧！我是你的母狗！是你的母马，是你的婊子！

两个人来来往往，一趟又一趟，刚刚返回原地却又接着重新启程。多少思念，多少目的地，全都达到了，一次又一次地达到了。

瓦迪尼奥的声音既粗鲁又动听，既肮脏又美妙，唤起了多少的甜蜜的回忆！

“还记得第一次吗？广场上人声嘈杂，你贴在我身上……”

“是你搂住我，用手摸我的……”

他又伸出手摸起来：

“美人鱼的尾巴，红陶罐似的肚子，香料果似的胸脯。你长胖了，更丰满了，从头到脚都招人喜欢。我告诉你，我一生尝过许多女人那玩艺儿的滋味，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的，这是实话，亲爱的弗洛尔……”

“我的是什么滋味？”好一个不知羞耻的弗洛尔太太。

“味儿像蜂蜜、辣椒、芝麻……”

弗洛尔太太魂飞天外，呻吟声不绝：瓦迪尼奥更加疯狂，更加专横，是一团火，是一阵风。瓦迪尼奥，你不能走，千万不要走。要是你走了，我会难过死的。就是我求你，央告你，你也不要走。就是我命令你，赶你，你也不要离开我……

只有你不在，你走了，我才能幸福，我知道得很清楚：和你在一起，没有幸福，只有痛苦，只有丢人现眼。可是，假若没有你，再幸福我也无法生活，无法活下去。唉呀，永远不要撇下我。

21

星期天起床晚。弗洛尔太太一觉醒来，外边的雨还淅淅沥沥地下着。她睁开眼睛，发现博士弓着身子，在看她的脸呢，样子非常虔诚。博士把手放在她的面颊上：

“睡得好吗，亲爱的？倒是不发烧……”

弗洛尔太太伸个懒腰。有这么好的丈夫，受到入微的体贴，她高兴地笑了，伸手搂住丈夫的脖子，感激地吻了一下：

“完全好了，特奥多罗，本来也算不上什么病……”

浑身慵懒，想躺在床上歇息歇息，接着享受药剂师的温情和体贴。星期天上午没有约会，软软的弹簧床，雨敲打着屋顶，丈夫倾心相爱。她偎在博士怀里：

“我懒得动弹，亲爱的……”

“那为什么不继续休息？昨天身体不好，今天晚点起来吧。要是你愿意的话，我把咖啡端来。”

多么可爱，多么殷勤！

“你留下来我才不起床，亲爱的，非和你在一起不可。”

特奥多罗博士没有任何邪念。不管社会地拉多高，知识多丰富，年龄多大，仍然像个孩子。

“可是……”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和你躺在一起，要是……不由我负责任……”

弗洛尔太太娇声娇气地说：

“我甘愿冒风险，特奥多罗……”说完，把脸埋进枕头里。

她身酥骨软，挨着丈夫的那个乳房越胀越大，臂部撅起，露出那红陶罐的颜色。博士的眼睛腼碘但又贪婪，手一动不动。

“昨天晚上你在床上伸胳膊蹬腿，亲爱的。你看身上的印儿……不只一处……睡得不好。”

她吓得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哪儿？”

“这儿……亲爱的，真可怜……”博士趁势伸出手，从她的大腿处往上摸。

弗洛尔太太把两条腿夹住，遮住了因为睡得不好或者睡得好（也许因为没有睡）而留在身上的斑痕。两张嘴凑到一起，她哆嗦了一下：纯洁而又灼热的亲吻，意想不到的快感，打在屋顶上的雨声，床上的温暖，腼腆的特奥多罗博士，他那缺乏经验因此更加令人心旷神怡的手，他那低垂的眼睛里和呼吸急促的胸中透出的欲望，这一切都在大白天！噢，多么难为情！弗洛尔太太又哆嗦了一下：多么畅快！“关心，照顾，是你这位好丈夫的事。”难道他只会关心，照顾？每个男人都有各自的滋味，她原来的学生，对男人和床上的事堪称行家的玛丽亚·安托尼娅曾经说过，他们各具特色，有的熟练，有的生疏。可是，只要善于利用，啊！哪一个都好……弗洛尔太太感到胸中燃起了欲火，一种完全不同的欲火，它来自慵懒，来自特奥多罗的腼腆，来自她本人的难为情。

“你欠着我的一笔债呢，亲爱的……”

“我？欠什么？”博士像个无辜的被告。你看，长那么大的个子，不还是个傻孩子吗？

宽阔的前额里蕴藏着丰富的学识和高深的思想，人却呆到这步田地！弗洛尔太太摸摸他的前额，轻轻地笑了。她从来没

有笑得这样情意绵绵，从来没有笑得这样淫声荡气：

“你是欠着我一笔债，先生，昨天晚上没有……”

“这么说欠公平，是你没有……”

“要是我欠了债，好吧，现在就还，我不喜欢拖欠。”她双手捂着脸笑个不停，笑得猥亵，放浪。啊，弗洛尔太太！

崇高的药剂师所希望的不正是这个吗？他一反往常的严肃，回答说：

“好吧，我来讨债，连利息一起……”

一向循规蹈矩的特多罗博士像往常一样摆好架式，扯过被单，要遮盖夫妻间贞洁的交欢。然而，弗洛尔太太不等他盖好就冷不防把被单连同贞洁一古脑儿扔到床下边，剩下个赤条条的博士被妻子紧紧搂住。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雨声淅沥的上午，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神圣的星期天、神圣的假日，永远不会忘记这次无与伦比的额外交欢——说得确切、完整一点，该叫超级额外交欢。

云雨过后，弗洛尔太太蜷缩成一团，嘴边挂着微笑，伴着催眠的雨声睡着了。睡得那么好，那么安静，那么香甜，要不是亲眼看见，绝难想象。

22

和以往一样，每个星期天都毫无变化；毫无差别，弗洛尔太太也依然如故。她又忍受了地狱的煎熬，认定世界末日将至：人的生活中总是意外横生……

科学药店需要有人值班倒使这个星期天稍有不同。博士要去接待众多的顾客——人口众多，只有一升药店开门。弗洛尔太太走出卧室，丈夫已经不见了。尽管如此，这个上午还是忙

得不可开交。

马里尔达的婚事陷入危机，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几乎神经错乱：继续唱歌还是结婚？邻里的女人们意见基本一致，只有吉萨太太独树一帜。不过，谁都知道，那美国女人的想法荒诞离奇，也许适合美国的口味，但对巴西来说，如果不意味着危险，至少格格不入。她为离婚辩护，在与雅西太太和恩阿伊德太太急论的时候甚至大放厥词，说什么处女膜是一种过时的东西，对健康有害。这个美国女人还说，正因为如此，疯人院里才尽是姑娘。岂有此理！

有德行的女人们一再信心百倍地重申，结婚是女人唯一合法目的，上帝规定她们管理家庭，照顾丈夫，生儿育女，并且要以此为满足，不该有什么歧见。在这支英勇善战的正派女人大军里，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首当其冲，她希望看到女儿成家：

"这孩子得早点成家，电台没有保障，还是个危险。"

"一个危险？"大军里群情激愤，"不是一个，而是数不清的危险包围着所有的女歌手、女艺术家们。"而且，这类人本身就不正经，行为可疑——这是迪诺拉太太的意见。我们已经知道，此人严守道德，一丝不苟，在反对无耻淫乱的战斗中越来越寸步不让。只要听别人提起艺术家、舞台和电台，她都严加防范。那些男导演、男音乐家，统统是一路货色，统统是嘴尖爪利、盯着倒霉的女孩儿家的秃鹰。

不久以前，一个年轻女歌手，出身非常好——恩阿伊德太太认识她，"人品出众！——，匆匆忙忙住进医院，大出血。医生检查以后发现，出血的原因是流产，并且是走街串巷的江湖医生胡乱打的胎。要不是及时交给远近闻名的泽济托·马加良埃斯医生治疗，姑娘必死无疑。姑娘没有死，医生救了她一命，但她失去了处女膜。心地善良、医术高超的泽济托也束手

无策，不能给她重新安上一个。正如迪诺拉太太所说，“还没有发明人造处女膜。”

“要是谁能发明那玩艺儿，”诺尔玛太太说，“非发财不可。你们想过吗？到药店去，就近的话可以到科学药店，对药剂师说：特奥多罗博士，给我拿两个处女的那玩艺儿，一个我用，一个给我妹妹……再要一个便宜点的，给家里的女佣……”

大家都笑起来。当然，这些话并非指的马里尔达。邻居们都认为，她是个正经姑娘。正因为这样，她才不该犹豫不决，到底是跟庄园主结婚还是挣电台那点可怜的演出费。

那个星期天，马里尔达又来请教弗洛尔太太。她劝姑娘趁早让有钱有势但思想陈旧的未婚夫滚蛋，自己留在电台，报酬很快会增加。不料这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玛丽娅·多·卡尔莫太太发现女儿得到出乎意料的支持变得强硬起来，决心中断恋爱，于是就来找弗洛尔太太撒气，险些跟她打起来：

“她要是你的儿女，我怀疑你会……你简直不像我们的朋友……”

两个人越吵越凶，邻居们也赶来了，弗洛尔太太坚持原来的观点：

“那纯粹是守旧……”

吵到后来，哭声大作。玛丽娅·多·卡拉尔莫太太也失去了主心骨，不知道该成全女儿的事业还是该落实这桩保险的婚事。弗洛尔太太说服了大部分女友。诺尔玛太太说：

“连地狱都讲究自由了，奴隶时代结束了。”

弗洛尔太太到厨房去做午饭——博士值班的星期天不到红河区看望姨夫和姨妈，——迪奥妮济娅·德·奥舒西来了：

“可以进去吗，大嫂……”

她是来要钱的，要得非常紧急，因为道场仪式正在进行，女巫们正在等她跳舞，要从下午跳到深夜。况且，许的是大

愿，程序复杂，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测命神巫已经扔出了贝壳神杖，诸神答应前来。为了保证弗洛尔太太安宁，不受妖魔之害，不生灾病，免遭不安分守己的附体鬼魂勾引，不被它拉入地狱，她必须还大愿，不能随随便便献上点贡品了事。死人的头目魔鬼埃舒已经摆好阵式，准备应战。迪奥妮济娅对神巫说了，不用考虑花销多少。埃舒拿起了刀枪，横下了一条心。情况急迫，性命攸关，不管用多少钱，请赶快施展法术，越快越好，弗洛尔太太绝不后悔。面对这一切，阿索巴巫师亲自出马，提前置办了急需的贡品：一只绵羊，两只山羊，十二只公鸡，六只母鸡，十二米棉布。其余的就不用说了，这里有个长长的清单，写在黄纸上，卷成一卷。每样东西都标有价目，另外还要给佩日·德·奥桑因巫师二十米尔雷伊，让他到森林里打开道路，通往埃舒藏身的地方。

迪奥妮济娅来到这里，发现弗洛尔太太好好的，并且满心高兴，和头一天下午判若两人。莫非不该匆匆忙忙请人举办道场？

应该，因为头一天弗洛尔太太吓得魂飞魄散，亲口嘱咐要这样办的。谢谢你，大嫂，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可是，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是好是歹，总算解决了。

“死东西不来捣乱了吗？”

弗洛尔太太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

“也许是我不再疑神疑鬼了。现在什么都用不着了。”

中断业已开始的活动实无可能。昨天夜里和今天凌晨，他们杀了牲畜，天刚亮就把贡品献到每个神位前面。整个星期天，包括下午和夜里，都要在道场向诸神还愿，按一定的程式进行。中断，半路停止，不继续下去，对已经做的事视而不见，这不行，大嫂，因为已经准备了那么多贡品，动用了那么多圣器。否则，会产生难以预见的致命后果，附体之神会残酷

地惩罚他们。谁能逃脱得了，免遭一死呢？就是她自己，迪奥妮济娅，也不能幸免，虽然仅仅充当了联络人。

现在，必须做到底。即便大嫂自认为威胁已经解除，还愿可以进一步保障你的安宁。钱已经花了；杀牲畜的时候，诸神已经喝下了热血，天亮的时候又吃了各自爱吃的那块肉；他们已经披挂整齐，武器在手，战争女神的吼声已经在森林里回荡。弗洛尔太太尽管放心，死者永远和死神捆在一起，再也不会来打扰她。

弗洛尔太太数了钱，又添上一点，交给迪奥妮济娅，再次感谢她帮助操办，并请她留下吃午饭：炖母鸡、酒焖猪里脊、木薯粉点心，饭后是芒果和人心果。可是，迪奥妮济娅太忙，急于返回道场。鼓声阵阵，狩猎神催动了心爱的战马。

值班的星期天午饭以后（博士总是吃得很快，连饭菜的味道都尝不出来。他要急于返回药店，因为交给小伙计照管他不放心），弗洛尔太太就换上衣服，不顾丈夫劝阻，和他一起到药店去。休息的日子陪他工作，站在柜台里，帮助拿拿药，对他是个安慰。像是去访问家产万贯的马加·帕特尔诺斯特罗太太或者参加骑士夫人伊玛库拉太达·皮雷斯家的晚会一样，弗洛尔太太穿得高雅，打扮得入时。这穿着，这漂亮的打扮，全都是为了他。特奥多罗博士心满意足，太心满意足了。

这个星期天，弗洛尔太太带上瓦迪尼奥送的镶有蓝宝石的项练，高雅漂亮，娇媚迷人。一切都没有变，和以往值班的星期天下午完全相同。一切都一模一样：街道，人，博士和他——弗洛尔太太。没有人指着她说三道四，没有人发现一点蛛丝马迹，没有人认出她是个有罪的淫妇，连善于猜测、专门惹事生非的迪诺拉太太也没有察觉。太阳还是从前的太阳，雨还在下（现在成了蒙蒙细雨）；同样的谈话，同样的笑声，对她的尊重也不见什么改变。原先以为，无论在街上还是在她心

里，世界末日将到，她要肝胆俱裂，一命归天。不料一切都如常照旧：在生活当中，人多么爱胡思乱想……

在柜台上，博士正接待一个女顾客。面对漂亮的女人，他表情麻木，只是矜持地笑了笑。对方也朝他笑笑，随后瞥了一眼他的前额：没有任何长出犄角的迹象。岂有此理，弗洛尔太太！怎么突然有心思产生这种联想呢？

她与博士之间也没有任何改变，只是上午的房事一直萦绕在心头，使他们在这个值班的下午更加亲昵。另外，头一天晚上在沙发上急不可耐、疯狂猛烈的交欢，瓦迪尼奥的兴高采烈，也时时出现在脑际。星期天的下午，恬静安宁，性欲又用蝎子般的毒刺来撩拨她的肉体。她的头一个丈夫，那轻浮、放荡、专横的坏东西，什么时候再来呢？晚上肯定会来，等博士劳累了一天沉沉大睡的时候他肯定会来的。

多么甜蜜的安宁。善良贤慧的妻子在柜台前帮助第二个丈夫值班。同时又等待着和第一个丈夫恣意放荡的夜晚的到来。突然，一个念头使她惴惴不安。迪奥妮济娅大嫂说，瓦迪尼奥已经被紧紧捆住，永远不会再来打扰她。我的天，要是真的这样可怎么得了呀？

23

奥塔维娅·基津比圣母为贝朗西祷告以后，让他和祖尔米拉用椰子肥皂洗了神叶澡。作贡品的公鸡羽毛放在了各个十字路口。奥塔维娅圣母对贝朗西说已经四面设防，八面堵截，对他严加保护，现在只等法术显灵。可是，赌王急于求成，又去找别的神社去了。

测命女巫刚刚乘着朝霞从东方回来，还没有穿好法衣（有

点破旧的法衣），就接待了送上一笔巨款的贝朗西。虽说测命者对金币的叮当声充耳不闻——靠上天的恩宠生活，弃绝一切人间享乐——但要做的事情如此困难，怎能拒收送到眼前的钞票呢？

女巫动用了她享有专利的“运动中的精神科学系统”，飞向天外，声音嘶哑，口中念念有词，接着又伸胳膊蹬腿，模样像是要把自己掐死。这场表演并不让人开心，生性多疑、头脑固执的马克西莫·萨莱斯教授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可是，贝朗西纹丝不动，攥着祖尔米拉颤抖的手，神情紧张地等待着。自从隐身人对她的乳房和屁股（谁知道还有没有别的部位）感兴趣以后，祖尔米拉就对精灵谈虎色变。祖尔米拉，既是秘书又是心腹，忠实地站在主人身边，在焦虑的时刻是个安慰。多好的安慰！

东方女巫口水乱流，双目圆睁，从恒星上回来了。她死死盯着贝朗西，浑身乱抖，手舞足蹈，从瘦瘦的胸脯里发出一声呼喊——瘦得像块木板，看一眼就让人可怜。她说还要一笔钱。啊！太费力气，天外漆黑一片，贝朗西的星象太暗，要花钱买蜡烛。用蜡烛增强亮度，也许能揭穿全部阴谋。她把钱放进抽屉，点上象征性的蜡烛。烛光下，测命女巫认出了贝朗西的仇人：

“看见了，路边有三个人，他们要害你……”

“啊！”贝朗西呻吟一声，“告诉我，太太，他们长得……”

女巫费尽力气观望了好半天。贝朗西急了：

“你看，是不是一个谢了顶，一个胖子，第三个……”

“让她自己说第三个……”马克西莫·萨莱斯这个最讨厌不过的多嘴多舌的家伙说，“究竟谁是算命者？”

测命女巫虽然神灵附体，还是斜睨了破坏她慈善事业的坏东西一眼：谁说她挣钱容易？请看，她又是打鼾，又是哼哼，

还用拳头打自己的头：难道挣贝朗西这几个钱容易吗？不仅困难，还担着风险：

“三个人中的头一个……”声音像从坟墓里发出来的，“是个谢了顶的男人。”

“太新鲜了……”坏东西马克西莫咕哝了一句。

“第二个是个胖子，非常胖……”

“第三个什么样？”马克西莫追问说。

“第三个我还没有看清，藏在黑影里……”

贝朗西忍不住了：

“说得对，他总是藏在暗处，这个狗东西！你看看，他是不是留着髭胡，歪鼻子……”

测命女巫肯定没有听见他说了些什么，仍然朝天外用力观望：

“现在看清了：留着小胡子……别着急，让我再看看……噢，鼻子是歪的……”

“不消说，是斯特朗毕家族的，错不了。”贝朗西急于知道，怎样做才能把斯特朗毕家族这伙狠心的东西从道路上赶走。

为了把斯特朗毕们赶出巴伊亚，赶到遥远的东方世界，让他们产生宽怀大度的心肠，女巫阿斯帕西娅又要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贝朗西已经把手伸进钱夹，马克西莫·萨莱斯——这个不折不扣的讨厌鬼——又多嘴多舌了，结果一下子减价不少。

经过阿斯帕西娅作法，斯特朗毕们总算被驱走，但贝朗西的厄运依然。他又去求神问卜了。

马克西莫·萨莱斯发现，若泽特·马尔科斯至少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在以丑八怪居多的巫师界算得上是个例外。教授暗自问道：“为什么另一个世界尽是那些可笑的丑角？为什么求神问卜、附身驱邪的殿堂汗臭味那么呛人，灵魂那么委琐？”怀

疑主义者马克西莫的结论是，天外世界肮脏透顶，臭气扑鼻。

若泽特·马尔科斯不仅长得苗条秀气，一头金发，而且干净！接待他们的小客厅里还摆着一盆花和几只痰盂。听了他们述说以后，她自己躲进成神测命的房间，她的丈夫兼助手留下来陪着问卜者们。她的丈夫马尔科斯先生也很年轻，脸上留着老练的无赖那种和气表情。他解释说，若泽特通过神灵附体为人们行善事，分文不取，完全免费。神灵们不贪钱财，若泽特只收必不可少的打针吃药钱，以恢复每次作法都受损伤的身体（一切都贵得要命，物价一涨再涨）。每次魂飞外层空间——她绝不偷懒，先生们可以亲肯看到，——本来就虚弱的肌体更元气丧尽，有生命危险。贝朗西满怀希望与怜悯，慷慨解囊，马尔科斯先生把钱装进了口袋。

在另一间屋子——显灵室，——四壁挂着绛紫色的帐幔，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若泽特身穿白袍，直挺挺地躺在椅子上，开始通灵。丈夫命令四个人——贝朗西、祖尔米拉、多明戈斯·普罗帕拉托和马克西莫——抓住若泽特的手以建立思想交流。这时候，唯一的一盏小灯也熄灭了。

接着，铃声响起来，那叮叮当当的小铃声像是猫儿在叫。同时，一个火光沿着帐幔在空中挪动，吓得祖尔米拉歇斯底里地大叫了一声。贝朗西连喊也喊不出来了。普罗帕拉托牙关紧咬，大汗淋漓，抖成一团。那火光和那铃声就是黎武——中国明朝的一个大仙——显灵，真正的黎武亲自驾临了。按照不可救药的马克西莫·萨莱斯的说法，那声音和那火光不是什么黎武，而是马尔科斯那小子干的，他靠着妻子表演与外层空间通灵的把戏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不过，马克西莫·萨莱斯惯于胡说八道，他的意见并不可信，分文不值。我们在此记录下来，仅仅为了保证本书忠于事实。

值得信任的是若泽特。她神灵附体，嘴里唠唠叨叨，像是

孩子咿呀学语。她说的也许是古汉语，更可能是澳门的葡萄牙语，因为仔细听还能听懂。据黎武大仙说，这乱子的肇事者是位太太，一个脾气暴躁的意大利女人，贝朗西曾经欺侮过她。

"金发女子还是混血儿?"卡拉布里亚人贝朗西问。

"混血儿，长得挺漂亮，二十五岁左右……"

"二十五？快四十了！她是个蝮蛇一样歹毒的女人。过错不在我身上……亲爱的，请告诉中国大仙，我没有错……"

她叫阿努西亚塔，装成个受到凌辱的天真无邪的小姐，去找别人保护：那个臭婊子！他，贝朗西，那时候还是个小伙子，十七岁的调皮小伙子……

十七岁，火气正旺，玩世不恭。他让那另找男人的婊子满脸开了血花。出于恶作剧，又在她下巴上饶了一刀，贝朗西由于年纪还小，没有坐牢。阿努西亚塔在医院里发誓说，不伦死活也要报仇雪恨。现在，时隔多年，她来履行在那出意大利闹剧里许下的誓言了。阿努西亚塔，他的头一个恋人，多么可爱，多么风流。

对当年的所做所为，贝朗西至今不悔。他的女人就是他的女人，任何人不得插手。在黑暗中，祖尔米拉缩成一团：人们生活的世界，危险四伏！

中国大仙又要了几盒针剂钱，把贝朗西从阿努西亚塔和她的仇恨中解救了出来。诸如价格、付钱方式之类的特质方面的细节，马尔科斯先生充当中间人。他是这个神舍的灵魂掮客和精神经理。阿努西亚塔走了，带着满脸鲜血和下巴上饶的那一刀走了，但厄运仍然不肯走。

阿尔坎若·圣·米格尔·德·卡尔瓦略裹着一块类似床单的东西，头上缠着根绳子。他既没有描绘长相也不曾说出姓名，但这位神汉干脆利落，一把抓住贝朗西的手，死死盯着他的眼睛：在恒星空间，有一个残忍的仇人在加祸于他。贝朗西

欺侮过那个仇人，他不久以前刚刚死去。阿尔塔若以天使般的嗅觉立刻发现了他是谁：

“他站在那儿，就站在你的脊背上。”

屋里一阵骚动，大家都往后退了几步。马克西莫·萨莱斯出于怀疑，紧紧靠到门上。

“刚死不久？”

“对，争吵是为女人引起的……”阿尔塔若深深吸了口气，把法力吸进体内。

贝朗西认出来了，是迪奥热内斯·里巴斯。他的妻子是个混血人，长得姿色出众，娇媚可爱，床上功夫特别娴熟。贝朗西把她搞到手以后，那店主不肯善罢甘休，扬言要以匕首相见。当时，贝朗西已经是有钱有势的赌场之王。为了让迪奥热内斯不再胡说八道，应混血女人的请求——那家伙一直骂她，污蔑她，——贝朗西打发人把他狠狠揍了一顿。执行任务的是一班行家。迪奥热内斯·里巴斯从医院出来以后再也没有露面，贝朗西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他新近死了，死得很悲惨。过了一段时间，这场戏的主角——混血女人——原形渐露，是个要不得的东西。贝朗西用她从一个瑞士人手里换来十二副纸牌。

阿尔塔若手执寒光闪闪的宝剑结果了迪奥热内斯。神汉口中不停地嘟嘟囔囔，但极少动作，因为对方只不过是个长了犄角的区区三等鬼魂。他收费不高，正如本人所说，他不想剥削信徒，只为造福于人类。可怜的忘八头上带着犄角走了，但贝朗西的厄运留了下来，而且越来越糟糕。

女博士艾尔·萨巴四十来岁，长得像个丑八怪。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朱庇特大学，现在身兼内外科医生，善于用磁流为患者治疗消灾。通过对星象的观察，以合理的收费至少为贝朗西发现了六个仇人。这六个人立刻被确定下来，绝对不会有

任何差错。朱庇特大学的女博士在短得创记录的时间里把六个人清除干净，并且顺手为贝朗西治好了十二指肠溃疡，，为普罗帕拉托治好了慢性风湿病，唯独没有战胜贝朗西赌场上的厄运。

德博拉赫夫人六十来岁，穿一件吉卜赛人的破烂衣服。按照马克西莫的说法，她的道场即便从演技上看也收费过高：很少说出句肯定的话，只是嚷嚷肚子疼（三十年来她一直怀孕在身，据说要生出一本启示录来），而且满嘴酒气，咳嗽不止。谈到正题，她仅仅发现了一个叫卡尔莫西娜的女人，贝朗西早年的恋人，后来被他无情无义地抛弃了，因为赌场之王是不肯保存破烂的。德博拉赫夫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一个盛治咳嗽药水的瓶子里倒出白兰地，喝了几口，借助酒力，才把那女人驱除。后来，她还想卖给贝朗西几个筹码，用它们押宝万无一失。不消说，贝朗西的厄运依然如故。

唯一没有收钱的是巴格达亲王特奥巴尔多。这干瘪老头穿一件白衣服，两颗蓝眼珠一动不动，面部表情慈祥，嘴像谜一样深奥莫测。他不收钱，不要任何小费，也没有透露任何隐身或可见的男女仇人。至于是否在赌场之王周围或者苍穹的远方看到了，老者守口如瓶。他眼含泪水，拍了拍贝朗西肩膀，只说了一句话：

"除了荒谬大师，谁也救不了你的命。"

"在哪里能找到这位绅士呢？"

年逾八十的长者从二十几岁起就宣布世界末日来临。尽管不被人相信，并且屡遭迫害，住过监牢，进过疯人院，但始终不悔。现在，这位旧约全书的忠实预言家、巴格达亲王特奥巴尔多解释说：

"他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说完，他闭上眼睛，睡着了。

祖尔米拉的房间阒然无声，正好适合于思想家思考。卡尔多佐设计出了战斗计划的最后几个细节：决定与火星人会见，他在火星人当中有不少朋友。

“现在该怎么办？”贝朗西问道

他已经疲惫不堪，悲观失望，耸了耸肩膀接着说：

“你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荒谬大师吗？听说过他的名字吗？”

“你说荒谬大师？想跟他见面？”玄学家纵声大笑，震得整个房间微微颤抖。

“我急于见他。”

“他就在你眼前。我就是荒谬大师。”

在巴卡拉牌桌上，在拉斯吉内牌桌上，在轮盘赌上，阿里戈弗、阿纳克雷翁、吉奥万尼·吉马良埃斯等一大堆人赌运亨通，赢了一盘又一盘，从来不曾输过，一次也不曾输过。

“你？好吧，快！这样下去，再过一个星期我非破产不可。”

“快，我亲爱的卡尔多佐。”祖尔米拉也恳求说。

听到这亲切的称呼，荒谬大师朝热情的女秘书笑了笑。

“你们放心吧，我现在就动手。”

“鹰一样的目光，难以抵御。”祖尔米拉心里暗想。

24

该吃晚饭了，弗洛尔太太和特奥多罗博士手挽着手从药店回到家里。稍微休息一下，博士还要去接着值班，一直到夜里十点。真够累人的。

“亲爱的，真可怜……”弗洛尔太太说。

“你早点睡吧，亲爱的，昨天刚发过烧。”好心的丈夫说。

弗洛尔太太满心欢喜，突然间变成了完整的人，不再分作两半，不再自相矛盾，不再忍受精神与物质的搏斗。她只担心一件事：要是他——第一个丈夫——不回来呢？他不来可如何是好？

他来了。博士刚刚出门（穿着雨衣，打着雨伞，因为雨又下大了），弗洛尔太太和瓦迪尼奥就上了铁床。请看，他们正在弹簧床垫上干那种事儿呢。

“你过于劳累了，面色苍白。我觉得你瘦了，看来是因为没有睡觉的缘故，没日没夜地赌钱，忙忙碌碌。你该休息休息，亲爱的……”

这话是她在两人一阵风狂雨骤之后平息下来慢慢温存的时候说的。瓦迪尼奥面色苍白，非常苍白，仿佛血已经流尽，可是还满脸笑容：

“劳累？倒是有一点。不过你难以想象我是怎样拿贝朗西取笑的。过一会儿……”

“过一会儿？你还去赌场？不整夜跟我在一起？”

“现在是咱们俩的夜晚。然后，亲爱的，该轮到我的同事、你的另一个丈夫了。”

弗洛尔太太勇气十足，戏剧性地改变了原有的决心：

“我再也不跟他……跟他有什么意思？永远不会，瓦迪尼奥。我只愿意我们俩在一起，你还看不出来……”

他大模大样地躺在铁床上，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亲爱的，别说这种话……你喜欢忠诚、正经，我知道。但是，这一切早已完了，何必自己欺骗自己呢？既不能只要我，也不能只跟他，应该和我们两个在一起，我的傻弗洛尔。他也是你的丈夫，和我有同样的权利。你这第二个丈夫是个好人，我越来越喜欢他……我刚来就告诉过你，我们三个会和睦

相处……”

“瓦迪尼奥!”

“什么事，亲爱的?”

“我和特奥多罗在一起会让你长犄角，你不介意吗?”

“犄角?”他摸了摸苍白的前额,“不，长不出犄角来。我和他分不出高低主次，两个人都跟你在神父和法官面前举行过婚礼，所以有同等的权利，对吧?只是他呆头呆脑，用你用得比较少。我们的爱情，宝贝，或许是先斩后奏，做法也有点古怪，为的是更有刺激性，但完全合法。他的呢，手续和证婚人俱全，也完全合法。这样，既然我们俩都是你的丈夫，具有同等权利，那么，能说谁欺骗谁吗?只有你，弗洛尔，欺骗了我们两个，因为你已经不再欺骗自己了。”

“我欺骗你们两个?我不再欺骗自己?”

我多么喜欢你呀!——噢，一个神奇的声音在她心里回响——为了见到你，为了把你搂在怀里，我打破了虚无，还原了自身。可是，不要指望我同时既是瓦迪尼奥又是特奥多罗，我办不到。我只能是瓦迪尼奥，能给予你的唯有爱情。你所需要的其他东西统统要由他来给：自己的房子，夫妇的幸福，互相尊重，干净整齐和生活的保障。这些都由他来给，因为他的爱情就是用这些东西构成的，而你有了它们才会幸福。为了幸福，你也需要我的爱情，需要我的龌龊、错误、蹩脚、放荡、热烈而又让你忍受煎熬的爱情。这爱情力量巨大，能与我不堪设想的生活抗衡；这爱情力量巨大，使我变为虚无之后又还原为实体，来到你跟前。我是为了给你你乐、痛苦和欢愉才来到这里的，但不是为了永远留下来陪伴你，成为对你关心备至的丈夫，带你去探亲访友，按规定日期看电影和准时睡觉，这些，我办不到，我的宝贝。这些事要由我那位高尚的呱呱叫的同事负责，你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了。我是可怜的弗洛

尔太太的丈夫，能唤起隐藏在你心灵深处纯洁正派之中的欲望。他是弗洛尔女士的丈夫，关心你的品德、名声和人的尊严。如果说他是你白天的侧面、那么我就是你夜晚的侧面，是你既没有办法也没有勇气寻找的情夫。我们是你的两个丈夫，你的两个侧面，你的“是”和你的“非”。为了幸福，你需要我们两个人。只有我一个的时候，你得到了爱情，但一切都短缺，遭受了多少痛苦呀！只有他一个的时候，你应有尽有，什么都不缺少，但受的痛苦更大。现在好了，你是完整的弗洛尔太太了。本来就该如此。

两个人互相温存着，两个人身上的火舌互相舔着对方。

“快点，亲爱的，我们的夜晚太短。快点，过一会儿我就要走了，就要去恣意放荡了，那是我的命运与归宿。快点，该论到我的同事、伙计和兄弟了。花销，富足的日子，值班，受人敬爱，一句话，你高尚的一面全靠他了。一切都圆满得很，亲爱的，有我，有你，有他，你还希望什么呢？其他都是胡扯，都是虚伪。你何必还要自己欺骗自己呢？”

在行事之前，瓦迪尼奥又说：

“你以为我来了会有损你的体面，其实我是为挽救你的体面而来的。要是我不来——我，你的合法丈夫，亲爱的弗洛尔，请不要自我欺骗，我说的是实情，——会发生什么事呢？我来阻止了你找情夫，否则你就要名声扫地。”

（清白的女人，正派的寡妇，忠于两个丈夫的正经妻子，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情夫？那么，请告诉我，那位被称作“寡妇们的王子”的埃杜阿尔多是怎么回事？不记得他站在电线杆下边？你从窗户缝里往外看，要不是我赶紧打发米兰当去那里，我的丧期没有过你就跟他勾搭上了，我的坟头上会长出一丛丛的犄角来。）

他的声音神奇，他的欲火熊熊，他的滋味多么强烈——芝

麻、辣椒、生葱头和盐的滋味，生活的滋味（还有再真实不过的实话）。

宝贝，统统忘掉这一切吧，该干咱们的事了。你知道，宝贝，交欢是神圣的事，上帝赐予的。快，我的宝贝。

瓦迪尼奥，你真讨厌！瓦迪尼奥，你真不要脸！瓦迪尼奥，你真不讲理。瓦迪尼奥，快点！

25

一个男人把头偎依在祖尔米拉·西蒙埃斯·法贡德斯那对紫铜色的、天鹅绒般的乳房上。他就是神秘的卡尔多佐……

卡尔多佐？完全正确，这里并没有把名字弄错，没有乱点鸳鸯，确实（非常遗憾）临时换成了另一个肉体。现在，并非贝朗西·莫拉斯——赌场之王，纸牌皇帝、政府和祖尔米拉的主子——在运用自己专有的权利，躺在那女人的怀里，舒舒服服地享受她乳房的温暖。干这件差事的是我们这位超凡脱俗的荒谬大师、这位大无畏的宇宙首领、这位离开物质的神灵，而且他那种自由自在的神态令人吃惊。

卡尔多佐怎么一下子干出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壮举？很简单，靠一再恳求。他利用为贝朗西效力的机会，经常出入赌场，不断和火星领袖们见面（甚至会见了功勋卓著但罪行累累的火星独裁者"天才导师"，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地球人有幸一睹其尊容）。在这过程中，他一再低三下四地恳求祖尔米拉，惯用的伎俩又一次显了神通。

一开始，他完全出于科学家值得赞许的好奇心，要求看一看隐身人在"你充满性感的丰满的臀部"留下的印记。她回答说，印记已经消失，只剩下了记忆。即使如此，卡尔多佐也想

看看那个地方（实地考察嘛!），否则绝对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诊断。科学是讲究一丝不苟的。

祖尔米拉亮出了臀部，他仔细研究了很久（要知道，匆忙是科学的死敌）：颜色、硬度和结构确实都属于头等成色。祖尔米拉步步退让，笑嘻嘻的，有点难为情：亲爱的卡尔多佐是超然于物质世界卑鄙行径之上的神灵吗？至少几乎如此。

“和火星上的山脉一样，有峻岭，有深渊。”行星地理学家说。

部分地满足了对这片土地的好奇心之后，他又请求祖尔米拉让他看一看不同凡响的乳房，看一看乳房上的坡地与山峰，因为他对这方面颇有研究，想从科学与美学两个角度进行探索。祖尔米拉身受贝朗西薰陶，对美和诗极为崇拜，怎能拒绝如此殷切、如此彬彬有礼的请求呢？况且这一要求毫无歹意，又出自如此正派的人之口。祖尔米拉同意了。

可敬的艺术家卡尔多佐大师原来说只欣赏一眼出自“天地间最好的能工巧匠之手的杰作”，然而，看到两个乳房裸露出来，他的美学冲动如此之大，以至忘乎所以，完全发了疯。既然他——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洁神灵——尚且俗欲大发，怎能苛求血肉之躯的祖尔米拉行为更加刻板呢？这样，一方恳求，另一方答应，一桩美事便水到渠成了。

况且，如果贝朗西·莫拉斯真的慷慨大度，愿意奖赏星象学家兼炼金术士为他所作的非凡努力，也该把祖尔米拉奉送给卡尔多佐大师，因为丰满的女秘书既无须为主人打字，也没有答应过供主人消遣，贝朗西乐于享受的权利只是供给她巨额的花销。再说，伟大的宇宙首领言而有信，解决了赌场的难题，拯救了卡拉布里亚人贝朗西的财产，为他排除了厄运，平息了火星人造成的骚乱。

至少有一件事千真万确，无可置疑：这些天里，赌客们陆

续离开赌场，最后连吉奥万尼·吉马朗坎斯也逃之夭夭了。

头一个是阿纳克雷翁。一天晚上，这位须发皆白、倍受尊重的赌界一代宗师离开了贝朗西的领地，朝帕拉纳瓜·文图拉的赌场走去。那里每张牌都有输赢，他才觉得自己重新成了赌徒。无止无休地赢钱算不上赌博，算不上与运气的格斗，算不上与庄家、赌盘或纸牌的厮杀。买来筹码，放进赌盘的某个数字上，必赢无疑，玩这种蹩脚的魔术有什么意思？他，阿纳克雷翁，堂堂正正的赌家，轮盘上堪称师表，究竟触犯了什么天条，横遭不可逆转的命动惩罚？

这叫赢钱，不叫赌博。赌博的令人激动之处在于胜负莫测，在于冒险，在于输赢，在于输了后的恼怒和赢了后的快乐。在于死死盯着疯狂旋转的轮盘，在于等待不可预测的号码决定命运，在于每次出现不同的数码。偶而重复出现，更令人激动！可现在呢，阿纳克雷翁用不着再看，肯定会落到他放筹码的数字上。为什么纸牌也这样？究竟犯了什么罪过，要遭到这样的惩罚？

阿纳克雷翁老人表里如一，讲究诚实，讲究脸面，以赌博为乐，以冒险为乐。可现在无险可冒，早在开局之前就知道结果，奇耻大辱！

他抓起轻而易举地赢到手的钱，去找帕拉纳瓜·文图拉了。

“这里不是贝朗西的赌场，”赌场老手说，“别跟我耍鬼把戏！”

两个人都笑了：这里不仅需要运气，还必须有胆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免得遭人暗算。不过，这天晚上阿纳克雷翁不在乎胜败输赢。他只是不想有那种奇迹般的好运，不想要没有意思、没有欢乐、唾手可得的钱财。人的本性就是这样。

阿里戈弗开始得比较早，过了几天便转到了三公爵赌场和

泽泽·梅宁吉特赌场，那里才是真正的赌博。为什么耽搁了几天？实话实说吧：轻而易举赢钱险些断送了阿里戈弗正直的品格。他一反常态，丧失了良好的习惯，变得举止乖张，一心只想供养女人，为情妇挥霍，给特雷扎买了地球仪，还买了一只会唱的鸟儿为她催眠，其他礼物数不胜数。除此以外，还一再坚持替她付房租和其他一切花销。

女地理学家感到受了污辱，失望了。她告诉阿里戈弗，这样做荒唐可笑。本该由她——特雷扎——来支撑这个家，养活黑人阿里戈弗。她要保护自身的尊严和体面。送上一两件礼品还说得过去，那只鸟儿就让她很感动。如果得寸进尺，又想付房租，啊，就太过分了。

特雷扎的这番话使阿里戈弗及时看到了脚下的深渊。去赌场已经不是为了赌博，而是为了钱。男子汉的品格何在？赌家的兴趣何在？于是，他重新回到了三公爵赌场和泽泽·梅宁吉特赌场，特雷扎又向他敞开了雪白胸怀，敞开了汹涌澎湃的大海。

至于米兰当，大家已经知道他在恐怖的时刻立下的誓言。他依然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夜里东游西逛，说笑话，没完没了地喝香槟酒，但再也没有去赌博。他不想重新与鬼魂为伍了，而且离得那么近。

吉奥万尼·吉马朗埃斯再次出现在豪华饭店游艺场的时候，已经不是当初的赌客，而是成了公职人员庄园主。就本人的兴趣而言，他愿意在赌场度过一生，把贝朗西的全部钱财赚到手，用来买地，买牛，买草场。由于妻子和同事们一致反对他再返赌场，于是这位和蔼可亲的记者就成了保守阶层的最新成员，对家庭和存款格外关心，每天晚上都早早歇息。他没有从豪华饭店转到三公爵或者泽泽赌场，也没有转到帕拉纳瓜·文图拉的地下赌场，而是来到夫妇的双人床上，获得了人们的

尊敬。他这样做的动机无疑严肃、善良，但与阿纳克雷和阿里戈弗的出发点在道德内涵上都不相同。

就这样，三个人殊途同归。瓦迪尼奥的朋友们对赌场失去兴趣；宇宙首领与火星人达成了星际协议，接着是一求一应，清白无邪的嘻笑，最后神秘大师和漂亮女人如胶似膝。

卡尔多佐的胜利未能动摇马克西莫·萨莱斯的唯物信念。这个顽固不化的家伙坚持认为，卡尔从佐表面上疯疯癫癫，说起话来东拉西扯，老牛听了也要发困，但他正是那个集团的头目，而祖尔米拉则是他的同谋。两个人早就相识，现在成了情妇情夫。只有贝朗西这长犄角的老家伙没有察觉。否则，对眼下发生的一切作何解释呢？

卡尔多佐——密友们称呼他卡尔多济尼奥，祖尔米拉也用这个昵称——不同寻常，令人吃惊：谁会想到他对床上的事情了若指掌？不仅精通我们这个渺小穷困的星球上的交欢，而且对其他更先进的行星上，对非常富有的银河系上的男女私情也如数家珍。现在，我们的教授开始给他的女学生讲授这门得心应手的课程，而他的女学生又肯学好问：

“告诉我，卡尔多济尼奥，土星上怎么干？没有嘴，怎样接吻？没有手，怎样拥抱？……”

荒谬大师哈哈大笑：

“我现在就表演给你看……”

祖尔米拉害怕贝朗西发现他们两个亲密的生灵这“神交”和“魂连”。在纯洁的对科学的好奇和美学的冲动之中，她看到了歹意与邪念。

“要是贝朗西这时候进来，看到我们，那可怎么办？他会杀死我们的。有一次他发誓说……”

伟大的先知回答说：

“我把手这样一摆，我们就成了隐身人。”

他真的摆了摆手，接着教给她一些海王星居民的习惯。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26

他越来越苍白，越来越无精打采。弗洛尔太太躬身伏在他脸上：你怎么啦，瓦迪尼奥，我亲爱的？

声音上气不接下气，眼睛晦暗无光，两只手干瘪得皮包骨头。弗洛尔太太以为是由于他生活没有规律，没有节制。多么强壮的肌体也承受不住这样日复一日的巨大消耗。

上次，事情也来得非常突然：人人都认为瓦迪尼奥身体健壮，精力旺盛，不料想他却在狂欢节正热闹的时候倒在广场上，死的时候还化着装，身穿巴伊亚女人的衣服。他死了，突然死了，死在带着各种假面具的狂欢者中间。当时他还年轻，年轻而英俊，诙谐戏谑，洋相百出，但心脏已经用碎，体内已经耗干。弗洛尔太太由诺尔玛太太和吉萨太太搀扶着冲开化装狂欢的人群，来到死者身边，看到他还在朝死神微笑呢。卡尔利尼奥斯·马斯卡伦尼亚斯默默地站在他旁边守护着，穿一身吉卜赛人服装，手里提着四弦琴。广场上铃声盈耳，狂欢者们衣服上镶饰的箔片五颜六色，光彩熠熠。这就是瓦迪尼奥的葬礼。

现在，死神——或者叫别的什么吧——一天天临近了。先是苍白，消瘦，而后变得轻飘。对，是轻飘，轻飘得几乎透明。不是有病的人那种消瘦，既无疼痛也不发烧，只是密度越来越低，越来越虚无缥缈，形体渐渐消失。

开始，弗洛尔太太并没有在意：瓦迪尼奥一向爱独出心裁，恶作剧花样百出，也许又在搞什么名堂，耍什么花样，想

吓她一跳，自己寻寻开心。瓦迪尼奥老习惯没有改，和原先一样玩世不恭，最爱戏耍别人。怪不得罗济尔达太太看到他就害怕，说他“不正经”。

老太太不期而至，带着几个大行李，看样子是要长期住下来。特奥多罗博士虽然有苦难言，但出于良好的教养，还是客客气气地接待岳母，说“欢迎您，这就是您的家”。几年以来，罗济尔太太变得更加糟糕，可以说是毒汁四溅。刚刚来到，就嚷得左邻右舍以至整个街区尽人皆知了：

“你那个哥哥呀，是个胆小鬼，软骨头，蛆虫！让老婆管得服服贴贴。他那个老婆，狗屎不如！我这次要住下来了。”

“我的上帝，赐给我耐心吧……”弗洛尔太太暗暗祷告。特奥多罗博士绝望了。“我这次要住下来了”，对这骇人听闻的威胁，只有两个解决办法：要么毒死老东西，但博士没有干这等事的胆量；要么出现奇迹，而奇迹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博士想错了，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他很快也会明白。

下船以后不到二十四小时，罗济尔太太就要返回纳扎雷特。她飞快地朝轮船跑去，仿佛整个地狱的魔鬼倾巢出动，争相噬咬她的腿后根。不是整个地狱的鬼怪，而是魔鬼撒旦、魔王“明亮之星”、魔鬼王子贝尔泽布，是半人半蛇的鬼王，是肮脏的东西——随便叫什么名字吧，这并不重要，——是魔鬼，是最坏的魔鬼在追她，在咬她。从前，这魔鬼曾是她的女婿，曾给她和她的女儿带来过灾难。那魔鬼揪她的头发，扯她的耳朵，整整一天不停地骂她，对她说下流话，说要跟她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还威胁说要打她的耳光，踢她的屁股。

“这是座凶宅，该死的东西！我再也不登它的门槛……”她一边说，一边整理行李。

“奇迹出现了，奇迹的时代并没有过去……”博士心里暗想。他自知身价低微，不配得到上天偌大的恩宠。

“该诅咒的东西到处乱窜，要杀死我……”说完，罗济尔达太太提起行李，慌慌张张地沿大街走了。

“老糊涂了……”特奥多罗博士轻而易举地作出诊断，松了一口气。

弗洛尔太太朝如释重负的丈夫会意地一笑，同时也是在回答向她挤眉弄眼的瓦迪尼奥。那不要脸的东西正站在门口哈哈大笑呢，只不过有点虚无缥缈罢了。

瓦尼奥越来越苍白，越来越不成实体，几乎像一团透明的烟雾，有一回弗洛尔太太透过躯壳看到了他身后的东西。

“唉呀，亲爱的，你都空了……”

弗洛尔太太头一次感到瓦迪尼奥动作无力，神情恍惚。他那充沛的精神，他那趾高气扬的劲头，他那恶作剧的本能到哪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宝贝……不论我多么想留下来，他们非要把我带走不可。难道你不想要我了？只有你能打发我走。只要你要我，想我，把我放在心上，我就会活着，就会留在这里。弗洛尔，你干了什么事情吗?”

弗洛尔太太想起了做道场的事。迪奥妮济娅大嫂对她说得清清楚楚。都是她的过错，请来诸神，恳求他们把瓦迪尼奥送回死亡中去。

“是巫术……”

“巫术?”他的声音像是潺潺的流水。

弗洛尔太太把一切都讲了出来，告诉他说，那个星期六下午，已经被瓦迪尼奥搂住，迪奥妮娅太太正好进门，保住了她的贞操。惊慌之中，她向诸神许了愿。测命神巫迪迪负责举行神事，对瓦迪尼奥下了手。你干了什么事呀，弗洛尔，我的糊涂的弗洛尔，你为什么这样做呀?

“为了保住我的名声……”

既然已经发生，就再也无法挽回。比许愿更重要的是，她的欲望挣脱了瓦迪尼奥的甜言蜜语。事后，弗洛尔太太曾想中止还愿，但为时已晚，当作贡品的牲畜已经杀死，血已经流出。

啊，是你打发我走的，是你让我回去的，我只得走，没有别的办法。你的愿望就是我的力量，你的欲念就是我的身体，你的爱就是我的生命。如果你不爱我，我就不存在。永别了，弗洛尔，我要走了，他们用巫术捆住了我，完了。

瓦迪尼奥在她眼前渐渐消失，化为虚无。

27

瓦迪尼奥走了。诸神中的败类、没有坟墓的附体鬼魂走了，朝诸神摆下的战场走了。

弗洛尔太太，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时机？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要保持尊严、贞洁、脸面和品格，要保持本街区、本阶层的道德规范，这是最后的机会。应迪奥妮济娅的要求，迪迪大师正在作法，你还有这条路可走。虽说我们难以靠巫术、诸神和人们的迷信来拯救濒于危险境地的道德、品格、社会行动准则和文明，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弗洛尔太太，重要的是你在上帝面前悔过自新、让你的良知这只绵羊回到善良而纯洁的羊圈。倒也无须当着人们的面，因为他们对你迈出的这错误的一步茫然无知。（万幸！）

让瓦迪尼奥走了以后，你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忘记那几个不光彩的夜晚，忘记那些疯狂的交欢和双方兴致正浓时的呻吟声。这一切也许仅仅是一个梦，一种发烧昏迷时的幻觉，说不定是体面、忠诚的生活中闲暇时刻的心猿意马。你不必付出任

何代价，也不用懊恼，而是问心无愧地和丈夫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这是最后的机会，弗洛尔太太，是保持自己的品格、继续维护道德和良好习俗的最后机会。让死去的瓦迪尼奥长眠吧，你究竟是不是个正派女人？

你到哪儿去呀，弗洛尔太太？为什么走得这样匆忙？莫非去把他从虚无中解救出来？

没有爱情，没有他的爱情，我无法生活。最好和他死在一起。要是没有他在身边，我就疯狂地去寻找，从在我眼前走过的所有男人身上去寻找，从每个男人的嘴里去寻找他的滋味。我要像一只饥饿的母狼一样，悲哀地嚎叫着跑过一条条街道。他就是我的品格，我的品格就是他。

28

众神开战，全城升上天空，钟表同时指向中午和午夜。各路神仙合兵一处，要埋葬反叛的附体鬼魂瓦迪尼奥和他的爱情，只有魔鬼埃舒保卫他。闪电雷鸣，风骤雨狂，钢剑寒光闪闪，空中黑血横流。双方兵刃相接，就在最后一条道路的十字路口，虚无世界的边缘。

大海女神耶曼娅身穿蓝白衣裙，拖着浪花和螃蟹构成的长发在水上游弋，银色的尾巴上长出了三个生殖器：一个是白色的海带，另一个是绿色的海藻，第三个是黑色的章鱼。她用金属的百色神扇扇起了死亡之风，指挥着一支由轮船残骸组成的舰队。鱼虾大军用无声的语言向她山呼万岁！

森林向众猎手之王、狩猎神奥舒西俯首致敬。在这场战争里，他的坐骑一共三个：上午冲锋骑的是野猪，傍晚骑的是白马，凌晨骑的是长得最漂亮、他最喜爱的女儿迪奥济妮娅。他

手执兵器所到之处，百兽立刻死个荡然无存。好一场鏖战。

集雌雄于一身的巨蟒奥舒马雷如五颜六色的彩虹。它身上缠着灰蛇、三角头响尾蛇、小尾眼镜蛇和蝰蛇，后面跟着五营雌雄同体的精怪。它用彩虹的一端把瓦迪尼奥推到一边，自己却由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变成了情欲似火、不能自持的年轻女人。埃舒用三叉戟化掉了彩虹，奥舒马雷把尾巴塞进嘴里，盘成个谜一样的圆环。

战神奥贡沾湿了铁，炼成钢剑。泉水之神举起江河，睡眠之神手执衰老。奥巴斯、奥甘新等兵将簇拥着光与火之神尚戈，形成令人眼花缭乱的阵容，施放出射线与火花。在他们旁边，司水女神千娇百媚，忸怩作态。司天花之神带领他令人胆寒的大军，指挥着天花、古老的麻疯病咳痰吐血症等一切灾病。瓦迪尼奥染上了瘟病，患了肺结核。非洲部落的庸医埃舒把疾病一个个都嚼碎了。

与上帝融为一体的主神奥沙拉举着所向无敌的银枪过来了。主神由两个构成，合为一体：年轻的奥舒吉昂和年老的奥舒鲁凡。他手舞足蹈，所到之处人人鞠躬施礼。走在他前面的是统治死者的战争之母央桑。她大喝一声，众人无不默口缄言。这吼声撕碎了瓦迪尼奥裸露在外的心脏。

他们一起来了，阵容整齐，个个手执兵刃，高举着古老的法律。似乎认为兵力不够，还请来了格龙西族之神，请来了安哥拉和刚果的诸神以及白人和印地安人混血儿的神仙。从南到北的各个民族一齐对付魔鬼埃舒和受它保护的附体鬼魂。大军出发了，决战即将来临。

这时候，全城的姑娘们脱光衣服，赤裸着身子跑到大街和广场。转眼之间，成千上万的婴儿降生了，并且长得一模一样，个个都是左撇子，因为他们都是瓦迪尼奥的儿子。房屋、阁楼、灯塔和堤坝在水上浮游，海上要塞飞到了耶酥的圣地，

鱼儿在花园里破土而出，树上的星星开始成熟。鲜红的天空一片片黄色的污渍，耸入云霄的市政厅的大钟指向惶恐的时刻。

这时候，一片流星的彩霞在妓院上空升起，每个妓子都找到了丈夫，生下了儿女。月亮掉在伊塔帕里卡岛的芒果树上，恋人们拣起来当做镜子，照出了他们的亲吻和昏厥。

一方面是法律，是迪诺拉太太和贝朗西·莫拉斯指挥的偏见和落后大军；另一方面是爱情和诗，是卡尔多佐大师的不惧艰验，他偎在祖尔米拉怀里笑了，梦想着成了中校。

人们在山坡上奔跑，高举着石油标枪，带着罢工和起义的日程表。来到广场，他们像烧一张脏纸一样焚毁了独裁政权，在每个街口都燃起了自由之火。

指挥起义的是半人半蛇鬼王。二十二点三十六分，封建秩序和封建传统坍塌了。现行道德被打碎，剩下的残渣断片立即被收进博物馆。

不过，战争女神的喊叫声还让人们怀着对死亡的恐惧。没有手、没有脚也没有男性器官的瓦迪尼奥所留下的更少：淡灰色的烟雾、飘散的灰烬、战斗中被戳得千疮百孔的心。他几乎化作了虚无，化作了一文不值的东西。这就是瓦迪尼奥及其爱情的下场。谁见过死人又爬上铁床交欢？谁见过？

战斗形势急转直下。魔鬼埃舒被八方包围，无路可走。附体鬼魂回到他的浅浅的坟茔里，回到他的廉价棺材里。再见了。瓦迪尼奥，永远不能重逢了。

这时候，一个人从空中穿过，冲开防守得固若金汤的道路，战胜了距离与虚伪——一个摆脱了所有羁绊的自由思想：弗洛尔太太，赤身露体的弗洛尔太太。在最后的时刻，当魔鬼埃舒在山上滚作一团、一位诗人正在为瓦迪尼奥撰写碑文的时刻，她交欢的呻吟声盖过了战争女神央桑死亡的呼喊。

地上燃起篝火，人们烧毁了谎言的时代。

29

星期天上午，万里无云，空气清新。卡贝萨区门德兹酒馆的常客们看见弗洛尔太太穿得高雅漂亮，挽着丈夫特奥多罗在街上走过，夫妇二人要去红河区，姨母莉塔和姨夫波尔托等着他们吃午饭呢。弗洛尔太太精神抖擞，但低垂着眼睛，像正派的已婚女人一样谨慎、庄重，行为举行无不符合她倍受尊重的幸福生活。

殡仪馆老板维瓦尔从头到脚打量着弗洛尔太太说：

"从来没有想到药水博士这么能干。看样子不像，你看……"

"不像？什么不像？他这药剂师比许多医生还强……"圣像店老板阿尔弗雷多打断了他的话。

"你们看……多漂亮，多标致的女人！真让人眼馋。她总是那么高兴，饭桌上和床上什么都不缺。看样子倒像个找了新情夫的女人，让丈夫头上长出犄角……"

"不许这么说！"可可庄园莫依泽斯·阿尔维斯大为不满，"如果说巴伊亚州还有个正经女人的话，那就是弗洛尔太太了。"

"我同意你的话。谁不知道她是有个脸面的女人？我是说，博士这人呆头呆脑的，想不到倒挺能干。我本来以为，要是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他也不会发觉。要侍奉这样摇摇摆摆的漂亮姐儿，必须非常有能耐。"

他眼里冒着欲火，接着说：

"你们看摇摆得多厉害。脸上挺庄重，可屁股——你们看那屁股！——摇得要离开身子，像有人在摆弄呢……这博士可

真是个幸运儿……”

弗洛尔太太挽着幸运的丈夫，温柔地笑了：啊！瓦迪尼奥好似上午的轻风跟着她穿过街道，在她身旁吹拂，抚摸着她的胸脯和臀部。星期天上午，天空明净如洗，弗洛尔太太在街上走着，对幸福的生活心满意足，为有两个爱情暗自欢喜。

弗洛尔太太和她的两个丈夫的故事到此结束。这故事写得详尽而又神秘，像生活一样清楚明白而又扑朔迷离。这一切确实发生过，信不信由你；故事发生在巴伊亚，而巴伊亚人对接连不断的奇迹司空见惯，毫不惊奇。假若诸位尚有怀疑，那么请去问卡尔多佐大师，他会告诉你们是不是确有其事。诸位可以在火星或者本市某个穷困街区的拐角处找到这位大师。

一九六六年四月完稿于萨尔瓦多市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
作者＝（巴西）若热·亚马多
页数＝５８０
ＳＳ号＝１０１６４１９７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０８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第四章
演出节目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1
2
3
4
5
6　回旋曲
7
8
9
１０
第五章
1
2
3
4
5
6
7
8
9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2 7
2 8
2 9